

青
島
一
五
主
義
忠
烈
俠
義
傳

武俠小說精選
青蘋果電子圖書系列

续小五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续忠烈侠义传》序

天地间惟忠烈侠义最足以感动人心。学士大夫博览诸史，见古人尽一忠烈，则尊之敬之；见古人行一侠义，则羨之慕之。读正史者夫概如是，读小说者何独不然。今岁秋间，友人石振之，刻有《续忠烈侠义传》，即世所称之《小五义》也。传中所载，人尽忠烈侠义之人，事尽忠烈侠义之事，非若他书之风花雪月，仅足供人消遣者比。嗣复欲刊刻三续，商之于余，余曰：“善。凡简编所存，无论正史小说，其无关于世道人心者，皆当付之一炬；其有关于世道人心者，则多多益善。使忠烈侠义之书一续出，人必争先快睹。多见一忠烈侠义之书，即多生一忠烈侠义之心，虽曰小说，于正史不无小补。”因劝之亟为刊刻，以公诸世云。

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嘉平七日，燕南郑鹤龄松巢氏撰。

目 录

《续忠烈侠义传》序	郑鹤龄(1)
第一回 冲霄楼智化逢凶化吉	(1)
王爷府艾虎死而复生	
第二回 云中鹤宝剑穿地板	(9)
落四义牙齿啃绑绳	
第三回 武总镇带兵困府	(17)
襄阳王率众逃生	
第四回 看盟单智化逃走	(23)
专摺本展昭入都	
第五回 赵校尉当面行粗鲁	(29)
李钦差暗地用机谋	
第六回 英雄户外听私语	(35)
贪官屋内说谎言	
第七回 拼命的不干己事	(41)
逃生的移祸于人	
第八回 使心用意来行刺	(47)
安排巧计等拿贼	
第九回 擒刺客谷云飞奋勇	(54)
送稟帖黑妖狐有功	

第 十 回	诚心劝人改邪归正	(60)
	追悔已过弃暗投明	
第 十 一 回	班头奉相谕访案	(65)
	钦差交圣旨辞官	
第 十 二 回	龙姚二人卖艺闯祸	(72)
	姑娘独自奋勇拿人	
第 十 三 回	天齐庙外大家动手	(79)
	把势场内好汉遭擒	
第 十 四 回	素贞有心怜公子	(85)
	卢珍无意要姑娘	
第 十 五 回	夫妇非是真夫妇	(91)
	姻缘也算假姻缘	
第 十 六 回	冯渊巧遇小义士	(97)
	班头求见杨秉文	
第 十 七 回	贼女空有手帕难取胜	(103)
	侠客全凭宝剑可擒人	
第 十 八 回	黑树岗范天保行刺	(109)
	金銮殿颜大人辞官	
第 十 九 回	小五义御花园见驾	(115)
	万岁爷龙图阁封官	
第 二 十 回	猛汉险些惊圣驾	(122)
	于奢一怒犯天颜	
第二十一回	于奢得命二次举鼎	(127)
	天子一见复又封官	
第二十二回	更衣殿盗去冠袍带履	(133)
	凤翔门留下粉漏菊花	
第二十三回	开封群雄领相谕	(139)
	徐州大众去投文	

第二十四回	官查姚正说道路 地方王直泄贼情	(145)
第二十五回	邢如龙挖去一目 邢如虎四指受伤	(152)
第二十六回	冯渊房上假言诈语 晏飞院内吓落真魂	(157)
第二十七回	校尉火烧潞安山 总镇兵困柳家营	(163)
第二十八回	因贪功二人坠翻板 为拿贼独自受镖伤	(169)
第二十九回	巧妆扮私访淫寇 用假话诓骗愚人	(174)
第三十回	群贼用意套实话 校尉横心不泄机	(182)
第三十一回	捆厅柱一福将受辱 花园内三小厮被杀	(187)
第三十二回	活张仙与周龙定计 冯校尉救赵虎逃生	(192)
第三十三回	二护卫水牢离险地 郑天惠周宅展奇才	(198)
第三十四回	猛赵虎出房受弹 郑天惠弃暗投明	(204)
第三十五回	奔南阳府找贼入伙 上鹅峰堡寻师求医	(210)
第三十六回	为交朋友一见如故 同师弟子反作仇人	(216)
第三十七回	镖打天惠心毒意狠 结果赛花丧尽天良	(221)

第三十八回	老纪强全家丧命 白菊花独自逃生	(228)
第三十九回	徐三爷回家哭五弟 山西雁路上遇淫贼	(234)
第四十回	郑天惠纪家办丧事 多臂熊苇塘见囚车	(240)
第四十一回	准提寺前逢二老 养静堂内论英雄	(246)
第四十二回	镖打腹中吸呼废命 刀伤鼻孔忍痛逃生	(252)
第四十三回	水面放走贪花客 树林搭救老妇人	(258)
第四十四回	金毛犼爱财施巧计 山西雁贪功坠牢笼	(264)
第四十五回	徐良临险地多亏好友 石仁入贼室解救宾朋	(271)
第四十六回	入破庙人鬼乱闹 奔古寺差解同行	(276)
第四十七回	儒宁村贤人遭害 太岁坊恶霸行凶	(282)
第四十八回	贪官见财忘天理 先生定计灭良心	(288)
第四十九回	二解差欺心害施俊 三贼寇用计拿徐良	(294)
第五十回	钦差门上悬御匾 智化项下挂金牌	(300)
第五十一回	知恩不报偏生歹意 放火烧人反害自身	(306)

第五十二回	金钱堡店中观四寇 太岁坊门首看凶徒	(312)
第五十三回	遇吊客魂胆吓落 见大汉夸讲奇才	(318)
第五十四回	东方明仗造化捉鬼 黑妖狐用巧计装神	(324)
第五十五回	赵胜害人却教人害 恶霸欺人反被人欺	(329)
第五十六回	智化送侄妇回店 兰娘救盟嫂逃生	(336)
第五十七回	窦勇强中铁棍废命 东方明受袖箭亡身	(342)
第五十八回	金钱堡羞走山西雁 毛家疃醉倒铁臂熊	(348)
第五十九回	假义仆复又生毒计 真烈妇二次遇灾星	(354)
第六十回	盟兄弟巧会盟兄弟 有仇人偏遇有仇人	(360)
第六十一回	赵保同素贞私奔 艾虎遇盟兄同行	(366)
第六十二回	五里屯女贼漏网 尼姑庵地方泄机	(372)
第六十三回	徐良头盗鱼肠剑 二寇双探藏珍楼	(378)
第六十四回	伏地君王收二寇 金家弟兄见群贼	(384)
第六十五回	屋里金仙身体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骗人	(390)

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熊看姑娘练武 东方玉仙叫丫鬟打拳	(397)
第六十七回	泄机关捉拿山西雁 说原由丢失多臂熊	(402)
第六十八回	躺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书安求生	(408)
第六十九回	三元店徐良遇智化 白沙滩史丹见朱英	(414)
第七十回	蒋平遇龙滔定计 赵虎见史丹施威	(420)
第七十一回	美珍楼白菊花受困 酒饭铺众好汉捉贼	(427)
第七十二回	酱缸内周瑞废命 小河中晏飞逃生	(432)
第七十三回	吴必正细说家务事 冯校尉情愿寻贼人	(437)
第七十四回	得宝剑冯渊快乐 受薰香晏飞被捉	(443)
第七十五回	见恶贼贪淫受害 逢二友遇难呈祥	(449)
第七十六回	晏飞丢剑悲中喜 冯渊得宝喜中悲	(455)
第七十七回	史丹无心投员外 天彪假意认干爹	(461)
第七十八回	众英雄二盗鱼肠剑 小太保初进红翠园	(468)
第七十九回	赛地鼠龙须下废命 玉面猫乱刀中倾生	(473)

第 八 十 回	黄面狼细讲途中故 小韩信分说旧里情	 (480)
第八十一回	清静庵天彪逢双女 养性堂梁氏见干儿	 (485)
第八十二回	蒋平给天彪虑后事 梁氏与二女定终身	 (491)
第八十三回	至后院夫妻谈楼事 上信阳校尉请先生	 (497)
第八十四回	贾家屯冯渊中暗器 小酒铺姑娘救残生	 (503)
第八十五回	徐良前边戏耍周凯 冯渊后面搭救佳人	 (509)
第八十六回	生铁佛庙中说亲事 刘志齐家内画楼园	 (515)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获 周凯到树林脱身	 (521)
第八十八回	三盗鱼肠剑大众起身 巧破藏珍楼英雄独往	 (527)
第八十九回	冯校尉舵上得剑 山西雁楼内着急	 (533)
第 九 十 回	夜晚藏珍楼芸生得宝 次日白沙滩大众同行	 (539)
第九十一回	擂台下总镇知府相会 看棚前老少英雄施威	 (545)
第九十二回	乔彬头次上台打擂 张豹二番论武失机	 (551)
第九十三回	穷汉打擂连赢四阵 史云动手不教下台	 (557)

第九十四回	艾虎与群贼撄拳比武 徐良见台官讲论雌雄	(564)
第九十五回	二英雄力劈王兴祖 两好汉打死东方清	(569)
第九十六回	亲姊妹逃奔商水县 师兄弟相逢白沙滩	(575)
第九十七回	金弓二郎带金仙单走 莲花仙子会玉仙同行	(582)
第九十八回	抢囚车头回中计 劫法场二次扑空	(587)
第九十九回	玉仙纪小泉开封行刺 芸生刘士杰衙内拿人	(594)
第一百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奢夜晚获男贼	(599)
第一百一回	包公开封府内丢相印 徐良五平村外见山王	(605)
第一百二回	青石梁上捉猛兽 阎家店内遇仇人	(611)
第一百三回	因酒醉睡熟丢利刃 为找刀打架遇天伦	(617)
第一百四回	见爹爹细说京都事 找姐姐追问盗刀情	(623)
第一百五回	亚侠女在家中比武 山西雁三千户招亲	(629)
第一百六回	徐家父子观贼势 乜氏弟兄展奇才	(635)
第一百七回	众好汉过潼关逢好汉 大英雄至饭铺遇英雄	(641)

第一百八回	乜云鹏使鞭鞭对锐 徐世长动手手接镖	(647)
第一百九回	四品护卫山谷遇险 站殿将军沙场擒人	(654)
第一百十回	蒋平率大众削刀破挡 李珍与阮成被获遭擒	(660)
第一百十一回	金仙一怒杀老道 寨主有意要姑娘	(666)
第一百十二回	臧能苟合哀求当幕友 玉仙至死不嫁二夫郎	(672)
第一百十三回	朝天岭上得宝印 连云岛下见水衣	(678)
第一百十四回	钟太保船到朝天岭 众寨主兵屯马尾江	(683)
第一百十五回	王纪先大获全胜 钟太保败阵而回	(688)
第一百十六回	钟雄下战书打仗 臧能藏春酒配成	(694)
第一百十七回	玉仙投宿大家动手 员外留客率众交锋	(700)
第一百十八回	英云素花双双得胜 王玉金仙对对失机	(706)
第一百十九回	小英雄火烧朝天岭 众好汉大战马尾江	(712)
第一百二十回	破朝天岭事人人欢喜 报陷空岛信个个伤悲	(718)
第一百二十一回	卢员外陷空岛交手 展小霞五义厅施威	(723)

第一百二十二回	焦虎自己奔潼关送信 蒋平派人到各处请人	(729)
第一百二十三回	众英雄复夺陷空岛 白菊花被杀风雨滩	(736)
第一百二十四回	襄阳王被捉身死 万岁爷降旨封官	(742)
校点说明		(750)
异名表		(755)

第一回 冲霄楼智化逢凶化吉 王爷府艾虎死而复生

因上部《小五义》未破铜网阵，看书之人纷纷议论，屡续到本铺购买下部者，不下数百人。上部自白玉堂、颜按院起首，为是先安放破铜网根基。前部篇首业已叙过，必须将摆阵源流，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生相克，细细叙出，先埋伏下破铜网阵之根，不然铜网焉能破哉？有买上部者，全要贪看破铜网之故，乃是书中一大节目，又是英雄聚会之处，四杰出世之期，何等的热闹，何等的忠烈，当另有一种笔墨。若草草叙过，有何意味？因上部《小五义》原原本本已将铜网阵详细叙明，今三续开篇，即由破铜网阵单刀直入，不必另生枝叶，以免节目絮繁，且以快阅者之心。近有无耻之徒，街市粘单，胆敢凭空添破铜网增补全图之说。至问及铜网如何破法，全图如何增添，彼竟茫然不知，是乃惑乱人心之意也。故此本坊急续刊刻，以快人心。闲言少叙。

《西江月》

眼前得失与存亡，富贵凭天所降。荣枯高下不寻常，何必谆谆较量。

且说黑妖狐智化与小诸葛沈中元二人暗地商议，独出己见，要去上王府盗取盟单。背着大众，换了夜行衣靠，智爷百宝囊中多带拨门撬户铜铁的家伙。进王府至冲霄楼，受了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保两枪，扎在百宝皮囊之上。智爷假说扎破了肚腹，肠子露出，满楼乱滚，诓王善、王保出来。沈中元同智化结果两个人性命，二番上悬龕，拉盟单匣子。幸好百宝囊扎了两个窟窿，预先解下来，放在下面凳子之上，就是背后背着一口刀，趴伏在悬龕之上。晃千里火照明，下面是一个大方匣子，沈中元说过，是兵符印信。上头有一个长方的硬木匣子，两边有个如意金环。伸手揪住两个金环往怀中一带，只听见上面磕叉一声，下来了一口月牙式铡刀。智爷把双睛一闭，也不敢往前蹿，也不敢往后缩，正在腰节骨上。当啷的一声，智爷以为是腰断两截。慢慢的睁眼一看，不觉着疼痛，就是不能动转。

列公，这是什么缘故？皆因他是个月牙式样，若是铡草的铡刀，那可就把人铡为两段。此刀当中有一个过拢儿，也不至于甚大，又对着智爷的腰细，又对着解了百宝囊，底下没有东西垫着；又有背后背着这一口刀，连皮鞘带刀尖正把腰节骨护住；两旁边的抄包尽教铡刀刃子铡破，伤着少许的皮肉，也是鲜血直蹿。智爷连吓代气助着，不觉疼痛。总而言之，智化命不当绝。可把沈中元吓了个胆裂魂飞，急晃千里火，只见里边尘土暴烟，赶紧纵上佛柜，蹿上悬龕，以为智爷废命。原来未死，智爷说：“沈兄，我教刀压住了。”沈爷说：“可曾伤着筋骨皮肉？”智爷回答：“少许伤着点皮肤，不大要紧。”沈爷道：“这边倒有个铁立柱，我抱着往上一提，你就出来了。”智爷连嚷：“不可，不可！我听白五弟说过，每遇这样消息，里头必还套着消

息。”沈爷说：“难道你就这们压着不成？”智爷说：“你先下楼去找宝刀、宝剑，或你师兄的宝剑，或欧阳兄的宝刀，拿来，我自有道理。”沈爷说：“你在这里压着，我一走，倘若上来外人，你不能动转，岂不是有性命之忧，我如何走的？”智爷说：“我要该死，刚才这两次就没有命了；再说生死是个定数。你不要管我，你取刀剑去为是。”沈爷无奈之何，下了悬龕，不住的回头瞧着智爷，心下为难。不走罢，不好；走罢，又怕智爷丧命。只得依着智爷的言语，出了楼外。往正南一看，方才见那楼下之人，也有出来的，也有进去的，死尸缕缕行行尽是往外拉去的，口中乱嚷拿人：“千万不可走脱了他们！”沈爷不知什么缘故，不顾瞧看下面，一直扑奔正西。正要將软梯放下，忽见西北来了一条黑影，堪堪临近，见那人闯入五行栏杆，细看原来是艾虎。

你道艾虎从何而至？就皆因在西院里解手，暗地里听见智化、蒋平他们商量的主意，等着大家换好夜行衣靠，自己背插单刀，容他们走后，也就蹿出了上院衙，施展夜行术，直奔王府而来。不敢由正北进去，知道沙老员外他们埋伏在树林之内，若要遇见，岂肯教自己进去？也不敢由东面而来，知道也有巡逻之人。倒是由顺城街马道上城，自西边城墙而下。脚踏实地，一直的奔木板连环，由西北乾为天而入，进的天地否，脚着万字式，当中跳黄瓜架，直奔冲霄楼而来。堪堪临近，一看全是朱红斜万字式栏杆，一层一层，斜马吊角好几个门，不分东西南北。他焉能知晓按五行相生相克，全是两根立柱，上有大莲花头，这就算个门口。栏杆全是披麻挂灰，朱红的颜色；莲花头儿可是分出五色，青黄赤白黑。行家若是进来，由白莲花头而入，就是西方庚辛金。再走黑莲花头的门，不管门户冲那门的方

向，再找绿莲花头的门，红莲花，黄莲花。白莲花正到里面即是金，能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如若走错一门，由白莲花奔了绿莲花，就是相克，金能克木，走三天也进不来。艾虎如何能晓的相生相克，进了西方庚辛金，走的东方甲乙木，绕的中央戊己土，绕了半天，心中急躁。他也有个主意，用手一扶栏杆，“蹭”往上一纵，竟自跃在五行栏杆里边去了。恨的他咒骂起来：“这是什么地方！”随手背后拉刀，把栏杆噉叉喀叉乱砍了一回。赌气子把刀插入背后，回手掏飞抓百练索，搭住栏杆往上就捌。

捌上约有七八尺高，上面有人叫他，说：“下面可是艾虎？”他就抓着飞抓百练索，打着秋千，蜷着腿，往上问道：“沈大哥呀？”沈中元答言：“不错。”你道艾虎怎么管着他叫大哥？先前叫大叔，此时是打甘妈妈、甘兰娘那么论起，沈中元也无可奈何，自可如此。说：“艾虎，你这孩子怎么来了？”艾虎说：“你们的主意我早听见了，我见一面分一半，我师父不要功劳，那功劳算我的。”沈中元说：“你师父都教铡刀铡了！”艾虎道：“你说什么？”沈中元说：“你师父都教铡刀铡了！”艾虎说：“哎哟！”一撒手，咕咚一声躺于就地，四肢直挺，死过去了。把沈中元吓了个胆裂魂飞，赶紧放软梯到二层，放二层的软梯到了平地。把艾虎往起一搁，双腿盘上，后脊背拍了几掌，又在耳边呼唤，才悠悠气转。艾虎睁开二目，坐于地上，放声大哭：“师父呀！师父呀！”沈中元说：“师父又没死，你为什么放声大哭？”艾虎说：“你不是说我师父教铡刀铡了么？”沈中元说：“原是个月牙铡刀，把他压在底下了，不能动转。”艾虎气昂昂的说：“你为什么不说明白了？教我哭的死去活来！”沈中元虎着脸说：“你没等

我说完，你就死过去了。你这孩子，造化不小，不是遇见我，你性命休矣！”艾虎问：“怎么？”沈中元说：“你拿绒绳挂住栏杆，必然拿胳膊一肘，跃身上去。那上头有冲天弩，正打在胳膊之上。那弩箭全是毒药煨成，遇上一枝，准死无疑。”艾虎说：“我师父这时现在那里教铡刀压着？”沈中元说：“就在冲霄楼上。你来的甚巧，你师父打发我取宝刀、宝剑，我正怕我走后上来王府之人，你师父有性命之忧。你去找宝刀、宝剑，我回去看着你师父。”艾虎说：“我得先去看看我师父，然后去取。”沈中元说：“你先取来，然后再看不迟。”艾虎说：“我总得先看看我师父，然后再去取。”

沈中元无奈，先带着艾虎爬上软梯，沈中元也到了上面，卷上软梯，二人又上了三层软梯，也把三层的卷起，同到楼门，晃千里火，艾虎先就蹿上去了。柁扇一响，智化连忙问道：“是谁？”艾虎答言：“师父，是我。”智爷哼了一声，说：“怪不得圣人云：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艾虎，你这孩子多们任性，连我在冲霄楼上都受了两次大险。”沈中元说：“他来的正巧，或者教他看着你，我去取刀剑；或者我看着你，教他去取。”智爷说：“既然如此，教他去取。”艾虎说：“师父，还用取刀剑？我把这铁柱一抱，你老人家就出来了。”智爷道：“胡说！那能那们容易，快去取去！”艾虎说：“我可是见一面分一半，师父你不要功劳可算我的。”智爷说：“你把刀剑取来，横是有你点功劳就是。”艾虎无言，飘身下来。沈中元当路放下两道软梯，带出五行栏杆，脚踏万字式。艾虎就要跑，说：“我师父要有点舛错，冲着你说。”沈中元说：“你放心，快去快来。”

艾虎出了南门，走火风鼎，出离为火，至木板连环以外。自

己一愣，说：“也不知义父与云中鹤他们现在那里，王府地面甚大，那里去找？”忽然间听见东南方杀声震耳，火光冲天，直奔前来。绕过前边一片太湖山石，只见搬山探海千佛投降相似，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正逢艾虎。艾虎就知道是大众在此动手，背后拉刀杀将进去，喊叉喀叉乱砍，王府的兵丁大众闪开一条道路，艾虎闯进去。

镇八方王官雷英、金鞭将盛子川、三手将曹德裕、赛玄坛崔平、小灵官周通、张保、李虎、夏侯雄。迎面之上是北侠欧阳春、云中鹤、南侠展熊飞、双侠丁兆蕙、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内中还有一人，说话唔呀唔呀的，手中提一杆没缨的枪——枪缨全教火烧去了，此人名叫圣手秀士冯渊。这些人俱陷在冲霄楼的下面盆底坑的上头，被上面雷英用火攻烧的无处躲藏。四条更道地沟，有一百弓弩手，早教雷英调将出去。盖上木板，还怕不坚固，又压上石头等项，人又在上边坐定。里边的人要想出去，比那登天还难。空有圣手秀士冯渊，带领众位闯了四面，正南正北正东正西都有木板盖着，干自着急，不能出去。卢爷说鬼话，叫：“五弟呀，五弟！你活着是个聪明人，死后应当是聪明鬼。我们大家与你报仇雪恨，你怎么也不显一点灵应！莫不是生有处，死有地，大家应当死在此地？苍天那，苍天！”这徐庆是骂骂咧咧：“你说有灵有圣，应当下一阵大雨才是。”二官人说：“就是下雨，怎能到的了这里么？”云中鹤说：“无量佛！我有了主意。自要大家命不该绝，随我走，就可以闯将出去；若是大家命该如此，这回要想闯出去，可不用打算了。”北侠说：“计将安出？”云中鹤说：“随贫道来。”北侠跟在后面，大家鱼贯而行，扑奔正南。

云中鹤在前直走，到上面压木板之处，云中鹤回头叫道：“欧阳兄长，助贫道一臂之力。”北侠点头。所苦者地道窄狭，不能并立二人，北侠从魏真肩头之上伸过一只手去。云中鹤用手叭叭叭连拍木板，听上边人的口气，说：“老二，你瞧他们底下人拍这个板子呢，正在我坐的石头底下。”魏道爷又换了个地方，叭叭叭又拍了几下。上面人言：“我这屁股底下可没有石头，又挪在这里响呢。”魏道爷用宝剑尖就认准了这个地方，用力往上一扎，就听见“哎哟”，噗通，然后用力一推。列位请想，这口宝剑能切金断玉，何况是二三寸厚的木板，焉有扎不透的道理？正扎那人屁股尖上。道爷又把宝剑抽回，连北侠也用力，朝上一推，上面那块木板一起，云中鹤纵上来，用宝剑乱砍众人。北侠等也就蹿上来，一阵削瓜切菜相似，把那些弓弩手砍的东倒西歪。也有漏网之人，飞奔八卦连环堡之内，将信息传于搬柴运草之人，又报于雷英。

雷英一闻此言，气充两肋，大吼一声，率领众人出冲霄楼，杀奔前来，正遇北侠，大家杀在一处。所有王府的兵丁往上一裹，外面人越续越多。呛啷啷锣声震耳，所有王府各处兵丁尽行来到，各举长短的军刃，点着灯笼火把，喊杀连天。正然杀的难解难分的时节，由正北上一声大喊，说：“呔！叛贼闪开，小爷来了！”只见他手中刀上下翻飞，乱砍众人。原来是艾虎取宝刀宝剑来到，正遇北侠等众人与王府人交手，宝刀宝剑乱削长短的家伙，就是金银铜铁四条鞭不敢削，因他甚粗，怕伤了自己的宝物；余者的兵刃，挨着就折，逢着就伤。

正在动手之间，由正北艾虎闯进来了。北侠是夜眼，早就看见，不觉气往上撞。见艾虎杀将进来，遮前挡后，手中这口

刀，闪砍劈剝，乱砍众人，直是一条生龙活虎相似。北侠又是恨，又是爱。恨的是他没见过大阵，倘有疏忽，那还了得！爱的是初经大敌，就是这般的骁勇。见他杀奔前来，用左手将北侠一揪，杀奔正北去了。北侠暗暗纳闷，也就杀将出来。待离动手处甚远，艾虎方才说道：“义父，我师父现在冲霄楼被月牙式铡刀压在底下，教我前来寻找义父，将你老人家的刀拿去，解救我师父。”北侠一闻此言，吃一大惊，说：“你说此话可真？”艾虎说：“孩儿焉敢拿我师父撒谎。”北侠说：“既然如此，将我刀拿去。但有一件，你也知道，我全仗着我这一口利刃，你救了你师父，赶紧回来；倘若来迟，我拿你这刀不顺手，我要死在他们手里，我就是和死在你手里一样。”艾虎连连点头，将自己刀交于北侠，把七宝刀自己换将过来。北侠二番又杀将进去，众兵丁东倒西歪，嚷叫说：“利害呀，利害！”北侠到了里边，兵丁复又围上。

艾虎自得了七宝刀，暗暗心中欢喜：“久后义父出家，此刀落在自己的手内，走遍天下，那有对手。今日我先试他一试。”复又奔到兵丁的身后，一声大叫说：“反叛，看刀！”众兵丁回头拿长短军刃一迎，艾虎就这们一过，喊叉咯叉削了兵器不少，扬扬得意救师父去了。正要扑奔木板连环，迎面之上来了两个人挡住去路。原来是一高一矮，艾虎细看，却是翻江鼠蒋平、白面判官柳青。

若问两个人怎样出得地沟，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云中鹤宝剑穿地板 蒋四义牙齿啃绑绳

且说蒋四爷、柳青本是在地道之中，四马倒攒蹄，寒鸭浮水势，被四个王官捆了个结实。皆因蒋爷通出自己的名姓，说：“姓蒋名平字泽长，小小外号人称翻江鼠。这位是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人氏，姓展名昭字熊飞，人称南侠，御前带刀四品护卫，万岁爷亲赐御号叫御猫的就是此公。我们今天奉大人之谕，来破铜网，冲霄楼是折了，我们连官带兵并侠义来了好几百万人。我们两个人虽然误中诡计，我们伙计此时也就把王爷拿住。要知时务，随将我们一放，保住你们全家性命，连祖上骨髓都不至抛弃坟外。”王官闻听哈哈一笑，说：“我当你们是无名小辈，原来是现任的护卫，拿你们报功去罢。”说着，举刀就砍。那个王官急急拦住，说：“且慢！你看这个瘦鬼，咱们将他的这个小脑袋砍下来报与王爷，雷王官他们岂肯深信？不如拿住活的报与王爷，倒是一件美差。”众人连连点头，说：“正该如此。”这二人说：“你们看着，我们去报。”那两个人说：“你们才会呢！你们报功，是件美差，那可不行。你们看着，我们去报。”那个人说：“不用争论，大家一同上去。”众人说：“有理，有理。

且把他们放在一处，两个人，头对着头。”四个王官扑奔东南，拉了一根铁链。那个人说：“先把消息上好，不然咱们一蹬翻板，也掉下去了。”那人说：“有理，有理。”只听见吱喽喽一阵铁滑子响，噶轧轧声音，各处翻板的插管俱都插好。王官拽铁链，推翻板而上。

蒋爷听见四个人上去，噗通噗通的四声。蒋爷冲着柳青哈哈一笑，说：“老柳，你可好哇！”柳青怒目瞅着蒋平说：“病夫，瘦鬼！我这条命断送在你手！我要同着大众前来破铜网，杀王府一人，我就算与五弟报仇。你偏邀我盗王爷，立这宗丧气功劳。如今被捉，顷刻就死，难得你还乐得上来！”蒋平益发大笑说：“老柳，你大喜！”柳青说：“对，出大差就是道喜。”蒋平说：“咱们绝处逢生，岂不是一喜？”柳青说：“还有活路呢？据我说，要想活命，除非是认母投胎，另世转来。人家常说：‘宁死在阵前，不死在阵后。’同着大众破铜网，总然死了，也有人把尸首背回去；死在这个地窖子内，谁人知晓？”蒋平说：“你是唬胡涂了？这明摆着就要出去，怎么说是死呢！我听见四个王官上去一个一噗通，上去四个四噗通，准是薰香香烟未尽，四个人上去闻见躺下了。”柳青说：“就是熏过这四个人去，你我捆着，也是出不去。”蒋平道：“只要四个人躺下，不去送信，你我如同没捆着一样。”柳青问：“我得要领教领教。”蒋平道：“可惜你还是九头狮子甘茂的徒弟哪！若是一个人捆着，倒剪二臂，有个金蝉脱壳之法可以解得开绳子；若是四马倒攒蹄捆着，那可无法子了。这是两个人四马倒攒蹄，一个人滚过来，给这一个啃绳子，只要啃断了一人，这个再给那个人解开，岂不是与没捆着一样么！”

蒋平说毕，柳青哈哈一笑，说：“病夫，真有你的！我是当局者迷。”蒋平道：“既然这样，你滚过来罢。”柳青说：“还是你滚过来。”蒋平说：“你连这么点亏都不吃！叫你滚过来啃绳子。”柳青说：“不能。偏叫你滚过来给我啃绳子。”蒋平说：“你太不吃亏了！我就滚过去。”说毕，一翻一滚，柳青把身子一歪，蒋平的嘴够着柳青的膀子，用牙咬断绳子。柳青双手一伸，翻身站起，说：“哈哈，好病鬼，我这条命吸呼断送在你手！活该我命不当绝。哥哥，你在此等着我，我破铜网阵去了。”说毕就走，直奔正南。蒋平喊道：“老柳，老柳！柳兄弟，好柳兄弟！千万不可走，你给我解开罢！你一走，我可就苦了！”柳青回头说：“我要与你解开，你又要出主意。”蒋平输嘴：“我再不出主意了。”柳青无奈，这才与蒋平解开。蒋平伸双手，纵身起来，直奔东南，要搥铁链而上。

柳青先把铁链揪住，说：“你先等等，你上去把盖儿一盖，把我闷在里头，你为的好报前仇。你先让我上去罢。”蒋平说：“那样行事岂不是匹夫！”说罢，二人一笑。柳青在先，蒋平在后，搥铁链而上。柳青低头一看，说：“四哥，真有你的！四个王官果然教薰香熏将过去。”蒋平说：“如何？我听见四个人上来俱都躺下了。”二人亮出兵刃，噗哧噗哧，尽都结果性命。然后出来，就听见正东上杀声震耳，二人杀奔前来。

看看临近，尽是王府的兵丁，执定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里头是北侠、南侠等，有王官雷英、盛子川、曹德裕、崔平、周通，使的是金银铜铁四条鞭，张保、李虎、夏侯雄各拿兵刃，乱杀一阵。蒋、柳二人由正西杀奔前来，正遇艾虎。蒋平问：“你从何处来？”艾虎就将他师父压在铡刀底下，教他取宝刀来

的话说了一遍。蒋平催他：“快救你师父去！”艾虎点头，直奔正北去了。蒋、柳二位由王府兵丁身后大喊一声：“叛贼，四老爷到了！近前则死，退后则生！”喊叉喀叉乱砍众人。王府的兵丁虽有长短军刃，焉能是蒋、柳二人的对手。也有把军刃磕飞的，也有带重着伤的，也有死于非命的。北侠等看见蒋、柳二位杀将进来，暗暗欢喜，会在一处，一同与王府人交手。暂且不表。

单提小义士艾虎，得了宝刀，一直的奔连环木板而来。仍进离为火，走山水蒙，脚踏万字式当中，直奔冲霄楼而来。至冲霄楼下，在五行栏杆以外，早有沈中元等候。见着艾虎，问道：“可曾将宝刀宝剑借来？”艾虎说：“已将宝刀借来。”沈中元说：“好，快跟我上去。”将艾虎带进五行栏杆，由楼柱子上放下软梯，艾虎、沈中元二人扒软梯而上。上一层卷一层，直到三层上面，也把软梯卷起，怕王府人看见，故此才将软梯卷起——总是夜行人作事，不露痕迹。直到正当中榻扇。进得里面，晃千里火筒，艾虎先就上了佛柜，蹿上悬龕。手拿着七宝刀，说：“师父，你老人家请看，我把我义父的刀借来，是怎样的砍法？依我的主意，这不是立着一根铁柱子，横着一剁，把这个铁柱子剁折，师父就好出来。”智化连连说：“不可，不可！若要那样剁法，不如先即往起一搬，省多大事情，又借宝刀何用。”艾虎说：“你老人家说怎么办？”智化说：“你把刀尖贴住我的腰，在铡刀的刃子里头插将进去，七宝刀的刃子冲上，一点一点的削他那个铡刀。削到铁柱子那里，可就别削了，我打这半边就可以爬出来了。总是别动这根铁柱子才好。”

艾虎依了这个主意。沈中元站在佛柜之上，晃着千里火筒照着亮子。艾虎将宝刀贴着智化的右胯，刀刃冲上插将进去，

又怕伤着师父的皮肉，问道：“师父，伤着你老人家无有？”智化咬着牙说：“不要紧！”眼看着鲜血淋漓，焉有不痛之理。艾虎用力往上一挑，呛的一声，铡刀下来了一半，又削来削去，削在当中铁柱子那里，艾虎不敢往下再削，就告诉师父已然到了铁柱子那里。智化教艾虎躲闪开，艾虎往旁边一闪，智化趴伏身躯往东一蹭，把牙关一咬，仍把皮肉划了一下，往下一纵，站在佛柜之上。仰面一声长叹，说：“利害呀！”连艾虎带沈中元都有些凄惨。艾虎就问：“师父，把这根铁柱子搬起来，你老人家出去，省多大事，怎么不教搬？是什么缘故？”连沈中元也问不教搬是什么缘故。智化笑道：“当初有老五之时，影绰绰听他说过，每遇消息里头若有立柱，横刀落将下来，上面必还套着消息。此事也不可深信，也不可不信，总是防范着点好。”沈中元点头：“贤弟言之有理。古语‘君子防未然’。”智化问艾虎取刀的来历，艾虎就将取刀之事细说一遍。艾虎又问：“师父，怎么叫消息里面套着消息？”智化说：“你把刀交与我，咱们试验试验。”用七宝刀对着铁铡刀的立柱儿用力一剁，自听见呛啷一声，砍为两段。就见上边黑洞洞一宗物件坠落下来，当啷一声响亮，地裂山崩相似。三位爷早吓的由佛柜蹿将下来，直奔门口。尘土暴烟，迷人二目，千里火全都无光。艾虎、沈中元倒吸一口凉气，智化说：“如何？方才一搬这个柱子，这个横梁岂不把人压个骨断筋折！”沈中元点头：“幸亏你听五老爷说过。”

智化又问沈中元：“这里还有什么消息？”沈中元皱眉言道：“我只不敢说了。我可是王府的人，我知道这上头任什么消息没有。想不到这里头消息层见迭出，我往下也不敢说了。除非是我上去，破着我这条性命。”艾虎说：“师父，他净藏私，不

肯说。”沈中元说：“我若知道不说，教我死无葬身之地。”智化道：“不可起誓，知礼者不怪。你不算算，你们王府的人，逃的逃，跑的跑，降了大宋的降了大宋，难道你们走后，人家没有准备不成？”沈中元说：“是了。这都是我们走后人家复反安的消息，我们怎么能知道？”艾虎说：“沈爷也不用上去，师父也不用上去，待我上去。”智化说：“住了！小孩子家，老往前抢，那里用得着你呢！”艾虎诺诺而退，不敢多言。智化说：“还是我上去。”教艾虎：“疾速将七宝刀与你义父送去。”艾虎说：“等着你老人家将盟单盗下来，我再走。”智化说：“不用，先去送刀。把刀交与你义父，赶紧回来，咱们会同着回上院衙。倘若你交刀工夫甚大，与王府人交手，我们可不等你。如要咱们见不着面，盗盟单你是一点儿功劳也无有；若要你送刀急速回来，咱们仍在此会聚一处，盗盟单有你一半功劳。”艾虎一听，将眉头一皱，说：“我前脚一走，后脚将盟单匣子一背，我如何赶得上？”沈中元在旁说：“你只管放心，我们焉能作出那样事来！无非你师父怕你同王府的人尽自打仗，耽延工夫，教你急去快来。”艾虎连连点头，说：“是，是。”回身便走。仍是沈中元前边带路，出了冲霄楼，奔西北，一层层放软梯下去，带出五行栏杆，嘱咐艾虎快来。艾虎脚踏万字式，直奔正南，前去送刀。

沈中元一人上来。智化晃千里火，仍然蹑上悬龕，把刀由背后抽将出来，戳上面天花板，并无别者声音；爬过铁梁，再把盟单匣子往起一抄，一点动静没有。原来这楼上是镇八方王官雷英由长沙府回来见他干老被蒋四爷盗去，雷震对他说明，教他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不但他不听，反脸绝了父子之情，把雷震气走，自己入山去了。雷英回到王府，各处多添许多消息，连

卧龙居室假设的王爷，在冲霄楼上安月牙铡刀、铁梁，全是后添的消息，沈中元焉能知道。智化就把盟单匣子拿住，下了佛柜。教沈中元晃着千里火，智化将盟单匣子打开，说：“费了好大的事，舍死忘生，必要瞧看明白再走。不然，再有点舛错，岂不是往返徒劳！”沈中元点头称善。打开匣，里面有一块黄云缎子包袱，将包袱打开，里面类若一块缘簿相似，皮面上贴着个签子，写的是“龙虎风云聚会”。沈中元说：“不必看了，大家名字俱在里面。”复又包好。智化将自己刀背好，又将自己百宝囊复又带上，用抄包把盟单匣子裹上，背于背后，约会沈中元一同下楼。沈中元说：“何不等等艾虎？”智化说：“话已对他说明，谁能紧自等他。”沈中元也就无奈，同着智化出楼，直奔正西，放软梯下去，出五行栏杆，仍奔正西，走泽水困小门，出兑为泽大门，直奔正北府墙而来。

就见东南上火光冲天，智化就知是大家东南上动手那。忽见一条黑影赶奔前来，沈中元细看，原来艾虎到了。自从离了冲霄楼，出了八卦连环堡，寻找义父前去交刀，来至动手的所在，自己拿着七宝刀，心满意足，要试试宝刀的好处。并不杀人，抖丹田，一声喊吓，说：“呔！王府贼人，闪开了！”喊叉喀叉乱削大众的兵器。就听见喊叉喀叉，叮叮当当。喊叉喀叉是把兵刀削折，叮叮当当是那半截坠于地下。王府的众人一口同音说：“利害呀，利害！他们那找的这个兵器呀！他们的兵器碰上咱们的就折，真利害呀！”艾虎杀了一条路进去，把北侠一拉，二番又杀将出来，找僻静所在，将师父的话对北侠说明，将刀交与义父。北侠叫艾虎回去，欧阳爷二番杀将进去。艾虎追上师父，说明交刀之事。三人一同蹿出府墙，将要奔上院衙，迎面

来了一人，亮刀挡住去路，把三位吓了一跳。

要问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武总镇带兵困府 襄阳王率众逃生

且说迎面来了一人，亮刀拦住去路，哼了一声：“是什么人？少往前进！”艾虎眼快，高声叫道：“来者是三哥？”对面答言：“正是老西。老兄弟，还有什么人？”艾虎答言：“是我师父。”山西雁徐良过来见礼，说：“原来是智叔父！”智化说：“徐侄男。”徐良又见沈中元。说：“师父，你们三位怎么要回去了？”沈中元说：“你在此等候，里头动了手了，倘若里头有逃走了的，你在此守定，千万别教他们走脱。”徐良问：“你们三位上那里去？”智化说：“我们请大人去。”徐良问：“请大人作什么？”智化说：“铜网阵破了，这就要拿王爷了。破铜网是私事，拿王爷是官事，非有大人不成。”徐良说：“既然如此，你们请罢。”智化说：“你可好好把守此处，不可稍离此地。”徐良点头。智化同沈中元、艾虎穿树林而过，直扑奔上院衙而来。

到上院衙，踹墙而入，正遇见大众来往巡更。智化先到自己屋中，先把抄包解将下来，又将抄包打开，把盟单匣子放于桌上，叫手下从人看守。智化、沈中元、艾虎三人俱都脱了夜行衣服，换了箭袖袍，系上丝蛮带，助下佩刀，前来面见大人。有

两位文官，公孙先生、赛管轺魏昌在，智化求见大人。先生将智化的话回明，大人说请智化到屋中讲话。智化见大人行礼，说：“回禀大人得知，此时铜网已破，请大人知会同城文武官员，请旨拿王爷。”大人点头，立刻吩咐公孙先生外面传话，知会同城文武官员，至上院衙门听旨。公孙先生出去，派人知会同城文武官员。

三鼓多天不到四鼓，上院衙门外轿马盈门。按院大人整官服，升会客大厅，教知会同城文武官员进见。襄阳的总镇姓武，叫武魁，带领属员；文官是藩臬两司，带领文官属员，至大厅，参见代天巡狩天使钦差按院大人。行礼已毕，分班站立。大人身后站定智化、沈中元、小义士艾虎、大汉龙滔、姚猛、史云、分水兽邓彪、胡列、韩天锦、马龙、张豹、胡小记、乔彬、过云雕朋玉、熊威、韩良，两旁有二位文墨官员，就是公孙先生、赛管轺魏昌。大人冲着两旁言道：“本院本是奉旨出都，察办荆襄地面，并有外番留守襄阳王赵千岁谋反的虚实。现今王府内设摆铜网阵，御前带刀有护卫白玉堂为国捐躯，坠网身死。本院尚未修本入都，皆因未能准见王爷的虚实。前番现拿住王爷的馀党，重供切实。今晚本院先派行侠作义之人破铜网，然后本院请旨拿王爷入都覆命。故此知会众位大人，一同前往。”总镇大人武魁答言：“卑职伺候大人。”颜按院说：“武大人，火速派马步军队围困王府，不要走脱一人。倘若王爷馀党有漏网者，大人听参。”武魁答应，转身退将出去，点起马步军队，围困王府，不在话下。文官各带本衙署的捕快班头。大人吩咐外边预备轿马，带领着大官人、智化、沈中元、韩天锦等，连公孙先生，请定旨意，前面灯火齐明，直奔王府而来，暂且不表。

且说北侠与艾虎换了自己的七宝钢刀，又杀将进去，喊叫破路，仍然又是乱削大众的兵器。众人齐说：“又来了哇！这倒仿佛是他们家里头一样，爱出来就出来，爱进去就进去，由着他们的性儿来往走趟趟！我们可受不的这兵器，伤了多少了！”正说话之间，北侠又杀入，二官人一宝剑结果了张保的性命；卢方一刀将夏侯雄杀死。云中鹤拿宝剑正要削雷英的朴刀，李虎前来接救，抡刀照着魏真后脊背砍来。魏道爷可算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正与雷英动手，忽听后面飐的一声，将身急忙一闪，躲开了李虎这一刀，一抬腿，嘭的一声，就把李虎踢了一个跟头。李虎身不由自主，当唧唧撒手扔刀，噗咚，正趴在徐庆的面前。徐庆抡刀就剁，磕叉一声，红光迸现，又叫冯渊赶上扎了一枪。王府内死了三个王官，这一阵大乱，顷刻之间，尸横满地，血水直流，也有带重着伤的，也有死于非命的，也有满地乱滚爹娘混叫的，也有跪在地下苦苦求饶的。惟有盛子川、曹德裕、崔平、周通这四个人的兵器未伤，皆因是金银铜铁四条鞭，分量又重又粗，宝刀宝剑皆不敢削，怕伤了自己宝物，因此上反到欢乍了四个反叛。雷英那口刀终是不行，被北侠七宝刀撞在一处，只听得呛啷一声，把雷英的刀削为两段，柳青赶上楼头就是一刀，雷英缩颈藏头，一弯腰，嘭的一声，将头巾砍去了半截，把雷英吓了一个胆裂魂飞，撒腿就跑。大家乱杀之际，也顾不得追赶雷英。王府兵丁越聚越多，阖王府各处兵丁俱都凑来，故此越凑越多；也有许多兵丁往这里抱兵器，随削折了随换。

正在乱杀之际，忽听见正西上当唧唧一声锣鸣，一片灯火齐明，众人齐声喊叫：“雷王官有令，我兵退下！”大众一齐喊嚷

说：“我兵退下呀！”又听正西大众嚷道：“我兵退西南、西北；别闯了正西大队，是君山救应到了。飞叉太保钟寨主，带领君山水旱二十四寨各寨的寨主，又有五千喽兵，如今见了王爷，说明要立头功。我们府内人俱都退下，有他们到了！”众人一齐答应，唿喇一阵，如风卷残云一般，尽自退往西南、西北去了。此时这边净剩北侠、云中鹤、二官人与冯渊、柳青等，一闻此言，一个个面面相觑。依着徐庆，要闯将上去，众人拦阻不住。徐庆遂奔上前去，破口大骂：“好钟雄囚囊的，人面兽心！原来假意投降大宋。反覆无常的小人，说是帮我们，如今又随了反叛了！咱们要拿住他，总得把他剁成肉泥，方消心头之恨！”北侠又一拦阻，说：“别忙，等他临近，叫钟雄答言。”又向蒋四爷说：“老四，全是你的不好。人家带领君山人来拔刀相助，你不肯重用他们，偏教他们扎在城外，等着拿人。必是金枪将于义、黄寿他们挑唆钟雄，料着钟太保绝不能做出这样事来。”蒋平说：“此语真假难辨，也许是王府他们的诈语。”北侠问：“怎么见得？”蒋平说：“钟雄由君山带来二百兵丁，扎在小孤山，如今怎么会有五千多人，是什么缘故？”北侠一听，说：“也倒有理，你们在此等候，待我向前看看虚实。”大家点头。

北侠往前一跑，哈哈大笑说：“众位，咱们受了他们诡计了。你看，前面灯火虽然一片，连十二个人也没有，竟都是把那些个灯火捆在树上。”众人不大相信，果然来至跟前一看，谁说不是呢。真乃是把那些个灯笼都绑在树上，约有十数个人，俱都是老弱的兵丁。冯渊赶奔前来就用枪挑了两个，骂道：“唔呀，好混账羔子，冤苦我们了！”蒋平拦住说：“不必。你看他们都偌大年纪，要他们的性命作什么！”冯渊说：“他们可恶透了！”

冤苦咱们了！”那几个老弱兵丁一齐跪下，说道：“非是我们的主意，我们已然都是这样岁数了，你们要杀，我们就求死；你们要不杀，我们也活不了几年啦！”蒋平说：“我们也不杀你们这些个东西。只是一件，方才那些个动手的人，都往那里去了？”那些老弱兵丁说：“我们就管看灯笼，别的事情一概不管。就是把我们刷了，我们也一概不知。”大众无奈，只可往西南、西北追赶就是了。

正然商议要追，忽听外面一阵大乱，人喊马嘶的声音，灯笼火把照如白昼，就见由正南上闯进许多的人来。头一个就是铁臂熊沙老员外，孟凯、焦赤、山西雁徐良、白芸生、卢珍、艾虎、韩天锦，几个人往前飞奔，口中嚷道说：“大人亲身请旨捉拿王爷，现在会同同城文武官员在府外。”大众一听，就顾不得追赶那些兵丁，全都扑奔府门来了。来至府门，颜按院大人的轿子将到府门之外，后边有许多的马匹，两旁许多灯火，照如白昼。大人一声吩咐，启轿帘、去扶手，大人下轿，众人过来参见大人。颜按院问铜网阵之事，南侠、北侠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大人又问王爷之事，二人也就回禀大人一遍：“正然杀的七零八落，中了他们诡计，言道君山救应到了，其实是金蝉脱壳之法，树上假设灯笼，有片刻工夫，众人逃窜。正要追赶，忽见大人驾到。”大人一闻此言，气往上撞，立刻叫总镇大人。武魁过来参见大人。大人吩咐：“将马队围住府墙，带步队进府拿人，拿获王爷者，重重有赏。”武魁连连答应。大人带着公孙先生，请定旨意，直奔银安殿。然后武总镇一声令下，调步队潮发一声喊嚷，说：“拿王爷呀！”四面八方各处搜寻，遇见就捆，逢人就拿，碰着就绑，撞着就锁，顷刻之间，就把王府的兵丁人等

拿了无数。也有爬墙出去，被马队拿住不少，就是单单不见襄阳王与雷英，并两个世子殿下赵麟、赵凤。盛子川、曹德裕、崔平、周通、王府宫官等这些人，俱不知去向。

直到东方发晓，天光大亮，并不见襄阳王。大人急躁，连蒋平带南侠、智化等，百般追问拿住的王府兵丁，并无一人知晓王爷的下落。所有破铜网的一千人，连大人带来的人，总镇大人带来的偏裨牙将与兵丁等，阖着王府，无有一处没搜到的地方，就是不见王爷，大众好生气闷。红日已然东升，蒋、展二位又不见大人回话。颜按院言道：“今日拿不住王爷，本院不好入都覆命。趁着四门未开，大概王爷不能出城。先派人四门送信，不许开城。然后着地方官晓谕阖城内庵观寺院，大小铺户，连住户人家，一体清查。若有拿获王爷者，献来赏银一千两；有人送信者，赏银五百两。若要隐匿不报者，全家凌迟处死之罪。”大人这道逾一出，阖城震动，声若鼎沸一般。四门不开，城里关外军民人等无不纳闷，并且有城内地面官，按家家户户细细搜查，众人方知为拿王爷之事。

要问襄阳王的下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看盟单智化逃走 专摺本展昭入都

且说此时未能见着襄阳王与群贼下落，四门紧闭清查，保甲阖着襄阳城内尽都查到，并无王爷与群寇的下落，自可禀报大人。此时破铜网的一千人，俱都派人取白昼的衣服，脱了夜行衣，换上箭袖袍，肋下佩刀佩剑，在大人旁边伺候。早有蒋平回明大人，将王府内死人俱都垛于后面，带伤的任他逃窜，拿获者俱派官人看守。有外厢地面官报将进来：“并无王爷下落。”大人复又派蒋、展、卢、韩四位老爷至城墙上，问城外钟雄可见王爷否。四人领命，出王府上城去了。大人又派金知府会同公孙先生、魏昌，带领着主稿文案先生，清查王府仓廩府库、各处陈设，俱都上了帐目，回禀大人，不在话下。

且说蒋平等四人由马道上城，往外一看，人烟甚众，连君山的人，待要进城的人，连作买卖之人，乱成一处。四位在城上请钟兄答话。少刻钟雄到来，问不开城缘故。蒋平与他说了一遍，又问：“可见着襄阳王没有？”钟雄回答：“连王府一名兵丁都没见，空守一夜，并未见人出来。”蒋平无奈，自可同着三位下城回去，直奔王府，见大人回明。大人一听，一声长叹，无计

可施。还是蒋平给大人出主意：“城门不可久闭，不如开城，四门派人把守，进来之人不必盘查，出去之人必须细问，并且要有认得襄阳王的在那里把守。倘若在城内窝藏，开城之时必要混出城去，那时节，被守门认得襄阳王的将他拿下，岂不为妙！大人天裁。”颜按院连连点头：“蒋护卫言之甚善。”立刻派认得王爷之人，四门把守。顷刻间，四门大开，仍派君山寨主至上院衙，喽兵还往小孤山去。大人回上院衙。拿住的王府兵丁收有司衙门；所有死去之人，在城外刨坑把大家就埋在一处。王府内各处门户封锁，外面派地面官把守。

大人回院衙理事。大众面面相观，皆因没拿住襄阳王之故。忽见智化、沈中元后跟艾虎，见智化手捧一物，来至大人面前，说：“回禀大人得知，王爷虽然未能拿获，今现有王爷府内盟单，乃是沈中元沈壮士盗来，请大人过目。”大人一见，哈哈大笑，说：“乃是沈壮士的头功！”有公孙先生接来放于桌案之上，打开一看。沈中元往前抢行半步，说：“回禀大人得知，盟单乃是智壮士所盗，非小民之能。不但他盗来此物，并且还遇了三险。头一次由佛柜内出枪，扎破百宝囊，吸呼废命；二次由天花板上坠下一口铡刀，险些腰段两截；后来上了铁梁，若不亏智壮士猜透机关，铁梁一落，骨断肋折。遇此三险，方得此物。小民焉敢承认盟单是小人所盗？”智化在旁说：“沈壮士，我先前已然言过，如能将盟单盗下来，我绝不要些须的功劳。我若要一丝之功，教我死无葬身之地。前番已经对你说过，怎么在大人面前又让起来了？”沈中元说：“舍死忘生几次，我若图你的功劳，居心何忍？并且还有你的徒弟。”大人问：“沈壮士，到底是何缘故？”沈中元又如此恁般，这等这样细说一遍，大人方

才知晓，说道：“智壮士不必与沈壮士让功了，本院深知智壮士之才能，自君山收伏钟太保，与国家除患，乃是第一奇功。如今又有盗盟单一件，你二人不必谦让，本院打摺本之时，智壮士盗盟单，沈壮士、艾虎巡风。”智化还要往下争论，大人把脸一沉：“本院主意已定，不必往下再讲。打开盟单，众人一观。”智化自得诺诺而退，不敢多言。

公孙先生把匣子打开，黄云缎的包袱取出，将麻花扣一解，露出里面盟单。皮面上写“龙虎风云聚会”，展开一看，上面写：“天圣元年元旦日吉立”。头一位就是王爷的名字，霸王庄马强与马朝贤，邓家堡的群贼，连君山带黑狼山、黑水湖、洪泽湖吴源、吴泽等，俱在上面，王府内的那些个王官名字也在其内。大人看着盟单，未免的生气。早有展南侠与蒋平过来给大人行礼，求大人格外施恩，所有投降人在盟单上的名字，求大人撤将下来。现在沈中元、圣手秀士冯渊、君山的钟雄带领许多寨主、分水兽邓彪、胡列、魏昌，俱都跪在大人面前，恳求大人天恩，将他们的名字撤下来。大人点头应允，众人退下。教公孙先生、魏昌打摺本，白玉堂死在铜网之内，一并奏明万岁。把摺本修好，另有夹片，收伏君山钟雄；另有夹片，襄阳王逃窜不知去向；大人另有请罪言语，也单有夹片。破铜网众人一千花名，俱都修在摺本之内。这摺本底稿整写了一天工夫方才打好，请大人过目。大人看毕点头，就着公孙先生、魏昌写好摺本并夹片，派展护卫摺差入都。

忽然外面有人报将进来：“智壮士把自己所有物件带走，不知去向。留下了一个给大人请安的禀帖。”大人一闻此言，大众彼此面面相观，全是一怔。大人仰面朝天一声长叹，说：“智

壮士，乃是本院将你逼走！”蒋平在旁至大人面前说道：“智化此人性情古怪，不愿为官，不然焉有与沈壮士让功之理？再者，背地与魏真说明，情愿拜魏道爷为师兄。如今他这一走，必然是回家祭扫坟茔，辞别亲族人等。大事一毕，出家当个老道，跳出三教外，不在五行中，大概他准是这个意见。”大人说：“只是一件，若论功劳，属智壮士。他这一走，摺本上若将他撤下，显着本院不公。如不将他撤下，万岁倘若封官，又不知他的去向，这便如何是好？也罢，摺本已然打好，听万岁爷的旨意就是了。”

你道智化为何走了？皆因为与沈中元让功，大人的主意，写他盗盟单，不写沈中元盗，自己有心往下再说，见大人面带沉色，自可诺诺而退。回到自己屋中，写了一个禀帖留在此处，随将所应用物件，珍珠算盘、量天尺、天地盘子，还有几本道书，俱都带好。没敢走上院衙前门，怕有人瞅见，由后门逃走，混出城去，直奔黄州府黄安县。晓行夜住，饥餐渴饮，直奔自己门首而来。按说路远，非一朝一夕可到。这日来到门首，家下人等迎接进去。次日，教家人预备祭礼，买了些金银镲锭钱纸等类，自己亲到坟上烧钱化纸，奠茶奠酒，心中祝告祖墓坟茔，无非是要出家的言语，也就不必细表。又在坟地间游玩半天，看了会子坟茔的树木，自己倒觉着好生凄惨，又叹息半天。看坟的人说：“请大爷，茶已烹好。”智化遂即到阳宅内吃茶。吃了几杯茶，仍然叫人引路归家。次日又在亲友家住了几天，这才想着要找云中鹤去。自己带上散碎银两盘费，仍然还是壮士打扮，肋下挎刀，将应用的东西连夜行衣，俱都包裹停妥，肩头上一背，并不在亲友家辞行，还是暗暗偷走。一路无话，也是晓行

夜住。

这日往前正走，听见过路之人纷纷议论，提说是颜按院大人入都。智化忽然心中一动，说：“且住。此时尚未到魏道兄庙中去，大概他也不在庙中。我在大人跟前不辞而别，还不知大人怎样办法。大人乃是国家之大员，性情与常人不同。倘若一时之间怪我不辞而别，定要写我盗盟单，倘若那时万岁爷封官，找不着我的下落，又没人上去谢恩，总然是蒋四哥、展大哥，也不能护庇于我。万岁一怒，为抗旨不遵，这便如何是好？也罢，魏道爷也是入都，此时我到庙中，弟兄也是不能见面。不如我也到京都走走，在清风门外找店住下，且听大人见驾之时，万岁怎样降旨。如若封官，我就出去谢恩；如不封官赠爵，我再回三清观寻我魏道爷不迟。”主意已定，直奔京都大路。

这日正往前走，忽见前边来了许多驮轿车辆，远看尽是穿孝的男女，前面单有两匹马，全都是六瓣甜瓜巾，青铜抹额，箭袖袍，丝蛮带，薄底靴子，肋下佩刀。一个是黄白脸面，胡须不长；一个面黑，浓眉阔目。智化暗说：“却不是别人，是开封府两名校尉张龙、赵虎。若要教他们二人看见，又得费话。”抽身直奔树林，隐起身来。不料早被赵虎看见，一催马追赶下来，连声喊叫：“智大爷，往那藏！”智化明知藏躲不开，无奈自可转身迎出，一躬到地，说：“你们二位上那里去？”赵、张二人翻身下马，彼此各施一礼。赵虎问智化：“破了铜网，盗了盟单，你怎么跑啦？你可小心点万岁爷找你呀！”张龙说：“别唬吓他了。”智化问：“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事情？”张龙说：“有我们展大人摺差进京，到开封府交包相爷替递。”智化说：“我打听打听，皇上怎样明降御旨？”张龙说：“召见颜大人入都，所有破铜网之人一体

进京陛见，俱已陛赏。案后访拿襄阳王；他的馀党交各府州县严拿，若能拿获者，解往京都，交开封府审讯，清供明白回奏。现今拿住王爷的馀党，就地正法。彭启凌迟处死。外藩留守，着金辉署理。府内抄出陈设银钱物件，交金知府衙门入库。死去兵丁已往不究，生擒府内兵丁尽行释放。白护卫为国捐躯，死后加一级，赏恤典银一千两，着金华府藩库拨给。白玉堂之子白云瑞，此时还在怀抱，两生日三岁常给四品荫生，待出学时，着开封府带领引见，另加升赏。万岁降旨，着开封府派妥员护送白夫人、公子到襄阳接古磁坛，准其穿城而过，回原籍葬埋，一路上驰驱前往。”遂细告诉了一遍。智化听罢，暗暗称赞：“真乃有道明君！”随问道：“后面就是白五太太？”张龙说：“正是。”智化说：“带我过去见见。”张龙引路，来至驮轿旁门，智化向着白夫人一躬到地。五太太在轿内怀中抱定公子，叫家人将公子抱下去，与智伯父叩头。智化再三拦住。白五太太说：“我家老爷死后，多蒙众位伯叔父与我家老爷报仇，本当至府道劳才是。”智化说“不敢当。”又说了些谦恭言语，转身退下。赵虎拖住智化，叫一路同行，死也不放。智化无奈，自可跟随。

正要起身前往，忽见前面又一宗奇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赵校尉当面行粗鲁 李钦差暗地用机谋

且说智化见白五太太一身重孝，抱定公子，心中好惨，说了几句言语，急速退下。又被赵虎拉住死不放，说：“我们开封府实在没人，但分有人，不能派我们两个人护送白五太太、公子。我想白玉堂五老爷在世之时，与王爷为仇，这一路之上，万一遇见襄阳王的余党，我们两人如何行的了？可巧遇见你，没别说的，你跟着我们辛苦一趟罢！把白五太太送到原籍，咱们再一同回来，准保平安。别说不遇见仇家，就是遇见仇家，有你老人家，大料无妨，也不枉你与白五老爷好了一场。”张龙在旁，亦是这般言语。正说话间，忽然眼前刮了一阵怪风，赵虎说：“许是五老爷来了，教你跟着哪。”智化无奈之何，自可点头应允。赵虎一回头，把他手下从人叫来，说：“把你那匹马给智大爷拉过来，教智大爷骑。”从人说：“我骑什么呢？”赵虎说：“你先将就走这几步，等至晚间到驿站上，再与他们要一匹。”从人无奈，将马匹拉过来，给智化乘骑。智化同张、赵二位，三个人并马而行。一路之上，赵虎与智化打听襄阳王、破铜网之事，智化只得一五一十学说了一回。

这日晚间，应当住在上蔡县地面。看看临近，早有前站下去，找办差的预备公馆。张龙、赵虎、智化至公馆，承差过来报名，请老爷们下马。三位下了坐骑，有人将马拉过去。公馆原本是一座大店，驮轿车辆直进店内。丫鬟婆子下了车，抱公子，搀夫人下驮轿，进上房，打脸水，吃茶，不必细表。夫人吩咐下话来：虽然奉旨出京，驰驱前往，是三间房一桌酒席。除此之外，另要住屋用酒饭等，俱都如数开发钱文，叫办差的告诉明白此事。虽然上房三间一桌酒席，可算应差，夫人外赏八两银子。办差的赵升那里敢受，有五太太的管家说：“我们到处皆是如此，少时把你带上去谢赏就是了。”办差的一闻此言，欢欢喜喜，连连夸讲：“愿不的白五老爷在世时节是盖世英雄，五太太亦是这样宽宏大量。”家人说：“你不必多言，办你差使去罢。”

且说张龙、赵虎、智化在西屋住下，洗完脸，把茶献将过来。依着赵虎，就要教他们备酒。智化说：“别忙，天气尚早。”赵虎说：“咱们随喝随说话，今天尽醉方休。”正说话之间，忽听外面一阵大乱，赵虎回头叫从人：“出去瞧瞧，外面何事这等喧哗。”从人答应出去，不多一时，慌慌张张进来，说：“老爷，可不好啦！外面来了钦差大人，他要住咱们这个公馆。”赵虎问：“什么钦差大人？”从人说：“查办黄河李天祥李大人。”赵虎一闻此言，大吼一声，说：“好囚囊的，怎么配住咱们这个公馆！待我出去。”智化一揪没揪住，赵虎蹿出去。

来至店外，就见办差的在那里跪着。李天祥轿子打杵站住，李天祥趴在扶手上探出身子来，摇晃着脑袋说话，唔呀唔呀的是南边口音。此人就是六堂会审艾虎的时节，他本是与马朝贤一拜，教艾虎认真假马朝贤之时，就是他的主意。后来马

朝贤一死，他也不敢贪脏了。后来得了工部侍郎，现今出京查办黄河两岸。自从一出京城，逢州府县，把地下的土都要铲起三尺，一路之上，怨声太大。如今正要回京，由此经过。他本是奉旨钦差，亦是驰驱前往，也走在上蔡县，就教办差的给他预备公馆。办差的出去回话说：“在上蔡驸给大人预备下公馆，离此还有二十里路。小人此处预备的差使，乃是伺候白五太太所在。”李大人不答应，说：“我不管五太太不五太太，我要在此居住。”办差的说：“我们全凭着滚单札子办差，再说五太太已然入了公馆，总是屈尊大人贵驾多行几里，奔上蔡罢。”李天祥说：“不行，我乃是奉旨钦差。”办差的说：“五太太也是奉旨。”李天祥说：“唔呀，你这混账东西！分明扰乱。与我打！”承差唬的双膝跪倒，苦苦哀求大人施恩。正遇赵虎出来，一问，办差的赵升就将李大人言语述说一回。赵虎说：“你起来，交给我啦。呔，李天祥！”李大人在轿内认得是赵虎，言道：“赵校尉，请了。”赵虎道：“我听说要住这个公馆？”李天祥说：“我住与不住，与你何干？我问的是办差的。”赵虎说：“我不管办差的不办差的，你奔上蔡驸好多之的呢。如若不然——”就将袖子一挽，赶奔轿子前来就要将打。

李天祥知道事头不好，幸而好有张龙在旁，抢行两步，把赵虎一拉，说：“你还不退下去！”向着李大人一躬到地，说：“大人不必动怒，方才这是我无知的拜弟。卑职闻听大人要在此处下马，乃卑职奉包相爷之谕，护送白夫人接灵，行至此处，本县就给预备公馆。大人又要住在此处，其实就将五太太搬出来也不大要紧，只是请问大人一件事：白五老爷是忠臣是奸臣？”李天祥说：“那是大大的忠臣。”张龙说：“大概忠奸二字也不是自

己辩论，自然有个众人皆曰忠，自是忠；奸，自是奸。方才大人说过，白五老爷是个忠臣，如今他的公子才两生日三岁，入店之后已然是睡熟，若教白夫人让店，必得将公子抱将出来。倘是借此为由，受了风寒，得病还是小事，万一若有好歹，倘有性命之忧，比不得五老爷尚在，又比不得三位两位少爷，白家就是这一条根，若有疏失，只怕连大人心中都过意不去。大人如肯施恩，只当看在白公子面上，不但五太太感激大人的好处，连去世五老爷都感念大人深恩。大人如不愿奔上蔡驷，此店后面房屋约有三十馀间；大人如再不愿意居住，大街上还有大店，另找一座，就只怕铺垫不齐；大人再不让，自可教白五太太搬出来就是了。”李天祥说：“岂敢！这等沉重我可不敢担。再说，我与他一殿称臣，就是夙不相识，我也不作这伤德之事。方才那位说话要像三老爷言语一样，何必费这么大事情。我就在后面居住，慢说还有三十馀间房屋，就是有三五间屋子未为不可。我可不能亲身见面夫人了，烦劳三老爷替我与五太太道恼就是了。”张龙复又一躬到地：“大人格外施恩。”赵虎仍然在旁边气哼哼说：“敢不让！”张龙复又威吓赵虎。旁人说：“张龙倒是一分能牙俐齿。”若论张龙，也说不出这们一套话来，全是智化教给的。赵虎先一出来，智化、张龙随后就出来了。智化一瞧赵虎要打架，就告诉张龙：“你快过去劝劝。”张龙说：“打了他也是白打。”智化说：“你们浑人浑到一块了。此时你打了他，他也不与你们一般见识，明天他入都，摺子就上去了，说你们包相爷纵放属员勒索驷做，殴打钦差，就是这个考语上去，轻者就得罚俸。”智化随机教给张龙一套言语，张龙就记住了，所说那一套话，都是智化教的，这就叫骂人不带脏字。

张龙、赵虎、智化三人一同进店，奔到西屋中，扒着窗户瞧看李天祥。办差的在前引着大轿直奔后面，就听见叮儿当儿，全是驮子上的钟儿所响，一驮子一驮子约有五六十驮子，俱都进店投奔后面，前前后后好些个从人照料。智化就知道驮子里面尽是个个黄白之物。紧后面进来了两骑马，倒把智化吓了一跳。见两个人并马而行，直到店前下坐骑。二人平顶，身高七尺开外，一个是黄缎子六瓣壮帽，豆青色箭袖袍，鹅黄丝蛮带，月白衬衫，青缎子薄底靴子，闪披墨绿英雄氅；面似淡金，两道龙眉，一双怪眼，狮子鼻，阔口，半部黑髯将搭胸前，插耳两朵鸡毛，肋下佩刀。一个是皂青缎子头巾，皂青箭袖袍，薄底靴子，丝蛮带，英雄氅，肋下佩刀；面似锅底，黑而透暗，熊眉阔目，胡须不长。人是一黑一黄，马也是一黑一黄，长稍绳上拴着两个长条包袱。智化一看就知道是两个夜行人，暗暗心中纳闷：李天祥是奉旨钦差，怎么他带着两个贼，是什么缘故呢？莫不成带的金银钱财太多，这是保镖的，马上捎的是夜行衣靠哇？看这两个人，脸上横肉，绝不是良善之人，自己好生纳闷。又问张龙：“你可认识这两个人不认识？”张龙说：“我不认识。”智化说：“你可能过去打听打听不能？”张龙说：“那可行了。”智化说：“等他们消停消停。”遂就要酒饭饱餐一顿。

将残席撤去之后，张龙说：“我到后面打听去了。”智化说：“可别冒撞。”张龙说：“不能。再者，跟李天祥的那些人，我们见天都在朝房里相见，找两个相熟的人打听打听，便知分晓。”去不多时，笑嘻嘻的回来说道：“真有你的！我找着李天祥两个跟班的，一个姓宋叫宋信，一个姓谢叫谢机。听他们两个人说的。”智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好。”张龙说：“李天祥有个表

弟，姓潘叫潘永福，作过兰陵府知府，这两个大汉乃是潘永福收伏的两个人，在他府内当把式匠，一半护院，一半帮着办案拿贼。可巧李天祥瞧他表弟去了，见着这两个彪形大汉，他就与表弟借来，一路之上保护着他入都。”智化问：“姓什么？”张龙说：“他们是亲哥两个，姓邢，一个叫邢如龙，一个叫邢如虎。”智化说：“李天祥不一定是保护着他入都罢，我想内中还怕有别的事情。”张龙说：“那我可知道了。”智化说：“我有主意，等他们吃完饭，我过去听他们未地里说些什么言语。”张龙点头。果然等至二鼓，智化把衣服掖将起来，把袖子一挽，由东边夹道过去，直奔后院。李天祥住的屋子是个大后窗户，智化把窗户纸戳了一个小窟窿，往里面一瞧，正是李天祥把邢家弟兄请进来待承酒饭。酒席筵前，原来是商量着教两个人上开封府行刺包公。智化一闻此言，吃惊非小。

若问邢如龙、邢如虎怎样上开封府行刺，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英雄户外听私语 贪官屋内说谎言

且说智化看定跟李天祥这二人神色不正，又有张龙在后面打听，为看看虚实，亲身来至李天祥屋子后面，戳破窗棂纸往里窥探。见李天祥居中坐定，摆列一桌酒席，一黑一黄两个人在旁边坐着。李天祥说：“二位贤弟。”那两个人说：“小人焉敢与大人呼兄唤弟！”李天祥说：“那里话来！你们两个人是当世英雄，终久成大器，定是国家栋梁之材。我还有大事奉恳二位，不知二公胆量如何？”邢如龙、邢如虎一齐说道：“我二人受大人之厚恩，碎身难报。若问我们的胆量，学会一身来无踪迹去无影响之能，教我们上山擒虎，下海擒龙，只要大人差遣，万死不辞！但不知大人所差何事？”天祥说：“唔呀，妙哉！我实对你二人说罢！我的老师是当朝庞太师，与开封府包公那黑炭头有铡子之仇，屡次的上摺本，万岁爷偏心护庇，总未降包公之罪，我老师这个仇至今未报。我瞧二位堂堂相貌，仪表非俗，必然本领高强，技艺出众，特邀二公一路前往。你们要能结果包公性命，必定高官得作，骏马得骑，让我老师保举二位作官，奉送纹银一万两。不知二位意下如何？”邢如虎大吼一声，说：“杀

包公！”李天祥慌忙站起拦住，作惊道：“别嚷！此是机密大事，不可高声！”说：“来呀！”叫家人出去外面看看有人没有。家人出来一看，复又进屋中说：“外面无人。”焉知晓他净瞧了前头，没看后院。

李天祥又问：“我说到包公这里，二公何故这般的动怒？”邢如龙说：“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李天祥问：“二位何出此言？”邢如龙说：“我们实对你老人家说，我们在黄河岸上，作的是绿林买卖，听见绿林人传言，可又不见确实，说我们天伦死在包公之手。如真死在他手，岂有不与父报仇之理？”李天祥说：“只要是开封府的事，我无一不知，无一不晓。”邢如龙说：“我天伦姓邢，单名吉字，先作绿林，后来出家当了老道。”正说在这里，李天祥答言：“此事我是深知。原来邢道爷就是二位的令尊！皆因你们令尊专好下围棋，常常陪着我庞太师弈棋。那日包公派展熊飞行刺庞太师，总是太师爷造化大，可巧这天出去会客，姓展的到斜月轩见着你们天伦，未容分说，就将你们天伦结果了性命。你天伦一半算丧在包公之手，一半算丧在南侠之手。若论男子生于天地之间，父仇不报，怎算人物？”邢如龙说：“我若不杀黑炭头，誓不为人！”李天祥说：“明天我在商水县写一封书信，你二位到我家中，务必白天把开封府道路探好，至晚间方好行事。若要什么应用的物件，只管与我少爷去要，我就在商水县等候，作为是染病。见了你们二位回来，或是成或是不成，我再入都。”

智化听在此处，把舌头一伸，转身便走，扑奔前面而来。到了屋中，见张龙、赵虎，说：“我这趟可将他们的准消息全听来了，我明天可不能同着二位上襄阳了。”赵虎问：“怎么又不去

了？”智化就把李天祥差派邢如龙、邢如虎上开封府行刺的话，学说了一遍。赵虎一听，破口大骂，说：“咱们别容他们去行刺，连李天祥一并拿住，教本地面官将他们解往开封府。”智化说：“不行，就凭一句话，如何就将他们拿住？总要见他们的真赃实犯，将他们拿住之时，不怕他通身是口，难以分辩。再说，包公怎么派展大哥错杀邢吉，是什么缘故呢？”张龙说：“不是，那是李天祥捏造的言语，为是用假话激发他二人，好尽心竭力前去行刺。”智化说：“是了。原先倒是有什么件事情？”张龙说：“提起话长。有个黄老寡妇，他有两个女孩，叫金香、玉香。玉香给赵得胜之子为妻，过门之时，教金香顶替。赵家一瞧不是，两下里一闹，金香趁乱跑回家去。两亲家揪扭，挝鼓鸣冤。包公升堂一问，女家报男家害了他女儿，男家说他用金香顶替。包公传金香到案一看，金香长得一则丑陋，二则是个疯子。上堂来他说：‘咚咚咚，叉叉叉，温温温，哇哇哇，妈呀，上头坐着佛爷！’这一句话，包公一晕，摔下公位，从此包公中了邪啦。后来大相国寺扶乩，那几句话我还记得哪：‘心地不提防，上堂觉渺茫，良医无妙药，友到便有方。’当时谁也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横看一念，一拐弯，‘心上良友到便有方’。可巧展熊飞来了，半路上碰见邢吉的徒弟小老道拐骗衣箱，展熊飞听他们说，邢吉有一本书叫《阴魔录》，庞太师请他去害包公。展熊飞夜入庞太师府，正遇老道作法，可巧被展南侠一瞧。作法最怕人瞧，用符咒一催，崩碎摄魂瓶，打死邢吉。包公病好，拿问玉香原案。后来展南侠作了官，怎么是他害的呢？分明假造的言语。”智化说：“这事我如何知道！明天我跟下这两个去。他必想着开封府此时无能人，他不去行刺便罢，如要真是行刺，也不是我说句大

话，他二人走脱一个，拿我是问。”赵虎也不敢让智化一路同行，反倒给智化行礼，嘱咐前去要小心着。智化说：“明天我也不见五太太了。”

次日五鼓，智化就等候李天祥起身。忽听外边有了动静，智化悄悄的先就出了店门，在前途等候。不多一时，远远就望见李天祥的轿马人等。智化就在他们前后左右，他们打尖之时，智化也就用饭；等他起身，智化又跟下来了。至晚间，果然住商水县。晌午间，就有前站先下来，见商水县办差的，把官话私话俱都说明白了，李天祥到的时节不用费事；要是官话私话说不明白，本地知县担架不住。智化看着李天祥轿子带驮子全进了公馆，邢如龙、邢如虎押解驮子也到，往店中去了，智化方才转身，在他的公馆至近的地方找店住下。

进店时，打脸水，烹茶用饭，不必细表。预先告诉店家：“我今天行路劳乏，要早些安歇睡觉。我也不要茶水，你们也别惊动于我。”伙计点头出去。智化随后就把双门一闭，把灯烛吹灭，在床榻上盘膝而坐，闭目合睛，吸气养神。直耗到天交二鼓之半，住店的人俱都安歇睡觉，就剩打更之人前后巡更。智化也不换夜行衣服，自己出了屋子，把双门倒带，由窗户纸伸进手去，把插管扞上，飏的一声蹿上房去。蹿房跃脊，直奔李天祥公馆。由后界墙蹿过去，寻找李天祥。五间上房，仍是大后窗户。用指尖沾唾津，在窗户纸上戳一小月牙窟窿，屈一目眇一目，往里一看。见李天祥拿着一封书子，叫从人预备四封银子，吩咐一声：“有请邢壮士。”家人答应，转身出去。不多一时，痰嗽一声，帘儿一启，邢如龙、邢如虎打外面进来。李天祥站起身形，让：“二位贤弟请坐。”二人说：“不敢，大人请坐。”李天祥

说：“我有话，请坐下细谈。”三人方才落座，从人献上茶来。大人说：“明天我可不走啦，就在此处听候佳音。我这里书信一封，你们二位千万要好好收藏。你们进风清门十字街，打听有个双竹杆巷，路北大门，问明李宅，尽管问我的名字，李天祥李大人是在这里居住不是？如要问对之时，此信尚不可递进去，必要见着我儿子当面投递。我儿必要将你们请进去。我儿名叫李颀，到我家之后，要什么应用的东西，教我儿给你们预备。我这里有二百两白金，可不是酬劳你们，这是给你们二位作路费，事成之后，保你二位作官，让我老师奉送你们二位银一万两。”二人齐说道：“不敢领大人赏赐。我们去杀包公，一半是与我们自己报仇。如果事成之后，大人提拔提拔我们，就感恩不尽。大人在此等候，我们进城，看天色行事。天气若早，我们出来探道，当日晚上就入开封府，把他头颅砍将下来，用油绸子包好，不露血迹。我们跃城而过，就连夜回奔大人公馆。大人早早见着黑炭头脑袋，亦好放心。”李天祥说：“全仗二公之能。”邢如龙说：“托赖大人之福。”李天祥哈哈大笑，说：“二位早早歇息去罢，明天早晨起身，也不用过来见我，我在此处听好消息就是了。”说毕，对着邢家弟兄二人打了两躬，邢家弟兄倒觉有些过意不去，捧着银子，拿着书信，李天祥送出门首。二人出了屋门，又将他们叫回来，千叮咛万嘱咐：“这个事情总要谨慎方好。”

智化见两个人出来，就要抽身回转自己店房。忽然往前窗户上一看，但见雪白窗户纸上头，有一个小月牙孔，倒把智化吓了一跳。究竟总是夜行人知道夜行人的规矩，智化一看这个小窟窿，就知前窗户那里有个大行家，必在外头窥探屋中之

事。智化一矮身躯，施展夜行术，直奔正西，往墙头上一纵。就听见邢如虎“哎哟”一声，说：“有一条黑影，往西南一晃。”再找，踪影不见。智化倒觉心中纳闷：“这条黑影是什么人，这们快的身法？此人比我胜强百倍。”意欲追赶，又不知往那里去了，自可回店。蹿进墙去，回到自己屋中，并不点灯，仍是盘膝而坐，闭目养神，等至天亮起身不提。但说邢如龙、邢如虎抱着银子拿着书信，到了屋内，不提防有一宗物件，叭叉一声，正打在邢如虎脖子上，“哎哟”一声，回头一看，任什么也瞧不见，说：“哥哥，这事可奇怪了，那里来的一块石头，正打在我脖子上？”开口要骂，被邢如龙拦住，说：“不可。由外面打不进来，里边也没人，这店中闲房太多，也许是仙家老爷子好闹着顽，打你也是有的。千万可别口出不逊，要是冲撞着他们，那可不好哇。”邢如虎说：“那有这些事故。”将银子放在小饭桌上，先就把书信贴身带好，又叫店中预备酒菜。二人越想越高兴，直吃的大醉，叫店家把残席撤去，二人头朝里，沉沉睡去。到第二日早晨起来，直奔京都开封府前去行刺。

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拚命的不干己事 逃生的移祸于人

且说邢如龙、邢如虎受了李天祥重托，头天晚间饮酒大醉。次日早晨起来，叫外边人将马匹备好，把银子二人分散带着。一看饭桌上，银子剩了两封，短了两封银子。如虎说：“哥哥，怎么剩了两封银子？”如龙说：“我不知道。可也真怪，怎么剩了两封？”邢如虎说：“必是店家偷去了。”邢如龙说：“不能。咱们在此打公馆，店家敢偷咱们银子？既然开店，难道说不知店内规矩？就是行常住店，他也不敢动一草一物，何况这是公馆。”邢如虎说：“不管那些。没了与他要，不是他也得赔。”邢如龙说：“不可，咱们在大人跟前说下大话，连咱们自己东西还管不住，倘若咱们一走，岂不是教大人放心不下？咱们只当少得些个，拿着那些个也觉着路上太沉，咱们办大事要紧。”邢如虎无奈之何，两个人把这银子收拾好了，出到店外，早有人把马拉出，伺候二人乘骑，一直扑奔京都大路。焉知晓智化早就那里等着。智化或前或后，跟着行走，影绰绰的听见说他们丢了银子。智化纳闷：“怎么会丢了银子？什么人偷他们的东西？”

正疑惑间，前面一骑马好快，由西南往东北，撒开腿一趟

大走。马上驮着一个人，青缎壮帽，青布箭袖袍，薄底靴子，皮挺带，肋下佩刀，黄脸面，骑着一匹玉顶甘草黄骠马，手中执打马籐鞭。智化一瞧这人就认得，心中暗道：“他这是从那来？”原来是江樊。皆因他跟随邓九如在石门县拿住自然和尚、朱二秃子、吴月娘，和尚总没有清供，枷了打，打了又枷，又怕刑下毙命，实系没法，上开封府领教包相爷主意。二快屋中有姓王的，这匹马是姓王的自己喂养的，脚底下实在真快，借与江樊，为的是来回快当。再者是，江樊保护邓九如上任，相爷嘱咐他：邓九如稍微有点舛错，拿江樊全家问罪。故此江樊尽心竭力。又对着邓九如一时也离不开，派江樊上京，叫他越快越好，请教了包相爷的主意，叫他连夜回来。江樊才借了这匹马，想着身上又没有什么沉重东西，就是不分昼夜走也不怕。焉知晓为这匹马，吸呼断送自己性命。

那日正往前走，又是一块平坦之地，又无走路之人，自己一伏身子，坐下一用力，打了两鞭子，那马四足飞开，如鸟相似，江樊也觉心中得意。不料后面有一个人跟下来了，邢如龙、邢如虎、智化尽都看见。这匹马可称得起千里马，后头跟下一个千里脚来。看此人够三尺多高身量，酱紫壮士巾，酱紫小袍子，腰间皮挺带，青铜搭勾，三环套月，一双小薄底靴子，腰中牛皮鞘子，插着一把小刀子，长就在一尺五六寸，刃薄背厚，翻回来有一铁护手。此人面似瓜皮，青中透绿，眉毛两道高岗，两只小圆眼睛，却是黄眼珠，薄片嘴，芝麻牙，高颧骨，两腮无肉，小耳朵，细腰窄背，五短身材，类若猴形。虽是两条短腿，跑上比箭还疾。先前离马甚远，复来就把那匹马追上了。见他双手一捻马尾，把双足一踹，两只脚就蹬在马七寸子上，身子往后

一躺，直不用他走路。拉的那马亦是心中纳闷：“这是什么人？我驮着一个，带着一个。”尢蹄子也是踢不着他，马亦是心中急躁。见那人微丝缓了缓气，把马尾巴往怀中一带，脚占实地，就由马的旁边撒腿往前跑下去了。看看跑过马头，就见他两只手一扎煞，往起一蹿。那马一眼岔，正走着好好的，忽然一见这景况，往里一拨头，江樊险险没掉下来。用左膝盖一点马前夹膀，马往外一旋，江樊右膝盖一点，马往起一站，江樊就从马后胯掉下来了。算好，马真通灵性，四足牢扎，一丝不动。

江樊掸了掸土，拉着马，气哼哼的问：“呔！你、你是干什么的？”那人叉着腰一站，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不管理。今天你寨主走在此处，这个地方也不是寨主爷所住的地面，皆因我有紧急之事，看见你这匹马脚底下倒也爽快，亦不必与你说别的，急速快把你这匹马与我留下，饶你这条性命逃生去罢！”江樊闻听，哈哈一笑，说：“你是断道劫人的吗？”那人道：“然也。”江樊道：“看你身不满三尺，貌不惊人，你也在此断劫于我？我是不忍杀害于你，急速快些去罢，恕尔不死。再，我有紧急事件，按说将你拿住，交在当官追问，你大概别处有案。我作一件德事，放你去罢。”智化远远听见暗笑，知道江樊是口巧舌能之人，本事稀松平常，就是能说。焉知这个矮人不肯听他花言巧语，一定要马，说：“善言好语你也是不肯与你大王爷这匹马，见你肋下佩刀，必然有点本领，要胜得你大王爷这一口小刀，寨主爷情愿输给你这颗首级；如不能胜你寨主爷这口利刃，连你这性命带马全算我的了。”江樊说：“好朋友！你容我把马拴上，咱们二人较量较量。”那人说：“可以使得，容你把马拴上。”

江樊就在一棵小树上把马拴好，回头来说：“依我说，咱们两人算了罢，不如留些好儿罢，改日再交。你不看，论身量，你六个也不行。”那贼人哈哈一阵狂笑，说：“你过来受死罢！”就见江樊飕的一声，把刀亮将出来，恶虎扑食相似，来得真猛。那贼一回手，抽他那口短刀，并无半点惧色。此时邢如龙、邢如虎也就来至跟前，停马瞧看这样热闹。倒是智化在远远的隐着自己的身子，替江樊着急。明知江樊不是他人对手，自己又不好露本人面目，倘若露了自己形像，又怕邢如龙、邢如虎的事情不好办。

那个贼人打量江樊拿刀过来，必是要动手。却来不是，一回手，又把刀插入鞘内，深深与贼人作了一揖，说：“寨主爷，实不相瞒你，我是任能耐没有。受了人家的重托，与人家办点要紧的事。我是最好交朋友的人，我要不是紧事在身，一匹马不啦，情愿双手奉送。无奈有一样，我受人重托，你容我到京内把这件事办完，你在此等候，我把这匹马送与你骑，绝不失言。我若口是心非，教我死无葬身之地。”贼人一笑：“你打算我是三岁娃子，受你哄骗！莫若将你放过去，你还教我在这等着。你看你有多们傻，通津大路是有七八条道，你还还能在这里走？明是显你机灵。你别饶舌啦！”江樊也会，见人家要的话口太紧，索性他就与人家跪下了大哭，唠唠叨叨，而且真有眼泪，苦苦求放他过去，令人听着替他凄惨。他本生就的伶牙俐齿，他竟没把贼的心说活，倒把邢如龙、邢如虎说得替他难受。邢如虎说：“哥哥，这个人敢是窝囊废，不然咱们给他讲个人情罢。”邢如龙说：“依我的主意，咱们少管闲事。”邢如虎说：“咱们见了合字儿，还不是三言两语就没事了。”邢如龙说：“可以，我也是

见他哀告怪难受的。”

二人随下了马，南边有一棵树，把马拴上。两个人搭讪着过来，说：“朋友，算了罢。”那人翻眼一瞧，说：“你们二位说什么来着？”邢如龙说：“我们可是过路的，看他哀告怪可怜的，瞧着我们面上，把这号买卖抛了罢。”江樊一听，有了台阶啦，他又冲这两个人哭哭啼啼，苦苦一哀怜这两人。这二人本是浑人，最见不的人一托。他二人说：“全有我们哪，他不答应，教他与我们试试！”回头又与那人说：“得了，放他去罢，瞧我们了。实对你说，我们也是合字儿。”那人一听，道：“你们也是合字儿？”二人答言：“全是线上的朋友。客见孙氏抛诉，合字纂软也要抛。胎罢，龙儿看合字盘，让了罢。”你道他说的是什么话？原来是贼吊坎哪。那“合字纂软要抛”，是“我心一软也要哭”；“胎罢”，是“高高手让他过去罢”；“龙儿”是“马”，赏我们一个脸，不用要了。邢如龙说了这套话，把矮子肺都气炸了，说：“你们还是绿林哪，有向着外人的道理！不怕我把马得过来，你们二位若要，我奉送你们，这倒是全绿林的义气，怎么反与外人讲情？”邢家弟兄教矮人问住了，闹了个羞恼变成怒。邢如虎说：“与你这们说，是给你个脸！”矮人说：“要是不给脸哪？”邢如虎说：“连你都走不了！”矮人哈哈一阵狂笑，说：“这倒好了。你们两个人可有名姓没有？”邢如龙说：“要问你寨主爷，我叫黑风邢如龙，那是我兄弟，他叫黄风邢如虎。小辈，你叫什么名字？”那矮人说：“要问你大王爷，居住五华山鸳鸯岭，姓皮，我叫皮虎，外号人称三尺短命丁。你们两个人既是帮外人，我问你，是单打单个，还是两打一个呢？”邢家弟兄齐说道：“你们一百人、一千人、一万人，也是我们两人一拥齐上；你一个人，也是一拥

齐上！”皮虎说：“好，你二人过来受死！”他先就亮出刀来。邢家弟兄二人甩英雄髦，挽袖子，掖衣襟，拿刀。江樊在旁苦苦相劝，说：“使不得，使不得！为我的事情，怎么你们两下反目？这倒不好了！”皮虎说：“这倒没你的事了。”江樊在旁瞧着他们两下动起手来，顷刻间杀了个难解难分。两长加一短，矮人本事更觉出色，这口短刀上下翻飞，身体灵便，蹿高纵远，脚底下连一点声音皆无。

江樊瞧他们正在杀的难解难分之际，过去把树上自己的马解下来，拧身上马，大叫一声，说：“那二位劝架的恩公，论说，你们二位为我与矮贼交手，应当我帮着二位才是。但因我事在紧要，我可少陪了。”说毕，吧吧几马鞭子，跨下一攒劲，那马足下似飞，一跑他算了了。邢如龙、邢如虎回头一看：“好，真懂交情！”智化远远瞧着暗笑：“江班头真是机灵鬼！”皮虎见江樊跑了，更觉气上加气，心中一想：“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自己学会一趟滚堂刀，类如地躺拳一般，是在地下乱滚，净取人的下三路，轻者带伤，重者得死。邢家弟兄一见皮虎刀法改换门路，噗咚躺在就地，邢如龙打算使个便宜，抡刀一剁；皮虎躺在地下，咕噜咕噜滚起来了。邢家弟兄一看，吓了一个胆裂魂飞，眼睁睁招架不住，大概要想逃命有些个费事。

要问邢家弟兄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使心用意来行刺 安排巧计等拿贼

且说邢如龙、邢如虎这就叫多事。皮虎这一施展这趟滚堂刀，二人真魂都吓冒了。惟独这夜行术的工夫，见招施招，见势施势，皮虎这一趟刀，是另有高明人传授。他还有一个哥哥，叫三尺神面妖皮龙，两个人是一般高的身量，皆因他二人身矮力小，他师父才教给他们一手工夫。每一施展这个招儿，就抢上风，非有大行家才能破得了他们哪。就这满地一滚，可有门路，全仗肩、肘、腕、胯、膝沾地，横着把小刀子，就在那膝盖以下，或扎或砍，要是碰上，虽然不能死，也得残废。此时邢家弟兄暗恨江樊，无奈何二人撒腿就跑。皮虎说：“我只当你有多大本领，原来是无能小辈！你要不是替别人充勇，我就饶了你们了。皆因你们替别人充勇，我定要追你们的性命！”尾于背后，苦苦一追。邢家弟兄一直扑奔正北，跑来跑去，好容易前边有一座树林。二人心想着穿林而过，皮虎要按规矩，我们进树林，他就不追了，若要记恨前仇，他必然死也不放，且进树林看他如何。二人将进树林，也不敢站住。别看皮虎腿短，跑的真快，尾于背后就跟进来了。邢如龙就知道不好，跑又没他快，动手又不是

他的对手，自可拚着命一跑。皮虎将到树林当中，不提防由正西来了一块石子，正打在右腿连节骨上，噗咚一声栽倒在地。邢如虎回头一看，皮虎躺下了，叫道：“哥哥，这厮摔倒了！”二人返身回来复又拿刀要剥皮虎，这叫作得力不让人。皮虎他只知道那里来的一块石头，打了一个跟头，自可忍着丧气，一瘸一点的跑出树林，直奔东北逃生去了。邢家弟兄也不深分追赶，也是纳闷，不知道他怎么栽了一个跟头。

就是智化见皮虎与邢家弟兄一交手，倒觉着高兴，这叫作“鹰蛤相争，渔翁得利”。若要是皮虎杀了邢家弟兄，省得自己上开封府拿刺客去了；若是邢家弟兄杀了皮虎，他在什么地方偷盗，给什么地方除去祸患。不料邢家弟兄败下去，后来皮虎苦苦的一追，智化总是离着远，看不真切。忽然间一瞅，是两个皮虎，复又长身躯，细细一看，就见一晃，再看就看不见了。智化心中纳闷：“莫不成自己眼离了？”又一看，就见皮虎一瘸一点跑出来，邢如龙、邢如虎就追赶，追来追去也就不追了。邢如龙说：“咱们这就是万幸！管闲事，差一点没废了性命。咱们这可一路上什么事情也别管了。”将马拉过来，二人骑上走了。智化复又找树隐住身子，不教他们看见。瞧着二人把马解将下来，上了坐骑，扬长而去。智化仍是在后面跟着，一路无话。

到了风清门进城之后，见日已西垂。找一个小店，吃了晚饭，出去买了个半全帖子。回到店中，借了一管笔。虽说是小店，也不是起火小店，也是有单间屋子，就在屋中把半全帖写好，将笔送还。自己在屋中等到二鼓之半，也不更换衣服，就把袖子一挽，衣裳一掖，带上刀，揣好柬帖，出屋将房门倒带，拧身上房。出离店外，直奔城墙。由城墙上去，里面有马道，下去

奔开封府。到府门外，正打三更，冷清清，并无行路之人。踹墙进去，寻找包公的书斋。原来包公已然沉沉睡去，屋中半明不暗点定一盏灯。智化把窗棂纸戳了一个窟窿，往里窥探。见桌案上一盏灯，蜡花结成芯，李才扶桌而睡。智化暗叹：“总是包公造化不小，鬼使神差，我要不同张龙走，焉知此贼前来行刺！”暗暗把门一推，并没扞着插管，把帖掏将出来，往八仙桌子上一放，转身就走，仍将双门倒带。

智化一走不大要紧，把包兴儿唬着了。这天包兴教李才支更，他爱贪睡，怕误了事情，又再三嘱咐。李才说：“无妨，我绝不能睡。哥哥你歇息去罢。”包兴这才放心，放下铺盖，头朝里，也是和衣而卧。睡到四鼓，猛然惊醒起来，疑着李才准是睡了，慢慢下地，扒着里间屋子门缝往外一看，果然李才真真睡去。就在李才身背后轻轻拍了他一掌。李才“哎哟”一声，由梦中惊醒。包兴说：“你还是睡罢？”李才说：“没有。”包兴说：“你还说没有，多们嘴硬。”李才说：“情实没有，我将一糊涂。”包兴说：“蜡花那们长，你还一糊涂呢！”李才说：“觉着刚一闭眼。”包兴一回头，见桌子上有一个半全帖子，问李才：“这个帖是什么人递进来的？”李才说：“不知道，那许是先前就有的罢。”包兴道：“胡说。”李才一怔。包公睡醒，问道：“什么事先前就有的？”包兴、李才二人彼此害怕，把舌头伸了一伸，口中说：“问下来了。”包兴过去先把幔帐挂起，包公披衣而坐，问道：“什么物件？”包兴不敢隐瞒，说：“桌子上有一个半全帖子，门户未开，不知什么人投进来的。”包公说：“呈上来我看。”李才执灯，剪去蜡花，包兴拿帖子，包公接将过来，展开一看，上面写：“天生无妄之人，有无妄之福，就有无妄之祸。相爷忠于君，爱于民，

尽有馀力。明日晚间，谨防刺客临身。门下沐恩人叩献。”包公看着上面言语，暗暗心中忖度，事又出来的奇怪。把旁边包兴、李才吓的浑身乱抖。包公并不理论此事，教将此帖放在书阁之上。包公起来净面，整冠服，吩咐外厢预备轿马，包兴伺候包公入朝。可巧这天早朝无事，不必细表。

包公下朝，用了早饭。饭毕吃茶，又办理些公事。天交正午，包兴、李才心中捏着一把汗，明知今天晚间有刺客前来。自从白玉堂作官之后，开封府就无这个事情啦，如今又出这样事。先前有展护卫在衙门中，倒是有仗胆的。如今开封府乏人，焉有不怕之理？见相爷却不提说今晚之事，包兴疑为把此事忘了，又不敢过去提；李才望着包兴使眼色努嘴，教提拨昨晚之事。包兴摇头，也是不敢说。无奈何，搭讪着给相爷倒了一碗茶，吞吞吐吐说了一句话。包公也没能听明白，遂问道：“你说些什么话？”包兴究属惧上，咽了一口唾沫，伸了一伸脖子，翻了一翻眼睛，往后退了一退，又往前欺了一欺，方才低声说道：“晚间之事，那个柬帖……”还要往下说，包公瞪了他一眼，哼了一声，把那半截话也吓回去了，诺诺而退。包公性情，永远不许提“刺客”二字。皆因那帖上有防刺客的言语，包公总讲，忠臣招不出刺客行刺，总想是贪官污吏奸臣，才能招出此等事；自己正大光明，又无亏心之事，待人宽宏，见智化禀帖，毫不在心中挂念。故此包兴一提说，包公哼了一声，瞪他一眼。此时天已过午，包公歇午睡觉，包兴趁着这个工夫，将禀帖袖出来，告诉李才：“别离老爷左右，伺候听差。我出去教他们晚间防范，捉拿刺客。”李才答应说：“很好，你快去罢。”

包兴出来由角门奔校尉所，启帘进室，见了王朝、马汉，道

了声“辛苦”。王、马二位赶紧站起身来，说：“郎官老爷请坐。今天怎么这们闲在？”包兴说：“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王朝叫人献茶。包兴问道：“你们这差使所管何事？”王、马齐说道：“我们所有不明白的差使，望郎官老爷指教，怎们今天倒问起我们来了，岂不是明知故问么？”包兴说：“怕你们不知道所司何事，我好告诉你们。”王朝说：“伺候御刑，站堂听差，伺候上朝等事。”包兴又问：“还有何事？”回答：“捕盗拿贼。”包兴说：“你们还知道‘捕盗拿贼’哪，把贼拿在衙门来行刺来了！”王朝问：“何出此言？”包兴说：“你来看。”王朝接将过来一看，吓的胆裂魂飞，说：“此物从何而至？”包兴就将昨天晚间之事，对着他们述说一回。又问：“别位护卫老爷们又没在家，你们二位看着怎么办好？”王朝说：“自可以派人，晚间在包相爷两旁埋伏着拿贼就是了。”包兴说：“你们也晓得，相爷若有舛错，咱们该当什么罪过。”王朝说：“那个我们自然知道。你老人家请回，伺候相爷去罢。我们晚间预备。”包兴说：“务必多派人才好。”又将半全帖拿将过来，告辞。王、马二人送到外面，包兴回去不提。

王朝、马汉这里派人，叫韩节、杜顺两个班头到里面，王朝就将昨天晚间有人送信，说今天晚间防备刺客的话说了一遍。两个班头一闻此言，面面相观，急速出去，挑选伙计，俱要二十多岁三十以内，手灵眼亮，年轻力壮之人。当日晚间，吃毕晚饭，各带单刀、铁尺、绳索等物进来，面见王朝、马汉。二位老爷一问两名班头，挑选多少人。韩节、杜顺把那些伙计叫将过来，点了点数目，共四十人。叫他们提上灯笼，拿柳罐片盖上，用的时节把柳罐片摘下来，自然就亮了。王、马二位也忙着吃晚饭，

拾掇利索紧衬，带领四十个人二名班头，慢慢进了包公住居跨院。就在书房头里，另有三间西房，王朝在东，马汉在西，每人带着二十一个人，用香头火把窗户纸戳出梅花孔，分一半人往外瞧看，看乏时节再换那一半人。包公在书房之内，听着外边有些动静，明知道他们防范刺客，也不拦阻他们，自己拿一本书，在灯下看书。包兴、李才两个人也有防范。

此时有二鼓多天，包兴约会李才，先把书房榻扇闭好后，又将横门上上，从那边搭过一张八仙桌子顶上，桌子上又放着一把椅子。包兴低声告诉李才说：“当初听见白玉堂说过，要是大行家，早也不出来，晚也不出来，等至三更天前后，他们要是进来，就从这横楣子上进来。我站在那桌子上面椅子上看着，他们往屋里看不真切，他要一扒横楣子，我就先瞧见了。我要看见，我好喊叫他们拿贼。”李才说：“哥哥，到底是你有招儿。”包兴说：“什么话呢，咱们守着高明人，听见人家讲究过。”正说话之间，忽听外面当当当，梆梆梆，锣鼓声音，正打三更。包兴说：“是时候了，咱们上去罢。”包兴爬上桌子，又上了椅子。在桌子上够不着横楣子，上了椅子又太高了些，自可弯着腰，把横楣子搥了一个窟窿，往外瞧着。李才上了桌子，把榻扇杵了一个大孔，扒着往外瞧看。包公正然灯下看书，听见他们在那里踢蹬噗咚，也不知作些什么，抬头一瞅，倒觉暗笑。笑的是他们胆子又小，又是义仆的气象，总怕老爷有失。真要是本事刺客，他们还挡得住？开封府的事暂且不提。

单表两个刺客，头天进城，到十字街下了马，打听双竹杆巷李天祥的宅子。到了门首，说明来历，门上有人回禀进去。不多一时，李天祥的儿子李龟说“请”。二人把马上包袱解下来，

有人带路，至内书房。见李公子要行大礼，李鼐把他们搀住，知道是天伦派来的人，不敢慢待。问二人名姓，他们将姓氏名字、怎么来历一一说明，又将书信往上献。李公子接过来，参拜一回，拆开看明了书信，治酒款待二人。次日晌午，邢如龙、邢如虎换上李天祥家人的衣服，上开封府踩了一回道，俱都看明，复又回到李家用了晚饭。到二鼓之半，此时李鼐问：“二位壮士，所用何物？”二人齐说：“就用油绸子一块，再要一块包袱。我们两个人杀了包公，就不回来了，拿着他的脑袋见老爷去了。”李鼐说：“但愿二位壮士大事一成，二位高官得作，骏马得骑。”二人换上夜行衣靠，将白昼的衣裳尽都包好，随身背起，杀了包公，跃城而过，明天走路之时，就换上白昼衣服。收拾停妥，李公子每人又敬了三杯酒，说了些吉祥好话。正打三鼓，二人出屋，李公子叫家人给他们开门。二人说：“不用。”展眼之间，蹿上房去，一溜烟相似，二人踪迹不见。李鼐心中想道：“此去大事准成。”

单说邢如龙、邢如虎直奔开封府，一路并没遇见行路之人。到府墙根下，纵身蹿上墙去，由里面蹿到院中，寻找包公卧房。往两下一分，东房上一人，西房上一人，蹿在前坡，趴在房瓦之上瞧看屋中，二人一怔。见屋内灯影照定，有人扒着横楣子，也有人扒着榻扇往外瞧着。二人正在犹疑之间，腿腕子全教人揪住了。扭项一看，每人身后一个人，将他们揪住不能动转。

要问拿刺客这两个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擒刺客谷云飞奋勇 送稟帖黑妖狐有功

且说刺客来的真高兴，大略上开封府杀包公如探囊取物一般。他焉知晓智化预先去在那里等候拿他呢。头一天把稟帖搁下，第二天早早把晚饭吃完，饭钱店钱俱已给了。看看快关城门，直出离店外，进了城，找了一座茶馆进去吃茶。直耗到喊堂之时，出了茶馆，又在大街上游顽会子。天已交二鼓，方到开封府的西墙，就蹕将进去。他原就知道包公的书房，离书房不远有一棵大树，智化盘树而上。此树极其高大，四面八方全都瞧的明白，枝叶茂盛，要想看见他有些费事。此时天交三鼓，就知道行刺之人看看快到。

不多一时，远远望见有两条黑影，由墙上蹕将下来，直奔书房的后面。智化见两个人往两下里一分，一个往东，一个奔西。智化心中为难：他们是两个人，自己是孤身一人，又不会打暗器，若能使暗器，先打下一个来，剩一个就省事了；倘若拿住一个，那个再跑了，可就有些不便。自可先奔东边，这一个还近些，然后再拿那个。智化下了树，邢如龙正在东房上前坡，智化蹕上后坡，到房脊那里，往上一探身躯，见个贼趴在房上，净瞅

着包公的屋子纳闷。忽然间，又见从西房脊后头露出一人，把智化吓了一跳，自打算是他们一同行刺来的哪！智化往下一矮身，怕那人看见。原来那人倒不怕智化看见，把双手往上一招，冲着智化一打手势。指了指智化，指了指自己，又伸了两个指头，是你我二人。又用只手一比，是两只手掐刺客的腿腕子。智化方才省悟，心中暗道：“这是谁？又不认识。”又是欢喜，又是纳闷。欢喜是有他帮着我拿刺客，不能跑了；纳闷的是不认的他是谁。自己也把双手一招，又一点头。那人早就溜到刺客身后，智化也就爬过脊来。见那人面貌好像蒋四爷，又像那个皮虎，身上衣服又不利落，大概本事不小，又不能与他讲话。两下里把刺客腿一掐。这一掐不要紧，就听的下屋里一阵大乱，包公屋内也是有声音，哎哟，嗑叉，噗咚。

东西厢房里王朝、马汉带领着四十二人，王朝瞧见西边房上有人，马汉是看见东房上有人，先过来一人蹲着走，后过来一人是趴着。王朝告诉众人摘柳罐片，疑为马汉那边没瞅见；马汉也教摘柳罐片，疑王朝那边没瞅见，却原来两边俱都看得明白。包兴他是扒着横楣子往外瞧的更真确，东西厢房上先过来两个人，趴在房上往屋里瞅，包兴就要嚷。一瞅又过来了两个，心中暗道：“今日来了多少刺客！”就大声一喊：“有了贼了！”一迈腿，忘了他在椅子上，整个的往下一摔，正砸在李才身上。椅子往下一翻，磕叉，噗咚，哎哟！包公一惊，将一翻书篇，哧的一声，把一篇书撕下来了。外边喊叫：“拿贼呀！”房上已经把两个刺客扔下来了。王朝、马汉带领四十二人往上一围，裹住了两个刺客。房上拿贼的二人也跳下房来，一个是智化，那位是倒骑驴的神行无影谷云飞。

皆因瞧看徒弟与山西雁大众分手，也知道自己徒弟是一个孝子，正打算上山西汝宁府寻找苗九锡。路过商水县，遇见李天祥，见邢如龙、邢如虎气色不正，形迹可疑，自己盘费也没有了，遂找店住下，晚间与李天祥借盘费，明知贪官来的财帛不正。至二鼓多天，到了李天祥公馆，听见他们要行刺包公。自己心中一动，谁人不知包公是应梦贤臣，就有意前去搭救。且先试试两个刺客有多大本领，就打了他一飞蝗石，方知晓二人没甚能耐。又拿了他们一百两银子，路上作盘费。上京又遇见三尺短命丁皮虎，也是给了他一飞蝗石。他的心与智化心两样：他怕刺客死，刺客死了，他不能在包公面前显其手段。他救了二人，就暗地跟下来了。早瞧出智化是拿刺客的，智化可没看出他来，不然怎们他在房上先与智化打手势。

如今将刺客扔下房来，始终没撒手，攒着腿腕子，翻过来翻过去乱摔，口中还嚷说：“唔呀，翻饼烙饼，翻饼烙饼！”始终不撒手。把刺客摔的吭哧吭哧的，又不敢言语，甘受其苦。包公在屋里听着：“怎么饼铺掌柜的也来了！”智化也是照样将贼摔下房来，也打算把他翻来翻去。到底智化手里的力气不成，将一翻，邢如龙蜷回一条腿去，那只腿一蹬，智化也就撒手了。如龙一挺身躯，站起来亮刀，对着智化就砍，智化也就用刀相迎，二人战在一处。谷云飞一嚷：“我要是净烙饼，你心内也不服，我先撒开你，让你歇息歇息。”智化听见，一着急，说：“你别撒开他，将他捆上！”谷云飞说：“我忘了，这再捆还不迟。”邢如虎纵起来拉刀，咬牙切齿，冲着谷云飞就是一刀。这一下把邢如虎真魂都唬冒了。他见谷云飞手内又没兵器，这一刀下去，准把他劈为两半。焉知晓刀砍下去，人没有了，冲着他后腰杵

了他一拳头。王朝、马汉、韩节、杜顺众马捕人等，各打灯笼，单刀铁尺，全要动手。智化明知道众人没什么本事，刺客眼是红了，别看他两个人本事有限，要杀王朝、马汉那些个班头，就仿佛大人逗小孩子一般，一转身就得死几个。遂喊道：“二位老爷、众位班头，不用你们帮着动手。这两个小贼交给我们两人拿他罢！你们上书房门口保护相爷要紧。”王朝这才答应一声，会同马汉，带领众人，直奔书房而来，就把那些打灯笼的留下。

此时智化与邢如龙动手，不分胜败。智化心中很加急躁，恨不能将邢如龙拿住，好帮着那人再拿邢如虎。虽然想得可好，奈何不能一时就把邢如龙拿住。倒是那边当啷啷一声，把邢如虎刀踢飞了，他就扎煞着两只手，一个箭步蹿出圈外，要逃窜性命。谷云飞嚷道：“唔呀，跑了！”智化正动着手，闻听跑了，一着急，说：“别教他跑了！”谷云飞道：“哎呀，你别跑哇，他们说不教你跑呢！”连那打灯笼之人瞅着都是暗笑，又是纳闷，这个人也不知从何处来的，手内也没拿着兵器，瞅着刺客那口刀神出鬼入，可又砍不着蛮子。他身体太快，一展眼倒把口刀踢飞了。他只喊说不教你走呢，他可也不追，眼瞅着刺客一跺脚纵上房去。单脚刚一找阴阳瓦垄，蛮子说：“你下来罢！”那刺客真听话，噗咚，摔下来了。打灯笼之人看的明白，只见蛮子一长身蹿起来，用手一拍迎面骨，刺客整个就打房上摔下来了。就见蛮子过去用脚一踢，说：“你别动了，你这歇歇罢。”那刺客也真听话，就一丝儿也不动。复又过来说：“你兄弟在那里歇着，你还不歇歇么？”智化虽然在此动手，也曾看见，暗说：“真是高明人！”邢如龙那还有心肠在此动手，打算三十六招走为上策，虚砍一刀，转身就跑。刚一转身，就见蛮子在迎面站着，

用手一指，说：“别走。”将要往西跑，蛮子早在西边等着。邢如龙就知道走着费事。智化赶上就是一刀，邢如龙把这刀躲过去，蛮子又在他面前站着。自己一想这还不是便宜，对着蛮子抡刀就剁。并没见他躲闪，就一抬脚，正踢在邢如龙右手腕子上，这口刀就拿不住了，当啷一声落于平地；回头就跑，智化就追。蛮子就嚷说：“姓邢的，你教我好看不起你！你们两个人是亲弟兄，二人一个被捉，一个要跑，总然就是跑了，逃了性命，你还活的了多少年？你们事成之后，高官得作，骏马得骑；事情败露，应当同赴其难，各各受死才是。按说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之有。岂不闻伯夷、叔齐不念旧恶！”包公一听，说：“饼铺掌柜的还懂得《四书》？”智化也听见了，心中一想：此公倒是文武兼全之人，虽说的却有理，但不知怎么讲。待我问他一问，说：“蛮子老爷，这句话怎讲？”蛮子说：“唔呀，你不懂得？伯夷、叔齐是两个大贤人，净念书，不念书他就饿。”包公一听也乐了：“这是怎么个讲法！”蛮子又说：“你别走哇，走了不是朋友！何况你也走不了！就便是交朋友，还得有官同作，有难同赴，何况你们是亲弟兄呢！”邢如龙将跑到墙下，要往上蹿，教蛮子这话说的好觉无味，咳了一声，一跺脚，说：“也罢，我不走啦。你们过来，要杀要剐，任其自便！”智化说：“罢了！这是真正英雄。”叫官人过来，把他拉了一个跟头，也是四马倒攒蹄把他捆上。邢如虎先就有人将他捆好。众人一嚷，说：“全拿住了。”

王朝、马汉过来，见智化行礼道劳。马快班头给智化道劳。智化过来问那人贵姓高名，仙乡何处，怎么知道刺客的来历。谷云飞就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学说了一遍。大众过来也与谷云飞道劳。此时，包公叫包兴开门请校尉。包兴、李才两个

人遛了半天，把桌子、椅子搭开，下了横门，开了榻扇，站在阶台石上高声叫道：“相爷有请王校尉、马校尉。”二人答应一声，说：“智大爷、谷大爷，二位听请。”王朝、马汉跟着包兴进了书房，见包公深施一礼，又与相爷道惊，自己请罪。包公问道：“外面贼人是谁拿获的？”王朝就将智化、谷云飞拿贼之事回禀一番。包公说：“有请二位壮士。”王朝出屋说：“有请二位壮士。”二人答应，随着王朝至书房，见相爷双膝跪倒，口称：“小民智化——”蛮子说：“小民谷云飞——与相爷叩头。”包公说：“二位壮士请起。”吩咐看座，二人不敢坐，包公让之再三，方才坐下。包公看智化仪表非俗；看谷云飞身不满五尺，瘦弱枯干，面如重枣，短眉圆目，类若猿形，五短身躯，衣服褴褛，什么人也看不出那身工夫来。包公说：“多蒙二位壮士贵驾，助一臂之力，事结之后，必保二位作官。”这二人说：“小民不愿为官，但求相爷贵体无恙。”包公一声吩咐：“将两个贼人绑进来！”众班头把他们五花大绑绑好，身上的包袱早就解将下去，推到屋中。包公面前，立而不跪。众人说：“跪下！”两个人怒目横眉，仍然不跪。包公见两个人一黑一黄，非是良善之辈。一声吩咐：“将狗头铡搭来，把二贼铡为两段！”

若问二人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诚心劝人改邪归正 追悔己过弃暗投明

且说两个刺客见包公站而不跪。原来预先就商量好了，邢如虎说：“哥哥，我听见他们说了几句言语，你就不走啦？”邢如龙说：“我怎么能舍你逃生？自可你我生生在一处，死死在一处。”邢如虎说：“既然这样，咱们见了他们，也不必与他们磕头。”邢如龙说：“就是磕头，也不能饶咱们。不如先快乐快乐嘴，见面大骂他一场，也无非是个死罢。或杀或剮，任其自便。”邢如虎说：“使得，再过二十年又是大汉一条。”两个人主意定妥，故此见包公立而不跪。二人暗暗一打量，包公在上面端端正坐，戴一顶天青色软相巾，双飘绣带，迎面嵌官玉；天青色缎子袍服，斜领阔袖，上面绣五彩团花；厚底青缎子朝靴，乃是一身便服。又往面上一看，恰若乌金纸，黑中透亮，两道剑眉，一双虎目，五官端方，海口，大耳垂轮，一部胡须遮满前胸，犹如铁线一般，根根见肉。这位爷虽是文职官员，却是武将相貌，虎势昂昂，端端正坐。二贼一瞧，毛骨悚然。包公一见两个刺客，未免气往上撞，用手一指，说：“小偷儿！——包公忌讳‘刺客’二字，先前已然表过，故不认那刺客言语，才说‘小偷儿’——

本阁有什么不到之处，招你们起这不良之心。本阁也不深究尔等两个，来，把那三品御刑狗头铡搭将上来！”王朝、马汉答应一声，速到御刑处把狗头铡搭入书房。吩咐一声：“撤去蟒套龙袱，将二人拿下！”邢如龙、邢如虎一见这个御刑式样，又对着包公一作威，好生可怕！怎见得？有赞为证：

书房内，一声吩咐人答应。这御刑，令人观瞧不敢抬头。奉圣旨，放粮之时将他造，威扬天下镇陈州。王与马，神威抖，撩起袍，挽上袖，吩咐搭，往上走。书房撂，声音丑，令人观瞧把心系儿揪。虽然怕，又要瞅。见王朝，一伸手，猛翻身，把龙衣抖，神见也忧鬼见也愁。铜叶子裹，钢钉儿凑，刃儿薄，背儿厚，分三品，龙虎狗，审出口供把真刑抖。虎呲牙，龙须抖，这狗头铡，尖嘴棱腮吐着个舌头。见王朝，一低头，铡刀背，拿在手，有马汉，往前走，但见他，双眉皱。奔刺客，就要揪，当时间，把邢家弟兄二人魂魄吓丢。

且说包公见了两名刺客，也未有深问他们亲供，就吩咐预备狗头铡，搭进书房要铡两个刺客。智化、谷云飞全闪在一旁。智化背后有人一拉，智化撒身出去一看，原来是江樊。他与智化行礼，智化说：“哎哟，你还没走哪？多有受惊。”江樊问：“受什么惊？”智化说：“作遇见劫道的皮虎，还不是一惊么？”江樊说：“你怎么知道？”智化就把前番怎么见着之事，说了一遍。江樊说：“你老既知道更好啦。”智化说：“我当是你真与人家拚命呢，原来你却跑了。你是多咱到的开封府？”江樊说：“昨天到的。请示相谕，给老爷办办家务，还有几封书信没写完，明天五鼓起身。方才我听说拿住刺客，我进来一看，原来是他们。两

个人本待我有恩，你老人家在我们相爷跟前讲个人情，要是铡完了时节，我给预备两口棺材，表表他救我之恩。”智化说：“你既有这番意思，我还实爱惜这两个人心眼忠厚。绿林之中，像他这诚实之人甚少。他无非受了李天祥蛊惑，给他父亲报仇；再者，又许他升官发财，岂不尽心竭力哪！他与皮虎交手，救了你，看起来可算大大的好人。我进去给他说说，相爷要赏我一个全脸，碰巧连他们的命都保住了。”

正说话之间，院子里把芦席铺上了，眼看着把两个人推出来。智化说：“众位慢动手！我到里面给他们两个人讲个情，看看如何。”遂进了书房，见包公，跪倒说：“相爷大人，暂息雷霆。”包公说：“智壮士请起，有话慢讲。”智化就将半路碰见白五太太，李天祥要夺公馆，自己在背地里听李天祥蛊惑这两个人，说他天伦的原由，为报父仇，又是答报李钦差待他们的好处，半路怎么救了江樊的话，叨叨不断的事有，说了一遍。“相爷请想，为报父仇是孝，报答李天祥是义，救江班头是恻隐之心。虽然前来不利于相爷，总算两个是好人。相爷若肯恩施格外，饶恕两个人死罪，必要感激相爷大恩大德。他们报效李天祥还是破出死命哪，若是相爷放恩，将他们收留开封府，他二人必要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小民斗胆谏言，请示相爷天裁。”包公点头说：“原来还有这们一段情由哪，倒是本阁将他们错怪了。”遂吩咐：“将两个小偷儿推回来！”王朝答应一声，复又把邢如龙、邢如虎推回。二人仍然挺身不跪。

包公说：“方才本是本阁一时气恼之间，也未有问明你二人到底因为何故前来行刺？”二人说：“我们是父兄之仇，不共戴天之恨。生来一个男子，立于天地之间，父仇不报，畜类不

如。”智化在旁说道：“你们两个人真是浑人！你们受了李天祥蛊惑，冤你们前来行刺，这叫作借手杀人，你二人信以为真。前者他与你们说话，我却在外面听着，说你们天伦被展熊飞所杀的，是与不是？”邢如龙、邢如虎一齐说：“不错。可还有一件事，我们那银子也是你盗去了罢？”谷云飞在旁说：“是我，不要错赖好人。”包公暗说：“这可到好，不打自招。”邢如龙问：“我们天伦到底是怎么死的？”智化又将《阴魔录》炸碎摄魂瓶，自己把自己打死的话，说了一遍：“你要不信我这话，当着相爷、众位校尉老爷们问一问，便知是真是假。”包公言道：“智壮士所说分毫不差。你二人原来就为此事前来行刺，本阁也不深怪你们，也不结果你二人的性命，念你们是一对孝子，放尔等去罢。前非改与不改，任其自便。如若不改前非，再要本阁将你们捉获，绝不宽恕尔等。来，给两个人松绑。”王朝、马汉过来把绳解开。这二人倒觉一怔。智化说：“还不给相爷谢活命之恩！”邢如龙、邢如虎无奈何，才双膝点地，齐说道：“小人见识不明，险些害死相爷，我们身该万死，万死犹轻。蒙相爷不肯结果我们性命，恩同再造！”智化在旁说：“你们何不求求相爷，就在开封府讨点差使，答报相爷。有句俗言：宁给好汉牵马坠蹬，不给癞汉为父为尊。”邢如龙说：“我们受人的重托，要投在相爷门下，岂不教人说反覆无常的小辈？常言说：忠臣不事二主。”智化说：“你们真是浑人！当初韩信为霸王的站堂军，后投在汉王驾下，屡立奇功，后封为三齐王，那难道说不是事二主之臣么？你要尽忠竭力，也须分个忠奸，跟了忠臣留名千古，跟了奸臣遗臭万年。再说，此时还有很好一个机会，看看颜按院大人入都，你们要投在开封府，只要有相爷一句话，你们就作了官了。别

听说庞太师要保举你们作官，连他此时还闭门思过，他如何能保举你们二人？”邢家弟兄一听十分有理，邢如虎说：“哥哥，咱们就求求相爷。”二人磕响头碰地，苦苦哀怜。包公无奈，也就点头，将二人收留下。这就叫“但行好事须行好，得饶人处且饶人”。也是鬼使神差，邢家弟兄要没有半路救江樊的事，也就没有这活命之说了；包公要不收下两个刺客，到下回书，万岁爷丢冠袍带履，也就不好表了。全是前因后果，人不能得知。此是闲言，不必多叙。

单言包公教邢家弟兄更换衣裳，邢如龙、邢如虎此刻还穿着夜行衣哪。恰巧二人的衣服全在包袱里面带着呢，出去与官人们要过来更换。此时谷云飞告辞，包公不肯教他走，要保举他在宋为官。谷云飞再三的叩头，一定不愿为官。包公赏赐银两，也执意的不受。相爷知道这个人性情古怪，自可赏一桌酒席，教校尉相陪。又问智化襄阳城的事情，王爷的下落。智化回答襄阳破铜网之事，王爷的下落实在不知。此时天已不早，智化等告辞出去，至校尉所，王朝、马汉陪定谷云飞、智化、邢如龙、邢如虎众人吃酒，开怀畅饮一回，大家安歇。到了次日，包公上朝不提。

单说智化保举了邢家弟兄，倒觉着后悔，思想起来，人心隔肚皮，万一两个人变性，又守着相爷更近，要作出意外之事，自己如何担架得住？自可昼夜看守，查看他们的动作。谷云飞回店拉驴不表。包公下了朝，将至书房，就有人报将进来，说：“鼓楼东边恒兴当内杀死七条人命。”包公一闻此言，吓了一跳。

要问是什么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班头奉相谕访案 钦差交圣旨辞官

且说包公下朝，至书斋将才落座，就有人进来回话：“鼓楼东边恒兴当铺，昨夜晚间有夜行人进铺，杀死两名更夫，五个伙计在柜房被杀身死。今早祥符县亲身带领仵作人役，至铺内验看尸身。验道被杀者刀口赤色，是夜行人所杀。验道时由东墙而入，盗去约计百两有馀。连学徒的李二小带领事的，俱都带至开封府，以候相爷审讯。”包公一听，又是一场无头的官司，遂问道：“祥符县知县可在外面？”回答说：“现在外面候相爷传唤。”包公说请，官人答应一声，撒身出去。不多一时，县台来到里面，至书斋启帘进来，与相爷行礼，口称：“卑职陈守业。”包公问恒兴当之事，陈知县复又禀告相爷一回，把领事的与学徒口供献上来，教包公一看，又有验尸的尸格，一并献上。包公看了看，问道：“贵县将当铺人可曾带到开封？”答应“是”，说：“现在外面，候老师审讯。”原来陈守业是包公门生，先前知县是徐宽，如今升了徐州府知府，现今换任是陈守业，也是两榜底子，最清廉无比。这案官司可为了难，人命又多，故此详府。包公吩咐：“把领事的带进来。”有人答应出去。

不多时，将领事的带进书房，跪下叩头。包公看此人青衣小帽，慈眉善目，倒是作买卖人样，并无凶恶之气。口称：“小民叫王达，与相爷叩头。”包公问他铺中之事，回说：“昨夜晚间，贼人进来，我们在前边睡觉的一概不知。后柜房连学徒共是六个人，杀死了五个，就是学徒的没死。他连那两个贼的样儿，什么言语，他都听明白了。”包公吩咐：“带学徒的。”把王达带出，学徒进来。包公看他十八九岁，拿绢帕系着脑袋，进来跪下。包公问：“你叫什么名字？”回答：“姓李，叫二小。”包公问：“学了几年？”回说：“三年有馀。”又问：“你脑袋受了伤了？”回答：“不是。我是偏脑痛，我要不是这个病，我也教他们杀了。”包公问：“什么缘故？”二小说：“我们后柜房没有炕，有床，有搭的铺，有一个柜，我在柜下睡觉。皆因我脑袋痛，怕风吹，有一点风儿就痛的钻心，眼睛一翻就要死。杀死的那个姓李的是我叔叔，他与我出了一个主意，教我在柜底下睡，省得门口风吹我脑袋。我就依着他这个主意，我就在柜底下，也没有柜门。天有三更多天，我脑袋痛的睡不着，我就听见院子里打更的说：‘哎呀，有贼！’嗑叉，噗咚，大半是把打更的杀了。我这们一想有了贼了，我更睡不着。又听见叭噠一响，窗户一开，他们就从外头进来。黑忽忽两个人，手内拿着东西晃，就像打闪一样。看他们拉刀，拉出来，喊叉咯叉，一会的工夫，就把五位掌柜的都杀了。里头屋内是首饰房，他们进去把锁剥开，就听屋内吸溜哗唧，大概拿了不少东西，我也不敢言语，把我唬瘫了。他们出来，又晃那个亮儿，说：‘咱们哥们明人不作暗事，把咱们弟兄的名姓与他写下。’那个黄脸的就说：‘写咱们哥俩不要紧，到处为家。咱们常在草州桥路大哥家住着，万一若有风吹草动，

路大哥比咱们身分重，别教路大哥担了疑忌。难道说，前两天咱们没告诉当铺那话呢，教他慢慢想滋味，你我也不算作得暗事，有能耐尽管教他们访咱们去。’那黑脸的就说：‘有理，有理。’然后两人可就走啦。”

包公听罢问说：“你们铺子可有什么事情，你知道不知？”小二说：“我知道。”包公问：“什么事情？”小二说：“前三四天头，来了两个人当当，当了一枝白玉镯子，要当五十两，我们给他二十两。两个说话实不通情理，教写定五十两，我们给添到三十两。两个人口出不逊，说：‘写不写罢？’我们说：‘当不到。’他说：‘你敢说三声不写？’我们掌柜的说：‘当不到，慢说三声，三十声也敢说。’他们说：‘你们小心着点，我们三天之内来收本钱来。’我们掌柜还说来着，那必是认的我们东家。那人说：‘我并不认得你们东家，你们小心点罢。’这才走的。杀人的那两个贼一晃火亮儿，我瞧出他那模样来了，就是当镯子这两人。”包公问：“他们可说出姓什么没有？”二小说：“没有，始终没说姓什么。”包公一想，昨天晚间之事，像貌一黑一黄，别是邢如龙、邢如虎罢？一声吩咐，教将邢如龙、邢如虎、智化一并叫进来。三人进来，两旁一站。包公问：“李二小，你认的那两个贼人的相貌不认的？”李二小说：“认的，再等一年我也认的。”包公道：“你说一黑一黄，比我这两个人怎么样？”二小说：“比这二位矮多着的呢，也瘦弱。”包公吩咐，教王达把他这学买卖的带回去，照常挂幌子作买卖；死尸用棺木成殓，不许下葬，城外找一个僻静处厝起来，完案之后，准其抬埋。二人叩头出去。着知县合马快分头采访贼人下落。知县告退。包公摆手，连智化、邢如龙、邢如虎俱都出去。

包公叫兴儿把两名班头韩节、杜顺叫将进来。二人与相爷叩头，包公就把恒兴当的事，对他们说了一遍。教他们带数十个伙计，上草州桥，访这个姓路的，还有这一黑一黄两个贼人：“不怕拿他们不住，自管来开封府找人。本阁与你们一套文书，准其你们在草桥镇要人帮拿。”相爷亲自赏他们盘费，破案之后重重有赏。二人叩头，撒身出去。包公教主稿将文书用印后，交给韩节、杜顺。发放一毕，韩节、杜顺到外挑了十二名伙计，各带单刀、铁尺、绳索物件，都是二十多岁三十以内，高一头爹一膀，都是在外久管拿贼办案，手明眼亮。等着领了文书盘费，悄悄起身，暂且不表。馀者班头在城里、关外采访。

单说李天祥之子李颀，打刺客走后，就是提心吊胆，整整一夜没睡。五鼓多天，就派人到开封府门前探听消息。天亮归回，说：“包丞相仍然上朝。”李颀就知道大事没成，复又派人打听两个刺客的下落。等了两天，方才知晓那邢如龙、邢如虎降了开封府了。这才赶紧修下一封书信，派人连夜上商水县与李天祥送信。李钦差一闻此言，唬得他也不敢入都。不入都也不行啦，明知这一进京陛见，包公知道，准要参他。破着自己官职不要，别把这些财帛丢失。找了镖行的人，押着这些驮子，送往他原籍去了。自己爹着胆子入都，交旨覆命。算好，包公并没递摺本参他，万岁爷也未降旨说他办理不善，也未说他办理甚善，无非“知道了，钦此”。李天祥自己羞愧难当，告病假，然后告终养辞官，暂且不表。

单说韩节、杜顺带领十二名班头，巧扮私行，直奔草桥镇而来。到了草桥镇时节，找了一座大店住下。这个草桥镇，今非昔比。先前太后老佛爷带着范宗华住破瓦寒窑，自打李太后

入宫，万岁发帑银十万，重修天齐庙，设立了宝座。万岁要封范宗华官职，皆因他不称其职，教他自己要一个差使。他说三辈子当地方，就要当个地方，可是天下的地方全属他管，要这们一个天下的都地方。万岁爷就赏他“四品天下都地方”，为的是他与知府平行，故此才赏他四品前程，四品俸仪。天齐庙周围香火地连庙都属他管。家道由此陡然而富，就是无儿。

本地有个路家，不是好人，是个破落户，名叫路云鹏。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叫路云彪，一个叫路云豹，全做小武职官。皆因他兄弟常打官司告状，两个哥哥搬往异乡去了。他跟前一个儿子叫路凯，一个女儿叫素贞，全学了一身好工夫。皆因路云鹏认的人杂，想是绿林人传授他们的本事。路素贞这本事更透着出奇，是他干娘教的。他干娘教的，他干娘是谁？就是前套《小五义》上，闪电手范天保的妻子喜鸾、喜凤。皆因路云鹏贪图范家财主，就把自己儿子过继范家。后来范宗华死了，路凯披麻带孝，如同父母亲丧。出殡后，范家又没有亲族人等，又没人争论，公然他就把这四品都地方袭了。过了三年之后，慢慢有人劝解他，教他认祖归宗。他心一活，就把范家好处忘了，自己仍然改为姓路，这个天齐庙周围香火地原业事情还是属他。家大业大，家内有的是银钱，文武衙门不敢碰他，军民人等人人惧怕，公然他就成了一个恶霸。重利盘剥，折算人口，占人田地，夺人买卖，抢买抢卖，霸占房屋，欺压良善，重重恶事，任意胡为。打路云鹏就一死，更觉无法无天。人给送了个外号，叫他“活阎王路凯”。讲打，没他人多；讲打官司，更不行了。他去二指宽的帖子，教把这个人捂一个月，衙门里只不敢捂二十九天半。他说不教送饭，这个人就得活活饿死。但只一件好，就是

不抢辱人家少妇长女，就是不贪美色，连他自己都没妻子。似乎他这样家财，说一房妻子岂不容易？上杆着要给的不少哪，就是他不要。他们家的女眷，就是他妹路素贞，带着个丫鬟，两个婆子，除此之外，别无妇女。如今他妹子已然是二十岁了，也没许配人家，倒是高不成低不就，好人家不要，不称人家不给。论他妹子品貌，够十分人才，又是一身好工夫。就是一件，二十岁的人，已通人道，常常背地抱怨哥哥不作正事，有误自己青春。每见少年男子时节，就透出些妖淫气相，故此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他“九尾仙狐”。

看看到了三月二十八，就该开天齐庙的日子。此庙整开一个月。快到日限了，路家单有帐房，各行买卖全都上帐房挂号。有历年间准占的地方，有现占的买卖，估衣绸缎，红货珠宝玉器，金皮两当，针篦两行，大小买卖，前几天就乱成一处，都是上这里挂号的。这些事路凯一概不管。这日路凯正在书房坐着，忽然打外进来两个朋友，全是山东莱州府人氏，一个姓贾叫贾善，外号人称金角鹿；一个姓赵叫赵保，外号人称铁腿鹤。两个人进来，与路凯行礼。让坐，教人献上茶来。路凯问道：“二位贤弟一向可好？”二人说：“托赖哥哥之福。”“二位贤弟从何而至？”贾善说：“由京都而来的。”路凯说：“京都可作号买卖？”贾善说：“哥哥，别提拉，我们在京都，这个祸可闯的不小。”路凯说：“咱们弟兄多，怎惧个祸。什么事情？”二人一齐说道：“我们这个祸，好几条人命。”赵保说：“我这支白玉镯子，在咱们这里当，哪时拿上去，都是五十两。在京本打算不作买卖，心想把镯子当了就够盘费，焉知晓他们只给三十两。我们口角分争，话赶话，说三天之内收他本钱，闹了个骑虎势。话说出来

了，不能不办。那日夜晚之间，进了恒兴当，杀死两个更夫，到柜房，一顺手又杀了五个，得了他们些个首饰。本要留下名姓，又怕连累哥哥你。我们是常往你这来，万一是风声透漏，岂不是与你招祸么！”路凯哈哈大笑，说：“就是这个事情？再比这事大着点，劣兄不惧。你们好小量人也。”吩咐一声：“摆酒，咱们喝酒罢。”二贼说：“不可，酒我们是不喝了。话对你说明，我们得躲避躲避。”路凯说：“你们走在那里不如咱们家里便当，你们那里也不用去。”路凯不叫二贼起身，也就无法，自可在这吃酒罢。把酒摆好，他们就欢呼畅饮。

过了两天，就到了开庙日子。贾善、赵保会同路凯，商量着更换衣襟，要到庙上走走。路凯吩咐预备十数个家人，教他们拿着口袋，为的是在小场子、摊子打地分钱。将才要走，忽然间见一个家人跑进来，喘吁吁的，连话都说不上来了，说：“大、大、大、大爷，可了不的啦！”说：“咱们庙上这几年也没有打把势的，今年来了两个人，在此打把势。我们问他挂了号没有，他告诉我不懂的；与他要地钱，他不但不给，还骂人。”路凯一听，气往上一撞，说：“你们好生无用！不会打么？”家人说：“我们瞅着这两家伙，怕打不过他。”路凯说：“多去人哪！”言还未了，跑进五六个人，头破血出，齐说道：“大爷，有人扰庙！”路凯说：“待我去。”遂带着贾善、赵保匆匆赶去。这一去，要把天齐庙闹个地覆天翻。

这段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龙姚二人卖艺闯祸 姑娘独自奋勇拿人

且说路凯家中，有许多豪奴与路凯送信，说把势场打坏人了。路凯一听肺都气炸，说：“好小辈，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遂带贾善、赵保，又告诉家人知会那些闲汉，教他们上庙。这三个人带领十数人上庙。一传这信，就有四五十人，一个个擦拳摩掌，狐假虎威，一窝蜂相似跟着路凯直到庙上。问说：“在庙里在庙外？”回说：“在庙外西边。”众人齐跟说说的直奔庙外。往西就听前边一阵大乱，说：“到了！”就见人四散奔逃。原来天齐庙一开，人烟太重，也有烧香还愿的，也有买卖东西的，也有逛的。这庙几年工夫，没有打把势的，什么顽艺都有，单没这样。什么顽艺皆是如此，几年没有，忽然一来，都要瞧瞧看看。没有把势现在要有把势，一到，还得去上他那挂号，给许多的钱，路家一高兴，就来帮场。大半打把势的有多少本领出色的？要说具有能耐的，除非是做武职官，营务中吃粮当差，再不然保镖、教场子，实无法，落在把势卖艺，一半生意，一半武艺。倒别看乡下把势，倒可以的有点真能耐。前几年生意把势上庙，路家来了，就给赶跑了。为是显路家的能耐，一半敲山震虎，为是他

们这本地人好惧怕于他。把势一传信，不敢上这庙上来了。

当时这份把势，不是打把势卖艺的人，是跟随颜按院大人当差使来的，一个姓龙叫龙滔，一个姓姚叫姚猛。这两个人跟随大人当差，定君山时节，假降君山，破铜网时候，保护大人上王府。皆因智爷献盟单，与沈中元一让功，智爷偷走，大人一定教找智化，怕旨意下来要这个人。蒋四爷大众商量明白，大众散走入都，一半找智化，一半打听王爷的下落。遇着王爷，连王爷馀党，准其捉拿解京，开封府大人发给盘费银两。谁同谁对付，商量着一路前往。龙滔、姚猛是亲戚，二人商量一路同走，倒不是寻找智化、王爷，要到家内瞧瞧，怕的是留京当差不能回家。二人就在步下行走，也没有马匹。走到草桥镇，就该岔路信阳州。这二人本是浑人，头天走着透着劳乏，在树林歇歇，觉着一阵困倦，就此睡了。把二人的所有东西都丢了，净剩身上衣服肋下的刀，姚猛的锤没丢，在旁边放着，人家拿着太沉；腰间围的皮囊、铁鍬子没丢，在腰内围着呢。这两个人一醒，面面相观，对报怨会子。这个说：“我睡着了，你怎么也睡啦？”那个就说：“我先睡的，你后睡的。”二人又骂了会子，也就认丧气了。二人站起就走，两个人皮囊内银钱不多，凑着住店吃饭。

到了第二天，龙滔说：“到了信阳州交界上，咱们就不能挨饿了。”自可两个人赶路，早晨还有些馀钱，打了打尖，又走。可巧正走在天齐庙，一看人烟稠密，忽然间姚猛心中一动，说：“龙大兄弟，这挺好一个地势，咱又没有盘费，何不在此想几个钱，也省得满处摘借，还得到信阳州交界。在此处找几个钱岂不省事？”龙滔说：“怎么个找法？”姚猛说：“你不会本事么，人学会艺业还许卖那，还是不许卖？”倒是姚爷把他提醒，回说：

“对，人穷当街卖艺，虎瘦拦路伤人。”两下凑了凑钱，还有二三百钱，就在庙西边找了一块地方，教龙滔在那等着。不多一时，姚猛买了一块白土子，夹着一块板子。龙滔纳闷：“这是作什么？那里找一块板子？”姚猛说：“才买的，好往板子上施展咱们的鑿子。”龙滔说：“有理。”姚猛把板子一摆，复又走。不多一时，他在前头跑，后头追了一个人来，“唔呀唔呀”直嚷，龙滔就知道他闯下祸了。过来一问，原来那个人是相面先生，正在那里拿着笔墨盒子，要与人谈相。姚爷过去劈手抢来，说：“我借着使一使。”回头就跑，那人就追。姚爷说：“不用追，我就给你送来。”那个先生直嚷，又是南边口音，说：“抢了我的笔了！”那人跟来的就不少。姚爷也不理他，就在板子上画了一个人形，画上五官，还画上一个肚脐眼，方才把笔墨盒子交了那个先生，嘟嘟念念的走了。这人立刻就围上了。姚爷要先练，龙爷也要先练，又不会说打把势生意口，就说：“我们是异乡人，不是久惯卖艺的。皆因无钱使用，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我们会粗笨的气力，众位别当看打把势的，只当周济周济我们。”说完就练。就是自己真刀，三刀夹一腿，总不改样，皆因不会别的招数。砍了半天，外头也搭着人多，也真有夸好的。收住了刀，要钱。哗喇哗喇的，钱见了不少。姚爷抡了一路锤，也见了些个钱。又打鑿子，立起板子来，冲着画的那个人，打眉毛，打双眼，三支全中，大家喝彩，钱更扔多了。又扔钱，要打肚脐眼。

这个时候，打外头进来四五个人，全是歪带帽子斜瞪眼睛，问道：“谁教你们摆的这个场子？”这二位多咱会说柔软话，说道：“你管！”那人说：“你们挂了号没有？”二位说：“我们不懂的。”那人说：“不挂号，收哇！”这二人见展眼之工就挣了这们

些个钱，教收立刻就收？说了几句不防头的话，就打起来了。那个倚仗着他们主人是路凯，讲打，如何是这二位对手。一转眼的工夫，这几个人就是头破血出。那几个恶奴就说：“你们可别走哇！”这二位更会说了：“我们走了，与谁要钱去？”那几个人撒腿就跑。瞧热闹人说：“你们快拾掇起钱来走罢，他们可不是好惹的！”姚猛说：“他们要是好惹的，我们也就走了；既不是好惹的，我倒要惹惹。”龙滔随即把钱拢了一拢。外头一阵大乱，看打把势的胆小的全都跑了。

就听外边说：“在那里呢？”有人答言说：“没跑，在这里呢。”路凯、贾善、赵保三个人先进来，回头告诉家人，不要动手。路凯问道：“你们两个人就是打把势的？”姚爷说：“不错。你小子是作什么的？”赵保说：“你是什么生意人？怎么见面口出不逊！”龙滔说：“放你娘的屁！什么叫生意人？你没打听打听二位老爷！”赵保说：“什么老爷舅舅，打你！”往前一蹿，就奔了龙滔。上头一晃，紧跟窝里发炮，就是一拳。龙爷伸手一抄腕子，没抄住。二人就在三五个回合，就教铁腿鹤一个横剃子脚就剃在龙爷身上，龙爷一歪身躯，噗咚摔倒在地。龙爷本没多大能耐，要是使刀，还得他先动手，他会使那迎门三不过的三刀夹一腿；要是猛鸡夺膝，还可以抢上风；要论拳脚，如何行了？这一躺下，姚猛就急啦，往前一蹿，伸手一抓赵保。赵保如何肯教他抓住，双手往上一分，就使了一个分手剃子脚，当的一声，就踹在姚猛身上，嘣的一声，姚猛晃了两晃，“哎呀”说：“好小子，你再来！”果然就在当腰，当又是一腿，又踹在身上。姚猛仍又晃了两晃，说：“小子，再来！”论说得得意不可再往，他心想着姚爷太傻，又是一腿，撞着裆一腿，虽然不死也得躺下。

姚爷单臂用力，冲着贼磕膝盖，叭就是一掌，赵保“哎哟”一声，摔倒在地。金角鹿奔将过来，就与姚猛交手。三湾两转，使了一个水平，用他头颅冲着姚爷一撞，姚爷往后一仰，单臂用力，就给了贾善一拳。这个贾善怎么人称金角鹿？皆因他会使一个羊头，将身往上一蹿，凭着身子，拿脑袋往上一撞，若要教他撞上，总得躺下，不然怎么叫作金角鹿！遇见姚猛，他这个苦子吃上了。姚爷虽不是铁布衫、金钟罩，天然皮糙肉厚，骨壮肋足，自来的神力，他如何撞的动？随即就给了他一拳，嘣的一声，就打了一个跟头，躺在就地。姚爷赶上去要踢，贾善身体利便，使了个鲤鱼打挺就纵起身。

人旁边早有路凯说：“出家伙，砍他那边！”赵保爬起就把刀亮出来，与龙滔交手；龙滔也把刀亮出来。龙爷不等人家先动手，就施展他那三刀夹一腿，把赵保砍了一个晕头转向。这边贾善也就刀对着姚猛就砍。姚爷拉出那把腰圆大铁锤，等着贾善的刀到离自己顶门不远，将锤往上一迎，锤碰着刀，当啷一声，贾善就把虎口震裂，撒手扔刀，回头就跑。那边赵保倒不顾龙滔，过来对着姚爷后脊背用刀就扎；姚爷一回身，用锤横着一撩，赵保那口刀也就拿不住了，当啷一声坠落于地。幸而好有路凯过来，挡住姚猛。路凯来的时节，本没带着兵刃，一湾腰，就把贾善的那口刀捡起来，奔了姚爷，用刀就剁。姚爷拿锤一找，路凯的刀早就抽将回去，绝不教他锤碰上。就在三两个湾，就听那边噗咚一声，龙滔教贾善一头撞了一个跟头。姚爷一发怔，这们个工夫，不料身背后教铁腿鹤冲着他的腿洼子给了一脚，姚猛腿一软，噗咚往下一跪，正在路凯面前。路凯用刀要剁，忽然他脊背有个南边口音说：“唔呀，混账王八羔子！难

道你还敢杀人么？”随着就是一刀，路凯躲过。见那人一身大红缎子衣襟，壮士打扮，也未问姓名，两个人就交手。

原来此人是圣手秀士冯渊，同着艾虎、卢珍他们三个人一路前往，一半寻找智化，带找王爷的下落。走着走着，艾虎叫他们先走，艾虎说找一个人去，前途若等不上，京都再见。缘故是艾虎、冯渊不对劲，艾虎要上扬州府找他师父去，故此单行着走啦。卢珍同着冯渊一路走，可巧正走在草桥镇打尖，正要来的酒饭，店家多话，说：“你们二位不瞧热闹去？”冯渊就问瞧什么热闹。店家说：“这有一座天齐庙，当初开封府包公就在这见着太后老佛爷。太后老佛爷入宫，重修天齐庙，如今香火甚盛。二位不逛逛这个庙再走？”依着卢珍不去，冯渊要去看看。卢珍说：“咱们起身入都要紧。”冯渊自可点头。吃完饭，搭讪着出去。看人烟稠密，直奔正西，冯渊也就跟着往西。到了天齐庙外，就见那边人东西乱窜，众人嚷说：“杀砍起来了！”冯渊撒腿就跑，赶到人丛中往进一挤，正遇着路凯举刀要杀姚猛；就见龙滔也教人捆上了。冯渊一急，拉刀一骂，刹将下去，与路凯两个人交手。姚猛教人捆上啦，贾善拿着龙滔的刀，赵保拿着自己刀，三个人战冯渊一个人。冯渊随动着手，还是骂骂咧咧，并不惧怕三个。这三个人也没把冯渊瞧在眼里，路凯说：“你们共总有多人吧？把你们拿住，全都交在当官！”战够多时，不分胜败。忽然打正南上又闯进一个人来，细声细气说道：“你们因为何故杀的这难分难解？到底所为何事？我先打听打听，说明白了，然后再动手不迟。”冯渊嚷说：“唔呀大哥，帮着拿他们。咱们的人全教他们绑上了！”卢珍一听，往那边一看，何曾不是！心中纳闷是什么原故。此时也顾不得细问，自可也把刀亮将出

来。

卢珍打算吃完饭起身，一找冯渊，不知去向，一问店家，方才知道他逛庙去了。各人也是知道，怕他闯祸，赶紧追到此处。听见那边说杀了人了，自己一想，清清爽爽，在庙会上杀人，这还了得！急急赶到，怕是冯渊。要进去分证理儿，奈因也没有工夫分证理儿，正然杀的难解难分，自可也就把本人的刀亮将出来，闯将上去。卢珍这一来，那个本领可就差多多了。展眼之间，把大众杀的前仰后合。路凯一着急，打算要用莽牛阵，一拥齐上。将要一声吩咐，又见由正南上一阵大乱，众人嚷：“姑娘来了！”见那些人呼啦往两旁一闪，从外边进来了一位姑娘。瞧见他们大家动手，来的时节就是短打扮来的，家中得信，庙中打架呢，上头披着一件斗篷。一到此处，各人就把斗篷一拽，说：“哥哥们躲开，让我拿这个狂徒！”卢珍不肯奔他，想男女授受不亲。冯渊不管，见他有二十多岁，乌云用一块鹅黄绢帕罩住，玫瑰紫小袄，油绿汗巾扎腰，双桃红的中衣，大红的红弓鞋，满脸脂粉，并没戴什么花朵，耳挂金钩，没戴竹叶挑；蛾眉杏眼，鼻如悬胆，口似樱桃，生来虽然美貌，但带妖淫的气相。冯渊摆刀一剁，姑娘并无还手，一闪身，一抬腿躲过这一刀，脚正踢冯爷腕子上。冯爷“唔呀”一嚷，撒手刀飞。姑娘往下一蹲，一个扫堂腿，就把冯爷扫了一个大跤。吩咐：“把他捆起来！”然后扑奔卢珍，与公子爷交手。两个人杀在当场，战在一处。

要问胜败输赢，且听下回言明。

第十三回 天齐庙外大家动手 把势场内好汉遭擒

且说九尾仙狐路素贞，一见公子卢珍长的品貌端方，一看他，心中就有几分喜爱他。公子即见冯渊也教人拿住了，叫道：“反了！”把自己平生武艺施展出来，恨不得一刀就将路素贞杀死，然后拿那几个蛮子就不费事了。明明知道这个姑娘武艺超群，若不是武艺出众，这冯渊将一见面就教人拿住？公子爷这口刀上下翻飞，闪砍劈剁，遮吸拦挂，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神出鬼入，削耳撩腮。这一路万胜花刀，砍的九尾仙狐没有还手之功，自可招架而已，全仗着封避躲闪，招架腾挪。姑娘就知道事头不好，暗一忖度：今天要输于这厮，连哥哥一世英名付于流水。自己心中一害怕，心一慌，手眼身法步全不跟劲。卢珍公子一瞧，暗暗欣喜，准知道是赢了姑娘了，卖了一个破绽，一抬腿正踢在姑娘右腕之上。姑娘“哎哟”一声，撒手扔刀，当唧唧坠于地上。卢珍这口刀往上一递，就姑娘后脊背那里，要是卢珍一用力，这口刀就扎进去了。是卢珍一点恻隐之心，不肯杀害他的性命，微丝一停手。原来是“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他把姑娘吓了一个粉脸焦黄，眼瞧着卢珍那口刀就在后

心不远，明知躲闪不开，可又不能不躲。姑娘见卢珍没肯扎他，心中暗想：“这个人是成事君子。”心中就感念卢珍是个好人。说的可慢，那时可快，就这们一展眼的工夫，卢珍就见姑娘一回手，手中有一红赤赤的物件，冲着公子面门一抖，卢珍就觉着一晕，眼中一发黑，噗咚一声，人事不知，栽倒在地。姑娘说：“好狂徒，你有多大本事！”姑娘说：“三位哥哥，将他捆上，抬回家里去，可别杀他。”路凯答应一声，叫带来的那些人将他们四个抬回家去，瞧热闹的众人一哄而散。就有替这几个人担心的，就有说这几个人有势力，要是打了人家，怕是不能教那么白打。众人议论不表。

单说路素贞拿起自己刀来，披上斗篷，先就回家去了。路凯押解大众，赵保、贾善拿着龙滔大众家伙，直奔路凯家中而来，把这几个人捆在书房门口。他们大家进了书房，贾善、赵保问：“大哥，这几个人怎么办？”路凯说：“把他们杀了罢。”贾善说“不可。我瞧这几个人不俗，咱们先问问他们的来历，然后再杀罢。再者，妹子说不教杀那个相公。再说，我瞧那几个人也不像咱们本地人，又有一个南方蛮子，不是绿林，定是鹰爪孙。总是问问他们的来历为是。”路凯说：“就是。”将要带这几个人细问，家人进来报：“崔大爷到。”路凯说：“请。”从外边进来一人，此人姓崔叫崔龙，外号人称镔铁塔，就是前套《小五义》上绮春园掌柜的。叫艾虎追跑啦，后来又孤树岗，开兴隆店的是他兄弟叫崔豹。后遇见老西徐良，艾虎没拿住他，由梁道兴庙中受了徐良的暗器，哥俩失散，崔龙投奔襄阳王去了。王爷事败，遇见黄面狼朱英，把王爷的事情告诉他，教他各处约人，仍帮着王爷谋反。故此他奔此处，约路凯投王爷，共成大事。到

门前，把他请进来了。

路凯三个人迎在书房之外，路凯与崔龙见礼，又与贾善、赵保一见，提起来，全都慕名。当时崔龙瞧了这几个人一眼，也没能细看这几个人是谁。冯渊一眼可就把崔龙看见了。冯渊一见崔龙，暗暗欢喜，说：“这就不怕。”此时卢珍也就缓过气来了，“哎哟”一声，喊叫：“好丫头！”睁开眼一瞧，这几个人全是四马倒攒蹄那里捆着呢。冯渊低声说道：“趁着家人都没在这里，我告诉你们一句话。回来就说咱们都是王爷府的，我回来与他吊坎。他要问你们时节，你们说没学会那。就提你叫甄卢，你叫龙猛，你叫姚滔，你们两人是后入的王府。珍兄弟，你是我带的绿林投王爷。记住了，咱们可就有了命了。”大家点头，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个主意，事到如今，由着他办去罢。就听人家里头屋内说话，问了会子好，问他这个来意。说：“路老大哥，我来找你来了。”路凯说：“什么事情？”崔龙说：“现时襄阳王……”将说到这里，一怔，说：“路大哥，我说这个话可犯禁哪，你把手下从人屏退了罢。”路凯说：“我这手下没外人，有什么话只管说。”崔龙说：“我进来看见那边捆着几个人，是什么缘故？”路凯将要回答，就听外边说：“唔呀崔大哥，似乎我们这个朋友就不认得了，眼眶子太高了哇！”崔龙说：“这是谁说话呢？”路凯说：“大半准是认的大哥，快出去瞧去。”崔龙出来一看，冯渊说：“崔大爷，你还认得小的呀？”崔龙说：“冯爷呀！路大哥，怎么把他捆上了？不是外人，这是王爷府内集贤堂的朋友，怎么得罪了哥哥，把他们都捆上了？”路凯就把大众的事说了一遍。崔龙说：“没什么大不是呀？”路凯说：“没有。”崔龙说：“既然如此，都是自己，看在小弟面上，把他们放开罢。”路凯点

头，一声吩咐：“把他们四个人解开。”大家起来。

冯渊先过来与崔龙见礼问好，说：“崔大哥，这本家大概也是合字线上的朋友？”崔龙说：“不是。”路凯一听，就知他们也是绿林的人，全会说行话。崔龙与路凯引见冯渊，说：“这是圣手秀士冯渊冯爷，这位活阎王路凯路爷。”又叫冯爷把那个朋友给见见，冯爷就把那三位也与路凯见了，又与崔龙见了，路凯又叫贾善、赵保与大家见了一回，方才让坐，家人献茶。崔龙问：“冯兄，可知王爷的事情？”冯渊说：“我们同王爷的王官等，与北侠、南侠大众交手，不料事败，王爷一走，我们全找不着了。我们正是大家四下里找寻王爷，至今不知下落。方才走在这里，在庙上与路大哥闹起来了。多亏崔大哥到，不然我们也不敢说自己的真事，路大爷问我们也不敢说实话。你老人家来，是我等的万幸。”崔龙说：“你们不知王爷，我倒知道。皆因我走德安府，遇见朱英朱爷。”冯爷问：“就是黄面狼？”崔龙说：“是他。王爷一瞧事败，带着世子殿下连雷英等，由影堂柜子底下，有一股地道直通到城外头四里多地，地名叫杏花店。那有王爷一块花园子，打花厅里头出来，那有车辆马匹，起身奔了宁夏国。宁夏国国主见着王爷，让国与王爷，王爷不坐。那国国主，人家念其当初有赵光美老王爷时候，杀到宁夏国城门，人家情愿写降书降表。依着别位带兵大臣，就要攻破城池，杀他们个干干净净。老王爷不准，留下了他们宗庙社稷，准其纳降。老王爷回朝，老贼赵普有一误不可再误之说，老王爷回府自缢身死。宁夏国一闻此信，也不纳贡，训练人马，等着与王爷报仇。襄阳王爷在襄阳练兵，他就有书信前来，有日兴师，给他一信，愿效犬马之劳，以作前站先锋。如今王爷到他国中，情愿

让位，王爷不受，愿助帮人马，以雪前仇。雷英与朱英商议，聘请天下山林的朋友，海岛中英雄，谁愿助帮王爷，情愿平分疆土，裂土分茅。如今请的是南阳府伏地君王东方亮，陕西朝天岭金毛狮子王纪先，翠麒麟王纪祖，金弓小二郎王玉，姚家寨黑面判官姚文、花面判官姚武，周家巷火判官周龙，桃花沟病判官周瑞，土龙坡飞毛腿高解，金凤岭金箍头陀邓飞熊，太岁坊伏地太岁东方明、紫面天王东方清，这是几大处的人。还有许多水旱哥们，我记不清楚。我先到路大哥这里来，请大哥先到南阳府团城了东方亮那里大聚会。他们定下了五月十五，在白沙滩立擂台，拔选人才，候着王爷兴兵时的日子。冯兄，你不知晓，我这就是已往从前。”

冯渊等听了暗暗的欣喜，想不到涉一大险，倒得着王爷的下落了。冯爷说：“好，好，好，我们这就有投奔了。”路凯吩咐一声“备酒”，冯爷要告辞。路凯拉住冯爷说：“不可，借着崔兄这个光儿，咱们得多近乎近乎。冯兄若要弃嫌，兄弟就不敢高攀了。”冯渊说：“那里话来。扶佐王爷登基之后，你我还是一殿称臣呢。”路凯说：“不必推辞了。”冯渊说：“我要不走，可得叫这两哥哥先走。我们还有几个朋友找王爷不知下落，早早给他们送上一信，也好教他们放心那！”崔龙说：“既然要走，在这里吃几杯酒再走也还不迟。”龙滔、姚猛说：“我们不饿，早早走罢。”冯渊说：“你们见着他们，教他们上这里来，也不是外人。”两个人答言说：“是了。”姚猛说：“我们那个兵器，还给我们不给？”路凯说：“那焉有不给之理。”教家人把他们的兵器给他们。冯渊说：“把我甄大兄弟与我的兵器，也都给我们罢。”路凯点头，就叫家人一并拿来，交与冯渊、卢珍，两个人俱都带上。

龙滔、姚猛俱已告辞，大家要送，冯渊拦住说：“连我还不送那。”两个人刚往外一走，书房内擦抹桌案，冯渊嚷说：“二位哥哥，我告诉你一句话：要是见了神火将军韩奇、一枝花苗兄弟……”随说话可就走出来了，谁也不疑乎他这里头有别的意思，并且他提的都是王府之人，可是全死了的。随说着，可就到了龙滔身旁，低声说：“见本地面官，三更天派官人来接迎咱们来。”说完，往回里就走：“可教他们来呀，我们在这老等。他们不认道，这是你们两人带着上这里来。”连路凯帮着说：“对了，带着朋友们上这来罢。”他也不管是谁，他还答言那！这一来，他就乐透了。

大家让坐，顷刻间，罗列杯盘。路凯亲身执壶把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慢慢的谈论。冯渊问：“贾、赵二位兄台，咱们大概准是合字罢？”二人一齐答言：“全是线上的。”“不错，是线上的。”冯渊问：“作那路买卖？”二人说：“现打井字里来。”冯渊问：“井字必是大油水买卖？”也是活该鬼使神差，两个贼人就把恒兴当的事情细说了一遍。冯渊一想：“这才真是巧机会那，虽然受一大险，头一件是大快人心的事，得着王爷的下落；二件是破了京都七条人命的一案。”自己冲着卢珍使了一个眼色，用酒苦苦的一劝路凯、崔龙、贾善、赵保，打算着用酒将他们灌醉，等官兵一到，大家会在一处，并力捉拿贼人破案。

这一段热闹节目，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素贞有心怜公子 卢珍无意要姑娘

且说冯渊打发龙滔、姚猛走，知会本地面官去了，然后回来归坐。酒都摆齐，过三巡之后，又套出贾善的命案，与卢珍使一眼色，苦苦劝他们大众吃酒。冯爷很觉着欣喜，也不枉自己弃暗投明，给北侠叩了头，随跟大人当差。这趟差，我算立了二件功劳：得了王爷下落，破了恒兴当的命案，这一入都，连我师父脸上都有光彩。正在自己盘算事情，外面有人请大爷说话，路凯辞席出来。

不大时候，进去把崔龙请进里间屋内说话。到了里间屋中，靠着月牙桌有两张椅子，让崔龙落座。路凯说：“烦劳大哥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姓甄的，在庙上，是我妹子将他拿住。我看着我妹子先前输给与他，他把刀往上一递，我妹子就性命休矣。他不肯伤害我妹子，可见得这个人诚实。方才是后边的婆子过来啦，大概是我妹子夸奖这个人来着。婆子一句话，倒把我提醒了。我妹子如今二十多岁，终身大事尚且未定，我看这个姓甄的品貌端方，骨格不凡，日后必成大器。我请兄台做个月下冰人，可又不知道这个人定下姻亲没有。若是没定下姻

亲，方是天假其便。”崔龙连连点头：“自要是他没定下姻亲，我管保一说就成。”说毕，路凯与崔龙深深施了一礼，崔龙答礼相还，复反两个人过来。这几个人站起身让座，二人归座。

崔龙说：“我这人性子急，先问冯贤弟，甄大兄弟定下亲事没有？”冯渊往上一翻跟，说：“唔呀，我这个兄弟是新交的，我还晓不的哪。可是兄弟，你定下姻亲没有？”冲着卢珍使眼色，教他说没有。冯渊早就明白这个意思，必然是那个丫头看中了卢爷，教他说没有，假意应承，诓他手中拿着那个物件。他要没有那宗东西，拿那个丫头就不费事了。焉知卢公子不是那个人物，问在这里，卢公子心内也明白是这个意思，可就不能点头应承。冯渊一问，他面上就觉着发赤，半天也没回答上句话来。冯渊紧问了好几句，卢珍无奈，说道：“我早已定下亲，都过门啦。”皆因卢公子天生就侠肝义胆，正大光明，竟不肯作亏心之事。冯爷暗暗一急，心中说：“这个人，太无用了。”卢爷这一句话不要紧，路凯大失所望。冯渊他到憋着脸搭讪着说道：“我兄弟倒成了家了，我倒没定下姻亲。崔大哥问的有因哪，莫不成有什么大喜的事情？可不是我不害羞哇，圣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倒托托众位，要是有什么对事的，给我提说提说。”说毕哈哈大笑。卢公子恶狠狠瞪了他一眼。崔龙回头瞅着路凯，笑着说：“怎么样？”路凯一皱眉，暗暗的摇头。

冯渊一心要诓姑娘的那个东西，紧跟着说：“二位，你们这是打哑谜。有甚话怎们不明说？”崔龙无奈，就把话实说了，说：“路大哥的妹子要许与甄大兄弟，活该不睦，甄大兄弟又办过事了。也没有什么别的哑谜之事。”冯渊又说：“唔呀，唔呀，那我可不敢说了。我是甚等之人，怎么敢高攀！”这句话一说，问

的路凯倒没主意。崔龙又说：“据我瞧，冯大爷不错。”冯爷又跟着说：“不可，不可，我是什么人物！那联姻之事，总得门当户对，女貌郎才，方可成配。鸾凤岂配鸱鸢，蓬蒿岂配芝草。大哥不必往下再说了，再说小弟此处就无足扎之地了。”这一套话，崔龙、路凯更透着有些挂不住了。崔龙又说：“路大哥，要据我说，妹子年岁大了，咱们不久的跟着王爷打天下去，妹子一人在家也不便。难道说还随营带着？更不便了。不如把妹子终身定妥，你是完去了一件大事，不怕跟着王爷打军需，你也就一心妥实了。”路凯被崔龙这套话说的心中有些愿意，崔龙又紧一催逼，路凯说：“也罢，就是这么办了就结啦。”崔龙说：“很好。这是月下老人赤线系足，非今生之事。我的媒人，谁的保人？烦劳贾、赵二位做个保人罢，这是好事。”贾善点头，赵保摇头。赵保说：“我向例不管这个事情，众位可别恼。”这里有缘故。赵保常往路凯家里来，通家之好，又不避讳，常常见着姑娘，在一处说话。他见路素贞说话的时节，有些个眉目的意思，他总打算要托人说这姑娘，总未能得便，自己又不能出口。今在酒席宴前，见崔龙苦苦的给冯渊一说，心中好生不乐。如今教他做保，他岂肯能给为力？不但不管你，还打算把这亲事打退了才好。也是愚想。满让打退了，也轮不到他头上。这是闲话少说。

崔龙一求不行，自可又问贾善说：“贾大哥可以作个保人？若要不肯时节，媒人保人都是我的。”贾善说：“保人就是我的就是了。”崔龙说：“路大哥可愿意啦？媒人、保人可都有了。”路凯说：“愿意。”崔龙说：“冯爷，再你也不用拿话激发我们了，又是什么鸾凤鸱鸢罢，这个那个了，这一大套闲话。据我瞧，这就算

是户对门当。姑娘性情又傲点，给这一身一口，多们干净，又没有公婆妯娌。再说，冯爷以后跟着王爷，办成了大事，官职再不能小，这不算是户对门当！别怔着，冯爷，取定礼呀。”冯爷说：“你真想了一个全！”崔龙说：“什么话，人惯说媒，媒婆子都说不过我。”冯爷随身带着一块玉佩，拿将出来交与崔龙。崔龙双手奉献，交与路凯，说：“按礼，拿块红纸包上才是，这里那找花红纸去呢！”路凯说：“你这事儿太多了。”崔龙说：“礼不可废。冯爷，这来，你们再叙一回亲戚之礼。”主人离席，复又见一回亲戚之礼。崔龙说：“你们这就是妹丈郎舅了。”路凯才冤，这们一回儿做了个舅爷。

见礼后复又归席，崔龙大众给两下里道了一回喜。崔龙对着冯爷说：“大事已妥，你是怎么谢承媒人？”冯渊说：“现成有我舅爷的酒，我与哥哥敬上三杯。”说毕，大家同场大笑。冯渊又说：“还有一件为难的事情，我们不能在此久待，明天我们就要找王爷去了。这要跟着王爷，择日兴师，随着王驾征伐大宋，三年五载、几十年也不定。能把宋室江山夺得过来夺不过来，在两可之间。何日方能迎娶，也要问明哥哥一个日限才好。行营之中，可不许娶亲。”崔龙说：“这句话可也说的有理。”瞅着路凯说：“哥哥，你想怎么样？”路凯一皱眉，说：“自可教我们亲戚多住个月期成的，择日拜堂就是了。”冯渊说：“不行。我们但得一时知道王爷下落，我们恨不能肋生双翅，见着王爷方好。再说，王爷一时离不开我的。”路凯说：“论我们当族，就有我两个叔权，如今又不来往，他们又搬远了；没有亲戚。不然，就找人一半天查点一个好日子，就把这事办了就结了，也就完了一件大事。再说，我们也要上南阳府啦。”冯渊说：“何用找人，我

就会择日合婚。”崔龙说：“这可更省事了。”遂教他们把皇历拿来。冯渊接过查看，可巧今日就是黄道良辰。冯渊说：“今天就是很好日子，要错过今天，往后半个月都没好日子，并且都有妨碍。”崔龙与路凯说：“早也是办，晚也是办，就趁着今天这个吉日，让他们拜了堂。不怕咱们跟着王爷打仗，行营之中也可把妹子带上。他那身工夫，亦可以建功立业，岂不作女中之魁首！若要不拜堂，那可就不行了，有许多不便之处。”路凯本是个没主意的人，这们一说，自己倒透着有些为难。赵保在旁边净说破话，说：“这个事情本不可这们办。再说，冯、路大哥这个家当，也得教街坊邻舍知道。必须鼓乐喧天，让妹子坐坐轿哇。”崔龙说：“这不是那个事情，冯爷单身一人，又没住处，鼓乐喧天，轿子搭在那里去？不然，必须冯爷找房，从新立一份家，这边预备些个嫁妆，无非要那个体面。多耗费了银钱那倒是小事，全有王爷大事在身，不然焉能这么急速办理！要说今天在家里拜堂，这也有个名色，这叫‘招赘’，古来如今都是有之的事情。”路凯问：“可以使得？”崔龙说：“使得。”路凯说：“使得，就这们办法罢。”崔龙说：“事不宜迟，就与后头送信去罢。”路凯点头教与后头送信，教婆子伏侍姑娘穿戴衣服，二鼓后拜堂，合卺交杯。嘱咐明白，复又回来，叫家下人预备香蜡钱纸，天地桌子，自己拿出一套鲜明的服色。书不重叙。着卢珍在外书房安歇。此时贾善、赵保告便出去，找僻静所在二人说话去了。崔龙帮着路凯忙乱事情。

卢珍看左右无人，与冯渊说：“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情来了？当面我又不好拦你。拿着你我弟兄怎么要他的妹子？”冯渊笑道：“说你还不明白，你打算我真要他这样老婆哪？我是要拿他

哪。那个丫头拿着个东西一晃，你就躺下了，难说你不知道？我是为使这个主意，好诓他那个东西。错非这个招儿，拿不成他，那时准教他拿了。”卢珍一听，说：“这就是了。你可得口能应心，别贪住美色，不办正事。”冯渊说：“我那算什么东西！我口不应心，教我死无葬身之地。”卢公子说：“非也，非也！”冯渊说：“你要听着后头有声音，你可就接应我去。我的本领有限，可别教我受了他们的苦子。”正说话之间，家人进来，请姑老爷沐浴更衣。冯爷跟着家人到了沐浴房，沐浴完了，换上新衣服出来。有路凯、崔龙同着他到天地桌前。就见丫鬟打着宫灯，后面婆子搀着姑娘，盖着盖头，就同冯渊一同拜了天地，然后一同进了喜房。

喜房就是素贞姑娘屋子，揭去盖头，合卺交杯。冯渊也好，就此不出屋子。婆子退出，路素贞在灯光之下一看冯渊，吃一大惊。当时低垂粉颈，暗暗自叹，又不好明说。“怎么哥哥这们误事！我自己有意许配武生相公，怎么哥哥把我许配这个蛮子？本领又不好，品貌又不强，岁数又太大，据我瞧此人并无可取之处，怎么糊而糊涂就把我终身许了这厮！莫不成婆子说话不明？此时又不好分辩。再说，这一拜堂，大事已妥，总然我心中不愿意，也不能更改了。莫不成是我命该如此！也罢，这时候别无主意，自可我找他讲话，抓他一个错处，我结果他性命。他要一死，我要再找终身依靠，可就由我自己主张了。”

要问姑娘怎么拿冯渊错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夫妇非是真夫妇 姻缘也算假姻缘

且说夫妇拜堂之后，男女俱没安着好心。皆因路素贞见着冯爷很不高兴，他心内惦记是卢珍，又不能找哥哥不答应去，自可以想了一个主意，抓一个错缝子，得便把他杀了。对着冯渊也不是好心，打算要诓他的东西。冯渊看姑娘那个样儿，他明知姑娘不喜欢他，冯渊反倒笑脸相陪，过去一躬到地，说：“小姐，卑人姓冯，我叫冯渊。我是久侍奉王爷当差的，不料我与王爷失散，错非王爷上宁夏国，我也不能离他，你我总是姻缘。错非月下老人把赤绳系足，你我焉有夫妻之份。今天白昼，看见小姐武艺超群，可算是女中魁首。你我成就百年之好，我还要在姑娘跟前领教，学习学习武艺。不知姑娘可肯教导于我不肯？若肯教导于我，就拜你为老师，实是我的万幸！”姑娘一听冯渊说话卑微，心中又有几分缓转过来，暗道：“这个人虽不如那个相公，性情必然柔和。看他这般讲话，要找他的错处，只怕有些难找。真要了他的性命，自己又觉心中不忍，不如我自己认了我这个薄命就是了。”此时就有些回嗔作喜，说道：“相公，请坐说话，何必这等太谦。”冯渊说：“我非是太谦，因见姑

娘这身本领，慢说妇女队中，就是普天盖下男子，也怕找不出一二人来。卑人我也不敢说受过名人指教，马上步下、高来高去的十八般兵刃，我也略知一二，可着王爷府的那些个人，谁也不是我的对手。现在遇见姑娘，半合未走，撒手扔刀，我胡里糊涂就躺下了。”姑娘听到此处，噗哧一笑，说：“要是动上手，一糊涂，焉有不躺下之理！”冯渊说：“还有一件事要跟姑娘领教。你与我那朋友交手，是什么暗器？我连看见也没有他就躺下了，人事不知。使暗器的我也见多了，我没见过这宗器物。”

冯渊苦苦的一奉承，此时姑娘要杀冯渊的意思一点都没有了。再说，冯渊品貌不一定是丑陋，无非不如卢珍。姑娘听问他暗器，也就和颜悦色站起来了，说：“郎君要问我那暗器，也不是奴家说句狂话，普天下人也没有。那是我师父给的。”冯渊说：“你师父是谁？”姑娘说：“我师父不是男子，是我干娘。我干爹姓范，叫范天保，外号人称闪电手。错非你，我也不告诉。我干娘是我干爹侧室，把本事教会我，又教我暗器，也是专会打流星。他有个妹子叫喜凤，我这本事也有他教的。他替我求告我师父，把我师祖与我师父护身的那宗宝物给我。先前我师父不肯给我，我又苦苦哀求，方才把这宗东西给了我了。”冯渊问：“是甚东西？”姑娘说：“教五色迷魂帕。就是一块手帕，拿群药把手帕煨上，有一个兜囊，里面装着手帕。手帕上钉着一个金钩，共是五块，五样颜色，不然怎么教‘五色迷魂帕’。单有一块，这个钩儿在外头露着，我要用他时节，拿手指头挂住钩儿，往外一抖，来人就得躺下。可有一件，未从要使这物件的时候，先得拿脸找风，必须抢上风头方可，若不抢上风头，自己闻着也是躺下。”冯渊一听，连连赞美不绝，说：“姑娘，你把这东西

拿出来我瞻仰瞻仰，这可称是无价之宝。若要是这药没有哪，你可会配？”姑娘摇头说：“师父给我这东西时候，永远不许我错用，非是看看待死，至急至危，方许我用他。使他一回，我师父损寿五年。缘故是配这药里有个未出娘胎小孩子，还得是个小子，用他脑髓和他那个心，这两样为君。群药倒不要紧，无非就是贵，总可以买出来。这心、脑髓难找，不定得几条人命。开妇人膛，一看不是小子，白费两条性命，不然怎么不教我使用。今天我上庙，我在家里就听见信，说把势场打架的人扎手，我方带上，可巧用着此物了。”

冯渊说：“唔呀唔呀，这个真是宝贝！拿来我看看。”姑娘此时想着与他是夫妻，教他看看又碍何妨。过去把箱子打开。冯渊此时说热，搭讪着就把长大衣服脱了。就看见大红幔帐，绿缎子走水，帐帘被金钩挂起，里边衾枕鲜明，异香扑鼻。在帐子上挂着一口双锋宝剑，绿鲨鱼皮的剑匣，杏黄挽手，绒绳飘洒；墙上还挂着一口刀。冯爷先把兵器看准了地方，用的时节好取。素贞就把帕囊拿来，说：“郎君，可别闻他个味气。”冯渊见物一急，劈手一抢，姑娘往回一抽身子，往后一撤，双眉一皱，说：“啊，郎君莫非有诈？”冯渊方才醒悟，接得太急。赶着陪笑说：“姑娘，你我这就是夫妻啦，至近莫若夫妻，有什么诈！姑娘你也太多心了！”姑娘说：“别管多心不多心，你等着过个月期成亲后你再看罢。”随说着奔箱子那边去，要放在箱子里。冯渊皮着脸追姑娘，说：“不能，我偏要瞧瞧。”话虽如此，可不能揪住姑娘，与姑娘有情意样子，那可把冯渊说的不是人物了。他虽然比不上小五义，也是一团正气，他要不是人物，就把他师父北侠一世英名污染了。刚一追姑娘，素贞早把这宗物件扔在

箱子里，拿了一把锁头，咯噔一声就把箱子锁上。回手一推冯渊说：“我偏不教你瞧！”冯爷一闪，姑娘手连冯渊身子都没沾上。冯渊说：“不教我看我就不看了。”外头婆子说：“天快三鼓，姑老爷该歇觉罢。”冯渊说：“唔呀，天不早了，该困觉了。”姑娘点头，自己卸妆，簪环首饰尽都除去，拿了块绢帕把乌云拢住，脱了长大衣服，解了裙子。灯光之下一看，更透出百种的风流。也就是冯渊，要换了浪荡公子，满让有意杀姑娘，到了这个光景上也就不肯杀害于他。焉知晓冯渊心比铁还坚实。姑娘让冯渊先睡，冯渊让姑娘先入帐子。姑娘将一上床，身子往里一歪，冯爷这里噗噗噗，把灯俱都吹灭。姑娘说：“怎么你把灯都吹了？我听说今天不让吹灯么。”冯渊说：“吹了好，我素有毛病，点着灯我睡不着。”姑娘说：“我听说不利。”冯爷说：“这教阴阳不忌百不忌。”随说着话，就把袖子挽起，蹬了蹬靴子，奔到床榻之前。

姑娘只当前来睡觉，原来是奔了宝剑。一伸手拿住剑匣，往上一抖，就把宝剑摘下来了，往外一抽。姑娘是个大行家，一听这个声音不对，问说：“你这是作什么哪？”连问两声，冯渊并未答言，用宝剑对着姑娘那里就是一剑。宝剑扎将进去，姑娘要往外边一蹿，那可就没命了；没往外蹿，横着一滚，这剑就扎空了。然后姑娘伸腿一踹，金莲就踹在肩头之上，踹的冯爷身子一歪。姑娘趁着这时，就蹿下床来，先就奔壁上摘刀。冯渊又是一剑，姑娘闪身一躲。总是姑娘自己屋子，别看没点灯，地方总是熟惯。摘刀往外一抽，口中说：“了不得了，有了刺客！”外头婆子都那听着，屋里噗噔噗噔，又嚷，婆子在外头说：“头一天，怎么就打着顽哪！”又听姑娘嚷：“了不得了！”婆子还

劝说：“小姐，别嚷哪！头一天，看有人笑话！”姑娘又嚷：“不好了，有了刺客了！快给大爷送信去罢！”那位就说了，冯渊总是性急，等着姑娘睡着了，把迷魂帕盗在自己手中，然后拿宝剑再杀路素贞，岂不两全其美？列位明公，那姑娘睡得着么？这是闲话，不必多表。

单说冯爷见姑娘亮出刀来，明知不是他的对手，虚砍了一剑，一启帘子，蹿在外间屋中去了。迎面有一个婆子，借着外边灯火，婆子看见是新郎，嚷道：“姑老爷，这是怎么了？”这个“了”字未曾出唇，早被冯渊一剑砍死；那个婆子也不敢过来了。还有两个丫鬟，一齐嚷道：“有刺客了！”姑娘也打里头屋内出来，口中说道：“好野蛮子！你是那里来的？把姑娘冤苦了！”冯渊蹿出屋门，到院中眼前一抹黑，总得闭闭眼睛，揉揉眼光，然后才能看得明白。忽见打那边蹿过一个人来，口中骂道：“好小辈，我就看着你们没好心，果然不出吾之所料！贾大哥，帮着我拿人！咱们把他拿住！”冯渊一看，原来就是贾善、赵保。

方才说过，贾善、赵保外头说话去了。原来是赵保不死心，他还要把姑娘说到他手里才好。他把贾善拉在僻静之处，他就把姑娘要嫁他的话说与贾善一听。贾善说：“这事不行，已然他们拜了天地。你要早说，我与你作了冰人，他还不定给与不给。再说咱们与路大哥朋友相交，也觉不便哪。”赵保说：“行。上回路大哥也有那么一点意思。”贾善说：“这可不行了，生米做成熟饭。”赵保说：“我有法子，自要哥哥助我一膀之力，我自有主意。”贾善问他什么主意，赵保说：“你与我巡风，我等他们睡着，我把冯渊一杀，姑娘就是无夫之妇了。我要再说他，岂不容易！”贾善说：“也倒有理。”两个贼人商量好，就这们来罢。刚来

到姑娘这院内，正是冯渊杀婆子。两个贼人一听诧异，往东西两下一分，忽见冯渊打屋内蹿将出来，赵保赶将上去骂声“小辈”，挥刀就剁。贾善也就赶奔前来，用刀就扎。冯渊本领有限，手中使着又是一口宝剑，寻常使刀尚可，如今宝剑又差点事情。贾善、赵保倒没放在他眼里，怕是姑娘出来。幸而好姑娘这半天没出来。是什么缘故？姑娘听外头有贾善、赵保的声音，把冯渊围住在院子里动手哪，高声喊道说：“哥哥，可别把刺客贼人放走！”自己拿钥匙开锁头，打箱子里取自己五色迷魂帕，因这们耽误些工夫。总是冯渊命不当绝，要不是五色迷魂帕锁在箱子里，姑娘早就出来了。一抖那个帕子，冯渊就得躺下。此时冯渊再教他们拿住，焉能有命？冯渊无心与两个贼人动手，蹿出圈外，撒腿就跑，一直奔前边来了。打上房后坡蹿上房去，跃脊蹿到前坡，奔西厢房。刚到外书房的院子，见后边嚷的声音太大，见从书房里头，头一个是路凯，第二个是崔龙；三个是卢珍，拿着刀，追出两个人来。冯渊嚷：“卢大哥，随我来！”冯渊叫了一声，仍是蹿房跃脊，出了大门之外，一直正南。前边黑雾雾一座树林，冯爷穿林而过。刚进树林，走了十数步远，不料地下趴着个人，那人一抬腿，冯爷噗咚摔倒在地，那人摆刀就剁。

要问冯渊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再表。

第十六回 冯渊巧遇小义士 班头求见杨秉文

且说冯渊往外一跑，卢珍早就听见后头声音。这时书房内又预备一桌酒席，卢珍在当中坐，上首是崔龙，下首是路凯，喝着酒说闲话。一盘问卢公子的家乡住处，怎么交的朋友，后来那里认识。卢爷本是正派君子，那里撒的惯谎，未免上言不答下语，就说不上来啦。崔龙一怔，疑乎有些诧异。路凯早听出来了，言语不相符，与崔龙使了一个眼色，拉出他外面去说话。卢珍就听见后面有了动静了，卢珍故意装醉，叭，把桌面一拍，说：“好话不背人，有什么言语，当着卢爷说来！”崔龙问：“你到底姓什么？”卢珍说：“你公子爷姓卢，单名珍字，陷空岛卢家庄的人氏。”路凯问：“钻天鼠卢方是你什么人？”公子爷说：“那就是我的天伦。”“伦”字刚一出口，卢珍把桌子冲着路凯一翻——仗看路凯要出去说话，在那里站着，要是坐着，可就躲闪不及。桌子冲着他一翻，他往旁边一闪，哗唧的一声，把碗盏家伙摔成粉碎。路凯一个箭步，早就蹿出房门去了，崔龙也出去。卢爷拿刀追出来。那两个人还得现找刀去，后面人就赶到了。路凯问说：“什么人？”贾善、赵保说：“了不得了，这个冯渊刺妹

子来着！”路凯说：“对了，中了他们的计了！叫家人点灯笼火把，抄家伙，拿兵刃，全把他们拿住。”家下人一阵大乱，呛啷啷，锣声阵阵，灯笼火把照如白昼一般。大家喊叫“拿贼！”姑娘随即也就赶到，说：“哥哥，你作的这都是什么事情！”路凯说：“追人要紧！”大家追出门外，前头是冯渊，后头是卢珍，尽后面是众贼追赶。

冯渊入树林内摔了一个跟头，明知是死，原来不是别人，却是艾虎。皆因艾虎要上黄州府找到师父家里去，不料半路之上遇见了张龙、赵虎、白五太太，说了他师父的来历，跟下刺客去，上京都保护包相爷去了；艾虎方才知晓。自己也就不用上黄州府，辞别了张、赵二位，奔了上京的大路。可巧走在半路，遇见人一打听：“有钦差大人过去了没有？”人家说：“早过去好几天了。”艾小爷一急，怕误了赶不上见驾，如何能得个一官半职的哪！自可连夜一走，恨不能一时飞到京内才好。晚间三鼓，正走树林外，见有人由北往南跑，小爷先就进了树林。可巧冯爷进来，艾虎不知是冯渊，先趴在地下，容他到时一踢，冯爷摔倒在地。艾虎刚举刀要砍，亏了细细的一看，不然冯爷命不在了。艾爷看是冯渊，叫：“大哥呀！”冯爷说：“是那位？”艾虎说：“小弟艾虎。”冯爷说：“你可吓死我了哇！我没有工夫细说，咱们拿贼。”正说之间，卢珍赶到，冯爷说：“卢大哥，艾虎弟来了，你我三个人行了，与他们动手！”卢珍问：“姑娘的那个东西可曾到手？”冯渊说：“要是到手，我就不跑了。”卢爷说：“你真无用！使了多大心思会没到手。”艾虎问：“什么东西？”冯爷说：“来了咱们抢上风头，那丫头没法子。他那东西教五色迷魂帕，非得顺风而使，逆风使他自己就躺下了。”艾虎一听，说：“好利

害！”迎面上路凯、崔龙、贾善、赵保，后跟路素贞，许多家人掌定灯球火把，各拿长枪短刀木棍哨子棍等，一拥进了树林。狐假虎威往上一围，大家乱杀一阵。冯渊嚷：“咱们奔西北，可别奔东南，丫头纵有那阴功东西可也使不上。混账王八羔子！”姑娘一听，直气得双眉直立，杏眼圆睁，咬牙切齿。不恨别的，净恨冯渊直嚷，自己纵带着五色迷魂帕也使不上。他们三个人抢上风头，自己要是一用，本人先得躺下，自可凭本事与他们交手。正在动手之间，正北上又是一阵大乱，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也有在马上的，也有马下的，人喊马嘶，看看临近。此时动手，可就出树林之外。皆因艾虎三个人总抢上风头，抢来抢去，就退出树林。艾虎一看，黑压压又来了一片，马上步下，各执军刃，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澈的大亮，艾虎暗暗着急。人多，三位倒也不怕，净得留神姑娘的五色迷魂帕要紧。忽然间，先有两个人闯到。头一个是大汉龙滔，第二个是飞鏊铁锤大将军姚猛，紧跟着开封府班头韩节、杜顺，又见前边一对气死风灯笼，上写着“草桥镇总镇”。

原来龙滔、姚猛二人，冯渊打发他们一走，出离路凯门首，走到一个僻静之处，找了一位上年岁人，打听打听此处属什么地方所管。那位老者问：“是文衙门武衙门？”二人一想，总是武衙门好。那人方相告说：“在小单街，就是总镇衙门，这位大人姓杨，杨总镇。”二位与那人道劳，直奔小单街而来，找总镇衙门。刚到衙署之外，远远有人招呼说：“龙大爷，慢走。”龙滔一看，来了数十个人，单有两个抱拳施礼，说：“龙大爷，不认识我们？方才多有受惊！”龙滔一看，并不认识这几个人，问道：“二位怎么识认小可？二位贵姓？”那人低声说：“我叫韩节，那是我

兄弟，他叫杜顺。我们奉开封府相谕，京都恒兴当有七条命案，我们下来采访差使。在天齐庙把势场，见你们几位都教路家拿住了。我认得你老人家，阁下不是上开封府找过韩二老爷？后来你卖刀，我们冯老爷送你银子，我故此认得你老，大概你老不认得我们。我们怕你几位凶多吉少，我们上总镇大人这里投文借兵，破案拿贼，救你们众人，不想二位到此。你们是怎么出来的？”龙爷就把冯爷认得崔龙的话学说了一遍。韩节说：“这可是巧机会，咱们一同见总镇大人杨秉文罢。”说完，四人一同进衙内。官人回禀进去，不多时请入。四位见大人投文，各说自己之事。大人不敢怠慢，立刻点兵，要马步军队，各穿戴卒巾号褂，刀枪顺利，将到三更，大家起身，直奔路家而来。

走在半路，有探事的兵丁报说：“前面有路家男女连家人等，与三位在树林外动手哪！”龙滔、姚猛听此信，大喊一声，杀将进去。总镇杨秉文立刻传令，教马队在外头一圈，不准走脱一人。自己倒下马，提着一条长枪，带着步下兵丁，见人就拿，逢人就捆。开封府的韩节、杜顺带着伙计们，全拿着单刀铁尺，跟着龙滔、姚猛杀进来了。刚一进来，冯渊、艾虎、卢珍三个人一看，是自己人到，自来的精神百倍长。龙滔等刚一进来，就撞见姑娘，自来的就有几分害怕，不敢过去与路素贞交手，怕他有妖术邪法。冯渊嚷：“咱们人在西北与他动手，可别往东南，老要面向着东南！”高声一嚷，果然大家都听见了。浑人就属姚猛，手中鸭圆大铁锤，叮当乱碰大众家伙，碰上就飞，撞着就得撒手。路凯这些家人见官兵官将一到，马步队一围，人人害怕，个个担惊，就无心在此动手，要打算逃命。又撞着姚猛这般利害，谁敢向前？要跑又跑不出圈去，满让跑出步队圈外，也被马

队拿住。马上全是长家伙，一抖长枪，就挑一个，满让挑不着，路凯家人拼命一跑，马上人拿马一撞，就撞一个跟头，马兵下来就捆。总镇大人是后进去的，提着一条梅花枪，碰着路家家人时节，不是枪扎就是杆打。单则一件，他认不出来那是路家，那是龙滔、姚猛、韩节、杜顺一同的人，故此高声嚷叫说：“呔，那边是官面的人，咱们可别杀错了！”龙滔说：“这边三位全是咱们自家。”冯渊嚷：“我们在西北，都是自己人！你可别往东南，你上西北来罢。”杨秉文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心想着咱们都在西北，贼人全在东南，东南上没人挡着，怕他们打东南上跑了。自己在东南上挡住他们，自料凭手中这条枪，足可以挡住这几个连男带女。他焉知晓九尾仙狐路素贞那个利害！姑娘动了半天手，未能杀着一个人，五色帕又施展不出来，全教这个假丈夫给嚷嚷的。可见看杨总镇在东南上，路素贞一回手就从帕囊里把那一块大红的手帕提将出来，冲着杨总镇唰啦一抖，杨总镇就觉着眼前一黑，“哎哟”一声都没嚷出来，噗咚，把杨总镇摔倒在地，当啷一声，早就把枪扔下了。金角鹿贾善动着手，回头一看，只见杨总镇摔倒在地，一翻身蹿将出来，摆刀就剁。其实他听见大众嚷哪，齐说道：“总镇大人躺下了！”再说他也看的明白，总镇是将巾摺袖，蛮带扎腰，薄底靴子，脸似银盆，雁尾髭须，浓眉阔目。他明知此人不俗，是一至死，杀一个赚一个，摆刀就剁。只听嘣的一声响亮，鲜血直蹿，噗咚一声，摔倒在地。

列公听明白着些，可不是把总镇杀了。总镇在地上躺着，要是杀总镇，何又噗咚一声摔倒在地？这是贾善被伤。皆因总镇一躺下，冯渊嚷：“教你过来你偏不听话！”姚猛就看见了。姚

猛一着急，要过去救去。眼见救之不及，贾善过去要杀，姚猛赶不到，就把手中铁鍤子往外一发，就听嘣的一声，正在贾善肩头之上，“哎哟”一声，贾善就摔倒在地。众兵丁忽喇往上一裹，连贾善绑将起来，把总镇背将起来，破着死命往外一闯。冯渊嚷：“往西北来！”路素贞又不能抖那绢帕，只可赶上去要杀那些兵丁，早被艾虎截住。艾虎又与路素贞一交手，可真称得起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直杀了一个难解难分。此时路凯的家人虽不能全被官人拿住，所剩数十个人，也就往上乱闯逃命去了。路凯、崔龙一瞧，就剩他们这几个人，心中就有些害怕。头一个是崔龙，直不敢动手啦。冲着龙爷虚砍一刀，往南就跑。自己越想越害怕，别说不能得胜，满让赢了冯渊他们大众，路凯他们也不答应，他是个媒人，闹出这们大祸来，自己抹脖子都对不起路家，只可远遁他方便了。砍了两名步下兵丁，马上的兵丁一追，他又把那马上的砍下马来，自己逃生去了。单提路凯借着人家兵丁灯光一看，连他妹子只剩下三个人，暗暗着急，又是生气，这件事情全坏在崔龙身上，等遇见崔龙时节，再与他算账，此时自可是约会着妹子逃命。焉知姑娘想出一个主意来了，怀中有纸，掏出来把自己鼻子堵了个结实，把迷魂帕冲着大众一抖，不管上风下风，众人全得躺下。

姑娘把绢帕一抖，不知大众性命，下回再表。

第十七回 贼女空有手帕难取胜 侠客全凭宝剑可擒人

且说路素贞实出无奈，想出一个急见识来，把自己鼻子堵上，往他们这边一欺身子，右手刀遮挡大众的兵器，左手一抡五色迷魂帕，什么叫上风下风，闻着就得躺下。正然要抡，西南上一阵大乱，蹭蹭蹭，蹿进好几个人来。头一个是御猫展熊飞，第二个大义士卢方，三个徐庆，铁臂熊沙老员外、孟凯、焦赤、云中鹤魏真。这些人将一露面，艾虎、卢珍、圣手秀士三个人精神倍长。怎么巧，这几个人从何而至？是大人接着圣旨，入都覆命，大人未曾起身，这是大人的前站。不但净是他们这几位，还有文官主簿先生公孙策，带着许多从人，都是乘跨坐骑。一路之上，各州县通知明白，教他们预备公馆。可巧这天又是徐庆的主意，他要睡不着，他教走就得随着他。这主意独出己见，想着什么全在他一时高兴。想走就得走，他要想住就得住下，永远不随着人。你要不随着他不行，他要说住，你不住，他就教你单走，他一人住下。不论多少人走路，也得听他一人调遣。这天将到四鼓，他就教外头备马，众人无奈，自可同着他起身。走在路上一看，方知起早啦，也就无法。正走着，瞧见这边灯球火

把，赶奔前来。教从人一打听，方知道是这么件事情。

几位下马，教从人与公孙先生在那边等着。这几位爷各执兵刃，杀奔前来。头一个是展南侠，随跟众位往前一闯，展爷将一进来就见了艾虎大众。冯渊就嚷说：“众位大人到了！这几个是贼，要紧案子，千万可别把他们放走了！”展南侠方才知道有要紧的案子。路素贞一想，听见他们口称大人，只要有这迷魂帕，自己把鼻子堵住了见就全不怕，不管他们有多大本事，也担不住这迷魂帕一晃。自己把主意拿定，就将迷魂帕一抖，先是那些兵丁一个个噗咚噗咚乱倒，然后就奔了艾虎来了。艾虎瞧见那些兵丁噼咚噗咚乱倒，又有冯渊说教抢西北。人家身临且近，躲闪也不好躲闪，将一着急，听冯渊那里嚷：“这丫头抖迷魂帕哪，大家捂着鼻子与他们动手罢！”这一句话就把大家提醒了，大家全把鼻子一捂，连那些兵丁一齐嚷道：“捂鼻子呀，捂鼻子！”这一下把路素贞吓了一个胆裂魂飞，全仗着这手帕赢他们，不料教他们这套主意泄露机关，怎么抡也不行了！那边的路凯全仗着他妹子这个迷魂帕，如今全使不上了，那还中什么用？就说：“咱们走罢……”这句话未曾说完，自己那口刀早就教云中鹤魏真削为两段，回头就跑。将一走，被飞鏊大将军铁锤将一鏊子钉在腿上，噗咚，摔倒在地，被兵丁过来将他拿住。路素贞一瞧事情，撒腿就跑，总还是他的腿快，他倒跑出去了。铁腿鹤赵保心神意念全在路素贞身上，他见素贞一跑，他就跟着跑下来了。可巧迎面遇着魏道爷，他如何走的了。魏道爷用手中宝剑先把他刀一削，然后往着他的头颅一刹，算是躲的快，蹭的一声，把他的头巾砍去一半，也就逃命去了。到底还是同着路素贞一路前往，下文书再表。

大众一看，跑的是跑了，拿住是拿住了，然后大众会在一处。艾虎等过来见礼，然后问他们的来历。龙滔、姚猛说他们丢东西卖艺；冯渊说他们进庙，怎么遇见姑娘被捉，后又遇见崔龙，说与姑娘入洞房、诓手帕，怎么得着王爷下落，如此如彼。展爷大喜，说：“自要得着王爷的下落就好办了。”又问艾虎，艾虎把怎么遇见张三叔、赵四叔与白五婶娘，自己不上黄州府找师父，够奔京都的话说了一遍。又问韩节、杜顺两个班头，说京都恒兴当怎么出了无头案，奉相谕，上草桥镇找姓路的，到天齐庙一打听，是范家儿子，姓路，原本是路家孩子，贪着天下都地方范宗华的家业，范家一死绝了，这路凯任意胡为，仍认祖归宗。他认的无赖的朋友，家内准窝着作案之贼：“我们上庙探他去，可巧遇着龙大爷被捉，我们情知势孤，这才向杨总镇借兵。”话言未了，冯渊接言说道：“京都作案，你们准知道是谁？”回答：“不知。”冯爷说：“就是同着路素贞跑的赵保。”如此如彼，学说了一遍。展爷一听，气往上撞，说：“真有这等事情，平平世界，朗朗乾坤，怪人家不当要杀人。方才那位总镇大人不是躺下了吗？”众位回道：“此时慢慢苏醒哪。”兵丁等过来报功，兵丁内死了四个，有六个带伤的，拿着他们活的是四十二个，带重伤的十几个。展爷说：“你们总镇大人此时不能传令，可认得展某？”大家一口同音，跪下叩头，说：“认识大人。”展爷说：“我替你们大人传令：活的、带伤的全解往衙门，连这两个贼头，一并交衙门，我们带着上京。死去的教地方派人刨坑一埋。”吩咐已毕，那边从人与公孙先生也都过来。再看总镇大人，晃晃悠悠过来与大众见礼。展爷就把他发放之事说了一遍，杨总镇连连点头。展爷又说：“大人索性带兵把路家家

一抄，所有东西物件尽行抄出，上帐簿封门。若要有人，还将他们拿住。”说毕，总镇大人带兵前往。单有兵丁头目带着展老爷上总镇衙门。天已大亮，总镇方回，将抄的东西物件帐目与展爷观看，带往开封府。路家里面，连丫鬟全都跑了。展爷说：“那也不必细追。”教总镇预备一辆大车，就把路凯、贾善锁在车上。开封府的班头同龙滔、姚猛、艾虎，冯渊、卢珍二人到店取包袱，给饭钱，也就押解着车辆入都。展爷等都是骑马，路上无话。

直到开封府，艾虎等奔校尉所，见着师父。冯渊等都与智化行礼问好，各言自己来历。把邢如龙、邢如虎带过来，与大家相见，说了他们的缘故。班头韩节、杜顺进里边，见相爷回话，就拿住路凯、贾善的话回禀了一遍。相爷点头，外厢伺候。班头出来，艾虎大众等着展爷来到，一同面见相爷。天到晌午时节，展南侠、卢珍、徐庆、魏真、沙龙、孟凯、焦赤至开封下马，奔校尉所，面见智爷。小爷等过去行礼，智爷把邢家弟兄带过来，说了他们的来历。徐庆说：“智化贤弟，你才会哪！事情办完你走去了，大人为你不入都，教我们大家各处寻找于你，原来是你先跑在这里等着来了。哎呀，可是你不在这等着，相爷不没了命了！”这句话说的邢家弟兄脸上发赤，也不敢多言，就低着头。忽然就见帘子一启，包兴从外面进来，见众人大家乱一行礼，随说道：“相爷知道你们众位老爷们来了，相爷在书房等候，请你们众位老爷相见。”众人答言，南侠在先，小爷在后，到里面见包公。无非问了些襄阳的事，又问了些天齐庙的事，又说些开封府闹刺客的事，又提谷云飞不愿为官，异样情性。俱都说罢，教众位外厢伺候，包公也就升堂，当差的众人堂口伺

候。

包公升位，两旁边校护尉站班。包公吩咐：“将路凯带上来。”问他不法的情形，他尽把这事推在崔龙、贾善、赵保的身上。随后又把贾善带至堂口，跪倒身躯，往上磕头。包公问他恒兴当杀人事情，可到好，没招老爷生气，全说了。就提当镯子“要当五十两，只写三十两，我们两个人一恨，第四天晚间，赵保杀死两个更夫，五个站柜的，拿了他们百馀两首饰，尽是赵保所为，小的与他巡风。”相爷也没用刑具拷打，就把他们钉肘收监，暂为待质，等拿住崔龙、赵保再定拟罪名。发放已毕，赏赐班头，仍出闪批文书，案后访拿崔龙、赵保。又与草桥镇行文：路凯房子入官查收，已作抄产，所有东西该地方官入库；天齐庙另招住持方丈，周围香火地不属路家所管，归庙中作香灯之费；所有拿获路凯家人，一概责放；案后访拿崔龙、赵保。当铺所杀死之人，等赵保到案方准埋葬。诸事一毕，包公退堂，净等按院入都。

单提颜查散先接着圣旨，一概事情按旨意办理。金知府署理外番苗守的差使；所有王府拿住的贼人，神手大圣邓车、钻云雁申虎，一个是行刺，一个是盗印，把两个贼就地正法，人头用木笼装起，在襄阳西门号令；所有拿住的兵丁，大人俱释放。此时有路彬、鲁英由晨起望来，入上院衙求见大人。有人将他们带进来，见大人行礼，跪下不起，在大人面前请罪。大人问：“路、鲁二位何罪之有？”二人一齐说道：“奉蒋四老爷谕，在我们家中看守着彭起，彭起头上按着个迷魂药饼，早晚把他两羹匙米汤。灌来灌去，日限甚多，再灌他吞吃不下，我们又不敢把迷魂药饼起将下来。我们一摸，这人浑身冰冷，四肢直挺，寻常

可也像死了一样，无非是浑身是活软的。再过几日又一摸，浑身冰冷，我们疑着怕不好，哆着胆子把迷魂药饼起下来，已然呼之不应，唤之不语，彭起那老儿气绝身死。我们也不敢抬埋，请大人示下。”言犹未尽，大人仰面朝天长叹了一声，说：“可惜呀，可惜！便宜他就是了！你们两个人也不用走了，跟随本院入都，听旨意封官。”两个人磕头。大人派官人上晨起望，把彭起尸首提出来，扔弃山涧，教鹰餐鸟啄。差官领命前往。蒋四爷拦住路、鲁二位要那个迷魂药饼，路彬、鲁英就把那迷魂药饼给了蒋爷。

又有官人进来回禀先生，先生回禀大人：“五太太奉旨迎接古磁坛，不日看看来到。”大人吩咐首县，在上院衙外高搭祭棚，设上古磁坛，请高僧高道超度五老爷亡魂。大人率领文武官员众侠义等亲身上祭。书不可尽着重叙。待表五太太到，带领公子白云瑞至祭棚，恭拜古磁坛，奠茶奠酒，烧钱化纸已毕，见大人。大人亲身出衙，见夫人公子，劝夫人几句言语，教督催着公子尽力读书；然后送银两以作奠敬。夫人请古磁坛起身。大人入都，有本城文武官员给大人预备轿马，所有破铜网众人俱跟大人同行。君山钟雄就带着于义、于奢所有众人回山，文武官员送出一站。次日起身先走，大人轿子是徐良、北侠、芸生、熊威、韩良、朋玉、韩天锦七位。随行正走在一片苇塘，忽然蹿出一人，嚷“冤枉”，冲轿内一刀。

要问大人生死，且听下回。

第十八回 黑树岗范天保行刺 金銮殿颜大人辞官

且说徐良、北侠等保着大人轿子，前呼后拥，头里执事排开，雨墨的引马，从人跟随，俱在轿后，两旁有按站的官兵护送，众英雄换替着保护轿子，走乏了，后面有车有马。可巧正走在一块大苇塘，周围净是些树木，地名教作黑树岗，忽然从苇塘里出来一人，穿着一身破衣服，可是贴身利落，腰扎钞包，一双靸鞋，口嚷“冤枉”，往轿前一扑。玉墨将要下马，轿子还未打杵，那人就到了轿前。原来手中背着一口刀，不大甚长，用左手一揪轿帘，右手刀扎将进去。就听见噗哧一声，“哎哟”一嚷，早就红光迸现，鲜血直蹿。可巧此时保大人的是熊威、韩良、朋玉、韩天锦，这四个人本领不强，韩天锦更不会本事啦。

你道这个刺客是谁？就是闪电手范天保。教四爷追跑了，由水中逃命。上来时节，也不知“天保”上那里去了，白昼不敢回家，隔了两日，晚间方敢回去。家内门户封锁，教官人看着。他又不肯上鲁家村去，无奈何，到亲戚家隐藏。亲戚慢慢给打听明白，方知道鲁世杰的干老是翻江鼠蒋平。自己咬定牙关，寻找蒋平报仇。谁人不知蒋四爷跟着大人当差，自己就找奔襄

阳来了。可巧半路遇见黄面狼朱英，二人就找了一座酒楼，朱英就把王爷在宁夏国，怎么聘请天下山林海岛的英雄，与王爷共成大事的话说了一遍。范天保听在心里，也把自己事学说了一回。朱英说：“巧了，你要找蒋平，我与你一路前往。你杀蒋平，我与你巡风；然后我杀大人，你与我巡风。”范天保一听，说：“这是真巧，有了膀臂了。你杀大人何用？”朱英说：“你真胡涂，颜查散是王爷大人的仇人，谁要能杀了贪官，王爷得天下与谁平分一半。”天保说：“要是那样，我一人即可杀他们两个，你与我巡风。”二贼议论好了，会了酒钞，说奔到黑树岗。遇见地面上言语说：“快拾掇道路罢，大概晚半天就到了。”二贼一打听，正是颜按院打此经过，二贼欢喜。又见了这个地势，正可动手。怕跟大人手下人多，倒现买了一件破衣服，一喊冤，他们不提防，一刀将大人杀死，他们总有保大人的，人无头就不行了。“我再接应着你，你看这隐身子地方甚多，也好藏躲。”二贼商量好了，就在苇塘一等。可巧又是一片旱苇，等着大人到时节，必有动静，他们从暗处往明处看，自然看得明白。瞧着大人轿子临近，范天保往外一蹿，一嚷“冤枉”，谁也想不到他是行刺的，不料他把轿帘一掀，噗哧一刀。那轿夫正要打杵，索性把轿子一扔，撒腿就跑。韩天锦嚷：“了不得啦！有人把大人杀了！”他只管肋下也带着刀，他不拉刀，一味干嚷。熊威、朋玉、韩良三个人亮刀，容他们把刀拉出来，范天保也就跑了，三个人就追。范天保本不打算与他们交手，焉知晓迎面上早有一个人挡住去路。你看那人一身皂青缎衣襟，黑紫脸面，两道白眉，一双润目，四字口，手中那口刀，刀把上有一个环子。一摆手中刀，拦住去路，口中说：“乌八日的，别走啦，爷爷在此久候多

时！”

原来山西雁正在车上坐着，同着赛管轺魏昌一辆车上说话。后来一看这个地势，周围树木丛杂，那边又有一块大苇塘，徐良就与魏先生说：“这个地方可有点不好。”先生问：“怎么不好？”徐良说：“白天还不要紧，晚间是藏贼所在。”先生说：“我们念书的人，那懂得这些事情。”徐良就看见苇塘内有两个人影在里头乱晃。徐良跳下车来，往前紧走了几步，正遇着范天保一跑，徐良蹭一个箭步，就把他去路挡住。范天保不知老西那个利害，摆刀就剁。徐良把刀往上一迎，只听呛啷一声，就把范天保这口刀削为两段。范天保出世以来，没见过这宗兵器，把刀一扔，焉敢动手，回头往苇塘就跑。徐良将一掏镖，范天保就到了苇塘，镖托在掌上，再打也就来不及了，人已经进苇塘去了。依着朋玉、熊威，要往苇塘里追，说：“大人已经教他杀死，咱们这个罪名不在小处！”北侠此时赶到，连连摆手，大叫：“不要追赶，咱们先瞧瞧大人要紧！”这三个人返身回来。徐良一使眼色，一指鼻子，打了个手势，顺着苇塘外边追下贼人去了。

北侠带着芸生，又把轿夫叫将回来，收拾轿帘。看了看大人，这一刀正扎在肩头之上，鲜血淋淋，北侠拿出点药来给他按上，嘱咐了几句言语，把那件蟒袍给他往上提了一提，仍然教轿夫搭起就走，里面还是哼咳不止。可笑是那些护送兵丁，只管扛着长枪、大刀、短刀，一个个卒巾号坎，瞧见刺客出来一砍大人，各各唬的南北乱跑，不顾拿人。见刺客跑了，大家仍又聚在一处，倒过来与北侠打听大人伤的轻重。还有两个小武职官，两外委的差使，本是在先头，也跑过来与北侠打听，教北侠

威吓了几句，连兵带官，诺诺而退，仍然保护大人前往。这熊威也是纳闷，又见主管玉墨也不深分看大人受伤的情形，并且连马都没下，还是嘻嘻直乐。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原来这个轿子里不是真正钦差，这全是蒋四爷的主意：第二站分三路行走，教金知府从监内找出一个被罪的人来，教他假充大人，一路无事，就把他死罪免了；要是遇祸，也是他命该如此。此事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似乎熊威等就不知。果然正走在黑树岗，正遇此事，不然玉墨那样义仆，他有不急的么？总是蒋爷有先见之明。到了驿站，从新又换一个假大人，一路也就无事。大众到京不差日子，往前大人也到了，北侠等也到了，徐良后赶着也到了。山西雁追了一路，也没把贼人追着。彼此全到大相国寺见大人。

大人是头天入都，住大相国寺，第二日见驾。蒋四爷大众先到开封府，见包丞相。未见包公先见着智化，蒋爷说：“哈哈，好智贤弟！你可算是神龙露头不露尾。”智爷行礼，说：“四哥，别过奖我了。”蒋爷说：“这我看你见大人不见，这要封官，看你作官不作。”智爷说：“这也就无法了，你们先见相爷罢。”又与邢家弟兄见了。蒋爷把智爷拉在一边，低声说道：“你好大胆子，这是两个刺客，你硬敢保举在开封府当差！二人要是一变性情，你不料料是什么罪！”智爷说：“对呀，我也是当局则迷，也觉有些害怕，不然我怎么净看着他们，我也不敢离开两个。这几日光景，已看出两个人性情来了。四哥，你只管放心，决没意外之事。”蒋爷说：“既然这样，很好。好好，我们见相爷去了。”大家到里面见包公。相爷说道：“索性把邢如龙、如虎两个人的名字也提在摺本之内，破铜网有功，保举两个作官。”蒋爷

连连点头，谨遵相谕。包公又问：“钟雄由君山带多少人来？”蒋爷说：“回禀恩相大人得知，钟雄就由君山带了两个人来，余者之外，全是钟雄手下从人。”包公吩咐，教四爷把君山三人带来一见。蒋爷把邢如龙、邢如虎带至大相国寺面见大人，说明了相爷的吩咐。这两个人跪下，与大人叩头，求大人施恩。蒋爷在旁边就把相爷说求大人保举两个人为官，大人点头，吩咐教他起去。蒋爷又说，相爷要见君山钟雄他们三个，大人复又点头，教四爷带钟雄等至开封，听候相谕。

蒋爷随即带着钟雄、于奢、于义至开封里面书房之外，先回了相爷，后把三个人带进去。见相爷双膝点地，包公教他们抬起头来。包公打量着，君山钟雄水旱二十四寨的一个大寨主，必然是一个红胡子、蓝靛脸。错非是那个样，如何镇得住水旱八百里的所在？入内一见，实系诧异。原来是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绺短髯，翠蓝袍，四楞巾，厚底靴子，很像清高儒雅的体态。又看金铎无敌大将军于奢，身高一丈开外，面如淡金，壮士打扮，头如麦斗，膀阔腰圆，包公一瞅就爱。再看于义，武生相公打扮，面白如玉，恰似未出闺阁的少女一般。包公见他心中一惨，见他倍与白护卫品貌相仿。包公问他们的名姓，蒋爷在旁替他们回禀：“这个叫钟雄，这个叫于奢，那个叫于义。”包公说：“本阁听说你文中进士武中探花，退来居住君山，可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钟雄叩头，口称：“罪民一念之差，身该万死，万死犹轻。”包公说：“及早回头，总算是名士。回相国寺候万岁旨意便了。”三人叩头，跟蒋爷出来。蒋爷找智爷一同上大相国寺。将要找智化，有一个官人笑嘻嘻捧着一个帖儿，说：“四老爷，智大爷往外头去了。怕你老人家下来，派我在这里等

着。见着你老人家，这有一个帖儿，说一看便知。”蒋爷接过帖来就一怔，说：“不好，大半又要走星照命。”打开帖一看，何尝不是！上写着：“字奉蒋四哥得知：小弟智化在开封多住几日，所以为伴着邢家弟兄。如今你们众位已到，小弟卸责。书不尽言，容日再会。”蒋爷见了字柬，一跺脚，叹了一口气，说：“智贤弟行事实系古怪！”只可同着钟寨主直奔大相国寺。见了大人，就把相爷见了钟雄的话说了一遍。又将智化留的这个帖给大人看了。大人也叹息了半天，在旁的众人听着无不叹息。然后大人又叫先生打摺本，预备明日投递。所有众人俱都写在摺本之内，卢、韩、徐、蒋四个人辞官不作，也在摺本之内写明。摺本打好，大人过目已毕，天已五鼓，大人上朝。

至朝房前下轿，少刻包公到，过去见了老师，行师生之礼，至朝房内谈话。不大的工夫，天子登殿，文武在品级山前行礼。朝贺已毕，文东武西分班站立。颜大人的摺本，黄门官传递，陈总官接过，在龙案上展开，金狮子压住。天子看了多时，降旨封官。又下一道旨意：今日晚膳后，所有破铜网的人，俱在龙图阁陛见。

这段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小五义御花园见驾 万岁爷龙图阁封官

且说颜大人见驾递摺本，万岁御览。万岁爷看了多时降旨：颜查散察办事件办理甚善，赏给礼部尚书。颜大人碰头辞官，万岁不准。颜大人又奏：在襄阳为王爷事呕心吐血，请旨开缺。万岁不准，赏假百日，安心调理，假满请安赴任当差。颜大人不敢再四辞官，如若一定辞官不作，就为抗旨不遵，只可叩头谢恩。万岁爷又赏些金银彩缎，大人复又谢恩。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实加一级，赏给三品护卫将军，金银彩缎。卢方、徐庆准其辞官，有后人接续当差，也赏金银彩缎。韩章、蒋平辞官不准，韩章赏给四品护卫，蒋平实加一级，水旱三品护卫将军，赏给金银彩缎。颜大人替代谢恩。所有一干众人，今日晚膳后在龙图阁，勿用穿带官服，着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府尹包拯带领引见。降旨已毕，朝袍一掸，君臣皆散。

包公至朝房，着派南侠、蒋四义教给他们大众见万岁爷的礼节，千万不可像上次失仪。又着公孙策开下大众的花名，这大众的外号、籍贯、名字，开写清楚，投递御前黄本处。蒋、展二位领相谕，回大相国寺，教给大众礼节，见驾规矩。聪明人一教

就会，糊涂实系费事。总而言之，教他们少说话，多磕头为是。面圣之时，肘膝尽礼，匍匐于地。后来又一议论，把小五义弟兄叫来，蒋爷说：“倘若万岁知晓你们都是将门之后，万岁又是喜欢看练武的，又知道你们一身工夫，大概许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技艺。不如把你们本艺写上，倘若天子高兴，就许要看看。”展爷在旁点头，说：“四哥，你真想得到。”一问芸生什么熟惯，就是单刀；又问艾虎，也是单刀；一问卢珍，也是刀；一问徐良，也是单刀。蒋爷说：“你们诚心哪！这个上去一趟刀，那个上去一趟刀，满让天子高兴，也就看絮烦了。你们得改个样儿。”就让芸生使刀。“卢珍，你不是会舞剑么，跟着你丁二叔学的？”卢珍说：“我没有宝剑。”蒋爷说：“你丁二叔也有宝剑，你展大叔也有宝剑，谁的你不可使用！”卢珍点头。又说：“艾虎，你怎么样？”艾虎说：“我必得使枪。”蒋爷说：“呸，你在万岁爷眼头里抡枪去？使短兵器还不可以的！”艾虎说：“我使什么？”蒋爷说：“你将就着打一趟拳罢。”艾虎点头。又问徐良：“你怎么样？”老西说：“也不是侄男说句大话，十八般兵刃，你老人家提什么罢？”蒋爷说：“准是件件精通！”徐良说：“件件稀松。”蒋爷说：“你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能耐没有？”徐良说：“别的能耐也有。”蒋爷问：“你有别的什么能耐？”徐良说：“别的能耐果然是有。”蒋爷说：“既有很好，就给你写上，可要出色。”徐良说：“你老人家写‘一手三暗器’。”蒋爷说：“何为叫一手三暗器？”徐良说：“不用问，用的时节现想招儿。”蒋爷说：“这可不是闹着顽的。”徐良说：“侄儿知道，无非有个刚罪等着哪！”蒋爷又问韩天锦：“你会什么？”大傻小子过来说：“问我呀？会吃饭。”蒋爷说：“问你会什么本事。”韩天锦说：“会干什么呀？”蒋爷说：“对

了。”天锦说：“会打杠子。”蒋爷说：“你跑的皇上眼头里打杠子去？”徐良说：“我是找刚呀，我哥哥是要出大差。”问：“二哥，你是会什么本事，好写上。”天锦说：“就是打杠子、吃饭，打杠子打来钱好吃饭。”蒋爷说：“你走开我这里罢，别气我了。”天锦赌气往西去了。蒋爷告诉公孙先生，写花名时，写芸生头一个使刀，二个卢珍会舞剑，三个艾虎能打拳，四个徐良会一手三暗器，五个韩天锦力大。

展爷问：“力大怎么讲？”蒋爷说：“聪明不过帝王，伶俐不过光棍。天子一瞧‘力大’，见他那个人物，也就知道是个笨货。再说，我知道天子圣意，最喜爱长的俊美人物，把他们貌陋的排在后面，看来看去，看在后面，有貌陋的，满让不爱看，也瞧完了。”展爷笑问：“你怎么知道？”蒋爷说：“我们三个人见驾的时候，见我大哥也喜欢，见三爷亦乐，见了我这个模样，就一皱眉。问相爷何为叫翻江鼠？我那时候显我能耐，我说我水势精通，险些没把我刮了，后来教我捕蟾。不然我怎么知道老爷子最喜欢体面的。”展爷听着大笑，说：“四哥虽是多虑，也倒有理。”随教公孙先生把花名开写清楚，先递将进去，然后带领大众，在后宰门伺候听旨。

这一路上，跟随的人越聚越多。自古至今，全是一理。京都地方，有点什么事情，人所共知，一传十，十传百，都要看破铜网之人。跟随一看，果然一个个不俗。就有狰狞怪状的英雄，也有五官清秀的好汉，高矮老少胖瘦不等，直奔后宰门而来。一路之上，瞧瞧热闹的人也俱都跟在后宰门。单有后宰门当差的太辅公官，也都出来瞧瞧，见着展南侠、卢、韩、徐、蒋，过来讲话，展爷大众也给他们道个吉祥。他们这也打听打听，那也

问问，齐说道：“你们大众见了万岁，准要作官，出来与你们道喜。”正说话间，由里出来两个小太监，全都在十八九岁，俱是太监帽，铁莲衣，厚底靴子，顶带念珠，面如少女一般，手中苍蝇甩儿乱摆，口中嚷道：“开封府的老爷们哪？”蒋爷同展爷南侠一看，就知道是御前差使。赶着向前，抱拳带笑说：“二位老爷吉祥！”回答道：“彼此，彼此。咱们二人奉我们师父之命，出来瞧瞧你们齐备了无有。咱们二人的师父是谁呀？”展爷连连说：“知道，知道，是陈总管老爷。”二人又说：“万岁爷用膳已毕，你们都把人带齐了。”蒋爷说：“俱已齐备，我们在此候旨。”又瞅了瞅大众，说：“就是这些人哪？”蒋爷把大众往前一带，说：“看看二位老爷。”大家全是一躬到地，他们也还了一个礼儿，说：“你们在此候旨罢。”说毕，两个人进去。又见王朝、马汉二位赶到，说：“蒋、展二位大人，相爷问把他们大家的礼节全都演习好啦？”蒋爷点头：“俱都演好。”

里面传出信来，万岁爷驾到龙图阁，带众人进去。随即答应。进了后宰门，走昭德门，穿金锁门，玉右门，奔御花园门，可就进不去了。单有展南侠、蒋四爷可以进去，他们二位是御前的差使。就是展爷一人至龙图阁下面听差，蒋爷这里看着大众。包公早已就进来，在龙图阁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下候驾。不多时时，有许多太辅宫官由门内出来，嚷说：“圣驾到。”后来又出来一伙，照前番一般，也是嚷“圣驾到”。第三次出来的人不敢嚷，口内打唉，皆因离圣驾太近。不多时，万岁爷坐定亮轿，由里面出来。包公就在御路之旁双膝点地，口称：“臣包拯见驾，吾主万岁，万万岁。”万岁在轿内传旨：“卿家平身。”天子的亮轿直奔龙图阁，万岁爷下轿，龙案后落座，包公复又参拜一

回。陈总管前来，把大家花名呈将上去。天子一看大众的功劳、籍贯、外号，有不愿为官的，也俱都开写上边。列位，可有一件，必得说明。万岁的眼前递花名，怎么敢把外号递将上去？皆因那是宋朝年间，与我国大清不同。如今慢说万岁爷的眼前，告示上，要是有个外号就得躲避躲避，也不论你有多们大的英雄。再说，如今谁敢在万岁爷眼前施展武艺，还是抡刀、抡枪的？奈是如今与古时不同。这是闲言，不必多叙。

天子一看花名，头一个就是智化。盗盟单，诈降君山，救展护卫，论功属他第一。就是此人不在，不愿为官，自己隐遁。天子叹息了叹息。再看就是北侠。此人也是不愿为官，只愿出家，削发为僧。再看魏真，是个老道。双侠不愿为官。沙龙、孟凯、焦赤、白面判官柳青、小诸葛沈中元，降旨意就把这几个召将上来。御前的往下一传圣旨，下面有展南侠同着太辅宫官至御花园门首，把这几个人带将进来。至三禅上面，陈总管过来一拉北侠的衣襟，大众一字排开，肘膝进礼。天子降旨，教他们并正了。众人微丝一挺身躯，不敢抬脸观看天子，全都是眼观鼻子，连呼吸之气尽都不敢。天子往下观看，有陈总管过来替他们报名。陈总管也不知道他们谁叫什么名字，皆因手中有一掐子，往上带的时节，总管低声就问明白了，故此他可以替报名姓。天子一看北侠，一身紫缎衣襟，碧目虬髯，面如重枣，与神判钟馗一般不二；又看魏真，一身银灰道袍，银灰九梁巾，面如美玉，细眉长目，三绺短髯；双侠丁家弟兄，都是一身翠蓝的衣服，武生巾双垂灯笼穗，弟兄二人全是玉面朱唇，二人一般高的身躯，难得品貌也是一样；再看沙龙，土绢袍，鸭尾巾，面如紫玉，满部花白胡须；孟凯穿红，焦赤挂皂，柳青、沈中元全是

宝蓝的衣服，就是一个胖大，一个瘦弱。天子看毕，知道这些人都不愿为官，万岁也不肯强派着为官。北侠特旨在大相国寺出家，拜了然和尚为师，赐的御法号保宋和尚。万岁意见，北侠虽则出家，仍然教他扶保大宋。然后在商水县重修三教寺，着北侠摩顶授戒之后，至三教寺以为方丈。魏真赏给金簪、道冠、道袍、丝绦、水袜、云履，庙中无非赏赐些白米，不赏金银彩缎，出家人用他不着。双侠赏侠义银牌两面，当面取来，着陈总管挂在二人胸膛之上，如外单有金银彩缎。柳青、沈中元、沙、焦、孟，尽赐些金银彩缎。叩头谢恩退下。旨意下，又召龙滔、姚猛、史云、路彬、鲁英、熊威、韩良、朋玉、马龙、张豹、冯渊、邓彪、胡列、邢如龙、邢如虎。大家至龙图阁见驾。天子一见，龙心大乐，见这些人高矮不等，丑俊不同，万岁一体全封为六品校尉之职。领旨谢恩，退出龙图阁。

天子复又召白芸生弟兄五个，往下传旨，不多一时带将上来。陈总管一拉芸生，教他双膝点地，肘膝尽礼。这五个人却又古怪，他们鱼贯而跪，一个跟着一个，不像别人上来一字排开。这是蒋爷的主意，把那相貌长的不受看的，全掩藏在后面。天子降旨，着芸生并正了。芸生往上一起身，眼观着鼻子，不敢瞧看天子。万岁一见芸生，回思旧景，想起白玉堂在龙图阁和诗来了。什么缘故？皆因芸生相貌与白玉堂不错，又是玉堂的侄子，见景伤情，龙心一惨，把脸往上一抬，一翻龙目，把眼泪含回去。怕的是龙泪落地，万年颓叹，故此将泪含将回去。又看他这外号叫“玉面小专诸”，万岁知晓，必是他侍母甚孝，天子先有几分喜爱。常言这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又见他会使刀，万岁一时高兴，要看他武艺如何。顷刻降旨，着芸生试艺。陈

总管过来告诉：“万岁降旨，教你试艺。”芸生望着总管磕头，说：“万岁教小民试艺，没有兵器。”陈总管说：“你的兵器现在那里？”回说：“现在御花园门外，有人拿着呢。”陈总管立刻遣御前宫官至御花园门去取。不多时取来，交与陈总管。陈总管离龙案，远远屈着单膝，往上一捧，万岁爷看了一眼，转身把刀交与芸生。芸生又说：“我要在万岁爷驾前撒野。”总管说：“你要怎么撒野？”芸生说：“我得挽起袖子，掖上衣服方能利落。”陈总管说：“可以使得。文不加鞭，武不善坐。”芸生随着就把袖子一挽衣服一掖，把刀往身后一推，往上磕了一个头，两手往后一背，一手揪住刀把，一手揪住刀鞘，使了一个鹞子翻身。天子只顾瞅着芸生在那跪着，忽然往起一蹿，手中提着一口明晃晃的利刀，只不知这由何处抽出来的。见他这一趟刀，真是神出鬼入，上三下四，左五有六，闪砍劈剁，削耳撩腮。龙图阁的殿前金砖墁地，上铺着栽绒毯子，见芸生蹿高纵矮，足下一点声音没有。这趟刀砍完之后，气不拥出，面不更色，仍然往旁边一跪。天子说：“果不愧是将门之后。”

天子又看卢珍，也是教他并正。见卢珍粉红脸面，一身荷花色衣襟，细条身材，一团足壮之气。天子降旨，着他试艺。也是陈总管过去，说：“万岁教你试艺。”卢珍也是教人至御花园门首取那口宝剑。宝剑取来，交与总管往上一呈，复又交给卢珍。

要问卢珍在万岁驾前怎样舞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猛汉险些惊圣驾 于奢一怒犯天颜

且说天子降旨，着卢珍舞剑。卢珍就学大爷那个法子，打脊背拉兵器。粉面子都本是跟着丁二爷学的艺业，也对着卢公子聪明，真正把二爷这套工夫学成，这可是“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自己先前时节，一手一势，嗣后来一件快似一件，类若一片剑山相似，直是一条银练，把卢公子裹了个风雨不露。连天子带众人无不夸赞。收住了剑法之后，也是往旁边一跪，气不拥出，面不更色。然后露出艾虎，天子也是照样降旨。见他一身皂青缎衣襟，身量不高，生就虎头燕颌，粗眉大眼，鼻直口阔，淳厚体态。天子一见，降旨教他试艺，总管过来告诉他。这个不用取兵器，就把衣襟一掖，袖子一挽，往起一蹿一丈多高，然后脚站实地，真恰如猫鼠一般，连一点声音皆无。打完了这趟拳，收住架式，也往旁边一跪。天子赞不绝声。

然后再叫徐良并正。万岁一瞧就有几分诧异，一身皂色衣襟，倒是壮士的打扮，黑紫脸面，两道白眉，眉梢往下一搭拉，恰似吊客一般。又看他乃是徐庆之子，外号叫多臂熊，又叫山西雁。天子一看他这相貌就有几分不乐，看花名，他是“一手三

暗器”。万岁爷纳闷：“何为教作一手三暗器？莫不成一只手能打三宗暗器去？”总是天子之才，就往下传旨，着徐良试艺。陈总管过来告诉徐良，徐良问总管：“小民怎样试法？”总管说：“咱家不懂得，你怎么倒问起我来？”徐良说：“我能把三宗暗器一手发出，前面可得有东西挡着，不然也看不出准头来。万岁这里可有射箭的箭牌没有？”总管说：“有。”徐良说：“你老人家把后头托上板子，我自有打法。”总管立刻派人，顷刻间就把箭牌取来。徐良一看，高有七尺，宽有尺四，木作的边框，底下有个木头垫子，用纸糊着，上面挂了一层白布，还怕不白，用铤儿粉刷了一层。总管教人把后面托上板子，过来问徐良说：“咱家全依着你这个主意，你看看可打的中？要是打不中，再给你换宽些的去。”徐良说：“要是打这个白牌还打不中，那就不叫多臂熊了，那就叫狗熊。愿你老人家奏明万岁，在这白牌之上分三路，上中下，用红笔戳上三个点儿，我三支暗器全要打中红星，方算手段。”总管说：“你过于闹事啦。依咱家说，打中白牌就算不错。”徐良说：“净牌我不打。”总管无奈，只得给他奏闻天子。天子一听，更不愿意啦。万岁爷明知徐良说的话太大，天子要把旁边逍遥管，蘸着朱砂墨往箭牌上一点，无非有针尖大小，立在那边，慢说他打，就是他瞧也瞧不见哪！万岁又一想：他若打不中红星，连他父亲一世英名都没了，付于流水；再说也耽误了他这几个朋友的事情。天子降旨：着派陈总管在箭牌上戳上三个红星。陈总管领旨，教人搭着箭牌，自己过去，提起逍遥管，把朱砂墨研了许多。总管也是与万岁一样想头，暗说：“徐良话说的实系太大，我若把这个点点小了，他打不中时节，必然抱怨于我；我若把这点点大，又屈了他的才干，又怕万

岁不愿意。又一想，总是点大一点为是，谁教我与他父亲有交情呢。”想定这个主意，用笔蘸着朱砂墨，噗哧往箭牌上一戳，嘎摇嘎摇，总要求圆的样子，待等涂圆，也就有小核桃大了，连点了三个。天子一见，早明白这个意思，这教“自来的人情”。总管放下朱砂，还教徐良看一看，说：“你瞧瞧，大小如何？”徐良说：“这要再嫌小，就是狗熊啦。”吩咐教人将牌搭在正南。

徐良一看，雪白的箭牌上配着上中下三个红星，早把自己暗器拾掇好了。你道他是怎么三暗器？原来是两长夹一短，收拾两枝袖箭，装上一枝紧臂低头花装弩。万岁往下传旨：着徐良试艺。陈总管过来告诉：“万岁教你试艺。”冲上微然一点头，可不敢磕头，一磕头弩箭就出去了。总管说完了，就见徐良冲南一低头，双手微换，微然听见点声音，噤噤哈。谁也没顾得看那边，净瞧着徐良从新又往北蹭了一蹭，再看他一丝也不动。万岁：“传朕旨，着徐良试艺。”总管过来：“万岁有旨，教你试艺。”徐良一语不发，总管又说：“万岁教你试艺。”徐良冲着总管磕了一个头，说：“已然打在箭牌之上，怎么还教我试艺？”陈总管往对面一看，果然两长夹一短，正打在红星当中。暗暗吃惊，怎没瞧见打，全钉在箭牌之上！只可奏闻万岁。天子一看，果然不差，两枝袖箭一枝弩箭正打在红星当中。天子夸奖：“好俊暗器，这样暗器可称起古今罕有。”

又一看花名叫霹雳鬼，天子看见这个外号，倒吸了一口凉气。往对面一瞧，见韩天锦也没等旨意他就起来了，腆腹撑胸，两只眼睛瞪圆看着天子。把个陈总管老爷吓得浑身立抖，过来一揪天锦，叫他趴下。天锦说：“我不得劲。”总管说：“不管那些，你总得趴下。”天锦只得趴伏在地。总管离开，他又是照旧

腆着肚子看着万岁。天子并没嗔怪于他，知道他是浑人。总而言之，傻人有个傻造化。天子见他这个名下并没有别的本事，天子想：“他这个‘力大’，可怎么试演呢？”天子降旨，由他施展施展，也就一并封官。万岁降旨叫天锦试艺，陈总管过来告诉：“万岁教你试艺。”天锦问：“教我试什么艺？”总管说：“我知道你会什么！你到底是会什么？”天锦说：“我会吃饭。”总管说：“胡说！你会什么本事？”天锦说：“我会打杠子。”总管说：“呸，你还说什么！幸亏离万岁甚远，若是教万岁听见，这还了得！”又说：“你不拘练点什么，施展施展，也好作官。不然人家都作了官，你可不能作官。”天锦闻听，一着急，只听磕哧磕哧直响，总管一低头，看见栽绒毯子挠了十个窟窿，总管就知道他这个力气不小。又一催他：“难道说你任什么不会吗？”天锦一急，说：“唔哟，唔哟，我怎么任什么不会！嘿嘿嘿，你瞧，他们会本事不是？我能把他们抓住，仍在房上。”总管说：“哪可使不得。”天锦说：“这可怎么好呢！他们作官我不作官。”他一眼就把那汉白玉栏杆看见了，说道：“我把这栏杆扳折了罢。”总管说：“哎哟，那可使不的！拆毁禁地，你该什么罪过！”

正说之间，万岁倒想出一个主意，也看着他那情性为难。天子探出身来，往左右一看，这龙图阁是坐西向东，这殿明是五间，暗是十五间。靠着南北墙下，有两个汉白玉石头座子，上面有两个铁鼎。天子说道：“韩天锦力大，此处有个铁鼎，可不知他举的起来举不起来？昔日秦孟贲与秦武王赛举鼎绝胫，这段故事包卿可记得？”包公回奏：“臣一一尽记。”陈总管听见说：“万岁叫你举鼎，你可举得起来？”天锦问：“什么叫作举鼎？”陈总管暗道：“怪不得他说尽会吃饭，果然全不懂得。”用

手一指那边铁鼎说：“就是那个教鼎。”天锦说：“就是那个小顽艺儿！是一只手是两只手？”总管说：“两只手还怕不行哪！你先过去试试。”按说在万岁的眼前，就这们指指戳戳，成什么国事！可也就是陈总管，一者是有救驾之功，再说有那样天子就有这样臣幸。总管带定天锦直奔正北。天锦往起一站，身躯更透高大。万岁十分喜乐，就要把他封一个站殿将军之职，预备有外国朝贺，或筵宴外国的使节，为教他们看着大邦天国人品出色，可惜再有一个才好。此时天锦已把铁鼎抱到。总管的主意，把鼎耳子上绊住丝绳，天锦套进一只臂膀，双手一抱两个耳子，就在万岁面前，冲着万岁又转了三个湾湾，方把铁鼎放下。天子一笑：“天锦可比昔日之孟贲。”忽听大声说道：“谢主龙恩！”天子一怔，这才封官：芸生四品左护卫，徐良右护卫，艾虎、卢珍御前四品护卫，韩天锦站殿将军。万岁知晓这五个人是盟兄弟，又知道俱是将门之后，天子亲封为“小五义”。连包公带大众一齐谢主龙恩。总管派人拿着刀剑袖箭弩箭，又教天锦把铁鼎安放旧位。忽听在花园门首有人喊：“冤枉，冤哉！”

要问是何人喊冤，下回再表。

第二十一回 于奢得命二次举鼎 天子一见复又封官

且说天子夸奖韩天锦可比昔日孟贲，他就谢主龙恩。他如何懂得？却是有老西提拔他，教他谢恩。从此又是御赐的外号，叫“赛孟贲”。封官已毕，总管叫天锦将鼎安放原处，天锦一摆头，不管了。总管一着急，说：“你不管，谁挪的动这个大物件？”正在这们时刻，御园门首有人喊冤。天子一闻，龙颜大怒，降旨将喊冤之人绑至龙图阁。御前人答应一声，不多一时，将人绑到。天子一见，此人身高一丈开外，面似淡金，头挽发纂，一身豆青色衣襟，薄底靴子，五花大绑。见万岁之时，双膝点地，说：“冤枉，冤哉！”天子问：“这是什么人，敢在朕的御花园门首喊冤？”包公跪倒，说：“臣启陛下得知，此人乃是君山钟雄手下之人，姓于名奢，匪号人称金锐无敌将。”

你道这于奢因何故在御花园门首喊冤？皆因同定钟雄、于义三个人在一处看着，见他们头一起不作官下来俱有赏赐，大家给道喜；二起得了官职的下来，也是乱一道喜；三起小英雄们上去，谁练什么本事，也是有人下来送信，把本事俱都练完，封什么官职外面也都得信。就是韩章替天锦提心吊胆，后来也

就得着信息，得了站殿将军之职，众人全给韩章道喜。蒋爷说：“到底是傻好傻好。”于奢就与钟雄说道：“你看出什么意思来没有？”钟雄说：“看出什么意思？”于奢说：“别瞧你们念书人，我都瞧出这个意思来了。”钟雄说：“你看出什么意思来了？”于奢说：“咱们不是受过万岁招安了吗？”钟雄说：“不是却是什么？”于奢说：“分明把咱们诓进京来，要咱们性命。”钟雄说：“胡说！你还要说些什么！”于奢说：“你们要不信，可只怕悔之晚矣。如果有意招安咱们大众，怎么不封官哪？人家都封官，咱们没信。”钟雄说：“也得大家封完了，才到咱们这。”于奢说：“到了咱们这就推出去刎了。咱们算活活上他们一个大当！咱们要不早作准备，到临死时节可就怕悔之晚矣。”钟雄说：“胡说！这按当差之说，你为惑乱军心”。于奢说：“你们要不听我的话，咱们连万岁爷大驾都见不着。依我，咱们索性闹出一个大祸来，绑上去见见万岁，然后再刎，死也落一个开开眼。”钟雄拦住说：“你再往下说，我就把你绑上了！”于奢不敢多言。他早就安了一个主意，慢慢凑到御花园门，怪叫了一声“冤枉”！于义过来就踢了他个跟头，自己望人家当差的要绳子，就把于奢五花大绑捆起来了。于义、钟雄二人把手往后一背，教：“蒋四大人，把我们二人捆绑起来，听候圣旨。”蒋爷言道：“家无全犯，一人作罪一人当。”果然旨意下来，就把于奢绑在三禅之上，跪倒身躯，往上磕头，口称“冤枉”。

天子问包公，方才知道他叫于奢。问道：“于奢，有什么冤枉，在朕面前快些奏来。”于奢跪奏：“罪民居住君山，受万岁的龙恩，改邪归正。今现有韩天锦举鼎得官，他的武艺与罪民差的甚多，不称其职。罪民怕不能面见万岁龙颜，怕只怕少刻降

旨，把我们推出去斩首。罪民方斗胆喊冤，必然将罪民绑将进来，到底是见着万岁爷一面，总死九泉瞑目。”天子言道：“既然招安你们，焉能又杀害汝等，朕焉能作那不仁之事！你说天锦武艺不佳，也罢，铁鼎现在此处，你若能将他安放旧位，朕就将你喊冤之罪一概赦免。”于奢碰头：“罪民领旨。”天子传旨，松于奢之绑。御前金瓜武士过来解绑，于奢谢恩。站起身来，将丝绳往肩头一套，双手一拢铁鼎的耳子，用平生之力，他这鼎一举，比韩天锦差的多，看这光景，也不大费力。前走了三步，后退了三步，绕了个四面，二返又到万岁面前点了三点，复又奔了正北，安放石头座子之上，自己来到龙案前，双膝点地。天子大乐，想着天锦那个身躯，再找一个与他高矮不差往来的，也封他将军。今一见于奢，二人一般高，本领又好，立刻封官。说：“御花园喊冤之罪一概赦免，朕也封你站殿将军之职。”于奢谢主龙恩。

旨意下：召钟雄、于义。不多时到了上面，陈总管拉他们的衣襟跪倒，肘膝尽礼。降旨：着他们并正了。见钟雄青布四楞巾，迎面嵌白骨，翠蓝袍，丝绦，皂靴；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绺短髯。见于义一身白缎绣花衣襟，与昔日白玉堂相貌一样。天子又是一惨，不由龙泪落地，一仰面，含将回去。唯独封钟雄的官，天子为难。君山八百地的寨主，官职封小，他不愿意；官职封大，他又没有功劳，何况他又中过文武的进士。天子封他为三品客卿。这个差使最体面无比，是为客官。公伯王侯、督抚、提镇、钦差等，都是平行，回君山听调不听宣。于义皆因相貌与白玉堂相同，赏给护卫之职。君山各寨寨主赏给六品校尉虚衔，待等日后与国家出力，另加升赏。所有喽兵每人赏给一

分军粮，按营伍中一样。升赏已毕，钟雄、于义、于奢三人谢恩，离龙图阁，奔御花园门首。小五义有人给拿着东西，也就下去，至外面大家道喜。天子复又封主簿先生公孙策赏加一级，魏昌赏给了一个主簿，包公替他们谢恩。智化天子降旨：赐上书房御书匾额一块，四个字是“介休遗风”，御赐“侠义”金牌一面，另有金银彩缎。智化虽然隐遁，着差官送往黄州府家内，悬挂匾额。龙图阁所封之官，明日勿用带领引见，午门望阙谢恩。所有众人，赏假两个月，回家祭祖的祭祖，完姻的完姻，两个月假满回都任差。襄阳王府外番留守衙，着总镇代任；襄阳知府金辉，实加一级。襄阳王仍然案后访拿，拿获襄阳王者，赏银千两，给一个千户职分。襄阳王手下所有的馀党，拿获一人者赏银百两。所有各州城府县，拿获襄阳王馀党，就地正法，勿用解京。封官已毕，万岁坐亮轿回凤翔宫。

包公由前面出来，奔朝房，坐轿回开封府。所有众人，俱都离了御花园门首，出御右门，走金左门，奔昭德门，到后宰门。当差使的与大众道喜，然后这才回开封府。至开封，衙内的官人俱都出来道喜，连公孙先生与魏昌出来，都对道喜。一个个至里面见相爷，包公说：“万岁赏假两个月，假满回都任差。明日你们大众也不必面圣谢恩，万岁有旨，教你们午门望阙谢恩。”大众就依了相爷言语。次日包公递代谢恩的摺子，大众在午门外谢过恩。早朝已毕，包公回开封府，大众围着北侠进来，辞了包公，归奔大相国寺，好削发为僧。包公看着北侠，心中发惨，有心不忍教他去的意思。连万岁爷都不能拦住，这还算是特旨出家，自可吩咐一声，教校尉护送欧阳义士至大相国寺去罢。北侠复又与包公行礼，然后大家众星捧月相似，送北侠至

大相国寺。

方丈早已知晓此事，撞钟擂鼓，层层正门大开。大众进来，至佛殿，参拜神像。嗣后北侠与师父磕头，大众与了然长老行礼。了然和尚合掌当胸，念声“阿弥陀佛”。此时了然和尚有百岁光景了，和尚说：“徒儿，暂且陪着众位施主朋友谈话去罢。”北侠同着众人到了客堂，单有小和尚献上茶来。蒋爷说：“咱们由此一别，再要见着欧阳哥哥的时节，可就不是这个体态了。从此跳出三教外，不在五行中，修一个万年不坏的金身。”北侠说：“四弟，你这是何苦！无非我没有你们众位那个福分。你们众位日后荫子封妻，全都可以挣一个紫袍金带。我如何比得了你们众位的造化！”蒋爷说：“兄长，你这一出家，谨戒的是杀、盗、淫、妄、酒、贪、嗔、痴、爱，对与不对？”北侠说：“正是。”四爷说：“杀是不宰杀，杀人不杀？”北侠说：“要是杀人，还戒什么！”蒋爷大笑说：“不杀人，你那刀可就无用。先前，艾虎打那场官司吸呼废命。你的官司赢了，后来艾虎认你为义父，你许下的他，日后出家，他情受你这口利刃。如今你这就出家了，你这刀算无用之物，该教艾虎情受刀了。”北侠说：“老四，你把一千年的事都记着哪。”蒋爷说：“什么话呢！‘许下人，想死人’。艾虎，还不过来给你义父磕头！”艾虎欢欢喜喜，将要过来磕头，北侠说：“且慢。当着众位在此，我可不是舍不得把刀给艾虎。皆因他的年岁太小，怕错用此物。倘若错用，连我都怕有横祸临身。既是老四这们说着，我要这刀也是无用。”回头告诉小和尚预备香案。

不多一时，小和尚把香案备齐，旁边放了一张椅子，将刀供在香案之上。蜡烛点起，北侠把香点着，说：“众位在此少

坐。”众人答应，在旁看着这刀是怎么交法。就见北侠将香一举，插在炉内，双膝跪倒，说：“过往神祇在上，弟子欧阳春，由得了这口宝刀，杀人无数，总未错用此物。如今交与我义子艾虎，只看他的造化如何。”说毕叩头。然后叫艾虎过去，叫艾虎大拜二十四拜。北侠将刀拿起，在旁边站立，说：“儿呀，今将宝物赐给与你，你可晓得此刀的来历？”艾虎跪着说：“不知。”北侠说：“此物出在后汉，魏文帝曹丕所造。此刀正名叫灵宝，皆因他纹似灵龟，俗呼叫作七宝刀。能切金断玉，勿论什么的兵刃，削上就折。可有一宗，这宝物是有德者居之，德薄者失之。倘若错用此物，必遭天诛地灭。再说，你年纪尚轻，初通人道，你可晓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若要犯了这个‘淫’字，连我都有意外飞灾。所有我嘱咐你言语，必须牢牢谨记，倘有妄杀无辜的时节，你自己起誓。”艾虎说：“我要错用此物，必遭天谴雷击！”然后才把这口利刃交与艾虎，小爷复又与义父叩头。大众在旁边听北侠这套言语，个个含指摇头。艾虎得刀，大众道喜。小爷一一磕头，就是史云与他叩头。撤去香案，大家复又落座吃茶。艾虎把刀一带，自觉得心满意足。依着北侠，要在庙中待承他们的斋饭，大众再三不肯，复又到后面辞别了老方丈。蒋爷等又给托付了托付，然后大家出来，北侠送至庙外，洒泪分别。

这一来不要紧，引出白菊花一段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更衣殿盗去冠袍带履 凤翔门留下粉漏菊花

且说北侠把刀交与艾虎，大家告辞，回奔开封。见了包公，又回禀一回。然后大家出来，谁走谁不走，大家一议论：云中鹤单走归庙；艾虎、韩章、韩天锦、沈中元、沙龙、孟凯、焦赤这些人俱回卧虎沟，韩天锦、艾虎成亲；大官人、二官人同着卢方、卢珍爷两，大众上百花岭完姻去了；徐良跟随天伦徐庆回山西祁县祭祖；馀者众人归家祭祖。蒋爷家眷在京都，展爷家眷也在京都。邢如龙、邢如虎两人不走，蒋爷应许把他们天伦尸首由庞太师府中取出，在京都地面看块静地，就拿邢道爷立祖。蒋爷又问冯渊：“冯老爷，你是怎样？”冯渊说：“我们早已就没有坟。”蒋爷说：“你们家连坟都没有？”冯渊说：“坟我不知在那里。皆因小的时候父母双亡，十二岁练的本事，十四岁入的绿林，入了绿林，谁还管坟！”蒋爷说：“你作了官，也该打听打听。”冯渊说：“不好打听，只可买点子钱纸遥祭一番便了。”蒋爷说：“也倒有理。”果然就打了点子钱纸，冯渊遥祭了一回。蒋爷、展爷到庞太师府，见了管事的，回进去，取老道邢吉尸骨。庞太师也是无法，只可教他们起将出去。有人带着，到文光楼

后太湖石前起了灵柩。先有棺木盛敛，至今未坏。把墙拆了一段，拉将出来。早就预备了一块静地，就拿邢吉单身立祖。埋葬已毕，奠茶奠酒，烧钱化纸，然后开发抬夫的钱文。诸事已完，大家回归开封府，见相爷回明此事，然后大家出来。张龙、赵虎到开封府门外下马，从人接去。掸了掸尘垢，先到校尉所见南侠、蒋四爷，然后见王、马二位，这是盟兄弟。蒋爷把冯渊、邢家弟兄带着一见。二位不能在此久待，到里面交差。包公问他们一路事情，回答把襄阳接古磁坛，按院大人给了些银两，到家中发丧办事：“诸所平安，并无别事，卑职交差。”包公教先生打本，次日奏明万岁。书不重叙。

天子一见：“知道了，钦此。”包公回府。等了数日光景，就是天子万寿。前三后四，文武官员穿吉服朝贺。正在第三天光景，包公将下朝至府，外面一阵乱。包兴回话：“圣旨下，请老爷接旨。”包公一怔，问：“何人押旨？”包兴说：“陈总管老爷。”包公一听，就知道大内之事，错非大内之事，不能陈总管押旨。可巧包公未脱去官服，赶着出来接旨。至大堂之下，陈总管已经下马。包公跪倒：“说：“臣包拯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陈琳说：“二堂开读。”大众转到二堂，总管说：“圣旨下，跪听宣读。”包公跪倒，臣包拯，请总管开读。”总管打开圣旨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昨夜晚三更之后，更衣殿将朕冠袍带履请出，预备今日早晨呈用。今日早晨朕用早膳后，降旨入库，更衣殿门窗户壁一概未动，将冠袍带履丢失。也不知是被外边贼人窃去，也不知是被大内看守之人盗去。今将更衣殿首领代班的与散差，交开封府审讯亲供。如不是大内之人所盗，着开封府尹带领校尉，至更衣殿验盗。钦此。”圣旨读罢，往上谢恩。包

公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包拯领旨。”然后站起把旨接将过去，香案供奉。然后方与陈总管见礼，说：“总管老爷吉祥！”总管也是抱拳带笑说：“包相爷请了。”落座献茶。未容包公说话，陈总管就说：“包相爷，你看又出了这个事情啦！好容易清静清静，先前白五老爷这个闹法还了得，这更衣殿可比不得御花园，这更衣殿离着万岁爷寝宫甚近。相爷，你还是先审咱家带来人哪，你还是先跟咱家去验盗？”包公说：“总是先去验盗。若是从外边来的人，就不必拷问他们了。”陈总管说：“很好。外厢备马。”包公就带南侠展爷、蒋平，自己也就备马，跟着总管来的那些官人又都回去听信。

众人到朝房下马，陈总管带领包公，同着展爷、蒋爷，一道一道门户甚多，走了半天方到更衣殿。陈总管用手一指，说：“这就叫更衣殿，随咱家到里边验盗。”展、蒋二位连阶台石都不敢上，就在台阶底下站住。包公跟着陈琳到里面，四面八方瞧看了一回，并没看出什么情形来。总管说：“包相爷，你看这贼人还是从外面进来的不是？”包公说：“此事非着展护卫、蒋护卫二人验看方可。”总管说：“既然这样，他们二位因何不进来？”包公说：“无有圣旨，不敢私入。”总管说：“哎呦，你们这个礼也太多了！待咱家替万岁传旨。万岁有旨：宣蒋、展二位护卫入更衣殿验盗。”外面二人答言：“遵旨。”二人将一进来，彼此全都抬头望上一看，两个人彼此全都一笑，然后再望别处一瞧，瞧看了半天，二人齐说：“总管老爷，此贼是打外面来的。”陈老爷哈哈大笑，说：“相爷，别看你能白昼断阳夜晚断阴，什么也没瞧出一点来。你看人家，一瞧便知。二位，你们看着从何而入？”二人齐说：“从横楣而入，从横楣而出。”陈老爷说：

“万岁若问，有什么凭据？”展爷说：“总管不信，派人搬过梯子来，教他们上去，把横楣一挪就开；再说夜行人进来，是爬着进横楣子，心口正贴着底下的横凳，别处俱有浮土，这个底凳来回出入，必然蹭了个干干净净。”总管一听，合乎情理。蒋爷说：“总管请看这一件就明白了。周围俱是糊裱的严紧，这横楣子四面全都崩了缝子。总管请想，不是横楣子开了，焉能四面露缝？”总管连连点头，说：“有理，有理。”派人搬梯子上去，一挪横楣子，连一点管约没有。不是蒋爷提说的紧，那个横楣子就坠落下来了。上面一看，果然窗凳上俱有浮土，底凳上没有。陈总管说：“下来罢，把梯子搬开。”

陈老爷说：“一并看看打外面什么地方进来的。”蒋、展二位答应，用手一指：“总管请看，由此处而入。”总管一看，果然靠东墙底下有些个灰片。蒋爷叫：“总管老爷，你看这宗物件，是旧有的是新有的？”陈琳一看，就在那凤翔门的上坎，有白点点出来的一朵小菊花，一个根儿配着三个小叶，俱是拿白点点成。陈琳说：“先前没有。”连包公也看见了，不知什么缘故。就见蒋、展两个人低声说了半天话。展爷过来，用他袖子一掸，那个白点点就的菊花踪迹不见。过来在相爷跟前回话说：“这就是盗冠袍带履那个贼。他把万岁爷的物件盗走，还敢留下一个记认。”包公与陈总管说：“总管奏事，我还是在外面候旨，我还是明日早朝候旨？”陈琳说：“咱家一并全都替你回奏明白，你就赶紧派人拿贼要紧。”包公说：“既然如此，我们就回开封去了。”陈琳说：“请罢。我们大内之人，你也不用再审了罢？”包公说：“本是外来贼人盗去，何用又审里面之人。”陈总管点头，派人将包公送将出来。陈总管至寝宫奏闻万岁。

包公回至开封，下马入内，至书房，单叫二位护卫书斋面谕。蒋爷、展爷进去，包公吩咐二位：“如今万岁丢失冠袍带履，可没赏限期，此贼总要火速捉拿。若不火速捉拿，万岁圣怒，连本阁都担架不住。”二位护卫连连点头。包公摆手，这才撤身出来，到校尉所，众位过来全都打听此事。蒋爷一看并无外人，倒把验盗缘故对着大众学说了一回。又派官人出去，叫马号人备马。

开封府所管的地面是一厅、二州、十四县。立马去传那一厅、二州、十四县的马快班的红名头目，官人骑马立刻就走。单说开封府那些马快班头，先叫将进来二个头目。韩节、杜顺面见大人，垂手侍立，在两旁一站。蒋爷说：“将你们传进来，你们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再对你们学说一遍：万岁更衣殿丢失冠袍带履，可是被外面贼人所盗。贼人好大胆量，在凤翔门上用白粉漏子漏下一朵小小的菊花，上头配着一个根儿三个叶儿。你们久惯讲究办案拿贼，采访差使，粉漏子漏了一朵小花，这是那路贼人，你们必然知晓他的下落。这是那路贼人？”两班头一齐跪倒，说：“下役们实实不知。但分知道一些影响，我们焉敢不回禀明白大人！”蒋爷微微冷笑说：“你们自可是这们说话呀，万岁赏六十天限，相爷赏一个月限。三十天此案不破，小心着腿！下去。”教他们外厢伺候。复又回头叫张、赵、王、马，蒋爷说：“四位老爷，此处可一个外人没有，你们几位可都是绿林的底儿，似乎用粉漏子漏出一朵小花，这是那路贼人？”列公，方才说了半天粉漏子，这个粉漏子到底是什么物件？就说念书的小学生，就有会做这个顽艺的。用钱买一个小油搵子，除去皮儿，用锥子外面扎上窟窿，扎出一个小王八的

样儿，里头挖出四方糟儿，装上淀儿粉，把扎窟窿这半页抿合住。要与谁闹着顽的时节，冲着衣服一拍，越是青蓝的衣服，更看的真切。就是这们一个比样。贼的粉漏子，做的无非比这个巧妙真切些个就是了。

一问王、马、张、赵，王、马、张三位满脸含羞，老赵他可不怕那些事情，说道：“我们哥们在土龙岗放响马时候，这些个晚生下辈贼羔子们还没出世哪。要问前些年事，我们还认得几个，这如今后出世的，我们焉能知晓？论起来这都在重孙子辈哪！”说这话不大要紧，那旁邢如龙、邢如虎就恶狠狠瞪了老赵一眼。蒋爷说：“赵四老爷不必着急，圣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赵虎说：“你又来闹这《四书》啦，我如何懂得！”蒋爷说：“你不知道可也无法。冯大老爷呢？”冯渊说：“唔呀，不用你说，我替你说了罢！我是绿林，应当知道绿林的事情。无奈我在邓家堡、霸王庄、王爷府这三处，整整十六年，我是外头的事一概不知。我要知道不说，我是混账王八羔子。”蒋爷说：“没有起誓的！”又问：“邢大老爷、邢二老爷，你们二位也是绿林，弃绿林日子不多，大概有个耳风。”二人一听，就有些慌张的意思，说：“我们不知，我们实在不知。”邢如龙说：“兄弟，咱们不知道，对不对？”如虎说：“不知，大人别疑着我们不说哪，我们实是不知。”蒋爷一看，明知邢家弟兄知道此事，不肯说出。蒋爷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了。

要问什么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开封群雄领相谕 徐州大众去投文

且说蒋爷问邢如龙、邢如虎，早看出那番意思来了。蒋爷说：“你们二位不必着急，咱们大家认真采访就是了。”众人点头答应。蒋爷告诉韩节、杜顺：“那一厅、二州、十四县人到来时节，你们就告诉明白他们，一个月限期，大家认真采访。”说毕，蒋爷拉着展南侠到展爷屋中——各人单有各人的屋子，邢家弟兄在东跨院住，王、马、张、赵住东屋，冯渊住耳房。蒋、展一走，大家散去。单提蒋爷说：“展大弟，你看出点意思没有？”展爷说：“没看出来。四哥，你看出点缘故来了没有？”蒋爷说：“看出来，人都有了。”展爷问：“是谁？”蒋爷说：“就是邢家弟兄。”展爷说：“可别血口喷人哪。”蒋爷说：“怎么教血口喷人？明明是他们两个！你见有那么说话的么：‘我们不知道，兄弟，咱们真不知道不是。’大弟，你可听不出来？不用瞒我。”展爷说：“怎么办呢？”蒋爷说：“我到后头听听他们背地什么言语。你在这里等着听我的回信。”

蒋爷就到了东院。邢家住的屋子是个大后窗户，蒋爷就在后窗户那里侧耳一听。邢如龙说：“蒋老爷问你时节，你怎么变

颜变色的？我只怕你说出来。”邢如虎说：“依我的主意，可不如说出来好哇。”邢如龙说：“胡说！你不想想，他是咱们的什么人。咱们若说出来，把咱们钉肘收监，还不定多咱完呢。”邢如虎说：“他是要咱们的命呢。小五义要在城里头，拿他还算什么。要是那时将他拿住，相爷升堂一审，他看见咱们在两旁站着，他一恨，还不拉扯咱们哪！”邢如龙说：“审他的时节，咱们不会躲躲？总是不说为是。”蒋爷一扭身子不听了，来到南侠屋里。展爷问：“听见什么了？”蒋爷把邢家弟兄所说之话学了一遍。展爷说：“明天慢慢的拿话再套他们的实话。”蒋爷说：“明天？我这性情怎能等的。”四爷又说：“来呀！”展爷的家人答应说：“有。”蒋爷说：“你们把邢大老爷、邢二老爷请来。”家人答应一声，去不多时，就把邢如龙、邢如虎二人请到。蒋爷说：“二位请坐。”邢如龙说：“不敢，有二位大人在此。”蒋爷说：“咱们这差使就是一台戏，谁是大人？谁是小人？你们往上再升一步，咱们就是一样。这是私下，就是自己哥们。我请你们二位，问问你们懂得当差的规矩不懂。你们这差使应办什么事情，二位可知？”二人说：“不知，在大人跟前领教。”蒋爷说：“应当捕盗拿贼。似乎大内这个贼，可是要紧的案子，两个月拿不住，天子一怒，相爷得罢职。相爷就答应咱们了么？咱们的官职焉能还在？我怕二位不懂。但分能够知道贼的一点影儿，可是说出来为妙；要是知道不说，日后查出，可是罪上加罪。若要是至亲至友，一家当户，不怕就是亲手足、亲叔伯，不怕是父子，若要先说出来，可免自己无祸。我怕你们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当时害怕，隐匿不说；若要拿住贼的时节，教他拉扯出来，那时谁也救不了谁。我说此话，二位可懂？”邢如虎说：“哥哥，你听见了

没有？”如龙说：“我听见了，这可怎么好哪！”如虎说：“咱们说了罢，该怎样怎样就结了。”蒋爷说：“这不对了吗！你们二位要有什么罪名，我与展老爷要教你们担一点罪名，教我不得善终。这你还不敢说么？”二人一齐说道：“我们要说将出来，这个罪名不小。实对你们二位大人说罢，这个人姓晏，叫晏飞，外号叫竹影儿，又叫白菊花。”展爷说：“他是晏子托之子，陈州人，对与不对？”邢如龙说：“对。”蒋爷问：“你们慢慢的说来。”

邢如龙说：“这个人是我们师兄。我们师兄弟共是四个人，他是大爷，我二师兄有个外号，叫神弹子活张仙郑天惠，陕西人，连我们哥两，共是四个。我们虽是师兄弟，与仇人一样。”蒋爷说：“你们先不用择干净，没你们的事情还不好么？”邢如虎说：“不是我们择干净，提起来话就长了。我们师父是鹅峰堡的人，姓纪叫纪强，外号人称银须铁臂苍龙；我有个师妹妹叫纪赛花，一家就是三口。我们师父收了他，把自己平生武艺，一点也没剩，他方肯养活我们师父一家三口。我们师父后来又收了我们三个，他不许我们师父交给我们本事，怕我们学会了能耐压下去。我们师父一生就是耳软，就不敢教给我们本事了。要不听他的言语，怕他不给银子，一家三口难以度日。又皆因我们师父双目不明，要不是双目不明，也不要紧。皆因我们有个师叔，是扬州人氏，外号人称花刀纪来。头年上我师父家里拜寿，就见着我们三个小徒弟。问我们学会了什么本事，我们说，拜师日子不多，任什么不会。就嘱咐教我们好好的学本事。到第二年又来拜寿，又问我们，仍是任什么不会。皆因多吃了几杯酒，与我们师父闹起来了，一赌气，把我们三个人带往扬州去了。我们三个人本事，都是跟师叔练出来的。教我们二师

兄暗器，白菊花会的暗器，我们师叔不教，教给他打弹子；我们两个人太笨，教给我打八步电光锤，我们始终不会。这就是我们师兄弟的意思，岂不是仇人一样？这就是已往从前的言语，该我们什么罪名，求大人施恩。”蒋爷说：“你们休提‘罪名’二字。儿做儿当，爷作爷当，何况是你们师兄，更不干你二人之事。”

蒋爷又问：“这白菊花到底什么本事？”邢如龙说：“他的本事可算无比。头一件，有一口紫电宝剑，切金断玉，是兵刃削上就折；双手会打镖，百发百中；会水，海湖河江，在里面能睁睛识物。”蒋爷说：“眼时现在那里居住？”邢如龙说：“在徐州府的管辖，地名叫潞安山琵琶峪，山后有一湖，名曰飘沿湖。”蒋爷说：“这要拿他，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有了他的准窝巢就好办了。”邢如龙说：“还有一件，若要拿他，至潞安山琵琶峪，找姓晏的不行。”蒋爷说：“改了姓了？”邢如龙说：“他早就改了姓了，他姓他外婆家那个姓。”蒋爷又问：“他外婆家姓什么？”邢如龙说：“复姓尉迟，单名一个良字。就在琵琶峪里起造了一座庄户，连庄客都是他自己招来的，人家也都不知他细底，人家都称他叫尉迟大官人，都知道他上辈作官。他要出去作一趟买卖，饱载而归，他对人家说，山南海北，山东山西，全有他的大买卖，他去算帐去了。人就信以为实。他又拿着钱不当事，乡下人见不得有点好，所有他们那些庄客，无不尊敬他。要拿他时节，千万别打草惊蛇。”蒋爷听毕，说：“那事我自有主意。你们二位泄露他住处之迹，还算一个头功，跟着我们见相爷去。”邢家弟兄点头。

连展爷、蒋爷、邢家弟兄，全到里面见相爷。至书房，先教

包兴回将进去，里边说请。展、蒋、邢家弟兄到里面，与相爷行礼。蒋爷把邢家说的话，对相爷学说一遍。邢校尉过来，与相爷行礼请罪。包公摆手：“二校尉何罪之有！如今泄露贼人的窝巢，本阁还要给你们二人大功一次。”二人谢过相爷，垂手在两边侍立。包公着派南侠、蒋爷上潞安山，捉拿贼寇，所带什么人任其自己挑选。蒋爷说：“回禀相爷得知：卑职带定邢校尉、冯校尉，数十名马快班头，讨相爷一角公文，到那里见机而作。”包公教二位护卫到外面自己挑选班头。蒋展二人答应一声。四人出来，叫班头韩节、杜顺挑选十二名，都是年轻力壮。蒋爷又问韩节、杜顺：“开封所属一厅、二州、十四县的班头可曾到来？”韩节、杜顺说：“回禀大人得知，自从大人吩咐下役之后，他们一厅、二州、十四县，俱都有在此处听差。长班告诉他们，也无论远近，他们自己与自己州县送信。”蒋爷说：“这就是了。”仍回校尉厅。忽然见帘儿一启，从外头进来两个人，蒋爷一见是张龙、赵虎，说：“这两个人什么事前来？”这全都是老赵的主意。赵虎知道蒋爷奉相谕上潞安山，他问张龙：“三哥，你看见没有，如今这官多们好作。先前卢、徐、蒋他们，倒还钻山爬杆，下河拿蛤蟆；这如今更好啦，行刺也作了官了。现在你我看守御刑，过些年咱们这校尉就老了。咱们送五太太这一趟黑差，如今他们新收了当差使的，这一趟又是好事。这一去，焉有不把白菊花拿来的哪！这一拿住白菊花，所去之人准是加级记录。”张三说：“人家本事比咱们强。”赵虎说：“咱们也不甚弱。见相爷讨差，教他们将就着点，咱们沾他们一个光儿罢。论拿呀，你我如何拿得住？总得是他们拿。拿住进京见相爷，递摺本时节，不能说没有咱们两个人。”张三爷无奈，教赵虎拉着见

相爷。至书房外，教包兴回进话去，里面说请，方才进去。见相爷行礼，赵虎讨差。包公明镜知道他两个人无能，包公又知道赵虎心意，自己总要高升一步，又料着有蒋、展二位，总不教他们吃苦，包公应允。这两个人才出来，包公复又请公孙先生，教他预备一角公文，用印已毕，叫给蒋护卫等送将出去。

单提蒋爷见赵虎、张三爷进来，让二位落座。赵虎随说道：“相爷方才把我们两个人教将进去，吩咐我二人，说你们拿白菊花人太少，把我们两个人派出来，跟随你们二位听差。”蒋爷说：“此话当真？”老赵说：“谁还为这个撒谎。”蒋爷说：“我们这人足用，我见相爷问问去。”老赵一把将蒋爷揪住，说：“蒋爷，不是那们件事情，是我们自己讨的差使。”蒋爷说：“这不结了，我这个人，一生就怕人与我撒谎。”也就是老赵脸憨皮厚，要是别人，直要挂的住，也对着蒋爷真阴。二人说话，展南侠在旁微微净笑。又见帘栊一启，公孙先生托定一角公文，笑嘻嘻从外面进来，大家迎接先生，让座。先生说：“你们拿着这角公文，先见徐州府知府，此人姓徐，叫徐宽，是相爷门生，有什么事他好去办。”蒋爷把文书交给展爷，吩咐外面备马。蒋爷、展爷、邢如龙、如虎、冯渊、张龙、赵虎带定几名从人，由马号中备了十几匹马，把大众的东西扎在马上。告诉那十二名班头，自己领的盘费银两，教他们与首县祥符县要马去。王朝、马汉送将出来，说：“你们几位多辛苦罢！我们在京都耳听好消息。”众人一齐答言说：“托福！托福！”大家上马。

徐州府投文，拿白菊花，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官查姚正说道路 地方王直泄贼情

且说众人在开封府外上马，出离了风清门，下关厢，忽见后面十二名马快班头与县中要马，赶奔前来，大家会在一处。晓行夜住，饥餐渴饮，书中无话不说。这日到了徐州府的东关，蒋爷教从人前去打店，就找下一座福兴店。蒋爷教冯爷、张、赵、邢家弟兄带领班头店中等候听信，蒋爷与展南侠就带一名从人，拿着二人名片进城。到知府衙前，从人下马，找官人投递名片。不多一时，见层层正门大开，知府里面迎接出来。展、蒋二位早就下马，从人掸了掸身上的尘垢。

知府看看临近，见他是方翅乌纱，大红圆领，粉底官靴，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绺长髯。见蒋爷、展爷，深深一躬到地。蒋、展二位答礼相还。望进一让，至书斋，启帘栊入内，落座献茶。知府说：“不知二位驾到，有失远迎，望乞恕罪。”蒋、展二位一齐答言说：“岂敢。”知府又言道：“京都包老师相爷他老人家一向可好？”蒋、展二位答言：“一向甚好。”知府说：“二位到此，有何见谕？”蒋爷说：“大人屏退左右。”知府答言，教从人退出。又问：“二位大人，有什么机密之事？”蒋爷说：“潞安山可是你

的管辖？”知府点头说：“正是。”蒋爷说：“这里有一角公文，大人请看。”说毕，教展爷献将出来。知府把公文拆开，从头至尾一看，就见他那乌纱翅秃秃乱抖，复又把文书交与展爷。知府说：“似乎这样贼人，大概不好捉捕。请问二位大人，还是调兵，还是差捕快班头去拿？”蒋爷说：“若要调兵，风声太大，倘若风声走露，贼人逃窜，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若用班头等，又有多大本领，总然见面，如何捉拿得住！”知府说：“只可请二位大人示下。”蒋爷说：“咱们慢慢计较。我问贵府，这潞安山琵琶峪你可去过没有？”知府说：“潞安山我倒去过，贼的窝巢实在没到过。”蒋爷说：“这里有知晓潞安山道路的人没有？”知府点头说：“有。我这敝衙中有个官查总领姚正，他时常往山中办差，他可是道路纯熟。”蒋爷说：“既然如此，将他叫来。”知府高声叫外面从人说：“你们把姚正叫来，大人们问话。”

不多一时，就见帘子一启，进来一人。见那人头带六瓣壮帽，青布箭袖，皮挺带，薄底快靴，赤红脸面，两道立眉，一双圆目，直鼻方口，花白胡须，精神足满。别看上点年岁，永不服老；过来见礼。知府说：“这是蒋、展二位大人，过去磕头。”复又冲着蒋、展行礼，说：“下役姚正，给二位大人磕头。”蒋爷说：“起去。你是官查总领，这潞安山道路你可熟识？”姚正答言：“山内道路，下役一一尽知。”蒋爷问：“此山离城多远？共有几个山口？里面有多大地面？后山有几股道路可以出山？”姚正说：“回禀大人：出了徐州西门，离五里地有个镇店，叫榆钱镇。出西镇口，紧对潞安山东山口。进山口，就是一股道路，往上走，就是琵琶峪。北边有四个山湾，南边有四个山湾，若走山湾，仍然还是这一个山口，不然怎么叫琵琶峪。类如蝎子，这八个山

环就似蝎子腿形像，这个山口就是蝎尾。后山无路，有一个大湖，其名叫飘沿湖。”蒋爷问：“这尉迟良住在什么地方？”姚正说：“他自己盖的一片庄户，紧靠琵琶峪西边，他那后院西墙下去，就是飘沿湖。”蒋爷问：“这尉迟良他是何等人物？”姚正说：“下役就知道他是官宦之子，都称他叫尉迟大官人。若非官宦人之子，如何称大官人？此人是个富户财主。”蒋爷说：“你准知是官宦少爷？”姚正说：“不准知，他是新搬来的。要是在此处生长起来的，下役就准知道他的根底，这个人异乡搬到此处。”蒋爷又说：“此人是什么所在的原籍？”姚正说：“下役不大深知，有说南阳府的，又有说陈州的。”

蒋爷说：“这就不差往来了。我实对你说，这是盗万岁爷家冠袍履带之贼。我们奉相谕，一半特旨前来，所以将你叫到，问你道路。怕是风声走露，倘若贼人知晓，怕他逃窜，故此办事总得严密方可。但不知如今尉迟良可在他家内无有，烦劳你打听打听。若在家中，大家好去，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姚正说：“此刻在家与不在家，下役亦不深知。前去打听明白，再来回话。”蒋爷说：“既然这样，你到东关福兴店，找姓张、赵、冯、邢这几个人，把他们带到榆钱镇，暗暗找下一个公馆，千万告诉明白店东，别教他走露风声。你想那个店好，我们同着你们老爷随后就去。”姚正翻眼一想，说：“有一个三义店，店房宽阔，店东又是在我们衙门当差，就在他那里甚好。”姚正撒身出去。知府要与蒋爷摆酒，蒋爷一拦，说：“你这里可有出色的能人没有？”知府说：“没有。我们这里就是总镇大人，此人是行伍出身，耳闻此人本领高强，技艺出众，马上步下无一不精，这个人可是有本领的。再说要兵要将，非此人不可。”蒋爷问：“此人姓什

么？”知府说：“此人姓冯，叫冯振刚，外号人称单鞭将。”蒋爷一听：“既然这样，就烦劳大人将此人请来，大家一见。”知府复又把外边人叫来，拿自己名帖请冯总镇至本衙面见，有商办的公事，立刻请到。从人答应，转身出去。知府与蒋四爷打听些京都事情，又问些襄阳事情，叹惜了白五老爷一回。皆因是徐宽当初作祥符县知县，连颜查散带范仲禹打官司都是他手中之事。皆因办此两案有功，包公才保举他作徐州府知府。

正在说话之间，从人进来回话：“总镇大人到，在那里会？”大人说：“请至书房大家相见。”不多一时，外面痰嗽一声，由外面进来。总镇还有些恼意，他焉知道刻下知府陪着展、蒋二位说话，焉能迎接他去！到里面，知府早就站起身来，深深一躬到地，说：“未曾远迎兄台，望乞恕过。小弟与你见见：这是京都来的二位大人，这位是展大人，这位蒋大人，这位就是此处的冯总镇。”三个人彼此对施一礼。展爷一看总镇大人，类若半截黑塔相仿，暗暗夸奖。见他穿黑挂皂，面似乌金纸一般，虎背熊腰。总镇见展爷傲骨英风，见蒋爷形同病鬼，随说道：“不知二位大人驾到，有失迎候，望乞二位大人恕罪。小弟请二位大人至敝衙，略备一杯薄酒。”蒋爷说：“且慢，吃酒倒是一件小事。我们是奉相谕而来，有要紧的公干。”总镇问：“二位大人有什么公事？”蒋爷说：“请大人到此，所为潞安山是大人所属的地面，内中有一贼人，我们请大人商办此事。”总镇说：“此贼有什么案件在身？”蒋爷说：“这里有一角公文，大人请看。”随即将文书递过去。总镇打开一瞧，便问道：“二位大人要捉拿此寇，用多少兵将，小弟赶紧预备。”蒋爷说：“大人先调二百步队，全要巧扮私行，暗藏兵刃，上榆钱镇，在三义店方近的所在。令下

就得跟着入山，堵住贼人门首，我们到里面去拿。倘若贼人逃窜，外面捉拿；如若捉拿不住，大人可要听参。”总镇连连点头说：“是是是。”蒋爷说：“大人就去预备，我们在三义店公馆专候。”总镇也知道事关重大，随即起身告辞，点兵去了。

再说蒋爷会同知府，外面预备马匹，连知府也是乘马，就把本衙中马快班头，各带单刀铁尺，跟随大人陆续前往，直奔榆钱镇而来。蒋爷等全到店外下马，店东出来迎接，口称“大人”，将要行礼，教蒋爷把他们拦住，使了个眼色。到店门里头，店东派人把马拉将进来，店东方与大家行礼。蒋爷说：“我们这事情，你们都知道罢？”回说：“小人们俱听我们姚头提过了。”蒋爷说：“你可嘱咐伙计，不许在外面吵嚷此事。要是机关泄露，把你拿到开封府，先拿狗头铡铡你。”店东说：“小人天胆也不敢。”蒋爷嘱咐店家完了，往后走至里面，早有张龙、赵虎、邢家弟兄、冯爷，连十二名马快班头，迎接出来。蒋爷就把五位校尉与知府一见，彼此对施一礼。行礼已毕，到五间上房大家落座，店中伙计打脸水烹茶。赵虎告诉怎么有姚正把他们大众接到此处。蒋爷问：“他往那里去了？”赵虎说：“他打听白菊花的下落去了。”知府吩咐，教店中预备早饭。大家饱餐一顿，将残席撤去，复又烹上茶来。不多一时，从外面进来一人，肩头上担着一个人，大众看着一怔。原来是官查总领姚正。把那人噗哧一声摔在蒋爷面前，姚正屈单膝打千，说：“下役交差。”蒋爷说：“你怎么这们猛撞！这是什么人？”

原来姚正把公馆打好，把众人带来，自己辞别众人，直奔潞安山山口。走了半天，就见前面许多树木，树下一块大青石头，石上坐着一个人，一个酒瓶子，放着几个果子，自己拿着那

酒瓶子，嘴对嘴正喝在得意之间，自言自语，那里说鬼话哪！说：“活该！怪不的人家常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今天早晨连一文钱都没有，可巧这们时候，尉迟大叔打南阳回来，见着他，就是活财神爷，磕了一个头，就给了三两白花花；又一说，又给了有二三百钱。你说吃什么喝什么！要不是遇见他呀，我今日这个罪过，可知道了。人歇工呀，挂兑！”说毕，哈哈狂笑。姚正过去一拍他的肩头，说：“老三，一人不吃酒，二人不赌钱，怎么一个人喝上了？”原来这个就是琵琶峪的地方，名叫王直，小名叫三儿。回头一看，说：“姚头，来罢，咱们白得来的酒，你先吹个喇叭。”姚正问：“你这里那有喇叭？”王直说：“你全不懂。嘴对嘴喝酒就教吹喇叭。”姚正一想：“在这里问他，他不定说不说，满让说了，不定实不实。倘若不实，我担架不住。有咧，我带他去回话。若带着他不走哪？他一嚷嚷，琵琶峪人出来，我带不了去啦。有咧，我把他带的远远的，我担起来就跑。”又叫：“老三你这里来，咱们说句话，咬个耳朵。”王直站起身来，走了几步，说：“你说罢。”姚正说：“你再走几步。”又走了不远，姚正说：“你再走几步，与你咬个耳朵。”一连说了好几次走几步，说与你咬个耳朵，就到了潞安山口外头。王三说的也真急了：“你到底什么事情？”姚正把腿往底下一垫，上头一靠，噗咚一声，就把王直靠了一个跟头，把他腰带解下来，把二臂一捆。王直说：“捆上咬耳朵呀？”姚正并不答言，扛起来就走。

直到公馆，进了店门，问伙计：“大人们在那哪？”回答：“现在上房。”扛着奔上房，启帘进来，见蒋爷交差。蒋爷说：“这是谁？”姚正说：“回禀大人得知，这就是琵琶峪的地方，山中之事他一一尽知。”蒋爷教人将他扶起来，将他带子解了，教他跪在

蒋爷面前。蒋爷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王直这一吓，把胆子都吓坏了，真不知道什么事情，乱七八糟的。蒋爷问了他两声，说：“你倒叫什么名字？”王直说：“我就叫咬个耳朵。”蒋爷一听，大家全都笑了。王直说：“我不叫咬个耳朵，我叫王直，我是琵琶峪的地方。你老是甚人？”蒋爷说：“你也不用问我，你瞧那边有你们知府大人，我是替你们大人问你。琵琶峪的尉迟良你可认得？”王直说：“认得，那是我大叔，待我好着的呢。今天打南阳府回来，给我三两银子二三百钱，常周济我，常给我钱。才刚我们头儿瞅着我喝酒，还是他老人家给我的钱。你老认得他？”蒋爷说：“我不认得他。皆因他偷万岁的东西，我们来拿他。他给你钱，就很好。”王直一闻此言，飕的一声，打脑门里冒出一股凉气，连说道：“我可不认得他，酒是我自己打的。”蒋爷说：“你本人说是他给的银子，这就改嘴，那还行呵？”王直说：“我方才那是闹汗，说胡话哪！”蒋爷又说：“先不提那个。这个贼准在家里无有？”地方说：“他在家里。也许又走了。我去瞧瞧去，要在家里，我回头来送信。”站起回头就走。蒋爷说：“站住罢。走？你是送信去，报答他三两银子好处！”教官人把他看起来：“可别放他出去。这里还有他一根带子，把他系上。”蒋爷又把邢家弟兄叫过来，说：“你们二位先到山中探探虚实。”二人一怔，齐说道：“我们先就说过，我们二人本事比他差多，他又有一口宝剑，他又比我们聪明，倘若教他识破机关，我们是准死无疑。我们死到不要紧，怕是误了老爷们大事。”蒋爷说：“无妨。二位附耳上来，我告诉你们一个主意，准保无事。”就在邢家弟兄耳边说了几句话。

要问蒋爷说的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邢如龙挖去一目 邢如虎四指受伤

且说蒋爷教邢家弟兄前去探信，二人不敢前去，怕误了大事。蒋爷在耳边告诉他们几句话，附耳低言，如此恁般，告诉几句言语。二人一皱眉，齐说：“还怕不好。倘若不肯听我们这套言语，那便如何是好？”蒋爷说：“他要不听你们这套言语，我再告诉你们一个主意。”蒋爷又如此如彼，又说了几句言语，两个人才欢欢喜喜说：“有理，有理。”他们各带兵刃，披上英雄氅，辞别了蒋爷，二人遂出公馆去了。邢家弟兄走后，展爷说道：“四哥，他们本事可不强哪！这一去，可别闹出舛错来。”蒋爷说：“无妨，我自有道理。”正在说话之时，忽见总镇大人从外边进来，还带着两个人，那二人也是酱巾摺袖，蛮带扎腰。大家站起身形，迎接总镇。蒋爷就引着张龙、赵虎、冯渊见了总镇；总镇又把他带来那两个人又与蒋爷见了一见。原来是两个小武职官，一个都司，一个守备，一个叫张简，一个叫何辉。蒋爷问：“共带了多少兵来？”总镇说：“共带二百步队兵丁，俱在方近地面，那时令下，即时就走。”蒋爷说：“还有一件，教他们头上或白布或蓝布包上一块，恐怕动手时节，看不清楚，自己杀

自己人。”展爷说：“不可耽延时刻，总得接应邢家弟兄方好。”冯渊说：“待我先跟下他们去，我算二队接应。”赵虎同张龙说：“我们算三队。”蒋爷同展南侠说：“咱们算四队。教总镇大人带领张简、何辉督定二百兵丁，作为五队。”蒋爷说：“我教你们一个主意，要是听出里头动手时节，你们大家就一口同音嚷叫，就说：天兵天将，好几百万人都到了！把国家的要犯贼人门首全都围上，潞安山琵琶峪的官兵，尽都塞满。山口外头滴滴拉拉还有八里多地哪，天兵天将有好几百万人，有大元帅在后头还督着队哪！人烟一多，大家一口同音一嚷叫，又借着山音，贼人固然的不战自乱。”张简、何辉连总镇一齐点头，说：“此计甚妙。”蒋爷又说：“教知府大人带着本衙门中马步快，连开封府十二名马快班头，大家接应。”已安派停妥，大家往前够奔，暂且不表。

单提邢家弟兄，按蒋四爷嘱咐两套言语，到了潞安山，直往前进。走到琵琶峪，直到大门。此门坐西向东，有两条板凳，上面坐着几个人。这几个二十多岁，喷痰吐沫，提眉吊眼，异服奇装，在那里讲话。邢家弟兄走向前来，说：“辛苦。”那些人回头一看，本来邢如龙、邢如虎长的相貌丑陋，这些人问：“找谁？”邢家弟兄说：“找你们大爷。”那个说：“我告假将回来，我还没往里头去哪，我不知道大爷在家没在家，我给你进去瞧瞧去。”邢如龙说：“别价，你告诉你们晏大爷去，就说我们弟兄姓邢，他叫邢如虎，我叫邢如龙。你们大爷是我们师兄，自来他就见我们了。”说罢这句话，那人方才进去。不多一时，里面又出来一个人，往外一探头，又走了。又等半天，这才出来一人，说：“请邢家弟兄。”往前就走。往南一拐，四扇屏风，再往北一看，

垂花门。将进垂花门，就见白菊花降阶而迎，说：“二位贤弟，一向可好！”邢如龙说：“大哥一向可好！我是买卖忙，总没得到哥哥府上磕头来。如今是辽东地面有件买卖，从此路过。按说离此有二十里之遥，特绕路前来，给哥哥叩头。”白菊花双手把两个人望起一搀，上阶台石，让进厅房，分宾主而坐。白菊花见了他们，永远是当中一坐，这二人侧坐相陪。邢家弟兄暗一打量白菊花，见他此时更透着威风。见他白缎扎花武生巾，白缎绣花袍，上绣宽片金边，五彩丝蛮带，水绿衬衫，豆青色英雄氅，上绣大朵团花。脸似团粉，两道细眉，一双俊眼，鼻如玉柱，口赛涂朱，牙似碎玉，耳大无轮。虽然相貌甚美，脸上颜色净白不红，细看又有点斑斑点点的，并且是个吊角嘴。肋下佩一口双锋宝剑，绿鲨鱼皮剑匣，杏黄走穗飘垂。

三个人将一见面之时，就见晏飞满面笑容，直待落座，仍是笑嘻嘻谈话。问了二人来历，复问道：“二位贤弟远路而来，还是净为瞧看劣兄，还是另有别事？”邢如龙说：“一者是望看兄长，问候哥哥安好；二者还有一些小事，可不大要紧，我们打听打听。”问到此处，就见白菊花哈哈狂笑，随说道：“我料二位必不是净为望看兄长，必有别事。二位贤弟有什么言语，快些说来。”邢如龙说：“我们无非听过耳之言，见着兄长之面，一问便知分晓。”白菊花问：“到底什么事情？”邢如龙说：“我们听绿林传言，说你把万岁爷冠袍带履盗来，可不知是真是假。我们来问问兄长，是果有此事没有？”白菊花复又哈哈大笑，说：“不错，果有此事。皆因我在酒席筵前受他人蛊惑，我才扑奔京都，将万岁爷冠袍带履盗来。总是年轻之过，又不为己事。虽然盗出冠袍带履，此时后悔也是无用的了。二位贤弟何以知之？”邢

如龙说：“我们无非听绿林人言讲，不定是真是假，今日闻兄长之言，方晓得是真。按说你把冠袍带履盗将出来，压倒群芳，你又后悔，是什么缘故？我们也不是奉承与你，绿林人天下甚多，慢说万岁爷冠袍带履，就是一草一木，也不能盗在外面，何况是万岁爷头顶身穿之物。我二人应当与你道道喜才是，这可称得起是可喜可贺！”晏飞说：“我这不是一件错事？”回答：“不错。”晏飞说：“我总怕把事情作错了。”邢如虎说：“你这算惊天动地之事，压倒绿林，怎么算错事？似乎我二人慢说是盗，连瞧见过都没有。借着哥哥你这个光彩，拿出来我们瞻仰瞻仰。”白菊花一笑，说：“你们早来几天可以看见。我实对你们说，在南阳府团城子，伏地君王东方亮在酒席筵前，大家说近时没有许多英雄，内中多有不服之人：‘这眼时东方大哥人称叫伏地君王。谁能到万岁的大内，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盗将出来，与东方大哥穿戴起来，看他像个君王不像？’问了半天，竟无人答言。那时间，是劣兄我也多贪了几杯酒，自己承当前往。也算好，没费吹灰之力。若不是万岁爷的万寿，也不好办。这是头天就给预备出来，净等次日呈用，我到更衣殿，故此才得的容易。我将此物得到手内，我就送与东方大哥了，今日才由南阳府归回。你们二位若要昨天到此，你我还不能相见。”邢如龙说：“你看怎么这么巧！真没在你这里？”白菊花道：“若在此处，你们看看又有何妨。”邢家弟兄一听，大失所望，彼此面面相观，一语不发。

晏飞复又笑嘻嘻说道：“你们二位与劣兄贺喜，本应当我与你们道喜才是，你们倒真是可喜可贺！”邢家弟兄说：“我们有什么可喜可贺的地方？”晏飞说：“你们二位如今不是作了官

了？六品校尉，开封府站堂听差。日后岂不挣一个紫袍金带，耀祖光宗，也不枉人生一世。这才教可喜可贺！”邢家弟兄一听这句言语，也是微微一笑，说：“原来你知道我们作了官了。”晏飞说：“不但我知，人所共知。你们必然是做此官行此礼，到此处追取万岁爷的冠袍带履，一半拿我入都交差，是与不是？”邢如龙说：“我们可不敢。既然你识破机关，你把所盗之物献将出来，不但没有你的馀罪，我们两个人还尽力保举你为官，方称我们心意，这教有官同做。”白菊花说：“住了！我盗万岁之物，献出了还做官？轻者是刚！”邢如龙说：“你不知道，如今万岁喜爱有本领之人，先前白玉堂开封府寄柬留刀，御花园题诗杀命，奏摺挟夹带，盗三宝，后封为御前护卫。你若是献出所盗之物，我们相爷尽力保举你，焉有不为官之理！”晏飞说：“小辈，快些住口！封白玉堂时节，万岁有旨，不留记载。再有这样，绝不宽恕。”邢家弟兄所说言语，俱是蒋爷教的，再多说不行啦，说要告辞，晏飞说：“不行！你们只有进来道路，要想出去，除非是把首级留下！”邢家弟兄一着急，说：“晏飞，你好大胆！好说不听，我们可要拿你了！”说毕，甩了大氅，亮刀蹿在院内大骂。晏飞也甩了大氅，亮剑出来。邢如龙一刀砍来，晏飞一闪，噗哧一剑，鲜血淋淋，躺于就地。如虎过来一刀，先削刀，后跟进去一剑，也是鲜血直蹿，躺于地上。

要问二人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冯渊房上假言诈语 晏飞院内吓落真魂

且说邢如龙、邢如虎把蒋爷教的那两套话说完，干扎煞两只手，无言答对——每遇浑人，皆是如此，一急就讲要打，不管是他人对手不是。甩衣亮刀，先蹿在院子里，为的是宽阔。白菊花更不慌不忙，他也甩衣襟亮宝剑。头一个邢如龙，披头盖脸就是一刀；白菊花一闪，用了个白蛇吐信，宝剑正到面门。邢如龙往右边一歪头，那宝剑正扎在左眼之上，噗哧一声，把那一只左眼挖瞎，噗咚摔倒在地，鲜血淋淋。每逢人眼睛受伤，较别处更甚，眼是心之苗，是以疼痛难忍，躺于地下。晏飞又奔邢如虎。邢如虎一见哥哥躺下，也是恶狠狠摆刀刹将下来；白菊花先把宝剑往上一迎，呛啷一声，就把邢如虎的刀削为两段。紧跟着宝剑往下一劈，如虎一急，手无寸铁，就有个刀把，对着晏飞打去，贼人也得躲闪，一躲闪，就顾不得劈如虎了。如虎回头要跑，白菊花那口剑仍是白蛇吐信，对着如虎胸前扎去。如虎不能躲闪，一急，用左手往外一推，就听见蹭的一声，就把四个指头削落，又对着白菊花一抬腿，正踹在如虎身上，噗咚摔倒在地。晏飞回头叫家人捆将起来。当时就把两个人捆上，四

马倒攢蹄，就把二人捆好，搭在廊檐底下。白菊花很觉后悔。其实一报进来的时节，他就知道邢家的来历。皆因他盗冠袍带履之时，在京都就知道开封府有什么人。如今听二人一来，就知道为冠袍带履而来。他先派人出来，看看他们身后带来多少人来。那人扒头一看，就是两个人，回去说明，然后请将进去。先说好话，后才翻脸。此时后悔是先说好话时节，忘了问问是他们共总来了多少人，都在那里住着。此时二人身带重伤，再要明问，他们怕不肯说出真情实话。

恶贼人一转身躯上了阶台石，复又冲着邢家弟兄说道：“你们两个人身带重伤，可是你们自找其祸！我好意把你们让将进来，你们口出不逊，你们两个拉刀，一定要与我较量。若不是有师兄弟的情分，我立追你们两个人的性命！只要你们说些情理言语，我就将你们放去。我问你句话，自要你吐露实言，我就放你们逃命！”邢如龙说：“你问我什么？”白菊花说：“你们共来了多少人？在那里居住？说了实话，放你们两人好走！”邢如龙说：“你要问我们来了多少人……”邢如虎咬着牙忍着痛说：“哥哥，千万可别告诉他！他问明白，前去行刺。咱们两个人死了倒不要紧，别给旁人招祸！”说到此时，忽听门外一阵大乱，白菊花复又拿剑威吓二人。忽见从墙上蹿下一人，一身大红箭袖，说话唔呀唔呀的南边口音，说：“唔呀，好恶贼人！你们师兄弟，有这等狠心贼人，挖目削手！快些过来受死！”白菊花早就抖身蹿下阶石说：“你何人？”回答：“要问我，辽东人氏，复姓欧阳，单名一个春字，人称北侠是也！”白菊花吓了一跳，闻名北侠，未见其面，说此人有一口宝刀，天下第一英雄。如今这一来，自己打量非是他人敌手，总要仔细方好。又不能不过去，随

说道：“欧阳春，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依我劝，你急速快些去罢，你我何必反目！”冯渊骂道：“混账东西，招刀！”

原来冯渊早就到了，远远看着邢家弟兄进了大门，等得工夫甚大，他也到大门以前，硬要进来。门上人把他拦住，问他找谁。他说：“找白菊花。”门上人说：“我们这里没有白菊花，倒有黄菊花，还没开哪。”冯渊又一骂人，门上人过去一揪他，叭，给了人家一个嘴巴，那人过去一揪，他一脚踢了一个跟头。大众往上一围，他撒腿就跑，贴着墙根直奔正南，大众尾于后面。冯渊往西一转湾，大众赶上，踪影不见。原来他跳进墙来了，直奔垂花门南边那段垛子墙，蹿上墙头。一见邢家弟兄就成血人一样，再瞧白菊花，手拿宝剑威吓。冯渊跳下去，自称北侠，真把淫贼震吓住了。晏飞真不敢拿自己紫电剑迎冯渊那口利刃。两个人约有五六个回合，冯爷是得理不让人，一刀紧似一刀，刀刀近手，并且骂骂咧咧。白菊花动着手，自己心中忖度：这个别不是北侠？北侠是辽东人氏，这个人说话是南边口音；再者人称紫髯伯，生的是碧目虬髯，这个人没有胡子，可别教他冤了。自己想到此处，虚砍一剑，蹭，蹿出圈外，大声招呼说：“小辈，你先等等动手！你说你是北侠，你是南边口音，这是一则不对；二则北侠人称紫髯伯，你又没胡子，你怎么配是北侠？”冯渊说：“拿你这个混账东西，还用他老人家来？那是我师父！就把七宝刀交给我，拿你还用那么大的事，只要有我这口刀，杀你如割鸡一样！”白菊花说：“好小辈，你叫什么名字？”冯渊说：“是你冯老爷！”复又摆刀就剁，二人又走了三四个回合。晏飞听冯渊所说的话言语不实，又看他这口刀不像宝刀的样子，白菊花乍着胆子拿宝剑盖住他的刀背，轻轻的试他一试。若是宝

刀，必然磕他不动，也不至伤损自己的利刃。主意已定，等着冯渊砍将下来，自己用剑盖住他的刀背，呛啷一声，冯渊刀头坠地！直气的白菊花咬牙切齿。冯渊回头就跑，一纵身躯蹿上房去。白菊花后面就追，也要往房上一蹿。就见冯渊一转身，叭又一声响亮，白菊花一躲，原来是冯渊上房一伸手揭了两块瓦，见白菊花要追，对着他的面门就打将下去。也算晏飞闪躲的快当，那瓦坠落于地。冯渊就嚷：“唔呀唔呀，这可真是我师父来了！”就听从外边厢喊叫：“拿贼！拿钦犯！”冯渊说：“就是这个，你拿罢！我师父到了，这是真正北侠！”白菊花一转身，见这人身高五尺，面目发黑，手中拿一口腰刀。这个可是有胡子，却是一部短胡须，扑奔前来。白菊花说道：“你是北侠？”

来者本是赵虎与张龙，他们三队到了大门，就不见邢家弟兄，也不见冯渊。门口仍然是那几个人，皆因追赶冯渊，追来追去不知冯渊往那里去了，一赌气，这几个人骂骂咧咧回来了，仍然又在板凳上坐下。张龙、赵虎到门首之时，往里一望，这几个门上的正然讲论说：“这小子有点贼头贼脑的，准不是正经人。”又见张、赵二位全是壮士打扮，俱都带着刀，看门的人就说：“你们二位找谁？”赵虎素常说话就不懂的和气，回说：“你管我们找谁呢！”看门的说：“今天这个事情都透着奇怪！”赵虎说：“你们这板凳我们坐坐都不许么？”看门的说：“坐着罢二位。”张龙猛听见里面一嚷，连骂带说，是冯渊的声音，说：“老四，里头动了手了！”赵虎往里就跑，门上人一揪没揪住，赵虎往外一拉刀，谁人就敢过去揪他？自然一回身，把张龙截住。张三爷也不肯教他拦住，也把刀往外一亮，那几个人谁也不肯卖命，自然东西乱跑。张龙一回头，就见展爷、蒋爷随后赶到。张

龙说：“四老爷，快走罢，里头动了手了！”蒋爷答言：“我们这就到了。”张龙往里就闯。刚一进垂花门，赵虎刀已经教人削为两段，就皆因一嚷赵虎是北侠，白菊花一瞅不像，问了一声：“你是北侠？”赵虎更拉的下脸来，说声：“然也。”摆刀就剁。白菊花说别管是与不是，盖住他的刀背，先试试如何。宝剑刚一沾刀，就呛啷一声，把刀削为两段，当啷一响，刀头坠地。恶贼一翻手，嘣的一声，就把赵虎头巾削去半截。赵虎一跑，恶贼后面一跟。又对着冯渊一嚷：“这才是我师父哪！”白菊花又是一怔，见张龙一身蓝缎衣襟，黄脸面，半部胡须，手中也是一口腰刀。恶贼问道：“你是北侠？”张龙说：“我叫张龙。”白菊花一笑：“全是无名小辈！”张三爷用刀一砍，白菊花拿剑一找他这口刀，冯渊又嚷：“他这是宝剑，别教他碰上！”张三爷把刀往回一抽，没容教他削断。

忽听外面一声喊叫：“钦犯休得猖狂造次！还不快些过来受捆，等到何时！”话言未了，纵进二人，一高一矮。白菊花早就看见，头一个蓝缎壮帽，翠蓝箭袖袍，鹅黄丝带，月白衬衫，青缎快靴；面白如玉，剑眉阔目，准头丰隆，方海口，大耳重轮。手中明晃晃一口二刃双锋宝剑，光闪闪夺二目，冷飕飕逼人寒。再看那个矮的，身不满五尺，一身枣儿红衣服，拿着一柄三楞青铜刺，青黢黢的面皮，小小头颅，两道眉似有如无，一双眼圆丢丢，神光烁烁，尖鼻子，薄片嘴，小耳朵，窄脑门，形如瘦鬼，活倒卧一般。晏飞一见，更觉藐视。冯渊在旁嚷道：“唔呀，唔呀！妙个哉，妙个哉！白菊花，这可要送你姥姥家去了！北侠没来，南侠到了！展护卫大人，蒋护卫大人，这就是白菊花，千万别把混账狠心贼东西放走！他把他两个师弟，一个是挖去一

只眼睛，一个是削去一只手！”白菊花一闻此言，暗暗怨恨这个蛮子：“我要得手之时，把他剁成肉泥，方消心头之恨！不说北侠，又说南侠，少刻还有双侠到来！”直不管他是谁，把心一横，焉知晓这可碰在岗子上了！

展爷蹿将过来，对准晏飞盖顶搂头，劈山剑剁将下来。晏飞用手中紫电剑往上一迎，用了个十分力。耳轮中只听呛啷的一声响亮，只看半空中火星乱进，当啷啷，半天工夫剑尖上响声不绝。把两个人吓了一跳，彼此俱都蹿出圈外，低头自己瞧看自己的宝剑。展爷这口宝剑一丝没伤，白菊花一看自己宝剑，吓了个魂不附体。什么缘故？原来是把自己宝剑磕了一个口儿，约有荞麦粒大，自己暗暗着急，心痛难受。此剑乃是无价之宝，自从晏子托临死时节，交与我宝剑之时，再三嘱咐：此剑若在，你性命也在；此剑若伤，你祸不远矣。如今晏飞见宝剑有伤，故此心中害怕。你道两口宝剑凑在一处，怎么单伤白菊花这口宝剑？俗言：“二宝相逢，必有一伤。”皆因是白菊花的这口剑，是晋时年间的宝物；展爷这口剑，是战国时节造成的，故此年号所差，晏飞这口剑敌不住展爷的那口剑。展爷这口剑一得力，准知道碰着紫电剑自己的不能伤损，就把自己平生武艺施展出来，要拿白菊花。

且听下回再表。

第二十七回 校尉火烧潞安山 总镇兵困柳家营

且说展南侠初遇白菊花，两个人两口宝剑一撞，展爷明知白菊花的剑软，展爷就把平生之力施展出来，与白菊花较量。又有蒋四爷在旁边，那柄刺使的也是神出鬼入，并且不与白菊花一对一个较量，他净看着展南侠与白菊花较量，晏飞稍有露空之时，他把刺往上就递，并且不奔上二路，尽在下三路，或钩或扎或刺。按说白菊花这身工夫真算出色，可惜自己把道路走差，若要取其正路，可算国家栋梁之才。一个人敌住一侠一义，毫无惧色，无非就是剑不碰剑，又得另加一番仔细。他心想拿自己的剑把蒋爷那刺剁折。蒋爷更是留神的，只管动着手，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自己明知他是一口宝剑，焉能教他那宝剑沾着自己的青铜刺？故此白菊花也不能伤着蒋爷之刺。明知一人敌两个早晚必败，无奈一声吩咐，家下人一同齐上。家下人大众抄家伙，虽说抄家伙，没有刀枪剑戟，无非厨刀、菜刀、擀面杖、铁镢、钯子、顶门杠，此时冯渊早就蹿下房来，就把张龙手中那口刀要将来，挑邢如龙、邢如虎两个人的绳子，叫张龙、赵虎两个人把他们背将起来。赵虎说：“三哥，你背着龙，

我背着虎，咱们是龙对龙，虎对虎。”冯渊说：“事到如今，你还取笑哪！”冯渊拿着这刀，保护着四人，正要往外一走，被那些家人围住，众人的木棍、钹子、顶门杠往下乱打；冯渊这口刀上下翻飞。若论冯爷的本事，要遇见真有能耐的人，他可不是对手；若要与这些家人交手，可算矮子里显出将军来了。砍的那些人一个个东倒西歪，也有带重着伤的，也有死于非命的，大家谁敢拦阻！闯出垂花门，直奔大门，那些看门的早就跑了，出去大门，眼望那些兵丁来到，冯渊撒身回来，也帮着展爷来动手。

白菊花一看蛮子又来动手，这还不要紧，忽听外面一阵大乱，就犹如山崩地裂相似。听大众一口同音，说是“天兵天将到了，调大兵来的，好几百万哪，都到了门口！这缕缕行行，把琵琶峪都塞严了，连潞安山外头俱都是人，山外头走着的人摆出八里地去，有大元帅督着兵，谁敢不往前进。杀呀！上呀！拿钦犯哪！”总镇带来那些兵丁，一口同音。白菊花一闻此言，就知势头不好，无心动手，他就打算三十六招走为上策。在外硬闯，杀出一条道路，暂且先逃窜性命，就顾不得自己窝巢了。再说展、蒋、冯三个人围定甚紧，自己卖了一个破绽，好容易才蹿出圈外，撒腿就跑。冯渊嚷：“混账东西跑了！”大家就追。展爷在先，蒋爷在后，冯渊只管说追，无非虚张声势。白菊花奔垂花门一跑，扭项回头，早就见蒋四爷、展南侠追赶下来。晏飞把剑交于左手，一回右手，镖囊内取镖。正跑之间，一转身躯，叭就是一镖，展爷是久经大敌之人，将身一闪。蒋爷在展爷身后，展爷闪躲开了，蒋爷看不见前面，就见展爷跑的好好的往旁一闪，蒋爷也跟着往旁边一闪，焉能躲闪得开？那镖对着展爷咽

喉打来，没打着展爷，正打蒋爷头上，蹭的一声，就把蒋爷头巾打了一个窟窿。算好，没伤着皮肉。蒋爷说：“展爷，要追，咱们两人并肩追赶罢，这们着我可不合适。你在前边，什么都看得见，我在影壁后头追，是干受其苦。若不是身矮矮小，性命休矣！”随说着话，脚底下可不让。

此时展南侠被白菊花这一镖，把自己的暗器也勾出来了。一缓手，把袖箭装好，一拢簧，登的一声响，正打在大门门框上。此时白菊花跑至大门以内，晏飞也是久经大敌之人，只管跑着，不住的回头。就见展南侠双手往一处一凑，就知道他要发暗器。果然一伸手，一股寒星够奔自己哽嗓而来。微一闪身，躲过袖箭，蹿出大门。一看前边，黑压压的一片人，堵住周围院墙，一味的呐喊。大家一口同音说：“贼人出来了！”张简、何辉在门的两边，迎面总镇大人。晏飞忽见这些兵丁，每人一块蓝布包头，可没穿着号坎号褂，各执短兵刃。只见对面上总镇大人，是酱巾摺袖打扮，面赛乌金纸，手中一柄水磨竹节钢鞭，有鸭蛋粗细，迎面一站，虎势昂昂，犹如半截黑塔相仿。白菊花一瞧，就知道他是一个总帅。皆因阅兵时节见他看操，故此认得。最怕的，是总镇两边有那二十名长挠钩手。白菊花不能再往前去。张简、何辉两个人往上一蹿，一个是熟铜双铜，一个是齐眉木棍。淫贼一想：要与他们走上三合两趟，后面那个姓展的就追上了。只见他们铜、棍齐奔面门而来，他们焉能知晓白菊花这口宝剑利害，宝剑一磕，呛啷啷，兵刃全折，使了一个顺水催舟的招数，噗哧一声响亮，就把张简的膀子砍落下来；一回剑，又是一声响，就把何辉的头巾削去了半边。迎面总镇大人眼瞅着伤了二员偏将，自己抡鞭就打。晏飞见他力猛鞭沉，不敢用

自己宝剑削他的兵器，使了个乌龙入洞的招数，躲过他这一鞭。按说应当缓手给他一剑，无奈众挠钩手不容。这二十人等不得总镇下令，全把挠钩往前一探，心想着搭住了就拉。白菊花用剑使了一个拨草寻蛇的架式，喊哧嗑叉，把那些挠钩手的挠钩全都削折，二十个人往前一扑，险些跌倒。白菊花迎面上遇人就杀，可叹那些兵丁，就有带伤的，也有非命的。

晏飞闯出来，将到山口，迎面上马快班头如何能拦得住他，也砍倒了不少。恶贼出了潞安山，一想上哪里去好？是往周家巷好哦，还是上柳家营好哪？自己未能拿定准主意。忽见后面众人追来，说声“不好”，又跑，顺着山边往北，又往西。只见山上火光大作，烈焰飞腾，万道金蛇乱窜。淫贼暗暗的叫苦，明知自己窝巢不在了。事到其间，也就无法。反倒恨怨邢如龙、邢如虎，早知事到如此，还不如把两个小辈结果他们性命，也消心头之火。走不到二里光景，就到柳家营门首。前边一带尽是柳树。庄主姓柳，叫柳旺，有个外号，人称青苗神。可着他们那一方种地，连菜园子全不用看青的，遇有偷青的，就教柳旺拿住。是有偷青苗的人，谁也不敢前去偷去，故此人送了他一个外号，叫青苗神。先前也是绿林，后来坐地分赃，自己挣的家成业就，自己洗手不做绿林的买卖了。皆因四十岁无儿，又搭着挣下了万贯家财，足够后半世用的了。时逢恰巧，弃绿林后生了一个女儿，更要作些好事。他这女儿名叫姣娘，长到十八岁，聘于宋家堡。头年妻子又死去了。今年正是六十整寿，固然上他这里来作寿的甚多。白菊花他们素无来往，彼此全都慕名。正是他生日这天，白菊花同着周家巷火判官周龙，前来与他拜寿，备了一份厚礼。就由白菊花一来，柳旺很觉着亲近于

他，生辰以后，留晏飞住了数十余日，终日上等酒席，待如上宾，后来两个人结为义兄弟。如今白菊花要上周家巷，他那地势窄小，皆因又有后面追来之人，怕的是自己到了那里逃脱不了。明知柳家营倒可以逃避，故此才直奔柳旺门首。可巧正遇青苗神柳旺在他门首，正望潞安山里面瞧看。皆因柳旺正在书房闲坐，家人进来说：“员外，潞安山里面也不知因为何事，杀声震耳。”柳旺一惊，故此出了大门，往潞安山里面一看，不但杀声震耳，并且是火光大作。按说离山口有二里之遥，他这柳家营尽贴后山甚近，山又高，山上声音故此听得见，火光也看见；又对着是东南风，他这柳家营坐落在潞安山西北。正然瞧看山中之事暗透诧异，要派人前去打听，忽见白菊花迎面而来，面带惊慌之色，不住的回头，再看后面，缕续的人追来不少。

青苗神这个人最有机变，教家人先进去开大门。他住的本是广梁大门，门洞内有两条板凳，开着大门门前有两个石头鼓子倚着。家人先把石头鼓子一挪，等白菊花到了门首，柳旺拉着晏飞进了大门，就教家人把大门一闭。白菊花正要行礼，柳旺一搀，说：“此时没工夫行礼，快说是什么事情！”白菊花草草把自己的事一说，柳旺翻眼一想，随说道必须如此如此的方好。白菊花连连点头，说：“此计甚善，只是哥哥救我了。”说着，就双膝点地。青苗神把晏飞一搀，说：“你我自己兄弟，没有那些礼节。”随叫家人带着白菊花往后面去了，又叫家人过来，附耳低言，如此这般，家人答应转身去了。就听门外一阵大乱，家人过来说：“员外，他们全到了，在那里叫门哪！”柳旺说：“你们不要慌忙。”自己亲身出来，迎面遇见展南侠、翻江鼠，一齐说

道：“你是本家主人哪？”柳旺点头说：“不错，小可名叫柳旺。但不知你们二位贵姓高名？因为何故带领这们些个人上我家中？有什么贵干？”蒋爷答言：“你要问我们，御前三品护卫将军，后面还有你们知府、总镇。我们俱都是奉旨拿贼。如今贼人进了你的门内，快些闪开，容我们捕盗。”柳旺把双手一拦，说：“且慢，我们院内没贼。”蒋爷分明远远的似乎看见进了他的门首，皆因有那些柳树挡遮，未能看得很明。到了此处，一听柳旺开口就不承认，他一耽延工夫，白菊花再打后头跑了，那时间枉费了许多的事情。先不顾与他说话，先教兵丁：“把他们这个宅子与我围了。”众兵答应，忽喇一阵，就把周围的院墙围裹起来。蒋爷这才复又与柳旺说道：“你说贼人没在你的院内，我们要搜将出来，拿你一同治罪。”柳旺满口应承：“老爷们若打我院中搜出贼来，连我一同治罪。可求老爷们一件事，别教这些个人进去，都一进去，我家中不定得丢多少东西。”蒋爷说：“使得。”告诉兵丁：“教你们大人堵门。”兵丁答应。蒋、展二位往进一闯，将到屏风门，就看见了白菊花后影儿往厅房里面一跑。蒋、展二人一齐往门内一蹿，两边的绷腿绳往起一绊。

要问二人怎样逃躲，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因贪功二人坠翻板 为拿贼独自受镖伤

且说展、蒋二人将到屏风门外，望厅房上一看，见白菊花往里一跑，二护卫心神念俱在白菊花的身上，那里想的到门内有埋伏？只顾往里一跑，两边的绳子往起一兜，蒋爷说：“完了我了！”往前一栽，又一纵身，直奔厅房。列公，你道既有绳子一兜，因何没躺下，是什么原故？皆因展爷这口剑始终没入剑匣，若不是手中拿着这口宝剑，二人全都躺下被捉。惟独这宗绳子，无论你怎么身子灵便，要是兜住脚的时节，你越往上蹿，越摔的更高。这也是如此，皆因把二人的脚兜住，两边往起一兜，展爷那剑刃子正断在绳子上面，慢说是绳子，就是铁条，剑要碰上，也得两段。就听见咯崩的一声，绳子一断，两边的人倒全都躺下了。展、蒋二人无非往前一栽，倒全都纵起身来。蒋爷说：“好贼人，中了你们的圈套了！”此时白菊花早又出了厅房，暗暗切齿，恨天不随人愿。抽出一只镖来，对着展爷打来，早被展爷躲过。这一来，蒋爷再不敢在展爷身后了，好防着白菊花往外发暗器时节，自己看的明白，躲闪的快当。

也是活该二位护卫身当有难，白菊花这一镖没打着，自可

又赶奔前来动手，又与展南侠连蒋爷，走了三五个回合，转身就跑，直奔厅房。展爷见他进厅房，心中有些疑乎，怕中了他的诡计。倒是蒋爷说：“追。”因此二人一齐奔厅房。房门上也没挂着帘子，展爷怕一进厅房的时节，门坎又有兜腿绳子。到房门之外，蒋爷探头瞧了一瞧，里面连一个人也没有。只见白菊花正在暖阁那里往后一转。蒋爷先往里一蹿，展爷也就纵将进去。明明见着晏飞往暖阁后边一转，二位瞧见，焉有不追之理？二人就到暖阁东边，往后一看，后边还有个后门。此时白菊花已经出后门去了，二人也往后门一蹿。不敢一步就蹿出后门之外，仍然怕有兜腿绳子，故此才在门内落脚。焉知晓这门内有个埋伏，是一块翻板。二人走着要是一前一后，也不至于一齐全都落将下去。皆因二人一齐纵身，一齐落脚，就听见崩的一声，那地板原来是当中有一根铁条，两边有两个活轴儿，只要用脚一登，他就翻转下去。不料展、蒋二人正踏在翻板之上，二人往下一沉，也不知准够多深，撒手把兵刃一扔，双手一拢磕膝盖，用腰找地。每遇大行家，从高处往低处一落，皆是这样。不想这二位由翻板掉将下去，心想身着实地，还想往上再蹿。焉知晓噗咚一声，将身子沉入水中去了。把展爷吓了一跳，随着就喝了两口水。蒋爷一见是水，这可到了姥姥家了，欢喜非常。先往上一翻，就把展爷衣襟往上一提。展爷自从喝了两口水，只觉得晕头转向，教蒋爷往上一揪，缓了缓气。就听见上边当啷的一声，柳旺的家人搬过石块，就把那翻板一压，里面人就是肋生双翅也飞不出去。

别看蒋四爷只管会水，这个所在实系利害。他手提着展爷腰带，自己用着踏水法。在这井筒之内，黑暗暗，什么也看不

见，只可伸左手去摸。摸着了井筒，周围一转，地方到很宽阔，水约有一丈多深。再往上看，虽然看不见，约有数丈有馀；再摸这井筒子溜滑，如镜子面一样，总然有天大的本事，也飞不上去，摸来摸去。忽听见有流水的声音。原来这井筒子不是由地下翻上来的地泉，原来是由飘沿湖借进来的湖水，挖出一股地道，约够八尺多宽，上头俱拿石头砌好，如同地沟相似。到井筒子这里，可就不能有那么宽了。这井筒子这里只留了六寸宽一个缝儿预备着，怕人掉将下去，倘若会水，岂不借那水道出去了。故此才留了六寸宽的一个缝儿，满让就是会水，掉将下去，扁着身子也不用打算出去。这还怕不好，又打了二扇铜蒙子，都是大指粗的铜条，把他拧出灯笼锦来，预先就砌在这缝儿里面。满让身子扁着出的去，这个铜蒙子也是出不去的。一者为挡人，二则间也免得湖里漂来东西，连大鱼全都挡住，不用打算进来。柳旺起的名儿，叫“翻板水牢”。你道柳旺要这所在何用？皆因他年轻坐地分赃的时候，制造此物，他也明明知道所做的事情犯王法，怕的是那时万一事情败露，有人拿他，若不是人家对手之时，他好把人带到翻板水牢。实系追他甚紧，他倒有借水逃命的所在。可也没用着一回，无非预防不测而已。到此时节，弃了绿林，更是无用的地方了。可巧如今晏飞一来，他就附耳低言，告诉他就是这个主意。再说白菊花也知道这个所在，先用兜腿绳，要拿住那两个人就不用翻板水牢了。白菊花眼瞅着没拿住蒋、展二人，岂有不往这里带他们之理？这个主意，凭爷是谁，都得上了他们这个圈套。蒋爷也皆因是贪功心盛，既要追赶，谁也不肯一步就蹿出后门之外，总得门内住脚，故此才坠落下去。

此时蒋爷摸来摸去，摸到借水的这个地方了，不但窄狭，并且还有铜蒙子挡着。展南侠说：“四哥，事到如今，你不必顾我了，你自己若能出去，早离险地罢。”蒋爷说：“大弟，你看这个所在如何出的去呢？就是我这个瘦弱的身子，扁着也出不去。别说出不去，就是出的去，也没有一走之理。合合这个柳旺，可实是人面兽心。你我在此，也不知道外面之事怎么样了。咱们这可称得起是坐井观天，连天都见不着。”展爷说：“四哥，你但能要出得去，你可就出去，别净拘泥着我一人。”蒋爷说：“咱们生生在一处，死死在一处。教我想出去的法子，我是一点也没有。就有这么一点盼望。”展爷问：“什么盼望？”蒋爷说：“就盼着总镇大人那个鞭，白菊花不敢削。如果冯振刚能把白菊花拿住，还得把柳旺也拿住。进来满处一找咱们，或者他们家人说了，或者各处找寻，无心间蹬到翻板上，再掉下一个来，那可有出去的道路了。倘使晏飞与总镇一交手，再把总镇引到这里，总镇一贪功，照样掉下来，那又多添一个该死在一处的了。事到如今，也不用打算，只可就是凭命由天就是了。”蒋爷、展爷在水牢之中，暂且不表。

且说白菊花将蒋、展二位带到翻板水牢之处，白菊花在外面看着他二人中计坠落下去，见家人用石块压住，自己转身出来。柳旺在那里叫道：“贤弟，怎们样了？”回说：“他们已然坠落下去。兄长可曾看那些人都到了咱们门首没有？”柳旺说：“不但到咱们门首，他们把咱们周围的墙壁俱都围满了。贤弟你要逃走，我这里单有一股水道，你自可借水而逃。”白菊花说：“不行，我若借水道而走，他们岂肯与你甘休善罢？我所惧的就是姓展的这口宝剑，如今姓展的总然打算会水，也不用打算有

命。兄长如今可救了小弟的性命，我与兄长惹得这个祸患可不小。水牢里这是两个护卫，外面还有总镇，此时我想打那走就打那里走了，那总镇倒不放在眼里。无奈一件，我要走了，就给哥哥留下祸患了，他们岂肯与你善罢甘休？”柳旺说：“也罢，我有个主意，作为我帮着姓展的姓蒋的拿你，你在前头走，我在后头追，你闯将出去，我作为没追上你，他们便把我怎么样？”白菊花说：“不行，他们望你要姓展的、姓蒋的，你便怎么样？你献出去也是祸，你不献也是祸。依我说，不如舍了这分家私，你我逃走了罢。你我兄弟走在那里，到处为家。”二人在议论之间，就见冯渊由外面进来，说：“唔呀，好贼人！你们全是一类的东西！总镇大人，快拿贼来罢，他们这里议论要跑！”那总镇冯大人一听，手提单鞭，大喊一声，闯入院内，大家全撞在一处。柳旺的家人，早在旁边与柳旺拿着一条花枪交给柳旺。冯渊往外一跑，说：“我去叫人去了！”白菊花说：“哥哥先走！”柳旺冲着总镇就是一枪，总镇用鞭一磕，咣的一声，柳旺险些撒手。晏飞早由冯振刚左边蹿过来了，总镇一追，噗哧一毒药镖正中肩头，噗咚一声，摔倒在地。

要问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巧妆扮私访淫寇 用假话诓骗愚人

且说白菊花正与青苗神商量主意，不料冯渊闯将进来。按说大门关着，众人都在外面围着，也听不见里面的信息，冯渊使了一个诈语，道：“里面说话的不是王大兄弟吗？”里面人答言：“找我们王三哪？将才在这里来着，此时没在这里。”冯渊说：“劳你的驾，把他请出来，我们说句话。”那人就叫说：“王三哥，外边有人找你哪。”不多一时，门内问：“谁找我？”冯渊说：“三兄弟，你开门罢，我与你说句话。”那人还纳闷，听不出是谁，将把门一开，冯渊使了个眼色，众兵往前一拥，那门就关不上了。众家人将要一拦，冯渊把刀一亮，那些人就东西乱跑。冯渊闯进屏门，正听白菊花与青苗神商议。自己往前一蹿，高声一嚷。此时总镇大人进来，柳旺用枪一扎，往外就闯。白菊花从旁边过来，总镇一追，叭就是一镖，正中肩头，总镇大人摔倒在地。白菊花往外就闯，将到门首，冯渊正教那些人进来，迎面正遇白菊花。冯渊焉能与白菊花交手？回头就跑。白菊花也没有那们大工夫紧自追他，会同青苗神两个人扑奔西南。这些兵丁就有奋勇的，还要围裹他们，焉能围裹得住。沾着就死，撞

着就亡，转眼之间，就是数十名人在地上横躺竖卧。那些兵丁谁还敢追，任着两个人飞跑。跑来跑去，天色已晚，扭项回头一看，身后有一个黑影儿，在后面远远跟下来了。白菊花低声对柳旺说道：“后面有人缀着咱们哪。”柳旺说：“这便怎样？”白菊花说：“待我返身回去，别是那个蛮子！”看看临近，晏飞细细一瞧，何尝不是！

且说冯渊心中怕苦了白菊花，又是恨他，又是怕他。忽听兵丁一阵大乱，说：“总镇不好了，教人打死了！”冯渊一急，眼瞅着白菊花往西南去了，自己不愿追赶，如今一听总镇大人身死，自己一想：有咧，我暗地跟将下去，看他们落在何方。越追天气越晚，大料他们更看不见了。不料白菊花实系诡诈，总是贼人胆虚。冯渊一瞧白菊花返身回来，两个人相离甚近，冯渊回头就跑。白菊花追了半天，晏飞不追了，仍然归在柳旺一处。冯渊又跟下去了，柳旺又追，冯渊又跑。书不可尽自重叙。追他就跑，不追他就紧自跟着。白菊花瞧见前边一片村庄，就与柳旺商量主意，进村他就无处可找了。果然冯渊要追进村中，又怕白菊花在暗地藏着，无奈何，在村外找了一棵树下歇息。只等到天交二鼓，自己回来。想着又是恨又是气，垂头丧气，顺着潞安山的北山边，就回了公馆。

叫开店门，问了问店家：“知府大人与众位老爷们回来了没有？”店中人说：“知府大人回来了，总镇大人带伤，邢大人带伤，邢二大人带伤，是张大人、赵大人背回来的；有我们这里张老爷带伤。”冯渊又问：“展大人、蒋大人回来了没有？”回答：“没有。”冯渊又是一惊，往里就走。迎面遇见姚正，冯渊又问了一回，也是如此言语。冯渊一跺脚，说：“唔呀，唔呀，不好了！”

来至厅房，看见知府大人低着头背着手，急的满屋乱转，咳声不止。原来知府大人所愁者，总镇大人身受镖伤，邢如龙挖去一目，邢如虎削去四指，张简砍去一臂，兵丁杀死十一人，带伤者十五个。拿获柳旺家人八名，逃窜者无数，并未查点柳旺家中的东西，大门上锁，上了封皮。又派两个小武职官，就是外委的前程；调去五架帐房，大门外两架，东西北三架；知府衙门两位先生，开封府八名班头，徐州府十六名班头，三十名兵，会同看守空宅一座。若遇有人跳墙出入，立即锁拿。死去兵丁，每人赏棺木一口，令尸亲认尸，事毕时另有赏赐。带伤者，知府衙门公所调养，另请医家调治，俱是官府给钱。知府回公馆，内外科医生请来约有五六位，俱是一口同音，张简、邢家弟兄管保无碍，就是总镇大人无法可治。所受镖伤，净是毒药，透入皮肤，无论内科外科，无药可医。又不见展、蒋二位护卫，又不知冯老爷那里去了，音空信渺，一点音信皆无，只急得满屋乱转，故此哼咳不止。忽见帘儿一启，冯渊从外面进来。徐宽勉强着赔笑，连忙问道：“可曾见着蒋大人、展大人没有？”冯渊说：“唔呀，我还要问你蒋大人、展大人的下落哪！”知府就把所有的事，对着冯渊说了一遍。冯渊说：“这可不好了！”知府问：“冯大老爷，难道说没看见二位大人一点影儿么？”冯渊说：“就由潞安山琵琶峪，我与二位大人总没离开左右。就见他们追出白菊花之后，我在白菊花家里放起一把火来，前后勾串着一烧，火光冲天，我就跟下二位大人来了。自到柳家营，他们关着门不教进去，我使了一个诈语，这才把门诈开。要依着兵丁们说，二位大人进了院子，难道说二位大人还输给白菊花不成？满让蒋大人不是白菊花对手，输与白菊花，展大人不能哦！越发是纳

闷！”正说之间，张龙、赵虎从外面进来。冯渊见着大家，彼此对问了一回，全是面面相觑。知府传出话去，无论大小什么人，有会医治毒药镖伤者，急速请到。草草把晚饭吃毕，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早晨，知府派下人去至柳家营打听，晚间并没有从墙出入之人。

单有赵虎自己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了，就把官查总领姚正叫在东厢房里。姚正问道：“四老爷有什么吩咐？”赵虎说：“你是此地官查总领，应当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姚正说：“下役也不敢说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大概的事情尽都知晓。”赵虎说：“大概的事情你都知晓，我问问你，这白菊花是个贼你知道不知？”姚正说：“老爷，慢说白菊花是个贼，连他叫白菊花我都不知。倒是柳旺，我倒知道他不大是好。”赵虎说：“你既然知道为何不办？”回答说：“他不法是在年轻时节，本地又没案件。”赵虎说：“你们这一方，大概还有不法之人无有？”姚正说：“还有，也是没有做案，无处下手可办。”赵虎问：“住在什么所在，姓字名谁？”姚正说：“出了榆钱镇的西口，别进潞安山的山口，顺南山边有一个村庄叫周家巷，东西大街，由当中分开，东边叫东周家巷，西边叫西周家巷。在西周家巷西头路北，有个大门内，住着一人姓周，名叫周龙，有个外号火判官的便是。在方近的地面也没有案，我们大众有点疑心，总算没探访妥他，早晚间必要动他，皆因他所来往之人全不正道。”赵虎又问：“他到底是个作什么的？”姚正说：“据他说他是个保镖的达官，到如今他又不保镖了。”赵虎说：“白菊花他们素日可有来往没有？”姚正说：“那我可准知道他们素有来往，他们交的还是亲密，我们还常常言讲，可惜尉迟大官人怎么交他？谁知道尉迟良就是第

一的不好人。”老赵说：“这就得了！你不用管，我自有主意。”说罢二人出来。赵虎就把跟他那个从人叫来，说：“我要出去私访去，你仍然给我买那们一套破衣服来。”

赵虎私访，前套《三侠五义》之时，访过七里村一案，又访过白玉堂，巧遇三千两叶子金。包相爷就说过他是个福将，他自己就信真。如今白菊花、展、蒋全无下落，又想着要去私访，故此与姚正打听明白，又教家人买破衣服去。不多一时，家人把衣服买来。赵虎就将本身衣服脱下，就穿上了破汗衫、破裤子，光着脚，趿拉着破鞋，挽着发纂，满脸手脚上俱抹上锅烟子，又由墙上揭下几帖乏膏药贴在腿上，拿了一根打狗杆，挎着一个黄磁罐。拾掇好了，将往外一走，正遇见冯渊，把冯爷唬了一跳，说：“唔呀！你是什么东西？”赵虎说：“你是什么东西！顽笑哇！”冯渊说：“可了不的了，赵四老爷疯了！”赵虎说：“你才疯了哪！”冯爷问：“你不疯何故这般光景？”赵虎说：“展、蒋二位大人连白菊花俱没有下落，我出去私访，倘若访出下落，也是有的。”冯渊说：“你这个样子还出去私访，谁看见不说你是形迹可疑？就是落魄的人，也不至于这般光景。总然扮个穷人像个穷人就是了，何至于浑身抹些个锅烟子，贴些乏膏药？”赵虎说：“我出去私访的时候，你还没得差使哪！”冯爷说：“你满让遇着案，教人家看破，也是个苦子，无非又得我们救你。”赵虎说：“那里用的着你们哪，相爷说过，我是福将。”冯渊说：“好，你是福将，我是腊醋，别抬杠，请罢！”赵虎提着黄磁罐就往外走。来至店门，把店家唬了一跳，刚要说“你这乞丐”，那个字没说出来，细一看，是赵四老爷。说：“你老人家是怎么啦？”赵虎说：“你别管我，开店门！”原来这店自从打了公馆，就是白

天也把双门紧闭，有人出入时候现开。若要开着门，怕有人住店来，就得教人住，不然就得争闹。店家开了店门，赵虎出了店，直奔正西。

榆钱镇本是热闹的所在，来往人烟稠密，大众一看赵虎，无不掩口而笑。本来看着他形容可笑，并且老赵也真拉的下脸来，放开嗓音一喊，说：“行好的爷们，有吃不了的饼面饭，穿不了的衣裳，用不了的银子钱，要是给我穷人，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好处。行好的爷们哪，行好的爷们！”只顾一喊，招来十几条大狗，那狗是汪汪汪的乱咬。赵虎一看，气往上撞，破口大骂：“怪不的说人敬富的，狗咬破的。你当是四老爷真是这们穷，滚开这里罢！囚囊的！”与狗一批理，狗更汪汪的咬的欢了。“你还咬我，我骂养活你的主人了！”狗的主人一瞧老赵那个样，赶紧把狗叫进去，把门一关，不惹闲气。老赵四六句子骂骂咧咧就奔了潞安山的山口，缕顺南山边，直奔周家巷。到了东周家巷，往里就走。这一进村，狗更咬的利害啦。赵虎用打狗杆抡开要打，又打不着，狗比他快。随着往西，过了十字街，就是西周家巷。东西所分者，无非南北一条街冲开，在东就是东周家巷，在西就是西周家巷。将过南北这条街，坐北向南有一户人家，老赵又一喊叫，只见从门内出来一个人，年岁不甚大，青衣小帽，象个做买卖人的相貌。那人问道：“我这里有点剩饭给你，要不要？”赵虎说：“剩饭还是一点，不要，我的肚量大。”那人又问：“我这里有酒，你喝不喝？”赵虎说：“必是剩下的酸黄酒。”那人说：“不，是小花坛女贞陈绍。”赵虎说：“你既有女贞陈绍，为何不留着你自已用？”那人说：“实不相瞒，我们是搬了家了，这就要交代房屋了。我一看，他们剩下了一碗饭，有些

咸菜，还有些不要紧东西。有一罐子酒，你要吃，我省的往那边挪了。我瞧你也不是久惯讨饭的。”赵虎说：“有酒就好，我就是好喝。我要不喝，还落不到这般天地哪！”随说着，把赵虎让到门里。有一个转湾影壁，那人说：“朋友，你在这里等等。”不多一时，从里边拿出一张小饭桌，两条小板凳，又取出一罍子酒来，一碟咸菜，两个酒盅。赵虎把黄磁罐放下，打狗杆往墙边一立。那人给斟了一盅酒，自己也就斟上一盅。老赵不管怎样，拿起来就喝，一口就是一盅。

那人瞅着赵虎净乐，便问道：“朋友，我瞅着你怪面熟的。”赵虎说：“我是那里人？你是那里人？”那人说：“你不用隐瞒，我瞧出来了，你是开封府赵虎赵校尉老爷。”赵虎说：“不是，不是，你错认人了。往常也有人说我像赵虎，大概我与赵虎长的不差。我也姓赵，我可不是赵虎。”那人说：“你不是赵四老爷？可惜！可惜！要真是赵四老爷那可好了。可惜世界上的事，卖金遇不着买金的。朋友，喝酒罢！”赵虎一听这话里有话，随问道：“你老贵姓？”那人说：“姓张，排行在大。”赵虎说：“张大爷。”那人说：“岂敢！岂敢！”又说：“赵伙计，你是那里人？”回答：“咱们是京城里的。”那人说：“京城里做什么买卖？”赵虎说：“开杂货铺。”那人问：“在什么地方？”回答：“在竹杆巷东口外。”那人又问：“宝号是什么字号？”回答：“是这个什么来着，我忘了。”那人一笑：“是自己买卖会把字号忘了？”赵虎他一句教人问住，磕磕巴巴磕磕半天，说：“买卖是我的东家，是我的买卖我可不管事，单有领东的管事。你问的太急，等我慢慢的想一想，我想的起来。”那人又问：“既是你有个买卖，上这里来做什么？”回答：“上这里找人。”又问：“找什么人？”回答：“有一

个同行的欠我钱文，我找他来了。”又问：“欠你钱的这个人居住何方？在那里做买卖？”回答：“在徐州府十字街鼓楼东杂货铺做买卖。”又问：“徐州府这个杂货铺什么字号？”回答：“我也一时慌疏，忘了。”又问：“这个人姓什么？”回答说：“你这人问的怎么这们细微，不亚如当堂审贼的一样。”那人说：“咱们喝着酒，无非闲谈，到底姓什么？”赵虎说：“这个，他仿佛是姓……”说话之间，又问：“到底是你问我什么来着？”姓张的哈哈大笑，说：“你说半天，净说了些口头语儿。到底姓什么？”赵虎忽然想起白菊花来了，说：“他姓白。”那人说：“可找着没有？大概是没找着罢！与人本铺又不认识，总得外头住店。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大概是又好喝，又好耍，由京都又没有带了多少钱来。本是上这里要帐，又何必多带盘费？此处又举目无亲人，没找着，对与不对？”

赵虎说：“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那人说：“你不用撒谎了，你是四老爷不是？”赵虎说：“是怎么样，不是怎么样？”那人说：“你要是赵四老爷，有天大一件美差，准保你实加两级。”赵虎问：“到底什么事情？”那人说：“皆因我们这里有一个火判官周龙，他们家眷上我们家里来了。二妇女们说话不管深浅，昨天他们家来了两个人，一个叫青苗神，一个叫白菊花，教官人追的无处可去。这个白菊花偷了万岁爷的冠袍带履，无处可藏，眼时就藏在他们家里。你要是真正赵虎，这件差使是怎么样美差！可惜你不是，那就不行了。”赵虎一闻此言，哈哈大笑，心中暗道：怪不得相爷说我是福将。

如今赵虎一闻此言，得了白菊花的下落。要问怎样办法，可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群贼用意套实话 校尉横心不泄机

且说老赵听见这个人说出了白菊花的下落，不觉欢喜非常，就与那人笑嘻嘻说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用隐瞒，我就是赵虎。”那人说：“你算了罢，你这是冤谁呢？你要是赵虎，你早就说出来了。”赵虎说：“一见面，人心隔肚皮，我本是巧扮私行出来私访，访的就是白菊花下落。如今我一见你是个买卖人的样儿，也是实心眼的人，我故此才把我的真情泄露。”那人哈哈一笑，说：“你是真正的赵老爷，我可多有得罪。”赵虎说：“岂敢，不知者不造罪。”那人复又深深的与赵虎行了一个礼，说：“恭喜四老爷，贺喜四老爷，既是你老人家到此，这里也不是讲话的所在，咱们到里边，还有细话告诉你老人家，有成功之法。”赵虎连说：“使得，使得。”一回脚，当的一声，就把黄磁罐踢碎，打狗杆踏折，搬着桌子，拿着板凳。拐过影壁来，有三间上房，把桌子放在屋中。赵虎一看，果然就像搬了家的样子，屋中连些桌椅板凳皆无，净是三间空房。那人拿着酒嗑子，说：“我再取些酒来。”赵虎就在屋中等着。不多一时把酒拿来，放在桌上，说：“可惜你老人家初到此处，就是一盅空酒，可惜连

些菜蔬也没有，透着我大不恭敬了。”赵虎说：“自要我得着钦犯的下落，比你给我肉山酒海吃还强哪！你若不择嫌，咱们哥俩得换贴。”那人说：“我焉敢高攀。”二人落座，把酒满斟了两杯。忽然那人站起身来，说道：“我这里有点酒菜，待我取来。是我寻常腌了些个鸡卵，最可以下酒。”赵虎说：“不用了，咱们两个人说话罢。”那人一定去取。赵虎的那道性情，访案得遇，自己一喜欢，那里还等得那人取鸡卵来喝酒，自己斟上，自斟自饮，吃了三杯。把第四杯斟上，就觉着晕晕忽忽的，也不知晓是什么缘故。自觉着必然是饿了，怎么直晕。随即站起来走一走，焉知晓刚一站起，天转地转，房屋乱转，身不由自主，噗咚一声就栽倒在地。那人从外面蹿将进来，哈哈大笑，说：“就凭你们浑人，也敢往前私访？你没打听打听小韩信张大连，慢说你这个浑小子，再比你高明一些个，也出不了大爷所料。”

列公，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人是南阳府东方亮的馀党，原来是白菊花盗取万岁冠袍带履，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路前往。皆因白菊花把冠袍带履交与东方亮，晏飞走的时节是不辞而别走的，东方亮怕晏飞挑眼，就教张大连追下白菊花来了。将到潞安山，就看见山上火光大作，自己就奔周龙家里去了。他将到周龙门首，火判官正在门前瞧潞安山那火纳闷。彼此相见，张大连说了他的来历。少刻家人回来告诉潞安山的凶信，依着火判官要跑，小韩信把他拦住。直到初鼓之后，白菊花同着柳旺上周龙家里来了。是冯渊把他们追进小村，蹿墙跃房，这一家跳在那一家，就跑了，直奔周龙家里来。群贼相见，火判官一问他的来历，晏飞就将始末根由，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大家用酒饭之时，白菊花说：“我们弟兄二人还得速速的起身，不然

怕再有官兵奔你这里来。是我姓晏的连累一个朋友就是了，别再把哥哥连累在其内。”周龙答道：“贤弟此言差矣！古人结交，有为朋友生者，有为朋友死者。劣兄虽然不敢比人，柳兄尚且把家舍田园俱都不要，何况我这一所破烂房屋，又算得几何？又非祖遗之物。”张大连在旁说：“二位自己兄弟，何故这般太谦。”晏飞说：“倘若有连累兄长之处，实是小弟心中不安。”大家直饮到天色微明，也派人出去打听，官兵并无一点来的动静。张大连又说：“虽然官兵无信往周家巷来，可怕有人暗访，待我出去，到咱们空房子那里，我去看看。倘有面生之人，我好盘问盘问。”大众点头，白菊花说：“又得有累兄长。”说毕，张大连出来。

到他空房子那里，院中有两个看房之人。忽听外面叫街的乞丐声音差异，并且还骂狗。张大连一出来，就认得是赵虎。皆因他同着白菊花盗冠袍带履时节，那日他在街上闲逛，他遇见张龙、赵虎送五太太至原籍回都交差，张大连知道他是赵虎。如今见着，焉有不认得之理？诓进来，用他自己假话，诓赵虎的实话。赵虎说了实言，然后就把他让进屋来，二次才用蒙汗药酒把他蒙将过去。把西屋里两个大汉教将过来，拿了一条口袋，把赵虎往里一装，把口袋嘴子一扎，一个扛着走，一个看家。二人出了门首，直奔周龙家里而来。到了里面进了厅房，晏飞问：“这是什么？”张大连说：“你猜。”白菊花笑说道：“是银子，是钱。”张大连说：“是人！你看是谁罢。”先把口袋嘴子解开，把口袋撤出。大家一看，原来是个乞丐花子。张大连说：“晏寨主细瞧，认得他不认得？”白菊花细看，说：“哈哈，好张兄，怪不得人称你叫小韩信，真是名不虚传，可称得起你有先

见之明，不出兄长之料。”周龙问：“他到底是谁？”晏飞说：“这就是那个赵虎，张兄怎么把他扛来？”张大连就将赵虎怎么样叫街，怎么将他让进来，拿自己的假话套他真话，后来拿蒙汗药将他蒙过去的话说了一遍。周龙说：“把他杀了就结了，埋在后院。”白菊花说：“不可。张兄你可问问共来了多少人？”张大连一跺脚，咳了一声，说：“就是忘了问这句了。”白菊花又问：“他们都在那住着？”张大连说：“我也是忙中有错，我也没问他。”白菊花说：“活该。我初见邢如龙、邢如虎的时节，我也忘了问他们在那里居住，共来了多少人。”柳旺在旁边说道：“既然把他们拿住，还怕什么！拿凉水把他灌将过来，将他绑在厅柱之上，拿刀威吓着他。要依我说，世界上的人，没有不怕死的！那时节若要一问他，据我想，他不能不说。”周龙说：“问那些有什么用处？”张大连说：“打墙也是动土，动土也是打墙。人没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如今既然把个校尉拿到咱们家里来了，万一有点风声透露，还愁着那官兵官将不来呀！不如先下手为强，自要威吓出他的话来，咱们夜晚之间，大家一同前往，把他们有一得一，全都一杀。周兄又没有家眷，咱们大家一走，全奔团城子，上东方亮大哥那里，预备着五月十五日在白沙滩擂台上镇擂。众位请想，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可千万别逢迎，咱们是一人不过二人智。”众人一口同音，全说这个主意很好。事已至此，还非这们办不可哪。立刻教人取凉水，用筷子把赵虎牙关撬开，凉水灌将下去。众人把他往起一搭，七手八脚，过来把赵虎捆在厅柱之上。大众搬出椅子，彼此落座，瞧着赵虎。

可叹老赵受了蒙汗药酒，迷迷糊糊的驾云相似。待等睁开二目一看，自己教人捆绑在厅柱之上，自己衣襟已然教他们扯

得粉碎，足下的鞋早就没有了，发髻蓬松，活鬼一般。往对面一看，周龙是赤红脸面，柳旺花白胡须，这两个自己不认得。再看那边就是白菊花，迎面站着就是那个姓张的。赵虎瞧见张大连，把肺都气炸了，说：“姓张的，咱们还要拜把子，你真是好朋友哇！”张大连说：“要没有我在这里，你这条命早就不在了。皆因我爱惜你这个人物忠厚诚实，我问你几句话，你只要说了真情实话，把你解将下来，任你自去。”赵虎说：“看你问什么了。”张大连说：“大概不是你一个人，你们共来了多少人，在那里住着？”赵虎说：“就为这个事情？告诉你，可准放我呀！”张大连说：“君子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赵虎说：“你过来告诉你，可别教他们听见。”张大连说：“使得。”就到赵虎跟前。赵虎说：“你再往前点儿，你把耳朵递过来。”张大连就把耳朵一递，歪着脸儿。见赵虎把嘴一开，往前一伸脖子，把张大连吓了一跳，说：“他要咬我！”复又问他：“你们到是在那里居住，共是多少人？”赵虎破口大骂，白菊花气往上一撞，说：“似这样人，死在眼前还不求饶，反到破口骂人，只不用问他什么言语了，结果他的性命！”说毕，亮宝剑往前扑奔，举剑往下就剁。

要问赵虎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捆厅柱一福将受辱 花园内三小厮被杀

且说赵虎因骂张大连，白菊花在旁亮出剑来，要结果他的性命。张大连拦住说：“晏贤弟不可，你这等的性暴。我准知道赵老爷是个好人。”白菊花复又坐下。张大连说：“赵大哥别怪我晏大兄弟，他是个粗鲁之人，你还是瞧着我。总然你就说出来大众是谁，在那里居住，也是一件小事，为什么破着自己性命，执意的不说哪？”赵虎说：“你一定要问，告诉你可便宜了你。”张大连说：“只当就是便宜我罢。”赵虎说：“我们人来的甚多，净能高来高去的就有三百余人。由京都点起大兵，足有十万。”张大连说：“你别信口开河啦，那里有这么些个人呢！”赵虎说：“你要不信，我就不说了。”张大连说：“你把有名有姓的说上些个我听听。”赵虎说：“你听着，有北侠欧阳春、南侠展熊飞、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云中鹤魏真、钻天鼠卢方、二义士韩章、穿山鼠徐庆、四义士蒋平、白面判官柳青、小诸葛沈中元、铁臂熊沙龙、孟凯、焦赤。”说着说着，问张大连有三百没有。张大连说：“那有三百，共总才几个人！”白菊花在旁说：“不用听他的了，他净是信口胡说。”张大连听着也觉不确实，说：“姓赵

的，你要不说实话，我可就不管了。”赵虎说：“谁教你管哪！错过是你，别人问我，我还不说哪！”猛然间，听赵虎扯开嗓子连声嚷道：“赵虎被人捉住了！赵四老爷被捉了！赵虎被捉了！”周龙问：“这是作什么故事呢？”张大连明白他的意思，急速就将赵虎的破衣裳撕下一块，把赵虎腮颊一掐，与他口中塞上物件。柳旺也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张大连说：“他们外头必有一同来的伙伴，不然他不能扯开嗓子乱嚷，为的是教他们伙伴听见好来救他。”白菊花说：“还是杀了他罢。”

正要过去结果赵虎的性命，忽然从外进来了三个人。赵虎虽然塞住口不能说话，看这三个人倒也看得清楚。全都是箭袖袍，丝蛮带，薄底快靴，肋下佩刀。一个穿红，一个穿青，一个穿蓝，是两高一矮。这三个人的相貌实在难看，生的实系凶恶。正当中这人面如蓝靛，发似朱砂，红眉金眼，连鬓落腮净胡须。身高五尺，宽到有四尺。还有一件奇文，精细的脖子，长有一尺，大脑袋细脖子，最难看无比。眼瞅这个脖子擎不住脑袋，那个脑袋是在脖子上乱晃，类若是铜丝儿缠的一般，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又是难看又是可笑。看那两个人，倒是英雄的架子。一个面似瓜皮，青中透绿，绿中又透着亮，凶眉恶眼，未长髭须。一个是面赛淡金，左边脸上有块紫记，紫记上又长了些绿毛。粗眉大眼，也没胡须。那个细脖子的先与火判官周龙见礼，然后见张大连，回头又看见白菊花，说：“原来是晏寨主也在此处。”二人对施一礼，又问周龙：“这位朋友是谁？”周龙说：“与你们二位引见引见，这位是柳家营人氏，号为青苗神柳旺。这位是兖州府人氏，号为细脖大头鬼王房书安。彼此一一见礼，又说了些久仰大名的客套。周龙又问道：“这二位是谁？”房书

安说：“这是我带出来的两个兄弟，新入咱们这个跳板，是亲弟兄两个，过来见见。这就是我与你常提说的周寨主，这位是追魂催命鬼黄荣江，这位叫混世魑魅鬼黄荣海，俱是杭州人氏。”二人全给周龙行礼，挨着次序一位一位全都见过，然后众人落座，献上茶来。

周龙问：“三位贤弟从何处至此，有何贵干？”房书安说：“我带着二位兄弟特意前来拜望你老人家，然后拜望绿林中众位朋友们，俱都教他们见识见识。还有一件事，团城子东方大哥立擂台，聘请天下绿林众位哥们前去护擂。我算计着哥哥必然见了请帖了。”周龙说：“事情我算知道了，请帖我还未见哪！”房书安说：“早晚必到。可是此时出了一个与咱们绿林人作对的，并不把咱们瞧在眼内，如同蒿草一般，你们听见说没有？”张大连问是谁，房书安说：“五鼠五义之内有个穿山鼠徐庆，他的儿子名叫徐良，外号人称多臂熊，又叫山西雁。这个人长的貌陋，黑紫脸面，两道白眉，平日一看就相似一个吊死鬼一般。他的本领，普天盖下找不出第二个来。土龙坡高家店高寨主教他杀跑了；桃花沟病判官周五寨主教他杀跑了，桃花村成了一片火场。这个人会装死儿，又会假受蒙汗药。追人往西北追，他能在东南那里等着。崔龙、崔豹教他追的无路，好容易才逃了性命。此人诡计多端，见了咱们的人绝不放过。”白菊花说：“房兄别往下说了，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慢说他一个晚生下辈，就是徐庆也不放在晏某的心上。”房书安说：“我算是多言。我既知道又不能不说，无非告诉列位，如要见着他的时节，小心点就是了。”白菊花说：“我若见着他的时节，务必把他首级割下来，拿回教众位看看如何？”房书安说：“晏寨

主真能如此，可算给绿林中除了害了。”

房书安只顾说话，猛一抬头，瞧见赵虎捆在柱子上。复又问道：“周寨主，这个作什么的？”周龙就把赵虎的这段情由说了一遍：“问他共来了多少人，在那里住着？他执意的不说。正要杀他，可巧你们三位到了，谁还顾得杀他哪！”房书安说：“就为晏寨主盗来冠袍带履，闹出这们大的事来？交与我问问他们的下落。”自己来在赵虎的面前，说：“朋友，我与你商量一件事情。”就见赵虎鼓着腮帮子一语不发，净冲着他点头。旁边有人说：“塞住口哪！”房书安伸手将他口内东西掏出来，说：“朋友，你姓赵哇？你就是赵校尉老爷么？皆因我们晏贤弟盗来万岁爷的东西，也是一时之错，如今后悔已迟，情愿再把东西送回去，无门可入。你可以能够与我们作个引线之人，就连我们都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你能应此事不能？”赵虎说：“你就叫房书安哪？我看着你替你揪心。”房书安说：“你替我揪着什么心？”赵虎说：“你这个脖子太细，擎不住你这大脑袋。那时脑袋掉下来，准要砸你的脚面。”房书安说：“你说话够多们损。”赵虎说：“你这个脖子太不是样子了，精细，挺长。”房书安说：“已然长就的，那可没法子了。”赵虎说：“我教给你一个招儿就受看了。”房书安说：“什么招儿？这可要领教领教。”赵虎说：“你量着尺寸，揪住脑袋，剃下七寸去，趁着热血一粘，准保就好看了。”房书安说：“我要胡骂你了！瞧着你怪憨厚的，说出话来够多们损！我与你说正经事，别顽笑。”赵虎说：“谁与你顽笑！你们如有真心，我就带你们前去。不是我说句大话，在我们相爷那里，我说一不二。”房书安说：“那就很好，你带着我们这就上开封府，还是去找别人呢？”赵虎说：“自然是先见见别

人。”房书安说：“先上什么地方见？那里去找？离此处远哪还是离此处近？是远是近我们好预备盘缠。”赵虎哈哈一冷笑，说：“怪不的你脖子长，你行出这个事，再教你脖子长出二尺也不为多。”房书安说：“你总不用说我脖子，你总得说出实话，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有多少伙伴前来才行。”赵虎说：“你们把我解开，我带着你们一走，也不用你们的盘费。”房书安说：“你不告诉我们地方可不能去。”赵虎说：“一定要问全在什么地方，你不是从你们家里来么？会没瞅见？”房书安说：“没看见。”赵虎说：“全在你老娘屋里炕上坐着，还有你姐姐妹妹相陪。”把话刚说完，又喊叫起来：“赵虎被捉了，赵四老爷被捉了。”气得房书安也是混骂，叭叭给了他两个嘴巴，复又把他口塞上。

可巧外面有人进来回话说：“扬州郑二爷到。”周龙说请。房书安正要拿棍子打赵虎，外面有人进来，只可就不能打了。赵虎往对面一看，这个人一身青缎衣襟，薄底快靴，面如重枣，肋下佩刀，背着一弹弓。细腰乍背，双肩抱拢，一团雄壮。周龙往前抢行了几步，那人双膝跪倒。周龙用手相搀，说：“贤弟一向可好！”回答：“兄长这一向纳福！”周龙说：“贤弟，你看那旁是谁？”就见那人一转身，看见白菊花，双膝跪倒，放声大哭。晏飞忙把他搀将起来，说：“贤弟，为何这等痛哭？”原来此人最正派无比。周龙见他到来，立刻吩咐家人，把赵虎幽囚在后面空房之中，教两个人看守着他。家人答应，将他解下柱来，往后就推。进了后花园，直奔空房。正走之间，忽听飐的一声，赵虎扭项一看，是一个黑影，手中刀兜着后脑壳，磕哧就是一刀，人头砍落，噗咚一声，死尸栽倒。要问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活张仙与周龙定计 冯校尉救赵虎逃生

且说赵虎就为骂房书安，险些受了苦打。这时进来了一个姓郑的，不但姓郑，作事正派。周龙吩咐，教把赵虎推在后边囚将起来。姓郑的过去，见白菊花放声大哭。你道这个姓郑的是谁？就是邢如龙所说的他二师兄，神弹子活张仙郑天惠。皆因在扬州跟着师叔练了一身工夫，在扬州拜得盟兄弟，一个叫巡江夜叉李珍，一个叫闹海先锋阮成。皆因郑天惠师叔如今病故，依着郑天惠，不与他师父送信，也不与他师弟送信，自己承办丧仪，报答他师叔教给他这一身本事之恩。李珍、阮成一定劝他给师父、师兄弟送信。他说两个师弟没有准栖身之所，那里送信？自可给师父、师兄送信。把师叔的灵柩封起来，够奔徐州。这日要上潞安山的山口，只见天晚，又正从周家巷所过，此人最与周龙交好，皆因火判官最敬重郑天惠这个人物，一者没入过绿林，二则知道他师兄弟俱是绿林，也不保镖，也不与人看家护院，无非自己教个场子，糊口而已。所有他的朋友，俱是正人君子。今天来到此处，天气已晚，不料进来见着师兄，跪倒放声大哭。白菊花一问，郑爷就把师叔死去的情由说了一

遍。白菊花一闻此言，叹惜一声，说：“可惜呀，可惜那老儿也故去了。”郑天惠见这个光景，直气的颜色更变，又不好与他师兄争吵。世界上那有师叔死去，连个泪珠儿无有，还倒说罢了，反说“那老儿也故去了”，仿佛有什么仇恨的相似。有心与他分争两句，他又是自己师兄，当着众人面前，他若不服，二人闹起来，岂不教旁人耻笑，自可拭泪而退。强陪着笑说：“师兄不在家中，在周四哥这里有何事故？”白菊花说：“先与你见见这几位朋友，然后再告诉我的事情，说出来令人可恼。”白菊花把这些人一一全都见过了，然后郑天惠又问：“你说可恨，到底是恨的是那个？”白菊花说：“就是咱们那两个师弟。”

郑天惠一听是邢家弟兄，就知道他们素常不对，又不能不问，自可问道：“他们两人因为何故？”白菊花说：“我实对你说罢！皆因我把万岁爷冠袍带履由大内盗将出来，我把此物送给了一个朋友。”郑天惠说：“你怎么至万岁爷那里偷窃物件去了？倘若有一差二错，你也不料一料身家性命如何。”白菊花道：“说得很是。皆因我在酒席筵前多贪几杯，一宠性儿，还管什么身家性命。我盗来万岁爷的东西之后，天子降旨，着派开封府包公要捉拿于我。满让开封府有几个校护卫，就让他有些本领，天宽地阔，他也没处找我。包公一急，贴了一张告示，若有知晓我的下落者，赏给官做。邢如龙、邢如虎这两个小辈，他们焉有不知之理。两个人自行投首，揭了告示，也不知带领多少人前来拿我，并且有南侠展熊飞，还有翻江鼠蒋平，又有本地的总镇，带领无数兵将，火焚了潞安山，烧了琵琶峪。只害得我家难奔，有国难投，自可奔到柳兄家来。无奈我逃在柳兄家内之后，他复又知会总镇兵困柳家营，连累我这个哥哥弃家

逃走，我们又投奔周四哥家里来。他仍不死心，方才你也看见在厅柱上捆着的那个人，他就是开封府的赵虎，又把这个人打发来到此处私访。教咱们张大哥识破了机关，把他诓将进来。问他们的下落，执意不说，正要责打于他，不想你来到此处，暂且把他推在后面去了。”白菊花本是捏造一派鬼话，不肯说出他自己违礼之事。

这几句话，把个郑天惠气的双眉直立，二目圆睁，叫着邢如龙、邢如虎骂道：“两个匹夫，真乃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列公，若论郑天惠与邢家弟兄他们最厚，怎么听了白菊花这一套话，他倒骂起邢家弟兄来了？皆因此人是一派的正气，不论亲疏，谁若行事不周，他能当时就恼。此时若有邢家弟兄在此，他就能向着白菊花，结果两个师弟的性命。随即问道：“这两个小辈眼时现在那里？待我去结果这两个小辈的性命。”白菊花说：“皆因不知这二人的下落，方才拿住赵虎，问他共来了多少人，在那里居住。他执意不说，故此把他捆将起来要打。你这们个时候进来，所以不知他们下落。”郑天惠说：“既然拿住赵虎，怎么不说呢？”白菊花说：“要打要杀，他破着死命也是不说。”郑天惠哈哈大笑：“既是这样，我有主意。略施小计，管保他得说出真情实话。”小韩信在旁说道：“郑兄台，我们领教领教高见。”郑天惠说：“此人现在后面什么地方哪？”周龙说：“现在后面空房之内。”郑天惠说：“周兄，你找一个能言的管家，去到后面，就说他是安善良民，无奈暂居你们这里。周兄，我可是用计，千万可别恼我呀！”周龙说：“此言差矣！自己弟兄，怎么能恼你哪。”郑天惠又说：“作为他是不愿为绿林，又不能脱身出去。‘如今见四老爷被捉，就有心来救，无奈一人势孤。如今瞧

见把你推在后面，我把你老送出去，四老爷可得救我，这里我就不能居住了。’他必然应承，情甘愿意。说明与他为奴，他不能不点头。可不知此人会上房不会？”张大连说：“不上房。”郑天惠说：“他若不上房，先给他立下一个梯子，他一见这个光景，必然更一点疑心的地方没有了。只管跟着他就走，他必然把此人带至他们的所在去。我在后面跟随，看他们到什么所在，或是公馆，或是店房，或是衙门。踩准了地方，我回来送信。你们众人谁去谁不去我也不管，我就把邢如龙、邢如虎碎剁其尸，是为我哥哥，不要这不仁不义的师弟。”张大连夸奖好计好计！说：“周四哥，你就派人立刻办理。”

周龙回头教他手下从人，把周庆儿叫将进来，教他前去行诈。郑天惠说：“这个赵虎不知可是有人看着他没有？”周龙说：“不错，有两个人看守着呢，怕他跑了。”郑天惠说：“先把这两个人叫出来，把房门倒锁，把赵虎锁在屋里。然后派骗他的人去，才好放他，那里有人看着不行。”周龙说：“郑贤弟作事真想得全美。”先叫家人去到后面，叫看着他的那两个人回来，倒锁房门。家人答应出去。少时周庆进来，就教郑天惠把他用的那个主意，一五一十就教给周庆一回。周庆说：“你老人家教给小的一回，你老人家就不用关心了，小的比你老人家说的还能圆全。”此时看看快到初鼓，他也并不打灯笼，打量着是一件美差，不料出去的急速，回来的快当，慌慌张张，颜色更变，口中乱嚷，说：“可了不得了，那个赵虎大半是教人救出去了！咱们家里三个人被人杀死，横躺竖卧，血迹还热哪！皆因绊了我一个跟头，正趴在死尸上头，闹了我一身血，众位爷们请看。”说毕扎煞着手。大众一看，果然前身尽是鲜血。众贼一瞧，全都

吃惊非小。

你道方才说赵虎看见后面一条黑影，刀到处人头落地，不是赵虎教人家杀了吗？列公，赵虎要是被杀，那还算什么福将？是推他走着的人被杀，不但杀了一个，并且还是宰了两个。你道这个是谁？却是冯渊。自从赵虎走后，天有未刻光景，张龙便瞧不见赵虎，不知去向，见人打听老四上那里去了。惟有冯渊知道，就把他走的情形说了一遍。张龙一听，吓了一跳，连忙与冯渊行礼，说道：“别人也不行，奉恳冯老爷同着小弟辛苦一趟。”冯爷问什么事情。张三爷说：“我们老四是个浑人，不遇见白菊花便罢，遇见白菊花就是杀身之祸。奉恳冯老爷，咱们一路前往。他不遇祸便罢，他若遇祸，还得求冯老爷解救。”冯渊说：“我劝他再四，他说用不着我们这厢人，他说是相爷封就的，他是个福将。我说很好，他是福将，我是腊醋。他要没有这个话，我要不去我是混账东西。他用不着我们这厢人，我是何苦哪！”张龙苦苦哀求说：“不用理论他，他是浑人，你净看在小弟的分上。”直急的张三爷与冯渊下了一跪，冯爷这才无法，点头应允。问说：“上那里去找哪？”张三爷说：“我有地方打听。”随即出去，就把姚正找着，料着老四出去必与姚正问路。果然一问姚正，他便知道，就将赵四老爷要上周家巷的话一五一十学说了一遍。张龙复又回来，见了冯渊提说老四上周家巷去了。冯渊连自己夜行衣包全都带上，挎上自己的利刃。张三爷也带上刀，告诉明白了知府大人，又把知府唬了一惊。展、蒋二位大人影响无有，如今又走了三位，自料这顶乌纱有些不妥。

张三爷与冯爷出来直奔周家巷。张三爷打听明白周龙的门首，同着冯渊前前后后一绕，忽听里面喊叫了两声，说“赵四

老爷被捉了，赵虎被捉了”。张龙听见是老四的声音，就急了一身冷汗。找了一个僻静的所在，说：“冯老爷，你听见了无有？不用说，我们老四教人拿住了，在那里嚷哪！求你老人家施恩，搭救他的性命罢了。”冯渊说：“我怎们搭救他？”张三爷说：“非蹕房跃脊进去不成。”冯渊说：“可是你们把兄弟连心，天还未黑，我要进去，我要叫人拿住，谁来救我？”张龙一听，无奈，自可等到天将一发黑，二人走到后墙，冯渊把衣襟吊好，仍然背着夜行衣包，教张三爷在此等候，自己才蹕上墙头。见里面是个大花园子，幸好无人行走。飘身下去，绕过太湖山石，就见有两个人推着赵虎，直奔空房。冯渊穿过花丛，抽出刀来，往前一纵身躯，嗑哧就先杀了一个，那个将要一嚷，冯爷刀落，也作了无头之鬼。冯爷过去说：“福将，多有受惊呵！”见赵虎捆着二臂，一语不发，转过身去，似乎像教冯渊解绑的样儿。冯爷用刀挑去绳子，才见赵虎自己把塞口之物掏将出来，双膝一跪，说：“恩公，我算计你该来了，我可算两世为人了。”冯渊说：“你是福将。”赵虎说：“你再提起那些个话来，我是个狗娘养的。”冯渊一笑说：“我还得把你背出去，你连鞋都没有了。也罢，你穿我这身。冯渊就把自己夜行衣包打开，本人换上，他的衣服教赵虎穿上。二人将要走，打前边来了一人。冯渊就把赵虎一拉，教他在太湖石洞内等着自己。本人由太湖石后绕奔东南，就在来的那个人身后嗑哧一刀，将那人杀死。二番回来，背赵虎出去。来至山洞再找赵虎，踪迹不见。

要问赵虎的下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二护卫水牢离险地 郑天惠周宅展奇才

且说冯渊前后杀了三个，回头一找赵虎，踪迹全无，急的冯渊暗暗唔呀唔呀的叫苦纳闷。就在转眼之间，又怎么踪迹不见哪？料着要是自己的人，没有这们大本领的。要是他们前头的人，那可了不得了。比不得自己不来救他，就是他死在这里也不干己事。若要这个时候教人杀了，自己抹了脖子，连阴魂都对不起赵虎。自己正在着急之间，忽见正北上有一黑影儿来回乱晃，好像一个人背着一个人的光景。冯渊一急，撒腿就追，又听见叭哒一声响亮，由正西上打来一块小石头子儿，正坠落眼前。又往正西一看，就见西边约有三尺多高，黑乎乎瞧着又不像人，来回乱晃。冯渊一想，这个别是鬼罢，刚才杀了三个人，这就闹鬼？要是活人见鬼，别是死期快到了？到底过去看看。他往西一追，就踪迹不见，更觉着纳闷。正在太湖石前纳闷，忽听背后嗤的一笑。这一笑不要紧，把冯渊脸都吓黄了。扭项一看：“唔呀，敢则是你老人家，可真把我唬着了。”原来是翻江鼠蒋平。

说书的一张嘴，难说两家话。蒋爷、展爷二人俱在水牢之

中，底下是水，上边盖的严紧，总然有股往里借水的道路，自够六寸多宽，并且还有铜蒙子。展爷一味的教蒋四爷出去，蒋爷不肯，也实真出不去。南侠全仗蒋四爷提着他的腰带，如不然往水中一沉，就性命休矣。再说蒋爷又得顾着踏水，再说单臂没有多大膂力，不大的工夫，单臂一乏，又得换上那只手来。展爷只急得手中无剑，但分有宝剑在手，就行一个拙志。此时宝剑又没在腰中，又没在手内，沉入水中去了。就把这话对着蒋爷一提，说：“四哥，我实对你说罢，大丈夫视死如归。我倒不怕死，就在这井内一幽囚，倒不如死了瞑目。我宝剑若在手内，我早就行了拙志。”这一句话，就把蒋四爷由梦中提醒。蒋爷说：“得了，展大弟，咱们出去了。”展南侠说：“四哥，你这叫梦话。你我二人现在水中泡着，上不见天，下不着地，在水中旋转，又不能出去。除非变一个扁扁的身躯，还有铜蒙子挡着，也是出不去。”蒋爷说：“你是当局者迷。我问你一件事，你那宝剑能切金断玉，要砍砖行不行？”展爷说：“慢说砍砖，就是汉白玉、石头碌碡、磨盘都能应手而断，何况是砖。”蒋爷说：“若要砍砖时节，可怕剑刃有伤？”展爷说：“每遇断金银铜铁皆不能有伤，何况砖石等物。”蒋爷说：“这就好了！”展爷说：“你我到危急之间，又问这些作什么？”蒋爷说：“能砍砖石，你看这个缝儿虽小，咱们不会把他剥的大大的吗？要是将这缝儿剥宽，你我扁着身子就出去了。”展爷说：“还是四哥足智多谋！”蒋爷说：“你先用手扒住这铜蒙子，我下去摸剑。”展爷就用指头套住了灯笼锦的窟窿，提着气，悬着身子。蒋爷沉入水中，用手一摸，摸着自己青铜刺，又摸着剑把。蒋爷往上一翻，踏水法，就露将出来。复又过来，单手提着展南侠的腰带，自己把青铜刺别在腰

间，手拿宝剑。展爷右手搂住蒋爷的脖子，左手推着那边的砖。蒋爷用剑砍这边的砖，喊叉咯叉，连铜蒙子代砖一路乱砍。蒋爷砍乏，手中无力，将剑交与展爷。蒋爷提着展爷的腰带，展爷又砍。整整砍了半夜，方才砍透。到了宽阔所在，仍是蒋爷提着展爷，直到飘沿湖。蒋爷、展爷二人一声长叹，整整在黑暗之处呆了一夜，如今复见青天。看了看正是红日东升之后，蒋、展二位到了湖岸，这才上来。

展爷说：“四哥，若不是你，小弟性命休矣！”蒋爷说：“展大弟，咱们谁不谢谁。要不是你的宝剑砍砖，我也出不来；要不是我会水，你也出不来。总而言之，你我二人命不当绝。”蒋爷说毕，趁着天气尚早，并无有什么行路之人，把自己衣服俱都脱将下来，就在那沙滩地面拧了拧抖晾，连中衣也脱将下来，拧了拧，自可得穿在身上，不能赤着身子在那里等干。惟独靴子不好干，蒋爷告诉展爷，把靴子里装上沙土，外面用干沙土拿手乱拍，为的是把那水气全浸在沙土之内。靴子里面一潮，再把他抖露出来，从新再换干沙土。直到天交近午的时候，衣服方才半干，只可将就穿戴起来，二人回归公馆。只觉腹中饥饿，本来打头天就没用晚饭，二人要待找个地方吃点东西，一者腰中没带着钱文，二则也没有卖的，自可二位忍着饥饿，扑奔公馆而来。可巧正打柳家营经过，正遇着官兵搭着帐房，看着空房子。蒋爷进去，大众相见，打听打听昨天的事情，方才知总镇受伤。

二人回奔公馆，见着知府大人。徐宽一见展、蒋二位，喜出望外。打听二位的事情，因为何故今日方归。蒋爷就把自己的事情，对着知府学说一回，知府复与二位大人道惊。蒋、展二位

到屋内瞧看总镇大人，那意思性命有些难保；又瞧看邢家弟兄二人，张简也在此处养伤，方才出来。酒饭已经摆齐，有知府陪定三位用饭。将一端酒杯的时节，蒋爷又问张龙、赵虎、冯渊那里去了。知府就把赵虎怎么私访，张龙、冯渊随后赶去的话说了一遍。蒋爷一闻此言，就把酒杯放下，吩咐开饭。连展爷二位饱餐了一顿，用毕，约会展南侠一同前往。此时也就不用更换衣襟，身上衣服俱已干透。二人辞别知府，教姚正过来，问明道路，这才出了公馆，二人直奔周家巷而来。

天气不早，来到周家巷，往后一绕，远远就望见张龙。见张龙二目发直，靠着一棵树，净望周家后墙里面看着。蒋爷叫了他一声，并没听见。复又叫：“张三老爷！”张龙忽然吃一大惊，扭项一看，忽见展南侠、翻江鼠，二位一到，犹如见掌上明珠一般，往前抢行了两步，抱拳带笑说：“二位大人从何而至？”蒋爷说：“提起我们的事长了，我们是两世为人。先打听你们的事要紧。”张龙见问，就把赵虎怎么私访，他怎么同冯渊来，怎么进去的话学说了一遍。蒋爷说：“你在此等候，待我一同进去。”张龙深施一礼。展南侠与蒋四爷一纵身蹿上墙头，飘身下去，一直奔正南。就看见了赵虎与冯渊对换衣裳，换毕之后，就见从南来了一个人，见冯渊把赵虎往太湖石山洞里一拉，他绕太湖山石扑奔东南杀人去了。蒋爷低声告诉展南侠：“你把他背出去，我戏耍戏耍冯渊。”依着展爷不肯，蒋爷一生最好诙谐，一定教展爷去背。展爷无奈，直奔山洞。进山洞低声说：“我把你背出去。”赵虎一瞧展南侠，说：“我的恩人来了。”出了山洞，往展爷身上一趴，展爷把他背将出来，一直扑奔正北。待等冯渊杀人之后，一找赵虎，踪影不见，后才遇见蒋四爷，说：

“你真把我吓着了！背着赵四老爷走的是谁？”蒋爷说：“那我可不知道是谁，别是白菊花罢？”冯渊说：“你老人家别唬诈我了，这就够我受得了。”蒋爷一笑说：“咱们走罢，是展护卫老爷。”二人扑奔正北，由墙蹿将出来，大家会在一处。冯渊打听展、蒋二位大人的事情，蒋爷说：“提起我们的事长，一言难尽。”张龙、赵虎过来与三位道劳。蒋爷说：“别尽在此说话了，快走罢，小心人家赶下来。”

众人扑奔公馆，随走着，蒋爷问赵虎：“你到底是怎么被的捉？里面共有多少人？白菊花在与不在？”赵虎说：“别看我受一大险，他们的事情，可全教我听来了。”蒋爷问他们的什么事情，赵虎说：“就为我假妆要饭，遇见小韩信张大连，用蒙汗酒把我蒙将过去。醒过来的时节，就把我绑在柱子上。本家叫火判官周龙，白菊花与青苗神柳旺全在他们家里。又来的是细脖子大头鬼王房书安，一个叫混世魑魍鬼、一个叫追魂催命鬼黄荣江、黄荣海，诓着我教我说你们下落，我把他们骂了一顿。又来了一个神弹子活张仙郑天惠，是白菊花师弟。这个人一来，他把我推到后面，冯老爷就到了，展大人也到了。”展爷在旁边说：“四哥，白菊花也在，此处还有群贼，趁着此时，还不拿他去，等到何时？”蒋爷说：“且慢，咱们先把他们送在公馆，然后调兵前来围了周家巷，还是你、我、冯老爷进去拿贼。倘若拿不住跑了时节，外面倒还有人哪！此时你我进去拿他不住，岂不是打草惊蛇吗？他一远遁，就不好办了。依我愚见，此人总要定计而拿方妥。”蒋四爷所说言语，展南侠连连称善。赵虎、冯渊复又打听展、蒋二位因何事一夜未归公馆，是何原故。蒋爷也就对他们草草说了一遍。大家随说着，就到了公馆。

冯渊也要随着他们进公馆，蒋爷把他拦住，说：“你往那里去？”冯爷说：“回公馆。”蒋爷说：“你看看你穿着什么衣裳？总使人家知道咱们是办差的，也要像个老爷气派。教人一看，你这个打扮，成了一个贼老爷了。”说毕大家一笑。冯渊说：“只要打墙上进去，不走门，这可更成贼老爷了。”冯渊绕在西边，从墙上进来，展爷等叫公馆门进来。店家开门，大家进来，复又将门关闭。冯渊此时也到院内，大家奔上房。知府大人眼看着天有二鼓，还不见大众归回，大人心中急躁。忽见帘栊一启，大家从外面进来。赶紧徐宽问道：“四老爷出去私访，可曾受险没有？”赵虎说：“我算两世为人，要不是冯老爷、展大人、蒋大人到，我命休矣！”知府大人复又与道惊，又问受险原故。赵虎一五一十学说了一遍。知府说：“这可真算一大险。教他们预备脸水，四老爷就在此处净面罢。”冯渊过来说：“你赔我衣服罢！全都污抹了许多的锅烟子。”赵虎说：“我赔你。”赵虎出去洗脸，更换衣襟，复又回来；冯渊也就更换衣襟。将要教摆酒，忽听房上瓦片咯崩一响，展爷说：“房上有人。”赵虎说：“待我出去看看。”一掀帘栊往外就跑。到院内扎煞臂膀抬头往房上一看，上面飏的一声，打下一物，噗哧一声，正中赵虎前胸。老赵哎哟一声，噗咚摔倒在地。

要问赵虎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猛赵虎出房受弹 郑天惠弃暗投明

且说展南侠大家正要用酒，忽听房上瓦片咯崩一响，说：“有贼！”赵虎愣头愣脑往外就跑，出来就被人一弹子打倒。你道房上是谁？原来是神弹子活张仙郑天惠。就皆因周庆儿回来一说，群贼俱是一怔。大家说去到后面看看虚实。大家抄家伙，直奔后面，果然三个家人横躺竖卧，鲜血淋淋。大家各处一找，郑天惠先就蹿上北墙，一眼就望见有几个人直奔正东。复又回来告诉周龙：“你们众位不用找了，我看见了。这倒很好，待我跟将下去。你们众位前厅等我，得着他们的下落之时，我前来送信。”周龙说：“再去一个人与你同伴如何？”郑天惠说：“不用，是我一人倒好。”说毕，随即就蹿出后墙，远远的跟下展、蒋众位来了。直到公馆，见冯渊返身回来，从西墙而入。郑天惠认准了他们这个地方，自己就把弹兜子从腰间解将下来，系于外面，把衣襟掖好，也就蹿上西墙。往里一看，但见上房点定灯火。自己飘身下来，绕到大房的后坡，蹿将上去，跃脊到前坡，往房上一趴，里面说话尽都听见。

活该有事。赵虎换衣裳回来，大众商量要吃酒，郑天惠就

要抽身回去，与群贼送信。不料往回一抽身，脚一蹬就把房瓦踏碎了一块。焉知晓里面行家听的出来，里面说“有贼”，郑天惠知道人家听出来了。按说走足可以走的了，皆因是到周龙家里，总算是自己的主意，把赵虎放跑，反倒三个人被杀。要是就这们回去，觉着脸上无光。郑天惠本是心高性傲之人，一横心，命不要了都使得，也不能就这们一跑。回手把弹弓摘将下来，在房前檐上一站，取了一把弹子出来，见一个打一个，出来两个打一双，打几个人再回去，见了群寇脸上方觉好看。头一个就是赵虎，一弹子正打在胸膛之上，打的赵虎满地乱滚。复又等着再出来人时节再打。忽见里面噗噗噗把灯俱都吹灭，又听嚷道：“唔呀唔呀，待我出去拿贼！”郑天惠就把弹子上好，往下要打。没见有人出来，只可等着。又等了片刻，说：“唔呀，待我出去拿贼！”又要打，又没见出来。复又听见里面说：“唔呀，我的刀怎么找不着了？唔呀！可有了刀了，这可真出去了。”忽听帘板叭哒一响。郑天惠恨这个蛮子说了几回总没出来，把身子往前一探，前手对准屋门，一露面就打。郑天惠只顾瞅着屋门，不料后面来了一人，对准他那后臀上，踹了他一脚。郑天惠只顾前面，未能防备后边，本是往前探着身子，这一脚焉有不坠落下来之理。你道这踹人的是谁？原来是蒋四爷知道房上有人，就把灯烛吹灭，一拉南侠，低声说道：“你从后面上房。”冯渊正要出去，蒋爷把他一拉，冯渊就明白了。紧嚷出去，为是领这个贼的心神念净看着底下，就不顾后头了。果然展爷把后窗户一开，纵身出去，蹿上房去。跃脊到前边，见郑天惠往前探着身子，用了一个横跺子脚，就把郑天惠踹将下去。冯渊听见噗咚一声，就知道贼从房上摔下来了，自己这才纵身出去，摆刀

就剁。郑天惠摔下房来，还未能纵身站起，眼瞅着刀到，又不能抽自己的刀招架，就用手中弹弓子往上一迎。只听叭的一声，就把那弹弓子的弦剁折。郑天惠弹弓弦一折不要紧，这人的性命休矣，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屋中蒋四爷嚷叫：“别杀害他的性命。”冯渊这才过来把他绑上，说：“唔呀，这是我拿住的贼！”展爷也并不争论。屋内这才把灯火点着，展爷蹿下房来，同着冯爷把郑天惠推入屋中。赵虎被这一弹子正打在胸膛之上，哎哟了半天，原来打在胸脯子上面，细看起了一个大紫泡。咬着牙，忍着痛，骂骂咧咧，也就跟进来了。他教郑天惠跪下，他偏不跪。赵虎在那人腿挖子上踹了一脚，说：“我也报报仇！”郑天惠噗咚跪下，复又起来，仍然是立而不跪。蒋四爷、知府连展爷进来，俱都坐下。蒋爷说：“不用教他跪。我问问你，姓名谁？因为何故前来行刺？”郑天惠哈哈的一阵冷笑，说：“要问我，姓晏名飞，外号人称白菊花的便是。前来寻找邢如龙、邢如虎两个小辈，结果他的性命来了。如今我既然被捉，不能报仇，速求一死。”赵虎说：“呸！你别不要脸啦！你瞧着人家姓晏的发财呀？你打算四老爷不认得你呢！”你道这郑天惠为什么假充白菊花？皆因自己这一被捉，明知是死，倒不如替师兄把他盗冠饱带履之罪，替他一笔勾消，就算给他洗了这一案，这也算尽了师兄弟的情分，万想不到赵虎认得他。再说，展、蒋二位俱都认得白菊花，他如何假充得下去。

蒋爷一看这个人，紫面长眉，青缎衣襟，很是英雄的气派，一瞅就爱惜此人。说：“四老爷，这个人是谁？”赵虎还未曾答言，就听屋内有人说话哎哟，说：“四大人，你可千万别听他说，

这是我们的二哥。”又叫：“二哥呀！你因为什么骂我们，反倒替淫贼的名姓？你不看白菊花狗娘养的害得我们有多苦。哎哟，痛杀吾也！”郑天惠一闻此言，透着诧异，却是邢如龙、邢如虎的声音。随说道：“原来是邢如龙、邢如虎两个反复无常的小辈！那个是你二哥？那个是你二哥？从此后，再别与郑某呼兄唤弟了。”屋内说：“哎哟二哥！我们是怎么得罪你了？”蒋爷一拦说：“二位邢老爷不必往下说，我明白了。定然是姓郑的见着白菊花，受了晏飞的蛊惑，听他一面之辞，反倒前来找你们二人来了。姓郑的，我这一猜准准的不差，是与不是？我先带着你瞧瞧你两个师弟，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带着郑天惠来到屋中，邢家弟兄二人一见郑天惠，说道：“我们二人不能与二哥行礼了！你来看。”郑天惠一瞅两个师弟，就犹如刀扎肺腑。本来一个是挎着胳膊，一个是瞎了一只眼睛，看二人仍然还是血人一样。郑天惠一瞧，心中就有几分明白，是受了白菊花的蛊惑。连忙问道：“你们倒底是怎么落得这般光景？”邢如龙说：“你听白菊花是怎么说的？”郑天惠就把白菊花告诉他那些言语，学了一遍。邢如龙不觉得那一只眼睛的眼泪就落下来了，说：“我们也不用说，让我们蒋四大人告诉你便知分晓。”蒋爷说：“你上外间屋中来，我告诉你他们这不白之冤，让他们好先保养着他们的精神。”郑爷随跟着出来。

到了外间屋中，蒋爷就把邢家弟兄子午卯酉的事，学说了一遍。郑天惠方才明白，原来晏飞伤了师弟，反说师弟陷害于他。一跺脚说：“晏飞呀晏飞，你欺吾太甚了！郑某原来错怪两个师弟。大人，我如今被捉，身该万死。现在我明白了我们师兄弟的事情，险些错害了我两个师弟。如今此事已明，虽死瞑

目。大人，快些吩咐把我结果了性命，吾就了却了今生之事。”蒋爷一笑：“这也怪不得你前来寻找你两个师弟，没有晏飞，你也不能如此。并且你两个师弟背地里常常夸奖你是个好入。再者，君子诚于中，行于外。蒋某要治了你的罪名，一者也对不起我们邢老爷；二则间你往此处来，非出本人之意。”随说着，就把他的绑绳与他解了。说：“你愿意帮着白菊花，也听其你自便；你愿意弃暗投明，也听其你自便；你愿意帮着我等，有我们展大人在此，连你两个师弟，连愚下蒋平，一同见了我们相爷，保举你大小作个官职，岂不是好？再大小立点功劳，若要作官，定在你两个师弟的肩上。”郑天惠教蒋爷这一套话，说的倒觉脸上发赤。又听着屋内两个师弟齐说道：“快给蒋大人磕头罢，千万可别把这个机会错过。你要做了官，你我弟兄就好朝朝暮暮在一处相守，省得你东我西的总不能见面。”郑天惠听了这些言语，概不由己，双膝点地，说道：“小人论罪身该万死，蒙大人开天地之恩，饶恕活命。小民在大人跟前，愿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虽万死不辞。”蒋爷用手搀起，又与展爷等相见了一回。蒋爷说：“郑壮士，你愿意助我等一臂之力，咱们是先办国家要犯之事。”郑天惠说：“这个……”展爷一摆手，说：“外面有贼。”原来后窗户上有一个窟窿，被展南侠一眼看见，说了声“有贼”。冯渊就跟着嚷说：“唔呀，有贼！快些拿贼！”就推赵虎出去拿贼。老赵说：“出去拿贼呀，我先等等罢，我够受的了，你们拿去罢！”展爷先把眼睛一闭，然后启帘，才纵出屋子，一跺脚蹿上房去。一看就知道是白菊花。

你道晏飞因何故也上这里来了？皆因郑天惠走后，周龙吩咐家人找棺木，把三个人死尸装殓起来。周龙等回至厅房，房

书安说：“虽然杀死三个家人，郑爷这一跟下去，准得着他们的下落了。”小韩信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白菊花问怎么不好，张大连说：“你上回说过，郑天惠与你面合心不合，你上次到扬州看你师叔去，在酒席筵前你与闹海先锋阮成你们两个人拌嘴，郑天惠反向着他的把弟，倒怪了你一身不是。你从他那里一赌气走了，对与不对？他并没有往回里追赶于你。那还是他朋友，尚且如此。他今一去，见了邢如龙、邢如虎，他们三个人一见，岂有不把你挖目削手的事对他说明？又真有伤在，并不谎言，他必要偏向着邢家弟兄。他们要定计前来，你我大事不好。”晏飞说：“他们总然定计，又定得什么高明的计策！”张大连说：“不用别的，他们把计策安妥，他单身回来，告诉咱们没见着，咱们也无法。他等着他们大众外边到齐了的时候，使一个暗令，大众往里杀将进来，他在里面一作内应，咱们大众凑手不及，岂不是悔之晚矣！”大众一听，连连点头，全说“张爷虑得有理”。白菊花说：“事不宜迟，我先赶下去看看，如真有此事，我先杀郑天惠。”说毕带上宝剑，就赶下来了，他也是跟着郑天惠身后进来。白菊花到里面时节，郑爷将叫展爷捉住绑入屋中。晏飞在窗户后面用指尖戳了一个窟窿，用一目往里观看。一见展、蒋二人就吓了一跳，想道：二人为何没死哪？先听郑天惠替他洗案，不觉欢喜。后来郑天惠降顺了蒋平那边，要帮着人拿自己了，这才上房走。不料后面展爷等赶下来了。

要问展南侠捉拿淫寇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奔南阳府找贼入伙 上鹅峰堡寻师求医

且说展南侠出了屋子蹿上房去，见了白菊花就追赶下去，后面又有冯渊也就追赶下来。白菊花直不敢与展爷动手，怕伤了他那一口宝剑，恨不能肋生双翅。跑至榆钱镇后街，倒不奔周家巷。是什么缘故？皆因怕把展南侠带到周龙家里去，又为的是榆钱镇树木甚多，他好穿林而过。他料着展南侠必是大仁大义之人，一进树林，他绝不追赶。果然就跑到树林，窜入树林之内。

展南侠果不追赶，同着冯渊转身回来，仍到公馆，还是蹿墙进去。来至上房，面见蒋四爷。蒋爷问追赶何人，展爷说：“追赶的是白菊花。他不敢动手，穿林逃命。”蒋爷一听，说：“郑壮士，方才的话未能说完，还是奉恳壮士帮着我们捉拿白菊花。”郑天惠说：“这个事甚难。”又说：“四大人恩施格外，恕我不死之罪。我也说过，用我时节万死不辞。惟有这一件事，小民实不能从大人之命。论说我们是师兄弟，情实是与仇人一般。可教他不仁，我可实在不能不义。我若帮着众位大人拿他，我也拿他不住，情实我的本领比他大差天渊。我说此话大人不

信，屋内现有我两个师弟为证。”蒋爷说：“郑壮士，从此后咱们弟兄不可太谦，再要是自称什么小人、小民，我可该罚你了。再说你不肯伤师兄弟情面，我也不能一定强教你伤了和气，如遇有别的事情时节，再为奉恳。”郑天惠说：“这是大人格外的施恩，成全小可。还有一件，我虽不去拿他，大人可要早去奔周家巷方好。他们内中可有一个小韩信张大连，此人是足智多谋。大人倘若去晚，只怕他们睡多梦长。若要生出别的主意来，再要拿他们，只怕更要费事了。”蒋爷点头说：“有理，有理，承兄台指教。”展爷说：“四哥，咱们商量着谁去。”蒋爷说：“教姚正请何辉何老爷，教他调兵，立刻前往。”当时就有下人出去。不多一时，把姚正找来。蒋爷附耳低言，如此怎般，这等这样，告诉姚正。姚正点头，领命出去。

蒋爷又同着知府大人说：“总镇大人这伤，非找我二哥不行。要有我二哥在此，总镇大人这伤一点妨碍无有。奈因要找着我二哥，将药拿来，只怕大人性命休矣。”郑天惠在旁问道：“总镇大人可是受了白菊花的毒药暗器不是？”蒋爷回说：“正是。怎么郑壮士还不知晓哪？”郑天惠说：“这都是晏飞亏心之事，他岂能对我言讲。大人不要着急，我自有道理。”大众一闻此言，无不欢喜。蒋爷说：“郑爷，你如能将总镇大人镖伤治好，可算第一之功。”郑天惠说：“我可不能医治，我师父离此不大甚远，晏飞所学这毒药镖，那毒药是我师父所造，交给了白菊花这个方子。这个解药可没传给他。如今也是他拿的银子，叫我师父配的，他那里也有，我师父这里也有。要把此药找来，总镇大人这伤立刻痊愈。”蒋爷说：“老师在那里居住？”郑天惠说：“鹅峰堡，有七十里之遥。”蒋爷说：“总镇大人是昨天受的

镖伤，要是明天起身上鹅峰堡，从那里回来，可不定总镇大人活的到那时候活不到。”郑天惠说：“无妨，我知道我师父那毒药的性情，除非打在致命处上立刻就死，如打在别处，能活四十八个时辰。若要身体健壮，还可以多活一二刻的工夫。”蒋爷随即就一躬到地，说：“恳求郑壮士辛苦一趟。”

郑天惠摇头说：“我这么去不行，我先得把我师父的性情说将出来，然后方好办理。论说我可不应说我师父的不好，事到如今，不能不说。我师父一生是爱小的性情，素常我与我两个师弟，在师父跟前没有什么敬奉，最不喜欢的是我们三个人。喜欢我们师兄，是他拿出银子来管我们师父一家的用度，并且这药又是白菊花用银所配，他又对我师父说过，凭爷是谁，不教给药。我要忽然去了，与我师父讨药，岂能给我。我们师父一生最爱贪点小便宜，空手而去，万万不行。”蒋爷说：“这有何难。拿上几百银子，只要治好了总镇，几千也不要紧。郑壮士，你想可以给你预备多少？”郑天惠说：“有二百两就行。”蒋爷说：“明天早晨教知府大人给你预备二百两银子，明天你就起身，我们这里办晏飞之事。”郑天惠说：“我一人前去不行，无论那位老爷跟我前去方妥。”蒋爷哈哈一笑说：“郑壮士，你这是何苦。你这是怕我们疑乎你拐了二百银子跑了罢，是与不是？你太多心了。常言道：托人不疑人。郑壮士，不必多此一举。”郑天惠说：“不是我多心，我师父见了我，倘若不给药，岂不误事。无论那位老爷跟我前去，我师父一见老爷们，那就准给了。”蒋爷说：“你去不给，别人倒给，这是何缘故？”郑天惠说：“大人不知，我师父一辈子就是惧官。见了我不给，见了老爷们，把话说的利利害害的，说你怎么教徒弟偷万岁爷的东

西,应当灭十族之罪,连老师全有。我师父本来惧官,又一听这个信,必然就把解毒散不用费事急速献出。我说此话大人不信,屋中现有我师弟,他们知道。”屋内邢家弟兄一齐答言说:“对呀,不错不错。”蒋爷说:“只要不是郑壮士多心,去一个人又有何难。”正在说话之间,忽见姚正从外面进来,说:“外面俱已齐备。”蒋爷约展爷、冯渊各带兵刃,出离了公馆,见着何辉,带兵直奔周家巷。

大家到了周龙门首,叫何辉带兵将周龙家围裹起来。展、蒋、冯三个人蹿上墙去,跳在院内,先去开大门。展爷把宝剑亮将出来,把锁砍落,然后开大门。展、蒋二位往后就跑,连外面兵丁带冯渊一齐嚷叫“拿贼”。大家到院一瞧,各屋中全没点着灯烛,蒋爷瞅着就有些诧异。各屋全是倒锁屋门,前后皆是如此。展爷用剑剝开上房门锁,到屋中一看,全是剩下些粗重的东西,连一个人影儿也不见。蒋爷一跺脚说:“展大弟,咱们来迟了,还是应了郑壮士之言。”你道这些贼人那里去了?皆因白菊花穿树林绕路回周家巷,仍从房上下来,到屋中见了群寇,张大连先就问道:“晏寨主,怎么样了?”白菊花就将郑天惠被捉,降了人家的话说了一遍。张大连说:“还是不出我之所料。还怕少时他们就来哪,咱们大家早作一个准备才好。”白菊花说:“他若来时节,我结果他的性命。”张大连说:“他一人前来好办,倘若又照着柳家营一样,兵丁往起一围,那时岂不费事。”房书安说:“依张大哥主意怎么办? 怎么好?”张大连说:“咱们大家不久的要上南阳府,不如趁此起身,到省了许多事情。再说周四哥家内又没女眷,咱们大家弃了这座宅子,直奔南阳府,省了许多的事情。”周龙一听,连连点头:“就是这个主

意,很好。”白菊花说:“这又是由我身上所起,连累了周兄。”周龙说:“贤弟何必太谦。”大家拾掇备马,连家人全是手忙脚乱,拿东西,扎拴包裹,各带兵刃,吹灭各屋灯烛,倒锁房门,院内留一个人,锁上大门,跳出墙去。至外面,全都上马。马匹不够,有几个家人在步下行走。群贼一逃,不多的工夫,展爷等就到了。展爷一瞧,连一个人无有,与蒋爷商议此事。说:“四哥,如何办理?”蒋爷说:“若要不是与郑天惠议论上鹅峰堡的事情,连一名他也逃走不了。群贼一走,又不准知道他们投奔那里,只可咱们大家回去。”就留何耀带数十兵丁,在此看守空房。嘱咐兵丁,别教他们动人家的东西物件。

蒋、展、冯三位回来,到了公馆,直奔里面。进了屋中,见了知府、张龙、赵虎、郑天惠。知府见面先就打听白菊花的事情,蒋爷就把扑空了的言语,对着知府学说了一回:“又不知道群贼何方去了,只可慢慢的打听群贼的下落。”赵虎过来说:“四大人,我知道他们投奔何方。”蒋爷问:“你怎么知道?”赵虎就把细脖大头鬼王房书安来约会他们上南阳府,帮着镇擂的话学说了一遍。蒋爷说:“自要知道他们的准下落,可就好办了。咱们先打发郑壮士起身,这个事要紧。”徐宽说:“我把银子预备妥当,连盘费俱在这里。”郑天惠说:“那位同着我一路前往?”蒋爷一想,他师父惧官,总得官职大着些才好。回头与展爷说:“大弟,你老人家辛苦一趟罢。”展爷连连答应,说:“使得,使得。”蒋爷说:“论说这就起身,天气太早,二位吃些酒,然后再走。”知府吩咐摆酒,当时罗列杯盘,直吃到红日东升方才罢盏。展爷同郑天惠带了银子,辞别知府大众等起身。知府要往外送,再三托付郑天惠。郑爷说:“不必大人托付,小可焉有

不尽心竭力之理。”说毕，出到门外，直奔鹅峰堡而来。

一路上无非谈谈讲讲，论会子武艺，讲些个马上步下长拳短打，两个人你的来言，我的去语，说的实在投心。早间打尖吃饭，一概不必细表。直到日落黏山，远远望见鹅峰堡。告诉展爷：“这前边可就到了。”又约会展爷一同进去。展爷再三不肯，二位找了一个树林，展爷把腰间这一百银子交与郑天惠——两个人分拿着银子，把郑天惠带的一百银子凑在一处。郑天惠说：“大料着我见了我师父讨药，准怕不肯给我，不如咱们二人一同进去省事。”展爷说：“郑壮士，你只管进去说，倘若实系不行，我再见你老师不迟。”郑天惠自可点头，拿了包袱，提着银子。展爷说：“我就在此处等候。”郑天惠说：“不可，此处离我师父门户还远哪！咱们再走几步，你在我师父那大门西边等我。”展爷点头，二人又走不多时，郑天惠一指，说：“这就是我师父家。”展爷一看，原来是坐东向西一个高台阶，青水春的门楼，两边白石灰墙，院子不大，里面房屋不多。展爷一拱手，说：“我就在这西边等你。”郑天惠点头。展爷来到树林，看着郑天惠叫门，叫了半天，见里面一个大姑娘出来与他开门，郑爷进去，复又把门关上。展爷见树林里边有一块青石，自己坐下。天已透黑的时节，左等右等直到初鼓时候，出树林看看。猛然间，就由东往西有两条黑影，前边跑定一个，后面追着一个。

要问来者二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为交朋友一见如故 同师弟子反作仇人

且说郑天惠叫门，里面问是谁。郑爷一听，原来是师妹妹纪赛花。说道：“妹子开门来，是我，郑天惠到了。”姑娘高声说道：“哟！爹爹、娘呀，我二师哥到了。”老太太说：“教他进来。”姑娘开门道了一个万福，郑爷打了一躬，说：“妹子一向可好？”回答说：“好。”进了大门，姑娘复又关上，掀帘进到屋中。原来是三间上房，一明两暗。将进屋门，就见着师母，郑爷跪倒说：“师母，你老人家一向身体康泰。”老太太说：“好哇二小子，你怎么总也不来了？”郑天惠说：“孩儿净在扬州地面教场子，总未能得闹与师父师母前来叩头。我师父他老人家眼睛可比先前好了些？”老太太说：“你师父那样年岁，如何能好？更不及从前了。你看看去罢，在那里间屋里炕上坐着哪。”

郑天惠来到里间屋子，见着银须铁臂苍龙纪强在炕上坐着，就是双目不明，仍是紫微微的面目，一部银髯飘摆。郑天惠来至炕沿以前，双膝跪倒，口尊师父：“孩儿郑天惠给你老人家叩头。”纪强说：“是那位？郑二爷，郑二太爷，老汉有何德何能，敢劳郑二太爷与我行礼？你们快些搀起来，这不是活活的折受

与我么！”郑天惠一闻此言，羞的面红过耳，说：“师父，你老人家不必折受孩儿，我也是实出无奈，知道你老人家嗔怪孩儿不来的过处。皆因这二年的买卖不好，手中并无有积下的钱文，故此在师父面前孝道有亏，并非不惦念师父师母。如今现有镖行的人，找孩儿出去保绸缎车辆，够奔辽东。车辆离此还有五里之遥，孩儿暂且教车辆在那里略等，我这里有白金二百，孝敬你老人家以作零用。再等做了买卖回来时节，再多多孝敬你老人家。”说毕，将银子递将过去。纪强闭着眼睛一摸，说：“姑娘，你看看是银子不是？”姑娘说：“爹爹，你也不想想，我二哥是什么样的人，他焉能在你跟前撒谎。”纪强说：“我知道他是好人哪！我就常说，这四个徒弟就教着了这两个，要像如龙、如虎两个天杀的东西，到帮到底是丧尽天良，把本事学会，连我的门都不登了。五伦之内，天地君亲师他都忘了。小小岁数，他怎能发生得了？我常提说，就是我二徒弟人又正派，心术又好，就是手内老没有钱，有了钱就想着我。似乎这样，怎么老天爷不加护于他！离着这们远，他还惦念与我送钱来。这个徒弟收着了，收着了。二小子，你还跪着哪？一路辛辛苦苦的，快上这里歇歇来罢！姑娘，你倒是给你二哥烹茶呀！”这有句俗言：见钱眼开。这见了银子眼睛还没开哪！

且说姑娘不多时烹上一碗茶来，复又说：“你先喝着茶，再教你妹子备饭。”郑天惠说：“孩儿已然用过了，不必教我妹子费事，我也不能在此久待，我还要追赶车辆去哪！”纪强说：“你明天再走罢！”郑爷说：“不行，孩儿还有一件事情要在师父面前启齿。”纪强问什么事，郑爷说：“我这是头一次保镖，听见行内人说，现今与先前大不相同，并不按先前的规矩，不讲交情，

不念义气，说翻了就讲打，并且使暗器甚多，还是毒药暗器。师父这里有解毒的药，赏给孩儿几包，以防不测。”纪强说：“不行，那是你大师哥拿银子配的，凭爷是谁，他也不教给。”郑爷说：“给我几包，总让我大师哥知道，也不能嗔怪你老人家，又不是给了外人，我是他的师弟。”纪强说：“不行，你先去，你要真受了毒药暗器时节，那还可以给你两包。”郑天惠说：“孩儿在辽东受伤，路远途长，你老人家总然有药，山河阻隔，也是无用，不如身上带着方妥。”纪强仍是不给。

郑天惠实系无法，只可说出实话。叫声：“师父，我方才说的这一套话全是鬼言鬼语。事到如今，不能不说实话。你老人家说白菊花好，他与你老人家惹下杀身之祸。要说我两个师弟不好，他们全都作了官了，全是六品校尉。”纪强说：“晏飞怎么与我惹下杀身之祸？”郑爷说：“白菊花把万岁爷冠袍带履由大内盗出，我两个师弟同着展大人、蒋大人，奉旨并包相谕，到潞安山找我师弟，劝他献出冠袍带履，保他作官。他一怒挖了邢如龙一只眼睛，剁落邢如虎一只手，一毒镖把徐州总镇打中肩头，看看待死。孩儿我也是受了白菊花他的蛊惑，我去杀我两个师弟去了，不料教人把我拿住。看我两个师弟份上，不肯杀害于我。师父请想，倘若白菊花被捉时节，审问他“艺从何处来，谁是你的师父”，岂有不说出你老人家的道理？若再一追究，你不教给他上房，他焉能入了大内？你老人家岂不是罪加一等。”纪强听到此处，就唬一身冷汗，说：“此话当真？”郑天惠说：“徒儿焉敢在师父跟前有半句虚言。”纪强说：“好晏飞，我偌大年纪，你可害苦了我了。”老太太在旁边也是抱怨，姑娘在旁边说：“我瞧着他就不是好东西！爹爹，可惜你那本领全教给

他了，他要是再上咱们家里来，我可不教他进来了。”郑天惠说：“师父不用着急，我与我两个师弟苦苦哀求展大人，此时只用把那药拿出来，治好总镇大人，保你老人家无事。并且展大人还是亲身同定孩儿前来，现在外面等候。如你老人家不信，我把展大人请进来，一见便知分晓。”纪强一听，说：“不可，不可！我要把药献出，治好总镇大人，倘若拿住白菊花，他要当堂将我拉出来，那时怎样？”郑天惠说：“现有知府、护卫、校尉、总镇作保，你老还不放心吗？再者，总镇有活命之恩。这银子不是徒儿的，是知府所赠。有这些人照应，你老人家还怕什么？”这些话说的纪强方才点头，叫女儿拿药匣来。

姑娘由里间屋中将药匣搬出，交与纪强。老头子自己身上带着一个钥匙，这药匣子上有一个闷锁，只管将药匣子交给姑娘掌管，可是谁也不能打开。纪强把药匣子打开，摸了两包药，递给郑天惠，说：“儿呀，这两包药，一包上在镖伤之处，一包用无根水送将下去。然后用大鲫鱼汆汤，葱姜蒜油盐酱醋作料全都不要，将鱼煮烂，把鱼搭将出去，喝那个汤。把汤喝将下去，自来饮食如常。”郑天惠说：“师父，你老人家一不作二不休，再多给我几包。”纪强说：“不行，倘若教你师兄知道，他不答应我。”姑娘在旁说：“你还提白菊花哪？险些都要连累了你这条老命。你是怕他不成？正经人你到舍不的给，反倒向着那反叛东西！”往前一欺，就伸手从匣子内抓了一把。纪强见他女儿抓药，急的乱嚷：“快与我放下。”姑娘说：“我没拿。”纪强说：“你抓了许多去了。”姑娘说：“给你老人家，一包，二包，三包，四包。”说完了一拍巴掌，说：“这可没有了。”纪强说：“我不信，还有好几包呢。”姑娘说：“真没有了，你不信我要起誓了。”其

实早给了郑天惠好几包了。郑天惠给姑娘拱了拱手。可叹纪强就在眼前，却看不见。郑天惠说：“孩儿给你老人家磕头啦。我就不用把展大人请进来了！”纪强说：“不用，不用，我是不愿意意见官的。你见了大人时节，就替我说双目不明，本应请大人家中待茶，皆因我眼睛不好，倘有不周之处，反为不美。千万别教大人嗔怪于我。”郑天惠说：“师父只管放心，全有孩儿见展大人去说，绝不能教师父落了不是。”纪强说：“很好，吾儿去罢。”过来辞别师母，又与纪赛花打了一躬，复又问了纪强一句，说：“师父，这被伤的有这个药，四十八个时辰之内就可以保得住命了罢，对与不对？”纪强说：“不怕。出四十八个时辰之外，一半刻还可不怕。他从口内流黑水，牙关紧闭，撬开牙灌下药去就活，喝了鱼汤就是好人一样。”

这句话未曾说完，就听见在院子里有人抖丹田一声喊叫，说：“咄！好郑天惠，反复无常的匹夫！原来你是狼心狗肺、人面兽心的东西！晏某来迟一步，你就拿着晏大太爷的药医治仇人去了。这也是鬼使神差，冤家路窄。不必饶舌，急速出来受死！”郑天惠一闻白菊花的声音，吓了个胆裂魂飞。情知不是白菊花的对手，自己又没有弹弓子护身。若有弹弓在手，打一排连珠弹，慢说一个晏飞，十个也敌挡不住。郑天惠无奈，只得拉刀出去，两个人交手。

胜败输赢，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镖打天惠心毒意狠 结果赛花丧尽天良

且说郑天惠得药，因多说了几句话工夫，不料白菊花赶到。白菊花本是与群贼乘骑扑奔南阳府，大众找了一个镇店打早尖，仍然起身。行至一股双阳岔路，白菊花一搂马，一翻眼，咳了一声。张大连就问：“晏大弟又有什么难心之事？”白菊花说：“不好，我想起一件事来。”张大连问：“什么事情？”白菊花说：“郑天惠这一顺了开封府，他可知道我师父那里有解药，他许买他们的好处，找我师父去讨药。”张大连说：“由他去罢。”白菊花说：“不能，我作恶他行好！你们几位先走着，咱们在前途见。”说毕，下了马说：“你们先请，明天在前途相会。”大众又不好拦他，只可由他去罢。大众上南阳府不提。

单说晏飞可巧他把路走错了，多绕了约有三十多里路，若不然他到鹅峰堡比展爷在先。皆因他们骑着马走了三十馀里，显快。这一到鹅峰堡，天倒有初鼓。已经到门首，将要叫门，忽听里面有男子讲话的声音。心中一动，莫不成是郑天惠来了？倒侧身下来，往南走了几步，一纵身蹿上墙去。往对面屋中一看，正见郑天惠那个影儿在窗棂纸上一晃。再一听，是师父告

诉郑天惠，四十八个时辰之内可治，就气的浑身乱抖。淫贼飘身下了墙头，把宝剑亮将出来，叫郑天惠快出来。叫骂了半天，郑天惠总不出来。郑天惠自己想不出去也是不行，无奈何一声嚷叫：“白菊花，郑某到了。”嗑又一声响亮，白菊花往旁一闪，原来是把小饭桌子扔出来了。随着郑天惠蹿在院内，就打算蹿出墙去，不与白菊花动手。白菊花是久经大敌之人，早就一个箭步挡住他的去路，说：“郑天惠，拿首级来！”郑爷破出这条性命，与他决一死战。这口刀上下翻飞，又得看着他那宝剑，别碰着自己的利刃。屋内银须铁臂苍龙纪强说道：“晏飞，可千万不可与你二师弟交手，他可不是你的对手，看在为师面上，让他一步，他比你小，有什么话你们两个人屋里说来。”老太太说：“你们还要怎么闹哇？哟！你师父的话都不听啦？”姑娘也说：“你是没听见哪，你是装聋？你从今后不用上我们家里来好不好。竹影儿，你要是装聋，我可要拿棍子出去帮我二哥打你去了。爹爹，我脱了衣裳帮着我二哥打去了。”纪强一拦：“姑娘，不用你。”老太太说：“女儿，你可别出去。”正在这们光景，就听呛啷一声响亮，当啷啷刀头坠地。银须铁臂苍龙纪强说：“不好，把刀削了。晏飞，千万你可别要你师弟的性命。”又听噗哧一声，纪强说：“这又是砍到那里啦？你别要你师弟的性命。”先呛啷一声是削刀，当啷是刀头坠地；噗哧是把头巾削去了半边。郑天惠扎煞手，剩了半个帽子，把刀把都扔出去了。自可倒蹿出圈外，撒腿就跑，一纵身蹿出墙去。白菊花焉肯善罢甘休，随即也就赶出墙外。郑天惠一直奔正西就跑。

展爷在树林内等的着急，出树林外边观看。恰好就看前头跑着一个，后头追着一个。展爷细一看，前边的是郑天惠，手中

也没拿着兵器，剩了半个帽子。展爷就把宝剑亮将出来，衣襟掖好，蹿将上去。郑天惠瞅见南侠，并不说话，怕把白菊花惊跑了。展爷让过郑天惠去，一声断喝：“钦犯休走！展爷久候多时。”白菊花见迎面有人将他挡住，一看是南侠，先就把自己心中高兴打去了一半。展爷摆剑就剁，两个人动手。约有十数回合，白菊花虚砍一剑，回身就跑，一直的正北。跑不甚远，前边就是一片树林，白菊花进了树林。展爷并不追赶。展爷那个英雄，净按情理二字。每遇追人，进了树林就不追赶，这叫穷敌莫追。回头一看，见郑天惠也赶下来了，两个人凑在一处。郑天惠问：“大人没追上白菊花？”展爷说：“贼人穿林逃命去了。”复又问郑天惠：“你们二人怎么会在这里见着？”郑天惠就把怎么得药，白菊花把他堵住的话学说了一遍：“今日不亏你老人家，我性命休矣。”展爷说：“不该将他拿住。方才我要同着你到家中见老师去，那可把他拿住了。总是机会不巧。”郑天惠说：“我要得去告诉我师父去，不然我师父师母也是提心吊胆惦念于我，不知我是死在他手内，不知我是还活着哪。”展爷说：“正当如是。”仍叫展南侠在树林等着，郑天惠回奔师父家而来。

将到门首，就见师娘与师妹妹开着门在那里观看。这母女一见郑天惠没死，姑娘先就问：“二哥，你没受白菊花的伤？”郑天惠把怎么输给白菊花，展爷怎么把他追跑说了一遍，说：“我可不进去再告诉我师父去，那边还有人等着我哪。”老太太说：“不必了，没事你可来。”遂带着姑娘关门。郑天惠扑奔树林，会同展爷够奔徐州。随走着路把那药掏出，交于展南侠。展爷说：“你带着不是一个样吗？”郑爷说：“大人，此药甚好，一包用无根水送下去，吐些黑水，用大鲫鱼烹汤，不要油盐酱醋葱姜蒜

作料，将鱼搭出去，把汤喝下，与好人一样。”展爷夸奖：“这才是妙药，胜似仙丹。”随说着话，走到一块大树林，是人家的坟莹。二人穿林而过，直奔正北。只顾说话之间，未留神脚底下有一溜长沟，沟内有些乱草蓬蒿，宽够四尺。二位只顾说着话，不是前后所走，是并肩而行。可巧走在长沟这里，二人往两下一分，就是在沟上一东一西所行。展爷心中一动：“这坟院要这个沟何用？”又一想：“必然借这风水。”要出树林，就见沟中草唰唰一响。展爷说：“不好，有人。”这句话未曾说出，就见一宗暗器扑奔哽嗓咽喉，噗哧一声，红光迸现，就躺下一个。

你道沟内发暗器的是谁？就是白菊花。皆因展南侠将他追跑，他绝不死心，仍然远远趴在地下看着展爷。等展爷去远，他在后面跟随。见他们复又回师父家中，见了师母就将展南侠解围的事情说了一遍，叫师父放心。复又出来，会同展南侠，将药掏将出来交给展爷，就提一包上在伤处，一包用无根水冲服，用大鲫鱼烹汤，不要葱姜蒜作料，喝下鱼汤，受伤者如好人一样。展爷说：“你带着此药就是了，何必交给我。”郑天惠说：“总是大人拿着好。”正说话之间，可巧前边有一假山沟，就够三四尺宽，里面有些乱草蓬蒿。二人由南往北，从沟东边所走。正走之间，忽见沟中飕飕出来两只暗器，噗哧一声，正中郑天惠，噗咚一声栽倒在地。展爷将身一歪，躲过那只暗器，回手抽剑，一看正是白菊花蹿出沟来，撒腿就跑。原来白菊花预先就跟下来了，就在郭家坟那里等候。他一看没打着展爷，撒腿就跑。展爷不敢赶他，看看郑天惠死活。原来肩头上中下一镖，自己将镖起下来，在那里躺着，哼哼不止。展爷连忙喊叫地方。不多一时，地方来到。地方一看展爷，问：“你老人家贵姓？呼

唤地方有什么事情？”展爷说：“我姓展，御前护卫。你叫什么？”地方说：“小人叫刘顺，给护卫老爷磕头。”展爷说：“你们这里有个姓纪的叫纪强，你们认识不认识？”地方说：“认识，那还是我纪爷爷哪。”展爷说：“这是他二徒弟，叫他大徒弟用毒药镖打了。你找几个人来，取一块门板、绳杠，取一碗无根水来。”地方应答，回头便走。走了半天，打着灯笼，找了几个人来，扛着门板，夹着绳杠，托着一碗水。大家过来，见展爷行礼。郑天惠此时闭目合睛，心如油烹一样。展爷先把药拿将出来，把他肩头衣襟撕开，上了一包。此时牙关不大甚紧，将他抬起来，将这包灌将下去。哇哇吐了半天黑水，身体透软。将他抬在门板之上，大家把绳杠穿好。前面有地方打着灯笼，直奔银须铁臂苍龙纪强家来。将到门首，展爷就听见白菊花在里边哈哈狂笑。展爷低声说：“你们暂且先放下，千万不可说话，凶手在里面，待我将他拿住。”把大家吓的也不敢说话了，将门板放下。展爷叫他们吹灭灯笼，自己蹿上墙去。往里一看，吃一大惊非小。

是什么缘故？皆因白菊花镖打郑天惠，就听见噗咚一声躺下，不知是死是活。又被展南侠一追，皆因所恨者没打着展爷，幸好姓展的没追。恶淫贼一想，虽然郑天惠前来讨药，师父不应例给他：“他也不想想，那药是姓晏的拿银子所配。给你二徒弟，你可叫二徒弟养活你们罢，姓晏的不管了。”随想着，就到了纪强门首，一纵身蹿将进去，启帘栊进了屋中。姑娘说：“你什么事情又上我们这里来了？从今以后不用登我们的门户了。”晏飞说：“丫头，你快些住口，焉有你说话的工夫！”淫贼见了师父师母，并没行礼。纪强说：“晏飞，你实在不听话。”晏飞说：“老匹夫，快些住口！我这晏飞也是你叫的么？”老头子一

听,这是骂上来啦!气的浑身战抖。说:“你是我徒弟,我不叫你晏飞,叫你别的,怕你擎受不住。”晏飞说:“那个是你徒弟?从今后休想再以师弟相论。皆因你行事不周,这才招出晏某与你断义绝情。”老太太在旁说:“老头子,你这个徒弟教着了,破口骂你是老匹夫。晏飞,你可也真不怕造罪!老头子,咱们命中没有徒弟,有这个徒弟也压领不住。这是何苦?散了罢,散了倒好。”纪强说:“好晏飞,你说我行事不周,我是那件事对不起你?”白菊花哈哈一阵狂笑,说:“老匹夫,这解药乃是姓晏的拿银子所配,嘱咐过你不叫给别人。如今你见了银子,他又带了一个作官的来。我知道你一生惧官爱财,你把药给了他,救我的仇人去了。再说,就凭郑天惠给你这几个钱,你不想想,要不是姓晏的拿出银子来养活你们全家性命,大概你们一家大小早就冻饿而死了。”

姑娘在旁一闻此言,早气得柳眉直立,杏眼圆翻。说:“好白菊花,实在骂苦了我们了。快与我滚出去罢!”白菊花说:“好,丫头,你也敢出口伤人?要不是姓晏的给你们银子,你也配花花朵朵,穿穿戴戴。你就将身许我,都报答不过晏大太爷的好处来。”这句话把姑娘羞的满脸飞红,说:“姑娘不打你你也不认识姑祖宗是谁。”说着就摘头上簪环,拿一块绢帕把乌云罩住,脱长大衣服,解裙子,到里间屋内取棍。纪强说:“晏飞,我们姑娘得罪你,你可看在我的面上。你走罢,从此咱们也不用师弟相论了。”老太太过来就往外推着说:“让你妹子一步也不算你吃亏,你给我们留下这个女儿罢!你要不走,我给你磕头啦。”晏飞无奈何,叫老太太推到屋门以外。也是活该。姑娘拿着一根棍,老太太用手一拦,如何拦得住。白菊花在院中

也不肯走，说：“丫头！你要出来可是送死。”也搭着姑娘会些本事，要是无能的姑娘，无非气的就是哭罢。这有本领的姑娘，可要出来较量较量。一推，老太太一歪身，姑娘从旁边纵出来了。晏飞见姑娘出来，回手把剑抽出来，与姑娘两个人战在一处。屋内纪强苦苦哀告晏飞说：“晏大爷，你少许看着老汉一点情面，可千万别结果我们女儿的性命。你只当做这们一件好事。”老太太是在院中跪着求饶。白菊花听着纪强说得可怜，并且又有老太太磕头，自己也就不好意思。说：“也罢，晏某看在他们老夫妻的面上，饶了你的性命去罢。”随说着，又假砍了一剑，直奔墙来，一抖身蹿出墙外。按说姑娘就应例不追。这纪赛花性如烈火一般，口中嚷道：“白菊花，怕了你姑祖宗了？”随跟着也就一拄棍，他也就蹿上墙去。刚一跨住墙头往外一探身子，白菊花纵身蹿出墙外，原来没走，就在墙根下一蹲，早掏出一只镖来在那里等着。姑娘不追便罢，他要追来，说不得意狠心毒，将他打死。不料姑娘真就追上墙头，往外一探身，白菊花把手中镖往上一抖，只听得噗哧一声，姑娘翻跟斗摔将下去，噗咚一声摔倒在地，撒手扔棍。老太太眼看着姑娘由墙上摔下来，自己赶到跟前细细一看，哎哟一声，也就摔倒在地。

要问母女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老纪强全家丧命 白菊花独自逃生

且说姑娘也是贪功之过，被白菊花一镖正中便嗓咽喉，由墙上摔将下来，仍掉在院内。老太太过去一看，骂道：“好白菊花天杀的！”随即也就死过去了。好恶淫贼白菊花，他复又回来，还要分争分争这个理儿。二番纵进墙来，低头一看，原来他师妹妹带老婆子一并全死过去了。白菊花反到哈哈一笑，说：“丫头，非是晏某没有容人之量，谁教你苦苦追赶，自己找死？大概也是你阳寿当尽。你死在阴曹之内，休怨我晏某。”屋中纪强虽然双目不明，耳音甚好，就知道姑娘掉下墙来，准是中了白菊花的暗器。又听老婆子骂了一声“天杀的”，然后也不言语了，必然也是背过气去了。纪强高声叫道：“晏飞，你别走，进屋中我有句好话告诉你。”晏飞说：“可以使得。”

将要进屋，又见老婆子悠悠气转，说：“晏飞，白菊花，天杀的呀！”随说随哭，“你要了我女儿性命。我们两口子年过七十，膝下无儿，只生这一个女儿，你还给打死了！老头子，老天杀的，你教的好徒弟，净教他本事不算，你还教他暗器，如今他把暗器学会，能打你我的女儿了。我为生为死，就为的是这一个

女儿。我女儿一死，我就不活着了！晏飞，你那有宝剑，你把我杀了罢！”说毕，战战兢兢爬将起来，把晏飞衣裳一揪，说：“你就是杀了我罢！”白菊花用手一推，说：“你要寻死，难道说你不会自己行一个拙志么？”老太太复又爬起来说：“我要死在你手里，你也好大大的有名。”说完，对着白菊花拥身一撞。晏飞往旁边一闪，对着老太太后脊背叭的一声推了一掌。老太太本是往前一跑，又对着他这一掌，如何收的住脚，叭叉一声，头颅正撞在墙上，撞了一个脑浆迸裂，花红脑髓满墙遍地皆是。老太太一死，白菊花反到哈哈大笑，说：“老婆子，你一头碰在墙上，你自己触墙身死，可不是晏某要你的性命。”屋内纪强听得确真，连连叫道：“晏爷，晏大兄弟，进来，我有两句好话，说完了你再走。”晏飞说：“可以使得，难道说我不敢进去不成？”

白菊花进到屋中，一拉椅子坐下，说道：“老匹夫，你教晏某进来，有什么言语快些说来。”纪强说：“晏飞，我一家三口倒死了两个，全都丧在你手。一个是你一镖打死，一个是教你摔死。你看我双目不明，什么人伏侍于我？不如成全了你这个孝道之名罢，以后必然有你的好处。”随说着话，蹶下炕来，就往白菊花怀中一撞。说：“晏飞，快些拉剑，我速求一死。”晏飞见他师父这般光景，把宝剑往外一拉，冷飕飕的那口剑就离着纪强脖颈不大甚远。如果把剑全都抽出匣来，一攒力，纪强头颅就得坠地。到底是有师弟之分，恶淫贼总觉着有些难以下手。白菊花复又把他师父一推，老头子噗咚一声摔倒在地。晏飞说：“你若寻死，何用晏某下手？”纪强说：“晏飞，你不敢杀我。你可别走，等着我死后之时，你再走不迟。”随即自己摸了一根绳子，复又上炕，摸着窗棂凳把绳子穿过来，挽了一个套儿，揪

着绳子大声嚷道说：“街坊邻舍，大众听真。若要是会武艺的，你们要教徒弟时节，千万可别像我教的这个徒弟，我是失了眼力了。我若不教徒弟，我们一家三口还可以度日，只为教了这们一个徒弟，将我平生武艺一丝儿也没剩，又传了他的暗器。他把本领学全，才把他师妹妹打死，摔死他的师母，逼死他的师父。苍天哪！苍天！只求你老人家报应循环。晏飞呀晏飞，但愿你这小小年纪一天强似一天，一日好似一日。你日后收徒弟时节，只要教他比你强点就得了。”说毕放声大哭，说：“阳世三间我与你也难以辩理，我就是在阎王殿前与你分辩去就是了。”说罢把绳子往脖颈一套，身子往下一沉，手足乱登乱蹬，展眼间就气绝身死。白菊花哈哈一笑：“丫头苦苦相追晏某，教我一镖打死；老婆子与我撞头，一头碰在墙上，气绝身亡；老匹夫自己悬梁自缢身死。一家三口，虽然废命，全是你们自招其祸，可与姚晏的无干。晏某去也！”

原来白菊花说此话时节，却教展南侠在墙头之上尽都听见。皆因展爷到门首，就听见白菊花在里说话，教他们把门板放下，自己蹿上墙头，正听见白菊花说他师妹妹教他一镖打死，师母撞死，师父吊死。展爷一瞧，地下躺着姑娘，这边躺着个老太太，被屋中灯影照着窗棂纸，明现老头在窗户上上吊。展爷一想：天地之间，竟有如此狠心之贼。就在房上一声喊叫说：“呔！我乃奉玉帝敕旨，我佛牒文，前来诛戮你这不孝的子弟来了！”说毕蹿下墙来。晏飞一看是南侠到了，吓了个胆裂魂飞，只不敢出屋门，噗一口将灯烛吹灭，自己拢了一拢眼光，一回手先把板凳冲着展爷扔将出去。展爷往旁边一闪，就见白菊花随着这条板凳出来。将一见白菊花露面，用手中袖箭就打将

出去。晏飞可称起久经大敌之人，单脚将一找地，就见展爷用手一指他的面门，赶着一弯身，那只袖箭就从耳旁过去，正钉在门框之上。展爷一着急：“我的袖箭百发百中，百无一失，单单的打不中淫贼是什么缘故？”他焉知晓白菊花身法玲珑，眼疾耳尖，腰活腿快，一出来那一团神就在展爷身上，展爷发暗器焉有躲不过去的道理？展爷一袖箭没打着淫贼，只可把宝剑亮将出来，二人交手。晏飞头一件总得防着，剑一对剑，别撞着展爷的剑上。此时就打算着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自要卖一个破绽，蹿出圈外，好逃出自己性命。怎奈展爷围裹甚紧，不用打算逃出圈外。总有露空时节。展爷施了一个乌龙探爪架式，白菊花用了个鹞子翻身，蹿出圈外，撒腿就跑，左手一按墙头，蹿出墙外。可把地方与这几人唬了一跳。本来把灯吹灭，这几人就有些害怕，忽从半悬空中唰飞下一个人来，更觉吓了一跳。紧跟着又从半悬空中下来一个，却是展爷。等白菊花蹿上墙头，展爷也跟将上去。往外一看，白菊花一直往西，展爷也飘身下来，尾于背后。

白菊花施展平生的夜行术，展爷后面也是如此。白菊花跑着，前边一带树林，料着进树林他就不追赶了。行至树林，一抖身躯蹿将进去。展爷至树林，叫：“恶狠贼！按说穷敌莫追，非是展某不按情理，今天总得追捉你这淫贼，将你碎剝其尸也报不了你这逆伦之罪。”随即赶进树林。白菊花复又蹿出树林，暗暗心中害怕：倘若这厮一定不舍，天光一亮，行路人多，再要走只怕费事。正是白菊花心内踌躇此事，忽见前边黑乎乎一带松林，远远就瞧松树林外蹲着一人。晏飞心中一动：天有二鼓之时，这个人还在这里蹲着，要是他们一同的人，我可大大不便；

要是我们绿林剪径劫舍的，我与他调个坎儿，他必放我过去，替我敌挡一阵，我就穿林而过逃窜性命。他将要与他调坎儿，忽听蹲着那个人哼了一声，说：“前面来的是什么人？快些通上名来，老西在此久候多时，不说名姓你休想过去！”白菊花一听是山西口音，不觉心中一动，暗说：细脖大头鬼王房书安说过，有个山西人与绿林作对。如要在此处见着他，大大不便。说此人足智多谋，诡计多端。后面若没有南侠追赶，我倒不怕。后面那个我就不是他的对手，前边再遇山西雁，只怕我要不好。正在疑惑之间，越跑越近。见老西往前一站，细看他是两道白眉。又对着后边展南侠叫道：“前边是徐侄男吗？”就见对面那人说道：“正是侄男徐良。那边敢是展大叔？你老人家追的是什么人？”展爷一听是徐良，不觉喜出望外，连连说道：“徐侄男，这是国家要犯，别放走了奉旨拿的贼人，千万把他捉住才好。”徐良说：“这就是白菊花？王八日的，遇见乐子就没有你的走了。”

你道这徐良怎么知道他是白菊花？皆因所有的众人，连小五义，奉旨归家祭祖的祭祖，完姻的完姻。惟独徐良跟着穿山鼠徐三爷，回老家山西祁县徐家镇。徐庆就因二十多岁打了人命，逃出在外。如今父子荣归，亲族人等俱都门前贺喜，连本县县太爷都来拜望。家中搭棚请客，整整热闹了数十余日。亲友俱都散去，家中透着清静。徐三爷拿起酒杯来，喝过三盅，就想起五老爷来了。数数叨叨净哭五弟。哭着哭着，一抬腿，叭叉一声桌子翻了过了，碗盏家伙摔成粉碎。少刻又教摆上再喝，喝个酩酊大醉，一睡就是三天。又教摆酒，喝着喝着又是啼哭，碰巧又把桌子一翻。徐良在家实在难过，无奈上京任差，早些

起身罢。这日辞别父母，三老爷嘱咐几句言语：“在相爷台前当差，必要实心任事，不许偷闲怠迟。”徐良遵听父命，带了自己应用东西，带着盘费银两，并不乘跨坐骑，一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这日正往前走，在晌午大错的时候，就觉腹中饥饿，找了饭店吃些东西再走。到了后堂落座，他是永不吃酒，就要了些饭食。见堂官在屋中贴了许多红帖，上面写着莫谈国事。徐良吃着就问过卖：“你们贴这帖是什么事情？”过卖说：“拿着你这么个人，不认得字？”徐良说：“略知一二。”过卖说：“那写的是‘莫谈国事’。”徐良说：“什么叫‘莫谈国事’？”过卖说：“你连‘莫谈国事’都不懂？”徐良说：“我不懂的。”过卖说：“皆因我们这出了一件新闻的事。”又问：“什么叫新闻的事？”过卖说：“离我这有几十里地，有个潞安山，山内有个贼叫白菊花，偷了万岁冠袍带履。开封府大人们，有死有带伤的，没人把这贼拿住。我们这铺子里吃饭喝酒的，全讲究此事。我们贴上这个帖，也压压口舌。”徐良说：“就是这个事情？”过卖说：“这就是犯禁的事情。”徐良听在心中。给了饭钱，出了饭铺，连着夜往上走，暗暗祝告着，只要见着这个贼就是万幸。将有二鼓多天，就瞧见往这们跑人。自己一说话，那边展爷教他拿人。将往上一迎，白菊花鹰就是一镖，山西雁栽倒在地。

不知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徐三爷回家哭五弟 山西雁路上遇淫贼

且说白菊花教展南侠追定，正然无计可施，前边又被徐良挡住。自己一着急，掏出一只镖来，一镖先把前边这人打了，到底剩下一个就好办了。说的时节可迟，那时可快，见面之时将镖掏出来，身临切近，飏的声打将出去。就听那边说：“完了我老西了！正打在我的哽嗓咽喉。”噗咚栽倒在地。白菊花暗暗欢喜，想道：“是人只可闻名，不可见面。要教房书安一说，世间罕有，真如天神一般。一见面就死，是个无能的小辈，随便过去给他一剑。”此时把展南侠吓了一大惊，怎么见面徐侄男就受了他的暗器。展爷正在心中难受，白菊花看看临近，正要摆剑去剁，就见徐良使了个鲤鱼打挺，说：“来而不往非为礼也！”照旧又把那只镖对着白菊花打将出来。也亏得晏飞眼快，若要稍慢一时，就是性命之忧。跑着跑着，微往下一蹲身，就从头巾上飏的一声打将过去，把后面展南侠又惊又喜。惊的是镖没打着白菊花，奔了自己来了；喜的是徐良只管说打在哽嗓咽喉，却没受伤，反倒又发暗器来了。

原来山西雁专会接暗器，还是双手能接，可不是跟着云中

鹤魏真所学。打暗器跟着魏道爷所练，就只是打镖是魏道爷教的，别的暗器全都不是。学会镖法，就跟着学接暗器。魏真教给他是白昼接镖，学的精里透精。后来又学晚间接暗器，云中鹤说：“那我实系不会。”自己求告再三，魏道爷实系不会，山西雁也就无法。后来自己生发出一个主意。先把伺候他的小童儿叫过来，教给他们打镖，说以作防身之用。小童全在十八九岁，也都愿意，就与徐良磕头拜师。早晚间苦教，非一朝一夕之功，把暗器教会两个童儿。徐良叫童儿冲着他打镖，自然从人不敢。他说：“只管打来，我可能接。”童儿乍着胆子对他打去，徐良一闪身，就用手接来。后又教他天气似黑不黑时节打，自己练接镖，就让是接不住也伤不着自己。若要冲哽嗓打，往左一闪身，伸左手将镖一顺，一半解镖之力，一半手中一拢；若往右边闪躲，伸右手。只练得一百支镖连一支镖也不能坠地。后来改月光之下，徐良练就，后来又改星斗之下，后又到没星斗之时。黑暗暗伸手接镖，大大不易，全仗着手疾眼快。到后来，在师父跟前施展接暗器之能，魏道爷方才知道自己徒弟可算练成。云中鹤走后，跟着别人学的花装弩、袖箭、飞蝗石，故此这才得的外号叫多臂熊。

如今见着白菊花，他听展爷说是国家要犯，他就知道是白菊花，皆因听见饭铺过卖说过。暗暗心中一喜：如今若要拿着白菊花，入都任差，可算大大一个体面。将往前一凑，白菊花就是一镖。早往右边一闪，用右手接来，口中说“不好，打了哽嗓咽喉”，为是诓白菊花往前来。晏飞也是当局者迷，岂不想打在哽嗓咽喉焉能说话？其实是徐良把镖接住，不能就往外打。有个缘故，镖尖冲着里。若要当面把镖倒将过来，怕人看出破绽。

往后一仰身子，用了一个后桥的工夫，后脊背将一沾地，手内不闲着，把镖倒过来，镖尖冲外，腰间一挺，就说“来而不往非为礼也”，飕的一声把镖打将出去；白菊花将将躲过，把晏飞吓了一个胆裂魂飞，不是眼快，险些中了自己暗器。打算着徐良过来拉刀动手，原来是回身就跑，连后边的展南侠都不知什么意思。原来是徐良的紧臂低头花装弩未能上好。这一跑，就把弩箭收拾妥当，一回身，说：“白菊花，你真不要脸！你苦苦的欺服我老西，真要欺服急了，我给你磕一个头。”白菊花一想他给磕头，不定安着什么心意，房书安说这人诡计多端，必要小心一二。正在思想之间，飕的一声，就是花装弩到。他往下一缩脖颈，就从头巾上过去，算好，未能伤着皮肉。又往对面一瞧，哧的一声，左手镖打将出来。他往左边一闪，将将躲过；右手的镖到，他又往右边一闪；紧跟着左手袖箭，右手的袖箭，左手飞蝗石，右手飞蝗石，到底还是打中了一块飞蝗石子。皆因左手打完，右手一比那个架式，却原来没打。白菊花打算双手俱是飞蝗石，躲过左手的躲右手，自觉着打过去一块，未见右手的这块过去。将一回脸，叭的一声正打在腮额骨上。顷刻间外面浮肿，口中鲜血直流。只打得白菊花咬着牙，往口里吸气，暗暗又是恨，又是怕，随即一纵身。徐良那口刀对着顶门就剁，口中骂道：“好白菊花，乌八的东西，你没打听老西是谁？”白菊花说：“小辈，你不是徐良吗？今天遇见晏某，咱们二人誓不两立。”山西雁说：“老西嘛，不是徐良。”晏飞问：“你到是何人？”徐良说：“我是花儿匠，专揍菊花，不管黄的、白的。”晏飞说：“你敢出口伤人，好小辈，看剑！”刀剑一碰，耳闻呛啷啷一声响亮，只看得半空中火星乱进，把二人俱都吓了一跳。彼此蹿出

圈外，各人看自己兵器。徐良见大环刀没伤，自觉满心欢喜；晏飞看他的没伤，也觉着壮起胆来。

你道这两口宝物碰在一处，怎么俱都没伤，是什么缘故？皆因所造这两口刀剑的年月不差往来，都是晋时年间赫连老丞相所造，故此刀剑刚柔不差往来。再说，若用刀剑的招数，并没有刃磕刃之理。这二人是白菊花要削徐良的刀，徐良的主意是拿大环刀断他的宝剑，这才刀刃碰在剑刃之上。只管火星乱迸，彼此无伤着自己的兵刃，二人全都满心欢喜，壮起胆来。一场好战，俱把平生武艺施展出来。晚间这二人交手，刀剑上下翻飞，如同打闪一样。展爷此时在旁边瞧看，不肯帮着徐良动手。皆因徐良是个晚辈，将才出世，教他独立成名。自己若要下去帮着并力捉拿，岂不是有意要抢他的功劳。因这么一想，没肯下去帮他，只是在旁边喝彩。白菊花他本腮颊带伤，工夫一大，自觉犯痛，自来透着手迟眼慢。自己明知要输，淫贼打算三十六招走为上策，自己打算要跑。卖了一个破绽，往前虚扎一剑，徐良将一躲闪，白菊花一个箭步早就蹿出圈外，直奔正西跑下去了。徐良尾于背后紧紧的一追，展爷在徐良身后也就赶下来了。那白菊花如伤弓之鸟一般，自恨肋下不生双翅。又对着后面徐良直骂：“你乌八的！就让你跑上天去，老西追你上天去；你要入了地，老西就踉你三脚。”展爷在后边听着暗笑：“人家要上天，他也赶上天去；人家要入地，他可不入地追赶，他踉他三脚。活人要入地有什么好处？怪不得四哥说过，这孩子连一句话都不吃亏。”展爷瞧白菊花蹿入树林去了，再看徐良，倒是按大仁大义的规矩，并不往树林追赶。又听见徐良说：“你进树林逃命，老西要是进树林追赶，透着我没有容人之量。

皆因我展大叔说，你是奉旨捉拿之贼，谁教你罪犯天廷，这可别怪我了。”先说的很好，后来把这事推在展爷身上，一抖身蹿入树林又追下来了。

白菊花先一喜欢，进树林将一缓气，听着他不追了。嗣后来仍是追，自己无奈，就是往前所跑，出了树林，扑奔西南。究竟这一方守着鹅峰堡甚近，白菊花道路甚熟，忽然想起一条生路。离此不远，有一条大河。心中想着：这老西要是不会水，我借水遁，可就逃了性命。他要会水，今天我这条命大概难保。随往前跑着，远远就望见前边一带是水，扭项回头，瞧着山西雁哈哈一笑。这一笑，倒把山西雁吓了一跳，也就不敢往前紧追，大料必是他前边有埋伏。待到细细往对面一瞧，远远望见前边白茫茫一带是水。徐良也哈哈一笑。白菊花一怔，说：“我乐的是有水就可逃命，他乐什么呢？莫不成他也会水？”就听徐良说：“你打算要借水遁。你没打听打听，老西我是翻江鼠蒋四老爷的徒弟。若在水中拿你，如探囊取物一般。”这句话，又把白菊花唬的不敢蹿入水内。一听老西的言语似乎有理，他是徐庆的儿子，翻江鼠焉有不教给他水性的道理？此人陆地的本领高强，水里必然不错。倘若水中不是他人对手，要想逃命那可万万不得能够，只得顺着河沿仍是在旱地逃窜。徐良这是个诈语，见白菊花没蹿下水去，追来追去，看看临近。白菊花不下水也要教人追上，无奈何，还是蹿入水中。又一想：这个老西说话没准，也许他信口胡说，我却到水中试他一试。唻的一声扎入水去了。复用踏水法把身子往上一露，再看徐良，站在旱岸之上。说：“便宜你，既然你扎入水中去了，难道说我一定水中拿你不成？那透我没大量之才。让你多活两天，逃生去罢！你可

想着，老西是痛儿女的心盛。”

展爷赶到跟前，低声问：“侄男，你也是不会水呀？”徐良说：“侄男不会水，你老人家水性如何？”展爷摇头。徐良才双膝点地，给展爷磕头，问展爷来历。南侠就将万岁爷丢冠袍带履，奉圣旨、相谕前来拿晏飞；邢家弟兄、总镇大人被伤，同郑天惠来讨药，郑天惠带伤；白菊花镖打师妹妹，摔死师母，逼死师父，自己追赶白菊花的话，说了一遍。徐良一闻此言，直气的破口大骂。南侠又问徐良的来历。徐良也把自己家中之事，半路在饭店听人讲说白菊花的事情，也就学说一遍。展爷说：“你来得甚巧，你先同着我到鹅峰堡看看，郑天惠镖伤痊愈，帮着他葬埋纪强全家之后，你们再奔徐州公馆相会。”山西雁连连点头，就同着南侠奔鹅峰堡来了，暂且不提。

单说白菊花由水中见徐良二人全不下来，就知他们全不会水。自己放心顺水而走，行了有二里之遙，方才上岸。找了一个树林，把衣服脱将下来，拧了拧水，在那里抖晾。不料打树后蹿过两个人来，拿着两口刀，扑奔自己，摆刀就刹，把淫贼吓得魂不附体。

要问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郑天惠纪家办丧事 多臂熊苇塘见囚车

且说白菊花在树林内脱下衣服抖晾，心想半夜之间，并无人行走，也就把中衣脱将下来。不略树后有人。白菊花见两个人全都拿着刀赶奔前来，淫贼也顾不得穿中衣，赤着身体，手中拿定宝剑，迎面而站。所惧者是山西雁与展南侠他们，遂用声招呼：“来者何人？”那二人方才站住，对面答话道：“莫非是晏寨主？”白菊花说：“正是小可晏飞，前边是五哥么？”对面病判官周瑞说：“正是劣兄周瑞。”白菊花又问：“那位是谁？”周瑞说：“就是飞毛腿高大哥。”白菊花说：“二位哥哥等等，待小弟穿上中衣再与哥哥见礼。”白菊花把一条湿裤子暂且先穿上，并未穿上身衣服。三个贼见面全都行礼已毕，问白菊花为何这等模样。他将自己之事对着二贼学说一遍，又问高解、周瑞因何到此处。这二人把脚一跺，咳了一声，一个说丢高家店的原由，一个说失桃花沟的故事。白菊花一闻此言，说：“咱们三个人同病相怜，你们二位也是受徐良之苦。我今日是初会这个山西雁，一见面，连我的镖就是八宗暗器，末尾受了他一个诓骗的招数，这一飞石正打在我腮颊之上，你们二位请看。”二贼一

瞧，果然脸上浮肿，三个贼一齐又咒骂徐良一回。晏飞问：“你们二位意欲何往？”周瑞、高解一齐道：“我们二人在宋家堡会面，在那里见着南阳府的请帖，本打算约会宋大哥一同上团城子，不想宋大哥染病，他不能前去。我二人一路前往柳家营，又见柳大哥门首有许多官人看守他那一座空宅，我们才草草的打听打听，方知晓你们事情。我们也不敢走大路，也怕碰见徐良，由小路而行，不料走在此处，遇见贤弟。咱们三人会在一处走路，满让碰见那个狗娘养的，也没甚大妨碍。”白菊花说：“从此就要扑奔南阳府？我总想这个老西不肯善罢甘休，倘若跟将下来，你我三个人仍是不便。依我愚见，不如不管南阳府之事，同着我扑奔河南洛阳县姚家寨那里去，可高枕无忧。”周瑞说：“还是上南阳府为是，别辜负东方大哥下请帖这一番美意。”高解也愿意上南阳府。白菊花无奈何，自可点头。又有两个人帮着他抖晾半天，衣服就在潮干的光景，穿戴起来，有四鼓多天，三个人直奔南阳府去，暂且不表。

且说展熊飞回鹅峰堡，一路走着，徐良便问道：“白菊花这一跑，但不知他投奔何处？”展熊飞说：“他这一走，无别处可去，必是上南阳府东方亮那里去。”徐良问：“你老人家怎么知道？”展熊飞就把赵虎私访，群贼怎么说的话，告诉徐良一遍：“不但他上南阳府，并且五月十五日，那里还有擂台呢！再说万岁爷冠袍带履也在东方亮家内所存。”徐良一闻此言，喜之不尽，说：“大叔，你老人家总得急速回去，医治总镇大人要紧。侄男就在此处把纪家事办完，我就奔南阳府去了。”展爷说：“好。你若先去，我告诉你一个所在。这南阳府我是到过的，在西门外有个镇店，叫五里新街。这个地方从东至西，整整五里长街，

热闹非常。你在那里找店住下，等过三五日的工夫，你可要出来打听，我们到那里之时，找一座大店打下公馆。你若打听明白，咱们好会在一处。”徐良点头，随说着就到了纪强的门首。双门大开，就听里面哭泣声音。叔侄二人进里面，见郑天惠大哭。展熊飞劝他止住悲泪，与徐良二人相见。展南侠不能在此久待，教给徐良一套言语，展南侠由此起身，连夜回奔徐州而来，总怕误了时刻，总镇大人难救。

展熊飞回徐州暂且不提。单言徐良，叫地方过来，吩咐先预备三口上好的棺木，这里现有二百两银子，叫地方拿去办理，又教买鲫鱼余汤，多买些金银钱纸、镞锭。书不可尽自重叙。天光大亮，俱已买来。把三个人入殓，将三口棺木支起。郑天惠喝了鱼汤，就如好人一样。请僧人超度阴魂，烧钱化纸。徐良写了一张禀帖，论说一家俱是凶亡，应当报官详验。这张禀帖写明阖家不白之冤，又有护卫大人亲眼得见，一者求本地地面官施恩免验，二者求本地地面官施恩准其抬埋，又皆因纪强有总镇大人的好处。着地方送去呈报当官。此时又有徐州府知府的信到，官府有谕，准其抬埋。又看着纪强并无亲族人等，孤门孤户，就是郑天惠披麻带孝，犹如父母亲丧一般。这日晚间，徐良与天惠说：“若把老师埋葬已毕，你我二人可同奔南阳府去。”郑天惠一声长叹说：“徐老爷，小可本应许展大人弃暗投明。如今一看我师尊之事，我看破世俗。总有众位大人提拔，挣一个紫袍金带，位显爵尊，也是不能脱过死去。我如今非是出乎反复，待等把我师尊葬埋之后，我要入山修炼去了。虽然不能成仙了道，且落一个无忧无虑，清闲自在，不管人间是非，朝中兴灭败亡。”徐良一闻此言，也觉着好生凄惨，说：“本来人

生在世，就是虚泡幻影，萤火之光。待大数一到，万事皆休。至亲莫若父子，至近莫若夫妻，阎君一唤，别管是什么人，也替不了。”说到此处，二人一齐落泪。徐良说：“既郑兄一定看破红尘，我徐良也不敢强扭着兄长帮我们办事，我可至明天不候兄长了，我自己要扑奔南阳去了。”郑天惠点头。到次日，徐良告辞起身，上南阳府不提。郑天惠把师父家内房产，还有三十余亩田地，连使用的东西，尽都变卖，俱以发送师父一家三口。又到扬州葬埋师叔，诸事已毕，入山修炼去了。

单提山西雁，离鹅峰堡，奔南阳的大路。这日正走之间，忽见前面有一座山，不大甚高，直奔山口而来。行至山口，但见前面一座苇塘，还是水苇。忽然见那苇塘旱岸之上，有打碎的木笼囚车，血迹满地。又细一找，就见靠着苇子底下显露着衣襟，又细一看，还有露着手脚的地方，又有许多折枪、单刀、铁尺，水内也有，旱地上也有。徐良一看这个光景，准是把差使在此处教人劫去了。又看了看这个山里头道路，大约着准是山里有贼。要是山中贼寇将差事抢去，大约这个解差之人不是教他们杀死，就是自己逃走性命去了。我若不走在这里，我也就不管，既然亲眼看见，焉有袖手旁观之理。再说身居护卫之职，应当捕盗拿贼。又怕白菊花在此处藏躲，我要是上去，倘若遇见，岂不是一举两得。主意一定，绕着苇塘找盘道上山。见前边有一座松树林子，见树林内有两个人藏藏躲躲，复又往外瞧看。山西雁疑为不是好人，随即蹿进树林，把刀往外一拉，说声：“小辈！你们两个是什么东西？”就听见两个人噗噗咚咚摔倒在地。徐良身临且近一看，见两个人在地下趴着，原来是一男一女，俱够六十多岁。两个人一齐说：“寨主爷爷，大师父，饶我们两

条命罢！我们女儿也不要了，连驴带包袱全都不要了，望求师父饶我们两条老命罢！”只是苦苦的哀求。

徐良说：“老头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怎么管着我叫师父？我也不是寨主。”那老头儿翻眼往上一瞧，说：“哎呀，可了不得了！不是你老，我们认错人了。”复又跪下给徐良磕头。山西雁说：“老头子贵姓？方才说你女儿是怎么件事情？”那老头说：“小老儿姓张，我叫有仁，这是我的妻子，膝下无儿，只有一个女儿，小名叫翠姐。我们住在徐州府东关，开了一座小店。皆因是我女儿许了石门县吕家为亲，人家要娶，离着道路甚远，前去就亲，骑着三匹驴，上面驮着包袱行李。不料正走在此处，也不知此处叫什么地方，忽然从山上下来二十多人，内中有两个和尚，一个是头陀，一个是落发的。迎面来了木笼囚车，还有许多官兵，他们大家乱一交手，唬的我们也不敢往前走了。打碎囚车，救了犯罪之人，也是个和尚；由厂车上救下的，也是个和尚，又有一个年轻少妇。把两个武职官也拿下马来，还有两个骑马官人，教他们杀了一个，拿去一个。护送官兵教他杀了五六个人，俱都扔在苇塘以内。他们已然上山去了，不料我女儿被他手下人等看见，过去在白脸的和尚跟前说了几句话，他们复又回来，把我女儿搀上驴去，连包袱带驴都被他们抢去了。”山西雁一闻此言，把肺都气炸了，说：“张老翁，你不要着急，你们是在此处等我。”张有仁说：“恩公，你要搭救我女儿，凶僧他手下人多，只怕寡不敌众。”徐良说：“不怕，你只管放心。却是你们在此处怕不好，倘若有山贼下来，结果你们性命，我就是救了你女儿也是无益。”张有仁说：“恩公请想，我们两个人已然年过花甲，又没有包裹行囊，总然就见了山贼，也没

什么妨碍。只要恩公搭救出我的女儿，就是我一家万幸。”徐良说：“你在此处等等，待我上山看看虚实。”就见那老两口子给徐良磕头，如鸡啄碎米一般。徐良连连摆手，转身便走。

拐山湾，抹山角，看看临近，就瞧见一段红墙，必然是庙。将要扑奔庙门，见前边有两个人一晃，慌慌张张就下来一人。见了徐良，就是一躬到地，说：“你老人家贵姓？”山西雁说：“老西姓徐，有什么事情给我行礼？”那人说：“我在营伍中吃粮当差。我们的差使连我们大老爷全被和尚抢去。我见你老人家肋下带刀，必是有本领的人。你老认得庙中和尚不认得？要是认得僧人，求你老给我们讲个人情。只要饶了我们两位老爷的性命，今生今世再不敢忘你老人家的好处。”徐良一听，微微一笑，说：“朋友，你自管放心，我正要找那凶僧算账。我受山下那老者重托，许下救他女儿。你既为你家老爷，随我前来，或者结果性命，或者拿住，那时再找老爷的下落。”那人一闻此言，欢欢喜喜，就跟徐良来至山门。徐良一看，是准提寺。天气虽晚，徐良眼光足，故此看得出来。只见山门半掩，那人说：“我在前面带路。”进山门往西拐，在徐良脑后，飞来一根闷棍，就打在头颅之上。

要问徐良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准提寺前逢二老 养静堂内论英雄

且说徐良被那人带着进了山门，早就看出他的破绽来了。头一件，不像当军的打扮；二者看见他是两个人，因何一个人过来说话；三者他求人救他们老爷，他却头前引路。山西雁将一进山门，早就看见墙垛子后头隐着一个人，双手擎着一根木棍，兜着徐良脑后打来。徐良单臂把前头那人揪住往回里一转，自己往旁边一闪，叭叉一棍，正打在那人的脑后，万朵桃花迸现，死尸栽倒在地。自己一抬腿，就把那个打棍子的踢倒。那人将要喊嚷，早被徐良把脖子捏住，往起一提，把他携在庙外。拐过墙角，解他的腰带，把他四马倒攒蹄捆将起来。把刀亮出来威吓，那人连连求饶。徐良问说：“此山叫什么山？庙叫什么庙？”那人说：“我要说了实话，你老人家可饶了我的性命。实是不相瞒，我家有八十岁的老娘，无人侍奉，要吃要穿，我又没本钱做买卖，故此我才在庙内雇工。和尚叫我办什么事情，我就得与他办去，这是实出无奈，只可求你老人家高抬贵手。我若一死，我的老娘也得活活饿死。”说毕放声大哭。

山西雁本是孝子，惟独有人一提家内有七八十岁的老亲，

他就心中不忍。皆因闻此人之言，随说道：“你还是个孝子哪！只要你说了真情实话，我就饶你不死。”那人说：“我绝不敢撒谎。这个山叫金凤岭，这个庙叫准提寺。里面有两个和尚，一个叫金箍头陀邓飞熊，一个叫粉面儒僧法都。手下有二十多个徒弟，见天教他们习学枪棍。”徐良问：“方才劫的这个囚车是什么人？那人说：“这个囚车原由是：石门县九天庙有个僧人叫自然和尚，内中又有个朱二秃子、吴月娘儿通奸之事。本地知县叫邓九如，没问出他们的亲供，将这案解往开封府，由此经过。我们法师徒弟有一个叫飞腿李宾，他得着此信，给庙中送信。囚车将到，我们二位师父就下山去了，将囚车打碎，救了自然和尚、朱二秃子、吴月娘，拿了一个千总，一个守备，一个马快头儿，杀了一个马快。”徐良又问：“拿住这些人，此时活着呢没有？”回说：“俱都没杀，幽囚后院。”徐良又问：“抢来那个姑娘如今怎样？”回答：“圈在西跨院，有几个妇女在那里劝解于他，这姑娘执意不从。”徐良又问：“白菊花往这里来了没有？”回答：“不认得白菊花是谁，今天倒来了一伙人，内中没听见说有个白菊花。”徐良问：“这伙人都是谁？”回说：“有个柳旺、火判官周龙、小韩信张大连、房书安、黄荣江、黄荣海，后又单来了一个人，叫三尺短命丁皮虎，与我们师父前来送信：南阳府团城子有个伏地君王东方亮，定准于五月十五日在白沙滩立擂台，请我们前去助擂。”徐良一闻此言，果然庙中人不在少处，回手要结果那人性命。那人说：“方才你老人家已然饶恕我了。我要一死，连我老娘就是两条性命。”徐良说：“也罢，不管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我将你捆在此处。你若真是孝子，必然有人前来救你，若指你老娘撒谎，必然有人前来杀你。”说毕，

撕下他的衣襟，就把他口堵塞。前边有一棵大树，正有个双杈，就把那人托将起来，放于树杈之上。说：“待等事毕之时，我再放你。”

说毕转身进了庙门，把那死尸提将出来，扔在山涧，复又进来，直奔里面。过了两层大殿，又看见单有个西院。蹿上东房后坡，跃脊又到前坡，只见五间上房，屋内灯光闪烁，人影摇摇。只见里面高高矮矮，一个个狰狞怪状。上垂首是火判官周龙，单有金箍头陀邓飞熊，就是他好认，披散着发髻，箍着日月经箍，面似喷血，凶眉怪眼，狮子鼻，阔口重腮，大耳重轮；赤着背膊，穿一条青绉绢的中衣，高腰袜子，开口僧鞋；胸腔厚，肩膀宽，腹大腰圆，脸生横肉，实在凶恶之极；猛若瘟神，凶似太岁。邓飞熊就从清境林逃跑，又到了准提寺。这庙中有一位净修老和尚，邓飞熊假装在庙内挂单，就在当日夜内，把老和尚杀死，连火工道人尽都丧了性命，他就为了庙主。法都由九天庙叫人追跑，也奔准提寺而来。这二人就在庙中相会，彼此全都说了自己来历。法都打发自己徒弟飞腿李宾，打听自然和尚的官司。本要约会邓飞熊前去劫牢反狱，不料李宾回来说，差使解往开封府，由庙前所过。他们下山就把差使劫上山来，拿了千总姓郭，叫郭长清，守备王秀，马快江樊；被杀的班头叫秦保，追散护送的兵丁。来到山上，叫自然和尚从新更换衣襟，朱二秃子也换了衣裳。吴月娘儿有他本庙中妇女伏侍，他艳抹浓妆，穿戴起来，好伺候与师父们斟酒；一半又劝解翠姐从和尚之事。翠姐总想要行拙志，反被那些妇女捆住了双手。

法都、邓飞熊本要把郭长清、王秀、江樊带上来审问，可巧有火判官周龙到，吩咐李宾暂且把他们押在后。迎接大众进

来，彼此相见。他们还带着从人马匹，俱拴在前院，落座献茶。紧跟着三尺短命工皮虎到，大家见礼，随即就把东方亮的请帖掏出来，与法都、邓飞熊看了，然后摆酒。皮虎一问周龙：“你们几位这是要上南阳府么？”周龙点头说：“正是。”皮虎说：“你们的请帖赫连齐、赫连方与你们送去的，是与不是？”周龙说：“我们没见着请帖。”皮虎问：“怎么没见请帖？”周龙就将白菊花的事情学说了一遍。邓飞熊说：“怎么还有这们一事情哪！”张大连说：“连柳大哥带周四哥，全都吃了晏寨主的挂误，晏贤弟上鹅峰堡去，大概一二日准来。”

邓飞熊问说：“如今虽有东方大哥请帖到来，却连一面之交没有，久闻东方大哥实系是好交友之人。”细脖大头鬼王房书安说：“那老哥三准准的是讲交朋友，普天盖下并无第二。”小韩信张大连说：“全是你知道。”房书安说：“果然我知道，比你年长几岁。”夙日他二人本就不对，房书安好说大话，小韩信爱拦他，故此二人不对。张大连听他说大几岁，就问：“你知道的事多，东方大哥他的先人叫什么名字？”房书安说：“叫你问不住。外号人称九头鸟，名字东方保赤。”张大连说：“不错。你知道先前做甚买卖？”房书安说：“先前亦做绿林，可与绿林不同，一二年不定出去做一号买卖不做，若要做这一趟买卖，就奔京都公伯王侯、皇上大内、大府财主，做这一次买卖，就是饱载而归，真有奇珍异宝，价值连城的东西，还有多少陈设。做这一次回来，三五年不用出门，足以够度用的。再者，那品行不像咱们，在家内结交官府，谁不知他是绿林英雄，可称得出入接官长，往来无白丁。”张大连问：“你知道得了这些宝物都散在什么所在？”房书安晃荡着他那精细脖子，哈哈大笑，说：“你更

问着了我了。所有值钱宝物，他家内有一个楼，叫藏珍楼，俱都放在里面。”张大连问：“这第一宝物是什么东西？”房书安说：“就是那口鱼肠剑，由战国时节专诸刺王僚，直到如今，叫他们上辈由土中得出。这座楼就为鱼肠剑所盖。”邓飞熊说：“怪不得房爷说的话大，真知道事多。”房书安听人一夸赞，话更说大了：“告诉张贤弟你说，别瞧我年岁小，普天下的英雄我认识多一半。”张大连说：“你这话越发大了，绿林你认得一半，大概侠义也可认得。”房书安说：“三侠五义，南侠做官，北侠是辽东人，那时我在辽东地面，北侠小哪，有人带他到咱们店内要给我磕头，拜我为师。我瞧那孩子没有什么大起色，因此没收。”张大连一听这话，更没有考究了，索性往上捧他高高的，然后再撒手。“北侠既然这个光景，五鼠五义更差多了？”房书安说：“不敢说更差多了，那几个耗子，微末小鼠，不敢与咱们论哥们就是了。”张大连哈哈大笑说：“有个穿山鼠徐庆，他的儿子如今可大大有名。”房书安连连摆手，晃着脑袋说：“不行，不行，差的多。徐庆是我把侄，他的儿子岂不是孙子么？”

此句话不要紧，徐良正在房上听着，实在忍不住了，蹿下房来，高声骂道：“你就叫细脖子大头鬼王？趁早滚出来罢！重孙子，孙末子，我是你爷爷，老西是你祖宗！快出来，老西不把你剁成肉酱，你也不知老西的利害！”群贼闻听是山西口音，就知是徐良到了，一个个面面相观。张大连说：“你说此大话，你出去见他罢。”房书安一听是徐良的声音，就往桌子底下一钻，说：“你们告诉他我没在这里。”张大连说：“你招的祸你出去见去。”回答：“我不能，出去就得死。”徐良在外边叫骂，金箍头陀邓飞熊一看俱都不敢出去，大叫一声：“什么人敢在我庙中撒

野？”邓飞熊正要摘他的护手钩，只见三尺短命丁皮虎说：“割鸡何用牛刀，待我前去会会此人。”抖身往外一蹿。

徐良正叫房书安，忽然里面一矮子出来，类若猴形，由腰间拔出一口短刀，就在一尺多长，背钝刃厚，对着山西雁大叫一声，说：“你是什么人？夜晚入庙，快快说来！”徐良一笑，“你问老爷，姓徐名良，外号人称多臂熊。你叫什么名字？”皮虎说：“要问寨主爷姓皮，叫皮虎，外号人称三尺短命丁便是。知你寨主爷的利害，让你快快逃生去罢！”徐良说：“你怎么叫皮虎哪？这个名字不好，改了罢。依我说，你正叫皮孙子。”皮虎一听此言，气冲两肋，说：“好山西雁，看刀！”徐良把大环刀一亮，将要找他这口小刀。别看他身量小，蹿蹦利落，这一蹿有一丈多高。就见皮虎往后一躺，噗咚就摔在地下。徐良以为他是真躺下呢，用大环刀一剁，如何剁得着皮虎呢？他本是一趟滚堂刀，前番见邢家弟兄时节，就是这一趟滚堂刀，把他们杀了一个手忙脚乱。如今又是这趟刀，满地乱滚，看他这刀净在下三路。徐良一着急，想出一个招数来了，将大环刀刀尖冲地，刀刃冲外，净随着皮虎乱转。他的刀要是剁在大环刀上，那是准折。皮虎一看破了他的滚堂刀，不敢久战，撒腿就跑。徐良并不追赶，一低头，暗器正打在皮虎腿上。

要知皮虎生死，再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镖打腹中吸呼废命 刀伤鼻孔忍痛逃生

且说徐良初会皮虎，就破了他的滚堂刀。皮虎就知道不能取胜，投奔正西逃窜性命。将往墙上一纵，就叫徐良一花装弩打在腿上，自己咬着牙往西一滚，就掉在西院去了。徐良也并不追赶，仍然回来叫房书安答话。房书安在桌子底下，至死也不出来。火判官周龙与张大连两人一商议，二人与他双战。一高一矮，一左一右，叫他首尾不能相顾。主意定好，二人一齐纵身蹿将出来，说：“好徐良，你欺我们太甚了！”周龙用刀剝徐良面门，张大连绕在后面用刀就扎。山西雁早已看见，往旁边一闪，用了一个凤凰单展翅的架势，先把张大连这口刀削折，呛啷一声，刀头坠地。火判官就知势头不好，只不敢与徐良交手，也是转身就跑。徐良也不追赶，仍是要房书安出来。此时邓飞熊又要出去，却被法都、柳旺拦住。二人说：“别叫这厮猖狂造次，待我二人结果他的性命。”邓飞熊嘱咐：“二位小心了。”法都提了一根齐眉棍，柳旺也是一口单刀，二人一齐从屋内纵身出来。出来的急速，跑的更快。法都的棍对着徐良顶门就打，徐良用大环刀往上一迎，就听见蹭当，就把齐眉棍削为两段，

那半截坠落于地。柳旺的刀也到了，徐良用大环刀照定刀背往下就砍，亏柳旺抽得快当，不然也就削为两段，转身就跑。徐良也不追赶，一伸手就是一支袖箭，叭一声正钉在柳旺肩头之上。自己忍着痛，逃窜性命。

徐良还是要房书安出来。邓飞熊真是不能不出来了，回手由壁上取那一对护手钩，摘将下来，大叫一声：“山西人别走，师父出来会你！”徐良一瞧，正是那头陀和尚出来。又见他这个大肚子，心中一动，少时掏出镖来冲着他那肚脐儿给他一镖，倒是很好的一个镖囊。见他提着一对护手钩，说：“多臂熊，我与你往日无冤，素日无仇，找寻在我这里，所为何故？”徐良说：“你自要把房书安献出，与你无干。”邓飞熊一笑，说：“你叫我献出房书安不难，只要你胜得洒家这对护手钩，我就把房书安献出。”徐良说：“很好，那们咱就闹着顽罢！”徐良摆刀就剁，邓飞熊用单钩往上一迎，钩住刀背又往外一带，那一支钩朝上就递。徐良见他钩挂住自己刀背，就用刀刃子往上一翻，只听蹭的一声，就把他左手那柄钩钩尖削落，把邓飞熊吓了个胆落魂飞。再看右手那柄钩，类若宝剑相似，下面却又有一个蛾眉支子，直不像兵器了。只得把右手那柄钩往上一递，徐良仍用大环刀单找他那个钩儿，呛啷一声，也就削掉。此时邓飞熊也就没了主意，只可用像双剑的钩往外一扎，徐良用刀一裹，又是呛的一声，削去半截。邓飞熊就拿着两个蛾眉支子，就不敢再动手了，也是撒腿就跑。徐良后边跟下来说：“你着宝贝！”邓飞熊扭项回头一看，徐良一撒手冲他面门；邓飞熊将一躲闪，不想什么暗器也没有。只气得他咬牙切齿，复又直跑。连连三次，邓飞熊也就大意了。不料这回仍是说招宝贝，邓飞熊大转

身一看，徐良将手往上一晃，这支镖冲着肚腹打去，噗哧一声，正打在肚脐之内，他就噗咚摔倒在地。徐良转身回来，又对屋门连连大骂，叫：“房书安出来，如若不然，老西进去，杀你们干干净净。”黄荣江、黄荣海二人说：“哥哥，你快出去罢，不然连我们都有性命之忧。”房书安那里敢出来，连连求告黄荣江、黄荣海说：“我要出去，准叫他剁成肉泥烂酱。你们二位好兄弟，替我堵挡一阵去罢。”黄荣江、黄荣海二人彼此使了个眼色，说：“真不出去，我们可要出去了。”他说：“很好，你们出去替我挡一阵。”原来这两个人却是把桌子往起一抬，将桌子一翻，自然就把房书安露出来了。这两个人不敢出屋门，把后窗户一踹，他二人由窗户逃窜性命。

房书安也要从后窗户逃跑，徐良看见屋内无人，早一个箭步蹿到屋中来了。房书安一看逃走不了，见徐良已到身旁，冷嗖嗖那口大环刀往下就剁。房书安就在面前一跪，说：“老人家，爷爷，祖爷爷，祖宗，祖太爷爷，拿你这老人家，与小孙孙一般见识？”徐良本是气的浑身乱抖，见了房书安就要把他剁成肉泥烂酱。不想进来叫他苦苦哀告，手虽举着刀，不忍往下剁。又对着房书安苦苦直叫：“爷爷，祖宗，只当我是看家之犬，避鼠之猫，偷嘴吃来看，冒犯你老人家，也要生点恻隐之心，不肯打他，何况我是你儿女一般。再说你是宽宏大量之人，再说我父亲去世甚早，你就算我爹爹。”山西雁直气的乱跺脚说：“我不杀你罢，你是背地里骂人，实系可恨。我要杀你，你又跪在这里输嘴，老西最见不的这苦磨之人。”房书安说：“我小子如何敢背地骂人，我是热病将好，闹汗哪！”徐良说：“我不杀你，不消我心头之气，任你怎样说的多好，我也是宰你！”他复又磕头

说：“真是你老人家不疼你的儿子了？”徐良说：“我不管你是儿子是孙子。”一狠心，把刀往下落，就听崩的一声，本是对着他的面门，往下又一砍险些把房书安的前脸砍下来，多亏他的脖子长，一别脖子，哧的一声，就把鼻子削将下来，鲜血淋淋。房书安回头就跑，也奔后窗户，忍着痛疼蹿出窗外，逃命去了。山西雁也不追赶。屋内虽然无人，忽见门外来了约有二三十号人，全都拿着家伙，打着灯笼，往里一闯。徐良说：“你们全是和尚的余党。我乃御前四品护卫，正是前来办案拿贼，一名也未能拿住。你们这些人来得甚好，我就把你们拿住，交在当官，我先当上差使。”这句话把大众吓的惊魂失色，又见邓飞熊死尸，谁敢还过来与徐良动手，大众一齐出门逃命去了。徐良也不追赶。原来这些人不是净庙中僧人的余党，有周龙带来的家人。先有飞腿李宾偷着悄悄的出去给大众送信，还想着以多为胜，焉知晓叫徐良两句话全都吓跑。就是门外那两个诬徐良进来的那二人，也是他的主意，倒没想着是徐良前来，怕的是有逃走的官兵与地面官送信，故此派两个人门首看定。此时连李宾也逃命去了。

再说徐良屋内一看，有一块横匾，写的是养静堂三个字，自己暗道：这样的和尚还懂得养静？又看里外并无一人，就想要救翠姐，又要找郭长清、王秀、江樊的下落。自可出了屋子，先把邓飞熊的死尸提将起来，往后院便走。到了后院，扔在一个僻静所在。见西北有四扇屏风，单有跨院，看里面灯光闪烁。徐良进了屏风门，直奔上房，里面有许多妇女，乱藏乱躲。徐良一声喊叫，说：“你们大众不用藏躲，我也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家的儿女，只要把吴月娘与翠姐献出来，我就饶你们的性命。如

今和尚已然被我杀死，你们大众分散他的东西，有亲奔亲，有故奔故。”众人一听，全部跪倒，一口同音说：“这就是翠姐，吴月娘与朱二秃子他们在里间屋内喝酒哪！”徐良见翠姐发髻蓬松，捆着双手，就问因为何故将他捆上。妇女们说：“他要行拙志。”徐良过来，说：“姑娘，你的父母俱在庙外，我今杀了凶僧，我这就找你父母去。你们三口等着天亮，你们好投亲去罢。和尚已死，千万不可再行拙志。”翠姐跪下与徐良叩头，以恩公相称。妇女们过来与他解绑。山西雁到里间屋中，果然朱二秃子与吴月娘俱在屋中。皆因月娘穿好了衣服，要往前边与凶僧斟酒，只为大众一来，不能过去，他与二秃子在这里先喝起来了。忽听外间屋中有人说话，一听不好，二秃子正要开窗户逃跑，不料徐良进来就把二人踢倒捆将起来，撕衣襟把他们口中塞物。就叫那些个妇女们看着这两个：“若要走脱一人，拿你们治罪。你们大众也拾掇东西，天亮方许出庙。那一个不听我的言语，立刻就杀。”众人齐声答应。

徐良复又出来，往西一拐，单有三间屋子，门上挂着一个灯笼，有两个人在板凳上坐着，在那里说话。说：“咱们只是看死鬼呢，要不是那伙子骑马的人到，这三个人早作了无头之鬼。”徐良一闻此言，就知道是江樊他们三个，往前一跑，亮出刀来要杀这两个。这二人一见事头不好，连话也不敢说，开腿就跑。山西雁并不追赶，进到屋中，全是四马倒攒蹄，三人俱在那里趴着。给他们解开绳子，把他们塞口之物俱都掏将出来。还醒了半天，江樊说：“是那位恩公前来救我的性命？”山西雁说：“正是小弟徐良。”江樊说：“徐老爷呀。想不到你老人家到此，活命之恩，如同再造。”徐良说：“自己弟兄，怎么闹起这套

言语来了。”江樊把郭、王二位叫来，与徐良见礼，复又磕头道劳，谢活命之恩。徐良连忙搀住，就告诉江樊，把吴月娘、朱二秃子一并拿住，又提翠姐之事。江樊问：“那自然和尚可曾拿住没有？”徐良说：“就是未能把他拿住，也不知他的去向。”江樊说：“这个人还是要紧的。”山西雁说：“我认的那个自然和尚与粉面儒僧法都，咱们不是在九天庙见过，那个法都方才可追跑了。”正说话间，徐良眼快，就见由北墙纵下一人，顺着东墙往南直跑。山西雁也往南跑，那人将一上墙，徐良就是一袖箭，正中腿上，噗咚摔倒在地。徐良过来就捆，一看正是自然和尚。高叫：“江大哥，圆了案啦。”皆因自然和尚在监中幽囚，不成人样，见群贼一来，自己不愿与他们在一处谈话，又觉着羞愧，自己在后边闲房之内先养养精神去。有人与他送信说大事全坏，自己打算逃命，不料复又被捉。徐良叫：“江大哥，把他搭到前边来。”郭长清与王秀搭起来往前院所走，将到前院，徐良就见房上有一个人影一晃。山西雁回头一摆手，自己一蹲身，就听见房上叫：“邓大哥，邓大哥，这们早全睡了吗？”徐良说：“没睡。白菊花，才来么？咱们两个人死约会，不见不散，老西久候多时了。”随说话，叭叉就是一镖。

要问晏飞的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水面放走贪花客 树林搭救老妇人

且说白菊花同着飞毛腿高解、病判官周瑞三人，一路行走，扑奔南阳府。可巧正走在金凤岭，与二贼商量：“天气已晚，咱们到山上瞧瞧邓大哥去，并且还怕周四哥也在这里哪！”周瑞问：“是我四哥么？”白菊花说：“正是。皆因我们由周家巷起身，还有柳旺哥哥、张大连、房书安，一同上南阳。定在半路分手，我上了一趟鹅峰堡，涉了一个大险。他们说在前边等我，也许在此处庙中等着我一路前往，也是有的。”飞毛腿说：“上淮提寺呀？”白菊花说：“正是。”高解说：“我不去。”周瑞问：“你怎么不去？”高解说：“我与邓飞熊有仇，我们见面打起来，反得你们相劝。”白菊花说：“你们有什么仇恨？”高解说：“皆因我得了大环刀的时节，我立了一回宝刀会，聘请天下水旱的英雄。他见帖不去，我绝不恼，他绝不该当着我的朋友，辱言与我。到如今我们二人未能见到，早晚见面之时，我们二人得讲论讲论。”白菊花说：“就为此事？这是一件小事。大哥，咱们一同进去，见了邓飞熊时节，连我带五哥与你们解说解说，叫他给你赔个不是就算完结了。”高解说：“不行。我若上山，岂不是给他赔不

是来了么？”周瑞说：“你若不肯上去，晏贤弟你辛苦一趟，把邓大哥陪下来，你们二位在这里见见，难道说这还不行么？”白菊花说：“就是如此。”又说：“可有一件，我要一人上山，撞着白眉毛，那时候可怎么样？”高解、周瑞齐说：“我们在这里等你，我们若遇见往上跑，你要遇见往下跑。”白菊花这才上山，不料真应了他们的打算。

可巧没走山门，又对着徐良提着邓飞熊尸首扔在后院，白菊花蹿墙过来，并没看出一点形迹。连叫了两声邓大哥，又没人答应，以为是大家全都睡了。忽听哼了一声，又是“死约会，不见不散”，就见飕的一声，一点寒星直奔哽嗓而来。晏飞是吃过徐良的苦子的，一听是山西口音，就把那一团神看住了徐良。忽见他一抬手，就知他使暗器，果然见他一发暗器，自己一回脸，当啷一声响亮，那只镖坠落在房上。又纵身蹿下房来，意欲要跑，早叫徐良迎面飕就是一刀。白菊花无奈，只可亮剑，急忙招架。随动着手，徐良说：“今天看你乌八的往那里跑。依着我说，早早过来受拴便了。”晏飞并不言语，与徐良决一死战。战够多时，不分胜败。白菊花净惦记着要跑，忽然卖了一个破绽，仍是蹿出圈外，一直扑奔庙外去了。徐良尾于背后跟将下来。出得庙外，直奔山口。白菊花直奔树林找那两个朋友。到树林高声嚷叫：“二位兄长，快些前来，小弟仇人到了。”喊了半天，并不见有人答应。徐良紧紧跟随，那里肯放。白菊花一瞧，这两个朋友不在树林，大失所望，只得把他嘴一捏，嘘嘘一声唢哨，也并不见两个朋友，把晏飞只恨的暗暗咒骂。直跑到天有五鼓，方才见着前边一道小河挡路，暗暗心中欢喜，明知徐良不会水。徐良在后面也就瞧见了这段小河，就知道今日晚

间拿他不住，就不愿往前追赶。果然白菊花行到此间，哧的一声扎入水中去了。徐良说：“便宜你这乌八的，放你逃生去罢，谁叫老西不会水。早晚之间，非学些水性不可！”气哼哼的往回来所走，又到庙中。

此时江樊三个人等的着急，总不见他回来，也是替他担心。徐良见着江樊，把追白菊花的故事对他们学说一遍。江樊说：“可惜，可惜，总是他们不该栽官司之过。”徐良先下山到苇塘，找着那老夫妻二人，把他们带上山来。见了翠姐，连他们的驴带包袱俱都找着，一家三口全给徐良叩头，等着天光大亮，俱都起身去了。又有那些妇女，也都背着包袱，与大众磕头，逃命去了。复又叫江樊下去找本地面官，与此处的地方，预备水笼囚车，装上三股差使，知会本地面武营官兵护送。将死尸俱都抛弃在山涧，把树上那个人也放他逃生去了。庙内还有许多妇女的东西，俱都入官，庙中从新另招住持僧人。所有死去兵丁棺木成殓，准其本家领尸葬埋，本地方官另有赏赐。江樊的伙计也是用棺木成殓，由本处送往石门县，邓太爷另有赏赐。徐良把此事办完，方才起身，扑奔南阳府，暂且不提。

单提周龙那些贼，陆续全都跑下山来，一直往西北。皮虎嗔嗔的乱打唿哨，慢慢大家全都凑在一处，就是不见房书安、邓飞熊、自然和尚。忽见前边黄荣江、黄荣海、李宾，还有三四个伙计，喘吁吁走到跟前，说：“众位寨主，邓师父死了，房爷不定死活，叫老西拿住了。”大家赞叹一回。周龙说：“咱们也就走罢，少时他要下来，咱们也是不便。”说毕，大家又跑。张大连说：“站住，站住。把哥们你们都唬晕了罢！”周龙说：“怎么？”张大连说：“上南阳府怎么往北走来起了？”皮虎说：“对呀！”复又

往南。周龙说：“大家可留点神，瞧着点那小子。”正说之间，皮虎说：“你们瞧，前边那里趴着个人哪，别是他罢！”众人俱都不敢往前再走。又听哼了一声，险些就把大众吓跑。细一听，原来不是，却是房书安在那里趴着。皆因自己眼前一发黑，腿一发酸，噗哧一声栽倒在地，人事不醒。约有二刻光景，被冷风一嗖，悠悠气转。皆因他没有鼻子了，才哼一声，就把大家吓了一跳。身临切近一看，却是房书安。他一瞧大众，不觉忽囊忽囊的哭起来了，说：“张大哥，你害苦了我了。”众人听着又是要乐，又替他怪惨的。乐的是人要没有鼻子，说话实在难听；惨的替他难受。张大连说：“我怎么把你害苦了？”房书安说：“要不是你捧着我说三侠五义，我焉能落得这样光景？”张大连说：“你说的是他比你晚着两辈。”房书安说：“不对哟，我比他晚着三辈哪！幸亏这位祖宗手下留情，不然把我这前一个前脸砍下来，净剩下一个脑杓子，还活个什么意思？那可真就是没脸见人了。”张大连说：“咱们闲话少说，急速走快才好。”房书安说：“我可实在的走不动了，寸步难行，那位行好背我几步？”众人一口同音说：“谁能背你？”房书安又说：“别人不行，黄家兄弟还不行么？你们弟兄两个是我带出来的，难道说哥哥就没一点好处不成？你们自己也拍着良心想想，若有点好处，你们就背我两步。”二人将才要背，叫张大连使了个眼色，说：“可了不得了，那个削鼻子的又来了！”说毕就跑。大家一齐开腿，把个房书安吓得也是爬起来就跑，直跑了约有一里多地，方敢站住。房书安噗咚一声坐在地下，说：“哎哟，可累死我了。”又问：“他多咱来了？”张大连说：“我瞧着像他，原来不是。”房书安说：“韩信哪，你小心着萧何罢！你有多们损。”张大连哈哈一笑，

说：“起来走罢。”房书安还叫黄家弟兄背他，张大连说：“你不会走就会跑哇？我又说他来啦。”黄家弟兄无奈，只可搀着房书安缓缓而行，大众奔南阳不提。

再说白菊花由水内上来，又是抖晾衣襟，方才见着高解、周瑞，气哼哼的问道说：“你们二人太不义气了，我叫徐良追赶下来，你们不知往那里藏躲去了。”二人齐说：“我们见着老西追赶，我二人若不是有一山洞救命，我们也就性命休矣。”白菊花问道：“你们怎么也叫徐良追赶下来？”二人回问：“你是怎么叫他追赶下来？”白菊花就把庙中之事细说了一遍，这二人又是一番纳闷。原来这二人不是遇见徐良，是房书安往下跑的时节，由鼻子内一哼哼，他们疑是徐良来了，这才知道阴错阳差。先前晏飞疑乎是他撒谎，后来一起誓，白菊花才信以为实，仍然三个人商量一路前往。白菊花执意不愿上南阳府去了，他说：“老西既然到这里，必然也是要上南阳府去的。咱们要奔南阳，他也上南阳，这一走岂不是碰在一处？要撞着时节，就悔之晚矣。”那二人说：“焉有那们巧的事哪，越怕越不好。拿着你们一个人要是怕他，似乎我们二人该当怎样？”白菊花被这两个人一说，并且他还有一点心事，自可一路前往，三个人同走不提。

再说徐良奔南阳府，不走大路，净抄小道而行。为的是那些个叫他追跑的贼人，上南阳必然不敢从大路而行，他们若走小路，岂不又撞在一处？想的虽好，却没遇见。自己走着路，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在准提寺房上趴着时节，听房书安说，东方亮家内有个藏珍楼，楼里面有一口鱼肠剑，大概万岁爷的冠袍带履也许在楼内收藏。我若到南阳府，一者为请冠袍带履，二

则若能把鱼肠剑得在我手,那时可算我的万幸。听说这口剑当初刺王僚的时节,穿透了唐猊铠,这口剑也是切金断玉,削铜砍铁,比我这口刀还强呢!我再得着此剑,又有大环刀,也不是自负,走遍天下,某家可算第一的英雄了。自顾思想这口鱼肠剑,往前正走,忽闻有悲哀惨切之声。望树林一看,有一个年老婆子,在这里拴上了绳子,正要自缢。将要往上一套脖颈,徐良嚷叫:“老太太,别在我们这里上吊,这是我所管的地方。”见那年老的妇人,听了此话,眼含痛泪,说:“我寻死都有人不准。我往那边去上吊,大概就不与你相干了罢?”徐良到跟前说:“不行,我周围管三百多里地哪!你若上吊,除非过三百里地之外方可。我看你偌大年纪,因为何故一定要行拙志,是什么缘故?”那老妇人说:“爷台你不知道,我生不如死。”徐良问:“你有什么难心之事,对我说明,倘若我能与你分忧解恼,也是有的。如若不能,那时节你再死我也就不管了。”那个老妇人说:“爷台,我不是小看与你,我就是说出来,你也不能管,人命关天之事。”徐良说:“我偏要领教领教。”那老太太把那一五一十的事情细述了一遍。徐良一闻此言,呆柯柯发怔。

要问那老太太说些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金毛犼爱财施巧计 山西雁贪功坠牢笼

且说徐良问那婆子因何自缢，那妇人说：“我娘家姓石，婆家姓尹，我那老头子早已故去，所生一子，名叫尹有成，在光州府知府衙门伺候大人。老爷很喜爱我那孩儿，前日派他上京与老爷办事。皆因夫人有一顶珍珠凤冠，有些损坏之处，自来咱们本地没有能人，派他上京收拾，给了他一匹马，赏了他几十两银子盘费。皆因出衙天气就不早了，又因我这儿没出息，喝了会子酒，天气更晚，他拿着老爷要紧的东西，天晚固然就不敢走了，回到家中，次日晨早起身。不料就在夜晚之间，连马匹带这顶珍珠凤冠，尽被贼人偷去，就是老爷赏的盘费没丢。我儿急的要死，我们街坊有一位老人家问他，昨日出衙门时节喝酒，还是自己一人，还是同着朋友。我儿一生就是好交朋友，进酒铺时节，是一个人，后来有一个朋友，把他那酒搬在一处，二人同饮，还是那人会的酒钞。”

徐良问说：“那个朋友姓什么？素常是好人歹人？可曾对他提这凤冠的事情没有？”婆子说：“你老人家实在高明，我们街坊也是这样问他。这个人是在马武举家里使唤的，名叫马进

才，也曾对着他提讲上京给老爷办的事情。我们街坊就叫我儿找找他去。我儿一找他，别的倒没问着，看见他老爷给他的那匹马由马武举家内出来，另换了一付鞍鞅，又有人骑着走了。我儿一追问他这些事情，他反倒打了我儿子一个嘴巴。我儿揪扭他上知府衙门去，怎奈人家的人多，反倒把我儿子打了。我儿一赌气上衙门去，亲身见老爷回话。老爷不但不与我儿子作主，反到把我儿子下到监中去了。”徐良说：“既然有这匹马的见证，怎么老爷会不与你儿子作主？”老婆子说：“他们都是官官相护。这个马武举又有银钱又有势力。”徐良问：“这个马武举他在那里住家？”那人说：“就在这南边，地名叫马家林。先前他在东头住，皆因他行事不周，重利盘剥，强买强卖，大斗小秤，欺压良善。可巧前几年有二位作官的告职还乡，他在那里住不了啦，搬在西头住了。东头如今改为二友庄，西头仍是马家林。”徐良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妇人说：“他叫马化龙，外号人称金毛猿。”徐良一听就知道八九准是一个贼。按说自己还有要紧的事，那有工夫管旁人之事。天然生就侠肝义胆，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遇不平之事，就要伸手。说：“老太太，你只管请回家去，我自有主意，管保你的儿明天就能出来，一点馀罪没有。你可别行拙志呀！”老婆子道：“你说这话我也明白，你拦着我不叫我死，自可先叫我回去，给我一句宽心话听。这还是素不相识，路遇之人。我娘家的人，也没钱财也没势力，尽自不管。”

徐良问：“你娘家还有什么人，为什么不管？”那妇人说：“提起我娘家来大大有名，并且没出五服有我一个叔叔，当初作过辽东游府。皆因庞太师专权，告职还乡。到今儿女成行，

在家中纳福。皆因我母子家业凋零，素不甚来往。今日早晨我去找他，我说我就是这一条根，倘若老爷刑下逼命，问成死罪，叫我依靠何人。我叔叔说的更好听了：‘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不见确实，焉能说人偷盗？你暂且回家，等着我慢慢寻问，寻问明白，我自自有道理。’爷台请想，我们还是当族，只不如你老人家这几句言语。皆因我一想我叔叔这套话，他要不管，我儿是准死。我儿已死，我还活个什么意思？故此我才上这里上吊。”徐良说：“那是上年岁的人说话慎重，不像我们一冲子性。你老人家暂且回家去罢，全有我哪！”妇人说：“爷台此话是真是假？有什么方法救我儿的性命？如果真能搭救我儿，慢说是我，就是我去世夫主，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尽。”随说着话，眼泪汪汪的就与徐良下了一跪。山西雁最是个心软的人，看老太太这个光景，他也要哭。赶着深打一躬，说：“也罢，老太太，我送你回家去罢！”伸手把那根绳子抖将下来，用自己刀砍得烂碎，抛弃于地，同着石氏回家。那妇人让他到家中献茶，徐良执意不肯，临走时节，紧紧的嘱咐，就怕他行了拙志。

等着妇人进门之后，自己才奔马家林而来。见着人打听明白马化龙的门首，绕着他周围的墙探了探道，预备晚间从那里进去。此时天气甚早，又到二友庄看了一眼，原来是一个庄村，起了二个地名，都是前中后三趟大街。自有一个小小的茶铺，带卖斤饼斤面，徐良将就着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会了饭帐，也不肯走，假装着喝茶，为的是耗时候。等他们要上板子时节，再奔马家林，也就是时候了。等到初鼓，堂官过来问：“你老还喝茶不喝？我们要上板子了。”徐良站起来将要往外一走，忽见从外边进来几个人，说：“还有开水没有？我们喝茶。”堂官说：“马

二爷，宅内还短了茶了？怎么这晚了还出来喝茶？”徐良一听说话有些诧异，复又坐下。那几个人在对面落座，山西雁在桌子上一趴，假装睡觉。就见那姓马的说：“烹茶烹茶。”堂官忙慌的就给预备。徐良猜疑着这个姓马的准是马化龙的从人。见他歪带帽子，闪披衣襟，薄底靴子，青白面皮，长的是兔头蛇眼，鼠耳鹰腮，看着就不是良善之辈。大家喝着茶，众人一齐说：“二哥，你是怎么请我们罢！”那人说：“就在这铺中，由着众位性儿，爱要什么要什么。”大众一齐说：“不行，你要吃肉，我们得喝点汤儿。你就是拿出一百两银子来，我们换双鞋靴。”姓马的把脸一沉，说：“那里有这们闹着顽的哪！你们直不打算，要说什么好！”

山西雁就猜着够十成这顶凤冠准是在马化龙家，一丝儿也不差。自己就搭讪着出去，直奔马化龙门首。到了后墙，纵身蹿将上去。并没换夜行衣靠，就把衣襟吊起，袖子一挽，把大环刀别在丝蛮带里。在墙头上往里一看，是一个花园子景象，也没用问路石子就蹲下墙头。脚落实地，往前扑奔，越过两段界墙，正是五间厅房，前后窗户里面灯光闪烁，男女说话的声音。徐良就从窗棂纸用指尖戳了一个月牙孔，屈一目往里窥探。但见有个妇人，年纪四十多岁，满脸脂粉，珠翠满头，衣服鲜明。上垂首坐着个男子，也够四旬光景，宝蓝缎子壮巾，蓝箭袖袍，黑紫面皮，粗眉圆眼，压耳两朵黄毛。外号人称金毛犼，却是由一脑袋黄头发，这个外号因头发所起。身高八尺，膀阔三停，不问可知准是马化龙。他那里吩咐，叫婆子把那东西取出来看看。就见婆子拿出一个蓝布包袱来，解开麻花扣儿，里面还有一个油绸子包袱，打开露出一个帽盒，把帽盒盖打开，

里面俱用棉子塞满，怕的是一路上磕碰。灯光之下一看，俱都是珠翠做成，耀眼争光。此物虽旧，上面宝石珍珠可算价值连城，就是有些损坏之处。那妇人看着哈哈大笑说：“老爷，咱们家中虽然有钱，要买这顶凤冠只怕费事。这就是咱们马进才的好处。”马化龙说：“要没有范大哥在此，也是不行。”妇人说：“怎么谢承范大哥呢？”马化龙说：“我二人那等的交情，不必提谢。”妇人又问：“马进才如何？”回说：“给他二百银子。他说这个物件费了许多事情。”正说话之间，忽见进来一个婆子，说：“范大爷外面有请。”马化龙回头告诉妇人收在柜内。马化龙出去。

徐良想着要盗他这项凤冠，自己撤身下来，想一个主意，把那些妇女诓出来，盗他那凤冠，叫他们不知觉方算手段。正在思想之间，忽听屋中妇女们一乱，复又由戳得那小孔往里一看，就见那些妇女往外乱走，齐说：“别嚷别嚷，这是太太的造化。”方才那个妇人说：“待我把金簪子拔下来插在里头，是财就走不了啦。”徐良一听就知是有夜行人了。自己虽然没有那宗物件，听见师父说过，夜行人有一宗留火遗光法，净为的是调虎离山计所用。无论地下墙上一蹭，自来的冒烟，大片的火光，用手摸着也不烫，也烧不着什么物件。这前套《三侠五义》上，双偷苗家集，白玉堂用过一次；双偷郑家楼时节，丁二爷用过一回；邓车盗印，邓车用过一回。如今山西雁一听就知是这宗物件。自己打算，不管什么人用的这个法子，我先进去拿他这顶凤冠。不料一扳后窗户，开不开。原来没到后窗户时节，这窗户由里面锁了个结实，自可由前边进去。又怕自己走在后头，又往屋中一看，人家早就进来了。但见那人一身夜行衣靠，

背后插着一口钢刀，面如白玉，细眉长目，鼻如悬胆，口赛涂朱。伸手把包袱一拢，冲着徐良这个窟窿嗤的一笑，噗一口将灯吹灭。徐良一着急，往后倒身蹿上房去。越脊纵到前坡，见那些妇女仍然还围着花盆子乱嚷呢。就见那条黑影直奔前边去了。徐良怕的是把这物件落在贼人之手，那可无处找了，紧紧的一追，追到前边，也是五间上房，东西的配房，再找那人，踪迹不见了。

自可上了西房，往前坡一趴。只见上房屋中打着帘子，点定灯烛，有一张八仙桌子。正当中坐着一个人，身高七尺，一身皂青缎子衣襟，面似瓦灰，微长髭须；下垂首坐的就是马化龙。吩咐一声“摆酒”，从人登时之间罗列杯盘。马化龙亲身与那人斟酒，连进三杯。喝完了，各斟门盅，将要说话，从人进来报道说：“外面二位复姓赫连的求见。”马化龙吩咐一声“请”，说：“范大哥少坐，待我迎接二位贤弟。”不多一时，就见三个人进来。徐良见这两个人俱是闪披英雄氅，细身长腿，长的全是贼头贼脑的。到了屋中，那人也站起身形，抱拳让座。马化龙说：“三位不认识，我与你们见见。这位姓范叫范天保，外号人称闪电手。这二位是亲弟兄，这位叫赫连齐，外号人称千里飞行；这位叫赫连方，外号叫陆地追风。”彼此对施一礼，说了些久仰大名的客套。对谦让了半天座位，复又落座，重整杯盘，马化龙仍在主位。

原来这范天保，皆因遇蒋平、柳青，在水内逃跑，找了几处朋友，都未曾住下，这才到马化龙家里。可巧正遇马进才在酒铺套了尹有成的实话，回来报信，就是闪电手踩了道路，晚间把凤冠马匹一齐盗来。正是马化龙与他摆酒道劳，不想有赫连

弟兄到。落座，将斟上酒，赫连齐就把请帖掏将出来，递与马化龙。马化龙字上不行，叫闪电手念了一遍，方才知道是为擂台的事情。赫连方说：“范大哥，我们到府上请去才是，我们就不往府上去了。”范天保说：“我既然见着，何必再请。要去的时节，我与马大哥一路前往。”赫连弟兄复又站起来，深打一躬，然后落座吃酒。赫连齐说：“范大哥可曾听见了没有？”范天保问：“什么事情？”赫连齐说：“如今出了一个山西雁徐良，又叫多臂熊。现今咱们绿林，吃他的苦处的可不少啦。”范天保问：“怎么？”赫连齐说：“桃花沟连高寨主那里，大概连琵琶峪、柳家营、周家巷，全都是他，害的这几处瓦解冰消。咱们要是遇着他的时节，可要小心一二才好。”马化龙哈哈大笑，说：“这扎刀死狗娘养的！不遇着咱们弟兄便罢，若要遇见这厮的时节——可惜就怕不认的他。”赫连方说：“好认，这个人长两道白眉毛。”

将才说到这里，后面婆子往前跑着乱嚷说：“老爷，可了不得了，后面把凤冠丢了。”众人一听，大家跑出房来问：“怎们丢的？”婆子说：“我们瞧见四个花盆里头往上冒烟冒火，出来一看，回头就不见了凤冠。”马化龙说：“别是那个山西雁罢！好狗娘养的！”还要往下骂，忽听房上说：“凤冠可不是老西拿去的，我是来与你要凤冠来了。”随说着就蹿下房来。闪电手亮刀就砍，徐良用刀一迎，呛啷一声削为两段。马化龙往后就跑，说：“待我拿兵刃去！”徐良就追。到后院，三间西房，马化龙先进屋内，徐良到门口用刀往里一扎，叫人家把自己腕子揪住，往里一带，噗咚一声摔将下去。

要问徐良生死，下回再表。

第四十五回 徐良临险地多亏好友 石仁入贼室解救宾朋

且说山西雁一生性情别的全都忍得住，惟独不叫骂。先前那里一骂就要下去，后来一丢凤冠，固然的就骂出来了。自己实在忍受不住，蹕下房来，先削了闪电手的刀，后就追下马化龙来了。马化龙跑在后院，单有三间西房，也没点着灯火，他往屋中一跑，有个单帘子，徐良把帘子一掀，不敢进去。见屋中黑洞洞的，看着那情形，马化龙进屋中好似往北一拐，就把刀往里一扎。不料叫人把腕子刁住，往里一带，徐良说声“不好”，噗咚一声就坠落下去。原来这屋中预先就刨下一个大坑，足够好几丈深。马化龙自己做下的埋伏，本要安翻板，还没安好呢，就是贴着前窗户，有六寸多宽一块板子搭着。马化龙将一进门，他往北一拐，面向外，脚蹬住六寸多宽的板子，手扒住窗棱。看着徐良的刀往里一扎，马化龙用单手刁住徐良的腕子往里一带。山西雁知道里面有人，自可借他力也就往里一蹕，焉知晓脚找不着实地了，噗咚一声摔将下去。

马化龙二反蹕将出来，到兵器房取了一口朴刀，扑奔前面来了。将到前边，就看见好几个人在那里动手哪！自己一瞅就

吓了一跳。但见有四个鬼一般的相仿，只看不出是什么面目来，全都是花脸，青黄紫绿；蓬松着红绿的头发；有两个五彩的胡须攥成了疙瘩，为是蹿蹦利落。每人一口轧把刀，围住了赫连齐、赫连方，闪电手此时也在壁上摘了一口利刃，七个人在那里交手。马化龙先前只不敢过去，总疑乎着这四个是鬼。后来才听见他们脚底下有声音，方才明白这几个是涂抹的脸面。自己一声喊叫，说：“你们这几个人是从何而至？快些说出姓名，是因为何事而至。若是为借盘费自管说来，我最好结交绿林的朋友。你们要不说话，兵刃上可无眼，倘若伤着你们，可是悔之晚矣。”无论怎们问，他们是一语不发。马化龙一声吩咐，叫家人抄家伙拿人，为是禁戒那个贼字。顷刻间，家人掌灯火，拿棍棒，齐声喝嚷“拿人”。将往上一围，那两个有胡须的早就蹿出圈来。赫连齐、赫连方二人一追，前边那两个蹿上墙头。连齐、连方往上翻眼一瞧，也要上墙追赶。就见那二人一回手，飕飕就是两只暗器，赫连齐、赫连方二人噗咚噗咚全都摔倒在地。一个是左膀，一个是右膀中了镖伤，一狠心将镖拔将出来，鲜血淋淋。若不亏家人把他们护住，也就叫没上墙的二人结果了性命。那两人往东西一分，就蹿往东西配房上去了。闪电手一追，上房的揭瓦就打。范天保躲的快当，叭叉一声，那瓦摔在地下。马化龙正在头顶上受了一瓦，亏着有他那壮士巾挡住，不然也是头破血出。虽然没打破，头顶也是红肿起来。四个人倒有三个受伤，谁还敢追那几个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家人大众都凑在一处，围护着进了屋子。

马化龙派人到后面取来止痛散，赫连齐、赫连方俱都敷上。马化龙用酒将药调上，暂且止痛。稍缓了有半个时辰，方

才谈话。议论这凤冠必是这伙人盗去：“幸而一桩好，白眉毛山西雁拿住了。”那三人一齐问道：“真果把那徐良拿住了么？”马化龙说：“拿住了。这可算备而有用，就在后面要安翻板的那个屋子。”大家一听全都欢喜，说：“这可去了眼中钉肉中刺也。在底下咱们怎么把他治死？”你一个主意，我一个主意，有说把他活埋了的，有说不行的：“往下填土，他借着那土就上来了。”赫连方说：“先拿石头砸死他，他就上不来了。”就有说拿乱石头一齐砸，他岂不死了：“死后把他捞将上来，用乱刀把他剁死，也就算给咱们绿林报过仇来了。”说毕，叫家人打灯笼，一直扑奔后面，一边叫家人搬运大小石块。来在三间西房，又叫人先把帘子摘将下来，众人站在门坎外边，拿灯笼一照，再找山西雁，踪迹不见。

你道这徐良那里去了？原来是他坠落坑中半天的光景，翻眼往上一瞅，黑洞洞伸手不见掌。自己暗暗一思想：终日打雁，叫雁啄了眼了，总是一时慌疏。自己往上一蹿，这坑实系太深，纵不上来。又一想：生有处死有地，少刻他们前来，焉有自己的命在，难道还落在贼人手内再死不成？不如自己早早寻一个自尽，也免得丧在贼人之手。一回手将大环刀拿起，自己就要刀横项上。只听上边有人说话：“下面的那位兄台怎么样了？”徐良说：“你是什么人问我？”那人说：“兄台不要疑心，我也是与马化龙有仇的。皆因我看见兄台受了他的诡计，此时马化龙往前边去了，我才过来救兄台。早早出去方好，不然他们大家一到，兄台祸不远矣。”徐良说：“既是恩公搭救我的性命，如同再造。”那人说：“兄台言太重了。”徐良说：“此坑太深，只怕难以上去。”那人说：“无妨，我自有主意。”徐良说：“恩公有什么妙

策？”那人说：“我这里有飞抓百练索一根，你揪住此物，我将兄台捌将上来，急速早离险地。”徐良说：“既然如此，很好。恩公就把飞抓百练索扔将下来救小弟上去罢。”随将大环刀插入鞘内。只看上边千里火筒一晃，徐良这才看出来，原来上边那个人，就是拿凤冠的那人，可不知姓字名谁。就见他把飞抓百练索叭哒往下一扔，徐良用双手抓住。那人在门外头挂起帘子来，用力往上一捌，徐良双手揪住绒绳，双脚踹住坑边。看看的上来，那人一使力，就把徐良提出门外。山西雁方才撒手，往前行了半步，急忙双膝点地，说：“请问恩公贵姓高名，仙乡何处？”那人说：“小可姓石，单名一个仁字，匪号人称银镖小太岁。”徐良一听这个外号儿，就知道此人不俗。

你道这个人因为什么事前来盗这凤冠？这就是二友庄的二位老英雄，一位姓石叫石万魁，外号人称翻江海马；一个叫尚均义，外号人称浪里银鱼。石万魁跟前儿名叫石仁，就是这个石仁。还有两位姑娘，一个叫石留花；一个叫石玉花。有二个徒弟，一个叫铁掌李成；一个叫神拳李旺。尚均义跟前两个女儿，一个叫尚玉莲；一个叫尚玉兰。就皆因尹有成之娘哀告他娘家叔叔，就是这个石万魁。虽然告诉他不管，等着慢慢打听打听，叫他先回去家中听信。却原来因他是个妇人，怕他嘴不严，倘若走露风声，事关重大。先叫他回家，随后就打发李旺上马化龙一左一右打听这个消息。打听明白，回来告诉果有此事。先派家人上光州府，拿钱打点了监中囚头狱卒；然后约会尚均义到家中。这二位老者，皆因先在辽东作官，一位是恭府，一位是游府。皆因庞太师专权，告职还乡。回到家中，就知马化龙不是人类。马武举到底是邪不能侵正，他搬在西头，这

边就改作二友庄，就依石、尚家起了这们一个庄名。这日晚间，爷五个全都换了衣襟，却是尚均义出的主意，说此去少不了要出人命，方才涂抹脸面。皆因尚玉兰很好的一笔丹青，就把他的颜色取来，二位老英雄连胡须全都涂抹颜色。又从街坊家把小孩子带着顽的胡子，红的也有，黑的也有，借来全都往软包巾上挂住，自来的就像蓬松发髻一般。就是石仁没改换形容，也没涂抹脸面，说明白了他去盗那凤冠。他一到马家之时，就看徐良进来了。他在前窗户那里瞧瞧，马化龙出来时节，他就掩在鹿檐底下，后来用流火遗光法把大家诓出来，不然他拿凤冠时节怎么冲着徐良一笑。他把凤冠得在手内，送回家去。这是由家内复又返转回来，才见着徐良掉在坑中。把山西雁救将上来，又把帘子放下来，方才通了自己名姓，复又问徐良的姓氏。徐良就把自己名姓说将出来。石仁说：“这可不是外人，请到寒舍一叙。”二人蹿出墙来，正要回家，忽见一棵树后蹿出四个人来，各执单刀，挡住去路。

要问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入破庙人鬼乱闹 奔古寺差解同行

且说石仁一听徐良是穿山鼠徐庆之子，可算都是将门之后，邀到家中谈话。将一出墙走不甚远，忽见树后蹭蹭蹿出四个人来，每人一口利刃，一字摆开，挡住去路。徐良眼快，一瞅吓了一跳，有高有矮，有瘦有胖，有丑有俊，全都是绢帕罩住乌云，贴身小袄，腰扎汗巾，原来是四位姑娘，三个俊的一个丑的。这个丑的就是石留花，胖大身躯，一脸麻子，蒜头鼻子，厚嘴唇，粗眉大眼，元宝耳朵，噗叉噗叉一对鲇鱼样倒大脚。这对金莲无非就够三寸，可是横量，长里不够裁尺一尺也够九寸七八；那三位俊的是石玉花、尚玉莲、尚玉兰。皆因是四位的天伦上金毛猿家里去，四位姑娘也都凑在一处，搭着都有高来高去之能，一看天气不早，一商量都怕天伦有险，说：“咱们何不前去看看，咱们老人家若是寡不敌众，咱们好帮着动手。”论岁数大本事强就是玉莲，论聪明论性烈就是兰娘儿，论憨傻忠厚就是留花，论随和就是玉花。将才走到树后，就瞧见前边来了两个人，影影绰绰的往这边够奔，不知是谁。故此这四位姑娘一字排开，把刀全都亮将出来。身临且近，石仁说：“原来是四位

妹子，你们急速回家去罢！”四位姑娘一闻此言，就问道：“哥哥，那位是谁？”石仁说：“是我一位朋友，你们不用打听，回家去罢。”四位姑娘答应一声，回转身躯往家内去了；然后同着徐良到了自己门首。

徐良一看是广亮大门，门前有两条板凳，坐着三四人，俱都是有年岁的老者。一见石仁，大家都站起身来，说：“大爷回来了。”石仁说：“回来了。”复又到耳边低声问：“老爷怎么样了？”石仁说：“少刻就到。”同着徐良进了大门，进了屏风，直奔厅房。启帘进去，落座，叫人献上茶来。徐良问道：“贵府还有什么人？”石仁把家内所有之人，当初石万魁所作什么官，因何事告职，娘亲妹子，还有两个师兄，都叫什么名字，一一都告诉徐良一遍。又把尚家事情也对他说了一回，又把自己姐姐、外侄男不白之冤的事情又说了一番，说来说去说至盗凤冠的事情。又问徐良因为何故上马家去。山西雁也把自己怎么上京任差，遇白菊花的事，如今要够奔南阳，请万岁的冠袍带履，白昼遇见尹石氏，晚间奔马家林的话也就说了一回。石仁说：“徐兄长，你我一见如故，再说上辈提将起来也都认得，如不弃嫌小弟，情愿结义为友，不知兄台意下如何？”徐良说：“只要兄长不弃嫌小弟，我是情心愿意。”正说话间，从人把衣服拿将过来，石仁告便，到里间屋中把白昼服色换好，从新出来。忽见帘栊一启，打外面进来四个勾着脸的。将一进门，徐良看见就要乐。石仁给见了一见，大家说洗完脸再见罢。徐良说：“哥哥，那位是伯父？”石仁告说：“这就是我的天伦。”把山西雁的事情替他说了一遍。石万魁哈哈一笑，说：“我攀一个大说罢，你可是老贤侄呀。我问你一个人，铁臂熊沙龙是你什么人？”徐良

说：“那是我的伯父，是我盟弟的岳父。”石万魁说：“你盟弟就是韩天锦与艾虎哪？”徐良说：“正是。”石万魁说：“新近你这二个盟弟特旨完姻，我们沙大哥聘姑娘，遣人来请。我们未能前去，就是礼物到了。”说毕，又与徐良见尚均义；徐良也是过去行礼。尚均义说：“我也提一个朋友，云中鹤是你什么人？”山西雁说：“那是我师父。”尚均义说：“那还是我把弟呢！你天伦在京都见过一次，那是你卢伯父给引见的。”然后铁掌李成、神拳李旺，彼此对施一礼。石万魁吩咐摆酒，这四个人上里间屋中，打脸水洗去颜色，更改白昼的衣服，复又出来。摆酒，把徐良让在上面，让至再三，徐良坐了二席，尚均义坐了首席。

大家巡杯换盏，唯独徐良不喝。在酒席筵前，问了些徐良襄阳破铜网的事情，徐良也淡淡提了一提。又提白五爷的事情，怎么死后还扎死一个活人，大家无不夸赞。石仁就把与徐良要结义为友的事，对着天伦说了一遍。尚均义在旁说：“正当如此，都是将门之后。还有件事，老贤侄你定下姻亲没有？”这一句话，把徐良问的满面通红，低下头一语不发。尚均义又问，徐良无奈之何，一摇头说：“还未能定下姻亲。”尚均义哈哈一笑，说：“好，既然未定下姻亲，我有两个女儿，我的长女与侄男年岁相仿，颇不粗陋，今许与贤侄为妻，不知贤侄意下如何？”又说：“愚烦石兄长作一个媒山保山。”石万魁说：“好，我方才一见徐贤侄就有此意，不略你倒先说出来了。”徐良赶紧站起身形，对着二位老者深深一躬到地，说：“非是侄男不愿意此事，皆因我是奉展护卫所差拿贼，二则没有我父母之命，此时侄男不敢应允。”石万魁说：“此事有侄男这一说，我们赶紧与你天伦写信，候你的天伦回音就是了。”山西雁说：“这还可以，

侄男实不敢作主，二位伯父千万别怪小侄。”石万魁说：“尚贤弟，咱们有这句话放着就是了。”说毕从新又饮。石仁问：“天伦，这凤冠孩儿已经盗来，你老人家打算怎么办理方好？”石万魁就在石仁耳旁低言悄语说了一遍，石仁连连点头。石万魁立刻吩咐，叫从人预备香案。石仁就与徐良冲北磕头，结为生死弟兄。徐良大，石仁小。二人结拜之后，又过来与二位老者行礼。李成、李旺也过来道喜。直到天亮，残席撤去。尚均义告辞回家，说少刻再来。石万魁写禀帖，拿着凤冠见知府去了。石仁与徐良二人到了书房，倾谈肺腑，讲论些马上步下、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带暗器，谈的是件件有味，说不尽交友投缘的意思。这才叫：人情若比初相见，到老终无怨恨心。

用完早饭，天交午初，门外一阵大乱。徐良与石仁出来瞧瞧，原来是许多官人都拿着单刀、铁尺，押解马武举，威吓着直奔衙署。原是光州府知府此人姓穆叫锦文，有石万魁在府中递了禀帖，献了凤冠，报了马化龙的窝主。家内养贼，现有真赃实犯，凤冠是由他家内得出。本知府一听不觉大怒，见了禀帖，见了凤冠，老爷立刻差三班人等前去拿马化龙，当堂立等。三班的头儿到了马家林，不敢办案拿人，把他诓将出来，方才动手，锁着他奔知府衙门而来。范天保与赫连齐、赫连方一闻此言，俱都逃窜出去了。马化龙正给那些官人的银钱，官人也说得好：“这是我们老爷要的差使，谁敢自办？你要亲身见了我们大人倒好办。”马化龙无奈何，只可跟着他们走就是了。这知府大人升堂，一作威，追究凤冠的事情。到底是官法如炉，真是不错，马化龙把他事情推在范天保身上，当堂画供，革去了武举，打了个待质：“几时拿住范天保时节，再定你罪名。”钉肘收监，

发下海捕公文，捉拿范天保。拿住他之时，二人质对。由监中把尹有成提出，仍然还是在衙署伺候老爷。这顶凤冠再不上京收拾去了。石万魁回家，知府倒与他送了些礼物。待回家之后，见了徐良，尚均义也到石家，商量着好与徐庆写信。山西雁告辞，过来与石万魁、尚均义行礼；石仁过来也与徐良磕头；李成、李旺对施一礼。石万魁拿出一百两白金作为路费，山西雁再三不受，无奈何拿了二十两银子，大家送出门外，徐良够奔南阳去了。二位老者派人与徐庆送信，暂且不表。

单说徐良离了二友庄，一路晓行夜住，总怕误了自己事情。这日正往前走，天气透晚，前边一看并无有村庄镇店，尽是一片漫洼。忽见天上乌云遮住，劈空冷风一飕，光景是要落雨，紧走几步。山西雁足下用力走的约有一里之遥，就见风中裹着雨点儿，点点淋淋坠下来了。自己心中急躁，这又没有避雨所在，正在为难之际，见前面有一座破庙，庙墙俱都塌陷，这个瓮洞尚在，门可无有了。奔到大殿，楹扇全无，里面神像不整，原来是座龙王庙。供桌上只有泥香炉一个，后面房瓦透天。再看佛柜两边放着两口棺木，也不知里面有人，也不知是未材。复反又看一看，后面有一层殿，也是俱都塌陷；东西配殿，连木料砖瓦全无，也并没有和尚老道。只可就在前边殿中先与龙王爷磕了三个头，站起身形，把香炉往里一推，暗暗祝告说：“神祇在上，无论古庙可有神在神不在，也无论神佛在与不在，弟子先祝告明白，千万别见弟子之怪。”徐良祝告已完，就把大环刀往旁边一顺，把小包袱从腰间解将下来，往头颅下一枕，就在供桌上仰面朝天，蜷着一条腿，那条腿搭在这条腿磕膝盖上，往外瞧着。

这雨可没下起来，总也是行路劳乏，就觉着一阵迷迷忽忽。将一合眼，就听见咯崩的一声响亮，徐良猛然间就由梦中惊醒。再看此时天气已晚，外边的阴云四散，透出朦朦的月色。自觉着那边棺材盖响了一声相似。若论行侠作义之人，那里有害怕哪，到底是心中一惊，再看看也没什么动静。又要一合眼，这一回可听真确了，是棺材盖叭叉一声响亮，山西雁可就睡不着了，一挺身就坐在佛柜之上，目不转睛，净看着那口棺材。这个庙本是坐东朝西之庙，这个殿也是坐东向西的殿，南边那口棺材没事，净是北边这口棺材咯哧咯哧连声响起来了。徐良自己虽不甚害怕，也觉心中秃秃乱跳。徐良说：“活人见鬼，别是老西阳寿不远了罢！待我看看这个鬼是什么样儿？”眼看那棺材盖叭哒一声往上一抬，咯哧咯哧的就横过来了，往下一滑，横担在棺材下半截上。就听里边嗞的一声鬼嚎，从里边蹿出一个吊死鬼来，带着一个高白帽子，一尺长的舌头，穿着孝衣，系着麻辫，拿着哭丧棒，嗞嗞的乱叫。徐良吓的下了供桌就跑，那鬼随后一跟，绕佛柜三遭，举哭丧棒对着徐良就打，山西雁就噗咚摔倒在地。

要问多臂熊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儒宁村贤人遭害 太岁坊恶霸行凶

且说徐良见鬼，下了佛柜一跑，那鬼苦苦就追。山西雁绕着佛柜，用耳细听，那鬼虽然是两只脚并齐，蹭蹭的乱蹦，究竟足下总有声音。论说鬼神走路绝无响动，自己心中方才明白，每遇作贼的不能高去高来，就是想出这个主意来，不是打杠子就是套白狼，装神做鬼。这个鬼大概必是小偷儿装扮的，若真是鬼，足下断断无声音。徐良猜透了这个情理，跑着跑着那鬼举哭丧棒一打，徐良故意往地下一躺，把双腿一蜷。那鬼打空，又收不住自己，双脚正要蹦在徐良身上，山西雁使了个喜鹊蹬枝，正蹬在鬼的身上。那鬼如何还能站立得住，哎哟一声，噗咚栽倒在地。徐良更放心了，听他哎哟一声，准知他是个人。自己用了个鲤鱼打挺，纵身蹿将起来，就把鬼捏住。头上先把他那三尺高的白帽子摘下来；再看他那舌头，是铁丝儿勾在耳朵上，类若唱戏带胡子一样，此时已然摔掉在地。徐良把他放在一边，把腰间麻辫子解下来，把他这件孝袍子也给他扒脱下来。见那人里边穿着贴身小袄，束着一根破带子。把他里头那根带子解下来，四马倒攒蹄把这人捆好，将他提在佛柜以前，

往地下一扔。

山西雁倒坐门坎，慢慢的一问，说：“你这乌八的东西，大概各处有案。你叫什么名字，害死过多少人？倘若一字不实，我就是打你。”随着把那哭丧棍捡过来一看，那根棍子那一头钉着许多大头钉子，尖儿朝外，类若似一根狼牙棒相仿。噤叉叭叉一阵好打，只打的这个小贼哎哟哎哟直嚷，苦苦的哀求：“饶命，饶命。”徐良拿着这事就似一个顽意儿相仿，说：“你到底害死过多少人，姓什么？”那小贼说：“我姓吴，名字叫天良。”山西雁说：“看你这个样儿，也够有天良的了。”随说着噤叉叭叉又是一路乱打。那人说：“爷爷饶命罢！我实不相瞒，我家有八十岁的老娘无人侍奉，见天与我要好吃的好喝的，我又没有本钱做买卖，实出无奈，我才想出这们一个伤天理的买卖来了。只求爷爷你手下留情。你若将我打死，不怪你老人家意狠心毒，皆因我做的这个勾当罪在不赦。我若一死，我的老娘走也走不动，看又看不见，就是要饭吃都找不着门户。就求你老人家积儿积女，我若回去，把这事情告诉我老娘，我改过前非，背着我娘挨门乞讨，要了好吃的好喝的来供养我老妈，剩下汤汤水水我度命。多咱我老娘一死，我也寻个自尽，我再上阴曹侍奉我的老娘去，也就了却我今生之事。爷爷自当看在我老娘的分上。”徐良一听吴天良的这套话，不觉心中发惨。他本是个孝子，一听人说孝顺的言语，早就动了恻隐之心，岂不想是贼皆是一套口。过来就替他解了带子，说：“你从此做个小本经营方算是好的，倘若不改前非，老西的大环刀不饶。”那人一听，趴下就磕头：“爷爷你说得很好，我做小本经营那里来的本钱？”徐良说：“我既教你做个小本经营，我就有本钱给你。”随

即就把自己包袱打开，把石万魁给他的二十两银子拿出来，给了小贼一半，说：“我告诉你几句言语，你可谨记。倘若不改前非，遇见我老西，仍是结果你的性命。”那人连连磕头说：“不敢不敢。”过去要把他那孝袍子拿起来往外就走。徐良一把抓住说：“你仍然还是不改前非呀！”那人复又跪下说：“我改了，改了。”徐良说：“你把这孝袍子拿去，仍然是要装鬼。不然你拿孝袍子何用？”吴天良说：“拿到家中染一染，给我妈做件衣服穿。”徐良说：“不用，老西还穿哪！”那人说：“使得使得。”把那带子往腰中系妥，一瘸一点的走了。

徐良过去把刀掖上，包袱也系在腰中，他把那白帽子拿过来，往自己壮帽上一套，把那件孝袍子往身上一穿，麻辫往腰间一拢，把舌头一挂，往院中一蹦，他就在院内从南往北，从北往南，一路乱跳，嘴内也学着鬼的声音嗞嗞乱响，以为是件得意的事。越跳越高兴，越走越喜欢，把嘴一噉一噉的，那舌头乱打胸膛，自己笑个不了。自言自语的说：“老西实实有钱，十两银子买了这们一套顽艺儿。”正在高兴之间，忽听庙外有铁链的声音，又听得一声长叹，说：“二位上差，是我学生实在走不动了，你们二位行一个方便，让我学生歇息歇息再走。”那人答言：“可以使得。我说二哥，头前到了龙王庙了罢！”那人说：“可不是嘛，到了龙王庙儿了。相公，你要歇着这可教你大歇歇罢，这就算到了你姥姥家了。”徐良一闻此言有些不对头，怎么到了姥姥家了？遂急一纵身，蹿在北边塌陷的墙外。偷着一看，三个人是一差两解，那个犯人项上一条铁链，没带着手铐脚镣，穿着罪衣罪裙，蓬头垢面，走路艰难，大概身带棒疮，说话的声音很透着斯文。两个差人一个背着捎马，里面装着起解的

文书；一个提着一根水火棍；一个别着一口钢刀。两个长解横眉立目，俱有虎狼之威。直到庙中，进了佛殿。

你道这个犯人是谁？就是前套《小五义》上也曾说过，这就是艾虎的盟兄，姓施名叫施俊。皆因艾虎、双刀将马龙、勇金刚张豹，保护着施俊回家，施大人病至膏肓，百医不效，金氏娘子要上小药王庙求签。施公子本不愿意教妻子去，有艾虎、张豹、马龙三个人保护，至小药王庙。就见着太岁坊的伏地太岁东方明，带着家人王虎儿，正在客店之上用茶。东方明就看见了金氏，东方明就教手下豪奴要抢，被王虎拦住，说：“你要抢他，就不打听打听他是谁。一提你就知道了，他是知府的女儿，并且那边还有三个老虎似的保着哪！”按东方明意思，不管好歹就要硬抢，王虎再三拦阻，说：“你老人家若要是喜欢他不难，等着相机应计的时候，我自有主意把这个人得在你的手中就是了。”因此东方明才死了这个念头。后来金氏回至家中，艾虎三人也上襄阳破铜网去了，不略施大人故去，施俊在家中发丧办事。

这日正到六十天的时节，该烧船轿的日期。可巧这回金氏娘子与佳蕙坐了两顶轿子，俱穿素服，正从太岁坊所过，又遇见东方明正在门首，一眼就把金氏看见。叫着王虎儿：“你前番说的，这个人对着机会与我抢来。”王虎儿连连摆手说：“员外爷，悄言悄语。”暂且主仆都进来，东方明入了书房，王虎儿说：“员外老爷在此等候，我给他们轿夫几两银子，少时就把他搭在咱们家里来了。”东方明一回头，先教人拿出一百两银子给王虎儿：“由你办去，把大事办成，再给你二百两。”王虎儿说：“谢谢太爷，说了可别不算哪！”东方明说：“你快滚罢！”王虎出

来，直奔施俊的坟莹。此时正把船轿摆列，坟墓之前又供上了祭礼，那些轿夫都在远远树林内伺候。王虎过去道了个辛苦，说：“今日是那位的轿夫头儿抬来的？”有个姓王的，也认得王虎儿，说：“王都管爷，今天怎们这么闲在，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王虎儿说：“王头，你这里来，我与你咬个耳朵。”到了那边树后，说：“王头，我与你商量一件事，你敢办不敢办？”轿夫说：“有什么事情都管只要说来，能办就办。”王虎儿说：“没有胆子不能挣银子。你若能办这件事，有祸出来有我们替你担待。”轿夫头儿问：“什么事，你老说罢！”王虎儿说：“施相公那个妻子金氏，你敢把他搭到我们家里去不敢？”轿夫头说：“谁的主意？”王虎说：“咱们不敢，是我们员外爷的主意。这里有二十两，给你们大众的，单掖你十两。”说毕就把银子一递。王头儿见了银子，笑嘻嘻说道：“这还要领赏赐吗？只要是员外爷的主意，教搭到金銮殿上去还搭哪！”王虎儿一摆手说：“悄言。我在头里等你们。”轿夫回去告诉了伙计，胆小的不敢抬，贪财的就豁出命去了。可叹金氏作梦也不知晓。待等焚化了船轿，烧钱、化纸、奠酒、奠茶，哭泣了多时，方才止住。有婆子搀架进了阳宅，歇了片刻的光景，连施相公也是怔怔柯柯的，总是馀痛未尽。有人劝解了半天，施俊催着女眷转回家去。金氏娘子同着佳蕙先走，每人坐了轿子，抬佳蕙的不提，单提是抬金氏的，真就把金氏娘子抬到太岁坊去了。

进了门首，有那些婆子迎接。金氏娘子一瞅，俱不认得他们是谁。问道：“你们这是什么所在？”那些婆子说：“我们这是太岁坊。”金氏一听太岁坊，自己又是一怔，随即问道：“我因为何故到了你们这里？”婆子说：“原来大奶奶还不知道哪！我们

太岁爷久慕你老人家的芳名，总没遇见巧机会的时候。如今才遇了一个机会，方把你老人家请到此处。事到如今，你也不必烦恼，这也是前世造定，非人力所为。”那个婆子有意还要往下再说，早教金氏叭唾了他一口，唾沫唾在脸上，说：“你还要说些什么！”那婆子微微一笑，说：“大奶奶，你别怪我，你要从了我们大爷，有天大的乐境；你要不从，只怕悔之晚矣！”随说话之间，就上来了四五个婆子。金氏说：“我乃是知府之女，御史的儿妇，岂能从你们这恶霸！依我相劝，急速将我快些送出去，如若不然，只怕我天伦要知晓此事，你们居家满门俱是杀身之祸。”婆子说：“你也不知道我们太岁爷的事情。我们南阳府大太爷那里事情一成，就是面南背北，称孤道寡，坐了皇上了。这里太爷行二，大太爷作皇上，二太爷还不是一字并肩王吗？他要得了王爷，你就是王妃啦。人生一世，再说咱们又是女流之辈，随夫贵随夫贱，似乎你那丈夫，一个穷酸，身无寸职，无非托赖祖上之福，暂且还有些银钱，久而久之，把家业花得一空，可惜你这如花似玉之人，免不了要跟他受饥寒之苦。你自己想想，我们这话是好是歹。你要不从，肋生双翅也不用打算出去。”金氏一闻此言，吓得粉面焦黄，自己思忖，既入于恶霸门首，就让出去，也是名姓不香。想毕，把心一横，对着墙壁拥身一撞，噗咚一声，栽倒在地。

要问金氏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贪官见财忘天理 先生定计灭良心

且说金氏听婆子说的这些言语，明知是出不去恶霸的門首，自己把心一橫，倒不如寻一个自尽，落得干净。拥身往墙上一撞，有一个婆子手快，用力一揪，往怀中一带，金氏本是怯弱身体，又是窄小金莲，如何站立得住，故此噗咚一声，栽倒在地。众婆子往上一围，往起一搀架金氏，大众又一苦劝。金氏明知教大众围住不能行拙志，一急将手往回一蜷，就把脸上抓了四道血痕。这些婆子把金氏手一揪，乱嚷说：“这可得告诉员外爷去，不然抓成血人似的可怎么好。”正说之间，只听一阵环佩叮咚，进来了十数个姨奶奶。婆子说：“好了，姨奶奶们来了，他把脸抓了。”姨奶奶说：“那可不好，也不用告诉员外爷去，我们的主意，把他倒剪上。”婆子过来就用汗巾子把手给他捆上。金氏把双手一捆，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大众围着解劝金氏不提。

且说佳蕙坐在轿内，打算大奶奶准是先回去了。到門内下轿，直到里面。丫鬟婆子问佳蕙：“大奶奶怎么没回来？”佳蕙说：“他的轿子在前，我的轿子在后，怎么他会没回来哪？是什

么缘故？不能上别处去，穿着一身素服能上那里去哪？”又等了半天，施相公回来，一提讲此事，施俊也觉纳闷，教家人出去问轿夫。这一伙轿夫不敢说，概是一字不知。即打发家人出去找去。去够多时，锦笺进来回说：“相公爷呀，可了不得了！大奶奶教太岁坊伏地太岁东方明抢了去了。”施俊一闻此言，哎哟一声，噗咚栽倒，就气死过去了。撇了半天方才撇将过来，直气得破口大骂，自己往外就跑。书童把相公拦住，说：“你老人家上那里去？”施俊说：“我找东方明去！”书童说：“那如何行的了哪？有办理的地方，有本地县太爷，总是上县衙里去。”施俊一听点头说：“也倒有理。”施俊就奔了县衙来了。本是念书的人，最不能走路，到衙门口时节，就喘吁吁浑身是汗。幸亏衙门不远，预先就找了一块砖头，奔到大堂，把那鸣冤鼓咚咚咚打的乱响。就有人过来，把施相公一揪，也有认得的，说：“施相公，你老因为何故，暂且请班房落座，念书的人为何动这等粗鲁？还有不可解的事情吗？”拉拉扯扯就把施相公扯在班房去了。施相公此时气的浑身乱抖，连话也说不出，怔了半天才说了两句话，说：“反了哇！反了！”大众又问：“到底因为什么事情，只气得这样？”施俊就把已往从前的事，对他们说了一遍。大众说：“相公来的不巧，我们太爷出门去了，就把鼓打碎，我们太爷也是不在衙中，等到晚半天再来。”少时，又有先生进来，也不教他走，也不教他击鼓，尽缠绕他在班房内。

原来这事里头早就知道了。皆因外边一打鼓，知县在里边书房内就听见，教内司出来打听因为什么事情。这位太爷姓段，叫段百庆。怎么是这们个名字？因生他时节，他祖母一百岁，家内庆百寿这一天养的他，就叫百庆。不略后来作了知县，

他又是贿官，他这名字叫段百庆，叫白了就叫一个段不清。他在里面听见了施俊原由，也不敢升堂。明知是施昌施大人之子，金知府的门婿，邵知府的把侄，明知自己不行，立刻派人上太岁坊请东方明去了。东方明在家内一见此信，带着王虎儿，骑着马就奔了县衙。在路上，王虎儿就教给了东方明一套言语，不奔衙门口，奔他们的后门下马。有人报将进去，并不等着人请，往里就走。皆因是与知县两个人是把兄弟，并且把肺腑的事情都说明白了。这个段百庆如今已经降了王爷，待等王爷攻破潼关，杀奔京都，抢州夺县，必从他这里所过，他就在固始县开城献印。待等王爷得了天下，与东方明平分江土。东方亮作了皇上，东方明就许下他一个宰相之缺。果然如今一到衙门，不等着请就自己进来了。将奔书房，就有内司出来迎接说：“我们老爷在内书房候驾。”

前边有人带路，将到内书房门前，就有段不清迎接，二人携手挽腕进了书房，落座献茶。段不清说：“二兄长，今天你这祸患惹的不小。”东方明问什么事情，知县说：“你把施俊之妻抢去，可有此事？”东方明说：“不错。明人不做暗事，施俊的妻子是我搭在家里去了。”知县说：“哎呀老兄，你可不知，施俊之妻是襄阳太守金辉之女。这施俊是长沙太守的盟侄，他又是金辉的门婿。在京中，京营节度使、世袭潼台侯岳恒岳老将军是他姨父，吏部天官是他的师祖。我一个小小七品知县，我是谁也惹不起的。”东方明一听哈哈一笑，说：“贤弟，你好小量人也。你只管放心，慢说这几个人，就是开封府黑炭头的包公，也不放在我的心上。我实对你说，南阳府我哥哥不久的就称王霸业，手下能人甚多，你说这些人，谁敢斜瞅咱们弟兄们一眼，并

不用咱们动手，教他派一两个人来，就追取了他们的性命。此话我可对你说明，你自己酌量办理就是了。”一回头叫王虎儿：“少刻回家中取三千两银子，给这大老爷送来。”说毕站起就走，说：“贤弟，由你办罢。”知县一瞅这般光景，心中好生难过。当下又没有个主意，只可耐着气儿说：“兄长，你再坐一坐，咱们两个再谈谈。”东方明说：“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别耽误了你的公事，咱们改日再会。”知县送在门首，东方明仍出后门去了。知县回至房中落座，倒觉着后怕起来了。这两下里自己全都惹不起。久踌躇了半天，叫从人有请师爷，就把刑名师爷请将进来。

这位先生姓曹，单名一个高字。进来见知县深打一躬。曹高问段不清：“有什么事情，老爷请讲。”知县就把施俊击鼓，东方明托情的事，对着曹先生学说了一遍。曹高说：“老爷有什么主意？”段不清说：“我是一点的主意都没有，特请先生与我出条妙计。”先生说：“老爷，要依我的愚见，少刻升堂，把施俊带将上来，不容他说话，老爷先就作威说：‘施俊，你枉读圣贤之书，不达周公之礼，听说你在外边厢有些不法之处。’他要一听此话，必要暴躁。老爷就办他个咆哮公堂，目无官长，拉下去打他四十板子，立刻把他钉肘收监。赶紧派两个长解，暗暗贿赂两个人，糊里糊涂出一角公文，就把施俊提出监来，当堂起解。告诉明白两个解差，半路行事。待等两个长解回来交差时节，老爷再赏赐他们些个银钱。老爷，这可算人情两尽，白得二千两银子。施俊一死，他们家里又没男子，也生不出什么别的祸患来。老爷若不依从，东方员外那可不好，他要一反恨老爷，他说既然前去派人杀包公，也就能派人来行刺老爷。事到临头，

只怕悔之晚矣！”段不清一闻此言，连连点头称赞说：“好先生哇好先生，这两个长解就烦劳先生替我去派，我给他们二百两银子，我先给他们一百两，事成之后，我再给他们一百两，可要办得严密。”先生连连点头说：“老爷只管放心，全交给我了。”

先生出去之后，知县吩咐一声升堂。不多一时，在二堂预备。知县整了官服，从后面出来升堂坐下，吩咐一声：“把击鸣冤鼓的与我带上来。”立刻把施俊带到堂口。施相公整等了有三个时辰，方才有人进来说老爷升堂。施相公气昂昂跟定官人来至二堂，见知县岁数不大，圆领乌纱，瘦如猴形，拱肩耸背，在公位上端然正坐。施俊见了知县这个相貌，就有些不乐，只得深打一躬，说：“父母太爷在上，我学生施俊与父母太爷行礼。”知县把惊堂木一拍，把小母狗眼儿一翻，薄片嘴儿一张，说：“哇！施俊你好生大胆！既读圣贤之书，不达周公之礼，不在窗下读书，净自任意胡为，终朝与匪人同党。论说应当请你老师出革条革去你的秀才，你别打算本县办不了此事，我足可以替你老师代劳。来，革去他的秀才。”旁边有先生答言，立刻就出了革条。若论宋室年的秀才，最尊贵无比，知县不应例打，故此先革去他的秀才，然后也许他动刑了。施俊一见这个光景，就知道这个知县受了东方明的情托。说：“父母太爷，不容我学生说话，怎么就革去我学生的秀才？若要革我前程，我有老师所管。再说，我有什么不法之处？是你亲眼所见，还是别人说的？如今现有不法之人，你置若罔闻，不容我申诉其冤，反倒先怪我一身不是。”知县说：“今有你太爷所属的地面，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除了你之外，并无不法之徒。”施俊一听此话，哈哈大笑：“如今把我妻子都抢了去，还说没有不法之徒。”知

县又把惊堂木一拍，说：“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焉有抢人之理！分明是你捏造。”施俊说：“你受了东方明多大贿赂？我如今可禀明于你，你要不管此事，我要上府中去告。你已知晓此案，我可不算越诉。”知县又把惊堂木一拍，说：“哇！好一胆大施俊，在此咆哮公堂，目无官长。来，拉下去，与我重责四十板子。”施俊跺着脚说：“好狗官，你受了东方明的贿赂，你就灭尽良心，要打你相公爷。除非把你相公爷打死，若要有我三寸气在，小心着你这七品的前程，我与你誓不两立。”赃官那里管那些事情，把脸一扭，官人立刻把施俊拉将下去，脱了中衣，打了四十板子。也并没托付皂班，自来都有人情，原都知道他是官宦之子，又是不白之冤，生的是娇皮嫩肉，自来的就不肯用十分刑。就是这样，施俊就擎受不住，只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淋。起来还要分争这个理儿，知县吩咐收监，大家退堂。

到了次日，提出监来当堂起解。有两名长解，一个叫祁怀，一个叫吴碧，叫白了就叫他们是“齐坏无比”，两个押解施俊起身。走了一天，晚间至龙王庙，施俊求着要歇歇。连长解三人到了佛殿，齐坏说：“到你姥姥家了。”施俊说：“我没有外祖母。”押长解说：“谁教你有一个好媳妇招事，死去别怨我们二人，是我们太爷的主意。”施俊说：“二位既在公门，正好修行，饶了我施俊的性命罢！”齐坏那里肯听，举刀就剁，崩哧一声，死尸栽倒。

要问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二解差欺心害施俊 三贼寇用计拿徐良

且说施俊到衙门里受了四十板，一收监，书童儿锦笺一闻这个凶信，就飞跑往家中送信。此时家内无人，就是佳蕙在家中主事，赶紧教人出去雇来驮轿，教书童在家内看家，姨奶奶上京往岳老将军宅中去，一者是托情，二者上开封府告状去了，万也想不到施俊第二天就起解。可叹施俊整走了一天，晚间到了龙王庙，打算要歇息歇息，不料身逢绝地。要哀求二个长解饶恕性命，那里知道这“齐坏无比”那心比铁石还坚，他们焉肯做那样的德事。把刀一举，也是鬼使神差的，施俊说出他们一句话来，“你们二位既在公门，正好修行，饶了我施俊这条性命罢。”焉知这一句话不要紧哪，就是保命的讖言。徐良在外边听着，忽听他说出施俊二字，就想起艾虎说过，他的盟兄叫施俊，光州府固始县人氏。自己想将过光州府，这可必是固始县的管辖。别管是与不是，先打发这两个差解上他们姥姥家去。就把孝袍子的袖子朝上一卷，把袖箭簧一拢，那个齐坏刚一举刀，只听噗哧一声，正打在哽嗓咽喉，噗咚一声死尸栽倒在地。把吴碧吓了一跳，瞅着这事诧异，怎么一举刀就躺下了？

正在纳闷之间，嗟的一声鬼叫，进来一个吊死鬼。解差将要跑，那鬼的哭丧棒叭的一声就打在肩头之上，吴碧也摔了一个跟头。徐良不容他起来，将腰带解下，将他四马倒攒蹄，把个长解捆上。这才过来与施俊说话。

施俊也是吓的魂不附体，说：“你要拉替生？我是杀死的，你是吊死的，莫非你叫我上吊？”徐良说：“兄长不要害怕。”随说着把舌头往下一摘，说：“小弟不是鬼，我提一个朋友你就知道了，我是冲着我这朋友前来救你。”随说着就双膝点地，说：“大哥请上，受小弟一拜。”施俊也就跪下，说：“没领教恩公贵姓高名，提我那一个朋友是谁？”徐良说：“你问小弟，姓徐单名一个良字，外号人称山西雁。我的盟弟姓艾，单名一个虎字，外号人称小义士，与你有八拜之交，是与不是？”施俊说：“不错。原来是徐大哥，我也听艾虎兄弟说过。恩公救我这条性命，恩同再造，如生身父母一般。”徐良说：“大哥言重了。但不知施大哥犯了什么罪过？遣在什么所在？”施俊一闻此言，羞的满脸通红，说：“徐大哥若问我的事情，一言难尽。皆因是我天伦死去，这日六十天，往坟茔去烧船轿。我们那里有个太岁坊，这人叫伏地太岁东方明，就把我的妻子抢去。我上县衙去告，不料我们这里这个狗官受了东方明的贿赂，我上堂不容分说，就打了四十板子。”徐良问：“你是个秀才，他就敢打你不成？”施俊说：“他先就革了我这个秀才，然后打的。打完了我，也不容我分说，就把我收在监中。到了第二日，就当堂起解。那狗官并没升堂，就是先生糊里糊涂的点解起身，并不知道发往什么所在。就走在哪里，若不是徐兄长到此，小弟此时已作了无头之鬼。”徐良一听，连连的乱骂说：“好恶霸赃官，连这两个狗脚，

要不都教他们在老西大环刀下作鬼，我就不叫多臂熊了。”回头一看，那名长解趴在那里，连连求饶，说：“好汉爷爷，饶了我这条性命罢。”徐良说：“方才你要肯饶了我这个盟兄，我此时也肯饶放于你。我要不杀你，我怕留下你这宗坏种。”正说着话，噗哧一声，人头落地。过来把施俊铁链一揪，大环刀一沾那根铁链，呛啷一声，把铁链削折。教施俊把罪衣罪裙俱都脱将下来。

施俊说：“大哥，你怎么是这们一样打扮，是什么缘故？”徐良就把吴天良装鬼的事说了一遍。施俊说：“大哥也不嫌穿这个衣服丧气。”徐良说：“我要不是在这里闹着顽耍，我就早走了。我要一走，兄台你这条命就难保了，总是哥哥命不当绝。我有一件事，我不好出唇。”施俊说：“你是我活命恩人，还有什么不好讲的话呢？”徐良说：“我这嫂嫂既然教人家抢去两日光景，不知他的贞节如何？”施俊说：“大哥只管放心，他乃是知府之女，在家时节，熟读《烈女传》，广览圣贤文。如今既然被抢，死到许有的，绝不能从了恶霸。”徐良连连点头说：“好好好。”原来行侠做义之人，不救失节之妇。徐良说：“哥哥，你先在这里等等。”一回手，就把这两个死尸，连人头，装在棺材之内。又把罪衣罪裙，那根锁链、捎马，连水火棍、刀，俱全扔在棺材之内，把棺材盖顺过来盖好，说：“他们两个人并骨去罢。”回来与施俊商量起身。把自己孝袍子、帽子、麻辫子包在自己包袱之内，就不要哭丧棒，二人出离了龙王庙。

那施俊如何能走的动，腿上棒伤疼痛，一瘸一点。走了两箭之遥，施俊哼咳不止，汗流脊背。徐良看着这个意思，非背着走不行，暂且先找一个树林里面歇息歇息，找了块卧牛青石，

二人落座。徐良说道：“大哥，少时再走，我背着你方好。”施俊说：“那还了得，只可我忍着痛走就是了。”徐良说：“我若同着你走，还不能回家去，倘若一回家，风声透露，我要去救大嫂子，至太岁坊不能不杀人。倘若有几条人命，那时一经官动府，还是哥哥的事情。总得想一个万全主意方好。”施俊说：“哥哥不必太谦，你也与艾虎是一盟，我也与艾虎是一盟，怎么管着我内人叫大嫂子，是什么缘故？”徐良说：“你比我年长。”施俊说：“咱们务必叙真年庚方好。”徐良说：“我今年二十六岁。”施俊说：“我今年二十五岁，己卯年生人。”徐良说：“哎哟，这可坏了醋了，早知道不叙倒也罢了，这一叙年庚可就不好办了。”施俊问说：“此话从何所起？”徐良说：“我要是上太岁坊，总得把大嫂子背出来。要是大嫂子，我是兄弟还可。我要是哥哥，可就不能背弟妹了，世界上那有大大伯背小婶的道理。”施俊说：“事到如今，你是活命之恩，怎么还论的了大大伯、弟妇哪？兄长，你这是多此一举。”徐良说：“不能，不能，世间总有个长幼尊卑的次序不许错乱。”施俊说：“不要紧。”徐良说：“咱们慢慢的再定主意罢。”施俊说：“不用想主意，一劳永逸，全仗你老人家救命。”正在说话之间，忽见从北来了几个人，嚟嚟嚟往前直走，口中乱骂说：“你恨徐良不恨？”那个人说：“我怎么不恨哪，我要见了，恨不能将刀扎死狗狼养的，生吃了他的心肝。”徐良一听却是熟人。先告诉施俊说：“贤弟，我来了几个朋友，预先定下在此处相会。你可在此处等我，千万别离这个地方，待我回来咱们两人再走。”施俊点头说：“哥哥只管放心，我绝不离开此地。”徐良又嘱咐他千万不可高声，自己出了树林就迎上来了。离那几个人远远的一蹲，等到身临切近再起来搭话。

你道这来的是谁？却是白菊花与病判官周瑞、飞毛腿高解，三个人议论着要扑奔南阳府。依着白菊花要上姚家寨，这二人苦苦不依，一定要上南阳府，晏飞无奈之何，自可陪伴二寇奔南阳地面。他有点心事，虽然同着一路走，他可不上团城子去。皆因是他每遇到处采花时节，无论从与不从，从也是杀，不从也是杀。单单就有一个，会在他的手下漏网，并且与他海誓山盟，应下了把那人送往姚家寨去，两个人作为是长久的夫妻。自己随着这两个人走，情实是为找那一个妇人去，明说同着他们一路前往，到了南阳，自己好分手。可巧这天走路，三个人走着就议论：“倘若咱们要是遇见山西雁之时，咱们三个人三马连环，难道说还胜不了他一人吗？”高解说：“不行，只要有那口大环刀，我们三人就敌挡不住。晏贤弟还可，再说晏贤弟你们二位都会水，若要遇见水时，你们二位俱可逃命。”周瑞说：“我有一个主意，可透着点不高贵。”白菊花问：“怎么教不高贵的主意？”周瑞说：“倘若遇见他，咱们三个人站在三角。晏贤弟有镖也是打不着他，碰巧还教他把镖接去，反伤自己。不如咱们三个人每人捡上些石块，他若奔我，你们两个人用石块打他；倘若奔晏贤弟，我们两人用石块打他。总然他会接暗器，他还能接咱们两个人的石头不成？并且咱们这石头永远打不绝，一追咱们就跑，那两个人就追着他打，他要站住的时节，咱们三个人总相隔那们远，一齐攻着打他。他空有宝刀，万不能削咱们的石头，有赢没输，这就教三马连环。你们二位请想，我这个主意怎样？”白菊花哈哈一笑，说：“好可是好，无奈非是英雄所为。也罢，咱们如若见着，先按我这个主意办理。”二贼问：“你这是什么主意？”“如要见着他，你们二位在前边并肩而行，

我在后面，把镖掏将出来，待等够上时节，等你二人往两边一闪，我这镖要打将出去，只怕他难以躲闪。这就算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这二人一听说：“好可是好，我们在前边可有些个不得。”白菊花说：“无妨，你们在前边，也不是太身临切近。我镖要打不着时，咱们三马连环，那还不迟。”

三个贼人把这个主议论好了，沿路走着就捡了些石块，全都不大不小的正可手，俱揣怀内。走路虽透着沉，只要临近用着可以护命，谁还管沉与不沉。万也想不到遇见徐良，随着路就骂骂咧咧。高解说：“我要遇见，刀扎死狗狼养的，我生吃他心肝都不解我心头之恨。”周瑞说：“我要遇见囚囊的，把他剁成肉泥方消我心头之气。”白菊花说：“我要见了这畜生，剁他一百宝剑方随某的心意。”只顾三人走路乱骂，高解一眼瞧见前边蹲着一个人，说：“别走啦，他在那里蹲着哪！”白菊花身躯往后倒退两步，把高解、周瑞两个人衣襟一拉，教他们二人并在一处往前所走。晏飞掏出一只镖来，等着身临切近，往外就打。徐良看着他们离自己不远，往起一站，哼了一声，说：“你们几位才来吗？死约会不见不散。”忽见二人往两旁一闪，飕的一声一只镖到，老西说：“哎哟，完了我了。”噗咚一声，栽倒在地。三贼一看，欢喜非常，摆刀剑就剁。

要问徐良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钦差门上悬御匾 智化项下挂金牌

且说白菊花想了这个暗算人的主意，果然真就遇上徐良。晏飞这只镖打将出去，就听那边“哎哟，完了我了”，噗咚栽倒在地。三个贼人打算徐良未能躲开，焉知晓早就把那镖接去。前文已经表过，他夜晚之间专能接人的暗器。若论这只可不好接，两个人在前边走路，挡着晏飞。如真要是三个人走路，忽然一分，往外就打，慢说是接，就是躲闪都躲不开。这三个人走着乱骂，谁的语声徐良都听出来了，要想这们暗算他，如何能够。徐良又是蹲着，比站着看的又远，听着是三个人说话，看着剩了两个，并且这两个人又紧往后瞧，徐良早就明白他们这个意思。心里说：“好乌八的白菊花，你要暗算于我。”他往底下细看，乃是六条腿走路，他往起一站，他心神念就看上了暗器。果然暗器一发，往旁边一闪身，伸手把那只镖接过来，往后一躺。

三个贼打算真是躺下了哪，摆刀的，摆剑的。徐良往上一挺身子，又说“来而不往非为礼也”，对着白菊花就打。淫贼吓了一跳，往旁边一闪身躯，原来那镖没打出来。徐良说：“打的不是你。”嘣的一声，正打在周瑞头巾之上，把周瑞吓了个胆裂

魂崩，也还算他躲闪甚快。后来三个人就把徐良往上一围，四个人交手。那二个使刀的，先把自己兵刃防住。徐良见他们三个人情性不同，越战越往后退，退来退去，忽就见叭的一块顽石打将出来。徐良往旁边一闪，躲过来这块顽石，又是一块石头打来。再看，噍叉叭叉的乱打，可也打不着徐良。山西雁就知道他们定好了的诡计。自己飞也相似扑奔白菊花，心想着身临切近，与他交手。晏飞回身就跑，见后边那两个人，反倒追了自己来了，也是用石头乱打。徐良情知不好办，也就无心与他们动手，自己并不追赶他们，说：“便宜你们贼乌八的！”自己转身回来。也是活该，他们那石头打的已然剩了一二块，见徐良去远，三个人无不欢喜，三个贼复又聚在一处。徐良皆因树林内有个朋友，故此无心与他们动手。

到了树林回头一看，那三个人已然扑奔正东去了。随即进了树林，叫道：“施贤弟，施贤弟。”叫了两声，并不见施俊答应。徐良一着急，就在卧牛青石上一看，踪迹早就不见，再往四围一瞧，连一个人影皆无。自己一想：“怎么施俊兄弟这们慌疏，不在此等候往那里去。”无奈出了树林，往西一看，前面有一个人背着一个人来回的乱晃。徐良看见了些影像，这事就好办了，撒腿往前就追。只见前边那个看见有人追他，也开腿就跑。徐良紧紧一跟，气的他高声嚷叫说：“你是什么人？快些把我兄弟放下。你若不把我兄弟放下，我可不管你是谁，我要口出不逊了。”前头那人仍然还是直跑。徐良又说：“你要不放下，我可要骂你这个乌……”刚说到这“乌”字，那人赶紧站住，说：“是我。你何不骂？”徐良身临切近一看，赶紧双膝跪倒，说：“原来是你老人家。”

列公，你道背施俊的是谁？原来是智化。皆因在京都小店住着，听见小五义得官，又有一道旨意下来，赏他的金牌、御赐匾额、金银彩缎，自己先就奔家中去了。直等到奉旨钦差到自己门首，连本府本县全到门首，自己跪接圣旨，悬挂匾额，钦差官把万岁赏赐金牌给他挂在胸腔之上，查收了金银彩缎。本要在家中预备钦差的酒饭，有黄安县的知县蔡福说，早就与钦差大人预备驿馆。钦差去后，自己亲身上坟前祭扫，家内搭棚，请邻里乡党、当族亲戚。对大众说明白了自己的事情，从此就出家去了。整整热闹了三昼夜，然后备了自己应用的东西，带上盘费银两，然后离了自己门首。还是要扑奔京都，求相爷递谢恩的摺子，自己在午门望阙谢恩。

每遇有工夫的人，有夜行术之能者，总愿晚间行路，为的是清静。智爷倒不是晚间走路所遇，是白昼就看见一差二解，细一看却是施俊。智爷在夹峰山见过施俊一次，故此认得。见施俊项上有锁，是发遣的形像。自己心中忖度：这个人是读书的相公，宦门的公子，不能作非礼之事。也不好过去问，只可暗地保护。又瞧两个解差起意不良，晚间跟至龙王庙。拿智爷那样的英雄都吓了一跳，庙内破殿的外面有一个大白人，见他们一到，就出了北边破墙，往那边一藏，智爷可就扎住步了。找了一棵树，在后面细细一看，却原来是徐良。心中暗道：“这孩子也不嫌丧气。”就见他先结果了一个，后来在殿内又杀了一个。智爷在破殿外头，里面言语俱都听明，方知道施俊妻子被抢，又遇见贪官。智爷瞧着他们拾掇好了，自己先就躲避。见二人到树林，自己在林外听他们一叙年庚，徐良执意的不背，说哥哥没有背弟妇的道理。此时更不好露面了，自己暗道：“我要露

面，准叫我背，不如我在暗地看他们怎么办理就是。”徐良告诉他，找的朋友来，已定的此地约会。智爷暗笑说：“他终朝每日足智多谋，这件事可慌疏透了。这也是朋友，那也是朋友，怎么单出去迎接那朋友去？你一出去不大要紧，若有这两个解差的馀党，施相公就得废命。有咧！我戏耍戏耍他，叫他着会急。”

自己就进了树林，说：“施贤侄，你可认识于我？”施俊细看说：“莫不成是智叔父？”智爷说：“正是。贤侄多有受惊。”施俊行礼说：“叔父何以知之？”智爷说：“贤侄之事我俱已知晓，不必再说。此时我先把您背将出去，这树林之中不可久待。”施俊说：“徐良哥哥叫我在老等，叔父若将我背出去，我徐大哥回来，岂不叫他着急。”智爷说：“不怕，他知道我往外背你。”施俊一听他知道，也不敢往下再说了。施俊说：“智叔父，我自己走罢，焉敢累你老人家背我。”智爷说：“我背着你走的快当。”出了树林，往西行不甚远，还不见徐良回来，智爷说：“咱们在此稍等等你徐大哥。”又把施俊放下。远远听见那里喊咚咕咚类若与人打起来相仿。此时又不敢扔下他到那边去看，又怕自己过去时间再叫别人背走，只可等着。工夫甚大，方才回来。智爷背起就跑，闹得施俊也不知什么缘故。又听后边是徐良的声音，算是听着要骂，智爷方才放下。

徐良到跟前一看来是智叔父，自己双膝跪倒，说：“智叔父，你可把我唬着了。”智爷说：“徐侄男，你有多们慌疏，亏得是我，你出去见朋友去，若有解差的伙计把他杀了，你有什么脸面见人？朋友到了把他让到树林有何不可？”徐良说：“叔父，那是谁的朋友，那是仇人，国家钦犯白菊花。”智爷问：“什么叫白菊花？”徐良说：“你老人家连白菊花还不知道哪！”智爷说：“不

知道什么叫白菊花。”徐良这才把白菊花事情提了一遍，智爷方才知晓，说：“你为何不说明白了？你要说明，我岂不帮你去拿，就把他们拿住了。”徐良说：“我施兄弟是念书之人，提出来怕他害怕此事，倒不用提起，免得他害怕。我想那白菊花早晚是我口中之肉。现时倒有一件事情，非你老人家不行。”智爷问什么事情，徐良说：“我施大兄弟事情你老人家知晓不知？”智爷说：“我一一尽知。”徐良说：“侄男打算前去救我弟妇，他在东方明的家中，不定隔着几段界墙，打算往外救他，非背不能出来。我是哥哥，他是弟妹，焉有盟兄背弟妇的道理。此事若要这们办理，岂不叫人耻笑。你老人家是叔叔，咱们爷三个一路前往，进太岁坊杀人是我的事情，救人是你老的事情。”智爷说：“别看我是叔公，我的岁数也不大，背着也是不相符，还是你背的为是。”徐良说：“你老人家是怎们推脱也推脱不了。”施俊在旁说：“智叔父你如我亲叔伯一般，再者又是活命之恩。”智爷说：“咱们慢慢再定主意罢。”徐良问：“我兄弟又不能回家，咱们先奔什么所在才好？”智爷说：“守着太岁坊相近的所在，先找一个店住下，慢慢再想主意。”徐良说：“我背着施大兄弟。”智爷说：“给他穿上点衣服方好。”徐良说：“那里去找？”智爷说：“我这里有。”打开包袱，拿出一领青衫，又拿一顶软包巾，青纱遮面的面帘。施俊问：“这作什么？”智爷说：“离太岁坊不远，找店住下，离你家也不甚远。若要没有这个青纱遮面，要有人认得你，岂不是反为不美。”施俊说：“倒是叔父想的周全。我们那里有个金钱堡，斜对着就是太岁坊，那里有个大店，可以住下，有什么主意慢慢再想。”智爷说：“很好很好。”

施俊穿上青衣，把头巾一带，拿着那块青纱，等用着时节

再戴。徐良把他背起来，出树林，智爷在后跟随。走下甚远，智爷接过来又背，再走一时，徐良又背。正然走着，忽见前边有一个灯亮射出，听了听，远方更鼓方交三更以后。智爷说：“二位贤侄，你看前边那灯，必是住户人家。依我的愚见，不如咱们先去投宿，明日早晨再走。天光一亮，若有车辆脚驴，叫他骑着，岂不省得背着 he 走路哪！”徐良说：“叔父这个主意甚好。”智爷说：“咱们前去问问。”徐良说：“我这山西口音说去不成，总是你老人家去说。”智爷叫徐良背着施俊，自己来到门首，叭叭叭叩打门环。忽听里面有妇人说话：“深更半夜，这是什么人叫门？”智爷答言说：“我们是走路的，皆因天气甚晚，我们这里有一个病人，要在贵宅内借光投宿一宵，明日早行，总有重谢。”里面妇人说：“实不相瞒，我们当家的没在家，我家内又无有别人，你们又都是男子，我可不好让你们进来，别处投宿去罢。”智爷说：“此处又没有多少人家，望大奶奶行一个方便，若不是有个病人，也就不必用借宿了。”里面的妇人又答言说道：“你们既然这样说着，我就看在你们这病人的面上，住一夜又待何妨。”智爷低声告诉徐良说：“人家本家没有男子，少时妇人开门，人家看见你这相貌，再听你口音不对，许他不叫咱们在这里住下。你别说话，且装作一个哑巴，我自会辨别。”徐良抬头，见里面灯光一闪，出来一个妇人。三位一看，吃惊非小。

要问什么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知恩不报偏生歹意 放火烧人反害自身

且说智化叫徐良装作哑巴，以免妇人疑心。不料这个妇人打着灯笼把门一开，三位一看，好生凶恶。身高七尺，胖大魁伟。头上一块绢帕，把他那一脑袋的黄头发包住；像地皮的颜色一张脸，上面还搽了一脸粉，又画了两道重眉，蒜头鼻子，窝扣眼，厚嘴唇，大板牙，乌牙根，大耳重轮，上挂着两个铜圈。穿一件蓝布褂，腰中系着一块深蓝油裙，两只鲇鱼样倒大脚，一脸横肉。打着灯笼，年纪约够三十多岁，说话声音洪亮。三位一瞧，就知不是良善之辈。徐良瞅了智爷一眼，智爷想着天气已晚，又没有别的住户人家，满让这个妇人凶恶，有自己有徐良还怕他什么，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冲妇人深深一躬到地，说：“大嫂，这是我个侄子，冒染了风寒，在铺中做买卖，伙友俱都不愿意，故此把他背回家去。打此经过，天气甚晚，就求大嫂行个方便，我们在院里都行。”妇人说：“我们这里有两间西房，就是太破烂，你们若不嫌冷，也算不了什么要紧的事情。”复又拿灯笼一照，说：“哟，这就是个病人哪！”此时施俊就用青纱把脸遮住，智爷说：“不错，这就是我侄子。”又问这个背人的是人

是鬼。本来徐良生的面貌难看，又是两道白眉往下一耷拉，直是吊死鬼一般。智爷说是人。又问：“这位姓什么？”智爷说：“不用问他，他是哑巴。”也对着徐良真会，他就啊巴巴的指手画脚，也不知说些什么，招的那妇人哈哈大笑，说：“错过他是个哑巴，我可真不敢叫你们在这里住下。几位请进来罢。”智爷随同进去。妇人进来关上大门，直奔西房。

这院内是三间上房，很大的个院子，两间西房，离上房甚远，靠南墙堆着些柴薪。进了两间西房，那妇人把油灯点上，徐良就把施俊放在炕上。妇人说：“应当给你们预备些茶水，皆因我们家没有茶叶，屈尊些三位罢。”智爷说：“这就多有打扰，还敢讨茶？大嫂请歇息去罢。”妇人转头出去。施俊腿上伤痛，直哼咳不止。那盏灯又没有什么灯油，不大的工夫，油灯一熄，徐良、智爷二人就在炕上盘膝而坐。闷坐了半天也觉困倦，双合二目，沉沉睡去。忽听外面叭叭叭叩打门环，妇人问是谁，外面答言说：“快开开罢，是我。这可算终日打雁，叫雁啄了眼了。快开门来罢，我叫人打的浑身是伤，我好容易爬回来了。”

妇人出来把门开开一看，丈夫吴天良，浑身是血，一瘸一点的往里就走。关上大门，进了上房，往桌子上一趴，不敢坐下。他妻子一问什么缘故，吴天良说：“皆因我在龙王庙棺材里一蹦……”他妻子一摆手，说：“你别嚷，西屋里有投宿三个人呢！你叫人听了去，岂不是自己把自己告下来么？”你道这人是谁？就是龙王庙棺材里装吊死鬼的那人。叫徐良打了他一顿，给了他十两银子，好容易奔到家来。见了妻子刁氏，吴天良就把始末根由说了一遍，把徐良给他的十两银子掏出来，放在那八仙桌上。复又说：“西屋里有三个投宿的，我在外头买卖没做

成，我在家里做这号买卖罢。”刁氏说：“方才你说，打你、给你银子的是白眉毛？”吴天良说：“对，长的与吊死鬼一般。”刁氏说：“此时他变了一个哑巴了。”就把三个人投宿情形告诉了吴天良。吴天良说：“内中要有那个人可不好办，他说给我银子，叫我改过前非。他一个人我就了不了，何况他们三个。依我说，明日早晨让他们走罢！”妇人说：“呸！可惜这个男子皮叫你披了来，你还不如我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常言说得好，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吴天良问：“你有什么主意？”刁氏说：“我出去听听，等他们睡着时节，咱们南墙有的是柴禾，堵着西屋门把柴薪堆将起来，把柴薪一点，破着这两间西屋，把他们烧死在内。离着咱们上房又远，绝不能够着咱们屋子。你要是有胆子，等他们睡着了时节，人睡觉如小死，过去用刀结果他们三个的性命，也费不了多大事情。你要不敢，只可是放火烧死他们。”吴天良说：“烧他们倒是个善法子，我可不敢杀他们去。”刁氏说：“待我出去听听。”出去工夫不大，回来笑嘻嘻的说：“天假其便，他们都睡着了，油灯也灭了，咱们就此行事。”

当时间两口子手忙脚乱，把柴薪堵在西屋的门首。刁氏叫吴天良取火纸去，吹着好点。吴天良奔到屋中要取火纸，回头一看，八仙桌子上两锭银子没了。刁氏正在这里等着取火纸，听见屋中间：“家里的银子那里去了？”刁氏一闻此言，暗暗咒骂说：“好乌龟王八小子，单在这们个时候问我话，我一答言，把这屋内人由梦中惊醒，咱们这事还办得成吗？真是一点心眼没有。”又听屋中哎哟，噗咚一声栽倒在地。妇人听见，疑着为取火纸，眼神儿有限，不知叫什么东西绊了一个跟头，说：“你太是无能之辈了！”一赌气，自己去取。将要一转身，觉着脖子

一发紧，被人掐住往起一提，脚不沾尘，直奔屋门口来了；嚷又嚷不出来。就听屋中那里问：“智叔父，拿住了没有？”外面答言说：“拿住了，你那个拿住了没？”屋中说：“拿住了。”

原来徐良与智化俱都听见吴天良回来了，徐良低着声告诉了智化一遍吴天良这件事情，智爷听着也是生气。徐良出了西屋，把他们两口子定下的计策尽都听去，复又回去低声告诉智爷。扒着窗户往外看着，待妇人临近，徐良与智爷假装一齐打呼；施俊是真睡着了。等妇人听准奔上屋时节，妇人去后，徐良与智爷也就出来了。智化在西房上趴着，徐良在正房上趴着，二人早就商量好了。看着他们两口子一搬柴禾，徐良就蹿下房来，进了屋子，把十两银子收在兜囊之内，说：“俺老西舍命不舍财。”往八仙桌子底下一蹲。吴天良进来，一找银子不见，一问他妻子，早就叫徐良把两条腿的腿腕子攥住，往怀里一带，噗咚一声栽倒在地。徐良往外一蹿，把他脖子掐住。智爷把妇人提在屋中，说：“你才会哪！你拿男的，叫我拿女的，捆罢。”徐良先把男的捆上，智爷把女的往下一扔。徐良无奈何，只可也把他捆上。刁氏苦苦央求说：“爷爷们，他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徐良说：“任怎么样你不怎么样你。”撕衣襟把他口来堵塞。转过脸来说：“吴天良，说你有八十岁老娘，在那里，请出来我见见。我给你的银子，告诉你老娘，打算作个什么买卖？”吴天良四马攒蹄在地上趴着，冲着徐良点头，说：“我的妈妈没在家，住姥姥家去了。”徐良说：“我告诉你，不改前非，大环刀不饶。我还给了你十两银子，你还放火烧我，可见你的良心何在！我不杀你，怕留下坏根儿。”手中刀往下一落，只听磕叉一声，红光迸现；回手就把那妇人磕叉一声，也是红光迸现，

结果性命。

智爷说：“你结果两条性命，可是他们罪当如此，可就怕地面官担架不住。”徐良说：“这个贼人，素常不定害死多少人的性命，这也是他的恶贯满盈。明天咱们爷们起身时节，把房子点着，将他们尸首火中焚化，绝没有地面官的事情。”智爷说：“这个主意也好。此时咱们趁着施相公睡觉，先定下一个主意，明天到太岁坊，倒是怎么个救法。”徐良说：“总是你老人家吩咐。”智爷说：“我方才想了一个主意。明天咱们到金钱堡店中住下，出去至恶霸家中踩道。找一个幽密所在，咱们把施俊带出去，叫他在幽密所在等着。咱们先买下一副靴帽蓝衫，待等把金氏救出来，叫他把靴帽穿戴，女扮男装。咱们预先出店时节，就告诉明白了店里，就说施俊上他表弟家里去。咱们把金氏救回，就是说他表弟。第二日五鼓起身，雇上车辆，先出去几十里地找店住下，问问施俊有投奔没有。咱们再返转回来，进太岁坊杀他们个干干净净。明天咱们是净救人，但得不杀人可连一人别杀，为的是咱们走出一站去就不怕了。次日剩咱们二人，杀完了人一走，谁还能追的上咱们？你想我这个主意如何？”徐良一听，说：“总是你老人家足智多谋。再说明天要进太岁坊，也不准知我那弟妇在什么地方，趁着我这里有一身鬼的衣裳，我就穿戴起来，嗞嗞的乱叫，连男带女见着，他们不能不怕。你老人家趁乱之际，也好找我弟妹。智叔父想想我这个主意如何？”智爷说：“你要装鬼，我就装神。我那里有一个隔面具，是个金脸的，披散着红头发；我那里有一件青衫，有一个苍蝇甩儿，我就算夜游神。”徐良说：“我算吊死鬼，这可真有个玩艺儿了。”爷儿两个把主意商量妥当，又到西屋里看了看，施俊

方才由梦中惊醒。徐良说：“天气不早了，咱们该起身。”施俊问：“怎么谢承那个妇人呢？”徐良说：“早就谢承了，谢承他一刀。”施俊问：“此话怎么讲？”徐良说：“你打算那妇人是好人哪！”将底里原由对他说了一遍，施俊说：“这一番若不亏叔父兄长，我又身归那世去了。”徐良出来，把柴薪堆在上房屋中，立刻点着，背起施俊就走；智爷开了大门。将走一箭之遥，就见烈焰飞腾，万道金蛇乱穿，火光大作。走到红日东升时节，遇见一个赶脚的，并没议论价钱，就叫施俊上了驴，叫他驮往金钱堡。书不可尽自重叙，一路无话。

到了金钱堡，天已晌午大错。徐良摸了一块零星的银子，给了赶脚的。施俊下驴，仍然是徐良背着，施俊把青纱罩住脸面。这金钱堡是东西大街，南北的铺面，人烟稠密，热闹非常。就见路北有一座大店，是高升店。将近店门，伙计迎出来问说：“三位是住店的？”智爷说：“不错，我们是住店的。可有上房？”回答说：“有上房。”将要往里一走，忽听后面嚷了一声，如同打了个霹雳相仿。智化、徐良一看，这四个人红、黄、黑、蓝四张脸面，四样衣服，全是带刀，有夜行衣包，好生凶猛。

若问来者四个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金钱堡店中观四寇 太岁坊门首看凶徒

且说智化等三人将一进店，伙计说有上房，将要进上房，忽听见后面有人问：“店家，可有上房？”伙计连连答应说：“有。东跨院有三间上房，西跨院也有三间上房。”那四个人说：“我们上东跨院罢，不住店，打打尖就走。”又从屋中出来一个伙计，说：“你们四位爷往这里来。”徐良、智化早就打量这四个人俱是贼寇，生得凶恶之极。徐良进了上房，见那四个人就奔了东院。徐良把施俊放在里间屋中，放下帘子。店家打来脸水，随后烹茶，然后就教预备饭。就是智化一人喝酒，另教店家预备点汤水，两碟馒头。施俊也吞食不下，喝了些汤，吃了两个馒头。徐良把剩的东西就拿到外间屋中，俱已吃完，教店中伙计捡去。

徐良问：“伙计贵姓？”那人说：“姓王。”徐良问：“排行在几？”伙计说：“店中伙计，还有什么准排行，你老喜欢叫王几就是王几。”徐良说：“那们叫你个王八。”伙计说：“客官别顽笑。你老人家贵姓？”徐良说：“我姓人。我问你一件事情你可知道？”伙计说：“什么事情？”徐良说：“此处有一个儒宁村施家，

你可认得？”伙计说：“怎么不认得呢？无奈可有一节，正在例头上。什么事情罢？”徐良说：“那位大人作过蓝陵府知府，我在本地卖醋。皆因是有一人欠我三十六个钱，我们两个人因为讨账，被我一拳将他打死。正遇衙门官人拿我问罪，正是这位大人卸任走在这里，认得我是个卖醋的。这位大人作主，叫我认死鬼老太太作干妈，我就给老太太磕了三个头，说明白了，老太太死的时节，教我顶丧驾灵，发送死鬼。都是这位老大人的好处，要不是他老人家，早就把我定成死罪了。后来这位大人一走，我也没有工夫给这位大人道劳，到如今奔至此处，我还没找着住处哪，说在儒宁村住。”伙计说：“人爷，你幸亏遇见我打听，千万可去不得。如今施大老爷故去，新近全家遭害，施相公还不定死活哪！皆因六十天烧船轿，少大奶奶教我们这里太岁坊抢去了。施相公到衙门中告状，打了四十板，第二天就发遣，也没有准地方。咱们听见说，在半路上准死。姨奶奶上京告状去了。你可千万别找去。”徐良说：“这位少奶奶教他们抢去几天了？”伙计说：“在太岁坊三天啦。”徐良说：“这三天工夫，大概也成了太岁奶奶了罢。”智化恶狠狠瞪徐良一眼，心中暗说：“施俊在里间屋内听着哪！”伙计说：“呔！客官你别胡说乱道。人家那少奶奶是什么样的人物，知府大人的女儿，又是知府的儿妇，你可别胡说乱道。咱们听见说，他要行拙志不能，有人看着他，把脸都抓破了。如今也不吃饭，也不喝水，一味的求死，就是不教他死。论说那位施大人在世，可没作过不好事情，这后辈受的苦处可不小。”徐良说：“我可不去啦。”又教伙计出去烹茶。徐良说：“智叔父，我弟妹没死，这就不怕了；你老人家出去置买东西去罢。”智化答应一声，拿了银子，嘱咐徐

良：“可别教伙计进里屋内去呀！”徐良说：“叔父只管放心，全有我哪。”

智化出了上房，直奔店门口而来，与店家打听那里叫太岁坊。伙计说：“太岁坊好找，由西往南，见着石头牌坊那就是太岁坊。”智化出离了店外，一直西南，进了石头牌坊，路西广亮大门。将到门首，就见门外有数十骑马，正碰上东方明送客。有一人身高八尺，黄缎扎巾，绢帕拧头，淡黄箭袖袍，红青跨马服，簿底靴子，宝蓝丝带，肋下佩刀，披着一件豆青色的英雄氅，面赛姜黄，微长胡须。书中暗表，这就是黄面狼朱英，与他送宁夏国王爷的书信来了。再瞧东方明，天青色四楞绣花员外巾，迎面嵌一块碧玉，双垂青缎带飘于脊背之后。穿一件斜领阔袖大红袍服，上绣三蓝色大朵团花，可是簿底靴子。面如油粉，两道宝剑眉，一双三角眼，狮子鼻，阔口重腮，连鬓落腮胡须，脸上怪肉横生，实在凶恶。就是他身后，还站着一个，更透着出奇。身高一丈开外，一身皂青缎子衣服，皮板带，簿底靴子；面如锅底，黑而透暗，熊眉豹眼，狮子鼻，火盆口，一嘴牙七颠八倒生于唇外；胸膛厚，背膀宽，肚大腰圆，猛一瞧就犹如半截黑塔相仿。送出朱英来，吩咐教人把马带过来，抱拳带笑说：“候乘。”从人把马鞭子递过去，那人上马，欠身抱拳说“请”。东方明大家回去，从人俱都上马，数十匹坐骑直奔南阳府去，暂且不表。

单说智化远远看见那个黑大汉，暗暗吃惊，想这个人本领不小，也不知他们是那里挑选来的这样人。自己围着他的院墙探了探道路，直到他后墙外头。见那里有一棵大柳树，烧了心子，是一个黑洞相似。暗说：“教施俊在这里藏着倒不错，晚间

若要进来，也从这后墙进来，很好的一条道路。”复又看：西北是金钱堡，西口外头有个小五道庙。智化到跟前一看，是新收拾的，红桶扇糊着黄纸，有个锁头锁着。智化往前所走，身临切近，上了月台，将黄纸戳了一个窟窿，往里一看，是新塑的佛像，两边白石灰墙，又用墨画出来神圣的出处。智化看了这个所在，比树窟窿强的多。智化看好了这个所在，复反又至街里头买了一副靴帽蓝衫，急速回店，启帘进了上房屋中。

徐良把包袱接将过来，放在桌子之上，问道：“智叔父可把所在看好？”智化说：“已经看妥。”徐良说：“多一半是树窟窿内，或五道庙，是与不是？”智化说：“徐侄男，多一半你也去了。”徐良一笑，说：“侄男假装走动，我就上太岁坊绕了一个湾儿，赶紧回来了。”智化说：“你看见他出门送客没有？”徐良说：“我没看见，你老人家可见着东方明了么？”智化说：“我见着东方明，本来他就凶恶，他身后还有一人，好生狰狞怪恶，比你二哥还高半头，又胖大，可不知这个人是谁？”徐良说：“侄男到那里，看他们门首无人。晚间教我施大兄弟在那里等候？还是五道庙好，还是那树里头好哪？”智化说：“你既然是看见啦，总是五道庙内好。”两个人把主意定妥，到里间屋中告诉施俊。又听见东院那四个人走在院中说：“我们把钱开发清楚啦。”店中伙计说：“你们走么？我们可慢待。”徐良复又扒着窗户看了看四个人，回来告诉智化说：“叔父你瞧，这四个人来头不正，要据我看，他们准是东方明的徐党。”智化说：“咱们不管他的事情。”随就吃晚饭，吃毕，将残家伙撤去，掌上灯火。不到二鼓之时，把自己所用的东西俱都带上，智化拿着包袱，施俊仍用青纱遮面，还是教徐良背着。智化把店中伙计叫来，说：“把我们这屋

门锁上，我带着我的侄子看看病去，还要到他表弟家瞧瞧哪！”伙计问：“这位表弟家在什么地方住？”这一句把黑妖狐给问住了。若要说就在这金钱堡，这店中伙计就在此作多年买卖，倘若提出，张口结舌，反为不美；要说在这左近的村庄，又不知道教什么名儿。总是智化心快，随用手指着西北，故意装作低着头想不起那个地名儿来，说：“是教这个，就是这西北头一个村子。”伙计答言：“那里叫小沙屯。”智化说：“对了，就是小沙屯。”这就不容他再往下问了，随说道：“我们这一到他表弟家，他可不定回来不回来，我们是准回来的，你们可别上店门，多等一会。”伙计说：“客官只管去，不怕是五更，就是天亮回来，我们这是大店，有打更的，他总在门洞之内伺候，为的是客官出入方便。”智化说：“既然如此，你多照看些就是了。”

爷儿三位出离高升店，走到金钱堡西口之外，上了小五道庙月台。徐良把施俊放下，拉出大环刀来，对着锁头呛的一声，就把那锁砍落。智化推开柵扇，三人进去，恭拜了一回神佛，暗暗祝告，自己祝告自己的心事。智化、徐良祝告的是早把金氏救将出来；施俊祝告的是神佛保佑，早把妻子救出，许愿挂袍上供。智化把包袱交给施俊，教他在拜垫上坐着。徐良出去搬了一大块石头来，嘱咐施俊：“等我们爷两个走后，把这块石头顶在柵扇之上，凭爷是谁叫门，你可别开，听出我们语声来，你再开门。”施俊复又与徐良、智化磕头。山西雁说：“你这礼路太多了。”爷两出了五道庙，施俊把柵扇关上，用石头一顶，净等着听妻子的喜信。

单提智化、山西雁离了五道庙，一直正南，奔太岁坊后身。到了后墙，二人一纵身躯，全部蹿将上去，就把墙上灰片揭下

一块，往下一打，一无人声，二无犬吠。叔侄下了墙头，趴伏于地，往四下瞧看一回。正是花园子的景致，亭馆楼台，树木丛杂，太湖山石、抱月小桥、月牙河、四方亭、茶蘼架，好大的一个花园子，真有四时不谢的花，八节长春之景，看恶霸家中这个花园颇为可看。智化说：“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我若得着金氏的下落，我与你送信；你若得着金氏的下落，你与我送信。”说罢，叔侄二人分手，智化上前边去不提。且说徐良早到了一片竹塘，自己把夜行衣包解下来，打开放在地下，就把那个白高帽子拉直，足有三尺高，他套在自己壮帽之上。后面有两根带子，在脑后系好。又把孝袍子穿上，把里边箭袖袍掖好了，把刀别在外边，又将麻辫子虚拢住腰，再把舌头挂上。此时可没哭丧棒，就是空着手。徐良扮出这个吊死鬼来，对着他那两道白眉毛，正像吊客一般不二。自己一乐，又学着鬼嚎的声音嗞嗞的乱叫，由西往东乱跳，又从东蹦到西边，越蹦越乐，越跳越高兴，来回好几次。跳了半天，自己想起来救人要紧，自己来到西边拿他的夜行衣包。不料一找包袱踪迹不见，徐良一急，忽听南边竹叶唰唰一响，见一个黑影儿一晃。

要问何人拿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遇吊客魂胆吓落 见大汉夸讲奇才

且说徐良扮成吊客，一学演这个鬼形，回头一取包袱，展眼之间就会丢了。自己一怔，又没见什么动静，怎么就会丢失了？往正北一看，正对一座大楼。自己想了想，准许是这楼上有狐仙，听说狐仙最喜闹着顽，大半是狐仙爷把我包袱拿去了。待我叩求叩求。冲着那座大楼下了一跪，说：“狐仙老爷，别与我闹着顽，我这里是有正事的。我要没事，要是闹着顽，更对我的意思了。也不管是狐仙老爷，也不管是狐仙太太，也不管是狐仙公子、狐仙少奶奶、狐仙小姐，不管是谁把我的包袱拿去，早早还了我罢！前头还有人等着我，别误了我的正事。话我可是说明，我先躲避躲避，让你们好往外还这个东西。”说毕立起身形，走在竹塘东北角上，面向东站了半天方才回来，再看包袱仍然没有。复又照前番又说了一遍，仍是在那边等了片刻的工夫，回来时节仍然不见，可把山西雁这个火性惹上来了。仍然冲着大楼，把舌头摘下来，说：“你可别欺服我老西，别看你是狐仙，不定有老西的位分大没有，我眼前是御前带刀四品护卫，我还给你下了一跪，苦苦的哀求。那里有这们爱小的

狐仙哪！拿了人家的东西去就不给了。你好好还我便罢，如若不然，我到你们总办狐仙文案处，我写一道黄表焚化，不管你有多大道行，恐怕你擎受不住。你若还出来，可是好多着的哪！”说完过去一瞧，仍是没有，徐良就骂出来了，说：“好鸟八的，驴球球的！”

这一骂可就骂出祸来了。就听唰啦竹叶一响，叭叉从正南上打来一块石头。徐良说：“真是狐仙扔砖头？你显出形象来，咱们两个人较量较量。”说着话，就由竹塘西边，绕着往正南上就追。真是显出形象来了，就见一条黑影。山西雁把他的孝袍子一撩，尾于背后。见那条黑影，由正南扑奔东南，先前山西雁总疑是狐仙，嗣后来听见前边那条黑影脚底下有声音，就知绝不是狐仙。但是一件，自己追不上他。皆因是他这孝衣又长，又是裹腿，跑的不能甚快。正跑之间，就见东边一段长墙，墙头上是古轮钱的花瓦，白石灰的墙，青石灰下截，有个瓶儿门，门两旁有两个朱红三角的架子，上面有铁钩环挂着两个羊角的引灯，就见那条黑影蹿上墙头。对着是白石灰墙，这个人穿着一身青衣，看的更真，就是一件怪事，没有脚。徐良也就跑到墙下，离那人进去的地方，让出约有四五尺的光景，也就蹿上墙头。往里一看，就见正北上有三间楼房，俱点着灯烛，还有两间东房，就瞧见那条黑影奔东房后坡去了。

自己蹿下墙头，正要往东房上追赶，忽听见楼上细声细语、哭哭啼啼、悲哀惨切的声音说：“你们这几个人作一件好事，让我一死，我若到九泉之下，再也忘不了你们的好处。我也不是求别的，我就求一死。”又听那几个人说：“我们教你一死不大要紧，你不想想我们担架得住担架不住。依我相劝，你想

开了罢，出你是出不去，死你是死不了。你还打算你丈夫尚在哪？你丈夫早死多时了。早有我们二太爷告诉知县，派了两名长解，把你丈夫的性命结果了。依我说，你从了好。大太爷大事一成，你就是个王妃哪！你有多大的造化呀！”徐良一闻此言，就知准是弟妹现时在这楼上呢。自己一想，追那个倒是小事，先与智叔父送信要紧。故此一转身，复又由墙上出来，直奔正南。忽见有一所房子，里边灯光闪烁，全是妇女讲话的声音。心中一动，说：“我先在这里吓唬吓唬他们。”把帘子一掀，就见那屋中约有二十多个妇人们，全都在那里喝酒哪。原来是众姨奶奶们预备下酒，净等着与东方明道喜。这个妇人，今天晚上别管从与不从，也是要洞房花烛。这些个姨奶奶把酒都预备好，皆因是东方明前边来了朋友，此时还没有工夫过来，故此这些姨奶奶们预先就喝上了。有些个婆子，有些个丫鬟，有十一位姨奶奶，全都在那里坐着，丫鬟婆子斟酒，说说讲讲，嘻嘻哈哈，正在高兴的时候。不略听见啞的一声，往门口那里一看，先进来一个大白帽子，后来进了屋子，见他穿着一身孝服，系着一根麻辫子，黑紫的脸，两道白眉毛往下一耷拉，鲜红的一个舌头，足够一尺多长，啞啞的乱叫。把这些姨奶奶、婆子、丫鬟吓了个胆裂魂飞，顷刻间，噗咚噗咚东西乱倒，口中也有喊叫出来的，也有就死过去的。徐良越发逞能，在满屋中蹦来蹦去。自顾他就在屋中乱叫不大要紧，可巧从外边来了一个人，就是内外管家王虎儿。皆因是东方明前头陪着几个人喝酒，教王虎儿与姨奶奶们前来送信，不用教他们大众等着了。王虎儿将一到门外，就听见屋中直声直气的鬼嚎。自己把帘子一掀，往里探头一瞅，原来是个吊死鬼，吓的他真魂出窍，回头撒腿

就跑，一直扑奔前边去了。直到厅房，掀帘进到里面，喘吁不止，吓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原来东方明正陪着四个人在那里吃酒，那四个人是南阳府伏地君王东方亮派来的，四个人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青，这两个叫薛昆、李霸。他知道太岁坊东方明近来闹的事情太大，他手下没有多少能人，就是有些个打手连护院的，也没有多大的本事。倘若东方明闯出祸来，遇见真有本领的，怕他干受其苦，故此才把这四个人派来。这几人全是做绿林的买卖，一个叫神偷赵胜，飞腿孙青，小猿猴薛昆，地里鬼李霸。皆因是他们不认得太岁坊在什么地方，在金钱堡高升店内打尖，要来的上等酒席，喝着酒与店中伙计打听太岁坊离这多远。店中伙计一指告太岁坊的地方，四个人很觉后悔。悔早知道离这们近，为什么在这里打尖。地里鬼李霸说：“咱们外头打了尖再去也好，省得咱们见了人家就与人家讨饭吃，也教人家瞧不起，咱们这吃了饭倒爽快。”会完了饭钱，就上太岁坊，见了东方明，就把他们待为上宾，治酒款待，问了会子团城的事情。神偷赵胜说：“如今擂台的事情业已办好，在五里新街口之外，地名是白沙滩，总镇擂台的台官就是神拳太保赛展雄王兴祖。”东方明问：“此人可在我大哥家内？”赵胜说：“没有，此刻打发人请去了。”东方明问：“现在那里请去？”赵胜说：“现在河南洛阳县姚家寨，在黑面判官姚文、红面判官姚武家内去请，此时还未到哪！我们那里大员外爷，怕你老人家势孤，打发我们前来，要有用我们时节，只管吩咐。”东方明说：“若有事的时节，短不了奉恳。”

正在说话之间，忽然打外边进来一个人，赵胜四个人一

看，如半截黑塔相似，烟熏太岁一般，连忙问道：“员外爷，这位是谁？”东方明说：“与你们见见。这就是我妻弟，姓窦叫勇强，外号人称大力将军。”又向着窦勇强说：“这四位是大哥那里打发来的赵爷、孙爷、薛爷、李爷。”彼此相见，五个人对施一礼。赵胜等往上一让窦勇强，窦勇强再三不肯，大家落座饮酒。赵胜看着窦勇强生得十分凶恶，问道：“舅老爷所用的是什么工夫？惯使什么兵器？小巧的艺业如何？”窦勇强嘟嘟哝哝噜噜的，半天也没说出一句整话来，说：“咱们全不懂的。”东方明在旁边哈哈大笑，说：“四位贤弟，你们不知，我这个妻弟是个呆子，你们看他这个形像，还能会小巧的工夫？再要会小巧的本领，那就普天下没有敌手了。”赵胜说：“必然是膂力大。”东方明说：“若论他的本事，使一条熟铜棍，会行者棒。按说行者棒三十六招，他共总记得六招。”赵胜问：“馀者的哪？”东方明说：“馀者就不会了。还不是一手跟一手的打，前前后后统共会打个五六手棍。别看他棍的招数虽少，动手时节，百战百胜。”

赵胜说：“准是力大棍重，见者就死。”东方明说：“不是。棍可是重，上秤称足够八十斤的分量。两下见面，不论人家使长短兵刃，或扎或砍，若奔他至命处来，他一急，用棍往外一磕，来人就得撒手扔兵器：力又大，棍又重。人家要不奔他至命处来，他尽自不理，仍是拿棍打人。人家只管扎他、砍他，自要不是至命处，他仍然不怕。”赵胜说：“原来是金钟罩的工夫。”东方明说：“不是。”李霸说：“铁布衫的工夫？”说：“也不是。”薛昆说：“也不是铁布衫，也不是金钟罩，到是什么？”东方明说：“我告诉你们众位，实在是件奇事。他生成的憨傻，顿饭虽不能吃斗米，也得八升；世路人情一概不懂，连一句整话也说不出。

浑身上下，生成的一身鳞甲相仿，类若象皮一般，不然他还有个外号叫赖皮象。他的胳膊对着咱们的胳膊一蹭，就得皮破血出；咱们刀要是砍上，也能砍一个口子，只要把刀抽出来，立刻这个口子就长上啦；咱们拿枪扎他，把枪拔出来，立刻这皮就长死了。这个赖皮象外号儿，真没把他叫错。还有一节，这们大岁数，仍然还是童体。”说得赵胜四个人无不夸赞。薛昆说：“这样年岁还是童体的可少。”东方明说：“我给他提了几回亲事，他不知道娶来媳妇是作什么用的，他一定不要。因他姐姐死后，近来我很觉着疼他，我就怜他憨憨傻傻的意思。”孙青说：“据我看这个人不凡，明年王爷一兴兵，定是给王爷开基定鼎的功臣。”东方明说：“那看他的造化了。”

正在喝酒叙话之间，王虎儿进来，张口结舌说：“后、后头闹、闹、闹鬼。”东方明问：“你是疯子罢？”王虎儿说：“我没疯，后头闹鬼。”东方明问：“什么鬼？”王虎儿说：“大鬼，有七八十啦丈高，脑袋像车轮那们大，眼睛是两盏灯，一尺多长的舌头，嘴里往外喷火，穿着一身孝袍子。哎哟，怕死我了。在姨奶奶屋里乱闹，把姨奶奶全都唬死了。”东方明问：“此话当真？”王虎儿说：“小人焉敢撒谎。”东方明一声吩咐，叫护院的抄家伙，打更的点灯笼，去到后院捉鬼。

这段节目，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东方明仗造化捉鬼 黑妖狐用巧计装神

且说东方明一听姨奶奶屋中闹鬼就急了，立刻吩咐看家的、打更的抄家伙掌灯火。立时间一阵大乱，护院的进来了十数个人，外号儿叫夹尾巴狗、长尾巴狼、无毛鸡、花脸野猫。怎么都是这宗外号？似乎真正有本领的，谁上他这里来，这都是些无能之辈，狐假虎威的在他这里混碗饭吃。听见员外爷叫，大众就抄家伙前来，问：“员外爷，唤我们有何事情？”东方明说：“你们到后院与我去捉鬼。”众人一听，全都吓得身躯往后倒退，说：“员外爷，别的事全行，要教我们捉鬼那可不行，人鬼是两路，总然有本事，谁能捉得住鬼哪？”东方明说：“你们既然在我这里看家，我教你们捉鬼就得去捉，不捉不行。”那些人也说得好：“当初讲的是拿贼，没讲下捉鬼。先要讲下捉鬼，我们还不定来与不来哪！”东方明听他们这些言语，气的是拍桌案乱嚷。赵胜、孙青四个人说道：“二员外爷不必动怒，我们去捉鬼。”东方明说：“不用你等去。可见我手下的人皆是些无能之辈，教他们瞧瞧，还是我去捉鬼。”吩咐一声：“看我的兵器来。”单有两个人，抬着一把虎眼金鞭。赵胜等看这鞭足有碗口粗

细,两个人抬着,把二人压的还是歪歪咧咧的。就见东方明一伸手接将过来,并不费力。赵胜等暗暗把舌头一伸,说:“二员外爷好大膂力。”东方明早就把长大衣服脱去,摘了头巾,气昂昂的拿着一把鞭出了厅房,直奔后边来了。连赵胜等并家人带护院的,大众点着灯球火把,也奔后边来了。

王虎儿见他们人多,先就跑到前边带路。至姨奶奶的屋子外头,听了听,此时屋中又没有什么声音啦。冲着东方明用手一指,说:“就在这屋子里哪!”赵胜等要进屋子,东方明把他们拦住说:“不用你们,还是看我的。”自己心中一忖度:有人常言为人平生的造化,若有举人之命,晚间行路,肩头上就有一盏灯,鬼最不敢欺身,若要一欺身,被这灯一照,就能把鬼照化了。若要有进士之命,晚间肩头上有两盏明灯;位分再要大些个,脑袋上就有许多的明灯。自己一想,若要哥哥作了皇上,我就是一字并肩王,我这脑袋上、肩头上不定有多少灯哪!我要先把脑袋伸进去晃悠晃悠,屋中要是有鬼,教我这脑袋上明灯也就把他照灭。想好了这个主意,自己把帘子一掀,把脑袋往里一伸。也是心中害怕,闭着眼睛把那脑袋晃了几晃,并没有鬼的声音,自己就把胆子壮起来了。睁开眼睛一看,连个鬼影儿全无,想着自己造化是真大呀!就见地下横躺竖卧,尽是那些姨奶奶、丫鬟、婆子。东方明一狂,说:“大众跟我进来罢,鬼已教我治灭了。这我可作了一件损事,这鬼教我这灯照灭,永世也不能脱生去了。”赵胜等也是纳闷:“他有什么灯?也没瞧见一点亮儿,他说他有灯,这可是个怪事。”大众进来,就把这些妇人扶起来,待了半天,全都悠悠气转。东方明坐下一问这个缘由,那些人一口同音说鬼的这个形像,又与王虎儿说的不

同。东方明又安慰了他们半天，又说自己怎们造化大，从此就不能再有了。

忽见窦勇强跑进来说：“姐夫，前头院子有个神仙，驾着白云彩，在半悬空中那里嚷哪！他说他是夜游神。”东方明一听又是一怔：“怎么今天晚晌神鬼全来了哪！”赵胜等也都是一怔。又有几个家人，怪嚷着往里直跑，说：“员外爷，可了不得了！前头夜游神那里说哪，教咱们好好把金氏娘子送将出去没事，若要不送，他要教咱们一家子都化成脓血。”东方明说：“待我去看。”劝姨奶奶不用担惊害怕：“有我在，一福压百祸。别看神鬼乱闹，方才闹鬼，怎么我到了就不见了呢？前头闹神，我到了就完。”仍然大众执定灯火，够奔前边来了。至前厅院内，果见半悬空中，类若半云半雾之中，是个金脸红头发之人，穿着一件青衣服，手中苍蝇甩儿乱摆。这内中就有信以为实的，七言八语，纷纷议论。唯独赵胜，细细瞧看智爷，总未深信。

原来智化与徐良分手时节，一直扑奔正南，各处找寻金氏在什么所在。可巧正走在更房，见里面点定灯烛，窗棂纸有破损的地方，往里看了一看，原来是打更的。二个更夫在那里跪着，一个更夫一只手中执定酒壶。智爷看着有些纳闷，到要瞧瞧看。跪着的那个说：“你准保我有贼伸手就拿，给你磕头。”这醉鬼说话舌头都短了，酒够十五成，说：“咱们这个招儿，错过你不教。拿去，在门后头哪！”那个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就从门后拿出一个口袋来，高够一尺开外，有碗口粗细，抽着口儿。那醉鬼说：“徒弟，过来我告诉你怎么使法。可别轻易就传人哪，不磕头别传给他。”那人说：“到是怎么使法？”醉鬼说：“一只手袖着手勾子，一只手袖着口袋，要是遇见有贼，他必在花

裸底下，竹塘边上，黑暗地方蹲着。故意装没看见他，离他不远，就把这宗东西冲他面门一抖，用手勾子一搭，搭躺下就捆，他有托天本领也不行啦！为人全凭手眼，如若迷失二目，要拿他岂不是探囊取物一般？这个招儿错非是你磕头，绝不轻传。”正在说话之间，一阵大乱，众人喊叫后面捉鬼。智爷看这两个人一闻此信，急忙出去。智爷心中纳闷，到底不知这口袋内是什么物件。看屋内无人，自己一纵身蹿到屋中。就见门后放着五六个口袋，全是一般大的尺寸，把口袋嘴子打开一看，原来是白沙石轧的面子，过了细箩。智爷一看此物，计上心来，提着口袋往外就走。找了一个僻静所在，打开包袱，把自己衣襟吊妥，将刀挪在丝带之内，上边罩了一领青衫，带了隔面具。就是那小孩子带的鬼脸一般，却是金脸红发，眼睛、鼻子、口这几处皆有窟窿，可以出入气，往外瞧看。上面有个飘带，往脑后一系。复又拿了一个苍蝇甩儿，把包袱往腰间一系，提着白沙石口袋往前就走。

行到厅房后边，一纵身蹿上后坡。扭项往后边一看，见后边灯笼火把，人声乱嚷，说：“捉鬼，捉鬼呀。”智爷就知道是徐良闹的故事。自己往前来一路之上各处留神，总没找着金氏的下落，只好也就装起神来，使个诈语，使他们家内之人口中说出金氏的方向，再去搭救。拿定了这个主意，说：“呔！下面听真，我乃夜游神是也。奉玉帝敕旨，我佛牒文，监察人间善恶。今有东方明作恶多端，快快前来见见，吾神好开活汝的性命。”随说着，早就看见了底下也有由屋内出来的，也有由别院跑过来的，也有打着灯的，也有在黑暗处站着的。趁着此时，智爷在房上往上一蹿，又蹿起有一丈多高，使了一个云里转身，就把

那白沙石一洒。下面人看这夜游神，犹如从天宫驾着白云坠落下来的一样，家人撒腿往后就跑，与东方明送信去了。智爷见他们走后，也就不往下再说，也不洒白沙子了。工夫不大，见东方明率领大众，由后面往前院而来，复又把那白沙子唰唰啦啦的乱洒。伏地太岁东方明带着赵胜、孙青、薛昆、李霸、窦勇强，大众抬头一看，夜游神复又说道：“呔！下面听真，吾乃夜游神是也。奉玉帝敕旨，鉴察人间善恶。今有施俊夫妻被东方明所害，金氏娘子乃是三贞九烈妇人，你若知时务，急速快将金氏送回家去，以免尔等满门之祸。如若不然，吾神教你全家大小，一时三刻俱化为脓血而亡。”东方明一闻此言，身不摇自战，就对窦勇强大众说：“今有夜游神指教于我，快把金氏送回他们家去罢，亦免咱们全家之祸。”

赵胜在旁边把孙青叫将过来，低声说：“这个是夜行人假扮夜游神，那云彩是洒的白土子，你们会看不出来？待我由后面上房，你们逗他说话，我把他踢下房来，用乱刀一剁，咱们在二员外眼前显显本领。”孙青点头，转身就与智爷说话：“夜游神老爷，我们这就送出金氏去，千万可别降我们一家之罪。”智爷说：“急速快……”那个“送”字未能说出，就咳嗽，噗咚摔下房来。众人用刀就剁，喊哧嗑哧，鲜血淋漓。

要问智爷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赵胜害人却教人害 恶霸欺人反被人欺

且说智爷只顾与孙青说话，不略后边有人上来。孙青为的是领着智爷心神念净在下面，就不提防后面之人。就听夜游神哎哟一声，噗咚摔倒在地。孙青、薛昆、李霸三人把刀亮出来，喊哧嗑哧一阵乱剁。东方明一见大家乱剁夜游神，不觉心中害怕，反倒拦阻他们几个，说：“你们因何乱剁夜游神？此乃神圣，断断不可。”孙青说：“你老人家怎么知晓他是夜游神？要真是夜游神，我们断断不敢。这都是夜行人的主意，装神扮鬼。再说绿林人都是高来高去，二员外请想，他既是夜游神，怎么教我哥哥一脚踹下房来？”东方明一听此言，方才明白，说：“这既不是夜游神，后面定不是鬼了。”正在说话之间，忽听房上一声喊叫：“呔！下面该死的恶霸，敢用刀剁夜游神！尔等们该当何罪？”众人一听房上又有夜游神说话，大家细细一看，剁的这人不是夜游神，原来是赵胜。一个个面面相观，暗道：“赵大哥怎么打房上摔下来了？”原来是赵胜预先与孙青低声讲话，智爷心中就明白了，准是商量要暗算于我。果然一回头，见赵胜慢慢扒房脊过来，往起一抬身，对着智爷臀部就是一腿。智爷容

他一踢，自己哎哟一声，却是揪住了赵胜的腿腕子，往下一带，恶贼人身不由自己，噗咚摔下房来，众人并没看明白是谁。此时又听夜游神说话，大众方才细细瞧看，彼此一口同音说：“员外爷，咱们上了夜游神的当了。”众人大骂夜游神。

智爷一生就是不教人骂，本与徐良商量次日再动手杀人，被众人一骂，撞上气来了，把隔面具飘带一解，脱下青衫，抛了沙子口袋，把苍蝇甩儿往青衫里一卷，放在房上，回手抽刀，说：“夜游神要汝等的性命来了！”众人往两旁一闪，智爷脚站实地。东方明在旁边说：“尔等们上！你们若拿他不住，等二员外我去。平生永不喜以多为胜，总是单打单我方才动手哪。”众人齐说：“拿住这个人与我们大哥报仇。”一个个手中兵刃往上乱扎乱砍。智爷这口刀遮前挡后，幸而好那两个出色的倒没上来。正在动手之间，后边又有人来说：“员外爷，不好了，后面又有鬼嚎起来了。是柱天柱地一个大白人，无论男女的房中他是掀帘子就进去，此时唬死人不少啦。”

东方明以为捉鬼作脸，仍然还是自己捉鬼，教那人在头前引路，直奔后面。就见那人用手一指，果然就在屋中嗞嗞的乱叫。东方明奔到屋门口，仍然是把帘子一掀，眼睛一闭，他吃着上回那个甜头了，将头一摇，他心想着头上的灯把鬼照灭。晃悠了半天，果然听不见鬼嚎了，倒把山西雁吓了一跳。头一次是徐良把众姨奶奶唬躺下，自己往别处去了，东方明钻进脑袋来，徐良是没看见过的。这一次山西雁瞧他闭着眼睛，头颅乱晃，不知是什么缘故，就用自己舌头冲他面门舔了一下。东方明就觉着冰凉，在面门上又一蹭，他睁眼一看，哎哟一声，险些栽倒，这才看见徐良这个样儿。自己又一壮胆子，想着前面是

人，后面也是人，就往屋中用手中鞭对着徐良打来。山西雁回头就跑，皆因与智爷定下的，今天不杀人。想着战要战要他，得便再走，又看东方明这条鞭实在太粗。徐良一跑，东方明更觉胆大了，也就进屋中追赶徐良。当中有张八仙桌子，徐良在前，东方明在后，二人转桌。徐良最好诙谐，跑着跑着用舌头一舔东方明，伏地太岁一惊，连着好几次。东方明暗暗恨自己无智无才，其实隔着一张八仙桌子，何必与他转桌。要论手中这把虎眼金鞭，并不用追赶与他，横着一打足以够得上。主意一定，就把那鞭对准徐良后心，飏的一声，噗咚摔倒在地。列公听清，可不是徐良摔倒在地，论东方明也打不着。山西雁眼瞅着他一横鞭，自己往旁一闪，就见东方明摔倒在地。又见由桌子底下蹿出一个人，磕膝盖点住东方明后腰，立刻就捆。

见此入穿一身皂青缎夜行衣，软包巾，绢帕拧头，洒鞋青缎袜子，背后插刀，总没看见他的面色是谁。徐良纳闷，走过前来，将要问那人是谁。就见他将东方明捆好，一纵身躯起来，与山西雁磕头，说：“三哥，你老人家一向可好？”徐良哈哈一笑，说：“老兄弟，你真吓着了我了。”把艾虎搀起来。又说：“老兄弟，你来的实在真巧，我与智大叔正因此事为难。”艾虎问：“什么事情？”徐良说：“兄弟你不用明知故问，你不是为你盟嫂而来么？”艾虎说：“不错，正是为我施大嫂子。”徐良说：“我们正为此事为难，我比施俊年岁大，不能往外背弟妹。教智大叔背，智叔父也不愿意往外背施大妹子。老兄弟你来得甚巧，往外背弟妹非你不可。”艾虎说：“来我可是来了，要教我往外背嫂嫂那可不能。”徐良说：“咱们上前边找智叔父去，你爱背不爱背不与我相干。”艾虎说：“很好。这个恶霸咱们是把他杀了，或把

他砍了？”徐良说：“依我主意，别把他杀了，留他活口，听智叔父的主意。往他口中塞物，把他扔在里间屋里床榻的底下，咱们先往前边找智叔父去。”艾虎过来，撕东方明的衣襟把他的口塞住，把他提起来，至里间屋中，往床榻底下一放。艾虎坐在地下，用双足把东方明往里一踹，踹的恶霸身贴北墙，艾虎方才起来，复又把床帏放将下来，不怕就是有人到里间屋中来，也不能知道床榻底下有人。

二人复又出来，艾虎问：“三哥，你因何这样打扮？”徐良就把自己事情对着艾虎学说了一遍，复又问艾虎的来历。小义士说：“我的话长，等事毕我再慢慢的告诉三哥。”教三哥把那袍子脱了，好往前边动手去。徐良说：“你教我脱了袍子，你把我的东西还不给我么？”艾虎问：“什么物件？”徐良说：“你不用明知故问，拿来罢！”艾虎又问：“到底是什么东西？”徐良说：“我的夜行衣靠，什么东西！”艾虎说：“你的夜行衣靠，怎么来问我呢？”徐良说：“准是你拿了去，没有两个人。”艾虎直急得要起誓，说：“实在不是我拿了去了。”徐良说：“必是你嗔怪我方才找我的包袱时节，口中不说人话，不肯还我，是与不是？”艾虎微微一笑，说：“三哥，你方才找包袱说什么来着？”徐良把找包袱的言语说了一遍，小义士闻听把舌头一伸，哧的一笑，说：“很好，很好。”徐良问：“到底是你拿去不是？”艾虎说：“要是我拿去，焉敢教三哥这样着急哪！总是有人拿去就是了，可不是我。”徐良又问到底是谁，艾虎说：“不用打听了，咱们先去办正事要紧。”山西雁无奈，只可把头上帽子、麻辫子、孝袍子、舌头，俱都摘下来，同着艾虎直奔前面而来。前边正在动手之间，二人把刀亮将出来，一声喊叫。这两口利刃非寻常兵器可比，

就听喊哧磕哧乱削大众的兵刃，众人一齐嚷叫利害。

智爷正在危急之间，孙青、薛昆、李霸与护院的并家人等，围着动手，倒不放在智爷心上，窦勇强提着一根熟铜棍，从外边往里一闯，盖顶搂头打将下来。智爷看他力猛棍沉，只可逢强智取。往旁边一闪，用了个反背倒披丝的招数，对着窦勇强后脊背，就听见崩得一声响亮，把智化吃一大惊非小。就听他说：“哎哟，你怎么真砍呢？”仍然抡棍又奔智化而来。就在三五个回合，智爷只顾用刀一砍，被他那棍一磕，只听当啷声响亮，把自己这口利刃磕飞。将要往外逃窜，徐良、艾虎赶到，早有徐良先就奔了智化，用他手中大环刀，遮前挡后，保护智爷闯将出来。离大众动手的地方甚远，叔侄方才说话。智化问艾虎从何而至，徐良就把两个人遇见，拿住东方明，已知金氏的下落这些言语，学说了一遍，让智爷到楼上先救金氏去。智化说：“有艾虎来了，不用我去背金氏。”徐良说：“我艾虎兄弟他不管背金氏，还让你老人家去救。”智爷说：“也罢，我先到楼上看着金氏娘子去，你们把前头事情办毕，再上楼找我。”徐良说：“我先给你老人家拿一口刀来。”见徐良去不多时，就给智爷取来一口利刀，交与智化。

智爷拿这口利刀够奔东北，直奔藏金氏之楼而来。将至楼下，就听见上面哭哭啼啼的声音。将要蹿上楼去，忽见由瓶儿门那里来了一个灯亮，走在楼下，高声嚷叫说：“上面的听真，现有员外爷吩咐，别管这个妇人是从与不从，教我先把带将下去，员外爷先教他失了节，然后什么人爱救他就救。”上面婆子答言说：“我们劝解他有几成愿意了，让员外爷稍等一等。”下面那人说：“张姐，你下来我告诉你一句话。”上面婆子道：

“有什么话为何你不上来说呢？”下面那人又说：“你下来罢，我这句话要紧。”上面那个婆子说：“李大嫂，你可好好的看着他，千万别教他行了拙志。”上面那个人说：“我早知道你们两人有私话，下面说去罢。”智爷暗地一想：“这倒是很好一个机会，省得自己上楼，当着金氏一杀婆子，倘要唬着金氏反为不美，总是在楼底下杀他才好。”先就纵身蹿过来一刀，先把男子杀死。然后见那婆子下来：“有什么话你快说来。”智爷赶奔前去，一刀也把那婆子杀死。复又往楼上叫说：“李姐，你也下来，我告诉你一句心腹话。”楼上那婆子说：“这个说话的是谁？”智爷说：“是我，你连我的语声都听不出来了？”那婆子说：“我不能下去，我这里看着人呢！”智爷说：“你只管下来，难道说还跑得了他不成？”那婆子也是该当倒运，无奈何走下楼来，始终也没听出是谁的口音。下了楼，随走随问：“你到底是谁？”智爷见他身临切近，用手中刀往下一落，叭叉一声，结果了性命。

复反拿着这口刀，由楼门而入，直奔胡梯。上下俱有灯火，踏胡梯上楼，心想着过去与金氏说话，焉知晓上楼来找，金氏踪迹不见。智爷一急，就见后面楼窗已然大开，智爷也不知晓是什么缘故，展眼之间，金氏不知去向，就见后面楼窗大开，大概金氏教人由此处背出去了。又不知是教什么人背走，若是自己人背去方好，倘若教他们这里人背出去，自己就是行拙志，都对不起徒弟与侄男。想到为难之处，只可就由后窗户那里也就蹿出来。往下面一看，见有一条黑影，蹿上西边墙头。智爷随后赶下来了，过了两段界墙，方才看见前面背人的飞也相似，直奔正西。智爷在后面追赶，说道：“前面是什么人背着金氏？快些答言。你若不把金氏放下，我要赶上时节，我可不管

你是什么人，你要是恶霸馥党，不放下金氏立追你的性命；要是救金氏的，别管你是平辈晚辈，我可与你甘休善罢。你这不是戏耍姓智的，你是羞辱姓智的。我用了一个调虎离山计，我杀了婆子，你往外背！”智爷随说着，那人并不理论，还是一直飞跑。所以智爷生气，就因当初在霸王庄救倪继祖时节，由土牢救将出来，教北侠背走，吃过这一回苦处。这如今总算老英雄了，却又是这样，焉有不上气的道理。故此在后面追着，气哼哼的教把金氏放下。又对着前边那人不肯站住，智爷越追越上气，复又说：“前边那小辈，我将好言语你不放下，我要口出不逊了。”只顾这一句话不要紧，这才见前边那人停住脚步。原来是用大抄包兜住金氏，系在胸膛，为的是背着省力。不未从站住时节，先把抄包解开，将金氏放下，转过面来说：“你老人家千万别骂。”智爷也就身临切近，气昂昂的说：“你到底是谁？”细细一看，说：“原来是你！”一跺脚，咳了一声，愣柯柯半晌无言。

要问来者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智化送侄妇回店 兰娘救盟嫂逃生

且说智爷见着背人的把脊背上人放下，与智爷一跪。细一看，却是徒弟的媳妇甘兰娘儿。智爷一见是他，自己羞了个面红过耳，焉有师父要骂徒弟媳妇的道理？你道这甘兰娘儿因为何故来到此地？皆因是这前后两套《小五义》俱是明讲的平词，所以不比四大奇书，也不敢比十家才子，可也不与小说相同。乃当初玉昆石先生所留，此书讲的是明笔、暗笔、倒插笔、惊人笔。诸公细瞧，必须把此理看明，方有可观的所在。似乎艾虎、兰娘儿这一露面，表他们的来历，皆称为是倒插笔。不但艾虎、兰娘儿来，还有甘妈妈、凤仙、秋葵、霹雳鬼韩天锦，俱已来到。

就因艾虎与韩天锦他们在卧虎沟完姻，韩章回家去了。这日闲暇无事，忽然凤仙想起牡丹金氏来了。他们本是干姊妹，对着艾虎一提，小义士也想念盟兄，对着上京任差日限又远，何不一同上一趟固始县去又碍何妨。夫妻一商量，秋葵也想念姐姐了，要一同前往。秋葵要去，兰娘儿也要一路前往，霹雳鬼也要去。沙老员外不放心，怕的是霹雳鬼闯祸，艾虎也不愿意同着霹雳鬼一路前往。甘妈妈说：“既然这样，我同着他们一路

走走。”沙老员外方才放心，雇了驮轿两顶。艾虎、霹雳鬼坐车，甘妈妈、兰娘儿、沙氏俱都坐驮轿，一路无话。也是住在金钱堡，可不是与智化、山西雁在一个店内住着。在西边有个德胜店，把上房东西房俱都留下，打脸水烹茶。今日天色已晚，打算明日再奔施俊家去不迟。沙氏教艾虎打听打听施老大人是尚在还是故去了，艾虎就与店中伙计打听施家之事。那伙计是连连摆手说：“千万可别提施家事情了。”艾虎问什么缘故，伙计就把施家之事，一五一十学说了一遍。沙氏一闻此言，不觉二目之中落下泪来。艾虎等店中伙计出去，也就止不住往下落泪。唯有甘兰娘儿在旁边哈哈的狂笑。艾虎与沙凤仙越哭，甘兰娘儿越笑，哈哈笑个不止。艾虎不觉怒气往上一冲，用手一指，说：“好贼辈，你太也无调教了。论说妇道的规矩，晓三从懂四德是妇道根本，夫主就是一层天，为丈夫要是遇见喜事，你也帮着欢喜；若是遇见烦事，你就帮着愁肠才是。我与你姐姐都在这里悲泣，你反倒在那里哈哈的狂笑，那里有夫妻一点情分！到底你出身不高。”

艾虎虽这们说着，甘兰娘儿还是哈哈直乐，乐了半天，说是：“老爷说完了没有？”艾虎说：“我说完了便怎么样，不说完了便怎么样？”甘兰娘儿说：“你说我出身不高，生来一个妇人，是随夫贵随夫贱；妾身托赖老爷之福，也就不能论出身高矮。请问你一件事情：你是何人的门徒？”艾虎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谁人不知我是黑妖狐智化的门徒。”甘兰娘儿又问：“什么人的义子？”艾虎说：“你这是没话想话说，我的义父是北侠，难道说你就不知？”甘兰娘儿哈哈又笑，说：“可惜呀可惜。师父、义父那样的英雄，认你这样义子徒弟。我可是女流之辈，我

可也听见说过那二位老人家挥金似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济困扶危，有求必应。杀赃官，去忤逆，爱孝子，敬贤孙，喜的是义夫节妇。千里之外有一恶霸，自备资斧，到那里结果恶霸的性命；千里之外有个被难的，也是自备资斧，救这个被难之人去。饶把他救将出来，还不通名姓，若是穷苦之人，还要周济银两与他，这叫大丈夫施恩不求报。可惜收你这样徒弟！听见盟兄全家遭害，不想一个主意与盟兄报仇，反到同着我姐姐在那里哭哭啼啼。似乎我与我姐姐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妇女，你是个八宝罗汉、须眉男子，万岁爷家现任职官。你与施大哥八拜为交，生死弟兄。不思念与哥哥报仇，反在此落泪，你这就叫有负前言，连一点大义纲常全无，反倒说我不懂三从四德。我乐得是你堂堂四品护卫，又是侠义的门人弟子，不晓得与盟兄全家报仇，反在此流这妇人泪。哭会子也是无益于事，能把哥哥哭活？能把姐姐哭的身离虎穴？要真如此，就是把二目哭瞎，也不枉哭了一场。若依我愚见，你要不敢到恶霸家中与哥哥报仇，我就要前去探道啦。只用把道路探好，今日晚间，妾身背插一口钢刀，夜入太岁坊，把恶霸家中杀个干干净净，鸡犬不留。金姐倘若未死，把姐姐救出龙潭虎穴，就算替我丈夫尽尽交友之道了。”甘兰娘这一套话不大要紧，把一个艾虎说的面红过耳，气的是浑身立抖，说：“你出此朗朗狂言，我要出去探道，你真敢跟着我，今日晚间，夜入太岁坊走这一趟？”甘兰娘儿说：“你要不去，我自己还要前去，何况又是跟你前往，焉有不敢之理？”艾虎真就出来探道。探明道路，转头回来。

大众吃毕晚饭，艾虎换了夜行衣靠，兰娘儿也拾掇利落，拿绢帕把乌云罩住，摘了钗环镯串，脱了衣裙，净剩里边小袄，

用汗巾扎腰，多带了一根抄包，背后插刀，换了软底弓鞋，就同艾虎出来。并不走店门，兰娘儿与艾虎俱从后墙跳出去，直奔太岁坊的后身。走在五道庙，远远的看见山西雁搬着一块石头进庙去了。艾虎告诉兰娘儿说：“这就是三哥，大概还有别人。”不多时，又见智爷出来。艾虎说：“他们也为此事而来，不用过去见他老人家，咱们谁先到谁救。”倒是艾虎先进的太岁坊，夫妻分手，艾虎往前面去了，兰娘儿在花园子里一绕。若论胆量，这个妇人可算数的着第一。忽然一见徐良换他这一身孝袍子，可把兰娘儿吓了一跳，细一看，却原来是三哥。心中暗暗纳闷，他因何这般的打扮。只见他扭来扭去，正扭在高兴之间，兰娘儿就把他这夜行衣靠包袱拿起来了。远远的看着，打算他真急了时节，好把包袱给他。不想他口出不逊，这一骂，把甘兰娘儿骂急了，这一赌气，包袱也不给他了，找了一块石头，对着徐良打去。徐良随后一追，自己就跑。跑过了东房，后来不见徐良追他，方才又从东房过来，各处找寻金氏。后来找着金氏，由后楼蹿将上去，戳破窗棂纸，看了半天，方才听得明白，暗暗夸讲金氏所说言语，真是烈妇。

本打算要进去杀婆子，也怕唬着金氏，可巧遇见智化用了个调虎离山计，自己就开了后楼窗，来至金氏面前，解了绑绳，说：“姐姐多有受惊，我是前来救你。”金氏说：“你要是我的恩人，容我一死，我也不能出恶霸门首。”兰娘儿问什么缘故，金氏说：“我既到恶霸家中，我要出去，也是名姓不香。”兰娘儿说：“我不是外人，我是艾虎之妻，前来救你。”金氏说：“你是艾虎之妻，你姓什么？”兰娘儿说：“我姓甘。”金氏说：“你更是胡说了。艾虎之妻姓沙，你怎么告诉我姓甘呢？”兰娘听他问到此

处，觉着脸一发赤，低声说：“妹子，我是艾虎的侧室。”金氏方才明白。兰娘儿早把他搁将起来，用大抄包兜住他的臀部就往背后一背，抄包的扣儿系在了兰娘儿的胸前，背起来就走。

将一出来，就遇着智化后边追赶，明知是师父，故意一语不发。后来听着要口出不逊，自己不能不答言，方才把抄包解开，把金氏放下，双膝跪下说：“师父别骂，徒弟媳妇在此。”智爷一看是甘兰娘儿，自觉脸上有些发愧，搭讪着问：“原来是你们夫妻俱都上这里来了！”兰娘儿就把来由对着师父学说了一遍。智爷说：“很好，你们来得甚妙，我们爷们正为背金氏发愁呢！我先保护你们出去，然后告诉你们一个主意。”金氏一看原来是智化，当初曾在夹峰山见过一次，跪在地下就与智爷磕头，说：“智叔父，侄妇被恶霸抢来，本不打算出去。现有弟妇前来救我，我要行拙志，我妹妹不教我死。我若不死，出去怕人谈论，名姓不香。”说道此处，就哭起来了。智爷劝解半天，又教兰娘儿把他背将起来，仍然把抄包系住。智爷保护，直奔北墙而来。兰娘儿蹿上墙头，飘身下来，智爷也就跟出墙外，送他们直奔德胜店。走着路，智爷就告诉兰娘儿一个主意，说：“施相公可现在五道庙内，此刻倒不用叫他夫妻相见，先把你姐姐背回你们店去，可别教店中人看出破绽来，女眷中多一个人也不大要紧，又是夜晚之间。明日五鼓，教他们套车，你们上车之时多一个人，店中绝看不出那女眷中多出一个人来。我带着施公子、徐良前来寻找你们，作为是咱们一路前往。”兰娘儿点头说：“师父这个主意很好。”随说着，就到了店的后墙，兰娘儿说：“师父到里边不到？”智爷说：“我就不到里面去了。”兰娘儿一回手，由腰中解下一个包袱来，交给智爷。兰娘儿说：“你老

把这个包袱交给我三哥，告诉他往后说话可要留神，再要那们说话，嘴巴可要打上脸去了。”智爷一听这话，就知不大相符，问了问：“这个包袱你是从何得来？”兰娘儿说：“我是捡拾三哥的这个东西。”智爷也不敢往下再问了，料着必是徐良口出不逊。暂且把包袱系在自己腰中，看着兰娘儿蹿上墙头，进里面去了，自己复反回来，蹿进太岁坊后墙，仍然往前扑奔到了前边动手的所在。

此时，那些动手的人已然教艾虎杀了个七零八落，智爷复又杀进来了。就见地下横躺竖卧，也有带重着伤的，也有死于非命的，遍地半截兵刃不少。又听正房上一声喊叫，原来是东方明赶到此处。皆因艾虎把他捆上，口中塞物，二位英雄出来之后，原来有个家人不敢进屋子，远远看着，等徐良他们去后，家人进来，就由床下把东方明拉出来解开，又将口中之物掏出。东方明叫家人把金氏带去霸占之后由他们去救，不想工刻甚大，自己一赌气，扑奔东院来了。将到院内，就见婆子家人俱都被杀，亲身上楼，不见了金氏，直气得大骂一场，又上前边动手来了。将到前院，就见家人乱嚷说：“从外面来了两个大山精，打进来了。”

要问来者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窦勇强中铁棍废命 东方明受袖箭亡身

且说恶霸见丢了金氏，大失所望，就想着上前边动手去，杀了这几个人也出他胸中之气。将到前边一看，他家下的人俱都无心动手，有机灵的全都逃了性命，痴傻的还在那里交手。又从外边跑进几个人来，齐说道：“员外爷，可不好了！由门外来了一个大山精，一个母夜叉，提着两条浑铁棍，瞪着大眼睛，看不见咱们的大门，口中乱嚷说：‘怎么这里没门哪？’那母夜叉说：‘那边有门。’大山精说：‘走这边近便。’就用棍一戳，墙就倒了，迈脚就走，不久的就打在这里来了。”东方明一闻此言，这又是一件奇事。忽听大吼一声，犹如外面打了一个霹雳相似。艾虎里边动手，就听见二哥的声音，原来是韩天锦夫妻二人全都到了。

皆因艾虎与兰娘儿夫妻议论上太岁坊的事情，可巧被秋葵听见了。也没把此事听明，就知道施俊一家遭害，教太岁坊太岁爷抢去，有甘姐姐同老兄弟姐夫去到太岁坊救人。秋葵管着艾虎又叫老兄弟，又叫姐夫，自己本就糊涂，又没听明白，回来就与韩天锦商议，他们也要去。原来韩天锦吃完了晚饭，躺

在里间屋沉沉睡去，打呼的声音犹如牛吼一般。秋葵过来，抡开了拳头蹦蹦的乱打，好不容易才把天锦砸醒，一挺身坐起来说：“秋葵，你怎么打我？”秋葵说：“霹雷鬼，你还睡觉呢？”原来夫妻二人就是这个官称。韩天锦说：“我睡觉与你何干？”秋葵说：“牡丹姐姐教太岁爷抢了去了，施大哥教太岁爷害了。”韩天锦问：“怎么样哪？”秋葵说：“老兄弟、兰娘儿姐姐他们两口子去找太岁爷去了，咱们也去。”韩天锦说：“咱们就走。”遂提了他那条铁棍，把衣襟掖得利落。秋葵也就摘了花朵，脱了裙衫，里边短袄用汗巾扎住，也用绢帕把头发包好，也就提了一条浑铁棍。秋葵在先，韩天锦在后，将往外一走，就被甘妈妈拦住，说：“哟，我的干女儿，你上那里去？”秋葵说：“我上太岁坊找太岁爷去。”甘妈妈说：“哟，我的干女儿，你可去不得，有我们姑娘与姑老爷前去，你们不必去了。”秋葵说：“你快躲开，别误了我们的事情。”甘妈妈说：“我偏不教你们去。”说毕，就把门口一揸。秋葵说：“你要不躲开，我要拿棍打你啦。”甘妈妈说：“你要打我，可冲着我的脑袋打。来！”沙氏真正一举棍就要打，甘妈妈往旁一闪，说：“哟，大姑娘，你二妹子要上太岁坊去哪！”凤仙慌忙由东里间屋中出来，把门口一揸，说：“妹子要上那里去？”秋葵一瞧事头不好，一生就是最怕姐姐。别看他是个人，也有主意。他把韩天锦一揪，说：“你在前头走罢。”霹雷鬼答应说：“使得。”他见凤仙拦住门口，说道：“躲开不躲开？拿棍要打啦。”随说着一捋棍，照着凤仙就打。沙氏一瞧事头不好，无有法子管这两个浑人了。韩天锦见凤仙躲开，回头叫着秋葵，一直奔店门来了。

将到店门，此时门已是关闭了，有一个人在那看着，若有

出入之人，这看门的给开。韩天锦走在那里嚷：“开门。”那人一看他这个样儿，就有几分害怕，问道：“你老人家天到这们时候，上那里去？”韩天锦说：“我外边拉屎去。”那人说：“拉屎你拿棍有什么用处？”回答说：“为的是看狗。”那人说：“店中有的是中厕，何必单上外边走动去哪？”韩天锦说：“中厕小，在这里走动憋闷的慌，总得敞亮的地方，三里地没人我才拉的出来呢，再者放屁臭气散的快当。你再要不开，我就要拿棍打你啦。”吓的店中的人捂脑袋往旁边就跑，天锦自己开门。店中人又见秋葵也提着一条棍，他复又问道：“这位太太你是做什么的？”秋葵说：“我是看拉屎的那人。”说：“拿棍何用？”回答说：“与他看狗。”店中人看这事头不好，也就不敢往下再问了。夫妻二人俱都出店，也并不知道太岁坊在那里，夫妻二人对问：“你知道太岁坊在那里？”秋葵说：“我不知。你反倒问我，你知道太岁坊在那里不知？”韩天锦说：“你说的，怎么反倒问我呢？”可巧来了一个行路之人，夫妻二人俱都看见，二人彼此棍对着棍把路一横，韩天锦说：“站住罢小子！”那人一看，不但站住，反跪下了哪。说：“二位，我是任什么没有，就有身上的衣服，肚内干粮。”天锦说：“放你娘的屁！如今不干那个了。”书中代表，他本是打杠子的出身。秋葵问那个人太岁坊在什么地方，那人说：“在正南。”说了才放那人去了。若依天锦，他直不认得东南西北，到是秋葵还明白些个，一直往正南。

进了石头牌坊，就听里面呐喊的声音，又对着灯球火把照彻冲天。韩天锦说：“这就是太岁坊罢！”秋葵点头：“准多一半是罢。”天锦问：“这里怎么没有门哪？”秋葵说：“那边有门。”霹雳鬼说：“这里开一个罢。”拿棍一杵，哗喇一声，将墙杵倒，就

开了一个门，迈腿就进来了；秋葵也跟着进来了。霹雳鬼一嚷，东方明瞅见如山精相仿，身高一丈开外，是所有这些打手还不够他一半高的身量哪！大家往上一围，秋葵施展他的棍法招数，展眼间，东倒西歪，死了不少。霹雳鬼一眼就把窦勇强看见了，用声高叫说：“那个大小子，过来咱们两个人较量。”窦勇强也就看见霹雳鬼了，正无心与艾虎、徐良交手，一摆手中熟铜棍，就奔了韩天锦来。二人并不问名姓，就打在一处。如今韩天锦自打完姻之后，就是跟着夫人秋葵学了几手棍，先前不会。对着窦勇强也是多了不会，二人这一交手，倒把旁人给吓住了。铜铁两条棍叮当的乱响，秋葵在旁总怕韩天锦被伤，卖了一个破绽蹕将上去，单臂使平生之力，对着窦勇强臀部的底下，腿洼子之处，叭叉就是一棍。若是窦勇强身体伶俐，也不至于打上，皆因是他棍法不精，顾前不顾后，被秋葵这一棍，噗咚栽倒在地。韩天锦也用平生之力，对着大力将军太阳穴，叭叉就是一根，砸了个脑浆迸裂。这窦勇强本不是金钟罩，也不是铁布衫，本是生就的一身象皮猪骨，若要刀砍在皮糙肉厚的地方，皆都不怕，这太阳穴如何禁得住韩天锦这一棍？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总而言之，邪不能侵正，此人要归了正途，与国家出力报效，何愁无有官作。此是闲言，暂且不表。

东方明看见秋葵一棍将他舅爷打倒，被韩天锦要了性命，自己一个箭步蹕将过去，对着秋葵后脊背，一语不发，抡鞭就打。秋葵也是个傻子，不能瞻前顾后，不料人家人多，智爷在旁说：“姑娘小心，鞭到了。”秋葵一扭身，抡棍一迎，那把虎眼金鞭当的一声，那鞭梢儿被棍一磕，就折下半尺有馀。你道这把金鞭怎么一碰就折？却是东方明就为这们一个虚体面，这把

鞭是硬木胎子，上边金银铜三样合在一处，挂的一个皮儿，净为的装样，可以镇人。吩咐一声抬鞭，抬鞭的那二人故意压的歪歪咧咧，净为是教赵胜、孙青几个人瞧看，不然他怎么不敢向前与人动手？到如今，他想着暗算秋葵，不料有人提醒了，沙氏一缓手，就把鞭梢磕折，自己吓得不敢动手，转身就跑。霹雷鬼看了看没有很出色之人，他就追下伏地太岁来了。秋葵也要追赶，被智爷拦住，说：“姑娘，深更半夜，你不用追赶那厮去了。”秋葵听智爷一套话语，也就不肯往下追赶。此时大家倒没动手，皆因见秋葵与韩天锦一来，众人齐说山精与母夜叉到了，又对着窦勇强过去，这两条棍，棍磕棍的声音太大，众人暗暗夸奖。不料窦勇强一死，又有东方明过去交手。将一过去，鞭又一折，所有太岁坊的众人没有什么指望了。人无头目不行，鸟无翅不腾，就无心动手。又对着孙青动手的工夫不小了，所以众人动手，不求取胜，只要保住自己兵刃削不了，就算保住一半性命。艾虎往前一凑身，与孙青两个人较量。薛昆、李霸二人一瞧事头不好，撤身往外就跑，山西雁就追，说：“老兄弟，你拿那一个，我拿这两个。”徐良追出两个人去，暂且不表。

单提艾虎与孙青交手，智爷也就蹿上去了。此时孙青已经手忙脚乱，无心动手，也打算要跑，不料未能跑开。稍一失神，自己的刀教艾虎七宝刀削为两段；随着一抬腿，被艾虎踢在肋下，噗咚一声，孙青栽倒在地。艾虎过去打算要拿一个活的，刚要把孙青捆起，就听上面噔得一声，小义士赶紧往后一撤身躯。原来是秋葵看着孙青躺在地下，看出便宜来了，也不管有人没人，抡棍就打。若不亏艾虎躲得快当，连艾虎的头颅俱碎了。艾虎虽然躲开，把孙青打了个骨断筋折。艾虎说：“你够多

们愣。”秋葵拿棍复又要打那些家人，智爷把他拦住，说：“姑娘且慢。”秋葵这才不打了。智爷说：“你们大众无非是雇工人氏，你们主人任意胡为，如今你家主人已跑，我们不忍伤害汝等性命。”大家一闻此言，如同领了一道赦旨相仿，大家扔下兵器，俱都跪下与智爷磕头。智爷说：“放你们逃走去罢。”大家欢欢喜喜，逃窜性命去了。这才有艾虎、秋葵过来与智爷行礼。智爷问秋葵：“你们夫妻从何而至？”秋葵就把来历学说了一遍，艾虎又说：“上后面看看我盟嫂如何。”智爷说：“已然叫你妻救回店中去了。咱们在此等等你二哥、三哥，他们回来时节，咱们一同再走。”

再说伏地太岁东方明在前边一跑，后边韩天锦苦苦一追，追来追去追至前边一片松林。东方明料着他要进了树林，韩天锦就不追赶于他了，焉知晓天锦不懂的这个规矩。追进树林，仍然赶不上东方明，一赌气，把手中棍撸的一声，撒手对着东方明打出去了。只听得当的一声，却没打着东方明，正打在一棵松树上。伏地太岁见他把棍扔出来，手无寸铁，自己反觉欢喜，复又追下天锦来了。霹雷鬼本是浑人，两下里动手，焉有撒手飞棍的道理？本是得胜，反倒败回来了。对着东方明又苦苦一追，正追之间，忽听树上有人叫他说：“大哥，别追啦。”东方明抬头一看，由树上下来一宗物件，正中咽喉，噗咚一声，摔倒在地。

要问东方明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金钱堡羞走山西雁 毛家疃醉倒铁臂熊

且说韩天锦扔出棍去没打着东方明，反倒败回来了。不料山西雁追出薛昆、李霸，打算要把二贼捉住。那二贼分路一跑，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徐良也就无心追赶两个贼了。就听见前边嚷吓之声，是韩天锦的口音，自己也就奔树林而来。到了树林，见天锦撒手这一扔棍，自己暗暗恨怨二哥：“两下动手，焉有撒手扔兵器的道理。前边就是有个死人，也叫你打不着哇！并且又有许多树木阻挡。”自己一翻眼，忽然计上心来。看见旁边有一棵大树，随即蹿上树去。料着天锦必跑，东方明必追，若从树下一过，就可以结果他的性命。果然不出所料，先把天锦让将过去，他在树上叫声“大哥别追了”。东方明不知是谁，必然抬头朝树上一看，徐良二指尖点指，噗哧一声，正中哽嗓咽喉，东方明噗咚一声摔倒在地。徐良高声嚷叫：“二哥，别走了，去捡棍去罢。”徐良下了树，与韩天锦见礼。霹雳鬼说：“亏了三弟你呀！要不是你，我准得死在这小子手里。”徐良说：“从此往后，与人交手，可别撒手扔了棍。”天锦说：“再也不敢了，这原来不是个招儿。”过去把自己的铁棍捡来。徐良也会冤他，说：

“你把这小子扛回去，见了智叔父，也是你一件功劳。”天锦答应，真就把东方明用肩头扛上，棍交与徐良替他拿着，直奔太岁坊来了。

将至门首，早有艾虎迎将出来，说：“二哥，扛的是什么人？”天锦说：“我知道他是谁呀！”徐良在旁说：“这就是太岁爷。”艾虎说：“我师父净等着你们弟兄二人到此，好一路前往。”随说着，弟兄三人进来，见了智化，韩天锦扔下东方明，过来与智化磕头。智化把他搀起，说：“贤侄，你扛个死人来何用？”韩天锦说：“侄男追出他去，一棍将他打倒，没想他就死了。”智爷瞧了瞧，东方明就是项下有些血迹，别处并无棍伤，又见徐良在旁微微直笑，智爷早就知道是徐良结果他的性命，却叫天锦承名。智爷说：“天气不早了，咱们急速回去罢。”正在说话之间，忽见由后边跑出几个人来，细看全是妇女，并没有男的，全是东方明的姨奶奶，也有婆子，也有丫鬟，跪在地下求施活命之恩。智爷一摆手，尽饶他们逃生去了。智爷一回头，不见艾虎，复又问徐良艾虎上那里去了，山西雁也是摇头不知。正要寻找，见艾虎由正北跑来，喘吁吁的说：“走罢，走罢，火起来了。”大众一看，何尝不是，烈焰飞腾，又对着天边明皎皎的月色。智爷问艾虎：“这是你办的事情罢？”艾虎说：“不错。我看这里有好几条人命，放起一把火来，倒省许多的事情。”智爷说：“好可是好，只怕连累街坊邻舍。”智爷过去把自己那口刀找来，徐良又把前边屋子点燃着后，爷儿几个出来，直奔五道庙。

走着路，智爷把腰间包袱解下来递与徐良。山西雁一见他的包袱，说：“智叔父，冤苦了我了。我只打量是狐仙爷和我闹

着玩呢，原来是你老人家拿去。”智爷说：“不是我拿去的。我问你，你丢了这个包袱，你说些什么来着？”徐良道：“我没说什么。”智爷说：“不能。你到底说什么来着？”徐良就把他所说的言语学说了一遍，智爷说：“好，你可惹下祸了。”徐良问：“到是什么人拿去了哪？”智爷说：“可也不是外人，你明天好好与你弟妹陪不是去罢！是你弟妹拿去的。他叫我嘱咐你，从此往后，说话留神，倘若再要如此，小心嘴巴可就要上脸了。”徐良一闻此言，羞的面红过耳，说：“老西可真不是人啦，满口胡说八道，我可怎么对我弟妹！”艾虎在旁微微一笑，说：“哥哥何必如此，岂不闻有个不知者不作罪。”徐良说：“实在太下不去了，咳！这是怎么说的哪！”连智化也是劝解。大家就到了五道庙，前去叫门。施俊把门开开，连艾虎也都进来，见着施俊与他行礼，说了始末根由。施俊与大众道劳，就用不着靴帽蓝衫了，仍然还是徐良背着施俊，出离了五道庙，大家分手。艾虎同着秋葵、韩天锦回他们的德胜店，山西雁同智化回他们的高升店。韩天锦与秋葵由店门进去，艾虎由后墙进去。至里面，艾虎见了嫂嫂，给金氏道惊。秋葵、韩天锦至里面，金氏与他们道劳。金氏与兰娘儿早就换了衣服，艾虎也就更换白昼服色，等到天交五鼓起身。

再说智爷同着徐良背着施俊，叫开店门，到了里面，点上灯烛，算清了帐目，给了酒钱。五鼓起身，仍然叫徐良背着施俊，出离店门，直奔德胜店而来。徐良说：“智叔父，让我兄弟在地下走几步吧，我就不上那店中去了。”智爷问因为何故，徐良说：“我得罪了我弟妹，我若到那店中，不能见不着的。若要见面，他说我几句，我有何言答对？是死是活哪？”智爷说：“全有

你老兄弟一面承当，你这个人怎么这们死心眼，连我还说了一句错话哪！你要怕他当着众人羞辱于你，我再嘱咐艾虎一番，我准管保当着众人面前，绝不能有一言半语羞辱你的言词。”徐良只可点头，跟着到了店门首。徐良把施俊放下，说：“我到那边告告便。”智爷这里就叫门，里边问找谁，智爷说：“找姓艾的，姓韩的。”不多一时，见店门一开，就见艾虎与韩天锦出来。见了智爷与施俊，说：“我三哥那里去了？”智爷说：“在那边告便哪。”智爷把艾虎叫到跟前，低声告诉艾虎一遍，说：“少刻你三哥进去，你千万嘱咐你妻子，别叫他当着众目之下说你三哥。你还不知道徐良他那脸皮太薄吗？”艾虎说：“师父只管放心，我早就嘱咐明白了，绝不能有什么说的。”智爷说：“很好，原当如此。”只是等了半天工夫，始终不见回来；打发艾虎找了半天，踪迹全无。智爷说：“不好了，徐良跑啦。”艾虎问：“就为这个事情跑的么？”智爷说：“可不是就为这个事，还有什么事情哪？”艾虎说：“他实在想不开了。”只可艾虎背施俊进去，仍用青纱遮面。大家进来，正遇女眷都要上车之时，到了里面，也都见了一见，施俊也就上了驮轿，智化、艾虎、韩天锦都在地下行走。叫店中开了门，店钱俱已开付清楚，车辆赶出来，直奔正西。远远就听人声喊嚷，原来是许多人都在太岁坊救火呢。

直走到天光大亮，到了一个镇店，找了一座店房进去打尖，打脸水，烹茶，预备酒饭。艾虎就与智爷说：“师父，我三哥此去必是上南阳府去了。”智爷说：“不错。一者为的是冠袍带履，二者为拿白菊花，三来他知道团城子里面有一口鱼肠剑，他打算要把此物得到手中方称他的心意。借着这一点因由，他奔南阳府去了。”艾虎说：“他这一走，总算打我身上起见。师父

你老人家辛辛苦苦，送他们娘们上一趟卧虎沟罢。我追下我三哥去，我也找找白菊花的下落，倘若把他拿住，岂不是奇功一件。”智爷说：“你要去可也使得，无奈我也有事在身。”艾虎说：“你老人家事情不忙，我去赶上我三哥，把这一点小事说开了，省得日后弟兄见面，彼此全不得劲。”智爷说：“既是这样，你就去罢。”可巧被韩天锦听见了，韩天锦说：“老兄弟，要去咱们两个人一同前往。”艾虎说：“不能，你到处闯祸。”韩天锦说：“我绝不闯祸，有人打我不还手，骂我不还言，还闯得了什么祸。”艾虎说：“别瞧此时说得好听，出去走上路就不由你了。”韩天锦一定要去，说：“你不带我去，我就一头碰死。”智爷说：“他们说着，你就同着他去就是了。”艾虎说：“你一定要去，可别拿着铁棍。”韩天锦说：“我就不拿我的铁棍。”把话说定。吃完了早饭，会了饭帐，大家商量施俊的事情怎么办才好。智爷出了一个主意，暂且叫他夫妻上卧虎沟躲避躲避。到了卧虎沟，再往京中寄信，打听佳蕙的下落，必是在岳老将军那里住着呢。开封府的状态了没有，若要告了状，必有府谕；若要没告，就不便再告了。等着把这个知县撤了时节，冷淡冷淡再回家去。施俊说：“此计甚妙。”就依了智爷这个主意。艾虎同着韩天锦先就起身去了。他们大众给了饭钱，上了车辆，也就起身。

将要出店，忽见从外来了三骑马。智爷一看，原来是铁臂熊沙龙、孟凯、焦赤。见着智爷，全都抛镫离鞍，下了坐骑。智爷过去一一见礼，沙老员外说：“别走哪，等着我们吃完了饭再走。”甘妈妈也过来见老员外，兰娘儿、二位沙氏、金氏、施相公全都过来，见了沙、焦、孟三位行礼。老员外一见金氏满脸血痕，一问，说：“你们夫妻也在此处，是什么缘故？”智爷摆手摇

头，说：“悄言。”到了屋中，伙计复又打脸水，烹茶。容伙计出去，智爷才把施俊夫妻的事情学说了一遍。老员外一听，只气得浑身立抖，骂道：“好贼徒、恶霸，反了哇反了！”智爷低声说：“此处离太岁坊不大甚远，此仇已报，你老人家不可声张此事了。”要把施俊带至卧虎沟与京中探信的话，又学说了一遍。又问：“你们三位因何来到此处？”沙龙说：“皆因你侄女他们上固始县来时，我就不放心。由他们走后，终朝每日心惊肉跳，发似人揪，也不知道因为何故。我总料着怕他们路上惹祸，故此我才止了关厂，约会焦、孟二位贤弟赶下来了。若不是这里打尖，咱们还会不在一处呢。”智爷说：“你们吃饭罢，吃完了饭咱们好一路前往。”又把店中伙计叫将进来，复又叫他们备酒。饱餐一顿，又会了饭帐，然后大家上车，沙龙三位乘跨坐骑，保护车辆，直奔卧虎沟而来。未行半里之遥，再找智化，踪迹不见。老员外与焦、孟二位一说：“智贤弟这叫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由他去罢！”行至天晚，老员外要早早住店，皆因是有女眷，晚间行路不便。天气就在日落的光景，路北有座大店，车辆马匹俱都入店，女眷住了五间上房，沙、焦、孟、施俊住了西跨院，皆因前院东西配房俱都有人住下。伙计也是打脸水，烹茶，老员外吩咐叫看酒，要上等肴馔一桌。将酒摆齐，四位酒过三巡，将要谈说，施俊说：“不好，我心内发慌。”连老员外四人，噗咚噗咚俱都摔倒，人事不醒。

要问什么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假义仆复又生毒计 真烈妇二次遇灾星

且说老员外只顾喝酒，万没留神酒内有什么东西，酒过三杯就身不由自主，四位俱都噗咚咚摔倒在地。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列位必疑着是个贼店。却原来不是贼店，皆因是这店东姓毛，叫毛天寿，这个地名叫毛家疃，此处姓毛的甚多，这个店东有个外号叫千里一盏灯，先前是个绿林，可不是高来高去的绿林，是占山为寇的山贼。皆因有个伙计叫赛张飞蒋旺，二人在夹龙沟哨聚喽兵，劫夺过往客商。后来被本地面官搜山，赛张飞蒋旺被捉，毛天寿由后山滚山而逃。过了半载有馀，自己扮作乞丐花子的形像，入夹龙沟，慢慢搬运他们先前所藏的金银财宝。当初劫夺的东西，是值钱的物件，俱都藏在后山有一个石洞之中，上面用乱石盖好，就是他与蒋旺知晓此事。如今蒋旺问成死罪，就是他自己一人搬运。后来开了一座小杂货铺儿，总是贼人胆虚，怕是有人知晓他的根底，自己拾掇拾掇就回了原籍。如今也上了几岁年纪，就在此处开了一座店房。他也走的是固始县的门子。可巧这日在知县衙门里会着东方明，知县一同拜的把兄弟，三个人交的深厚。如今也知道东方亮私

通了襄阳王，商量着一同造反。自己这个准主意还没拿好哪，要跟着他们造反，又怕事败招出灭门之祸；又打算自己这点家财，足以够后半辈子快乐的了；又没有子嗣，总然挣下万贯家财，日后也是白便宜旁人，倒不如作一个清闲自在，不作犯法之事，到底是梦稳神安。想到回心之处，就要善退了东方明：“不与他们亲近，自然他们也不寻找我来了。”不料东方明事败，有王虎儿、王能儿会同薛昆、李霸，找到毛天寿店中来了。

皆因是薛昆、李霸叫山西雁追跑，天光大亮，二人才会在一处。见面之时，咳声叹气，正要商量一个主意，就见那边树林之中，有两个人嚎啕痛哭。赶过来一看，却是王虎儿、王能儿，旁边放着两个包袱，一见二贼，复又大哭。薛昆把他们劝住，说：“你们意欲何往？”王虎儿说：“我们一点主意没有，打算要在此处上吊。你们二位爷台要上那里去？”薛昆说：“咱们一同上南阳府见大太爷去，让那里派人与你们员外爷报仇。”两个人一听，这才把包袱背起来，一直扑奔南阳而来。

晌午大错，走在一个双羊岔路，王虎儿说：“你们二位爷台多走几步愿意不愿意？”二贼说：“可以使得，但不知要上那里去？”王虎儿说：“我们员外爷的盟兄就在毛家疃，给他送个信息去如何？”薛昆说：“使得。”就到毛家店见着毛天寿，就在东屋里说话。王虎儿就与薛昆、李霸见了毛天寿，对行一礼。王虎儿哭哭啼啼的，就把他们一家火灭灯消的事情，说了一遍。毛天寿一闻此言，也就放声大哭，问他们此刻有什么主意。王虎说：“我们自可上南阳府见我们大太爷去，让那里设法与我们员外爷报仇就是了。”毛天寿问：“怎么没上县衙？叩禀过太爷去吗？本地太爷与你们员外爷，我们都是换贴的弟兄。那里

要是知道这个事情，不能不替你们为力。这是那里来的这伙人？又有装神的，又有装鬼的，又有大山精，又有母夜叉。想这施俊，他是官宦之子，怎么他会认的这些个人呢？这可真透着奇怪了。”随说着话，就叫摆酒。不多一时，酒已摆齐，连能儿、虎儿也就搭了一个横凳，同桌而食。王能儿斟酒，将要一端酒杯，忽听外面一阵大乱，正是沙老员外到。王虎儿扒着帘子往外一看，正见女眷们下驮轿车辆，就见了金氏与秋葵。施俊此时也就不拿那青纱遮面了，也就露出本来的相貌。这几个人王虎儿尽都认得，他又是欢喜，又是害怕。欢喜的是他们若到这店中，就算是自投罗网，员外之仇可报，这总算是冤魂缠腿；怕的是施俊已然是死了，怎么会又到这里来了？一转面，就与毛天寿双膝跪倒，说：“大太爷应了小人这件事情，小人起去；如若不应，小人就碰死大太爷的眼前。”毛天寿说：“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你只管起去，我无有不应之事。”王虎儿方才起来，说：“方才进来的这些车辆马匹、男女众人，就是我们员外爷的仇人到了。”毛天寿一闻此言，当时一怔，说：“那一个要了你们员外爷的性命？”王虎儿说：“抢的就是那个面上有痕血的妇人；就是这个黑粗胖大的妇人，我们舅老爷连我们员外爷的性命，俱死在这个丑妇人的手内。望求你老人家念其与我们员外爷一拜之情，如今他既住在这里，就犹如笼中之鸟，釜内之鱼，若要报仇，不费吹灰之力。要错过这个机会，可就无处去找了。”薛昆、李霸也就深施一礼，说：“毛兄长，只要你老人家一点头，等至晚间他们睡熟之时，我们两个人进去，结果他们的性命。”毛天寿哈哈一笑说：“此乃是一件小事。”对着王虎儿说：“总是你家员外爷此仇当报，想不到他们自投罗网。不用你

们去，我自有主意。”随急把伙计叫来，问了问上房共有多少女眷，西院有几个男人，连赶驮轿的驮夫叫他们另住一所房屋，量着人数目下药。伙计说：“外面虽有些药，还不够，还得你老人家取去。”前文说过，这个店可不是贼店，要有看着眼讹之人，或者有带着文书的官人，遇见这等样人，可就拿蒙汗药蒙将过去。自从开店以来，也害过十数个人，可不是为财帛害人。如今又有此事，蒙汗药不够，就亲身取了些个交与伙计，就将上房中，连西跨院带驮夫那里，酒内俱都下了蒙汗药，连驮夫带老员外那里，全都躺下了。

惟独上房女眷中没躺下。是什么缘故？皆因是这里有一个使蒙汗药的老行家，就是甘妈妈。在娃娃谷的时节开黑店，他那蒙汗药天下无双，无异味，无异色，酒也不浑不转，连翻江鼠蒋爷都受了他的蒙汗药酒，这店中的酒如何瞒得过他去？把酒席摆好，将一斟酒，甘妈妈说：“等着，这酒千万别喝。”众人一怔，甘妈妈托起来这酒杯一看，在酒盅子里滴溜溜的乱转，而且酒发浑。用鼻孔一闻，这酒仍有药味。甘妈妈说：“好哇！险些终日打雁叫雁啄了眼，你们这能耐差多着的呢！要论使蒙汗药，你们在孙子辈儿上呢！”兰娘儿一见这个光景，头上就摘花朵，脱长大衣服。甘妈妈拦住说：“你先等等，那屋里还不定怎么样呢。待我先过去瞧瞧，他们要是受了药酒，先把他们救过来，然后动手方妥。”兰娘儿说：“这菜大概也就吃不得了。”甘妈妈说：“总是不吃的为是。”自己提着茶壶，把里面茶全都倒将出来，奔到厨房，打了一壶凉水，提着直奔西院。果然到屋中一看，全都东倒西歪。甘妈妈暗笑说：“可惜老员外久经大敌之人，不懂得他们这个圈套。”拿筷子把牙关撬开，把凉水灌将

下去，一个个皆是如此。展眼之间，慢慢苏醒。沙老员外翻眼一看，连忙问道：“这是什么缘故？”甘妈妈就将受蒙汗药的话细说了一遍。此时焦、孟、施俊也都缓过来了，焦、孟二位一听，只气得浑身立抖，说：“老哥哥，抄家伙！”老员外问甘妈妈：“你们那边倒没受他们的诡计呀？”甘妈妈说：“我们刚一斟酒就看出他们破绽来了。”老员外先叫甘妈妈过去嘱咐姑娘们，别叫他们出来动手：“连施俊也带至前边去罢。”甘妈妈点头，就把施俊带到前院五间上房之内。

将至屋中，早被王虎儿看见了。皆因王虎儿扒着东屋窗棂一看，说：“那老婆子怎么打西院而来？并且那施俊也奔上房去了。”毛天寿说：“再等片时看看如何，也许是把那相公约到前院喝酒来了。”又等了半天，绝无动静。随着叫伙计到上房间问添换什么酒菜，看看怎么样了。伙计答应一声，往外就跑。来至上房，一掀帘进去，说：“太太们添换什么酒菜？”刚进屋中一瞧，这些太太们都是短衣襟的多，拿刀的拿刀，提棍的提棍。见事头不好，刚要回身，早被兰娘儿嗑哧一刀杀死。兰娘儿头一个就一掀帘子闯出去了，紧跟着秋葵一抡浑铁棍也蹿出去了，毛天寿就知道事头不好。凤仙也把长大衣襟脱去，也提一口刀。你们道他们瞧看施俊来了，因为何故带许多的兵器？人要学会武艺，也就想不起来带兵刃，他们都是一身工夫，出门都要随带自己顺手的兵刃。论说凤仙使弹弓最熟，进店下车辆没料着有这些事情，弹弓现在车上绑着呢，弹囊儿可在包袱里面包着，刀现在屋中。挎了弹囊，提着这口刀出离屋中。此时西院内，沙、焦、孟也就蹿出来了。薛昆、李霸一听院内有男女叫骂，也就不能不出来动手，随即掖衣襟，挽袍袖，拉刀出来。毛

天寿也就脱了长大衣服，摘了头巾，抄包扎腰，薄底靴子，叫人抬过枪来。吩咐一声“上店门”，王能儿就往外跑，说：“我去关大门去。”毛天寿说：“凭他是谁，别叫进来。”自己蹿在院中，先与沙老员外交手。薛昆、李霸就叫兰娘儿、凤仙、秋葵、孟凯、焦赤五个人把这两个贼人裹住。也难为这二人，手中刀上下飞腾，遮前挡后，可就没有还手之力。忽然间，由后边跑来数十个人，俱是店中伙计，也是长枪、短刀、花枪、铁尺、索子棍，都是这些兵刃，展眼间往上一围。此时间就欢乍了一个秋葵，单手一抡浑铁棍，呼呼的风响，净奔这些伙计，碰上就死，打着就亡，展眼之间就有数十个人俱都废命，并且还有几个被伤的。秋葵愈发欢喜了，更加着倍的用力抡棍，离他一丈开外无人，他奔那方去那方人就跑，大众齐说利害。此时毛天寿一瞧事头不好，奔东夹道往北飞跑，老员外那里肯舍，尾于背后紧紧一追。毛天寿早一伸手掏出一支镖来，正跑之间，一扭身对着老员外颺的就是一镖，只听叭叉一声响亮，正中太阳穴，噗咚死尸栽倒在地。

要问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盟兄弟巧会盟兄弟 有仇人偏遇有仇人

且说毛天寿一跑，老员外就追。这个东夹道往北道路甚窄，南北甚长，毛天寿在前，老员外在后，不料跑着跑着，一回身飏的就是一镖，老员外一闪，不料身后还有一人。皆因沙凤仙、秋葵大家一齐动手，见兰娘儿十分英勇，自己蹿出圈外，直奔车辆而来。见弹弓在车辆上绑着，顾不得去解，用刀把绳子一割，提着弹弓往北飞跑。见天伦追赶毛天寿，自己马上就把弹子掏出来，在弦上稳好。忽然见毛天寿一转身，总是凤仙眼快，就知是暗器。自己用胳膊一拐老员外，凤仙往西一歪身，前拳对准毛天寿，一撒手，叭的一声，弹子正中天寿的太阳穴；毛天寿的镖可没打着沙龙老员外。皆因姑娘用胳膊一拐，自己往西一躲，沙龙往东一歪，刚刚躲过那一飞镖。说的时可迟，那时可快，就在一展眼之间，毛天寿身归那世去了；老员外一点皮肤也没伤着。人生在世，总讲命运造化，毛天寿先前占山为寇，如今仍是不改前非，这就是报应循环。老员外见他一死，带着凤仙复又回来。到厅房以外，把老员外吓了一跳，回身一拉凤仙，姑娘早已会意，一伸手就把弹子仍然在弦上稳好，前拳对

准，后手一撒，叭叉一声，恶贼人往后一仰，栽倒在地，正倒在甘妈妈身背后，把甘妈妈也吓了一跳。

你道这是什么缘故？皆因王虎儿始终他也不敢出离那东房，他净扒着往外瞧看，就见秋葵、兰娘儿与薛昆、李霸交手。孟凯、焦赤见沙老员外追赶毛天寿往后院去，又见甘妈妈拿着一门子，在那阶台石上站着乱嚷。原来甘妈妈没有本事，王虎儿准知道施俊与金氏更没有能耐了。暗中就提了一口刀，溜出房门，贴着东房山墙下台阶，轻轻的扑奔门口。走到甘妈妈身后，打算着一刀先把这老婆子杀死，然后再进屋中把金氏、施俊杀死，就算给主人报了仇了。想头虽好，天不随人愿，皆因素常所行之事伤了天理，恶贯满盈。将一抡刀，叭叉正在后脖颈上就是一弹子，自觉头晕眼黑，噗咚栽倒在地。甘妈妈这才回头，唬了一跳，就用手中心门子叭叉一声，打将下去，砸了个脑浆迸裂。凤仙赶到就是一刀，嘭的一声，结果王虎儿性命，复又过来围上薛昆、李霸。二贼一见，吓了个胆裂魂飞。二人无心动手，就蹿出圈外，飏飏的蹿上房去。这内中惟独是兰娘儿会蹿房跃脊，除他之外谁也不会。正要往前去追，有沙老员外把他拦住，说：“姑娘，千万不可追赶，饶这两个人去罢。”

再看店中，还有十几个伙计，打也不敢打了，跑也不敢跑了，一字排开，全在那里一跪。这个说我是厨子，那个说我是帮案的，这个说我是今天来的，那个说我是方才到的。老员外说：“没有你们的事情，可也不能把你们放走，用你们当官对词去。到了当官，你们就作为是今天才到，不知道他这里是个贼店，等到晚间就要告辞，不略未到晚晌就出了这样事情。再说这里有蒙汗药酒为证，绝不与你们相干。你们看看，这是将军之妻，

这是护卫大人之妻，他要用蒙汗药酒害死，该当什么罪过？再者，我问问你们，他素常所害之人，都埋在什么地方？”众人一口同音说：“素常这不是贼店。”老员外说：“你们还是向着他们，若不是贼店，为何兴心害我们大众？再者，有高来高去之贼，方才上房跑去的那两个不是贼么？”众人把王虎儿同薛昆、李霸怎样的哀告毛天寿给他们报仇的话，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问：“你们说既然不是贼店，现有蒙汗药是那里来的？”内中有一个嘴快的说：“除非是我，别人也不知晓他的来历。他先前在夹龙沟占山为王，他有个伙计叫赛张飞蒋旺，那人被官拿去，姓毛的逃在这里开店。今天遇见王虎儿一求告他与东方明报仇，他有现成的先前所剩下的蒙汗药，今天俱都拿出来了。”老员外一听也倒合乎情理，立刻教焦、孟二位出去把此处地方找来。

不多一时，地方带着几个伙计进来，见了老员外行礼，问明姓氏，又问这些死人的缘故。沙龙就把他们开黑店害人，现有蒙汗药酒为证，自己带着女儿回卧虎沟，住在此店，险些教他们害死，告诉地方一遍。现有店中这几个伙计，先教带着他们去见本地面官回话。那些死尸全用芦席盖上，又到南屋里，把那些驮夫俱用凉水灌活。书不可重叙。地方带领众人去见官，伙计在此处看着死尸。到次日，官府下来相验。沙龙见本地面官，仍然照前言学说了一遍。官府吩咐把死尸装殓起来，店中东西入官，房子已作抄产，店中这几个人开放，案后捉拿薛昆、李霸与王虎儿兄弟王能儿。老员外带领女眷上驮轿车辆，焦、孟二人上马，老员外也是乘跨坐骑，施俊可是坐车，大众归奔卧虎沟去了，暂且不提。

单言艾虎同着霹雳鬼韩天锦二人扑奔南阳府，这一路上，把艾虎险些急坏了。皆因是小义士一生最是好酒，这一单走，无人辖管，每遇住店打尖之时，必要开怀畅饮。韩天锦一生是憨憨傻傻，饭量最大，每遇吃饱之时，就是好睡，若要睡着，想要叫他起来那可费事。头天晚间住店，艾虎喝的大醉，第二日早晨起身，就是叫不起来韩天锦，无论怎么喊叫，打他又不好十分用力真打，把他捆起来坐着，他坐在那里仍然是呼声震耳，还是不醒。艾虎一赌气，把他放倒由他去睡，看他睡到几时。自己叫店家备酒，艾虎又是烦，又是气恼，自己喝的大醉，一赌气，他头朝里也睡了。韩天锦醒了，一瞧艾虎在那里睡觉，桌子上摆着些个酒食。他也把店中伙计叫过来，教给他烙饼炖肉。韩天锦每遇吃饭之时，并不会要别的菜蔬，就是炖肉烙饼，饱餐一顿。他一吃饱，仍是头朝里又去睡着了。艾虎醒了一看，二哥仍然还睡，只打量他是没醒。往桌子上一看，摆列许多盘碗，方才知道他吃饱了又睡，心中暗暗着急。似乎这们走路，到几时方能到了南阳？一赌气子，要酒又喝。

到了次日天交晌午，给了店钱饭钱，出店门方才走路。艾虎想出一个主意来：晚间不住店，连着夜走。天气甚晚，就是到了镇店地方，也不奔镇店走，抄着小路就下去了。韩天锦一见天黑，就问：“老兄弟，怎么还不住店呢？”艾虎说：“住店也得有店好住哇！”到底是冤傻子好冤，韩天锦也就跟着气哼哼的走，不为别事生气，是又困又饿。到了次日打尖，艾虎就买了一个皮酒葫芦，装了一葫芦酒，烙了几斤饼，买了些熟牛肉，又买些咸菜，自己揣上酒肉，教韩天锦饱餐一顿。将一吃饱，就要蒙笼二目。艾虎说：“走走走。”又催着大傻小子起身。二人出了树

林，走着道，闭目合睛，类若睡觉一般。艾虎不怕，饿了也是喝酒，渴了也是喝酒，乏了也是喝酒。韩天锦不肯把饼吃完，饿了再吃，就跟着傻走。到次日打完了早尖，仍然又买些饼背着走。又到次日晌午错的时节，韩天锦实在走不上来了，说：“老兄弟，我可不能走了，你行行好事，教我在这里歇息歇息罢。”艾虎说：“你只要睡着能醒，为什么不教你睡觉呢？”韩天锦说：“我要是不醒，你只管真打我，打的我身上作痛，我就醒了。”艾虎说：“我如何敢那们打你？自要你睡起一觉就走，还有不行的么？”韩天锦连连应承。别听说的好，一躺下就是沉沉睡去。艾虎就拿着酒葫芦喝酒，喝得也觉着有八成了，又被冷风一飏，迷迷糊糊的沉沉睡去。

刚一睡熟，耳边有人说：“呔！你们好大胆子，全睡着了！”小义士睁眼一看，原来是四哥。立刻站起身形，连忙双膝跪倒说：“四哥一向可好！从何而至？”卢珍说：“由陷空岛而来。”皆因他奉旨完姻，百花岭成亲之后，连妻子也回陷空岛。去到家中，卢方老夫妻一见这房儿妇，喜之不尽。本来小霞姑娘生的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见了公婆，这一番稳重端然。小夫妻先行了双礼，然后就在紫竹院那里另有一所小房屋，就教他们小夫妻在那里居住。后来又有墨花村丁兆兰、丁兆蕙、丁大奶奶、丁二奶奶都来瞧看姑娘来了。论姑娘说是舅舅、舅母，论婆家说是叔叔、婶母，连卢家亲友都来瞧看。卢珍惦记上京的心盛，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就要起身。辞别父母，嘱咐妻子在父母跟前多多尽孝。次日起身，也不带人，也不乘跨坐骑，带上盘费银两，离了陷空岛。上了一趟百花岭，到叔丈那里看看。若要不上百花岭，可就遇不上艾虎了。这日正走，见韩天锦与艾

虎在那里睡觉，近前先把艾虎叫醒。艾虎过来行礼，彼此道了一回喜，这才问艾虎的来历。艾虎就把始末根由说了一遍，卢珍说：“很好，咱们一路前往。”艾虎说：“这二哥实在是个累赘。”卢珍说：“有我不怕，教他走就走，教他站住就得站住。”艾虎说：“何不就试验试验？”卢珍一伸手，韩天锦大吼一声，说：“哟！”往起一蹶。卢珍过去行礼，韩天锦说：“我算计是你，好哇小子！”卢珍说：“你又疯了罢？”韩天锦说：“我忘了忘了，从此再不敢了。”卢珍说：“咱们一同快走哇！”天锦说：“我怪困的，你不知道，好几天没睡觉呢！”卢珍说：“不行，这就起身。”艾虎就见他往腿那里一伸手，韩天锦连忙说：“我走，我走！”艾虎说：“四哥哥，你这是什么招儿？”韩天锦说：“你可别告诉他。”卢珍说：“我起过誓，不能告诉别人。”艾虎也就不问了。这再走路，全有卢珍，教走就走，一路无话。

到了南阳府的管辖地面，这日晚间，三人贪着多走几里，天有二鼓，前边有座庙，见有一个黑影儿，肩头上有个包袱，蹿进庙去。卢珍说：“有个贼进了庙了，我看看去。”艾虎说：“我怎么没看见？”卢珍说：“你们这里等着。”自己进了西墙，奔到上房的台阶，忽见帘子一启，出来一人。卢珍将要上房，一看原来是路素贞，他把迷魂帕一抖，卢珍噗咚摔倒在地。

要问卢珍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赵保同素贞私奔 艾虎遇盟兄同行

且说盟兄弟三人一同走路，就是卢珍一人看见有个贼，叫艾虎在外边等着，我进去看看。要不是韩天锦，艾虎也就进去了。卢珍将到里面，原来是仇人路素贞，就是路凯的妹子。皆因大闹天齐庙，龙滔、姚猛、卢珍、冯渊全教他们拿去。要不是冯渊在王爷府待过，大家全都性命休矣。到晚间冯渊一闹洞房，迷魂帕也没得在手中。后来有大众官人一到，拿住路凯、贾善，路素贞跑了，赵保他是紧紧相跟，路素贞跑在那里，他是追在那里。后来天光大亮，赵保过去，说：“妹子多有受惊。”路素贞一见赵保，眼泪就落下来了，咬牙切齿说：“这蛮子实是可恼。赵二哥你看看，我哥哥作的都是什么事情，也有拿着妹子耍笑着顽的吗？这全都是崔龙坏事。他不知道准底，信口胡说。事到如今，我若不死，名姓不香。二哥你自己寻你的生路去罢，我就在此处寻一个自尽。”赵保本为的是他，焉能教他寻了自尽呢。赵保说：“妹子要是就这们一死，岂不教人耻笑。我跟下你来，我就怕你行了拙志。有仇不报非为人类，无论男女枉立于天地之间。再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妹子要是愿意报仇，

我有个愚见，可不知妹子意下如何？”姑娘说：“我是女流之辈，当局则迷。二哥如有高见，快请说将出来，妹子思忖思忖。”

赵保说：“此时南阳府东方亮设立擂台，聘请天下的英雄，帮着他共成大事。要是妹子同我前去，咱们见着东方亮，提说大哥这清白之冤，他必然肯拔刀相助。他那手下能人甚多，或者劫牢反狱，或盗狱，或劫夺法场，把哥哥救出来之后，妹子爱死爱活听其自便。再说，慢慢寻找寻找这个蛮子他们这一伙人的下落。可不知妹子心中怎样，我要见着他们，我是生吃他们的心肝都不消我心头之恨。”姑娘一听，眼泪汪汪的说：“难得你这一点诚心，妹子眼前待你有什么好处呢？”赵保说：“咱们这样交情，如同亲兄妹一般，怎么反道说这些谦虚的言语。”姑娘说：“既然二哥肯拔刀相助，也不枉我哥哥与你有一拜之情，真胜似当初古人交友的义气，请上，受妹子一礼。”到底总是姑娘的见识，他焉能知道赵保的心意，很不是为他的哥哥，净为的是他。赵保赶紧答礼相还。姑娘说：“我也不能家去了，我连长大衣服也没有，这便如何是好？”赵保说：“妹子随我来。”找了一个大村子，教他在树林中等着。去不多时，就背了一个大包袱来了，里面尽是妇女衣服、簪环首饰，格外还有些个细软的东西，还有五六十两银子。九尾仙狐仍然是不换衣服，为的是走着利落。到了天光快亮，这才换上衣服。到了第二日早晨，找店住下。所有多少妇女穿戴的什么东西，就在这个地方买齐，奔南阳府。

走了三天，他们明是兄弟，暗就是夫妻了。这日到了南阳府的管辖，正走在一个尼姑庵前，就见从里边出来了一个老尼僧，见年纪总在六七十岁了。路素贞给那老尼僧道了一个万

福，说：“师父，这离南阳府还有多远？”尼僧说：“还有十几里路。”又问：“这个团城子离此多远？”回答：“三里地，这里可就看见了，那边黑忽忽一片树林，就是团城子。施主，怎么认得团城子里面人吗？”路素贞说：“认识东方大员外。”尼僧说：“这个庙就是大员外的家庙，庙名儿叫仙佛兰若。”赵保在旁说道：“我们正是要投奔东方大员外那里去，这是我个妹子，教他暂且在师父庙内借宿一宵，明日早走，多备香灯祝敬。”尼僧说：“既是我们庙主的朋友，这有何难。再说，庙内有的是房子，就请施主进来罢。”随往里走，又问：“施主贵姓？”赵保说：“姓赵。未领教师父贵上下？”尼姑说：“小僧修元。”路素贞说：“原来是修师父，失敬失敬！”尼姑说：“岂敢，阿弥陀佛！”当时让至客堂献茶，赵保吃了两杯茶，告辞上团城子去了。晚间直到初鼓之后方才回来。尼姑过来问：“施主可曾用过晚饭？”赵保说：“在你们庙主那里吃得晚饭，还托付你多多照应我妹子一二。”尼姑说：“岂敢，只求施主们照应小僧。”赵保说：“天已不早，你歇息去罢。”尼姑出去，路素贞问赵保见着了没有。赵保说：“见着了，不但见着，他也应了你的事情。若不是十五日这个擂台，一半日就要派人跟着咱们办这个事去了。皆因有他这个擂台，总得把他这擂台事情办毕，再办咱们的事情。他说本应把你接到家中去住，无奈有一宗，他家中没有女眷，不能陪着你，怕慢待了咱们。说要在此处不便，就把尼僧杀了，明天他另派婆子伏侍于你。”路素贞说：“那如何使得，咱们住半天再说罢。”焉知晓就在当日夜内，这个尼僧就教赵保结果了性命，把他尸体埋在后院。

等了三五日，并没见团城子的信到，他们也就没有盘费

了。赵保这天出去踩了踩道，有一个地名叫五里屯，这五里屯有一个有钱的财主，他就打算着晚上去偷盗些个盘费，暂且度日。对路素贞说明，九尾仙狐说：“我也没事，咱们两个人一路前往。”吃完晚饭，外边有人叫门。让进来，原来团城子的从人，请赵大爷，教他上团城子去说话，还是立等。他就把这事情到屋中告诉给路素贞，说：“我今天先上团城子，明天再办那边的事情。”路素贞说：“我要上那里去也未有不可，明日咱们就没花的了。”赵保说：“你可别去，你没办过那个事情。”路素贞说：“你不用狂美呀！可惜我是没有那份家伙，我要有那百宝囊，拨门撬户的东西，要窃取物件不费吹灰之力。”赵保说：“很好，大奶奶，今天瞧瞧你的本领。”随说着，就给他作了一个揖，哈哈的直笑。九尾仙狐说：“呸！”唾了他一口唾沫，说：“什么东西！你还要说些什么？”赵保说：“我的错，我的错。我这里有应用的东西，给你。要是不行，可就别办。就在咱们看的那个五里屯，十字街的北头，就属他那房屋高大。”路素贞说：“知道了。”赵保出去，同着团城子的人出庙去了。且说路素贞脱了长大衣服，摘了花朵，绢帕罩住乌云，汗巾扎腰，换上弓鞋，背后插刀，带了还魂帕囊，又系上百宝囊，连屋中灯火俱都没吹，把庙门由里边插住，自己跃墙而过。到了那个财主家中，也用的是流火遗光法，把人调将出来，拾掇了不少的东西，扬扬得意，回了仙佛兰若。

自己蹿进墙来，就觉后面有人。进到屋中，就把包袱放下，一转身复又出来，与卢珍险些撞在一处。卢爷刚要施展倒卷帘的工夫，不料早被九尾仙狐把五色迷魂帕一抖，此时素贞也顾不得夺上风头了，就把自己鼻子一捂，那帕子就抖在卢珍的脸

上了，焉有不躺下之理。素贞收了帕子，就把卢珍提到屋中，往下一摔。素贞剪了剪烛花，细细的一看，好不诧异，这就是天齐庙的那一个姓甄的。皆因前次天齐庙被捉，是冯渊的主意，怕他们说出真名真姓，内中有人知道大事不便，全教他们以名作姓，以姓为名，这如今他还是知道他姓甄。当初九尾仙狐就是喜爱卢珍，都是他哥哥把事作错，教那个蛮子闹得自己家败人亡。如今虽从了赵保，总是心中不愿意。可巧在此处又拿住了这个姓甄的，赵保又没在庙中，按说有仇可是与那蛮子有仇，看这个人武艺又好，人品端正，日后必成大器。我与赵保这样不明不暗，久而久之，总算是件丑事。方才赵保管着我叫了一句大奶奶，倘若教旁人听见，我还怎么活着哪？再说他杀那个尼姑，心地太狠，不如趁着他没在此处，我用凉水把这个灌将过来，听听他是什么口气。大约着年轻的人，要是见着我这品貌，不能不愿意。只要他一点头，我们是明媒正娶，久以后死去时节，也对得起上辈先人。倘若赵保他要是不依，我结果他的性命，以除后患。主意拿妥，取凉水来了，先把二臂捆上，然后找来一根筷箸，把牙关撬开，灌将下去。展眼间，就听咕噜噜肚腹一阵乱响，一翻身坐于地上。

公子卢珍此时看见九尾仙狐，不大很认识。自己回思想方才的事情，又细细看了看，心中忖度：莫不成是天齐庙那个姑娘？要是他，我这条命可要不保了。对着路素贞便问：“你是什么人？咱们男女受授不亲，你这庙中又没有别人，你把我捆上是什么意见？”九尾仙狐说：“你不是姓甄么？”卢珍说：“哇！满口乱道，那个姓甄？我姓卢，单名一个珍字。”素贞说：“你寻常作何生理？”卢珍说：“我是明人不作暗事，你老爷是御前带刀

四品护卫。”素贞又问：“上次那个蛮子，他是什么人？”卢珍说：“也是护卫。”自己随说着话，早就搭讪坐在椅子之上了。素贞说：“前番那个蛮子，是我哥哥糊里糊涂不知怎么办的，我二人虽然拜堂，可无有夫妻之分。就为他把我们害了一个家败人亡，我又是女儿之身，只落得孤孤单单，无倚无靠。你若肯应允此事，咱二人成就百年之好；你若不应，一刀将你杀死，悔之晚矣！”卢珍说：“丫头，快些住口！你老爷是将门之后，岂要你这下流的贼女！要杀就杀，要想教俺作苟且之事，万万不得哇！”说毕大嚷：“这里有贼！”素贞一着急，拿了一块绢帕，可不是迷魂帕，一捏卢爷双腮，就把他口拿绢帕塞上。素贞笑嘻嘻的坐在卢珍之旁，把刀放在桌案之上，说：“你这个人世间少有，生死路两条就在目下，你若求生，把头一点，就算应了你小姐之事。你要求死，把头一摇。”随说着，将刀拿起来往桌上一拍，说：“你姑娘将刀一落，就是无头之鬼。”卢珍连连把头一摇，是速求一死。素贞说：“世间这样痴人可是真少。”举起刀来，又不忍结果卢珍，尽是教他点头应允。忽见帘子一启，赵保从外边进来。一看是卢珍，心中早有几分明白了，说：“妹子，拿住仇人，因何不杀？总是你的胆小。”赵保亮刀，对着卢珍往下就剁。只听噗咚一声，栽倒在地。

要问卢珍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五里屯女贼漏网 尼姑庵地方泄机

且说正是姑娘叫卢珍应允此事，卢珍是至死不应，可巧这们个时候赵保进来了。铁腿鹤一瞧卢珍眼睛就红了，又一看素贞神色不对，故意说：“妹子，你的胆小，不敢杀人。”把刀抽出来对着卢珍就砍，卢珍把双睛一闭等死，焉知旁边有不教他死的。素贞把自己鼻子一捂，把迷魂帕往外一拉，冲着赵保一抖，铁腿鹤身不由自主，噗咚就躺下了。素贞噗哧一笑，说：“相公，你看见了没有？我与你准是真心实意，咱二人要杀他不费吹灰之力。你若不点头那可是无法，你一定要求死，也教你死一个心服口服。”连说了好几次，不行，仍是一个劲儿摇头不允。素贞一瞧，此事有些不行，又怕迷躺下的那个，他要醒过来时节，问我因何故将他迷倒，我何言答对？这两个人总得杀一个才好，姓卢的自可是杀他罢。正犹疑未决，忽听外面有人说话，说：“你不用问我四兄弟了，老西倒愿意。你要跟我去饿不着你，早晚有你一碗醋喝。”素贞一听，说：“外面什么人？”徐良说：“是老西。”

你道这徐良从何而至？皆因为金钱堡羞走，越想心中越难

过,对不起弟妹。满让此时不见,日后还不见面么?打听道路,直奔南阳府,一路无话。这日远远看见城墙,遇见一个打柴的,与他一打听,那人说:“你看的城墙不是南阳府,那就是团城子,正经城墙往东边哪,看不见。”徐良打听那里有大店,那人说:“就在这前边五里新街,五里长的街道,铺户是一家挨一家,要找店,或东或西俱有大店。”徐良给那樵夫行了一礼,樵夫担上柴薪,扬长而去。徐良进了五里新街一看,人烟稠密,做买做卖、推车担担,那人实在不少。一直往西,路北有座大店,门前有几个伙计在板凳上坐着。徐良往里看了一看,伙计就张罗:“客官,住店吗?”徐良说:“有跨院没有?”伙计说:“有,西跨院三间上房。”徐良跟着进来,到里面看看,倒也干净。启帘到了屋中,打脸水,烹茶,然后要饭,不要酒,格外单带高米醋一盆,徐良说要饼、馒头、饭一同上来。徐良饱餐一顿,撤将下去,然后点上灯火,自己吃了半天茶。天有二鼓光景,忽然心中一动,对面就是团城子,此时无事,我何不到团城子走走。把店中伙计叫过来,教他把门锁好,吹了灯烛:“我到外边走走就来。”伙计答应,把门锁上。

徐良出去直奔团城子而来,周围一绕,就是东西有两个大门,此时已然关闭了。地方实系宽大,自己心中纳闷:他一个庄户人家,如何筑得城墙?难道说本地面的官府尽自不管?必有情由。本是从北面看起,仍然绕至北面。忽见由东边有一个人飞也相似直奔西北,徐良尾于背后跟下来了。直到庙墙,并不叫门,竟自跃墙而过;徐良也就跟着上了墙。就见西边墙上上来了一个人,山西雁细细一瞅,原来是艾虎。自己纳闷:他怎么也上这里来了?遂进了院内,与艾虎打了个手势。艾虎一见徐

良到，满心欢喜。自己就皆因等卢珍工夫甚大，不见出去，也是着急，把韩天锦留在外边，自己上前看看什么缘故，可巧碰见三爷。二人彼此全都奔至窗棂之前，戳窗棂纸往里瞧看。但见卢珍在那里绑着，赵保将才要杀，忽见路素贞一抖手帕，赵保就躺下了，然后又与卢珍商议两个人要联姻的意思。外边二人微丝怔了一怔，看他应允不应，他要应了，弟兄们从此绝交；他要不应，那二人才进去救他。一看卢珍直是摇头，姑娘拿刀威吓，卢珍执意不肯点头。外面二位英雄，暗伸大指称赞，徐良这才把九尾仙狐叫将出来。艾虎一伸手，从兜囊之中掏出四个布卷，一伸手递与徐良两个，教他堵住鼻孔；自己两个，也就堵住鼻孔。艾虎说：“与这丫头动手，抢上风头，小心他那帕子。”

你道艾虎这个布卷怎么那么现成？皆因是前番双盗狱的时节，他偷了沈中元的薰香盒子，直到如今也没还给沈中元，故此身中总带着几个布卷，倒是为他使薰香所用，不略此时用着这个物件了。徐良把鼻子堵好，路素贞由屋中蹿至院内，说：“你们是那里来的狂徒？好生大胆！”徐良说：“你不用嚷，给我四兄弟，他的脸皮薄，咱们商议商议倒可以。”路素贞说：“好狂徒，满口乱道！”随说着摆刀就剁。徐良大环刀往上一迎，呛啷一声，把刀削为两段，把路素贞吓的魂飞天外。自己一抢上风头，徐良总不教他过去。路素贞一着急，把手中刀把也打将出去。徐良能接暗器，似乎那刀他焉能打着他呢。自己微一闪身，那刀把坠于地上。素贞转过西南，对着徐良喇喇一抖迷魂帕，徐良往后一闪身，随说：“你那东西抖别人还可以，要抖老西算枉用心机。你不知道我有佛法护身？”路素贞一闻此言，更觉着急。艾虎一摆七宝刀也就蹿上来了。素贞往西一跑，正迎艾虎

之面，一抖迷魂帕。艾虎一歪脸，说：“我也有佛法护身。”素贞一想这事实在怪道，怎么如今这帕子会不灵哪？自可就往西墙上一蹿，逃窜性命。不料外头那个大傻小子等急了，左一个进去不出来了，右一个进去也不出来了，自己扒着西墙往里一看。他身高一丈开外，墙只九尺，一长身躯看了个真切：老兄弟同着三爷与个姑娘动手。那姑娘往墙上一蹿，他就过去双手一抱，说：“你别走啦小子！”他是呆呆傻傻的，什么也不知，那还管男女受授不亲。抱住了往墙下一拉，徐良说：“别撒手他。”韩天锦说：“交给我了。”徐良往墙上一蹿，连艾虎也就上了墙头。就听噗咚一声，韩天锦栽倒在地，焉知晓早被路素贞用那迷魂帕抖倒，九尾仙狐逃命去了。待等徐良、艾虎下了墙头，过来一看，韩天锦四肢直挺，人事不省。艾虎说：“三哥先在这里看着，我先进去开了庙门。”徐良点头。艾虎进来，先到屋中解了卢珍绑绳，掏出口中之物。卢珍一声长叹，说：“我真是时运不佳，才遇见这丫头缠绕。”艾虎一笑说：“你在这里看着这个人，我去开门。”卢珍点头。

艾虎出去把门开开，山西雁把韩天锦扛进来。到里边见了卢珍，与他道惊。卢珍很觉惭愧。那里现有灌卢珍的凉水，把韩天锦与赵保全用凉水灌了，把赵保四马倒攒蹄绑上。艾虎问：“三哥从那里来？”徐良把自己事情对他说了一遍，说：“我实在没脸见弟妹，故此不辞而别，跑下来了。四弟，因为何故你们走在一处？”艾虎就把找三爷，二爷老叫不醒，树林睡觉，遇见四哥的话学说了一遍。徐良说：“我出去找地方去，这个人准是一个贼。”卢珍说：“不但是贼，这里还有他的真赃实犯，开封府内还等着他原案哪！”徐良说：“我出去找地方，教地方把他

交在当官，解往开封府原案。你我倒先别露面才好，若要一露面，白菊花要在这一方，他一知道就不好办了。四弟，你说那里有真赃实犯？”卢珍说：“方才女贼盗来的包袱在这里，大概失盗主离此也不大甚远。”徐良出去，等了半天工夫方才进来，带了五六个人来。原来是一个地方，那几个是伙计。到里面与卢珍、艾虎一见，说：“这是卢老爷，这是艾老爷，在此处办开封府要紧的案子，不略碰上了这们一案。明天把这个叫赵保的交给你们本地面官，解往开封府原案。还跑了一个女贼，等着我们慢慢拿获。此刻我们是不能出头露面，我们还要在此处采访，有奉旨的差使哪！”地方朱三连连点头，说：“老爷们只管放心，绝不能把风声透露。”

徐良问：“这庙可是官庙私庙？”地方说：“这个庙是团城子里东方员外的家庙。”徐良说：“要是他的家庙，你可更别声张了。”地方点头说：“老爷们只管放心，是嘱咐我的言语，我们绝不能泄露。”徐良又问：“这个团城子东方员外他有多大前程？”地方说：“是个武童。”徐良说：“他是个武童就住城墙房子，他要是朝中卿相，该当住什么房子？难道说你们地面官也不管吗？”地方说：“老爷，这个话提起来就长了，焉有不管之理。”徐良说：“既然要管，怎么由着他盖城墙房子，这不是要反叛么？”地方说：“先前这五里街不热闹，是南阳西关热闹。团城子那里叫刘村，姓刘的人多，有个东刘村、西刘村，每逢二、八大集。这复姓东方的是后搬去的，他那财主大的无比，他那名子叫东方保赤。”此时韩天锦可也缓过来了，直要呕吐；徐良教他外面活动活动就好了。赵保也缓过来了，无奈他是教人家捆住了，暗暗自己后悔，明知这一场官司，大概总有性命之忧。徐良又问：

“东方保赤怎么样？”地方说：“此人家财甚厚，又赶上年岁不好，是卖房子的他就要，不要地亩。那个城墙本是一个当铺，叫元亨当，三年止当候赎，就把铺子关闭了。他就买将过去，就用当铺的那垛口墙，把他买的那些房子都圈在里面去了，那个集场市面也就归到五里新街来了。先前四个梢门，东西南北，后来他把个北门堵塞了。又有人给他看的风水，他叫东方保赤，赤者是红，红者是火，南方丙丁火，火见火无处躲，把个南门也堵塞了。这可就有一位知府大人，外号儿叫钱秀，刚一上任就亲身拜望他去了。见他家住的是城墙，立刻教他拆。他用了许多银钱，疏通好了，知府大人不究此事了。可巧又换了一位知府，这位大人叫钱彘，到任仍是找他。他一想此事不好，换多少位知府花多少回银钱，他与这位知府拜盟兄弟，哀告知府给他一个执照。作为是住户院墙，不应例砌城垛口，当时若要拆毁，当时无钱垒砌；若要塌陷之时，不许再砌城墙垛口的形像。给了他一张印文，再换任知府就不能找寻于他。他这个墙一万年也没有塌陷之说，例年修补，焉能塌陷？如今里面还盖了一座什么藏珍楼，东西两个门，如今慢说车马，连人都不许走了。”徐良一闻此言，就对了房书安的话了，自己想了个主意：明天到团城子。

找冠袍带履连白菊花，带盗鱼肠剑的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徐良头盗鱼肠剑 二寇双探藏珍楼

且说地方说了团城子当初这个来历，徐良说：“你若见着团城子人，可别提起尼姑庵之事，徐者的我俱已告诉明白了，你就按我那言语办理去罢。你见了你们官府，准还有些个好处哪！”地方说：“此时天气已晚，明天早晨再把他解官罢，老爷们请想如何？”徐良说：“自可也就是如此。”地方说：“我给老爷们预备点酒去。”徐良说：“不必。”就等到次日天明，地方找了一辆车来，把赵保口中塞物，放在车上，把庙门倒锁。几位爷奔五里新街，俱上徐良店中去了。地方朱三解着差使，奔衙门见官回话去了不提。

再说徐、艾、卢、韩四位进了店中，伙计过来开了西院房门，到里面伙计给烹茶，打净面汤，然后开饭。大家用毕，谈了些闲话，晚间又用了晚饭。徐良说：“众位，我今晚入团城子里面，探探东方亮他们共有多少贼人，白菊花在与不在。今晚探明，等我回来，咱们再定主意是如何办法。他们若是人多地险，你我弟兄还不可轻动哪！等个一半日，展大叔等也就到了，咱们俱都会在一处，那可就好办了。”艾虎说：“我今晚同三哥一

路前往如何？”徐良说：“我今晚又不动手，要许多人去何用？你要去等明白再去。”艾虎无奈，只可点头答应，说：“我在店中等候罢，听你回来的喜信。”等到天交二鼓之半，教艾虎在门外看着，怕店家进来。自己换上夜行衣靠，背后勒上大环刀。拾掇利落，屋内一击掌，艾虎外边一击掌。屋内击掌是拾掇利落了，外边击掌是没有人。卢珍说：“小心了。”徐良一点头，蹿在院中，纵身蹿在西墙之外，艾虎进了屋子。

徐良直奔团城子而来，回手掏飞抓百练，搭住上面城墙，捌着上去。用手一扳上面城砖，用了一个骗马式蹿将上去，摘抓头，往下一看，就见由东北上来了两条黑影，直奔城墙而来。也都是一身夜行衣靠，到城墙之下，抖百练索搭住了城墙上，捌绒绳而上，也是骗马式到了上边，复又扔下绒绳去，教那个捌绳而上。可巧墙头上边有一棵小榆树儿，徐良就趴在树后，隐住了自己的身形。看这两个人俱都上来了，二人相貌实系难看，一个是一张黄脸，上面有一层绿毛；一个是面似瓦灰，在印堂上约有鸭卵大小一块紫记，全都是背插单刀。这二人摘了抓头，直奔里面而来，也是把抓头扣住城砖，那一个黄脸绿毛的先下去，那一个有紫记的后下去。徐良就转过来瞧看，见头一个下去，一手一手松着绒绳，看看快脚沾实地，就见他把腿往上一蜷，复又用脚蹬住城墙，回头往下一看，透着惊慌之色。低声告诉那个没下来的说：“兄弟，你要小心，这城墙底下有护墙壕，宽够六尺，全是翻板，一块搭着一块，要是蹬上可就坠落下去，可不定多们深呢，千万留神。你下来可得倒腰，非蹿过七尺去可不行。”上面那个点头说：“哥哥放心吧，我知道了。”那人踹城墙一倒腰，蹿出足够七尺方才脚沾实地；第二个

这才下来。

徐良一看这个光景，忽然想起一个坏法子来。赶紧跑将过去，就把他那一个飞抓百练索一伸手揪住了绒绳，一手把那挠钩一摘。那人看看刚要脚沾实地，一撒手，那人噗咚一声正正就掉在护城壕之内。原来这团城子里面，是所有里边脏水，连下雨的雨水，屎尿泔水，全归这护城壕里面。若有人进来，行家不能上这个当，净为的是打笨家子的地方。这人落在护墙壕中，正正一身连尿带屎，油泥的汤水，骚臭难闻。先下去的那个，把翻板给他登住，把他拉将上来，怒冲冲的抱怨他一顿，说：“我连连告诉与你，你还是掉将下去了。我若没说也还罢了，我这里紧嘱咐着你，你还是不留神。这少刻要到了藏珍楼，你更不定怎么样了。”那人说：“你先别抱怨我，非是我不留神，是百练索抓头断了，怎么怪我呢？”那人说：“抓头万不能断，总是你登在翻板上了，不信咱们看看抓头。”徐良在墙头上暗笑。那一个人一赌气，将绒绳掙过来一看，一丝儿也未动。那人就在地下——沙土地，咕噜咕噜的乱滚，滚半天站起来，把身上的泥片往下拍打拍打。论说应当用水去洗，当时那里有净水呢？到亏得这一片沙土地。滚了有五六次，身上的衣服就透着潮干了，那骚臭之气仍然不断。过来便问：“哥哥，到底那个抓头是断了没有？”那人说：“你来看，一丝儿也未动。”那有紫记的说：“这个事情实在的怪道，像上头有人给摘了的一样。”上边老西暗说：“你算猜着了，是老西多了一把手儿。”那黄脸绿毛的说：“你说的直不像话，上面又没有人，焉能给你摘钩儿哪！”说：“你往那边去的时候，可多要留神就是了。”说毕，二人施展夜行术，一前一后扑奔正南去了。

山西雁方才下来，也是百练索抓头抓住了城砖，又四面八方细细瞧瞧有人没人，他也怕的是再有个人给他摘了，也怕闹身尿泥，然后这才松绒绳而下。离地约有三四尺的光景，看准了翻板，一踹城墙，往后一倒腰，撒手绒绳，倒出七八尺光景，方脚沾实地。用力一绷绒绳，复又往上一抖，抓头方才下来。将百练索绒绳绕好，装在皮囊之内，也就施展夜行术，跟下那两个人来了。此处原本是东方亮的大花园子，过了月牙河，就是太湖山石。刚一拐竹塘，就遇见两个打更的，当当当正交三鼓。就听那两个打更的哎哟一声，徐良就知道被那两个人拿住了。往前一探身躯，看了看，何尝不是。见那两人掐着打更的脖子，绕在太湖石山洞之外，往下一摔，噗咚一声摔倒在地，四马倒攒蹄把两个打更的捆上，把刀亮出来，扁着刀乱蹭脑门子。只吓得那两个人魂不附体，连连哀告，求饶活命，说：“我们俱是雇工人氏，二位好汉爷爷问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只要二位好汉爷爷手下留情。”这二人说：“我问你几句言语，只要你们说了真情实话，我就饶你。若是有半字不实，立时就杀。”更夫说：“只要饶命，我们就说。你们二位是为冠袍带履而来，是为鱼肠剑而来，是为借盘费而来？”二人说：“我们就为鱼肠剑而来。这个东西在什么所在？只要你们说了实话，我们将此物得到手中，不但饶恕你们，还要大大的周济周济你们两个。”

那更夫说：“只要饶恕我们就足感大恩大德，那里还敢讨赏呢。你们二位既要打听鱼肠剑，我把这道路与二位说明。由此往西有个果木园子，穿果木园子而过，北边一段长墙，可别进去，那里叫红翠园；一直往南，就看见西边一段短墙，那栅栏门子可在西边，似乎你们这样能耐，就不用开门了。跃进短墙，

路北有座高楼，说楼可又不是楼的形像，类若庙门相仿，七层高台阶，上边有三个大铜字是‘藏珍楼’。外边明显着一条金龙，脑袋冲下，张牙舞爪，这鱼肠剑可在楼的里面。”二人又问：“听说这藏珍楼有些消息埋伏，可是什么消息？”更夫说：“我们知道的便说，不知道的，就是把我們刷了，我们也是不知。”二人又问：“你们既是在此处打更，不能不知到底是有埋伏没有。”更夫说：“埋伏是有，我们可不知道是怎么个消息。自从我们上工，我们大太爷、三太爷亲身嘱咐我们，前后打更，红翠园不许进去；东北角上，有一个小庙儿不许进去。这藏珍楼院子可许我们进去，离着楼周围一丈可不许到。倘若走到离楼一丈之内，蹬出什么舛错来，或死或带伤，我们大太爷可不管。你们二位要问，我们可不能不说，可也不知是吓唬我们，可也不知是有什么消息。”二人一听，大概这两个更夫准是不知。等着到了那里时节，仔细留神就是了。说：“更夫，你说得言语也无凭可考，等着我们得剑，回头再来放你。”说毕，撕衣襟把他们口来塞住。

徐良看着那二人往正西去了，自己过来，把那一个年长的更夫口中之物掏将出来，也把大环刀抽出来，扁着刀往脑门子上一蹭。更夫连连哀告说：“好汉爷爷饶命，你老人家问什么，说罢。方才那二位可是一同来的不是？”徐良说：“是一同来的，他们是上藏珍楼去了不是？”更夫说：“他们上藏珍楼找宝剑去了。那二位是你老人家的什么人？”徐良说：“算起来他们是我孙子。”更夫一瞧徐良这个形容，紫脸白眉毛；那两个人一个是黄脸绿毛，一个是灰色脸紫记，这三个人生的是实系可怕。问：“你老人家既是同那二位来的，可认识藏珍楼不认识？”徐良

说：“有他们二位去了，我就不去。我另问你一件事情，你要不说，我打发你上姥姥家去。”更夫说：“你老人家问什么言语？”徐良说：“你们员外这里现在住着多少朋友？”更夫说：“刻下住着朋友不大甚多。”徐良问：“都是什么人？姓字名谁？”更夫说：“一个叫金头活太岁王刚，急三枪陈振，黑金刚柳飞熊，菜火蛇秦业，独角龙常二怔，病獬豸胡仁，就是这些朋友。”徐良问：“有火判官周龙上这里来了没有？”更夫说：“没来。”徐良说：“有个白菊花来了没有？”更夫说：“姓晏哪？”徐良说：“不错。此人可在这里？”更夫说：“先前在这里，如今不在。”徐良说：“我也暂且屈尊屈尊你们，待事毕之时，再来放你们两个。”也就把口塞住。徐良自己一忖度：这藏珍楼有险，让他们两个去罢，我先到前边看看。恐更夫言语不实，白菊花果在此处，设法拿他；如不在此处，更不可打草惊蛇。再看这两个贼人把宝剑盗得出来盗不出来，他们若将宝剑得到手内，我跟到他们外边与他们要剑，他如不给，量着这二人准不是我的对手。主意一定，直奔前边去了。

单提那二人过了果木园子，看见红翠园，直奔正南，迎面有棵大柏树，往西一拐，蹿进短墙。一看藏珍楼与更夫说的一样，二人直奔七层台阶，离阶石有七八尺的光景，二人将要拉刀，就觉着足下一软，蹬在翻板之上，两个人一齐坠将下去。

要问他们生死，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伏地君王收二寇 金家弟兄见群贼

且说这两个奔藏珍楼的，说了半天，到底是谁？原来在儒宁府的管辖，有一座朝天岭，山上有五家寨主，一个叫王纪先，一个叫王纪祖，三寨主叫金弓小二郎王玉。山下有个梅花沟，内中有一个金家店，两个店东姓金，一个叫金永福，一个叫金永禄，就是山内四寨主、五寨主。这朝天岭山路最险，前面是十里地的水，通着马尾江，到山口左右有两座岛，一座叫连云岛，一座叫银汉岛，当中有个中平寨。这中平寨前，在两个岛口当中，隔着一段竹门，竹门之前，水内有滚龙挡，上面有刀，有水轮子，无论多大水性之人也过不去这滚龙挡。过了竹门有个三孔桥，有三块卷网。暂且不表，等到了时节慢慢再说。

这梅花沟就在连云岛下面，靠着中平寨的水面，南岸就是金家店。皆因为这日金永福、金永禄正在店中，接着王爷的书信，过水面与山中送信。见了王纪先、王纪祖、金弓小二郎王玉，投了王爷的书信。可巧头一天，有团城子伏地君王东方亮派了两个人去，一个叫赫连齐，一个叫赫连方，两个人送东方亮的请帖。山上三家寨主俱都没见到，是金永福、金永禄这二

人见着了。说：“昨日晚间到了咱们店中，与我们留下了一个请帖，咱们店中待承了他们的酒饭，整说了半夜的话。今日早晨，咱们给他预备盘费，他们一概不受，辞别去了。”翠麒麟王纪祖问说：“大哥，我闻听说团城子东方亮家中有一口鱼肠剑，从列国专诸刺王僚时节，直到如今复又出现，可称是无价之宝，大概连大哥准都没见过此物罢。”王纪先说：“我可就是耳闻，不但耳闻，我还是最怕那宗东西出世。我有一身宝铠，寻常刀剑一概不怕，所惧者就是鱼肠剑。”王纪祖问：“东方亮所下的请帖，五月十五这天哥哥打算去与不去？”王纪先说：“咱们与他素无来往，凭他那路英雄，很不是名声远震的人物，谁能与他前去助威。”王纪祖说：“既然打算不去，又与他没有交情，那时若是得便，到他那里把他鱼肠剑盗来，咱们大家一观。一者大家瞧瞧看看，二则间亦免大哥忧思此物日后为患。”

王玉说：“这有何难，待小弟我去走上一趟。除非我去，别者之人还不行哪！”王纪祖问：“怎么非你去不行？”王玉说：“这东方亮家内有个藏珍楼，这藏珍楼内不易进去，非得能人去方可。倘若不行的，到那里不但不能把剑得来，还怕有害于己。”王纪祖说：“待等得便之时，王兄弟就辛苦一趟。”金永福在旁言道：“三哥方才言说这鱼肠剑，我弟兄二人情甘愿意往团城子去走上一趟如何？”王玉说：“二位贤弟，不是劣兄小看你们，你们二位虽能高来高去，要盗人家无价之宝，只怕画虎不成反类其犬。你们不想一想，他既是祖传之物，必要收藏一个严密去处，再不能就在明处放着。再说他那里人多，你们二位再没有什么格外的秀气，岂不是班门弄斧？”金永禄一听，微微冷笑说：“既然这样，非你去不可？”王玉说：“你们二位如要不信我

的言语，就辛苦一趟。要真能够把鱼肠剑盗来，我从山上一步一个头，给你们磕到梅花沟去。我要不磕，我不是人物。”王纪先拦道：“你们千万不可这样。”金永福、金永禄也就不往下再说。当日晚间出山，回到梅花沟，二人这口闷气不出，商量着要上南阳府。金永禄说：“哥哥愿意去不愿意去？你要不愿去，我就一人前往了。”金永福说：“焉有不愿意去的道理。倘若咱们把鱼肠剑盗来，非教三哥给咱们磕头不行。他实在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二人商量妥当，次日换了衣襟，带些盘费，提了夜行衣靠的包袱，由梅花沟金家店起身，一路无话，也是住在五里新街。

晚间换好夜行衣靠，背插单刀，奔团城子而来。进团城子，头一个是金永福，第二个掉翻板内就是金永禄。问明白了更夫，到了藏珍楼院内一看，这楼的形像极其高大，当中挖出来的旋门与庙门一样，有两个门环，红门上起金钉，两扇门当中约有二指宽的门缝，上面嵌出来三个大铜字是“藏珍楼”。在铜字上边，有一条金龙，张牙舞爪，垂着两根龙须，有如今通条粗细，越往下越尖，这龙须垂到与门的上槛高矮上下不差往来。二人一齐要奔七层台阶，不料就蹬在翻板之上，噗咚一声坠落下去。幸而好不大深，二人打算要往上蹿，上边翻板复又盖好，里面是黑洞洞的伸手不见掌。二人往下一坠，就听哗唧哗唧铜铃一阵乱响。工夫不大，只听上边一阵乱嚷，把翻板一掀，数十把长挠钩往下一伸，先把金永福搭住，后把金永禄搭住，拉将上来，俱都捆上二臂，从背后给他们把刀抽出去，推推拥拥往外就走，一直奔了更房儿。许多打更的把他们围上，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二人也好，说：“我们既然被捉，速求一死，我们也

不必说出名姓。”内中有个更夫说：“咱们问他也是不肯说，告诉咱们大太爷去罢。”与东方亮送信，暂且不表。

且说徐良直到前面，看有明三暗九一座大厅，就从大厅后边蹿将上去，跃过房脊，到了前坡，扒住连檐瓦口，往下探身躯一看，就见伏地君王东方亮员外的打扮，足下薄底靴子，箭袖袍，丝蛮带；面如油粉，两道宝剑眉，一双大三角目，狮鼻阔目，一部花白胡须遮满前胸，可是黑的多白少，在当中落坐。上垂首就是他的兄弟，紫缎扎花肚巾，双飞火雁绢帕拧头，紫缎子箭袖袍，薄底靴子；身高九尺，膀阔三停，紫微微一张脸面，剑眉圆目，直鼻阔口，一部黑髯，就是紫面天王东方清。内中还坐着六个人，一个个穿红挂绿，高矮不等，全都是凶眉恶眼，脸上怪肉横生，俱都不是良善之辈。山西雁暗暗心中打算：这个人外号叫伏地君王，要凭这样的品貌，坐在金銮殿之上也不是个样儿。他若是奉公守法，还落一个终于正寝。一定胡思乱想，任意胡为，早晚是刚。正在观看之际，只见外边飞也相似跑进一个人来，说：“周四寨主爷到。”伏地君王说：“请。”不多一时，前面灯球火把，就把许多人引将进来。东方亮迎出大厅之外，大众都给伏地君王行礼，又见了紫面天王东方清。房上的徐良认得，进来的这些人却是火判官周龙，小韩信张大连，青苗神柳旺，赫连齐、赫连方这二贼如今也混在他们一处了，又有三尺短命丁皮虎，黄荣江，黄荣海，细脖大头鬼王房书安。惟独到了房书安这里，伏地君王东方亮问道：“房贤弟，你如今也有四十多岁了罢，怎么混闹起来了？你自己也不觉乎着教人耻笑？”房书安哈哈一笑，说：“哥哥，说了半天，多一半是为我这鼻子罢。”东方亮说：“你自己还倒知道哇！这个岁数，反倒胡闹起来

了。”房书安说：“你打算我这鼻子是长了天疱疮了不成？却不是，我是叫一个……”一个一个的说了半天，总没说出什么来。东方亮哈哈大笑说：“一个什么呀？怎么不往下说了是什么缘故？”房书安说：“我说到此处，我心里就有些发怯，我总怕他老人家在这里。”东方亮说：“你这人说话半吐半咽，屋里说来罢！”

到了屋中，就与金头活太岁王刚、黑金刚柳飞熊、急三枪陈振、菜火蛇秦业、独角龙常二怔、病獬豸胡仁，都与周龙等大家相见了一回，然后彼此大家落座，从人献上茶来。东方亮倒要问问房书安：“你这鼻子是什么缘故？”房书安说：“我这鼻子，是遇见一个削鼻子的祖宗给削了去了。”东方亮问：“这削鼻子祖宗是谁？”房书安说：“提起此人大大有名，陷空岛有一个穿山鼠徐庆之子，此人姓徐名良，外号人称多臂熊，又叫山西雁。这个人本领高强，足智多谋，一身的暗器，会装死，会打呼噜，人家疑乎他睡着了，却原来他假睡着，一过去就吃了他的苦子了。火焚桃花沟，杀跑了飞毛腿，结果了金箍头陀邓飞熊的性命。若不是张大连蛊惑着我信口开河，也搭着我吃了几杯酒，讲来讲去，我就讲到穿山鼠徐三老爷子那里去了。这个削鼻子祖宗，他那里答应我呀！我钻到桌子底下，教他们替我说一句没在这里，他们谁都不管。后来还是我带出来的这个黄大兄弟、黄二兄弟报答了报答我，把桌子一掀，他们两个人踹后窗户跑了。要不是我眼前有点机灵，那天晚上就出了大差了。也仗着是我腿软嘴软，才保住这条性命。”东方亮问：“怎么叫腿软嘴软？”房书安说：“这你还不明白么？腿软是给人家跪着，嘴软是央求人家，这才把这位老爷子央求心软了，说：‘我

不杀你罢，实在怒气难消；杀了你罢，又瞧你央求的可怜。’这才与我留下了一个记号，把鼻子削将下来，我方逃了性命。”又对着房书安说话没有鼻子，乌囊乌囊的，又搭着他说话有一句说一句，绝不藏私，所有听者之人，大众俱都掩口而笑。

紫面天王东方清大吼一声，说：“住了！房贤弟，不要往下再讲了，休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慢说他是穿山鼠徐庆之子，就是五鼠五义也不放在复姓东方的心上。有日王爷兴师，早晚必要会会他们这侠义，看看他们这侠义有多大本领。连徐庆我都不惧，何况是他的后人？就怕遇不见他，我要见着这个多臂人熊，我要不把他首级拿来见见众位，从此我就更名改姓。”房书安说：“二爷，这们说的人太多了。见面之时，你就晓得他那个利害了。”这一句话不要紧，只气得紫面天王把桌案一拍，大叫：“房书安！你再要夸奖于他，你就出我们团城子去罢！或者你把他找来，你看着我们两个人较量较量。”山西雁正在房上听了个真切，心中暗道：“你不用找，老西现在此处。要较量较量，却有何难？”想到此处，抽大环刀，这一蹿下房去。

要问徐良胜负输赢，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屋内金仙身体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骗人

且说徐良在房上听紫面天王不服他，要与他较量较量，正要拉刀蹕将下去，教这紫面的知道知道我的利害。忽见由外边跑进三个人来，两个壮士打扮，一个是穿着一身重孝，放声大哭，直奔屋内而来。身临切近，山西雁方才认出来了，一个是薛昆，一个是李霸，一个是王能儿，王能儿穿着一身重孝。皆因由毛家疃王能儿一瞧事头不好，背着自己包袱先就跑了，后来第二天方才遇见薛昆、李霸，一问他们两个人的来历，就把毛天寿已死，王虎儿被杀告诉了王能儿一遍。三个人商量着无处可奔，议论了半天，只可是上团城子与大太爷送信。就仗着王能儿包袱内有些散碎银子，做了一身重孝，一路盘费。到了团城子天气就不早了，到了门首，众人一惊，一问缘故，王能儿就把太岁坊之事说了一遍。众人一听，都赞叹了半天。并不用与他通报，就自己进来了。

直到里面，见了东方亮噗咚一声跪倒身躯，放声大哭。伏地君王一问因为何故这们大哭，穿了一身重孝。王能儿哭诉其事，说：“太岁坊我家二员外爷，皆因抢了一个金氏的女子来，

本是知府的女儿，又是知府的儿妇，抢来执意不从。这日晚间，招了许多人来，又有神又有鬼，全是假扮奇形。后来又来了一个大山精，一个母夜叉，连我们舅老爷那么勇，全死在他们手里了。后来我们上了毛家疃，又到千里一盏灯毛天寿那里，心想用蒙汗药酒将他蒙过去，不料又教他们识破了机关，连毛寨主带我哥哥俱教他们结果了性命。我特来报与大太爷、三太爷知晓此事。”东方亮、东方清一闻此言，放声大哭。大家劝解了一回，东方亮说：“众位有所不知，我二弟性情古怪，他要在我们这里住着，焉有此事。”大家一齐说道：“也是二员外爷命该如此，自可打听打听准丧在什么人手，咱们与他报仇就是了。”薛昆、李霸又把赵胜的缘故说了一遍：“别者之人俱未能看清，单有一个相貌古怪的，是两道白眉毛，又是山西的口音。”房书安说：“众位听见了没有？就是这个老西。我总疑乎着，早晚之间必上这里来哪！”东方清言道：“正要找寻于他。他若不来，可是他的万幸；如果要来，可算他是飞蛾投火，自送其死。”东方亮说：“你们暂且吃饭去罢，有什么话然后再讲。”薛昆、李霸、王能儿俱都撒身下去。

忽见外面慌慌张张跑进一个家人来，说：“员外爷在上，如今藏珍楼拿住两个盗剑的了。”伏地君王东方亮一闻此言，吩咐一声：“把两个人与我绑上来！”不多一时，就看见从外边推推拥拥推进两个人来。大家说：“跪下，跪下！”见那两个人撑腹叠胸，立而不跪。大众一看，这两个人全都是马尾透风巾，青缎夜行衣，青抄包，青中衣，蓝缎袜，扳尖洒鞋。一个是黄脸绿毛，一个是面似瓦灰，一块紫记，怒目横眉，立而不跪。东方亮一看，微微冷笑说：“你们两个人好生大胆！既要前来盗剑，也该

打听打听才是。我复姓东方的，最喜欢交绿林中的朋友，山林的宾朋、海岛内好友准准的有几百位，俱是出乎其类的英雄，拔乎其萃的好汉。我一生最恼的，是不打听打听我是什么样朋友，依仗你们的本领，前来窃盗哇，或是盗我藏珍楼的宝物哇，自逞其能，藐视我这个所在。我也不怕你们恼，慢说你们那样本事，就是比你们强着万倍，连我那楼门也不用打算进去。我也不用问你们的名姓，倘是问出来，要有与我相好的朋友认识，倒不好办了。来推出去与我砍了！”有人答应，立刻往外一推。

再说紫面天王一瞧这两个贼，就有几分爱惜。见他们进来时节，虎势昂昂，撑腹叠胸，毫无惧色。后来往着各位上一瞅，就把头往下一低，再也不瞅人了，倒仿佛是害了怕形像。将要往外一推，就听有人说：“刀下留人。”原来是赫连齐、赫连方，说：“二位莫不成是姓金么？”过去细细又一看，又说：“这不是梅花沟金家店二位寨主么？”二人是更把头往下一低，一语不发。赫连方说：“对呀，哥哥你看脸上这块红记，难道你就忘了不成？”赫连齐说：“对呀，你们二位不言不语不大要紧，险些耽误了交情。”回头说：“大哥，咱们红白帖儿把人家请来了，咱们这们待承人家可下不去呀！”东方亮说：“我也得知晓这是那里来得哪！”赫连齐说：“这就是朝天岭梅花沟四寨主、五寨主，一位是鸳鸯太岁，一位绿面天王；一位叫金永福，一位叫金永禄。”东方亮一闻此言，吩咐一声：“招回来。”自己亲身下去与二人解绑，说：“二位贤弟，实在劣兄不知。但分知晓二位贤弟到此，我天胆也不敢将二位贤弟绑将起来，望乞二位贤弟恕过愚兄。”随说着就一躬到地。金永福、金永禄双膝点地，说：“我

二人自逞其能，前来盗剑，冒犯天颜，身该万死，万死犹轻。蒙大太爷不肯杀害我们，恩同再造。惭愧呀，惭愧。”东方亮说：“二位贤弟言重了。我本是差派我两个兄弟，聘请五位寨主前来助威，不略二位贤弟也搭着是更深时候，无心坠落我的翻板，我就作出虎狼之威。若不是赫连贤弟看出，险些误了大事。”金家弟兄说：“大太爷饶不肯杀害我们，还说这许多谦虚言语，我们如何担待得住。”东方亮说：“你们二位再要叫我大太爷就是骂我一样，咱们全都自己弟兄，要是那们太谦那还了得？赫连贤弟，与他们众位见见。”赫连齐这才带着金家弟兄先见了东方清，然后与群寇一一相见。

东方亮吩咐家人取了两件英雄氅来，先教金家兄弟披在身上。东方亮复又问道：“但不知这下月十五日，那三位寨主可能到我这里来不能？”金永福说：“大哥，实不相瞒，有这里请帖到了朝天岭，皆因是我们大哥、二哥不来，这才提起了你老这里有口鱼肠剑。我们大哥、二哥说，听人讲究过，可没见过怎么个形像。王玉就说，要见这口剑不难，他要上这里盗去给我们大哥见识见识。他说盗剑非他不成，除他之外，则无一人能盗。我们两个人一听他这个话太大，一赌气，自逞其能，也并没告诉他们，我们两个人就往这里来了。不略我们二人被捉，多亏大哥宽宏大量，若不然，我二人早作了无头之鬼。他们既要打算盗你的宝剑，是日岂能与你助威呀？”东方亮一闻此言，哈哈大笑，说：“二位贤弟，我方才已然说过，我最好交友之人，待等我十五日这个擂台已过，我自带一名家人，同着二位，带上鱼肠剑，我到朝天岭见一见二位寨主。我把宝剑也教他们二位看看，自要他们二位喜爱此物，我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他们二位，

又算什么要紧的事情。常言说得好，宝剑赠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此剑乃是我用不着的物件，把剑送与他们二位，倒作一个赠剑之交，并且我还有大事相商。”金永福、金永禄说：“这位大哥素好交友，名不虚传。”说毕，群寇一口同音说：“你们与大哥交长了，就知道大哥这交友慷慨的了。”伏地君王一声吩咐备酒。

山西雁把他们根根切切的事情俱都听个明白，自己一想，此处又没有白菊花，我也不必出头露面了，倒不如我上藏珍楼，瞧瞧这楼的形像。自己拿定主意，撤身回头，后坡飘身下去，直奔后面来了。又到了捆更夫的那个太湖石前，一直扑奔正西。过了果木园子，见着一段长墙，心中一想，方才那更夫说的，这个地方叫红翠园，但不知这红翠园是什么景致。将走在这里，就见里面灯光闪烁。原来这个门却在西边，徐良绕到西边一看，是花墙子门楼，黑漆漆的门户，五层台阶，双门紧闭。旁边有一棵大槐树。山西雁要看里面景况，就蹿上树去。往下一瞧，院子里靠着南墙，有两个气死风灯笼，一个八仙桌子，两把椅子。上面大红的围桌，上绣三蓝的花朵；南红椅披。桌子上有一个茶壶，四五个茶盅，一个铜盘子。靠着南墙，还有两个兵器架子，长家伙扎起来，短家伙在上面挂着。靠着椅子那里，站着一个大丫鬟，约有二十多岁，头上乌云，带些花朵，满脸胭粉，鼻如悬胆，口赛樱桃；穿着天青背心，葵绿的小袄，大红中衣，窄小金莲，系一根葱心绿的汗巾；耳上金勾挂着竹叶桃，看相貌颇有几分人才。徐良瞅着纳闷：这是什么事情？不多一时，就由三间上房内出来一个姑娘，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光景。头上乌云用青绢帕兜住，青绉绢绑身小袄，青绉绢中衣，窄窄金莲，

腰扎青绸汗巾；满脸脂粉，柳眉杏眼，准头端正，口似樱桃，耳上金勾没挂着竹叶桃。就听那丫鬟说：“小姐请坐。”姑娘出来坐在椅子上，丫鬟给倒了一盅茶。姑娘问丫鬟说：“你们小姐呢？”丫鬟说：“我们小姐身体不爽。”徐良见这姑娘品貌甚好，但是一件，这说话之间，未语先笑，自来透着轻狂的体态。书中暗交，别看品貌甚好，外面透露妖淫的气象。此是闲言不叙。

且说这姑娘叫丫鬟，问：“你们小姐是什么病？”丫鬟说：“浑身发烧，四肢无力，净想躺着，茶饭懒餐。也没有什么大病，就是受了些感冒。”小姐说：“叫他出来练一练就好了，顽两趟拳，踢两趟腿，自来得身上出些汗就好了。你提我请他。”丫鬟无奈何，进上房屋中去了。就听里间中说：“二妹子，今晚实不能奉陪了，我浑身作痛。”院中说：“叫丫鬟把你搀出来。”不多一时，由屋中丫鬟搀着小姐出来，也坐在椅子之上，就要往桌子上一趴。那姑娘说：“你活动活动，顽顽拳，踢踢脚，咱们两人过过家伙就好了。”这病姑娘可不像那个的打扮，珠翠满头，红衫绿裙，也是透着妖淫的气象，品貌有十分人才。那穿青的姑娘说：“我与姐姐脱衣裳。”那个姑娘再三不肯，说：“好妹子，你饶了我罢，除非是你叫，我连房门都不能出来。我还得告假，实在坐不住。”随说着，仍然站起身来，晃晃悠悠走进屋中去了。

你道这二位姑娘是谁？这就是东方亮两个妹子，一个叫东方金仙，一个叫东方玉仙。这两个姑娘与东方亮不是一母所生，这两个是东方保赤第四个姨奶奶所生。从小的时节，东方保赤爱如珍宝。上了十几岁，学习针黹，嗣后来就教他练武，到了十五六岁，把工夫就练成了。东方保赤看看要死啦，一想姑娘要不会武艺便罢，若是会些武艺，必要性傲。若要教给他们

工夫，必须要教给他们一点绝艺方可。一个是教了一对练子槊，一个是教了一个练子锤，除此之外，刀枪剑戟、长短家伙，无一不会。东方保赤一死，这二位姑娘就单住一所院子。后来他娘一死，姑娘渐渐大了，东方亮不管他这两个妹子。这二位姑娘住在红翠园，就与哥哥说明白了，是前边的人，不怕是三岁的顽童，不许入红翠园去。知道哥哥认识的并没有正人君子，俱是些个匪人。倘有人过后边去，不论是谁，结果性命。就由东方亮私通王爷，这玉仙苦苦劝了数十余次，他哥哥也不听他的言语。金仙连一次也没劝过，这是什么缘故？金仙迟钝，素常不喜说话。玉仙姑娘是精明强干，足智多谋，性如烈火，口巧舌能。如今已然二十五六岁了，常常抱怨哥哥不办正事，误了自己青春。每日晚间，必要操练自己身体。

可巧这日晚间，金仙身体不爽，不能陪着玉仙顽拳踢腿，金仙出来复又进屋中，躺在床上哼咳不止。玉仙就想起一个主意来了，叫丫鬟摘头上花朵，挽袖子打拳。这个丫鬟名叫小红，伺候玉仙的丫鬟叫小翠，这两个丫鬟的名字就由红翠园所起。叫丫鬟打拳，小红一定不肯，回说：“我那拳没学会呢，打的不是样儿，反叫二小姐生气。”玉仙叫他打，非打不可。丫鬟无奈，这才把钗鬟花朵摘去，拿了一块绢帕把他抓髻兜住，系了一个十字扣儿，汗巾一掖，袖子一挽，说：“那样打的不是，二小姐千万指告于我。”徐良正要看打拳，忽见上房后坡有一个黑影儿一晃。

要问这黑影儿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熊看姑娘练武 东方玉仙叫丫鬟打拳

且说徐良正要看丫鬟打拳，见上房有个人一晃，自己蹿下树来，直奔红翠园后面。跃过西墙，飘身下来，看房上那个黑影踪迹不见。自己也就蹿上房去，由后坡往上一瞧，那个人影儿也没在前坡。院中有人，他也不敢奔前坡去。此时丫鬟打的这趟拳叫猓踪拳，论说这趟拳叫俏猓踪，最是妇女们打这趟拳好看。山西雁在旁边瞧着，险些没打鼻孔中乐出来。见这丫鬟手脚腰腿打出去全不是地方。又见从西房里跑出两个婆子一个丫鬟来，那丫鬟说：“姐姐，我可要看你打这一趟拳了，你学了一个多月，净瞒着我山后练。偏今天我们小姐叫你施展，我可要借个光儿看看了。”就见玉仙把桌子一拍，说：“小红，算了罢，别给你们小姐现眼了，可惜你家小姐兢兢业业那个工夫。你们小姐也像你这们打来着？真冤苦了这教你的人了。腰腿脚面一点没有，倒着腰，软着腕子，脚底下拔着根，踢出去腿不直。常说打拳总要掌如瓦垄，拳如卷饼，手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形腿如攒。文不加鞭，武不善坐，那才是练武的规矩哪。像你这懈着腰，一点雄壮的地方没有，别给你们小姐现眼了，歇

息去罢。你看我打一趟，你也瞧一瞧，虽不如你们小姐，也不至于像你那样子。”直说的那丫鬟羞的面红过耳，收住拳脚式儿，往这边一走，说：“二小姐，我本不行，总算是没学会哪，如何能好。”屋中的病姑娘答言说：“滚开那里罢，你别气我了，我本来身体就不爽快。也对着二小姐真好性儿，那们大工夫瞧你练呢。可惜我那两个多月的工夫，教你这不长进孩子。到帮到底你是朽木不可雕也。”外面玉仙答言说：“姐姐，你本就身体不爽，气着你反为不美。小红，瞧我的。”

徐良在房上一看，这个姑娘比那丫头大差，天地相隔。蹶高纵矮，一点声音皆无；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连丫鬟带婆子看着连连喝彩。把这一趟拳打完，收住架式，问丫头：“比你如何？”小红说：“我比二小姐果然是差的多，再说我也敢与小姐比肩共论。”玉仙说：“大概是你家小姐藏私，没教给你真的罢。”小红说：“那可不能，总是我太糊涂，永教不会。”屋中病姑娘说：“二妹子，你可冤苦了我了。你想，他是我使唤的一个丫头，我怎们能与他藏私？别忙，我这里脱衣裳，倒要替我们丫头争争这口气。”玉仙说：“得了，算了姐姐，你养病罢，不用生气。”金仙说：“不能，我偏要替我们丫头争争这口气。”那玉仙连连冲着丫鬟使眼色，他这叫激将法，特意教丫鬟一练，他一数说小红，自来的把金仙气就逗上来了。只要他一出来，就得教他出一身透汗。果然金仙从屋中往外一蹶，奔过小红去，伸手就要打，说：“你太也不给我作脸了。”吓得丫鬟身躯往后倒退。此时金仙手腕子早教玉仙接住了，说：“姐姐，你要打他，与我脸上有什么光彩，要打是打我。咱们两个打倒好，你过来罢姐姐！”往前一拉金仙。房上的徐良在上面看了个真切，暗暗直

笑。见这回金仙出来，那个打扮可不像玉仙。用鹅黄绢帕包头，蛋青小袄，西湖色的中衣，水绿汗巾，大红弓鞋。出来本是气哼哼的要打丫鬟，被玉仙把他揪住往前一拉，吸呼躺下，说：“妹妹，真要欺负我们？”玉仙说：“寻常我不是你的对手，今天趁着你有病。”金仙说：“你这是何苦，我那时也不是你的对手。独你们这口巧舌能之人，偏要说这宗言语。”随说着，这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徐良想着：这女流之辈，会本事又有多大本领。先前一看不以为然，后来一瞧，这两个人交手胜似男子，一手一式，封闭躲闪，并没有露空之处。山西雁看见，暗暗夸赞：这女流之辈竟有这们一身工夫，是何人所传？真受过名人指教。看这二人动手的工夫甚大，金仙就说：“算了罢，我真气力不加了。”玉仙说：“不行，咱们还得过家伙哪！”就见玉仙往旁边一蹿，奔了兵器架子去了，一回手把上面刀拉将下来，往外一抽；金仙也就过去把刀往外一亮，两个人单刀对单刀，闪砍劈剁，类若拚命一样，犹如仇深似海一般，并不相让。忽然金仙微一露空，玉仙一抬腿，正踢手腕子之上，金仙撒手扔刀，当啷啷那口刀坠于地上。金仙往下一败，玉仙就追，金仙就从架子上抽了一条长枪，回手就扎；玉仙用刀一磕，往近就欺身；金仙用枪一拦，用了个霸王摔枪式，玉仙往旁边一闪。丫鬟婆子就将桌子椅子往后一搭。此时，一长一短的家伙交手，故此得地方宽阔才行。当时丫鬟婆子也就劝解，二人执意不肯罢手。忽见金仙用了个怪蟒翻身的招数，眼睁睁枪尖就奔玉仙脖颈而来。徐良在房上看着，替他们一着急，忘了他是在暗地瞧看，替玉仙一害怕，说：“哼！要不好！”那知道金仙他们更有手段，把后手往回来一抽。

忽听房上有人说话，蹿出圈外，二人俱望房上一瞧，连丫鬟婆子也都往房上瞧看。

玉仙眼快，早就看见了徐良。山西雁也知道自己失了声音，打算要走，不料被玉仙瞧见。玉仙说：“你是那里来的狂徒，快些下来！”徐良一听叫他下来：“我要不下去，岂不教这两个丫头耻笑。”又一想：“反叛的女儿罢——他自打量是东方亮的女儿——也罢，下去与他们顽耍顽耍。”自己万也没想到，出世以来没栽过跟头，到了此处，这个跟头可就不小。由房上蹿将下来，一抽大环刀，金仙、玉仙那里肯容。一个是长枪，一个是短刀，头一个就是金仙先到，呛啷一声，把枪削为两段，把金仙吓了个胆裂魂飞。玉仙一见这口刀的利害，就不敢往上递自己这口刀了。金仙一回头，叫丫鬟取兵器去。丫鬟奔到西屋里，就是兵器房。徐良虽然动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只听见他说取兵器，心中暗道：“你取来多少兵器，我给你削多少，教你这两个丫头也知道老西的利害。”玉仙虽然顾住自己这口刀不能教他折断，稍一失神，没顾住，呛的一声削为两段。玉仙一着急，抽身就跑。徐良打算不追，自己蹿出墙来走罢。只见金仙赶奔前来，手中一宗物件哗啷一抖。徐良一看，原来是带练子的家伙，圆丢丢耀眼争光，如同茶碗口大小，铁胎，外罩金衣，是甜瓜的形像，上有练子，金不金铜不铜的颜色，是三楞黑鱼骨的样式。山西雁他把这宗兵器看在眼里，无论是什么金银铜铁家伙，用刀剁上就折，何况这练子锤？就见他单锤打，徐良用手中大环刀一找他的练子，只听见咯吱的一声，锤头往下一沉，这口宝刀并没磕动这根练子。皆因徐良不知道他这练子的来历。此乃是东方保赤一辈子得来的这们四宗宝物。这宗物

件出于外国，乃是金银铜铁钢炼成了此物，别看他是很细，凭他是什么样的宝刀宝剑，不用打算磕的动这根练子。那东方保赤虽有三个儿子，看着那一个也成不了大器，就是把这两个女儿看如珍宝。前文表过，把女儿武艺教成，自己又有些后悔。姑娘本是不会武艺方好，已经本事都学会了，又怕他们遇见宝刀宝剑，老头子一狠心，就把这练子锤、槊给了女儿。到晚年时节，才教给他们这个招数。金仙愿意要锤，玉仙愿意要槊，分量俱都不差往来。这槊的形像，是两只手攥着两支三楞镖。这锤头、槊头全是后配的，挂在练子之上，后边有两个皮套儿，套在手腕子上。此物若要打出去，打不着人，往回里一抖，伸手还要把他接住。山西雁用刀没磕动练子，暗说不好。紧跟着那个锤到，用手往外一磕，仍然咯吱一声响亮。又紧跟着玉仙练子槊冲着面门而来。徐良看着都是一般形像，用刀一磕，也是咯吱一声响亮。哗啷哗啷锤、槊乱抖，把山西雁闹的手忙脚乱，只可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往墙上一蹿。锤奔面门，槊奔脚去，倒没打着脚，教练子把腿一绕，往下一拉，山西雁就由墙上噗咚摔倒在地。

要问他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泄机关捉拿山西雁 说原由丢失多臂熊

且说徐良也是艺高人胆大，那时也没打过败仗，如今教这两个丫头追的乱跑，打算要走，那得能够？将一上墙，就教练子把腿绕住，往下一拉，噗咚一声摔倒在地。金仙抡锤要打，玉仙说：“等等，咱们问问他是谁。”不容徐良起来，就用磕膝盖一顶徐良的后腰，叫丫鬟取绳子。小翠把绳子取来，玉仙把山西雁四马倒攒蹄捆上。又过去把徐良这口刀拿起来，瞧了又瞧，看了又看，暗暗称赞。叫小翠：“把这口刀与我挂在上房屋中去罢。”丫鬟答应，从徐良身背后把刀鞘子摘下来，将刀插入刀鞘之内，拿进上房屋中，挂于墙壁之上。

玉仙与金仙姐妹两个坐在椅子上，叫丫鬟：“把这个提过来我们问问。”丫鬟把徐良提将起来，往二位姑娘跟前一放。玉仙问：“大概你是新来的罢，你要是陈人，我不能不认识。”徐良说：“不错，我是新来的，昨天才到。”玉仙说：“你昨天到的，大太爷也没嘱咐你吗？我们这红翠园凭爷是谁也不准来，谁要私自往这里来，立刻就杀，绝不宽恕。”徐良说：“你说了半天，什么叫大太爷？怎么是打前边往这里来？”玉仙说：“你不是前边

的人么？你怎么明知故问？你们不是管着我哥哥叫大太爷么？”徐良说：“姑娘，你快住口。你打算我是伏地君王一伙的馀党哪？我是御前四品护卫，前来办案，捉拿白菊花。老爷亲身到来探探白菊花现在此处没有。”玉仙一闻此言，说：“姐姐，此事敢情错了。”又问：“你上我们这里来，我哥哥知道不知？”徐良说：“我为白菊花一个人，与你哥哥往日无冤，旧日无仇，我若一露面，岂不惊吓于他？我见白菊花没在此处，我就要回去。不料走在此处，听见刀枪声音，上房一看，正是你们二位动手。我见枪尖正要点其咽喉之上，我替他一着急，就嚷出口了。这是已往情由，要杀便杀；要尊王法，看我是现任职官，不肯杀害于我，我日后还要报答你们呢。”玉仙说：“你道现任职官，你姓字名谁，一一道来。”徐良说：“你要问我，你把我解开，我慢慢告诉与你。”金仙说：“妹子，可别听他的言语，可别把他解开。先教丫鬟到前边问问哥哥去，有这们回事没有。”玉仙说：“问哥哥去作什么？我自自有主意。”

说到此处，玉仙也斜着杏眼想了半天。原来玉仙听他说四品现任职官，想了想自己终身未定，又见他是一口宝刀，又爱他一身武艺，又能够高来高去。可惜是一件不喜欢，他品貌不强，两道白眉，类若吊死鬼一般。正在犹疑之间，忽听叭叭的有人叫门，婆子出去，少刻进来说：“大太爷派人前来送信，说有个路姑娘少刻就来，教二位小姐好好待承人家。”玉仙问：“这路姑娘是谁？”婆子说：“是大太爷相好的朋友有个铁腿鹤赵保，他把子妹妹，有个外号叫九尾仙狐，路素贞路大姑娘。”王仙说：“姐姐，我也不用见他，听他这外号就不是好人。”金仙说：“管那些事情呢，哥哥叫应酬，咱们就应酬应酬。”外面说：

“路大姑娘到。”玉仙叫小翠：“先把这个白眉毛的提在西屋里去，放在咱们那个空大躺箱里。”丫鬟答应，把徐良提起来，进西屋中，把箱子盖一揭，将徐良放在里面，把箱盖一盖。玉仙、金仙、丫环、婆子打着灯笼，出去迎接九尾仙狐。

你道这路素贞从何而至？就皆因仙佛兰若教韩天锦抱住，素贞一急，用迷魂帕把他抖过去，自己逃跑。这一跑，自己连长大衣服都没有，仗着天气尚早，又偷了些衣服银两，第二天也不敢露面。次日晚间，又到尼姑庵，见有两个官人看着那座空庙，又听他们讲论赵保解到官府，今日晚上过堂，大概就得受罪。路素贞一想，此事皆因自己身上起见，我不把他抖躺下，焉能遭了官司？想了半天，无计可施。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我何不上团城子见见东方员外？”主意已定，就奔团城子而来。走至西门，那门已然关闭。叫够多时，里面方才有人答应。把自己要求见东方员外的话说了一遍，里面方才把门开开。正是东方亮收伏金永福、金永禄，摆上酒大家吃酒。东方亮正打听朝天岭水旱的道路，有从人进来说：“有个姓路的叫路素贞，是个姑娘，现在外面求见。还是现叫开的西门。”东方亮一怔，路素贞是谁呀？金头活太岁王刚、黑金刚柳飞熊一齐说道：“大哥怎么忘了，就是铁腿鹤赵保赵贤弟他的把子妹妹。”东方亮一听，说：“是了。怎么赵贤弟不来，打发姑娘来是什么缘故？”吩咐一声请。

不多一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位姑娘。在灯光之下一看，衣服不见华丽，是淡淡梳妆，容颜甚美，透着有些轻狂的意思。可真大道，也敢说话。素贞问：“那位是大哥、三哥？”从人指告说：“这就是我们大太爷。”素贞过来深深道了一个万福。东方亮

说：“这就是路大妹子？初会。”说：“这就是我三弟。”素贞复又与东方清道了一个万福，紫面天王冲着他也深打一躬。然后素贞冲上又道了几个万福，说：“众位兄长们，我素贞与众位万福了。”众人也还了一礼。东方亮吩咐一声：“与路大妹子看座。”然后姑娘谢了座，方才坐下。东方亮问：“赵贤弟因何不来？”素贞说：“大哥有所不知，皆因昨日从大哥这里回去，不略有许多官人知道我们现在庙内，半夜之间，尽都入庙。正是我与他们动手较量，可巧我赵大哥回去，他们人多势众，我二人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先就蹿出庙外，我赵大哥走迟了一步，被他们拿去。妹子我实出无奈，今晚到大哥这里求求大哥，如能设法解救我赵大哥，可算他万幸。”东方亮一听此言，微微冷笑说：“这些官人是此地的，还是跟下你们来的哪？”素贞说：“大哥若问这些官人，从我们那里跟下来的也有，此处的也有。”问：“大哥能救不能？”东方亮说：“自要是我们这里官人，我就可以能救。”素贞复又深施一礼：“全仗大哥鼎力。可不知怎样救法？”东方亮说：“我与此处知府是换帖弟兄，如在此处，不费吹灰之力，伸手可救。待至明天，我先派人打听打听，若要不在知府衙门，咱们慢慢设法救他便了。”路素贞说：“全仗哥哥。”东方亮又问：“这一来妹子在那里居住？”素贞说：“不怕众位哥哥耻笑，我还无有栖身的所在哪。”东方亮说：“后面现有我两个妹子居住红翠园，并无别者之人，妹子若不弃嫌，何不与我妹子住在一处？”素贞一闻此言，微微一笑说：“大哥这就是恩施格外。”东方亮叫家人，同着路姑娘上红翠园去：“妹子上那里吃酒去罢。”素贞复又与东方亮道了一个万福，跟随家人出去大厅，前面有人打着灯笼，直奔红翠园而来。

先有人下来给金仙、玉仙二位姑娘送信，这里才预备灯笼迎接。路素贞到了院内，三位姑娘一见，对道了一个万福。玉仙就问了路素贞的来历，九尾仙狐也就把自己事情学说了一遍。自古以来皆是一理，姑娘见了姑娘亲近。三个人携手揽腕进了上房，教人拾掇了外头的东西，在屋内叫丫鬟献茶。吩咐一声摆酒，当时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就摆列杯盘。素贞上坐，金仙、玉仙侧坐旁陪，丫鬟斟酒，无非谈论些草桥镇天齐庙的事情，又谈论些尼姑庵遇官人的故事。正在饮酒说话之间，素贞一抬头，见壁上挂着一口刀，自己一怔，说：“二位姐姐，这口刀是那里来的？”玉仙把方才在院中姐妹二个过家伙，怎么房上有人，怎么叫下来，把他拿住的话说了一遍。素贞问：“这个人可是两道白眉毛不是？”玉仙说：“正是。”素贞说：“这个可是我们的仇人。”玉仙说：“既是姐姐的仇人，现时捆着，在西房里躺箱之内扔着呢，既是姐姐仇人，咱们何不把他宰了。”素贞说：“真要把此人一杀，我们这仇可是东方姐姐替我们报的。”玉仙说：“咱们先去杀他，然后吃酒。”三人站起身来，叫婆子掌灯，将出屋门，就听前边一阵大乱。

原来前边见素贞一走，东方清就问金家弟兄：“你们二位到了里面，怎么就认得藏珍楼呢？”金永福说：“可是我们还捆着两个更夫哪！烦劳那位去到太湖山石洞内把他们放开罢。”家人答应，出去不多一时，复又回来说：“大太爷，更夫说了，不是他们二位，还有一个白眉毛老西，打听晏寨主，往前边来了。”众贼一听，一阵大乱，房书安说：“祖宗来了！”往桌子底下就钻。东方亮叫家人护院的点灯，抄家伙。这一阵乱，怎见得？有赞为证：

忽听更夫一声报，群寇闻听吃一惊。房书安，把话明，叫众位，仔细听，我可不了，这个祖宗，一矮身躯钻在桌子底下不敢哼。东方亮，气满胸，回头叫，东方清，快吩咐，众家丁，抄家伙，莫消停，务必与我拿住这个多臂熊。点火把，与灯笼，当唧唧，把锣鸣，到像是，出兵打仗乱拥拥。半夜明，闹了个凶，真可笑，狐假虎威的逞英雄。众逆贼，齐逞性，大厅前，点起兵，无知匪棍假作威风。也有胖瘦，高矮不等，齐尊太爷，往上打躬，呼唤我等何处使用。东方亮，叫家丁，护院的，众宾朋。山西雁，理不通，因为何故夜晚之间到了我的家中。齐奋勇，莫消停，分南北，与西东，捉住他，莫相容，谁拿住，算头功，看看谁能谁不能。护院的，掌灯笼，执刀枪，亮且明，往后去，发喊声，为的是，把他惊，全都不敢冲锋怎么能斗争。不过是，虚扬声势一阵乱，倒像是，造反一样闹了个天红。

且说东方亮带领着众人直奔后面，各处搜寻。正走到红翠园不远，就见里边婆子出来嚷叫说：“大太爷，众位爷们，快来罢。如今我们这里拿住那个老西，在箱子里放着哪！正要杀还没杀哪！”众人一听，无不欢喜，俱奔红翠园而来。

要问山西雁死与不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躺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书安求生

且说东方亮正在后院找徐良，忽听婆子说已然拿住。众贼闻听，无不欢喜，俱奔红翠园而来。东方亮问婆子是怎样拿住的，婆子刚要说，就见金仙、玉仙、路素贞全都迎接出来。东方亮、东方清过来一见两个妹子，金仙、玉仙与两个哥哥道了万福。东方亮就问妹子是怎样把他拿住的。王仙说：“皆因姐姐身体不爽，逗着教他打两趟拳，砍两趟刀，身体见点汗岂不胜似吃药吗？正在我们两个人比试时节，房上有个人就下来了，我用练子锤把他拿住。正要问他名姓，路大姐姐到了，把他扔在兵器房屋内那躺箱之中。说起来他是路大姐姐的仇人，我们刚才要杀，就听前边大众嚷说拿白眉毛。我们倒没杀他，等着哥哥告诉告诉你们因为何故拿他。”东方亮就把大众所说徐良作的那些事情，对着姑娘说了一遍。玉仙说：“这可是实在可恼。哥哥，还是搭在前边杀他去，还是在后面杀他哪？”火判官周龙、张大连、皮虎一齐说：“大哥，咱们前头杀去罢，每人剁他几刀也出出气。要是妹子气不出，先叫妹子剁他几刀，然后搭在前边来。可有一件，别教妹子把他剁死方好。”东方亮说：“这

也是个主意。”说：“妹子，你气不出，先把他剁几刀，然后我们搭着一走。可别把他剁死。”玉仙说：“我们倒没有什么气不出的事情，倒是路大姐气不出，教他剁他几刀罢。”素贞说：“我也不用剁了，教大哥搭过去罢。”东方亮说：“你们全不剁了？”一回头叫来四个打更的，找来一根杠子，众人也就不必进去，就是东方亮带着四个抬人的，同着三个姑娘进了院子，直奔西屋而来。

玉仙一瞅，西屋灯烛俱都灭了，回头就问婆子：“这屋里灯怎么全都灭了？”婆子说：“我们跟着小姐迎接大太爷去了，没留神怎么灯全都灭了。”玉仙叫：“小翠，小翠哪！”叫了两声不见答应，玉仙说：“这孩子！又睡着了，除了困，没有别的能耐的了。这个是捆着哪，在箱子内，要不是，这个人跑了他还不知道哪！”叫婆子掌灯。小红先就进去，要把小翠叫醒，怕他挨打。小红刚一进屋中，噗咚一声摔倒在地，灯笼也就灭了。金仙问道：“这是怎么啦？”小红说：“我小翠妹子在当道地上睡着了，把我绊了一个跟头，灯也灭了。”婆子一看，说：“大太爷，了不的了！小翠教人杀了。”东方亮一听此言，说：“妹子，别不好罢！”大家往屋中乱跑，先奔到箱子那里，把盖子一揭，打算伸手把徐良提将出来。将一伸手，再看山西雁，踪迹不见。当时玉仙、金仙心中难过，捆着放在箱子里，怎么还跑了呢？第一对不起路素贞，夸讲了半天，只不晓得他是怎么遁去的，并且杀死丫鬟更透着奇怪了。莫不成他还有伙计？正说在这里，玉仙说：“我瞧瞧刀去罢！”说毕往屋中就跑。至屋内一看，见壁上那口大环刀踪迹不见。玉仙说：“你们各处地方搜寻搜寻罢，刀也没有了。”伏地君王立刻转身出了门外，与大众一商量，从新又点灯火，

拿单刀铁尺。姑娘等着他们去后，立刻吩咐婆子往前边要了一口棺材，把小翠装殓起来，抬在外面，等着明了天再埋。伏地君王把他这一个花园各处搜到。

你道这山西雁地遁了不成？这部书上并没有涉乎异端之事，全是讲情理二字。皆因徐良这一被捉，教人捆上放在箱子之内，不用说杀，就是这一闷，工夫一大就得闷死，自己也就把死活扔于肚腹之外。不料到箱子里面不大的时候，就见那箱盖忽然一开，有人一伸手一揪自己的手，看见有一口明晃晃钢刀。自己就把双睛一闭等死。不略蹭的一声把绳子给他割断，又见箱子复又盖上。徐良纳闷：这是救我来了罢？自己一挺身，用手把箱子盖往起一托，一看屋中黑洞洞并无灯火；又一看，迎门那里躺着一个女眷。一纵身蹿出箱外一看，是个丫鬟被杀。徐良实在纳闷：这是什么人救了我的命，还杀死丫鬟？按说活命之恩，我上那里与人家道劳去？我先走要紧。又一想，把大环刀也丢了。出房门到了院内，自己得了活命，又想念自己宝物。又想：没有这口刀，回去怎么见老兄弟去？人家要来与我巡风，我一定不教他来。再说宝物得而复失，大大不利。将要到上房屋中探探，又听见他们那屋里正讲论这事。又一想：他们那个练子锤我就不行了，又添上一个会使手帕的，我手内又没有兵器。正在犹豫此事，忽听屋中三个姑娘说，要出来杀自己来，又见南边火光冲天，众人嚷道：“捉拿老西。”自己一想，说：“不好，走罢，三十六招走为上策。”蹿出南墙，也不敢奔藏珍楼去，一直往西去了。自己走的快当，若稍迟片刻，也就叫人堵住了。过了两段界墙，直奔城墙。到了六七尺宽翻板那里，自己不敢走了，知道是翻板，遂就掏百练索往上一抖，上面用

抓头抓住城墙，捌绳而上。至外边，也是用抓头抓住，遂捌绳而下。

这一回店，可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也顾不的眼观六路，也顾不的耳听八方了，往前走着，一步一叹，一步一咳，越想心中越难过。胜败倒是常理，无非输给这两个丫头，倒不以为耻；无奈丢了这口大环刀。自己越想心中越窄，忽见前边有个黑影儿一晃，徐良看见就知是个人，撒腿就追，眼瞅着这人直奔五里新街去了。徐良一想，大概准是艾虎兄弟跟下我来了，这一来我更对不起他了。自己没追上那个黑影儿，进了五里新街就只好找了，本人也就慢慢回店。到了店外，绕在西边，跃墙而入，就是他们那个跨院。至里面，将一启帘，有艾虎、卢珍迎接三哥，韩天锦早就睡了。

艾虎把衣服与三哥拿过来，让三哥脱了夜行衣，换上白昼服色，就问：“三哥，探的团城子事情怎么样了？”徐良说：“老兄弟，你不要明知故问了，是你不是罢？”艾虎一说话就爱乐，说：“什么是我不是我呀？你在团城子，我在店里，我怎么是明知故问？”徐良见他说话直乐，更疑着是他了，说：“老兄弟，你说实话，到底是你不是你罢？”艾虎说：“我实是没出店，要不信你问四哥，我连这房门也没出去。”徐良一听，把脚一踉，一声长叹，说：“贤弟，三哥活不的了！”卢珍问什么缘故，徐良就把被捉丢刀，呼吸废命：“不晓是什么人杀死丫鬟，给我断了绑绳，出来再找踪迹不见，不知是谁。又见三个姑娘出来要杀我，又听前边众贼找我，我一着急，越墙而逃。快到五里新街，见前边有一个人飞跑，我略着必是你。”艾虎一听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卢珍与艾虎一齐说道：“三哥不用着急，待今日晚间，我们两个人

上团城子走一趟，至里面打听打听你这口刀的下落。不用着急，有了便罢，若要无有，你先使我这口七宝刀。”徐良说：“那如何使得？今天晚晌，还是我去，找不着我这口大环刀我绝不活了。”艾虎说：“那是何苦，咱们大家寻找，没有找不着的。再说，你提这两个丫头，怎么有这们大的本领？”徐良说：“你没见过这两根练子的家伙，咱们空有宝刀，就是那精细的练子都磕不动，也不知是什么缘故。”艾虎说：“我明日晚间定要去领教领教。”徐良说：“我这刀既然磕不动，你那口刀也是如此，不用打算给他磕断。事已至此，天明再议论罢。”天已不早，三位歇觉，一夜晚景不提。

次日早晨起来，店家打脸水净面已毕，徐良仍然头朝里睡觉去了。到吃早饭时节，山西雁连饭都没吃，净是睡觉。天有晌午之时，小义士把他拉将起来，说：“三哥，你不是说展大叔看看快到了么？咱们何不找寻找寻去哪，瞧他来了没有。”徐良这才起来。教他吃东西他也不吃，也不同意着艾虎，自己一人就出店去了。从五里新街由西往东，人烟稠密，来来往往尽些做买做卖之人。忽见路南有一座酒楼，蓝匾金字，上写“美珍楼”，是新开张的买卖。徐良一想，可惜自己不吃酒，要是好喝，到此处吃会子酒，倒有个意思。

过了美珍楼，往东走至东边路北，见有一座大店，是三元店。大门开着一扇，关着一扇，往里瞧了一瞧，见里面冷冷清清，自己就进了这店。见各屋房门俱都关闭，见上屋台阶之上坐着两个伙计，徐良走近前来。店中伙计打量徐良这个影相与吊死鬼一样，二人暗笑，随即问道：“你是找谁？”徐良说：“我要住店。”伙计说：“没有房子。”徐良说：“没房这是什么？”伙计

说：“全有人住着呢。”徐良问：“人都往那里去了？”伙计说：“全都出去了。”徐良说：“真巧，全出去了。一间可有没有？”伙计说：“没有。你去罢，这里没房。”徐良转身将往外一走，两个伙计对说：“这小子这个样长像，准是奸细。找一间房子，一间？除非是现奏。”徐良他的耳音甚快，一听那两个人说自己像奸细，一间房子现奏。一转身，回头就问说：“你们两个说谁是奸细？什么叫一间房子现奏？要同着你们叔伯也是这样的说话么？”那两个那肯答应，说：“老西，你嘴可要干净些个，我们在这里说我们的话，你因什么事情挑眼？”徐良说：“我前来找店，你们口出不逊，找你们掌柜的乌八的问问，这是什么买卖规矩？”那二人说：“老西，你嘴可要干净着，不然我们可真要揍了。”徐良说：“你也配。”那个伙计不知道徐良的利害，用左手一晃，右手冲徐良面门就是一拳。徐良一刁他的手腕子，一抬腿，那伙计噗咚一声摔倒在地。这个复又过来，用了个窝里发炮，照旧教徐良一腿踢倒。那人一嚷，从后面出来数十个人。那人说：“这是个贼，偷咱们来了，众人一齐动手罢。”大众七手八脚，抱腰的，扳腿的，揪胳膊的。徐良使了个扫堂腿，这些人披蹬扒咚，展眼间东倒西歪，也有躺下的，也有带伤的，也有戳了胳膊的，也有捂着心口的，也有碰了眼眶子的，大家乱嚷：“这个老西手里有活，咱们抄家伙去！”忽然间，由东边四面屏风门内，蹿出两个人来，一伸手就把徐良揪住，说：“你好生大胆！要打是咱们较量。”山西雁一看这两个人，吃一大惊非小。

要问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三元店徐良遇智化 白沙滩史丹见朱英

且说徐良是一心的气恼，又是着急，又对着店中伙计出言不逊，要讲打，五十人也打不过他。忽见屏风门后出来两个人，头一个是冯渊，第二个是蒋四爷。冯渊说：“唔呀！我早就听出是醋糟的声音来了。要打，是咱们两个人打。”徐良说：“臭豆腐！你耽不住我打。”过去与蒋爷磕头。蒋爷问：“因为什么事故在此相打？”徐良说：“他们说我是奸细，我一问，房子还得现奏。”蒋爷问店中伙计：“你们这是怎们说话呢？”伙计那里敢承认哪，说：“我们这里说话，他老人家听错了。我们说的是我有件汗衫，要托托肩，我们伙计说，不如买几尺布现奏一个。”蒋爷想了想，汗衫托肩，托肩汗衫，现奏，这是转便，说道：“别往下说了，算了罢，这也是一位大人呢！”遂带着徐良往东院去了。伙计对抱怨了半天，自己养伤去罢。

单提徐良进了东院，是五间上房，刚跟着蒋爷往上一走，只见里面展南侠、智化、邢如龙、邢如虎、张龙、赵虎，徐良过去行礼。这伙人就皆因展南侠由鹅峰堡回去，遇见徐良，拿了解药，回到徐州公馆，救了总镇大人，说了纪强满门居家死的缘

故。总镇大人镖伤一好，知府行了文书，不用详验纪强满门居家的尸首，格外总镇、知府单预备些祭礼赏赐。然后蒋四爷与展南侠给开封府打了稟帖，就够奔南阳府而来。可巧行在半路之上，遇见黑妖狐智爷。一问智化，智爷就把神鬼闹家宅，棍打太岁坊的话说了一遍。本要上卧虎沟，怎么遇见沙大哥，怎么自己不辞而别的话又说了一遍。蒋爷说：“很好，咱们一路前往罢。”智爷说：“我得谢恩去。”蒋爷说：“你谢什么恩，相爷早替你谢了恩啦。”智爷说：“不谢恩，我得要出家去了。”蒋爷说：“你先帮着我们把这事办完，你再出家去也就没人管了。”智爷说：“这事情不了一件又是一件，到底帮着你们办完了什么事情放我走哪？”蒋爷说：“只要把万岁爷冠袍带履得到手中，就没有你的事了。”智爷说：“可是君子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蒋爷说：“你还教我起誓不成？”智爷方才点头，一齐够奔南阳而来。到了五里新街，找三元店住下，就嘱咐明白了店家，打了公馆，不教再住人了；凭他是谁问，也不准把风声透露。故此徐良一来，他也没细打听，对着伙计说话又嘴尖，若不皆因打起来，徐良还不定见着见不着大众呢。

到屋中行礼已毕，展爷就问：“徐侄男，由咱们分手之后，几时到得这里？”徐良说：“侄男昨天才到。”智爷又问：“由咱们分手之后，你怎么昨天才到？”徐良把所办的事情，对着智爷说了一遍。又问：“昨天到了，可往团城子里面看看虚实没有？”徐良道：“不瞒叔父说，昨日晚间我去了一趟。”智爷问：“白菊花在那里没有？”徐良说：“没有。火判官周龙他们一伙人，都在那里哪。”智爷又问：“瞧见藏珍楼了没有？”徐良说：“藏珍楼我没看见。”智爷问：“你进去会子，怎么没看见藏珍楼哪？”徐良说：

“我到那里看看就回来了。”智爷又问：“除此之外，一点别的事情没有，你就回来了吗？”徐良一听这话里有话，连忙问道：“智叔父，你老人家知道罢。”智爷微微一笑说：“你说实话罢！到底是怎么件事情？”徐良只得把自己事情又说了一遍，遇姑娘被捉，有人救了自己，不知是谁，丢刀的话未曾说完，就见智爷微微冷笑，徐良就明白了八九的光景。说：“叔父，别是你老人家也去了罢？”蒋爷在旁说：“智贤弟，真少不了你，昨日一刻的工夫，就上团城子去了。我问你，你说拉屎去了，你还不承认。”智爷说：“你问问罢，我要不去，就出来大祸了。”

蒋爷问徐良到底是怎么件事情。山西雁清清楚楚，一五一十，一点也不敢隐瞒，又说了一遍。智爷也对着大众一提：“昨日晚间到了团城子，至红翠园，我在房的后坡上，就看见了徐良在树上。他一跑，我就上东房后坡去了。他教人家练子槊绕下来，我就揭下房瓦，打算用房瓦打他们，好救徐侄男。不略这们个时候，有路素贞到，就把他装在西屋箱子内。那三个姑娘进上房喝酒去，我下了房，进了屋中，杀死丫鬟，开开箱子，挑了他的绑绳，吹灭灯烛，我又藏起来了。徐良出来院内发怔，将要奔上房屋中，这么个时候，他们就来了，他就蹿出墙外，逃命去了，连自己的刀也顾不的要了。”徐良过来与智爷跪下，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说：“叔父活命之恩，侄男这一辈子也不忘你老人家这番好处。还有一件，你老人家提我那刀，可知道下落不知？”智爷说：“我既说，我就知道下落，挂在他们上房屋中墙上了。趁着三个姑娘迎接东方亮之时，我就替你代了一代劳。”徐良一听此言，如获珍宝一般，复又深施一礼。智爷回身进里间屋中，把他的刀取出来交给徐良。徐良将刀带起来，说：“我

回我们店中，与我二哥、四弟、五弟送信去，教他们上这里见众位叔父来。”蒋爷说：“叫他们去罢。”

徐良出了公馆，到了自己店中，见韩天锦、卢珍、艾虎，把三元店的事情对他们一说，给了本店中店钱饭钱，各带自己东西，出店直奔公馆而来。进了三元店，来至东院，到了屋中，见大众行礼。对问了一回路上所遇的事情，又叫店家烹茶。展南侠复与徐良打听团城子里那两个姑娘，他们那练子锤、槊怎么会那们利害。徐良说：“侄男也是藐视他们那兵器，看练子很细，就是结实。”展爷说：“你的刀既是磕不动，大概我的剑也是不行。”徐良说：“不行。”正在谈话之间，忽听外边一阵大乱。徐良说：“众位叔父听，外边又是什么事情？”冯渊说：“待我出去看看。”刚要出去打听，只见店家进来说：“众位老爷们，外边瞧瞧瞧瞧热闹去罢。”蒋爷问：“瞧瞧什么热闹？”店家说：“他们全瞧擂台去了。这五里新街西口外头，有个白沙滩，立擂台哪！”蒋爷说：“你先去罢，回头我们看去。”店家出去。蒋爷问徐良：“他们擂台不是早着呢吗？”徐良说：“五月十五哪！”蒋爷说：“怎么这们早就看擂台去哪？”徐良说：“咱们大家全去看看便知。”智爷说：“全去可是全去，可别在一处，咱们大家散走。我说一个地方，在一处会齐。”展爷说：“咱们在那里会齐？”智爷说：“咱们看完了擂台回来，在这本街上路南，有一个新开的大酒楼，叫美珍楼，我请众位在那里喝一个酒儿。”大家一听全都点头，惟独艾虎就是好喝，一听师父请酒喝，就乐的他手舞足蹈。徐良是不爱喝酒，只可以也就跟着出来，叫店家把门带上。

众位出了三元店，行至大街，就见那些人挨肩擦背，搀老扶幼，一口同音全是瞧看擂台去的，他们大众也是三三两两的

散走。出了五里新街西头一看，尽是白亮亮的沙土地，此地起名就叫白沙滩，寸草不生。远远看见那里有一伙人围着瞧看。展爷、智爷、蒋爷、张龙、赵虎这几个人在一处，一看这擂台形像，就吃一大惊非小。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擂台还没搭起来呢，将把四至拉好，栽上杉高，绑上杆子，方圆宽窄高矮，将绑出一个形像来，类若乡下唱高戏台的一样，无非比戏台可大。这是三丈不见方，也有上下场门，高够一丈五尺，上面搭上铜板，就在这上边动手。若要上台，左右两边单有梯子。两边八字式的看台，也是两层，单有梯子上去。另有一个小棚，是单有一位小文职官在这棚内，也就在佐杂未入流的爵位，要是知府大人不来，这个差使也就是先生代劳了。蒋爷他们吃惊，皆因一看是个白虎台。展爷低声叫：“四哥、智贤弟，他们搭擂台为何搭一个白虎台，是什么意思？本来这擂台不定要出多少条人命，再搭一个白虎台，更了不得了。唱戏的戏台，戏班子还不愿意唱呢，何况这是擂台。怎么不找吉祥事办，这是什么缘故呢？”蒋爷说：“谁知道他们安的什么意见。”智爷说：“也许他们不懂，也许他们成心。”赵虎说：“咱们看看那边去，什么事情围着那些个人。”

展爷往那边一看，果然压山探海围着一圈人往里瞧看。蒋爷等一齐都到这里来了，分开众人，往里一看，原来是大众围着一个江湖上卖艺的。见那人身高八尺，膀阔三停，头挽牛心发髻；穿一件青绸的汗衫，俱都破损，青绉绢的裤子上面补着几块补丁，一双旧布靴子绽了半边，用带子捆着；腰间系着一个旧抄包；面似锅底，黑而透暗，两道拧眉，一双阔目，蒜头鼻子，火盆口，大耳垂轮。地下放着捎马子，放着一根齐眉棍，一

把竹片刀。见他冲着众人深施一礼，说：“愚下我走在此处，举眼无亲，缺少盘费。人穷当街卖艺，虎瘦拦路伤人。我会点粗鲁气力，在众位面前施展施展。要是练完的时节，恳求师父们帮凑帮凑，有多给多，无多给少。此处瞧看的老师父甚多，少师父不少，是顽过拳的踢过腿，回汉两教，僧道两门，皆是我的老师。若要是练的那招不到，恳求老师们指教一二。”说毕这套言语，就踢了两趟腿，然后打拳。

张龙一拉展南侠，低声说道：“你认识这个人不认识？”展南侠说：“我看这个人眼熟，一时可想不起来。”蒋爷说：“我就不认识这个人。”张龙说：“你不认识。”告诉展爷：“这就是花神庙卢大老爷打死花花太岁严奇看擂台的那个史丹。他与卢老爷打起来了，他拿虎尾三节棍一打卢老爷，卢老爷把严奇举起来一迎他，他那棍会打不会收，一没收住，把严奇打了个脑浆迸裂。后来到开封府，卢老爷作了官，把他充了军。他是个逃军，他逃在此处来了。”展爷说：“对了，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按说这个人咱们伸手当办。”蒋爷说：“那是何苦呢！”见他打完了这套拳要钱的时节，连一个给钱的也没有，大家夸奖说好，就是没人给钱。蒋爷暗笑，问张龙：“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张龙说：“这人就叫史丹。”蒋爷说：“呦，这就是屎蛋哪！”又练了一趟刀，也没人给钱；又练了一趟棍，也没人给钱。史丹可就急了，说：“我连练了三四趟工夫，连一个给钱的没有。”

忽然从外边进来一人，十分凶恶。要问此人是谁，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蒋平遇龙滔定计 赵虎见史丹施威

且说蒋爷瞧这卖艺的可怜，练了半天，连一个给钱的也没有。卖艺的一着急，就要说那不防头的言语了。忽然从外边进来一个黄脸的大汉，生的狰狞怪状，说：“朋友，没人给钱，你可别放闲话，皆因你不懂的这里规矩。你应当先找出一个头目人来，在本地有人缘的，还得这个人素常交朋友，教他帮着你凑合。半冲他，半冲你，那方能行的了。打算你自己要，一天也要不下一文钱来。除非有过路的给钱，要是我们本地人给钱，还有人不答应呢！你不懂规矩呀。朋友，你贵姓？”史丹说：“姓史，我叫史丹。”那人说：“史壮士，我给你找个事情，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史丹说：“我实出无奈，塌下了人家的店钱，我才出来卖艺。自要与我找个吃饭的地方，永不忘爷台的好处。”那人说：“这在南边有个团城子，里面住着东方大员外、东方三员外，他们那里打更的约有四十多人，打算要寻找四个打更的头目，可得有些个本事才行。据我看，你这本事虽不甚强，你这身量相貌还可以。”

史丹一闻此言，就与那人深深施了一礼，说：“恩公但能如

此，我要得了好事，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处。”那人说：“明日正午，我在团城子西门与你留下话。见了员外时节，成与不成在两可之间。”史丹说：“那就看我的造化就是了。”那人一回手给了他一锭银子，说：“你拿这银子还还店帐，换换衣裳，明日正午咱们相见。”史丹又给打躬，那人说：“我可要走了。”回说：“请罢。”那人又说：“我可要走了。”史丹说：“请罢你老人家。”那人哈哈一笑说：“朋友，你敢情是个浑人哪！”史丹说：“我也不算聪明。”那人说：“我给了你银子不算事，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姓字名谁呀？”史丹一闻此言，羞了个面红过耳，说：“爷台，我实在是个浑人。”随说着噗咚就给那人跪下了，说：“恩公，你千万别怪乎于我。到底你老人家贵姓？”那人哈哈一笑说：“我姓朱，单名一个英字，外号人称黄面狼。你明天到那里之时，你就说有个姓朱的，自然就与你回说进去，千万你可要记住了。你到底是在那个店里住着哪？”史丹说：“我就在这五里新街西口外头，有个李家小店，就在他那一溜南房尽西头那一间，住了十几天的光景，就塌下人家的店钱了。”朱英又说：“你算计这五两银子连还店钱，带置衣裳，够与不够？如要不够，我再给你几两。”史丹说：“足够足够。”黄面狼朱英这才扬长而去，瞧热闹的众人也就一拥而散。史丹也就拿着银子，提了捎马子，扑奔五里新街来了。

蒋爷说：“咱们走罢。”蒋爷与智化、展南侠说：“此处有很好的一个机会，你们二位想到了没有？”智爷说：“什么机会？”蒋爷说：“咱们要是有人同这个姓史的一说，明天与他一同上团城子，做个假投降。此时东方亮正是用人时节，只要是高一头乍一膀的人，他是准要。团城子里头若有一个内应，要请冠

袍带履就容易了；藏珍楼的底咱们也就得着了。让谁人可去哪？”智爷说：“就是这个人不好找。”大家随说着，就到了五里新街西口。忽听后面有人喊叫说：“四老爷，怎么这们忙哪！”蒋爷回头一看，原来两个人：一个是白方面短黑髯，粗眉大眼，一身皂青缎衣襟；一个是年幼的后生，粉绫色武生巾，粉绫色箭袖袍，薄底靴子，肋下佩刀，面如美玉，五官清秀，无非就在十八九岁。一看那白方面的，认识，就是大汉龙滔；看那后生不认得是谁。身临切近，将要叫展老爷，蒋爷往他施了一个眼色，那人才不敢往下叫了，彼此对施了一个常礼。展爷问：“这是谁？”龙滔一回头把那后生叫过来，说：“给你见见，这是展伯父，这就是我侄子，他叫龙天彪。”过来与展伯父叩头，说：“展伯父在上，侄男天彪叩头。”展爷把他搀起来说：“贤侄请起。”龙滔对所有的众人一一全都见了一礼。

展爷说：“找一个清静之处说话。”离那瞧热闹之人远远的，几位坐下。蒋爷说：“这就是大爷跟前的侄男罢？”龙滔说：“对，这就是我哥哥龙渊所生之子。”蒋爷问：“从何而至？”龙滔说：“皆因先到开封府任差去了，王老爷、马老爷告诉我说，你们在南阳府团城子五里新街打下了公馆，我们就上这里来了。将才到这里，听见有人说这里有个擂台，我们多绕几步奔到此处，不略真遇见老爷们了。”蒋爷问：“你侄子跟来作什么？”龙滔说：“皆因他父亲教花蝴蝶一毒药镖打死了，如今跟着他冯七叔练了一身工夫，他七叔就是不会打暗器，这孩子他一心要学打镖，教我带着他给他找一个师父，跟着学打镖。学会时节，慢慢找花蝴蝶的后人，只要是他沾亲带故，无论是谁，打死一个就算与他天伦报仇。”蒋爷说：“好，称得起是个孝子。龙老爷

打算与他拜谁为师？”龙滔说：“四老爷给他想一个人罢。”蒋爷说：“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人。”龙滔问：“是那位？”蒋爷说：“无非辈数不大相符，就是我把侄，也可以教他收作一个师弟。”龙滔一听是徐良，说：“要是徐老爷可就好了，不但使镖，什么暗器都会。”回头就把天彪叫过来，说：“你这师父一身的暗器，不但学镖，要学什么有什么。四老爷，你给说一说，咱们立刻就拜。”蒋爷说：“使得。”叫徐良过来，说：“我与你收个徒弟，龙老爷的侄子，方才与你见过的那个。他要跟你学镖，为给他父亲报仇，冲着他这一点孝意，你要收了这个徒弟，日后准能不错。”徐良说：“侄男年轻，如何敢收徒弟？”蒋爷说：“你不必推辞了。龙老爷，把他叫过来磕头罢。”龙滔把天彪叫过来，就在白沙滩这里大拜了四拜。行礼已毕，龙滔也给徐良深施一礼，说：“兄弟，你多分些心罢。”爷儿两个又与蒋爷道劳。徐良说：“咱们可是教着看，学会了很好，要是学不会，可别说我不会教徒弟。”龙滔说：“你不要太谦了。”收徒弟已毕，大家都与徐良道喜，他复又与大众磕了一会子头。徐良说：“这不是收徒弟哪，这是老西与人家赔不是哪！”艾虎、卢珍过来与三哥道喜，龙天彪也给大众磕了一回头。

智化说：“四哥，你方才说，咱们这里少一个人上团城子作个内应，据我看，龙老爷正去。”蒋爷点头说：“我也打算是这个主意。”龙滔问什么事情，蒋爷对他如此这般学说了一遍。龙滔说：“使得。君山我都敢去诈降，别说这个地方。”天彪答言：“众位伯父在上，可不是我小孩子人家多说话，要说教我叔叔上团城子去作个内应，我也跟着一路前往。只要是他们那里把我们爷们留下，连那位姓史的带我叔叔，他们不好打听的事情，我

都好打听；他们到不了的地方，我可以到的了。我是小孩子家，他们绝不能疑乎我。众位伯父想想使得使不得？”蒋爷说：“也倒有理。”展老爷问：“去了怎么个说法？”蒋爷说：“作为龙老爷与那位姓史的是亲戚，龙爷带着侄子在镖行做买卖，由镖行散下来，没剩下钱，要在此处打把式卖艺，碰见这个姓史的了。姓史的说那里都可卖艺，惟独此处不可卖艺，这个地方没人给钱，就提这个姓朱的给找事作。为他们爷两个也求一求这位姓朱的给美言美言，就是在团城子里打更都是情甘愿意。一说没有个不成。”展爷说：“怎么见得一说就成？”智爷在旁说：“四哥，你真料得不差，是一说就行。”展爷说：“你们这足智多谋的人也真怪道，怎们说一说就成，是什么缘故呢？”蒋爷说：“你想，他是要反，他岂不各处寻找这高一头乍一膀的人。似乎龙老爷这个相貌，到那里焉有不成之理？”展爷哈哈一笑说：“你们料事真到，但不知谁去找那姓史的去？”蒋爷说：“不用多少人去，就是我同着张三老爷、赵四老爷就行了。”智爷说：“事不宜迟，咱们就办理。”展爷说：“我们在那里等你们呢？”蒋爷说：“咱们都在美珍楼相会。”说毕，大家散去。

蒋爷同定张龙、赵虎奔了李家小店。进了路北的店门，顺着一排南房，直到尽西头末间房子。门口挂着一个单帘子，启帘至里面一看，那姓史的正要拿着银子出去置买衣服。一看，忽然从外面进来了三个人。赵虎先就过去，说：“朋友，你认识我们不认识？”史丹回答说：“三位恕我眼拙，未领教贵姓。”赵虎说：“我们是开封府的，这是我们蒋四大爷，这位是我三哥姓张，我姓赵，叫赵虎。”史丹一听是开封府的校尉，展眼间就颜色更变，说：“众位老爷们请坐，你们众位必是为我来的。我可

是被罪之人，我可不是逃军。”赵虎说：“你不用说那些个，你跟着我们到开封府见见相爷就得了。”史丹一闻此言，吓了个胆裂魂飞，事不由己就给赵虎跪下了，说：“我在那里实出无奈，看看快饿死了，我才上这里找几个盘缠，仍然回去任罪。”

蒋爷说：“你先起来，不必撒谎。我先问你一句话，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史丹说：“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蒋爷说：“你愿意活？方才姓朱的给你找得那个事情，东方员外是作什么的你知道不知？”史丹说：“我就知道他是个员外，别事一概不知。”蒋爷说：“如今襄阳王造反，他与襄阳王连手，也是个反叛。”史丹说：“他是个反叛？我饿死都使得，我可不跟着他们造反去。”蒋爷说：“你既然说出这样话来，你就是大宋的好子民。咱们只要说明白了，你只管前去。”史丹说：“我可不去，杀了我都使得，我可不去。”蒋爷说：“我教你去，你只管前去。不但你去，我有个朋友姓龙，他还有个侄子，他叫天彪，我把实话告诉你，向着反叛也在你，向着大宋国朝也在你。”史丹说：“我怎么是向着反叛呢？我要向着反叛，叫我不得善终。”蒋爷说：“好，你同着我们这姓龙的爷儿三个去，就提你们是亲戚，他们在镖行里保镖，如今把买卖散了，要在此处卖艺，作为是碰见，你说卖艺不行，作为他们爷儿两个，苦苦哀告于你，转求这位姓朱的给他们美言美言，就在员外家内打更都是愿意。行了更好，要是不行也不干你事。只要大事依我，不但你前罪已免，还算你一件奇功。我见了相爷给你回明，准有你一个小小武职官做，那就看你的造化了。”史丹一闻此言，连连点头说：“四老爷，倘若人家不收，那时可别嗔怪于我。”蒋爷道：“我方才说过，事要不成，不与你相干。”遂教四老爷把龙滔找来。

史丹又问：“四老爷，叫我们前去，取其何用？”蒋爷说：“我要不言你也不知，是万岁爷丢失了冠袍带履，现在团城子后面有个藏珍楼，不知道那藏珍楼里面的消息，总得有个内应，方能得他里面的实底。再说，他摆擂台，里面有许多贼人，他又是王爷的馀党，要有内应，办他的时节岂不省事。这就是已往从前的实话，全部告诉与你，就看你心地如何了。”正说之间，就见赵虎带着龙滔进来。蒋爷给他们见了一见，史丹问：“咱们明日一同前去，说咱们是什么亲戚？”龙滔说：“咱们作为是两姨弟兄，这是我侄子。”龙天彪说：“叔父。你倒不用说我是你侄子，你就说咱们是父子爷儿两个，据我想着，比说是你侄子还强哪。”蒋爷在旁说：“很好，这孩子实在真聪明，是说儿子比侄儿强。”把主意定好，蒋爷掏出两锭银子来给了史丹，说：“你们三位以作零用盘费罢。”然后告辞。龙滔、天彪也不跟回公馆去了，张龙、赵虎也就跟着蒋爷上美珍楼去。

到了美珍楼往里就走，从西边胡梯而上，至楼上一看，共是五间楼房，当中三间，单有两间雅座，都是金漆八仙桌椅，条凳，南面俱是榻扇；东西两边两间雅座，俱是半截窗台，上挂着半截斑竹帘子，从外往屋内看看不真切，由屋内往外看看得明白。北面是一遭栏杆，全都是朱红斜万字式。蒋爷奔到榻扇那里往下一看，是人家大酱园的后身，很大的院子，净是酱缸，地上一半，地下一半，有两个人在那里晒酱。东雅座把蒋爷叫将进去，蒋爷与南侠、智化就把史丹他们的事情说了一遍。复又叫过卖另添杯箸，又添了些酒菜。正在吃酒之时，忽然跑上一个人来，周围一看，复又下去，就把白菊花同上来了。

众人捉拿淫贼，这段节目下回再表。

第七十一回 美珍楼白菊花受困 酒饭铺众好汉捉贼

且说蒋爷进去，见大众一个圆桌面，要了许多酒菜，有喝的有不喝的。蒋爷这一进来，又添了些个酒菜。忽听胡梯一响，蹭蹭蹭上来一人，看了看又下去了。艾虎说：“这个叫飞毛腿高解，是个贼。”徐良说：“别嚷，白菊花到了。”蒋爷说：“怎么见得是白菊花到了哪？”徐良说：“他是白菊花的前站，还有个病判官周瑞，他们三个人总在一处。”正说之间，又听胡梯一响，头一个就是白菊花，武生相公打扮；第二个是高解，第三个是周瑞，三个人仍是一路而行。依着白菊花绝不上南阳府来，是教飞毛腿高解、病判官周瑞两个人苦苦相劝，晏飞自己想了想，点头只可随着判官走，另单有个主意。他的意见是找他那个相好的妇人去，那妇人也离团城子不远，暂且随着那们走，让他们上团城子去，自己单找那妇人去，见着时节，就带着他上姚家寨去了。可巧到了五里新街，天气尚早，假说在此处吃酒，盼到天黑自己就单走下去了。

来在美珍楼要吃酒，又怕山西雁在这里，飞毛腿说：“待我进去看看。他要在这里，我跑的快，就先下来送信；若不在这

里，咱们进去吃酒。”故此飞毛腿先上来。到了上面一瞧，并没有多少饭座，可见着东雅座里有些个人，隔着那斑竹帘子，实在可看不出来是谁。他想焉有那们巧的事情，老西绝不能在这里。一回身下楼出来，告诉白菊花楼上无人。晏飞同周瑞进了酒铺，直奔胡梯。到了上面，白菊花总是贼人胆虚，净往东里间屋中看了又看，就是看不真切，皆因有那竹帘子挡着，总疑乎着山西雁在屋中吃酒哪！复又扒着南边榻扇往下一看，一院子净是酱缸，一口挨着一口，还有两个人在那里晒酱。他就靠着那南面榻扇坐下，正对着楼口，倘若徐良从下面上来，他好一翻身就从那榻扇往酱园里逃跑；高解、周瑞就在两旁边二人坐下。走堂的过来问：“三位要什么酒菜？”周瑞说：“要一桌上等酒菜，三瓶陈绍。”不多一时，摆列停当，高解斟酒，三个人轮杯换盏。虽吃着酒，晏飞不住往东屋里瞧看。正在疑乎之间，忽听胡梯又响，蹭蹭蹭又上来一人。见那人一身素缎衣襟，生的面如少女一般，五官清秀。到了楼上，也往东里间屋内看了一眼，又瞧了瞧白菊花，自己奔到西雅座去，叫过卖要了半桌酒席，自己一人在屋中饮酒。

你道东屋里人怎么不出来捉拿三个贼寇？是智爷的主意。有徐良低声告诉那个是白菊花，那个是周瑞，那个是高解，众人就掖衣襟挽袖子。智爷说：“别忙，等着他们定住了神的时候，咱们大家往外一蹿，一个也走脱不了。”故此全没出来。后又上楼这个人白芸生大爷。这人奉旨回家料办丧仪，诸事已毕，奉婶母、母亲之命，早早上京任差。带着手下从人，乘跨坐骑，离了自己门首，直奔京都而来。正走在这五里新街，大爷觉着腹中饥饿，又看这座酒楼崭新的门面，吩咐家人在此处吃

酒。下了坐骑进了饭铺，教从人在楼底下要酒饭，自己上楼。他也没看见里间屋中是谁，倒瞧了白菊花几眼，见周瑞、高解的相貌，定不是好人，自己倒奔西屋里去了。将要来的酒菜，喝了无非三两杯酒，就听东屋里一声喊叫，如同打了一个巨雷相似。芸生一听，好似二弟的声音。往帘外一看，由东屋里蹿出许多人来，头一个就是徐良，说：“三块人才来呀，老西久候多时了！死约会，不见不散。”一低头，就是紧臂低头花装弩，嘣的一声就打在白菊花头巾之上。也就是晏飞的眼快，如若不然，这三只暗器就不好躲闪。

白菊花一听是老西说话，就站起身来，用脚一勾椅子，那张椅子往西一倒，就有他退身之地了。双手一扶桌子，见徐良冲他一低头，他也一低头，正打在头巾之上。紧跟着左手一只袖箭，白菊花往左边一躲，就钉在榻扇框上了。徐良右手一只袖箭出去，白菊花往右边一躲，蹭的一声在耳朵上微沾了一点。邢如龙瞪着一只眼睛——瞎了一只眼睛，骂道：“白菊花，狠心囚囊的！我是替师父一家报仇。”随说着抡刀就剁。邢如虎也是破口大骂，剩了一只右手，也是提刀就砍。晏飞瞧着两口刀到，就把桌子冲着二人一抖，哗喇一声，俱都合在邢家兄弟身上，两口刀全都剁在桌面之上，并且还把邢如虎撞了一个跟头。白菊花抽身要跑，早教智化把他拦住，迎面飏就是一刀。白菊花拉剑将要削智化这口刀，展爷那里早就发了一只暗器。晏飞顾不得削智化的刀，总是躲袖箭要紧，一扭身躯，那只袖箭没打着贼人，出楼外去了。晏飞抽身蹿上西边那张桌子。艾虎先就上了板凳，对着淫贼飏就是一刀。白菊花用宝剑往上一迎，打算要削艾虎这口刀，活该自己倒运，就听呛啷啷一声响

亮，在眼前火星乱迸。皆因是二宝一碰，故此才火星迸现。把艾虎也吓了一跳，白菊花也吃惊不小。艾虎低头一看自己的刀，连一丝也没动；白菊花一看自己宝剑，又磕了一个口儿。总而言之，上回已然表过了，艾虎这口刀是魏文帝所造，白菊花这口剑是晋时赫连老丞相所造，故此敌不住七宝利刃。

晏飞将要看宝剑，从西来了一宗物件，叭的一声，正打在他的腮颌骨上。却是白芸生，一见大家动手，也就从里间屋中出来，先就冲着白菊花打来一块飞蝗石子。若要打在太阳穴上，也就断送了他的性命。展爷赶过去就是一剑，晏飞往旁边一闪，刚一躲过，山西雁就是一刀。晏飞直不敢还手，也就一闪，紧跟着艾虎又是一刀。晏飞看这事头不好，料着今天在这楼上要走不了。躲过了艾虎七宝利刃，白芸生的刀到。将要拿宝剑削玉面小专诸的那口刀，架不住人家的人多，徐良在旁边提醒说：“大哥小心，他那是口宝剑，见兵器就削。”芸生一听此言，把刀往回一抽，呛啷一声，就把刀尖削落，也把白芸生吓了一跳。卢珍在白菊花后边，斜肩带背用刀就砍。晏飞用了个鹞子翻身，仍拿宝剑找卢珍这口刀。徐良早蹿在斜万字式栏杆上，提拨大众。他知道卢珍那口刀也不行，一碰就折。徐良在上面说：“小心着刀。”卢珍方才看见芸生大爷这口刀削去了半截，自己早就留神，又被徐良一提拨，这个当自然就上不了，把刀往回一抽。晏飞打算要走，一看大众把他围裹上来。

可叹是这个过卖，做买卖的人，多咱见过这个事情，只唬的东西南北都认不出来了，口中乱嚷，说：“可了不得了，楼上反了，刀、刀、刀、刀枪的乱砍。”也找不着楼门在那里了，好容易找到楼口，你倒小心着点胡梯，一步就迈下去了，咕噜咕噜

就滚下楼去，摔了个头破血出，也顾不得痛疼，到了底下，爬起来就跑，口中直嚷：“反了哇，反了！”底下的酒饭座也并不知楼上是什么事情，呛啷啷刀剑乱响，也有趁乱借此为由不给钱的，有唬跑了的，下面之人一拥而散。上边的人，身法玲珑的，全上了桌子。圣手秀士冯渊是“唔呀，唔呀”直骂，他不敢过去与白菊花交手，他怕那口宝剑，会同蒋四爷围住飞毛腿高解，三个人交手。邢如龙、邢如虎围着病判官周瑞，三个人交手。艾虎正与晏飞动手，飞毛腿高解瞧出一个便宜来了，对着艾虎后脊背飏就是一刀。艾虎一回手呛啷啷把高解这口刀削为两段。高解一纵身，就从落平脑袋上蹿出榻扇之外去了。徐良嚷：“飞毛腿跑啦！”蒋爷说：“交给我了。”就尾于背后跟将下来。飞毛腿飘身下楼，脚沾实地，蒋爷也就蹿下来。这二人一蹿下楼来不大要紧，把两个晒酱的老西吸呼没掉的酱缸里。徐良见飞毛腿一跑，回手掏出一支镖来要打白菊花，见围绕的人太多，从这个桌子上蹿在那个桌子上，来回乱蹿，又怕打不着白菊花打着别人，那还了得。一想也罢，看病判官那里清静，对着周瑞飏就是一镖。只听见噗哧一声响亮，当啷啷撒手扔刀。

要问周瑞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酱缸内周瑞废命 小河中晏飞逃生

且说徐良这一镖正钉在周瑞手背之上，噗哧一声，鲜血直蹿，撒手扔刀，回头就跑。邢家弟兄那肯教他逃命，尾于背后也就赶下来了。周瑞蹿出楼外，徐良说：“先跑了一个飞毛腿，后跑了一个判官，就是别教这菊花跑了。”忽听东屋里大叫一声，说：“都跑了，不教我出去，你们也合乎不住。全跑了，这个菊花该我拿了。”又听得哗喇叭叉、磕叉磕叉。哗喇是把桌上家伙俱都摔为粉碎，叭叉是把圆桌面翻于地下，磕叉磕叉是劈了两个桌脚子。原来是智化的主意，不教张龙出来，也不教赵虎出来，教他们两个人把雅座的门堵住，把韩天锦圈在屋里，不让他出来。怕他出来没有什么本事，万一他要受点伤儿，他身价太重，是将军的爵位。他在里边扒着帘子看了半天，此刻是真急了，把桌子一翻，劈了桌脚子就要出来。教张龙、赵虎把他拦住，一定不放他出来。一赌气，攥着两根桌脚子，叭叉一声把那半截竹帘子打折，一迈步就从窗台子上边出来了，喊叫一声说：“打呀！”智爷说：“你别打，是我。”韩天锦看了看，这个也打不的，那个也打不的，又不能到白菊花身临切近，急的他是乱嚷乱

骂，对着那张桌子抡开了桌脚子，叭叉一声，把个桌子砸了个粉碎。智爷下来，仍然把他拥到里间屋中去，说：“用不着你动手，连我还不出去动手哪！”

再说白菊花遮前挡后，始终不能逃窜，倒是飞毛腿高解逃了性命。他在前边跑着，蒋爷在后面追赶，他看蒋爷瘦弱枯干，料着必没多大本事，自己蹿上酱缸，蹬着酱缸的缸沿，飏飏飞也相似一直奔正西去了。蒋爷那里肯容他逃窜，也就蹿上酱缸，紧紧的一追。做酱的那两个山西人，见从楼上往下飞人，早就跑到前头与掌柜的送信去了。蒋爷追赶高解，追到西边，西南上有个平台，是人家杂货铺里后院的屋子，后身坐落在这个院子里。飞毛腿一纵身蹿上了平台，蒋四爷也就跟着蹿将上去，看那高解早就蹿下去了。蒋爷往那院一看，是杂货铺的后院，堆着好些个囤，囤里是些干果子，再找高解，踪迹不见。其实蒋爷明知他不是在这囤里头藏着就是在囤的夹空藏着哪，蒋爷不肯追赶，一定要追赶，怕自己吃亏。他在暗地，自己在明处，这宗苦处蒋爷永远不受。往下看了半天，并没有动静。一回头，见病判官周瑞教邢家弟兄追着在缸沿上乱跑，蒋爷在平台上一趴，瞧这三个人暗笑。

周瑞下了楼就蹿上缸去了，邢如龙也上缸一追，邢二爷在缸上追赶，可笑者邢大爷追周瑞，邢二爷又追邢大爷，周瑞见邢如龙是一只眼睛，他总打算着把他绕在酱缸里头才好。跑到西边，复又往东跑，到了东边，又往西跑。他心想着跑来跑去，邢如龙脚蹬缸沿一滑，就得掉下酱缸里去。他也不顾他的手疼，虽然把他手背上镖拔出去，仍是鲜血淋漓。也对着邢如虎实在太愚，净追他哥哥，绝不知道分头一挡，岂不就把周瑞拦

住了么？已经跑了三个来回，蒋爷高声嚷叫：“邢二老爷，别追你哥哥了，分头一拦就挡住他了。”这一句话把如虎提醒，心中暗道：“我怎么这们糊涂！”往北一歪身，提着刀说：“你往那里走？”周瑞说声“不好”，手无寸铁，只可一回身，仍奔正西，也就看见那个平台了。到了平台之下，往起一纵身躯，往房上一蹿，被蒋爷用手中青铜刺一晃他，说：“招宝！”周瑞见眼前一晃，自己不敢上去，往回来一翻身，脚找缸沿，焉能那么巧？只听噗咚一声，正掉在酱缸里面。蒋四爷乐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教邢大老爷盖上缸盖。邢如龙下了酱缸，旁边立着石板，一伸手就把石板盖在酱缸之上，自己往上一坐。蒋爷问：“你觉着酱缸里面怎么样了？”邢如龙说：“他在酱缸里噗咚噗咚直撞这石板哪！”蒋爷说：“可别把他酱死。”自己下了房，奔到酱缸这里，又问：“这时候怎么样了？”邢如龙说：“这半天可不撞了。”蒋爷说：“你下来罢，别把他闷死。”邢如龙跳将下来，把石板搬开，蒋爷再一看，已然不行了。蒋爷一伸手把他往上一拉，通身连脸上带五官全都是酱，人已然是气绝身死。蒋爷说：“可惜，我说留他活口。邢大老爷，你难道说试不出来么？他不大很往上撞，必是不行了，你还在上头死坐着，他会不死？从新把石板盖上罢，大家仍然上楼。”

邢家弟兄点头，刚才要走，酱房掌柜的扒着门缝往外瞅着他们要走，掌柜的出来说：“人命关天，我们酱缸内酱死一个人，你们打算要走，那可不行。”蒋爷同着邢家弟兄说：“掌柜的，咱们柜房里坐着，我告诉你话说。”遂即进了路南那个小门。到了柜房，问掌柜的贵姓。掌柜的说：“我姓赵。”蒋爷说：“赵掌柜的，我姓蒋名平，字是泽长，御前三品护卫。万岁丢失

冠袍带履，我们奉旨拿贼。方才这个酱缸里的，就是他们同伙伙计。你可不许声张此事，绝连累不了你。这一缸酱该卖多少银子，我们连一分一厘也不能短少你的。你若外面把风声透露，拿你到开封府，用狗头铡把你铡为两段，你可是有冤无处诉去。”掌柜连说：“不敢，不敢，买卖人不敢。”伙计进来说：“又从楼上下来了好几个人，都往西跑下去了。”

原来是白菊花到底卖了一个破绽，蹿下楼来。徐良说：“还是跑了，追！”头一个就是白芸生、卢珍、艾虎、山西雁小四义下了楼，紧紧一追。白菊花跑到西边蹿上墙去，由墙上的房，直跑到五里新街西口外面，扑奔正北，顺着白沙滩往北，将到五里新街后街的西口外头，忽见从巷口里面出来了南侠、智化、冯渊，后面还有张龙、赵虎，就挡住去路。这几人是智化的主意。见白菊花下楼往西跑，依着展爷也要往西追赶，智爷说：“不可，随我来。”就从楼上往下一蹿，南侠、冯渊也就跟着蹿下来了。张龙、赵虎从楼梯上下来，智爷往北街跑，大众跟随由北街往西，迎面正撞上白菊花。智爷与南侠说：“大哥，看小弟料得怎么样？”展爷一举宝剑，说：“钦犯，那里走！还不急速过来受拴，等待何时！”白菊花一见，吓了个胆裂魂飞。暗暗一想，后边小四义本就不是他们对手，前边又有姓展的挡住，这便如何是好？自己无奈何，掏出一支镖来，明知也是打不着他们，暂作为脱身之计。离展爷不大甚远，对准腮就是一镖。又是白昼，展爷焉能受了他的暗器，往旁边一歪身，展爷躲过他这一支镖，吸呼没把冯渊打着，皆因冯渊跟在展爷身后。冯渊说：“唔呀，好王八羔子！险些没把我打了。护卫大人，我可不在你身后头了。”

白菊花一斜身，扑奔西北。后边众人那里肯舍，紧紧一追。晏飞实在是快，跑出约有一里多地，淫贼回头一看，大家仍然追赶于他，忽然心生一计。他知道五里屯东北有一道长河，这河名叫凉水河。自己想着要是跑到凉水河，也就有了性命，大概他们全不会水，遇这些人，非借水遁逃走不行。正跑之间，远远就看见了这一段水面，欢喜非常，直奔水去。山西雁瞧见前边白茫茫一带是水，暗暗着急，虽然追着白菊花，往前后一看，见追的这些人并没有蒋四叔。暗暗恨怨：“蒋四叔这个工夫往那去了？空有这们些个人，连一个会水的没有。”虽然恨怨着，口中可就说出来了：“蒋四叔这们个工夫上那里去了？白菊花打算要奔水去，咱们这里有会水的没有？”冯渊说：“醋糟，我会水，我的水性与你四叔一样。”徐良说：“臭豆腐！我的能耐与你爷爷相仿。”艾虎听着暗笑，大料白菊花这一下水，自己可以把他拿住。皆因他在陷空岛跟着升二练的水性，可就是在水中不能睁眼。果然行至凉水河，白菊花冲着大众哈哈一笑，说：“晏大太爷走了！要是能耐的，在水中拿我！”哧的一声扎入水中去了。徐良说：“坏了醋了！”大众一怔，艾虎说：“不用忙，待我下水拿他。”自己往前一蹿，哧的一声也就扎入水中去了。见他单臂膀把白菊花往肋下一夹，往上一翻，把贼人夹至岸上。

大众过来一看，要问贼人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吴必正细说家务事 冯校尉情愿寻贼人

且说大众追至水面，白菊花下水，艾虎说：“众位，待我下去拿他。”自己往下一扎，工夫不大，翻身上来，往岸上一扔，说：“你们捆罢！”大家上前一看，徐良过去要绑，细细瞧了瞧，微微一笑，回头叫：“老兄弟，你拿的是年轻的是上岁数的？”艾虎说：“那有上岁数的淫贼哪！”徐良说：“对了，你来看罢，这个有胡子，不但是有胡子，还是花白的。”艾虎过来一看，何尝不是。衣服也穿的不对，这是青衣小帽，做买卖人的样儿。艾虎一跺脚，眼睁睁把个白菊花放走了。这个是谁哪？徐良说：“这个人还没死就哪！心口中乱跳，咱们把他搀起来行走行走，再把他身上衣襟水往下拧一拧。”张龙、赵虎搀着他一走，艾虎说：“那贼扎下水去，料他去的不远，我再入水中，务必将他拿将上来。”

智爷说：“你等等罢！你蒋四叔到了。”就见蒋四爷带着邢如龙、邢如虎直奔前来。皆因是在酱园内与掌柜的说话，伙计进来告诉：又从楼上蹿下几个人来，往西去了。蒋爷说：“不好，我们走罢。”就带着邢家弟兄仍出了后门，蹿上西墙，也是由墙

上房。见下面做买做卖那伙人说：“房上的人往白沙滩去了。”蒋爷往白沙滩就追。将至白沙滩，远远就看见前面一伙人。蒋爷追到凉水河，见张龙、赵虎二人搀着一个老人那里行走，看那人浑身是水，又瞧艾虎也浑身是水，智爷高声叫道：“四哥，你快来罢！”蒋爷来至面前，智化就把白菊花下水，艾虎怎么夹上一个人来的话说了一遍。蒋爷叫：“张老爷、赵老爷，把他放下罢，再搀着走就死了。”又说：“艾虎，你这孩子实在是好造化。”艾虎说：“我还是好造化哪？要是好造化，把白菊花拿住夹上来，才是造化。”蒋爷说：“不遇见白菊花是好造化，遇见白菊花你就死了。”艾虎问：“怎么见得？”蒋爷说：“你到水里不能睁眼，白菊花在水内能睁眼视物。你在水内闭目合睛，他要走远了，你下去闭着眼睛一摸，他赶奔前来给你一剑，我问你这命在与不在？这不是万幸么！正走好运气呢！”又对着智爷说：“你还叫黑妖狐哪？”智爷说：“怎么样？”蒋爷说：“谁的主意搀着这个老头子行走？”智爷说：“我的主意。”蒋爷说：“你打量他是上吊死的，搀着他走走就好了。他是一肚子净水，水不能出来，又搀他行走，岂不就行走死了吗？”智爷一听连连点头，说：“有理，我是不懂的。”这时蒋爷过去，把那老头教他趴着，往身上一骑，双手从肋下往上一推，就见那老头几口内哇哇往外吐水。吐了半天，蒋爷把他搁起来，在耳中呼唤，那老头才悠悠气转。蒋爷问：“老者偌大年纪，为何溺水身死？你是失脚落河呀，你还是被人所害？”那老者看了看蒋爷，一声长叹，说：“方才我落水是你把我救上来的？”蒋爷说：“不错，是我救的。”老者说：“若论可是活命之恩如同再造，无奈是你救我，可把我害苦了。”蒋爷说：“救你倒是害你，此话怎讲？”老者说：“人不到危

急之间，谁肯行拙志？这阳世三间，实在无有我足扎之地。”蒋爷说：“你贵姓？有什么样大事我全能与你办的了。”老者说：“惟独我这事情你办不了。”蒋爷说：“我要是办不了，然后你再死我也不能管了。”

老者说：“你一定要问，我姓吴，叫吴必正，我有个兄弟叫吴必元。我今年五十二岁，我在五里屯路北小胡同内，高台阶，风门子上头有一块匾是‘吴家糕干铺’，我们净开这糕干铺是五辈子了。皆因是我兄弟比我小二十二岁，我二人是一父两母。我没成过家，我兄弟二十六岁那年给他说的媳妇，过门之后，到他二十八岁，我的弟妇就故去了。由他妻子一死，苦贪杯中之物，净喝酒。我怕他心神散乱，赶急找媒人又给他说了一房妻子，谁知上了媒人之当，是个晚婚。据我一想，他又是续娶，晚婚就晚婚罢。今年三十岁娶的，我弟妇才二十岁。自从过门之后就坏了我们的门庭了。我兄弟终日喝酒，他终日倚门卖俏，在我们柜上一坐，穿着衣服全是匪类衣襟。这人终朝每日在我们门口聚会的人甚多，俱是些年轻之人。先前每日卖三五串钱，如今每天卖钱五六十串、三二百串，还有银子不等。只要他一上柜，就有放下许多钱，给两包糕干拿着就走；不然还有扔下银子，连一块糕干也不拿，净自扬长而往。先前都是上年岁的买糕干，也有为孙子孙女乳食不足的；也有为儿女乳食不足的。如今年轻之人提着糕干一走，倘若遇见叔伯，打听说你还没成家呢，买糕干何用？当时急得他无言答对，他说他先天不足。我一见这个事头不好。我们铺中有个伙计，他叫怯王三，这个人耿直忠烈，气的他要辞买卖好几次。我们这铺子前边是门面，后头住家，单有三间上房，铺子后面单有一段长墙，

另有一个木板的单扇门，从铺子可以过这院来。又恐怕我这弟妹出入不便，在后边另给他开了一座西门，为他买个针线的方便，这可更坏了事情了。他若从后门出去，后边那无知之人就围满啦；他若要前边柜台里坐着，那前边的人就围满了。那日我告诉我兄弟说：‘你得背地嘱咐你妻子，别教他上柜才好，太不成个买卖规矩了。’可好，我兄弟就打了他一顿，不料我兄弟又告诉他是我说的，我们把仇可就结下了。这日晚间，我将往后边来，一开后院那个单扇门，我就见窗户上灯影儿一晃，有个男子在里头说话。我就听见说了一句，我就不敢进去了。说：‘你自管打听，我白菊花剑下死的妇女甚多，除非就留下了你这一个。’我听到此处，一抽身我就回去了，吓得我一夜也没敢睡觉。次日早晨，没教兄弟喝酒，我与他商议：‘把这个妇人休了罢，我再给你另娶一房妻子。如若不行，只怕你终久受害。’我对他就把头天事情说了一遍。我兄弟一听此言，到后边又打了他一顿，谁知这恶妇满口应承改过。到了今日早晨，后边请我说话，我就到了后边。不知是什么缘故，他与我说话颜色不正，伸手过来一拉我，我一威吓他，说：‘弟妇，你还要怎么？’我就抖手而出。可巧我兄弟从外边进来，我弟妹哭哭啼啼，不知对他说了些什么言语，他就到了前边，说：‘你我还是手足之情哪！你说我妻子不正，原来你没安着好心。’我一闻此言，就知道那妇人背地蛊惑是非，我也难以与我兄弟分辩，越想自己越无活路，自可就是一死，不料教爷台把我救将上来。我说着全都羞口，爷台请想，如何能管我这件事情。”

蒋爷说：“我告诉你能管就是能管。我实对你说，这位是展护卫大人，我姓蒋名平，也是护卫，难道说我管不了你这们一

件小事吗？论说这是不洁净之事，我们可不应例管。皆因内中有白菊花一节，我们正为此事。你暂且跟着我们回公馆，我自有道理。”吴必正闻听连连点头，与大众行了一回礼，把衣服上水拧了一拧，跟着大众一路前往。艾虎也把自己身上的水拧了一拧，直奔五里新街。

蒋爷同着展爷先上饭铺，那些人就回公馆。蒋、展二位到了美珍楼，往里一走，就听那楼上噉叉叭叉，韩天锦仍然是在那里乱砸乱打。掌柜的见着蒋、展二位，认识他们，说：“方才你们二位不是在楼上动手来着吗？”蒋爷说：“不错，我们正为此事而来。”到了柜房，把奉旨拿贼的话对他们说了一遍，仍然不教他们泄露机关：“所有铺内伤损多少家伙，俱开了清单，连两桌酒席带贼人酒席，都是我们给钱，连一丝一文都不能少给你们。”那个掌柜的说：“既是你们奉旨的差使，我们这点小意思不用老爷们拿钱了，只求老爷们把楼上那人请下来罢，我们谁也不敢过去。”蒋爷说：“交给我们罢，晚间我们在三元店公馆内等你的清单。”说毕出来，蒋爷上楼把韩天锦带下来，教他扔下桌脚子。天锦问道：“四叔，拿住贼了没有？”蒋爷说：“没拿住。”天锦说：“不教我出来吗，我要出来就拿住了。”蒋爷说：“走罢，不用说话了。”出了美珍楼，直奔公馆。

进了三元店，直奔东院而来。此时艾虎与吴必正全都换了衣服，蒋爷说：“方才这老者说，在五里屯开糕干铺，白菊花在他家里。我想此贼由水中一走，不上团城子，今晚必在这糕干铺中。你们谁人往那里打听打听？”问了半天，并没有人答言，又问了一遍，也没人答言，连问三次，连一个愿意去的没有。蒋爷说：“徐良，你去一趟？”徐良说：“侄男不去。”蒋爷一翻跟，这

才明白,说:“哎哟,你们怕担了疑忌。”又问艾虎,他也是不去。蒋爷说:“你们全都不愿去,就得我去了。”冯渊在旁说:“你们都不愿去,我去。心正不怕影儿邪,我不怕担了疑忌。”徐良说:“你就为这件事去,这才对了你的意思呢!”冯渊说:“我要有一点歪心,教我不得善终。”蒋爷一拦徐良,说:“你可不!你又不去,冯老爷要去,你又胡说,你们两人从此后别顽笑了。冯老爷,可有一件事要依我的主意。你若到五里屯访着白菊花,你可别想着贪功拿他,自要见着,就急速回来送信,就算奇功一件。”徐良说:“他拿白菊花?连我还拿不住哪!他要拿了钦犯,我一步一个头给他磕到五里屯去,从此我就拜他为师。”冯渊气得浑身立抖。智化在旁说:“你去罢,冯老爷,不用理他。”蒋爷说:“我告诉你的言语要牢牢紧记。”

冯渊拿了夜行衣靠的包袱,刚一出屋门,碰见艾虎,说:“兄弟,你这里来,我与你说句话。”艾虎跟着他到了空房之内,冯渊说:“贤弟,论交情就是你我甚近,我的师父就是你干爷,他们大家全看不起我,我总得惊天动地立件功劳,非得把白菊花拿住,他们大众可就看得起我了。”艾虎说:“皆因你素常好诙谐之过,非是人家看不起你。”冯渊说:“我若拿住白菊花,你欢喜不欢喜?”艾虎说:“你我二人,一人增光二人好看,如亲弟兄一般,焉有不喜之理。”冯渊说:“我可要与贤弟启齿借一宗东西,你若借给我我就起去,你要不借,我就一头碰死在你眼前。”随说着,双膝跪倒。

要问借什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得宝剑冯渊快乐 受薰香晏飞被捉

且说冯渊与艾虎商议借一宗物件，又与他下了一跪。艾虎问：“你要借何物？”冯渊说：“我见了白菊花，若要论两个人交手，我很不惧他，我也不怕他那暗器。就是一宗，他那口宝剑我可实在不行。我的刀倘若碰在他的剑上，就怕削为两段。我要胜他，除非有合手宝物，方能不惧他那口兵刃，才能取胜。今日在美珍楼你与他交手，你们二人刀剑一碰，大概是他宝剑磕伤。我见他就与你刀刃碰了一次，再也不敢与你交手，净是封闭躲闪，我想必是你那宝刀的好处。你若乐意让我取胜，你将宝刀借我一用。”艾虎一听，连连摆手说：“不行。在大相国寺给我刀时节，你也看见了，训教我之时你也听见了，说刀在我的命在，刀不在我的命就休矣。此物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自从我得了这口利刃，昼夜不离左右。慢说是你，就是我师父也不能借这口利刃。我方才说过，你我如亲兄弟一般，除此之外，任其所借我所有的东西全行，就是这刀可不能借与哥哥，你可别恼。”冯渊说：“你我自己弟兄，焉有恼你的道理。除此之外，我再与你借件东西行与不行？”艾虎说：“除刀之外没有不行

的，你借什么罢？”冯渊说：“把你那薰香盒子借我一用。”艾虎想：他实在的有心，怎么他还惦记着薰香盒子哪！欲待不借，又不好推辞，把话全说满了。又见他在那里直直跪着，无奈何说：“大哥，我这薰香盒子大概你也知道他的来历，此物乃是小诸葛沈中元的东西，也不是他送给我的，也不是我花钱买来的，也不是与他借的，我是偷他的东西。我借给你，可得有人家的原物在，别给人家丢失了此物。”冯渊说：“我又不是三岁孩子，怎么能够丢失此物。我要丢失此物，有我一条命陪着他呢！”艾虎把薰香盒子拿来交与冯渊，还教给他怎么使法，连堵鼻子的布卷都给了冯渊。

圣手秀士欢欢喜喜辞别了艾虎，出离公馆，直奔白沙滩来。见人一打听必由之路，到了五里屯东口外头，见一老者手扶拐杖，年过七旬。冯爷说：“借问老丈，那里是五里屯？”老者道：“这就是五里屯。”问：“你找谁？”冯渊说：“这里有个糕干铺在于何处？”老者瞪了他一眼，说：“不知道。”冯渊说：“唔呀，怪不的他们不来。”自己无奈之何，进了五里屯的东口。路北有一个小巷口，见有一百多人都在那里蹲着，俱是年轻的，连一个上年岁的没有，俱都是面向着北。看那北头有一个铺子，是五层台阶，并没有门面，是个风门子，上面有个黄匾，上写着“发卖茯苓糕干吴家老铺”。自己扑奔正北，要上台阶，就有人说：“没出来哪！你不用进去。”冯渊看着这些人暗骂道：“唔呀！这些个混账王八羔子，一个好东西没有。”也不与他们说话，拉开风门子奔了柜台，说：“唔呀，你们这里卖糕干不卖？”那怯王三说：“糕干铺么，不卖糕干难道说买豆腐不成？你多一半瞧错了人了罢！”冯渊刚要往下说话，忽听外边一阵大乱，众人往北直

跑。冯渊不知是什么缘故，也就出来。

见那些人顺这小胡同直奔正北，冯渊也就跟着到了北边，就见了吴必元的大门。见那门半掩半开，里面站着个妇人，头上乌云，戴了许多花朵，穿着一件西湖色的大衫，葱心绿的中衣，红缎弓鞋，系着一条鹅黄汗巾，满脸脂粉，虽有几分人才，却是妖淫的气色，百种的轻狂。一手扶定门框，一只手扶定那扇门，得意的把那条腿迈在门限之外——不然如何看得见弓鞋哪。有一块油绿绢帕，往口中一含，二目乜斜，用眼瞟着那个相公。虽然瞧着他的人甚多，惟单单对一个相公出神，在他迎面一站。那个相公约有二十馀岁，文生巾，百花袍，高腰白绫袜子，大红厚底云履，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一手提着那文生巾的飘带，一手倒背着，拿着一柄泥金摺扇，也是二目发直，净瞅着那个妇人。众人看着全是哈哈大笑，这男女尽自不知，就类若痴傻憨呆一般。正在二人出神之际，忽听正北上痰嗽一声，冯渊抬头一看，却不是别人，白菊花到了。

冯渊见了白菊花，就不敢在那里瞧看，进了小胡同，撒腿就跑。出了小巷口回头一看，幸而好没追赶下来。自料着白菊花他没看见，他要瞧见必然赶下来了。又一想，还是与他们送信去好哪，还是自己捉拿淫寇好哪？想了想，这贼人今日晚间必然在这里住宿，若等他睡熟之时，我这里有的是薰香，就把他薰将过去，不费吹灰之力，伸手可拿。我为什么与他们前去送信？自己拿准了这个主意，就不肯回公馆去了。现找了一个小饭铺，饱餐了一顿，给了饭钱，直待到人家要上板子时节，方才出来，绕到五里屯后街，探了探糕干铺后面院子的地势。自己找了一块僻静所在，把夜行衣靠包袱打开，通身到顶俱都换

好，背插单刀，百宝囊收好了薰香盒子，把白昼衣服俱都用包袱包好，奔了糕干铺后院。东隔壁有一棵大榆树，冯渊蹿上墙头，爬上大树，树上有一个双杈，自己骑在树上。前边枝叶正把自己挡住，往下瞧看逼真，下面人要往上瞧看可有些费事。随手把包袱挂在树上，净往下面看着。不多一时，有人用指尖弹门，里面妇人出去将门一开，细细一看，原来是白昼那个相公。皆因是白昼之期，正是男女二人出神，不料白菊花将到，痰嗽了一声，妇人看见了晏飞，赶紧抽身进去。回至屋中，倒觉着害怕，犹恐晚间白菊花一来，倘若要问白昼之事，有些难以答对。自可见了他的时节，说些个鬼言鬼语就是了。

那个相公姓魏，叫魏论，万贯家财，父母早亡，跟着叔父婶母度日，不喜读书，最爱奢华。到二十岁的时节，外面交了些狐朋狗友，卧柳眠花。回到家中，与他叔父吵闹，把家私平分了一半，也不娶妻，终朝每日秦楼楚馆，看看要把家私花尽。如今又听见说糕干铺这个妇人，他要到此处领教领教，可巧今日一来，就会上了这个妇人。将一见面，这个妇人见他很有些意思，故此两个人正在发怔时节，被白菊花把他们冲散。魏论见妇人把门关上，自己方醒悟过来，众人一哄而散，自己无奈也就奔了饭铺。也没回家，点染而已用了晚饭，天到初鼓之后，好大胆竟自奔了吴必正的门首而来。至门前转了两个湾儿，一横心，把死扔于肚皮之外，用指尖弹门。妇人出去，那相公对着吴必元的妻子一躬到地，说：“大嫂，今日白昼我学生目睹芳容，回到寒舍，废寝忘餐，如失魂魄。今晚涉险前来，与娘子巫山一会。”妇人一听，微微的一笑，口尊：“痴郎，你我素不相识，夜晚叫门，你这胆量可就不小。”魏论说：“但能得见尊颜，虽死无

恨。倘能下顾，赏赐半杯清茶，平生足愿。”妇人说：“我见世上男子甚多，似你这痴心的也太少。如此就请进来，吃一两杯茶你可就得速去，倘有别意，另定约期。”魏论满心欢喜，复又深施一礼，说：“多蒙娘子垂念，幸甚！幸甚！”妇人前边引路，魏论就跟将进来。似乎这个人胆子实在不小，也不问问人家丈夫在家不在家。也是活该，生死簿上勾了他的名字，阎王殿前挂了号了，也不能不到里面去了。进了院子，妇人就把大门关上，来至屋中。冯渊在树上看得明白，他倒替这个人提心吊胆，暗说：“要是白菊花一来，只怕此人难逃活命。”果然不大的工夫，唰的一条黑影，由墙上来了一人。冯渊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白菊花。

见淫贼飘身下来，直奔窗前，用耳一听，正是里边男女讲话。恶淫贼把帘子一掀，见双门紧闭，一抬腿，当的一声把门踢开。哈哈一笑，说：“贱辈，你作得好事！”满屋中一找，方才本是男女二人讲话，此时净剩下一个妇人了，那个男人踪迹不见。白菊花哈哈一笑，说：“我且问你，那个男子那里去了？”妇人说：“晏大爷，你莫不成是疯了罢？分明就是妾身一人，那里又来了男子？”晏飞复又满屋中一找，也是活该，就见那床帏子底下露着一点衣襟。妇人站在那里挡着，晏飞过来把妇人一揪，噗咚一声摔倒在地。晏飞一伸手把魏论拉出来，回手一亮宝剑，嘣哧，结果了他的性命。回身往椅子上一坐，说：“贱辈！你说没有男子，他是何人？”那妇人机变最快，爬起来说：“晏大爷，这可是活该不该我们家出事。你要问这个男子的来历，白昼之期我就看见他了。在咱们门外头两只眼睛发直，净瞅着我。这必是我方才倒水去时节，我可瞅见有个黑影儿一晃，我

打量这是一条狗哪，我也没留心细看，必然是他先钻在床榻底下下来了。要不亏你来，我关上门就睡觉。他要从床榻底下蹿出来，净唬也要把我活活唬死。他要行不仁之事，我一喊嚷也是不好，不嚷也是不好，要教我们当家的知道，因为何故屋中有个男子，这个事情我实情是不知，岂不屈死我了。”白菊花又哈哈一笑，说：“贱婢，你真辨别的好！”妇人用言语又百般的一哄，晏飞可就没有杀害妇人的心意了，就问妇人：“你可给我预备下酒菜无有？”妇人说：“今日白昼见着你，我就算计下你今晚必来，早把酒菜给你预备停妥。可就是一件，这地下扔着个死尸，唬人唵喇的，教酒如何喝得下去哪？”白菊花说：“这个不难，待我把他抛弃河中。”先教妇人把门开了，晏飞一伸手把相公提起来，出了街门，直奔河沿。一路并没遇见行走之人，转身回来，复又关上大门，进了屋子。妇人预备酒。

把个冯渊在树上等的是无奈心烦，好容易等至二人吃毕酒，安歇睡觉，吹灭灯烛，还不敢下来，料着不能这就睡着。又等了一个更时，天交四鼓，把包袱摘下来，往腰中一系，盘树而下。到了窗棂之外，听了听，影抄抄的呼声，就知二人睡熟。先把布卷掏出来，堵住自己鼻孔；就将薰香盒子掏出来，点着薰香，将二人薰将过去，扛回公馆。

这段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见恶贼贪淫受害 逢二友遇难呈祥

且说冯渊来至窗棂之前，见二人已然沉睡，用布卷先把鼻子堵上，然后把薰香盒子掏出来，将盖揭开，取千里火筒。这香盒子类若铜仙鹤的形像，晃千里火点薰香，仍在仙鹤肚内把千里火掐灭，用仙鹤嘴对准窗棂纸。此刻香烟已浓，把仙鹤尾巴一拉，两个翅儿自来一乎扇乎扇的，那香烟就奔屋中去了。把所点那香俱已点完，大略着白菊花已然薰过去了，回手把仙鹤脖子拧回，收藏百宝囊之内。到了屋门，把帘子一启，那门无非虚掩，顶着一张饭桌子，将门推开，桌子一挪，进了屋中，一晃千里火，就奔床榻而来。冯渊也是好大胆量，就把灯烛点上，往帐子一看，冯渊吓得身躯倒撒。原来他们是赤条条的睡觉，就见他那宝剑、镖囊、衣服等件，俱在他身旁放着。冯爷过去，一伸手先把他宝剑、镖囊、衣服等件拿过来，抱着就往外跑。到了院中，乐的他慌慌张张把包袱解下来打开，把他所有的东西，衣服、靴袜还有夜行衣靠的包袱，俱裹在自己包袱之内，把镖囊自己系上，又把宝剑也别在身上。就是一件为难，要拿白菊花，他们是赤身露体，自己乃是有官职之人，过去捆他又怕冲

了自己之运，有心一刀将他杀死，又想不如拿活的好。又一狠心，一刀把他杀死，提着首级回去见大人，教醋糟给我磕头。从此后我有了这口宝剑，谁也不能看不起我了，别瞧他们是万岁爷钦封的个五义，姓冯的拿着钦犯。越想越乐越欢喜。

正在欢喜之间，忽听前边的门磕叉一声，打前边进来一个人，吸呼没栽倒身躯。那人喝的酒足有十二成了，就是吴必元从外边喝的大醉而回，要在柜房里睡觉。王三见大掌柜的一天没回来，怕他行了拙志，二掌柜的回来自己就辞买卖。怎奈二掌柜的回来，醉得人事不醒，只可明日再说罢。往后推着吴必元说：“你上后边睡觉去罢。”把后门一开，吴必元就一路歪斜进来。冯渊过去说：“你是什么人？”这一句话把吴必元的酒唬醒了一半，回问：“你是谁？”又一瞧冯渊这样打扮，说：“你是个贼呀？”冯渊道：“胡说，我是御前校尉，奉旨捉拿国家钦犯，如今现在你家睡觉。你是吴必元哪？”吴必元一听是校尉，深施一礼，说：“我正是吴必元。”冯渊就把他哥哥溺水，自己怎么奉差而来，白菊花怎么在里面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吴必元吓得浑身立抖，把王三叫过来，又告诉伙计一遍，王三也就深施一礼。冯渊问吴必元说：“你这妻子还要他不要？”回说：“不要了。”冯爷说：“你若不要他，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用一床被子将他裹上，两个人搭着他扔在河里去。再用一床被子把贼人盖上，我好进去拿他去。”吴必元说：“把我妻子搭出，将他惊醒之时，他要是叫喊如何是好？”冯渊说：“绝不能叫喊，我把他治住了，如死人一样。”这才吴必元同着王三进去，用被子把他妻子裹住，又用一床被搭在白菊花身上。

王三过去把街门开开，吴必元叫王三帮着搭他妻子，王三

说：“等等，二掌柜的，你也过于慌疏了。抬起来往河内一扔，倘若遇见官人，或是漂上来有人认得，这个官司是你打我打？你不问明白了老爷，你抬起就走，那得有老爷作主才行哪！”冯爷说：“唔呀，怪不得说你是个好伙计，真想的到。”王三说：“常言一句说的好，拿贼要赃，拿什么来着要双。这要单害他就得偿命。”冯爷说：“我是原办的正差，亲眼得见，你们若要不信，我姓冯叫冯渊，御前校尉，开封府总办堂差。”这二人也不知他有多大的爵位，这方才把淫妇抬将起来，出离大门，扔在河中。回来见了冯渊，告诉了一遍。冯渊过去教王三找了两根绳子，把白菊花二臂捆上，又把他的腿捆好，用一床大红被子，照着卷薄饼的样子把他裹好，冯渊往肩头上一扛。那二人送在大门以外，王三说：“不然我给你老人家扛了去罢？”冯渊说：“不用，我要回去告诉你们大掌柜的，大概明天早晨也就回来了。”吴必元说：“恳求冯老爷罢。”

此时已交五鼓多天，对着朦朦的月色，冯渊扛着白菊花，直奔公馆而来。过了五里屯就是白沙滩的交界，走出约有三里多路，此时正在四月中旬的光景，夜是最短，看看东方发晓。自己一想，天光快亮，本人穿着一身夜行衣，又扛着个人，走路不便，暂且先找个树林，把白昼衣服换上。可巧前边一片松树林，是人家一块坟地，到里边把白菊花放下，把身上包袱解下来，又把刀剑摘下来，将包袱打开。脱下夜行衣靠，连软包巾带鞋，倒把白菊花那身衣服他全穿上了，武生巾、箭袖袍、丝蛮带、厚底靴子、跨马服，也把宝剑佩上。把百宝囊解下来，将自己的夜行衣包袱打开，将百宝囊包在里面，从新把麻花扣儿系好。还有自己一套白昼衣服，连白菊花的夜行衣包，共是两个夜行衣

包，外面单有一个大包袱，打量着连自己的包袱，带白菊花的包袱，两个包在一处，背起来就走。不料未能包在一处，正包之时，忽听树林外头念了一声“无量佛”，说：“你是那里来的？偷盗人家的东西，意欲何往？”

冯渊闻听一怔，从树外蹿进两个人来，未能看得明白，大概必是两个老道。忽听白菊花嚷说：“师弟快来罢！我教人家捆在这里了。”冯渊一听白菊花说话，暗暗着急。到底是不会使薰香之过，原来他将一出五里屯，那白菊花就缓醒过来。那薰香本是鸡鸣五鼓返魂香，只要是天交五鼓，那香烟的气味就散净了。晏飞将一缓醒过来，睁眼一看，自己二臂牢拴，连腿教人家捆上了，有被子挡着，看不真切，原来是教人家肩头扛着，秃秃的直走。自己暗暗着急。回思一想在那里睡觉，必然是吴必元把我卖在当官，勾了人来把我拿住。自己此时好生后悔，酌量着这一到官，只怕九死一生。见他走着走着嘯一声将自己摔在地下，复又往外挣拔挣拔，就看见是冯渊把他拿住了。见冯渊换了自己衣服，又不能挣开绳子，暗暗叹道：“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可巧那边有他师弟到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莲花仙子纪小泉，一个是风流羽士张鼎臣。这两个是老道的徒弟，又是师兄弟，又是盟兄弟，全是寻花问柳之贼。皆都是老道打扮，生得面如少女一般，要是见着妇人，另有一分人缘。若要见着三贞九烈的妇女，那可不行；稍微有一点不正道的妇人，专能坏人闺阁，败人名节。这纪小泉就是银须铁臂苍龙纪强的侄儿，后来拜的是梁道兴为师。皆因他入了绿林，到处问柳寻花，银须铁臂苍龙纪强不许他进门。故此纪强全家已死，他并不知晓。但得知道纪强已死，死于白菊

花之手，他也不管救了。可巧这日他同着风流羽士张鼎臣扑奔团城子，又不好空手而去，打算备办点礼物，手中又无钱财，二人要打算做一号买卖。可巧正走在此处，就见冯渊肩头背着一个红赤赤的类若似包袱相仿，他也没看明白，自觉他是偷盗来的。纪小泉叫：“哥哥，咱们劫这个，大概总有点油水。”张鼎臣点头，两个人这才往里一蹿。二人一念“无量佛”，白菊花就听出来了，故此高声喊叫：“师弟，快来救我。”纪小泉、张鼎臣与白菊花至好，皆因无事之时，商量着遇见少妇长女之时，夜晚间会同一路出去采花，都是这样朋友，故此交得甚厚。如今听见是晏飞的声音，焉有不过来解救的道理。

冯渊见白菊花他缓过来了，又有人蹿进树林，一着急，包袱也没包好，事已至此，倒不如先一剑把他砍了罢。再说此时有仗胆的兵器，慢说两个人，就是有三二十人我都不惧。全凭这口紫电剑，他有什么兵器，削上就得两段，那还怕他什么。将一回手拉宝剑，叭的一声就是飞蝗石打将过来，正打在冯渊右手手背之上。冯渊“唔呀”一声，一甩腕子，痛疼难忍，那剑就拉不出来了，闹了个手忙脚乱。眼看张鼎臣、纪小泉两个人摆宝剑反要剁他，冯渊无奈，自可一伸手把夜行衣靠包袱拿起来，撒腿就跑。虽然跑着，仍是甩着自己手腕子。张鼎臣、纪小泉二人紧紧一追，白菊花叫道：“二位师弟，别追他，先给我解开。”纪小泉说：“哥哥，你先追那个，我回去与我师兄解开。”先把宝剑放于地下，一伸手将被子抖开，一看白菊花赤身露体，纪小泉一笑，说：“大哥，准是采花被捉了罢？”白菊花说：“不错，正是采花被捉。”说：“贤弟，要是山西人，你可别追，净那一些蛮子，务必把他捉住，这厮把我害苦了。”纪小泉答应，复

又拿起剑来，挑开绳子，出了树林，赶下来了。

白菊花一看地下现有的是衣服，蹬上一条中衣，穿了靴子，抄起冯渊那口刀，也就追出树林，往下紧紧一赶。追来追去，也就离着不远。冯渊回头一看，三个人都往下追赶自己，又用手拔了一拔宝剑，此时手背已然浮肿起来，一拿宝剑不甚得力。打量着勉强把宝剑拉出来，削不了他们的兵刃，万一手不得力，把这口宝剑一扔，再教他们得回去，那可不好。倒不如我还是跑吧，大概也不能叫他们追上，莫非我跑到公馆，他们追到我公馆不成。自己想头虽好，不料人家腿快，扭项回头一看，已然离着不远了。冯渊一急，直奔树林，使一个诈语，准保就把他们打发回去了。主意已定，高声嚷叫说：“树林里头埋伏，快些出来，今现有白菊花到了。多臂熊快来罢，白菊花现在此处哪！”这一声不大要紧，把白菊花吓了一跳，高声叫道：“二位贤弟别追了，白眉毛现在此处哪！”纪小泉与张鼎臣也不知道是甚事情，微一扎步，问道：“是什么缘故？”晏飞说：“要是遇见那个老西，咱们不是他的对手。”纪小泉问：“那里有个老西？”正说之间忽见树林之中跑出一人，哼了一声，说：“乌八的驴球球。”随骂着往下就赶。

若问徐良这一来，怎样捉拿白菊花，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晏飞丢剑悲中喜 冯渊得宝喜中悲

且说冯渊跑的实不可解，一着急使个诈语，果然一叫，树林之中就有人答言。哼了一声，骂：“乌八驴球球的。”出来一看，原来不是徐良，却是学徐良口音，是邢如龙、邢如虎二人。皆因是冯渊没回去，此时天有四鼓，还不见回公馆，蒋平说：“可不好了，我见他走的时节，印堂有些发暗，别是遇见祸了罢！”智化说：“不能，可是四哥你会相面，我见他这几天天庭大亮，我算计他必有些喜事。”蒋平说：“我不是没见出，他那喜是假喜，虽有点凶险也不大甚要紧。”艾虎说：“他许有些喜事。”蒋平问：“怎么见得？”艾虎说：“他临走把我那薰香盒子要去了，真要是白菊花在那里下榻，岂不伸手可得？”徐良问：“老兄弟，你怎么把薰香盒子借给他哪，你损了德了。”艾虎问：“怎见得我损德了？”徐良说：“他这一去，就为糕干铺内掌柜的去的。他要遇不见白菊花，必拿薰香把内掌柜的薰过去，他要采花，岂不是你损德了么？”蒋平在旁说：“徐良，不要血口喷人，他不是那样人物。”展南侠说：“总是有人接应接应去方好。”蒋平说：“教二位邢老爷前去辛苦辛苦罢。”二人答应，遂带了兵刃，

问了问吴必正他家道路，出离公馆，直奔白沙滩。

此时已然天光快亮，邢如龙说：“依我的主意，咱们不能去了，这还有多大的工夫！”邢如虎说：“不去可不是差使了。若咱们回去，他们一问，何言答对？”正然说话，前边有片树林，邢如龙说：“咱们在这里歇息歇息。”将进树林，见前边飞也相似往前直跑。邢如虎说：“准是冯老爷败下来了。”听冯渊说后面白菊花到了，邢家弟兄也是不敢出去。邢如虎忽然心生一计，说：“哥哥，我这两天专会学徐老爷骂人，咱们先惊吓他一下，看是如何。”邢如龙说：“可怕你学得不像。”邢如虎说：“你不信听着。”果然往外一跑，哼了一声，骂道：“乌八驴球球。”可再也不敢往下说了。这一声不要紧，现在把白菊花吓跑了，不但把他一人吓跑，并且他还拉着张鼎臣与纪小泉。

这两个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心想着，师兄他要是怕，别人更得可怕了，也就跟着他糊里糊涂跑下去了。随跑着问道：“是怎么件事情？”白菊花说：“等到那边我再慢慢告诉你们。”幸而好没追他们。张鼎臣又问：“大哥，到底是怎么件事情？”白菊花说：“这个地方还是不好说话。”又来至那个树林坟地，纪小泉又问，白菊花说：“你们往外瞧着点，他要一来，咱们好跑。若要提起那个老西来，令人可恨，他害得我好苦。这个蛮子就是那个老西的前站。”他把老西的事一五一十细说了一回。这两个人一听也是一怔，纪小泉说：“要教你这们一说，这个人谁能是他的对手？你必然是教他吓破胆子了。”白菊花说：“不然，你回后见着他，就知他的利害了。”纪小泉又问：“你是在那里采花，落得这样狼狈？”白菊花也就实说了一遍。又说：“要不是你们来，我这条性命也就休矣。”纪小泉说：“你那宝剑

就是方才这人盗去了？”白菊花说：“大概他准是有薰香，我自觉得糊里糊涂的，就教他把我扛着走哪！我明白过来之时，就捆着手脚，不能动转。不亏你们到，我准死无活。别的是小事，惟有把我的宝剑一丢，我命休矣！”

随说着话，就把冯渊的衣服穿上，还有一个包袱，打开一看，里面却是夜行衣服，还有个百宝囊。掏出来一看，却是夜行人所用的东西：飞抓百练索、千里火筒、钢铁拨门撬门的家伙。又一摸，里边有个盒子，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个薰香盒子，把崩盖一揭，看了看，里面还有许多薰香。这是什么缘故？皆因冯渊被莲花仙子一飞蝗石打在手背之上，一慌疏，把夜行衣包拿错了，把白菊花的衣包拿走，将他的扔下了。白菊花一见此物十分欢喜，连忙叫纪小泉说：“贤弟你看，虽然把我宝剑丢了，我却得了个薰香盒子。”纪小泉说：“恭喜哥哥，贺喜哥哥。”白菊花说：“我把宝剑丢失，还有什么喜事？”纪小泉说：“据我瞧，宝剑虽然丢失，这薰香盒子比宝剑还强。咱们出去，常常遇见少妇长女多有不从的，有这宗东西，无论他从与不从。岂不是比宝剑强的多么？人是时运领的，把无价之宝丢失，得了他这一宗物件，反为无价之宝。”白菊花哈哈一笑，说：“有了此物，真要再见着节烈的妇人，要教他顺手，不费吹灰之力。”

从新把包袱裹好，他就改作冯渊的打扮，肋下佩刀。问纪小泉意欲何往，纪小泉说要上团城子。白菊花拦阻不教他去，说：“你们一到团城子，这个老西先前说过，必要去寻找我，我可不是老西的对手，你们要去，我也不拦。”纪小泉说：“你要不去，我们也就不去了。你是意欲何往？”白菊花说：“上我姐夫那里去，仍回姚家寨，他那里倒是我栖身之所。”张鼎臣、纪小泉

二人一口同音，俱都愿意一路前去。白菊花说：“既然如此，你们二位同着我把吴必元杀了，然后再走。”二人答应，同白菊花又回五里屯，杀了吴必元，三人一同扑奔姚家寨。惟有莲花仙子纪小泉不大愿意，皆因跟随他师父，前几年上团城子与东方亮拜过一回寿，见过玉仙，在东方亮家中住了整一个多月，常与玉仙插拳比武。东方亮也没把他放在心上，以为他是小孩子，他又管着玉仙叫姑姑，岂知二人很有些意思。今日打算要上团城子会会玉仙，教白菊花说的无奈之何，也自可随着杀了吴必元，够奔姚家寨，暂且不表。

单提冯渊见了邢家弟兄，并没有徐良，又问：“徐良那里去了？”邢如虎说：“是我学徐良口音，吓退贼人。你为何这样打扮？”冯渊把自己的事，如此这般细说了一遍。邢家弟兄一听，“如今白菊花的宝剑教你得来了？”冯渊说：“你看，不是我佩着哪！”邢家弟兄说：“早知道白菊花没有宝剑，为何不追他呢？”冯渊说：“这工夫追他也不为迟，就此烦劳你们二位跟我一趟，我那里还放着好些衣裳呢！”自己低头一看，说：“不好了，我把包袱拿错了。”邢如虎问：“怎么拿错了？”冯渊又把换衣裳事一说，怎么刚要拿大包袱一包：“这么个时候，有两个老道进来，将一拉宝剑，被他打了一石子，正打在我手背之上。还得你们二位跟着我辛辛苦苦。”邢家弟兄无奈，只可跟着冯渊，又到了那个大松树林子坟院里边，再找衣襟包袱，连刀踪迹不见。冯渊急的跺脚摇头，咳声叹气。邢家弟兄说：“虽然没拿住白菊花，得了一口宝剑却是喜事，为何咳声叹气？”冯渊说：“你那里知道，我丢了东西了。”邢家弟兄问丢了什么东西，冯渊说：“不必问了，咱们暂且回去罢。”将出那坟院，就见由西跑来一人，

说：“冯老爷慢走。”冯渊回头一看，却是糕干铺怯王三。身临切近，说：“冯大老爷，大事不好了。自从你老人家去后，我们二掌柜的在后头院睡觉，我在柜房看着铺子。我还没睡着哪，就听二掌柜的喊叫说杀了人了。我赶到后边一看，我们二掌柜的被杀身死，也没有凶手，也没有凶器，不知被何人所杀。又不知道你老人家在什么地方居住，我就跳墙出来，要到五里新街各店中打听去，不料跑到此处，看见你老人家了。”冯渊说：“不怕，你跟我走罢。”王三答应一声，就跟随冯渊，直奔公馆而来。

此时天已红日东升，到了公馆，将进店门，店家瞧见一笑，问道：“冯老爷发了财了？”冯渊说：“发了棺材了。”店家问：“怎么改换了打扮？”冯渊说：“你不用细问。”直奔东院而来。此时间，蒋平等整整一夜没睡觉，好容易盼着冯渊到了。众人看他这样打扮，俱都掩口而笑。蒋平就问：“冯老爷，你怎么打扮也换了？”冯渊就把始末根由的话说了一遍。蒋平说：“如何？但分再有一个人同着他去，岂不就把白菊花拿住了。”智化说：“总是他不该遭官司。”教徐良把吴必正叫过来，吴必正见众人复又磕头行礼。蒋平把王三叫过来，告诉他家中之事。王三把家中事情说完，吴必正“哎呀”一声，栽倒在地。蒋平教人把他搀起来，叫了半天方苏醒过来，放声大哭。蒋平把他劝住，说：“你兄弟业已身死，你哭会子也是无益于事。”老头子说：“我兄弟已死，也该我出头了，打官司去，又是一件丑事。倒不如我一死，口眼一闭，全不管这些闲事。”蒋平说：“你很不用死，我教给你一套口词，管保你绝不出丑。你自己找人写呈子去。”吴必正问什么口词，蒋平说：“作为你弟妹这日晚间将要安歇睡觉，忽见从外边进来两个人，一个文生秀士，也不知他叫什么名

字，一个武生相公，俱没安着好意。就听见那人自己说叫白菊花，也不知道是外号儿，也不知道是名字。这两个人为争风，那白菊花一剑将文生秀士杀死，抛在河内，就要与你弟妇行苟且之事。不略此时有官人赶到，将白菊花追捕。你弟妇虽没失身于匪人之手，本人一害羞，溺水身死。你就照着这套言词写张呈子，准不至名姓不香。后来贼人去而复返，又把你兄弟杀死，求你们太爷作主。你也不沾罪名，你弟妹也是个烈妇。你想想如何？”吴必正连连点头说：“总是大人的高才。”老头子得了蒋平这套话，连王三又给众人磕了头，出馆去了。

老头子去后，大众再看冯渊，坐在那里洋洋得意，很透着自足。左把宝剑按一按，右把宝剑提一提，站起来复又坐下，自己不知要怎样方好，就类若小孩儿穿新衣服的相似。蒋平说：“智贤弟，我想这白菊花从此一跑，又失宝剑，无处可去，这可要上团城子去了。”智化说：“今天晚间，我到团城子走走。”蒋平说：“智贤弟，辛苦辛苦，你去可是很好，探望里面光景如何。”徐良说：“智叔父要上团城子，侄男跟随你老人家一路前往。”艾虎说：“我也同去。”卢珍说：“智叔父，我也跟去瞻仰瞻仰。”白芸生说：“智叔父，我也领教领教去。”这四人全都要去。

黑妖狐带领小四义前去二盗鱼肠剑。不知怎样盗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史丹无心投员外 天彪假意认干爹

且说智化与蒋四爷商议，要上团城子，小四义全要前去，都要看看藏珍楼。智化心内为难，想他们身价太重，拦阻大家又不听，一定要去。智化怕这几个人倘有些舛错，自己担架不住。蒋平在旁说：“智贤弟，你不用多虑，他们都是正走子午之时，再说本领全都不弱。”智化方才点头。徐良对着卢珍、艾虎说：“方才蒋四叔说咱们的本事俱都不弱，你们看看我的本事如何？”卢珍说：“咱们弟兄五人，要论本领，就算你是头一名。”徐良说：“别看我的本事好，缺典。”艾虎问：“缺什么典？”徐良说：“本领讲的是马上步下，我就会步下，不会马上。”艾虎说：“三哥原来马上不行，是未学练过，故此不行。”徐良说：“我也练过，在家中我一心想着买一匹千里马。”卢珍说：“那可不容易呀！”徐良说：“买倒可以买，价钱还不大，就是不教骑。往上一骗，噗咚把我摔下来了；又一上，又把我扔下来。后来叫人牵住，我方才上去，他又不走。若要一走，他腿快，又把我扔下来了。”冯渊哈哈一笑，说：“醋糟，你如何行的了。千里马还得千里人哪！这是句俗言。千里马没有千里人，固然是不走。”

徐良也哈哈一笑说：“臭豆腐，你还懂的千里马与千里人哪！虽然你得了一口宝剑，是无价之宝。世间罕有之物，乃有德者居之，德薄者失之，故此不能久在白菊花的手内。皆因他行事不良，擎受不住此物。不如早作个人情，送给有德之人，还可以身旁常带此物。你若不信，你就佩着，不但不能长久，还怕要与你招出祸来。”徐良这句话未曾说完，把冯渊脸上颜色都气变了，说：“不用细讲，我不配带此物，必是你可以配带。”徐良说：“我也不配，咱们公举一人，将这人说出来，人人皆服，那才可行。倘若内中有一个人不服，咱们从新另举。我说是智叔父，你们请想如何？头一件是前辈老英雄；二则间声名远震，文武全才，正大光明，光天化日；三则间不久拜我师父为师兄，我师父有一口白虹剑，他老人家有一口紫电剑。若是智叔父得了此剑，连一点不相符的地方都没有。列位请想如何？”冯渊一听，“唔呀，唔呀”的，闹了三个“唔呀”，说：“醋糟，你原来是绕兑我，你倒是明要，我双手奉送。你这绕脖子，指着千里马说。你想谁有你机伶，说的可是马，为的可是剑，绕了六里地的湾子，还是归到宝剑上了。我这个性情最喜直言，越绕湾子越不行。剑是在我身上带着，你们不能抢我的，凭爷是谁，我也不给。我可是无德，偏要带有德的东西。”徐良道：“我无非是多说，与我无干，爱给不给。”冯渊说：“我就是不给。”

徐良往旁边一闪，对着艾虎使了个眼色，艾虎也就明白了这个意思，问冯渊说：“哥哥，你把事办完了么？你去拿白菊花拿住没拿住？”冯渊说：“方才说了半天，你没听出来，没拿住哪。”艾虎说：“今天你还拿去不拿？”冯渊说：“今天就不去了。”艾虎说：“你要不去，该把那个东西还我了。”冯渊问：“什么东

西？”艾虎说：“薰香盒子。”冯渊一怔，说：“教我丢了。”艾虎说：“那可不行。你临走之时，我要不借，总说我没有弟兄的情分了。我给你时节，嘱咐你千万可别丢了，你也知道我是偷的东西，谁知道你丢了没丢，没有人家的原物，可不行。你说过，你不是三岁的顽童。小小的一个盒子如何丢失的了？”冯渊说：“我真是丢了，你要不信，我重重起个誓。”艾虎说：“你也不用起誓，你要丢了就是给我找去。”冯渊说：“我上那里去找，准是教白菊花得了去了。”徐良说：“老兄弟，薰香盒子要教白菊花得了去，他必是薰人采花，那个罪恶全在你的身上。”艾虎一听，更透着急，与冯渊要定了，没有不行。

冯渊看了看艾虎，瞧了瞧徐良，说：“唔呀，我明白了，总是亲者厚，厚者偏，就只我是个外人。”一回手把宝剑摘将下来，双手捧着交与智化，说：“智大爷，我可不成敬意，是教他们挤兑的，我要不给，准许他们把我害了。”智化说：“你好容易得来的宝物，我焉敢领受。常言‘君子不夺人之所好’。”冯渊说：“唔呀，你就不用挤兑我了。醋糟与我绕脖子，艾虎与我要香盒子，净挤兑我，是为这口宝剑。如今我恭恭敬敬送给与你，你又不不要。不信我要拿回去，艾虎又该给我要香盒子了。不用作这圈套会，你收下，饶了我罢，不必难我了。”蒋、展二位在旁说：“既是冯老爷这一点诚心，你就收下罢。”智化这才伸手接将过来，深深施了一礼，说：“冯老爷赏给我这口宝剑，应当请上受我一拜。”冯渊说：“那我可不敢当。”回头又与艾虎说：“我把宝剑送给你老师，你还与我要薰香盒子不要？”艾虎说：“宝剑的事情我一概不管。你把我的薰香盒子丢失，已然是丢了，咱们自己弟兄，难道说我还一定与你要不成？可不就是丢了就丢了罢，

这是一件小事。”冯渊说：“好兄弟，真慷慨。我要不给你师父那口宝剑，你就没有这样言语。”大众全都哈哈大笑。

智化教艾虎把店家找来，给预备香案。不多一时，将香案设摆妥当，智化把剑供在桌案之上，点上香烛，双膝跪倒，祝告：“神仙在上，弟子智化现今得了紫电剑，必按正道而行。倘若错用此物，必遭天诛。”说毕，将香插入香斗之内，大拜二十四拜。站起身形，才把宝剑跨上。吩咐店家将香案撤去，大家轮次道喜行礼。冯渊说：“唔呀，我得着这口宝剑，那里懂得这么些个规矩呢。”行礼已毕，蒋平叫店家备酒，与智化贺喜。不多一时，设列杯盘，众人落座。展熊飞要敬智化三杯酒，智化再三不受，说：“我饮了你这杯酒，往下我就不好推辞别位了。”展熊飞说：“我作个领袖，你把三杯饮完，然后各饮门盅。”众人齐说：“你不必托辞，将三杯酒吃干，全不与你再斟了。”智化这才将酒饮完。又从新大家欢呼畅饮，议论上团城子，暂且不表。

单说龙滔与龙天彪在史丹店内住了一夜，史丹出去置买衣服，青缎子箭袖袍，皮挺带，薄底快靴，墨灰衬衫，青缎壮帽。穿戴起来又是一分气象，更透着威风。到了次日，把店内陈欠饭帐俱已开发清楚，吃毕早饭，天交挂午，三人出离李家店，直奔团城子西门。看了看周围城墙，鸭蛋相似，是个长圆的形像。来至西门，北边一带三间上房，遂问道：“里面有人么？”那人答道：“找谁？”史丹说：“有一位姓朱的给留下话了没有？”那人说：“你莫非姓史，叫史丹，打把式的么？”史丹说：“正是。”那人说：“你们先在屋内坐坐，我打发人去请朱大爷。”去不多一时，黄面狼朱英从外面进来。史丹过去要行大礼，朱英把他搀住，就问：“这两个人是谁？”史丹说：“你们二人过来见见朱大爷。

这是我姨弟叫龙滔，这是他的儿子叫天彪。”龙滔要行大礼，也是叫朱英把他挽住。一打量龙滔，白方面，短黑髯，虎臂熊腰。又看那小孩子，是武生公子打扮，面白如玉，生得十分俊秀。随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小爷跪下磕头，说：“我叫龙天彪。”朱英把他搀起来，说：“好聪明一个小孩子。”回头又问史丹：“你带着他们父子二人有什么意见？”史丹说：“昨天我正在街上买衣裳之时，遇见我姨弟，他原是在镖行保镖，皆因把镖行买卖搁下了，没找着事情，也要在此处打把式卖艺。我就把你老人家话对他们一说，他们要求求你老人家，给他们美言美言，不怕就是此处打更，都是情甘意愿。”朱英说：“我昨日见员外可就说得你一人，再添上一人可也使得。这个小孩子我怎么去说呢？”龙滔、史丹本是粗鲁之人，当时教朱英一问，无言答对。还是龙天彪机伶，说：“你老人家不要作难，只管说着瞧去，倘若此处员外爷净要我姨大爷，不要我们父子两个，那也不要紧，我们再找别的事去。万一要留下我父亲，瞧我小孩子无用，不怕教我看看书房，打扫打扫院子，只要给我两顿饭吃，我也不要工钱月钱。倘若一定不用，只要留下我父亲，给我父亲先支三二两银子，我作盘缠回家去。全仗朱大爷启齿之劳。”随说着复又跪下了。黄面狼朱英见天彪说话这样回甜，十分欢喜，说：“小孩儿，你只管放心，不怕此处员外爷不要，你伺候我去。非是我说句大话，足可以养活起你。”又把龙天彪搀起来，带着他们就走。

前边还有一层大门，进了大门，穿宅越院，来至垂花门外头，教他们在那里等着。自己去了半天，复又出来，说：“你们要见了员外爷之时，可想着磕头。”到了里面，进厅房一看，群贼

实系不少。朱英带领三人进见，说：“这是大员外。”史丹、龙滔俱都跪下磕头；又见了紫面天王，也给行礼；复又见群寇，也是一行礼已毕，往旁一站。东方亮问：“那个叫史丹？”那人说：“我叫史丹。”又问龙滔会什么武艺。回答：“小人会使单刀，也会拳脚。”问史丹会什么武艺。回说：“会使单刀、齐眉棍，拳脚。”东方亮教他们施展施展。先是史丹把衣服一掖，袖子一挽，打了一趟拳。后又教龙滔练，他也将衣裳一掖，袖子一挽，把刀摘下来，教天彪拿着刀鞘子。龙滔这一趟刀，大家无不掩口而笑。就是三刀夹一腿，没有别的招数，也不换样儿，也不收住，三刀一左腿，三刀一右腿。砍了极大的工夫。还是东方亮说：“收住罢。”自己就是不能收住，类若是砍高了兴的一般。小爷龙天彪也是紧嚷说：“收住罢，收住罢。”好容易方才收住。砍完了这趟刀，他还提着刀过去问说：“员外爷，你们瞧着好不好？”众群寇一口同音说：“好，还是很好。”龙滔哈哈一笑，说：“我知道很好么！”东方亮一看这个人憨憨傻傻，倒也很喜欢。

东方清问：“小孩子，你会什么本事不会？”天彪说：“眼前也会几手儿，不敢当着众位太爷出丑。”东方清说：“你先打一趟拳我看，不用害怕，打在那里若要忘了时节，有我们告诉你。你看我们这些人全都会。”天彪说：“我要忘了，众位爷们可别乐我。”东方清说：“你只管练罢，你要当着我打的上来就算不错。”天彪把衣裳一掖，袖子一挽，冲上深施一礼，说：“在众位太爷面前出丑。”然后这才一拉架式，往外一伸手，大家就知道他是个行家。正是“行家伸出手，便知有没有”。再看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绵软矮酥小，腕膀肘膝肩，蹁高纵矮，身躯提溜溜乱转，走马灯相仿。群贼看的连声喝彩。这一趟打完，收

住架式。东方亮说：“会单刀不会？”天彪说：“会个三两手。”东方亮教他练刀。小爷天彪把刀摘下来，又走了一趟刀。众人无不喝彩，夸讲好刀法。东方亮问跟谁学的，龙滔在旁说：“我们小子是我教的。”张大连问：“是你教的么？”龙滔说：“不错，是我教的。”张大连说：“你照着他这个样儿，砍一趟我瞧瞧。”龙滔说：“现今不行，把他教会我就忘了。”东方亮说：“别胡说了，到底是跟谁学的？”天彪说：“我在镖行里，都是我叔叔大爷们教给我的武艺。”东方亮连连夸奖：“这个小孩子，我真爱惜他。”张大连最能奉承，说：“大哥要爱惜，何不收他作个义子哪！”东方亮说：“怕人家不愿意。”龙滔在旁说：“员外爷，你要收我这小子作义子，我是求之不得哪！”焉知晓正对巧机会，好于中取事，不然焉能给反贼作义子，岂不有亏于名节乎？再说张大连又一奉承：“这孩子的造化真是不小，磕头罢！”小爷赶紧就大拜了四拜，又与东方清磕头，然后又给群寇磕头。全行礼已毕，又问：“义父，我义母现在那里？我给他老人家磕头去。”东方亮把桌案一拍，说：“不用问那贱婢，他死了。你倒有两个姑姑，叫人领你去见见。”天彪问：“今在那里？”东方亮说：“现在红翠园。”叫家人：“带着少爷见见二位小姐去。”家人答应一声。此时天气已晚，家人打定灯笼，带着天彪，将到后院。

忽见前面有个人影一晃，要问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众英雄二盗鱼肠剑 小太保初进红翠园

且说龙天彪认东方亮为义父，教家人带着他上红翠园，遇见黑影，然后与金仙、玉仙磕头去。东方亮告诉龙滔与史丹，每月一个人十两银子工钱，前后共四十个打更的，全属他二人所管。这两个人谢了员外出去，单有人带着他们两个人上更房，暂且不表。

单说天彪头里有两个家人打着灯笼，直奔红翠园而来。家人叫开门，告诉明白婆子，教婆子进去说明白了，复又出来说“请”。天彪来至院中一瞧，二位姑娘俱是短打扮，素衣淡妆，绢帕包头，将练完拳脚，在那里坐着，还有些喘吁吁的意思。婆子带天彪一见，说：“就是今天大太爷收的少爷，给二位小姐磕头来了。这是我们大小姐，这是我们二小姐。”天彪过去双膝点地，说：“大姑姑在上，侄男给姑姑磕头。”起来又与玉仙也是如此磕头。行礼已毕，往旁边一站。丫鬟小红过来说：“哟，这就是少大爷，我小红与少大爷磕头。”天彪一摆手说：“今天也没带着什么，改日再赏赐你罢。”金仙、玉仙一见天彪生的标致俊秀，十分欢喜。玉仙问他的来历，小爷就把他们的事情说了一

遍。玉仙问：“你叫什么名字？”小爷说：“我叫东方天彪。”玉仙说：“好个响亮的名字。”又问：“你会什么本事？”小爷说：“十八般兵刃就是太沉重的我使不动，力气太单。”玉仙说：“十五十六力不全，二十五六正当年，你的年岁还没到哪！”回头说：“姐姐，咱们哥哥真着眼力，这个义子收得不错。”金仙说：“这孩子日后必成大器。”玉仙说：“人家孩子给咱们磕了些头，也得给他点见面礼儿哪！”金仙说：“使得。”叫了丫鬟取来一块碧玉佩。玉仙问：“你识字不识？”小爷说：“略知一二，可不会作文章。”玉仙进房中，亲身取来一个金项圈，随手与他戴上：“论说你岁数大了些，还可以将就着戴的哪！”天彪谢过二位姑姑。从人还在那里等着呢，说：“少爷，咱们上前边去罢。”天彪告辞，玉仙说：“没有事之时只管上我们这里来，无论早晚，我还瞧你的本事哪！”小爷答应，转头往外就走。

跟着家人往前走着，心中一动：方才那条黑影，别是师父来了罢。来至前边，见了东方亮，就把二位姑娘给他的东西教东方亮看了一看。大员外又教人去取来一套衣服，与天彪换上。束发亮银冠，前发齐眉，后发披肩；单颈穿一件白缎子箭袖袍，周身宽片锦边，上绣金龙，张牙舞爪，下绣海水江涯，镶配八宝云罗伞盖，花确鱼长。五彩丝蛮带扎腰，套玉环，配玉佩；葱心绿的衬衫，五彩花靴。那一顶亮银冠嵌明珠镶异宝，光华灿烂；双插一对雉鸡尾，类若两条锦带相仿，飘于脑后；迎面上单有两朵素绒球，翠蓝颜色，人不动他也不动，人要一晃，那对绒球也是秃秃乱摆。把金项圈往脖颈上一套，又对着小爷这脸面，类若少女一般，谁又看见过当初的吕布！这一穿戴起来，把那大众群贼瞧的鼓掌大笑，说：“这个侄男好俊美，好威风。这

可要送个外号方好。”细脖子大头鬼王房书安说：“大哥叫伏地君王，他叫伏地太子罢！”东方亮说不好。张大连说：“叫他个小太保如何？”东方亮说：“很好，好好，从此人称叫小太保。天彪吾儿过来，谢你张叔父送你的外号去。”对着小爷也会，把脑袋一摇，双雉尾一摆，不慌不忙给张大连磕了三个头。东方亮是男孩女儿一个没有，忽然间有这们大的一个小子，直乐的手舞足蹈。复又吩咐说：“天彪，所有这团城子里面任你游逛，东北角上有个庙可不许你去。倘若背着我去上庙中去，砸折了你的双腿。”天彪说：“天伦嘱咐我的言语，孩儿焉敢不听！”东方亮吩咐一声摆酒，张大连说：“大哥的酒咱们与大哥道喜，这叫借花献佛。”立刻罗列杯盘，大家落座。东方亮说：“吾儿，与你众叔父斟酒。”天彪说：“谨遵爹爹之命。”

就在这们时光，大厅上与东西配房上，上来了五个人，是黑妖狐智化与小四义。他们也是耗到二鼓之半时节，全都换了夜行衣靠，背刀的背刀，背剑的背剑，辞别大众，出离了上房，并不走门，蹿房跃脊出了三元店，鱼贯而行，直奔团城子而来。到了团城子北边，徐良告诉芸生大爷与卢珍、艾虎说：“下去时节，里面可有护城壕，全是翻板，若要脚沾实地，可得蹿出七尺开外。”大众点头。徐良掏百练索，抓住城头，教智爷先上去，一个跟着一个，五个人全到了上面。复又把抓头搭住里面，徐良头一个捋绳而下。看看离地不远，一踹城墙，往后一倒腰，蹿出约有八尺开外才脚沾实地。山西雁撒手，绒绳交给智爷，连白芸生、卢珍、艾虎皆是这样下来。徐良把上面抓头抖下来，绒绳绕好，收在兜囊之内，爷儿五个仍然是鱼贯而行。正走之间，忽见太湖石上有个人影儿一晃，徐良一伸双手，把大众挡住，说：

“有个人影儿你们看见了没有？”俱都低声说：“看见了。”艾虎说：“你们瞧，又来了两个。”大众一回头，就打城墙而下，搦绒绳呢。徐良说：“咱们过去瞧瞧是谁。”智爷说：“不必，咱们不管来者是谁，先瞧白菊花要紧。”徐良遵听智爷言语，直奔前厅而来。过了两段界墙，到了厅房后身，白芸生与卢珍蹑上墙去。智爷与徐良往前一绕，上了东房，艾虎上了西房，全往里面一望，就见那些群贼饮酒。正是东方亮叫：“吾儿，与你众叔父斟酒。”徐良一看不是别人，却是自己徒弟，改换了穿戴。又见大众管着他叫小太保，一赌气把智爷一拉，到房后坡低声说：“你老人家看见了没有，我这个徒弟真无志气，与人家当儿子来了。”智爷说：“那才好打听事情哪。”徐良说：“我定则不要他了，教他当他的伏地太子去罢。”智爷道：“你胡说。”正在爷儿两说话之间，忽听前边一阵大乱，灯球火把。爷儿两往前边一看，原来是众贼寇出离了上房，直奔垂花门而来。

众人出去工夫不大，犹如众星捧月相仿，从外边迎进一个人来。就见东方亮与那人携手挽腕在前边所走，群贼俱都跟于后面。见那人生得十分凶恶，身高九尺，膀阔三停；绿缎扎巾，青铜抹额，二龙斗宝，两朵红绒球秃秃乱颤，绿缎箭袖袍，月白色衬衫，鹅黄丝带，薄底快靴，闪披一件大红英雄氅，上绣三蓝色大朵牡丹花，肋下佩刀；面如蓝靛，发赛朱砂，红眉金眼，狮子鼻，火盆口，暴长一部红髯。智爷一看此人，暗暗夸奖。虽然他们是一伙之人，也不知那里挑选这样的人物。原来是伏地君王东方亮三次方才请到，这个人就是赛展雄王兴祖，又称他为神拳太保。东方亮派人上河南洛阳县请了他三次，预备着五月十五日全仗这个人镇擂。要讲究马上步下，武艺超群。他与姚

文、姚武至厚，正在姚家寨住着，有伏地君王派人送了许多礼物，聘请前来助擂。依他的主意一定不来，被姚文、姚武苦苦相劝，这才乘跨坐骑，带了两名从人，原籍是武昌府的人。走在双阳岔路，勒住马犹豫了半天。打着不来，倒不是怕对不起东方亮，怕对不起姚文、姚武，故此无奈，才奔这里来了。将到门首一下马，家人报将进来。东方亮一听是王兴祖到，犹如斗大明珠托于掌上一一般，率领大众至于外面。王兴祖撩衣跪倒，东方亮也就屈膝把赛展雄搀扶起来，说：“贤弟一向可好！劣兄想念贤弟，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今见贤弟一来，如渴得浆，如热得凉，实是愚兄的万幸。”王兴祖说：“你我自己弟兄，何必这般太谦。”复又见过紫面天王，然后与群寇见礼，与东方亮携手而入。来至厅房落座，教人把残席撤去，献上茶来。一声吩咐：“吾儿过来，见过你王叔父。”天彪跪倒，王兴祖把他搀将起来，问道：“大哥，我怎么没见过我这个侄男？”东方亮说：“乃是我义子螟蛉。”王兴祖说：“我这个侄男好福相，日后必成大器。”东方亮问：“姚家二位贤弟可好？”王兴祖一回手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说：“这就是姚家弟兄问候兄长的金安。”刚要接书，忽见从人进来说：“藏珍楼拿住一个盗剑的。”

要问盗剑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赛地鼠龙须下废命 玉面猫乱刀中倾生

且说王兴祖一来，叫天彪过来见礼。王兴祖掏出书信来，东方亮正要接书，忽见家人进来报说：“藏珍楼拿住一个盗剑的。”东方亮吩咐一声：“绑上来。”不多一时，打外边推进一人，群贼一看，见此人马尾巾，夜行衣靠，面如银盆，粗眉大眼，约有三十岁的光景。大众说：“跪下！”那人挺身不跪，只管倒捆二臂，怒目横眉，气哼哼在那里一站。大家叫他跪下，他偏不肯跪。东方亮说：“也不用一定教他跪下。你好生大胆，你也不打听打听，你又有多大本领，竟敢前来盗剑。我可是最爱结交绿林中朋友，惟独藐视我的我可是恨之入骨。你既然来此盗剑，也该打听打听我东方亮是怎么一个人物。”东方清说：“没有那些工夫与他说些闲话，推出去砍了罢。”东方亮将一吩咐，跑进两个人来，在东方亮面前跪倒，说：“望乞大哥恩施格外，这就是我们三哥。”东方亮一看是金永福、金永禄，说：“是你们三哥，这必是金弓小二郎王玉。”立刻一声吩咐，教三弟与王寨主解了绑绳，东方清下来给他解开。

金永福、金永禄过去与王玉行礼说：“三哥几时到的？”王

玉说：“就打你们去后，我派人至海花沟打听，你们店中人不知道你们的去向。复又见了大哥、二哥，说明我要上这里，打量着要把这口鱼肠剑盗去。不料到此问更夫藏珍楼的所在，将一到藏珍楼，一蹬台阶，坠落翻板，教人用挠钩把我搭将上来。不料你二人在此。”金永福说：“你先谢过大太爷、三太爷活命之恩。”王玉往上磕头，东方亮亲自把他搀将起来，说：“王贤弟，我久闻大名，本欲到朝天岭亲自拜望，奈因总无闲暇之工，这才前天专人前去请你们五位前来拔刀相助。不想前番有金家二位贤弟到我家中，也是要盗鱼肠剑，我也不必往下细说，让金家弟兄替我学说学说，贤弟就知道了。”金永福、金永禄就把东方亮等着过了打擂之时，自己带着鱼肠剑上朝天岭：“还要把剑送给大哥哪”。王玉一闻此言，很觉惭愧，过来又与东方亮行礼请罪。伏地君王倒说了些好话安慰他的言语，也就说：“等着过了十五，咱们弟兄一路前往，上朝天岭，不但把宝剑送给大哥，还另有别谈。”叫家人：“取套衣服来，与王寨主穿上。”王玉摆手说：“不用，我有衣服。烦劳那位管家替我辛苦一趟，到太湖石那里，捆着两个更夫，在他们后边有个小山洞那里放着呢。”果然家人去不多时，就拿着一个包袱，还有一张弹弓，一口刀，俱都交给王玉。家人告诉东方亮说：“更夫说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两个人也是打听鱼肠剑来着哪。”东方亮一听，问：“王贤弟，你同着谁来了？”王玉说：“没有，我就是自己一人来的。”东方亮哈哈一笑，说：“别忙，若不是同贤弟来的，少刻听报，也不用我去找他。”房书安说：“别是白眉毛罢。”正说之间，王玉穿戴起来，东方亮吩咐摆酒：“不管什么白眉毛黑眉毛，他只要奔藏珍楼去，就得被捉。”将要摆酒，就听见藏珍楼金钟响亮当

当当。就这么三声三声三声的响了一阵。东方亮说：“不好，有人进了三道门了。这是个行家，错非是行家，不能至三道门。”原来是头道门拿住人是一声金钟，二道门是两声金钟，三道门是三声，有他们暗记儿，一听三声钟响，就知道是三道门拿住人了。吩咐大家一路前往，教家人打定灯球火把。忽见家人来报说：“藏珍楼里面拿住盗剑的了。”东方亮说：“早就知道了。”

单说房上这几个人，虽说看的很真切，就是有人来，赶紧的奔到后坡，等大家进了屋子之时，方敢到前坡观看。如今听见说藏珍楼又有人被捉，智爷冲看大众打了个手势，众人皆都会意，全蹕下房来，花园内会齐。智爷说：“他们要上藏珍楼，咱们怎么办？白菊花是没在这里。”众人一口同音说：“我们跟叔父来的，但凭叔父作主。”艾虎在旁边不敢言语。智爷说：“依我的主意，咱们此时不好露面，又没见着白菊花，难道说白来一趟不成？咱们看看藏珍楼去。再说那里拿住人，咱们过去看看是谁，要是咱们公馆之人，好打主意。”小弟兄也都愿意。徐良说：“我在头前带路。”往西穿过一片果木园子，徐良往正北上一指，说：“我就在这个院子里教两个丫头把我拿住了。”艾虎说：“这两个丫头有多大本领，你夸奖的天上少有，地下皆无。”徐良一生的性情，他惧怕的人也少，他要怕这个人，能怕一辈子。艾虎说：“咱们瞧瞧去，这两个丫头是怎样的利害。”卢珍说：“我也看看去。”芸生说：“我也看看去。”徐良说：“我在前边等，我可不去。”同着智爷奔了藏珍楼的矮墙，纵身蹕进墙去，直奔藏珍楼的楼门。往里一看，黑洞洞隔着两三道门，见那当地有一个立柱子，上面有一个横梁儿，远瞧上头类若挂着一个人的相似。下面横着三个车轮乱转，那轮上全都有刀，已经把

那个人砍的下半截全都不在了。他们细细一看，何尝不是自己的人哪！艾虎说：“可不好了，是我展大叔没了命了。”智爷说：“胡说，你展大叔不能。”卢珍说：“我也看着像是大叔。”其实智爷看着也有些个像，心中暗暗着急：“怎么展大哥也到此处？要来又不一同前来。”徐良眼快，说：“不是。”又问大家：“展大叔使什么兵器？”艾虎说：“使宝剑，永不使别的东西。”徐良说：“你们看看，这是一口刀，不是宝剑。”大众细看，说不是宝剑。

你道这个人是谁？真与展爷长的一点不差，这就是玉面猫熊威。皆因是奉旨回家祭祖，诸事已毕，等着赛地鼠韩良、过云雕朋玉。有数十余日，赛地鼠韩良一人到家，朋玉没来。又等三两天，有朋玉一封书信到家。因他哥哥病故去了，在家中料理丧仪，教他们先走罢；这二位才一同起身。也是活该有事，这日正走大路之上，见有个骑马的，抛镫离鞍跳下坐骑，过来见礼。韩良不认识，熊威看了半天，说：“朱大哥么？”来者是黄面狼朱英。原来是往夹峰山去过一趟，是拜望去了。他那时在野树林剪径，到如今打量着熊威、韩良仍做绿林的买卖哪。见了对施一礼，然后问道：“你们二位买卖顺当？”韩良说：“不做买卖了。”熊威与他使了个眼色，赶紧接着说道：“不做买卖了，我们那座山教官面抄了，到如今无有足扎之地，散做买卖呢。朱大哥这一向可好？”朱英说：“我也不做买卖了，如今得了点好事。”韩良问：“什么好事？”朱英本是给王爷邀人，一听这两个人无事，就打算把他们邀到王爷那里去，遂急说道：“我如今现在王爷那里。”熊威问：“那位王爷？”回答：“是襄阳王。”熊威问：“襄阳王爷不是跑了么？到如今现在什么所在哪？”朱英说：“跑可是跑了，现今在宁夏国，国王助帮人马，不久的仍然夺取

宋室江山。”熊威一听满心欢喜，说：“但不知我们要投了去行与不行？”朱英说：“你们二位要去，只要我一句话就行，王爷正是派我给他邀人。”熊威问：“我们几时投奔了去哪？”朱英说：“你们不用投奔王爷那里。”又问：“投奔那里？”朱英说：“刻下团城子伏地君王东方亮。”熊威说：“怎么这个人叫伏地君王？”朱英就把东方亮一夸张，怎么家大业大，怎么交朋好友，当初有他先人之时叫九头鸟，怎么家内有口鱼肠剑，藏珍楼，怎么白菊花盗来万岁爷冠袍带履，怎么五月十五立擂台的话，说了一遍。熊威说：“既然这样，我们还有点别的事情，把事办完，我们一同上团城子去。可是你先给留下一句话才行。”朱英说：“我这就上那里去，西门上与你们留下话，一问就得。”熊威说：“朱兄，你先请罢，咱们团城子那里相见。”朱英怕他们不去，又再三叮咛，然后这才拧身上马，上团城子去了。等他去远，这二人哈哈一笑，熊威说：“兄弟，这可是活该，不打自招。咱们先不用上开封府，上团城子，把万岁爷冠袍带履请出来，得便盗他那口鱼肠剑。回京任差，把万岁爷的东西交给相爷，可算是奇功一件。”韩良一听，也是满心欢喜。

二人奔到五里新街，靠西边住下。将到二鼓之半，两个人换了夜行衣靠，吹灭灯烛，将门倒带，蹑房跃脊，直奔团城子而来。也是百练索搭住城墙，捌绳而上。两个人俱都上来，又到里面。熊威险些就坠落翻板，总算是身体伶俐，没坠落下去。他又嘱咐韩良，二人俱都下去，抖落抓头，将绳绕好，收在兜囊之内，直奔正南。见太湖石旁捆着两个更夫，将更夫口中之物掏将出来，问明藏珍楼所在，仍然将口塞住，这才奔了藏珍楼的短墙。进了短墙，见那朱红门上安着金钉，在门上槛的上头有

三个铜字，是“藏珍楼”。那上面又有一条金龙，有两根龙须冲下，底下七层台阶。离着楼约有一丈，熊威就把刀拔将出来，用刀尖戳地，戳来戳去，约有七尺，就戳在翻板之上，熊爷就不敢前进。按说一纵可就蹿在台阶之上，又怕台阶有什么埋伏。一回头见那边有块大板子，长够一丈三四，宽够二尺，厚够三寸，熊威将那板子二人搭将过来，往下一放，那边搭在台阶，这边搭在实地，类若浮桥相仿，就挡在翻板之上。韩良头一个就往上跑，到了那边，拿着刀刹那石头台阶，剁一刀往上边一蹬，剁一刀往上边一蹬，剁到五六层上也就大意了。往头层上一蹿，不料那台阶往下一沉，英雄说声“不好”，要往下蹿又怕坠于翻板之内。说的可慢，那时可快，要往搭的那块木板上蹿，熊威已经是上来了，又怕撞下他去，无奈往上一挺身，用手一揪那条龙须。焉知那条龙须是个消息，自然是一揪，把腿一蜷，就听叉喇一声，那龙须往下一扎。韩良又不能撒手，正对心窝，身子一沉，躺在台阶之上，那根龙须打前心扎将过去，扎到后心，把后心扎透，穿过皮肤之外。砰的一声，撞在台阶石头之上，哧溜一声复又回去了。原来这两根龙须皆是如此，若揪两根，一齐全部下来，揪一根是一根下来，非得碰在石头上方能回去，论分量总有一二百斤沉重。

这一将韩良扎死，直急得熊威肝胆俱裂，往上一跑，抱韩良尸首去了。蹬在头层台阶上，往下一沉，自己也不逃命，也不往上蹿，把双睛一闭等死。焉知晓这个台阶是打力策的地方，其实很坠不下去。那个台阶是石头边框，另镶的一个心子。那心子下面用铜条盘绕成螺蛳式，类若盘香形像。人要蹬上必是往下一沉，要是胆小，不是往下蹿就是抓龙须，一蹿就是翻板，

一揪龙须就是扎死。这熊威豁出死去，倒没掉下去，无非忽悠悠了半天。一伸手把韩良抱将下来，过了木板桥，放在墙根之下。哭了半天，自己要寻一个自尽。又一想，破着这条命，进里面找冠袍带履为是。如若得着，回去交与相爷，然后再死。要得不着，就死在他们这里面。把心一横，二次又上了台阶。见门缝儿约有二寸多宽，将刀插入里面，往下一划，只听哗喇一声，那两扇门往下面一沉，就类若入地去了。把千里火拉出一照，里面还有一道门，上边有两个金字“藏珍”，是两扇黑门，严丝合缝。东边那扇门上有一个八楞铜划子，过去伸手一拧，就听见叭的一声，双门一开，里边有个大鬼，头如麦斗，顶生三角，眼睛是两个琉璃泡儿，张着火盆口，手中拿着三股叉，两边门框够多宽，这两边叉翅子就够多宽。这鬼在地上头就露半截身子，门要一开，把叉一抖，来者人躲闪不开，准死无疑。满让躲开叉，就从那鬼口中叭叭叭就是三支弩箭。仗着熊威身体伶俐，见门一开，他往后一仰，窝了一个后桥，这才把一叉三支弩箭躲开。那鬼弩箭打完，往后一仰，仍回地下去了。熊爷起来，用千里火照着，见地下是一个大坑，那鬼就在坑中，一丝儿也不动。熊爷蹿过大坑，至三道门。是黄门，有两个门环，上面有五个铜福字。此门一推就开，见当地一根立柱，上有一朵金莲花，有个横梁，东西北三张圆桌。熊爷不管好歹，进了五福门。用火照着，正北上东西两个门，挂着两个软帘，当中一个大红幔帐。从柱子东边一走，脚下一软，往上一蹿，单手一揪横梁，三张桌子一转，从桌面子旁边出来的尽是鲇鱼头的刀。由东西墙出了两个铁叉子，把熊爷叉住不能动转。

要问熊爷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黄面狼细讲途中故 小韩信分说旧里情

且说熊威进了五福门，见屋中形势：三张桌子，当地一个立柱儿，自己把死豁出去了，直往后走。不料脚下一软，往上一蹶，手一扒上头的横梁，两旁出来两个铁叉子，把熊爷的腰一叉，想要动转不能得够。就听下面咕噜咕噜一阵乱响，由圆桌面旁边钻出来全是鲇鱼头刀，每个桌面上有刀十八把。底下消息弦一动，桌子一转，那刀全有二尺多长，就在熊威的脚面上乱剁，一把跟一把的，如何能够躲闪。仗着熊威身法快当，把腿往上一蜷，脚到桌面子的上头，那刀可就剁不上了。不料那桌子上金莲花一转，消息里面又套着消息，莲花随转，带柱子连铁叉带横梁一并全往下来，又是哗喇喇的一响，眼瞧着那根柱子往地里直去。熊威虽蜷着腿也不行了，那鲇鱼头刀也够上脚面了。熊爷空有刀不行，要换了艾虎与徐良那口刀可就行了，把桌面子那些刀全都削折可也就行了，那可也把铁叉子就削折了，自来就可以逃蹕性命。这可不行，砍铁叉子是砍不动，支桌子面也支不住，仍然乱转。可怜熊威展眼之间就把双足剁落，痛疼难忍。自己一想，辜负相爷提拔之恩，未能与国家出力

报效，一旦之间性命休矣！叫了一声：“韩贤弟，你在阴曹路上稍等片刻，劣兄随后就到。”想到此处，英雄把牙关一咬，双睛一闭，把腿往外一伸，就在展眼之间，自觉一阵渺渺茫茫，身归那世去了。

熊威一死，那桌子仍然还是乱转，等那根铁叉子横担在桌面子之上，桌子也就不转了，那根柱子也不动了，下面金钟当当响起来了。正是徐良等着艾虎、卢珍、芸生赶到，大众来至藏珍楼外，先前一看，自打量是南侠展爷，嗣后看出来使的是刀，又一细瞧，徐良说：“这是熊威。”智爷说：“怎么见得是熊威？”徐良说：“除他之外，没有像我展大叔那个相貌的人。”又一回头，说：“更是熊威了，你们看，韩良死在这里了。”大家回头一看，何尝不是。就见他胸前有个窟窿，仍然还是噗哧噗哧的冒血哪！艾虎说：“难道咱们就这么看着不成？咱们到里头救救他去才是。”徐良说：“人都不动了，怎么去救？再说，里面俱是什么消息？”智爷问芸生：“白侄男，你懂得消息不懂得？”芸生说：“我这一身工夫都是跟我叔叔练的，连飞蝗石子也是我叔叔教的，就是不教给我消息埋伏。我苦苦的央求，可就是不教，故此一样也不会。”智爷就说：“这可无法。”正在说话之时，就看见从前往后灯球火把，奔藏珍楼而来。智爷说：“走罢，咱们还不露面的为是。”跳出西墙，又奔西面城墙而来，仍用百练索捌上城墙，从外面下来，众人回公馆。

走在路上，徐良问艾虎等：“你们到红翠园，看见那两个丫头没有？”艾虎说：“不但看见，我们还听了一件事情哪！”智爷问什么事情，艾虎说：“正遇见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说话哪，咱们拿住的那个铁腿鹤赵保，不是把他交给当官了么，教东方亮

托知府的人情给要出来了。赵保与东方亮道劳，他自然就在这里住着，他要与九尾仙狐一处安歇，东方亮看出他们的破绽，把二人给赶出去了。我们到园里时，两个姑娘正说此事，全教我们听见了。那个丫头瞅着可不善哪！”徐良说：“你还没看见他那练子锤、槊，神出鬼入。”艾虎说：“早晚也是拿他。”徐良说：“早晚是你们拿他，我可不行。”芸生说：“这倒是不要紧的事，说是熊爷、韩爷死的实在可怜。”智爷说：“你们那里知道，这两个人是报应。”徐良问：“怎么是报应？”智爷说：“你们那里知道，他们三个人在夹峰山上为寨主，熊威携眷在山上，韩良就为有女眷，出外不便，他硬把一个玉皇阁玉皇爷的圣像，教喽卒搬出去，扔在山涧里头了。这玉皇阁就算一个后寨，教妇人居住。到后来熊威回来，他就应当不从者才是，他又不肯伤了弟兄们情面。内中有朋玉，他再三的不教把玉皇阁作为后寨，这二人一定不听。到次日，魏道爷来到之时，已经这玉皇阁改为后寨，道爷也无法，就冲着后面念了三声‘无量佛’。你们看这报应真切不真切？熊威、韩良、朋玉三个人是生死之交，怎么净是熊威、韩良，想那朋玉他上那里去了？他要来也就死在这里了。可想人总得心好神佛，不得不敬。”众人赞叹，回公馆不表。

再说东方亮、东方清率领大众，执定灯球火把，直奔藏珍楼而来。到了藏珍楼外边短墙，谁也不走门，俱都跃墙而过。东方亮往里边一看，桌面子也不动转，就知人已死，就问东方清：“是你进去我进去？”除他们二人之外，谁也不会上这个消息。东方清说：“待我进去。”带着四个人，打着灯笼，先上那个木扳桥。进了头道门，奔二道门，教他们迈过去那个坑，到了五福门

的里头，拿灯一照，见熊威就剩了半截身体。东方清把那朵金莲花往回里一板，这朵金莲花反着转起来了，哗喇哗喇的乱响。眼瞅着那根柱子连横梁带铁叉子往上直走，那三张桌子咕噜咕噜的反转，连鲇鱼头的刀俱都抽将回去，直抽到原归本位，那朵金莲花也不动了。东方清教他们在那里等着，复又出来，到门外头往上一蹿，一只手抱住当中那个“福”字，一只手把东边那“福”字一转，就听倏喇的一声，东边那铁叉子仍然抽将回去，熊威噗咚一声死尸摔将下来。自己奔到西边，也是把西边“福”字一转，西边那铁叉子倏喇一声，也就抽将回去。教人那把死尸搭将出去，东方清也就出来，把双门一带。复又到二层门外头，回头叫：“大哥，教人找那三只弩箭。”家人提着灯笼把那三支弩箭找着，递将进来。他在坑的北边，教人出去，一伸手在坑边上把东边那根铁链往上一拉，那个大鬼复又上来，用叉往外一抖。这个大鬼本是傀儡头，身子是用藤子绑出来的形像，就是半截身子，那消息全在他肚子里头，上面连纸带布糊出来的，又涂上颜色，晚间一看，正像一个巨鬼。一伸手从他口中插进一只弩箭去，把左边犄角一拧，就把那只弩箭扣住。又插进一只去，把右边犄角一拧；又插进一支去，把当中犄角一拧，俱都安好。复又把西边铁链一拉，那个大鬼往后一躺，一丝儿也不动了。自己纵身蹿将出来，到了外面，把双门一带，复又把八楞铜划子一拧，就把双门扣住。复又到头层门，往上一蹿，用左手把“珍”字抱住，用右手一转那个“藏”字，就由下面东边那扇门就上来了；又一倒手，右手扒住“珍”字，左手一转那“楼”字，又是吱噜噜一响，西边那扇门也上来了，两扇门原归旧位，东方清才飘身下来。又抬头看了看那两条龙须，仍然

相齐，那也不用再拾掇他了，这才顺着那搭的木板下来。

到了大众一处，问道：“你们有认识这个的没有？”大众细细看了一看，内中就是黄面狼朱英说：“可惜，可惜！这里还有一个死尸哪！”又一看，靠着南墙那边，果然有个死尸，大众俱不认得。朱英说：“这两个人是、是我要了他们的命了。”东方亮问：“怎么？”朱英说：“我走在半路上，让他们来帮着王爷共成大事，不料他们晚间前来。这两个是夹峰山的寨主，一个叫玉面猫熊威，一个叫赛地鼠韩良。”东方亮说：“可惜，可惜！”张大连在旁说：“大哥，别说可惜了，万幸，万幸！”朱英问：“怎么讲是万幸？”张大连说：“你知事不确，可千万别往这里带人。我可不认得他们，你说是夹峰山的寨主我才知道了。这两个人，如今都是校尉，上这里找冠袍带履来了。如今没教他们得出去，岂不是大哥万幸。”东方亮一闻此言，细细的一问，张大连小韩信将要说他们来历，忽见东墙上蹿下一个人来，飞也相似往前就跑。房书安说：“不好，有人来啦，看看是谁。”大众一闻此言，全都一怔。

要问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清静庵天彪逢双女 养性堂梁氏见干儿

且说东方亮听张大连说两个是校尉，就有些着急。忽见从墙上蹿下一个人来，往前飞跑。身临切近，一看不是外人，却是天彪。东方亮问：“你从何处而来？”小爷说：“我跟着爹爹往这们来，被我两个姑姑把我叫住，问我什么事情。我说什么楼拿住人了，我姑姑打发我来，看看拿住的是什么人，问说有那个老西没有。”东方亮说：“没有老西。”小爷问：“是什么人？”东方亮说：“你小孩子家，不用管这些事情。”又问张大连，小韩信就把在京都听见人家讲论，谁封什么官，自己记住了多一半，内中就有这两个人是校尉的话，学说了一遍。

小爷在旁一听是两个校尉，心中一惨要哭，自己就不敢在这里站着了，怕的是教人看出破绽，无言答对，自可一转身，也仗着人多，自己就暗暗走了。仍是跳出墙来，也没回红翠园去，就信步游行。又对着明月东升，自顾低着头想这二位校尉死的真苦，本人虽在团城子里面，又不能把两个人的尸骨盗将出去，越想心中越惨。绕着太湖石竹塘等处，也不知走在什么所在来了。冒然一听，有木鱼的声音，梆梆梆乱响。心中纳闷：这

里是住户人家，怎么会有木鱼的声音？非得有庙、有出家人才能打木鱼儿哪！忽然心中又一动，说：“站住。东方亮认我为义子之时，已曾说过，不教我往东北去，说有个庙不许进去，我那时要进庙时节，砸折我的双腿。这里必有跷蹊之事。”看了看方向，自己奔的就是东北。细一看，前边就是一段红墙，越走越近，就听见细声细气在里面念经。看了看是东西一段长墙，往北一拐，就看见那个庙门。可不是挖出来旋门，是一个青水脊门楼，两扇红门，贴着黄纸对子。上联写“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下联是“经声佛法唤回苦海梦中人”，横披是“法门不二”。隔着门缝往里一看，院内有灯光，有人在那里说话，俱是细声细气妇女声音。小爷心中纳闷：既是庙，怎么又有妇女声音？撤身下来，往北一拐纵上墙去。就见里面有两个姑娘，一个丫鬟，点着两个气死风灯，还有两个羊角灯。

这两个姑娘全是十七八岁，短打扮，一个是红袄绿裤，大红弓鞋，鹅黄汗巾，翠蓝绢帕包头；一个是玫瑰紫小袄，青绉绢中衣，大红缎子弓鞋，西湖色汗巾，鹅黄绢帕包头。这二人俱是满脸脂粉。见地下扔着一口刀，两口宝剑。见那个姑娘手中提着一柄飞抓，那抓头是钢铁打就，类若一只手相仿，也是五个手指，一个手掌，安着骨节，全是活银钉扣儿，手背上一个菊花环子，后面挂定绿色绒绳。若论这二位姑娘，品貌十分俊美，举止端正，并无半点轻狂之态。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那胖的往那瘦的要学双宝剑，那瘦的说：“姐姐算了罢，别冤我了，你那剑法比我高明。”那胖的说：“我会单剑，不会双剑，你要不教给我双剑，我就不教给你飞抓啦！”那瘦的说：“你教给我罢，你要不会双剑我就教给你，我会七手剑，还有一个进步连环绝命

剑,除此之外我可不会。你先教给我飞抓,等一半日我把飞抓只要学会了,打出去那抓总不能着手,如何行得了。”那个姑娘一笑,说:“你瞧着我。用中指四指夹住这个菊花环子,往外一打,总得用力,你把手一张,自来这个铁手也是张着。打在人的身上,往回一带绒绳,自来那只铁手往回一抽信子,那五个手指尖往回一扣,就把人的皮肉抓住。千万莫松绒绳,自来越绷越紧。若要学会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

那胖姑娘右手托住飞抓将要打,忽见后面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婆子,打着一个灯笼,说:“二位小姐后面练去罢,老太太嘱咐不教你们前边练,你们仍然还是在前边练,过后头去罢。”那胖姑娘说:“老太太在那里用工课,我们要在后边练,咕咚咕咚,要混了老太太的工课,谁担架的住。你去罢,不用管我们的事情。”那婆子说:“不行,老太太把工课用完了,教我请你们来了。”姑娘说:“你先去罢,我们随后就到。”正在说话之间,那胖姑娘往地下一看,哼了一声,一回手把飞抓往外一抖,正抓在天彪肩头之上,往下一带。天彪躲闪不及,被铁手抓住肩头,要不跟着下去,实在真痛。就听噗咚一声,从墙头上摔下去了。叫丫鬟过来捆上。这丫鬟也真有力气,就把自己汗巾解下来,将小爷四马倒攒蹄捆好。姑娘说:“你们在这里听信,老太太若是教杀,这里有的是刀剑,你们把他就杀了。”说毕,两个姑娘全奔后头去了,那婆子给打着灯笼跟着。

婆子走了,小爷羞的面红过耳,暗暗想道:这个丫头好快手。翻眼瞧着这个丫头,说:“丫鬟,快把我解开,你不愿意活着了?把少爷捆上该当何罪?”丫鬟哧的一笑,说:“你是谁的少

爷？”小爷说：“你们的少爷。”丫头说：“此时任凭你说是谁的少爷也不管，你绝活不到一刻了，我们老太太把你们前头人恨透了。深更半夜，扒着墙头瞧看，你还有好心哪？就是大员外的至友，也是拿住就宰。”小爷听丫头这套话，心中一想：这老太太准是东方亮的妻室，这两个姑娘准是他女儿。前番我要给我义母磕头，他赌气子说死了，不用提那贱婢。别是他们夫妻不对，也许有之。待我问问这个丫头。又叫：“丫鬟，方才你们说这老太太，可是老安人不是？”丫头说：“你不用明知故问，不是老安人是谁？”小爷又问：“这二位姑娘，是老太太亲生之女不是？”回答：“不是，一个是侄女，一个是干女儿。”

原来东方亮他夫妻两口不对，这安人娘家姓梁，他本是知府的女儿。皆因这位大人是个贪官，由梁老爷故去之后，夫人上了媒人的当，提说东方保赤家里头多大财主，住的是城墙，就把女儿给了东方亮。过门之后，夫妻就不对，后来慢慢的就知道了他们根底，苦苦劝解，东方亮执意不听。后来夫妻连话都不说了，自己行了三回拙志未死，就奔在这个庙中。与东方亮说明，只要有三寸气在，谁不见谁。这个庙前文已然表过，这就是刘村那个尼姑庵，如今圈在他院里边了。这梁氏就在庙中苦修，吃长斋，终日念经，只求得东方亮那时改恶从善，夫妻还是见面。就带着两个婆子，两个丫鬟。丫鬟一个叫秋菊，一个叫腊梅。皆因是东方明有个女儿叫东方姣，也是苦劝他父亲改恶从善，东方明不肯，把女儿就送在团城子来了。姑娘一见伯父与他三叔比他父亲作恶尤甚，自己无奈，投奔清静庵。见了他伯母，娘儿两个对哭了一阵，也就在这清静庵立志修行。后来东方姣就给梁氏磕头，不叫伯母，就叫娘亲了。那两个丫头

老太太最喜爱秋菊，也认为义女儿。论说秋菊比东方姣大一岁，今年十九，可管着东方姣叫姐姐。后来老太太给他起个名字，叫东方艳。这东方姣是在家中有一个使唤婆子，跟他练的武艺，这婆子是个女贼，会使飞抓。这东方艳是跟着金仙、玉仙一同练出来的工夫，他由十一岁就练起，也会使练子锤，这姐儿两个除了针黹之外，就是顽拳踢腿。

可巧这日晚间，东方艳要与东方姣学抓，正遇龙天彪。又有婆子前去一送信，东方姣一看地下有个人影。总是龙天彪失于检点，他在东墙上扒着往下瞧看，正在明月东升之时，焉有没影儿之理？故此东方姣往地下一看，并没言语，一抖飞抓将他抓将下来，叫丫头把他捆上。他问明白丫头，把自己的事也就说了一遍，怎么给大员外磕头，怎么认的义父，怎么叫门没叫开，教姑娘抓下来了。丫鬟说：“你这话可是当真哪？”天彪说：“焉能与你撒谎？”丫鬟说：“在此听信罢。”就见婆子打后头来了，说：“腊梅，姑娘说这件事不用告诉老太太，把他杀了罢。”丫鬟说：“这个杀不得，是少爷。”婆子说：“怎么杀不得？”丫鬟把天彪的话说了一遍，婆子说：“既然是少爷，这可不能不回禀老太太了，你在这里看着，我去回话。”丫鬟说：“使得。”去不多时，复又回来，说：“腊梅，老太太要见他哪！”丫鬟问：“解绑不解绑？”婆子说：“姑娘教捆的，谁敢与他解开？”把他腿解开，仍绑着二臂，婆子引路，直奔后面而来。婆子先进去回话，然后出来请天彪进去。

见屋中摆列些古铜顽器，幽雅沉静，并且是些柏檀紫降气味。当中硬木罗圈椅，坐着一位年老的妇人，倒是慈眉善目。上垂首并肩坐着那二位姑娘，全都换了长大衣服，珠翠满头，环

佩叮咚。天彪双膝点地，冲上一跪，说：“娘亲在上，恕孩儿与娘亲叩头来迟，望乞恕罪。”梁氏说：“素不相识，因何以老身唤为娘亲，是什么缘故？”天彪说：“我跟着我天伦本打算与这里佣工，不略大太爷一见孩儿十分欢喜，认孩儿为义子。与我义父磕头之后，我就打听义母，我义父不教孩儿前来给义母叩头。孩儿一想，义父多大义母多大，我这是背着我义父与你老人家前来叩头。不料到得此间，双门紧闭，我打算跃过墙来，可巧遇见姑娘把孩儿拿住。如今见着娘亲，只要见着你老人家一面，虽死瞑目。”梁氏往下一看，本来天彪生得俊秀，齿白唇红，早就有几分欢喜，遂说道：“我儿小小年纪，竟有这一点诚心。”叫婆子与少爷松绑之后，小爷复又大拜了四拜。

老太太说：“见过这是你两个姐姐。”姑娘给道了一个万福，小爷打躬还礼。老太太指着说：“这是我侄女，这是我干女儿；一个叫艳，一个叫姣。”吩咐看座，小爷坐下。又问：“你本姓什么？叫什么名子？”天彪说：“孩儿姓龙，叫天彪。”老太太说：“我儿你今见过老身了，是你一点诚心，从此后，我这养性堂不准你常来。”小爷听“养性堂”，抬头一看，有块横匾是“养性堂”三个字。老太太说：“我儿不可久待，快些上前边去罢。只有一件，我告诉的言语你可牢牢紧记，倘若不遵，再要到我这清静庵来，可要砸折你的双腿。”天彪答应一声，转头就走。将至门外，就听梁氏说：“可惜这个小孩儿祸到临头，难免项上餐刀。”婆子送出门外，迎面来了一人，把小爷吓了一跳。

要问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蒋平给天彪虑后事 梁氏与二女定终身

且说小爷教人送出清静庵，迎面来了一人，问道：“是谁？”小爷说：“是我。”那人说：“小太保爷，你上这里作什么来了？”原来是个更夫。天彪说：“我打藏珍楼来，找不着前头厅房在那里了，我净在这里转游呢。”更夫说：“这里离厅房甚远，你是道路不熟，我带你去罢。”跟着那名更夫到了前边，天彪说：“我认得了。”来至厅房，大众正然议论熊威的事情。东方清说：“明日西门外头打一个坑把他埋了，有人问，就说咱们家人也就完了。”小爷把此事听在心中，等明日至公馆与他们大众送信。暂且不表。

且说智化带领小四义回至公馆，全是跃墙而入，直到东院上房。到了屋中，蒋爷先就打听说：“众位，此去恭喜如何？”智爷说：“我们又算白去了一趟，白菊花也没在团城子，冠袍带履也没请回来，在藏珍楼还死了咱们分之内的两个朋友。”蒋爷听了就是一怔，连忙问道：“是谁？”智爷把熊威、韩良的事情说了一遍。蒋爷一声长叹，说：“智贤弟，这就是他们两个人报应循环，皆因他们不敬神佛之过。”说着话大家换了衣襟，蒋爷教

店家备酒，摆列上酒，大家落座饮酒。蒋爷又问智化：“熊威的死尸在什么地方，你们可看真切没有？”智爷说：“看不真切，里面好几道门哪，黑洞洞的。”蒋爷又问：“可见着龙爷、史爷没有？”徐良在旁说：“四叔，不用说了，我这个徒弟可现了眼了。”蒋爷说：“怎么见得？”徐良说：“给人家反叛当儿子去了，如今作了伏地太子了。”蒋爷问：“到底是怎么一句话？”智爷就把东方亮认为义子的话说了一遍：“王兴祖也到了，是他们请来的擂台上镇擂的。”蒋爷问：“你们打量打量这人武艺如何？必然不错罢。”智爷说：“要看那个像貌，武艺必然超群。他那身躯类若欧阳兄长，蓝面红须。”蒋爷说：“是日这个台官交给咱们徐良拿他了。”山西雁说：“四叔，我看他那像貌，大概我也非是他的对手。”蒋爷说：“等至是日之时，咱们见机而作。但有一件，熊威、韩良死在团城子，连他们尸首只怕不容易得着。”智爷说：“不怕，等龙天彪早晚必来，他要来时，咱们就知道细底了。”说着话天光大亮，就把残席撤去。书不重叙。

到了天交正午，忽见龙天彪从外边进来，与大众行礼。蒋爷问：“你从何处而来？”天彪说：“从团城子来。”蒋爷问：“你们见了东方亮怎么办的？”小爷就把见了东方亮，如此如彼这般这样细说了一遍。蒋爷又问：“熊威、韩良这二人之事你可知与不知？”小爷说：“一个教龙须扎死，一个在五福门死的。将两个人的尸首，在西门外头埋葬。”蒋爷说：“你知道地方就好办了。”小爷说：“还有一件。”就把东方亮夫妻不对，怎么遇见梁氏在庙内修行，还有他一个侄女，一个干女儿，一个叫姣，一个叫艳，怎么自己被捉，见了梁氏，梁氏所说的什么言语，就一五一十的学说了一遍。蒋爷翻着眼睛想了半天，说：“有事，有

事。”智爷问：“有什么事情？”蒋爷说：“有意思么！”又问：“什么意思？”蒋爷说：“你想情罢，这话里有话。”智爷也一翻眼睛，说：“是了，四哥你略得不差。”南侠在旁说：“你们别打哑谜，说出来我们也明白明白。”蒋爷说：“听天彪学说这套话，东方亮他妻子不是有两个女儿吗？也别管干的湿的，必然爱如珍宝一般，不用说，没许配人家哪！他见着咱们天彪，也是爱惜他，不爱惜，怎么他出门的时节，他说可惜这个小孩儿祸到临头，难免项上餐刀？不但爱惜，还是怜他。我也给他出个主意，十够八九，总许闹一个媳妇来。天彪过来，我教你一套言语今晚去说。”小爷问：“上那里去说？”蒋爷说：“你上那清静庵去说。”小爷说：“再上清静庵？我不去了。那里老太太说过，我再上清静庵去，砸折我双腿。”

蒋爷说：“我教你去你就去，要砸了你的腿我赔你。你今天再去见那老婆子，跪在他面前不起来。他必然有气，他必说：我昨天嘱咐你，不教你上这里来，你再上这里来砸折你的双腿。你就说：我有几句话，在义母跟前回禀明白，说完之时，但凭义母处治。他必问你什么缘故。你就说：我昨天说的话全是鬼言鬼语，一句真的没有。你就说我也不姓龙，姓龙的那是我叔叔。我姓展，我乃常州府玉杰村人氏，我叫展天彪。我天伦是御前三品护卫之职，大将军姓展名昭，字是熊飞，万岁爷赐的御号叫御猫。我皆因跟随颜按院大人破铜网有功，万岁爷亲封我御前四品护卫之职。我们本是前来行诈，那姓史的、姓龙的全是校尉。皆因我义父结交白菊花，这里摆擂台，我们奉旨捉拿白菊花，混进团城子，假作佣工，为的是拿白菊花，几时往这里一来就拿。我是得便就出去与我天伦送信。不略我义父收我作

义子，昨晚间又见着你老人家所说的什么言语，今天白昼见着我的天伦说了一遍。我天伦说了，千万别辜负了你义父义母待你这分好处，教我今日晚间进来，见着我义父不教我泄机，教我见着义母把真情实话全都说了，一点也不许隐瞒。怕在十五这一天，要在擂台上一拿人，官兵官将一围团城子，怕的是惊吓着你老人家，又怕你行了拙志。先教我见义母，把话说明，当日不必害怕。是日不怕大众拿住，准保没有我义父、义母、三叔的罪名。先教我对义母说明此事，若要杀我，我就死也算为国尽忠；要不杀我，总算义母恩施格外。话已说完，请义母示下。他绝不能杀害于你，他一听你是护卫，准把他侄女许你为妻；碰巧了准把两个全都给你也是有的。他要给你，你可别要，你就说我不敢作主意，我得出去问我天伦。我父亲教我要我才敢要，我父亲不教我要我不敢，义母可别恼我。你要是这们说，他更加敬重于你。一者他爱你这品貌；二则贪着你有官；三则听着你是个孝子，他必教你明天出来问你天伦。你也不用出来问来，等到后天晚间你再去，你就说问了，情甘愿意。你就身上带着两块玉佩，给他们以作定礼，准保你不费吹灰之力，白得两房妻子，碰巧了他就许教你在里面成亲。成亲之后，你可想着问他们藏珍楼的消息，要把消息问好。他们要是能进藏珍楼，你跟着进去，把万岁爷冠袍带履请出，咱们一同入都，我就该告职了。我这个护卫给你，这三品不成，四品准行了。我嘱咐你的言语你可要牢牢紧记，事毕之时，你看看四叔略事如何。”大家听毕，连连点头称赞。蒋爷说：“事不宜迟，你就去罢。”小爷说：“真就是这样说法？”智爷在旁道：“你就这们办罢，三全其美。”天彪告辞回去。

走到团城子，门上出入没人拦挡，家人都管他叫小太保爷，这些事也没告诉他叔叔。在东方亮厅房里张罗了半天，伺候吃完酒饭，好容易撒身出来，直奔清静庵而来。行至庙门叫门，里面有婆子出来，见少爷来了，说：“少爷，你怎么又来了。快去罢，你不知老太太的性情，说在那里应在那里，你再要一来，砸折你的双腿哪！”小爷说：“你别管我，快给我回禀进去。”婆子说：“使得，我就与你回禀进去。”婆子在前，他也跟着进来，到了养性堂，婆子说：“少爷来了。”老太太说：“那位少爷到了？”婆子说：“少大爷到了。”梁氏一听：“啊，好孩子！昨日我告诉他说，不教他来，今天仍然又来了，教他进来。”婆子出来说“请”，天彪到了里面，见老太太双膝点地，老太太气哼哼的说道：“你好生大胆！昨日老身嘱咐你什么来着？今天复又来。老身所说言语永无更改，你是打算不要你的双腿了？”天彪说：“非是孩儿不遵你老人家言语，皆因之孩儿有几句言语。把我这话说完，任凭你老人家爱杀爱剐。”老太太说：“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说的？”小爷说：“昨日孩儿所说的言语净是些鬼言鬼语，今天到此处，我是说实话来了。”老太太问：“今天又来说什么实话？”他就把不姓龙姓展，叫展天彪，他的天伦是南侠，就把蒋爷所教那些言语，一五一十清清楚楚的细说了一遍。梁氏一听，呆柯柯的发怔，说：“原来你是贵客，快些请起。”叫婆子过来：“快看一个座位。”天彪谢座。

梁氏复又问：“展公子定下姻亲没有？”天彪说：“未能定下姻亲。”梁氏说：“你把你的肺腑与老身说明，你乃是朝廷的命官，奉旨前来捉拿白菊花。这样年岁有这样胆量，可称是忠；奉父命，舍死忘生前来行诈，可称是孝，你乃是忠孝两全之人。昨

日老身一见,就看你不是贫家之子。你既对老身倾说肺腑,可算是一点诚心,老身也把肺腑对你说明。我与你前边义父不是夫妻,乃是前世冤家。他任意胡为,我苦苦相劝,执意不听。如今我听旁人所言,他随了王爷意欲造反,待等事败之时,玉石皆焚,灭门之祸,祖父尸骨都应例抛弃坟外。老身又无儿无女,无有可贪之事,早我就行了三回拙志,俱教他们把我解救下来,也是我命不当死。如今我倒有一件挂念之事,就是我这两个姑娘,尚且他们终身未定,只要他们终身一定,总然这就一死,死也瞑目。展公子,方才我问你走下姻亲的言语,就是有意要将这两个女儿许配于你,可不知展公子意下如何?”天彪赶紧站起身形深打一躬,说:“义母老人在上,并非是孩儿推托此事,我天伦现在外面,这件事我孩儿不敢作主。待至明天出去,见我天伦说此事,我天伦点头,孩儿才敢应允。”梁氏一听此言,连连点头,说:“好,应当如此,这才可称孝子所为。”天彪说:“孩儿的话已回禀明白义母,我要回去伺候我义父去了。若要教我义父知道,可有大不便。”老太太说:“可要谨慎方好。”天彪临行,复又深施一礼。

婆子送将出来,天彪到了外面。第二天也没过去,到了第三天晚上,又到清静庵。见了梁氏,天彪就说他天伦愿意。梁氏甚喜,也不要他的定礼,择定第三天很好日期,就教天彪在这后边拜堂成亲,老太太受双礼。入洞房,头天是东方姣,二天是东方艳。过了五六日,问东方姣藏珍楼的消息,他是一字不知。次日问东方艳,先前不说,后来慢慢的这才说出。

要问说的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到后院夫妻谈楼事 上信阳校尉请先生

且说龙天彪成亲之后，问东方姣不说，问东方艳，先也是不知，嗣后来天彪说：“咱们是夫妻，你是随夫贵随夫贱，我们请冠袍带履的人甚多，我在里面若要请不回去，要教旁人请去，许教相爷怪罪；我要得着，就能越级高升，我要得到头品，你就是头品夫人，我要是降级，你连恭人爵位都不到了。你在团城子内从幼小之时长大，不能不知此事。”东方艳被天彪说的无奈，说道：“我指你一条明路，你自己去办。”天彪问怎么一条明路。东方艳说：“我虽不知道楼中埋伏，我可知这个楼是什么人摆的，只要把这入找着，就可以进去。”天彪问：“但不知什么人所摆？”东方艳说：“提起此人，也是大大有名。他可是个文人，在信阳州居住，姓刘叫刘志齐，当个衙司先生。”天彪一听是刘志齐，暗暗心中欢喜。他本是信阳州的人，自己可没见过面，久闻此人文武全材。只可明天与公馆送信，让他们请去。再问他妻细底，可实实不知。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晌午的光景，天彪出团城子东门，直奔公馆而来。

且说公馆中的人盼念天彪，总没来信，急的山西雁晚间要

上团城子去。可巧天彪从外面进来，见众人磕头，磕了一遍复又磕头。蒋爷说：“大喜，大喜！”展爷问：“四哥怎么知道，就给他道喜？”蒋爷说：“磕两遍头么，这二次还不是喜头么！”展爷说：“我实在是个浑人，测不开这个情理。”等天彪磕完了头，蒋爷问：“给了一个是给了两个？”天彪说：“是两个。”蒋爷说：“如何？我猜着了罢！准是两个。”徐良说：“人间事情不公道，他小小年纪，一个人会说了两个媳妇，偌大年纪还有没有的哪！”蒋爷说：“你这是什么师父！”又问：“这楼的信息怎么样了？”天彪说：“也有了。是刘志齐摆的，非找此人不可，他们可进不去。”智爷说：“我们相好。可惜有一个人没在此处，他们是盟兄弟。”蒋爷问是谁，智爷说：“沈中元。他盗大人时节，就是与刘志齐借了一个迷魂药饼。还好，他不在这里，我还会套写他的笔迹。”蒋爷说：“使得，假作他的一封信，你的一封信，我与展大弟一封信，咱们三封书信写的恳恳的，再多备些礼物。”智爷说：“礼物倒不用，只要有咱们三封书信就可以行的了。”冯渊在旁说：“这件事情我去送信，我们两个人通家至好。”蒋爷问：“怎么你们会通家之好？”冯渊说：“我与沈中元到他家里去过一趟，并且那日没走，还是在他家内住下了。”蒋爷说：“那倒很好，冯老爷就辛苦一趟罢。”冯渊说：“都是差使，讲什么辛苦二字。”立刻修书，将三封信写完，冯渊自己带了些应用东西，又带上盘费银两。徐良说：“臭豆腐，你可把书信带好了，可就像薰香盒子呀，道路遥远，要是走在那里书信丢了，那可往返徒劳了。”冯渊说：“醋糟，不用你管。”徐良说：“我总瞧着臭豆腐你不配办这们大的事情。”蒋爷说：“你们先别顽笑。冯老爷，你要请这个人来到这，可别过五月十五才好。”冯渊说：“四大

人只管放心，绝过不了十五。”自己找了一块油绸子，把三封书信包好，系在贴身，告辞众位。天彪说：“我也走了。”蒋爷说：“你得便就往这里来。”天彪这一回团城子，皆因是新娶的媳妇，净贪着往后边去，前边在东方亮处工夫透短，一叫就没在这里，一找就不知去向，要见着他时节，指东说西，指南说北，不是说他睡觉去了，就是上红翠园与他姑娘练拳脚去了。后来他姑娘那里也有事不教他常去。他姑姑那里有什么事情，下文慢表。

单说冯渊带着三封书信，直奔信阳州而来。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日到信阳。看了看太阳西下，紧走了几步，直奔刘家团。当初闹花蝴蝶的时节，此处安过团练，故此就叫刘家团。未到门首，就将包袱解下来打开，把三封书信拿出来，仍旧把包袱包好，直奔刘志齐门首而来。进刘家团东村口，路北第一门，上阶台石叩打门环。从里面出来一位老管家，开了双门一看冯渊，先问找谁。冯渊问说：“刘先生在家没有？”老头子问：“咱们是那里来的？”冯渊说：“我从南阳府而来，有三封书信，请刘先生出来面递。”老管家说：“我是我家安人派我出外差，我是刚回来，在家不在家可不知，等我进去看看，不然你老人家把信交给与我罢。”冯渊说：“不能。你把你们先生请出来，我还有话说呢。”老管家说：“既然如此，你在此等候，我进去看看去。”冯渊说：“使得。”老管家去不多时复又出来，问：“你老人家贵姓？”回答：“姓冯。”管家说：“你来得不巧，我家先生没在家，教人家请去与人家置买坟莹，看看风水，还得与人家点穴去了。”冯渊问：“等几时回来？”管家说：“也许三两个月，也许个月十天，也许一半日回来那也不定。不然你把书信留在这里，等几

时回来，我与你回禀就是了。”冯渊说：“那可不行，我非得面见。大概明天可以回得来回不来？”回答：“不准。”冯渊此时无法，问那里有店，回答说：“离此甚远。”用手一指，说：“西南地名叫贾家屯，离此五里地，那里有店。”冯渊说：“再近着点有店没有？”回答说：“没有，那就是至近的了，再有是关厢，离此有八里多地。”冯渊说：“我还是找近的所在罢。少陪，少陪，我明天再来。”冯渊走后，家人进去关了街门。

冯渊直奔西南，越走天气越晚，掌灯时候才到了贾家屯。见西口外头是一个大菜园子，进西口，路北头一个店是双盛店。伙计张罗：“客官，住了罢。”冯渊问：“可有上房？”伙计说：“西跨院有三间上房。”冯爷说：“前边引路，我看看去。”跟着伙计到了西跨院，伙计点灯烛，先不教他烹茶，先预备酒饭。书不重叙。饱餐了一顿，倒了一口漱口水来，伙计捡家伙。冯渊漱着口，往院子里一喷，就听西隔壁院内有哭哭啼啼声音。可巧靠着西墙有一个大土堆，看过卖托着家伙出去，自己上了大土堆，扒着西墙一看，就见有三间土屋，一个大院子，种的些菜蔬，原来这就是西口外头那个菜园子。

见屋中半明不暗点着一盏残灯，忽见那窗棂纸上有个人影一晃，要在窗棂凳上上吊。冯渊一着急，把漱口碗往那院一扔，一掖衣襟就蹿过墙去，直奔屋门而来。挂着个单布帘子，启帘进去一声嚷叫：“唔呀，老太太为什么上吊？”那老婆子将要脖子往绳上一套，听见一嚷，噗咚一声摔在坑上。苏醒了半天，冯渊问：“老太太，偌大年纪，因为何故要寻自尽？”那老太太说：“这位爷台，你是干什么的上我这里来？”冯渊说：“你为什么上吊？告诉我，能给你分忧。”老太太说：“爷台要问，我实

在活不的了。我娘家姓王，婆家姓张，我有个儿子叫张德立，租了这个菜园子，一租十年。去年把买卖做赔了，我儿又出去同相好的借了二百两银子，上松江置了二百银子的松江布帘，京都贩卖，至今走了半年有馀，音空信渺，我就带着我这一房儿妇。我这儿妇娘家姓顾，顾氏。就皆因昨日晚间天有三鼓，忽然外边水笕的铁梁儿一响，我要出去看去，我儿妇不教，说我偌大年纪，他出去看的。将一出去，就听“哎哟”一声，我问了他几句也不答言，又听见半悬空中有人说话，说：“我乃夜游神是也，今有张门顾氏，乃是月宫仙子临凡，在上方造了一点罪孽，贬下在尘世间受罪。知今罪孽已满，吾神带归月宫去了。”今日白昼找了一天，我整哭了一天，我是实在无处可找。待等我儿回来，要问他的媳妇，我有何言答对？故此我实在无法，才行这个拙志，我口眼一闭全不管了。不料爷台你来到此处问我，这就是已往从前的言语。”

冯渊说：“不怕，全有我呢。你说这夜游神不是外人，我是夜游神的哥哥。”老太太赶紧与冯渊跪下，说：“你是老夜游神哪？要能够把我儿妇找回，就救了我这条老命了。只要等我儿子回来，再带他归月宫就不干我的事了。”冯渊又问：“你们这里有恶霸没有？”老太太说：“没有。”冯渊说：“就是匪类的恶人叫恶霸呀。”老太太说：“我们这里有个贾员外，他叫金头老虎，姓贾叫贾士正，他可常常欺压善良。”冯渊问：“在那里居住？”老太太说：“就在咱们这南边有一个南街，路北广梁大门。”冯渊说：“你在晚间听信罢，四更天不来五更天准到。”婆子复又磕头，冯渊一摆手出了房门，婆子往外一送，展眼之间就踪迹不见。老婆子望空磕头，知道他是夜游神驾云走了，其实他是

蹿上房去啦。

冯渊回店，仍打墙上蹿将过来，到了自己屋中，往炕上一看，一找自己包袱，踪迹不见。高声喊叫：“店家快来，我丢了东西了。”店家道：“客官不要喊叫。”冯渊问：“我此处这个包袱那里去了？”店家说：“那我们可不知。方才我们过来与你烹茶，你上那里去了？”冯渊说：“我没出门。”店家说：“不能，我才过来，这屋中没人。我还喊叫了半天，连中厕我都找了，没有。”冯渊说：“你倒不要管我，我要我那个包袱，没有我的不行，我那包袱里有要紧的东西。”伙计说：“里面有多少金银财宝？”冯渊说：“那倒没有，你就是给我包袱。”二人争吵，连掌柜的也过来在屋中争吵了半天。冯渊也就无法，说：“既是你们没见，我就认一个丧气罢。”店家方才出去。冯爷一想，已然是应许那个老婆子，要没有夜行衣靠，就是自己这身衣服，去时有些不利便。拿自己兜囊银子给了店饭钱，等到天交二鼓之半，掖上衣服，别上砍刀，吹灭灯烛，倒带双门，蹿出去直奔前街。

往东一拐，就见着广梁大门。由旁边的墙蹿将上去，也没拿问路石问路，直奔里面，蹿在垂花门西墙，上了西配房，往前坡一趴。往上房屋中一瞅，当地一张圆桌面，摆列一桌果席，全是上好的果品。见一个人在那里坐着，就在四十多岁，蓝缎绣花壮巾，蛋黄箭袖饱，丝蛮带，薄底靴子，挂着一墙兵刃；面似旧锅，粗眉大眼，半部胡须。在那里吩咐家人：“有请高大爷。”家人答应，往外就走。冯爷将要躲闪，忽见对面房上趴着一个人，展眼间踪迹不见。

要问是谁，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贾家屯冯渊中暗器 小酒铺姑娘救残生

且说冯渊见金头老虎贾士正在屋中看着那桌果席，叫家人有请高大爷。家人出来，冯渊自得躲避，就见东房上有一个人，展眼踪迹不见。自己暗道：这个人好快身法。也就蹿在后坡。等家人过去，从外边进来一人，冯渊一看认得，正是飞毛腿高解。来至厅房，金头老虎让他坐下，谦让半天，高解上座。贾士正亲身斟酒，教高解连饮了三盅，然后这才斟上门盅。贾士正说：“这件事多亏是你，除非哥哥你，这件事万也不能成功。”冯渊一想：高解怎么跑这来了？

皆因在美珍楼教蒋四爷追跑，在杂货铺席囤的旁边躲避了半天，他见蒋爷没追他，自己方才放心，后来逃窜。也没找着白菊花，耳闻着酱园里多一半是病判官死在酱缸里了。自己一走，无处可奔，一想白菊花准是不上团城子去，他既要上姚家寨，不如上姚家寨找他，比上团城子可强。主意一定，就奔洛阳县而来。一路之上也没见着白菊花，可巧正走在贾家屯的地面，遇见贾士正在他门首。二人彼此见礼，贾士正把他让在家里，待承酒饭。饮酒之时，两个人谈了些个闲话，见贾士正愁眉

不展，高解问：“贤弟，什么缘故愁眉不展？”贾士正提菜园子里有个少妇，生得十分俊俏，自己不能到手：“头一次见他之时，在井边上汲水，我过去说：赏我一口水喝。我叫了一声大嫂子，他转身就跑了。前天又遇见他汲水，我又说赏我一口水喝，他仍是回头就跑。我虽有钱，打不进这个门子去。”高解说：“不怕，有我给你办理。自要你喜爱这个人，我就有法子。”到晚间，高解教贾士正预备两床被子，带了两名家人，到菜园子内，高解见他门外边放着两个水筲，用小砖头往水筲梁上一砸，这叫调虎离山计。那个少妇出来了，将一出门，他用被子往他脸上一捂，直不能喊嚷。高解往肋下一夹，到了墙的外头，交给家人把他抬将回来。高解复又回去，站在房上一嚷：我乃夜游神是也。不然那个老太太一说，冯渊就知道，是各行中知道各行人的滋味。高解嚷完，仍然回贾士正家中。

这是第二日晚间，金头老虎预备一桌果席请高解，与他道劳。三杯酒喝完，复又斟上，给高解深深一躬到地。高解说：“你这是多此一举，自己弟兄。但不知那妇人从也不从？”回答：“不从，要是从了敢好了。”高解说：“不从咱们慢慢再设法子。”贾士正说：“他要不从，哥哥有什么招儿？我领教领教。”高解将要说话，家人进来说：“员外爷在上，外面由姚家寨来了一位周三爷。”贾士正一听，一声吩咐：“请”。不多一时，从外面进来。冯渊容他们进去，复又到前坡趴着望里瞧看。见此人身高八尺，银灰六瓣壮帽，银灰箭袖袍，丝蛮带，薄底靴子，肋下佩刀，白缎子大氅上绣三蓝色的团花；面若银盆，剑眉圆目直鼻，菱角口微长髭须。见贾士正对施一礼，见高解微微一怔。贾士正在旁说：“二位不识认么？这可不是外人，这就是八宝空青山

的寨主，外号人称玉面判官，姓周名周凯。”又说：“这位是土龙坡的寨主，外号人称飞毛腿，姓高名解，与周四哥、周五哥莫逆之交。”二人一听，对施一礼，说了些久仰的客套，谦让半天，然后落座，叫家人从新另添一份杯箸。

贾士正问：“三哥意欲何往？”玉面判官周凯说：“我从姚家寨来，皆因团城子东方大哥请王兴祖镇擂，他不愿意去，团城子连催了三封书信，姚大哥总怕他不去，他又有意要回家去，姚大哥打发我赶下他来了。我追到团城子，如若他没去，我追到家中把他请出来，人家那里实指着他镇擂，别误了人家的事。他要在团城子，我就不往他家中去了。”贾士正说：“就为这事情？你明天再走罢。”随喝着酒，周凯说：“高大哥因何走到此处来了？”高解未从说话先一声长叹，说：“我们实在是时运不好，连你们四弟带晏飞晏寨主。”把自己丢刀，晏寨主丢琵琶峪，周瑞丢桃花沟的话，说了一遍。又说：“你们四弟大概还许没有命了。”又把美珍楼三个人失散的话，也说了一遍。玉面判官周凯站起身形，把脚一跺，只气得他“哇呀呀”的喊叫，说：“就是这们一个老西儿，就会害得你们三个人这般光景？”高解说：“你可不知道这个山西人有多大本事哪！”周凯说：“有多大本事？他还能顶长三头，肩生六臂不成？到底他有什么本事？”高解说：“这个人能耐大多了。他会装死，他会装打呼，会往西北追人东南等；他那个刀，不管什么兵器碰上就折；一身暗器，所有的暗器他无一不会。再说，他那暗器也透着各别，手中托着一支镖，嘴内一咕咚，那一支镖能打死三个人，那支镖不丢，仍然还在手里托着；他那口大环刀更利害了，削兵器不要紧，他把刀往外一甩就出来一道白光，人离着半里地，脑袋就掉下来

了。”他一夸奖徐良不要紧，把贾士正、周凯颜色都吓变了。

你道因为什么事情替徐良说这样大话？就皆因白菊花、周瑞教徐良追的望影而逃，不算很栽跟头？故此才说这个人本事大多了。周凯说：“此人必是有妖术邪法。”高解说：“妖术邪法大概也有点，你要见着他，须多留些神才好。”他这里替徐良说些大话，气的冯渊浑身立抖。心中暗说：这个醋糟真走时运，我冯渊背地里就没有人替我说些大话。我净在这里趴着有什么意思？趁着他们喝酒，我先到后面把那个妇人救了再说。正要打算往后去，不略两条腿被人揪住了。扭项回头一瞅，暗暗心中欢喜，原来是徐良把他双腿揪住。

你道山西雁从何而至？皆因是冯渊拿着三封书信由公馆起身，徐良总看他不能办这们大事情，随着就把自己的东西拾掇了，带些散碎银两。蒋爷问：“你上那里去？”徐良说：“我告告便。”他就打这一告便，从尿道里追下冯渊来了。一路之上，总不离乎冯渊左右，直到刘家团，他在对面影壁后头蹲着。他一听冯渊说的话就不对，暗暗直骂：“臭豆腐，不会说话。不留下书信使得，你到底告诉人家来历呀。看这个意思，先生准是在家内不见他。”就先奔贾家屯找店来了。他住的也是双盛店，外院两间东房，冯渊进来他也看见了。他先吃完了饭，到西院瞧瞧去。将到西院，见冯渊往那院一蹿，他也跟过来了。冯渊在屋内说话，他全听见了。他先过来的，一带手把冯渊夜行衣靠拿着走了。等到二鼓之半，他也去了，冯渊瞧见东房趴着的就是徐良。他看见冯渊自己转到后边，他把屋中话也都听见了，净是暗笑：“说的老西成了神仙了。”一转身从后面绕到西房，到前坡把冯渊双腿一揪，自己往起一站，冯渊就在房上拿

了一把大顶，又不敢喊叫，又怕他往下一扔。徐良果然往下一抖，冯渊就从房上摔下来了，说：“醋糟，你害苦了我了。”他可虽是一身工夫，自己要蹿下房来一点声音皆无，这是教人扔将下来，果然噗咚一声，赶紧站起身来。徐良在他身背后低声说：“不要紧，全有我呢。”冯渊见他在后面，就壮起胆子来了。徐良说：“乌八的，三个人快出来罢，我的镖是在这里托着哪！我这就要念咒了，打死你们这三个乌八的，我这镖仍然还回来。”高解说：“可不好，来了！”他只不敢出屋门，当的一声把后窗户踹开，从后窗户跑出去了。

周凯不能不出来，无奈把大擎一甩，掖上衣襟，拉刀吹灯，微一拢眼光，蹿出屋门。往对面一看，就见迎面站着一人，说：“你就是多臂熊？”冯渊说：“我不是，我是冯大老爷，这个才是醋糟哪！”随说话扭项一看，徐良早不知去向，把冯渊吓了个胆裂魂飞。心中说：“徐良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如何是他们的对手？”只可拉刀与周凯交手。周凯说：“外面就是一个人，你们出来拿他罢。”贾士正也就在墙上摘下一把朴刀，蹿在院内，说：“你们是那里来的？夤夜入宅，非奸即盗。三哥，帮着我拿他们，拿住他们交在当官，按例治罪。”两个人往上一围，冯渊这口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暗暗恨怨徐良：你把我扔下来，你全不管了。正在恨怨之际，一听身后“哼”了一声，冯爷蹿出圈外。贾士正、周凯也就一怔，往对面一看徐良，就见他一身青缎衣襟，黑紫脸堂，一双白眉毛往下一耷拉，类若吊死鬼一般。手中托着一件物件，靠着南墙，瞪着眼睛，齙着牙，实系难看。周凯、贾士正纳闷：这个人不像有本事的。周凯问：“你就是多臂熊？”徐良说：“你不是判官呀？”周凯说：“然也。知道我的利害，

快些过来受捆！”徐良说：“判官，你没打听打听我的外号叫什么？”周凯问：“你叫什么？”徐良说：“我叫阎王爷。”周凯问：“你怎么叫阎王爷？”徐良说：“阎王爷专管判官。”周凯气往上撞，说：“好匹夫，满口乱道！”自己也不敢过去，见他意思是托着镖哪！又瞧他嘴内咕咕哝哝的，准是念咒哪。说：“小辈，你要施展妖术邪法，你不是英雄。”徐良说：“你这一扰，我把咒脑袋都忘了。”贾士正说：“别容他念咒，咱们动手罢。”二人将要往前一蹿，徐良说：“等等，我不会念咒，我也没本事，你们饶了我罢，如不饶我，给你们磕个头。”周凯与贾士正说：“咱们是教他戏耍透了，原来是个无能之辈。”摆刀往下就剁。徐良说：“等着我与你们磕头。”就见他肩膀往两边一晃，把头一低。焉知晓他这头可不好受，花装弩蹭的一声就打出来了。亏得周凯眼快，一低头往旁一闪，那支弩箭哧的一声，就从耳朵上穿将过去，鲜血淋漓。气得周凯咬牙切齿，摆刀就剁。贾士正也就蹿上来了。徐良焉能把两个人放在心上，拉大环刀交手，暂且不表。

且说冯渊见徐良一露面，自己往北扑奔后面去了。由东夹道往后正跑，忽见后照房上站着一个人，晚间一看，犹如半截黑塔相仿，身量胖大，头如麦斗，二目如灯，用了个魁星踏斗的架式往下瞅着，把冯渊吓了一跳。

要问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徐良前边戏耍周凯 冯渊后面搭救佳人

且说冯渊见徐良可来了，往后就跑，见后照房上这人头如麦斗，二目如灯，往下一瞧。暗说：不好。自己一探头，疑乎必是贾士正一伙的贼人，打量自己动手不是他的对手，心生一计，复又往上一看，再找那人踪迹不见。冯渊可就直奔正北，蹿过了一段界墙，见那边有一月样门。由北边过来一个打更的，往前直跑，是上前边送信去，教冯渊用了个扫堂腿扫了一个跟头。过去把更夫脖子一掐，提起，那更夫脚不能沾地，到西北花丛的旁边，往地下一扔，噗咚一声，把更夫四马攒蹄捆上，拿刀往他脑门子上直蹭，问他那难妇现在那里。更夫苦苦哀告说：“我知道，我带你老人家去，只要饶我这条性命。”冯渊说：“你也不用带我去，只要告诉我他在那里，说了假话，回头杀你。”更夫说：“就在这月样门内有个楼，四个婆子陪着他说话呢。”冯渊听毕，撕衣襟把他口中塞物，自己直奔月样门而来。进了门一看，果然有三间高楼，见楼上灯影儿一晃全都灭了，就听婆子上面乱嚷，说：“可了不得了……”那句话没说出来，听噗哧，噗哧，准是全都杀了。冯渊也不敢上去，展眼间再听，楼上

动静连一点皆无。自己一着急，又不能不上去。往上一蹿，到榻扇那里扒着一看，见此楼前后榻扇，后面榻扇大开，有一人背着那少妇往北去了。冯渊也往里面一蹿，见那四个婆子横躺竖卧，全都被杀。自己由后边开着那榻扇出去，也直奔正北，又见那人扑奔东北，冯渊就追下来了。那人背着人蹿墙并不费力，直跃过四道墙才到了街上，冯渊也就跟着出来。

此时已有四更多天，路上并无行走之人，追到东边，复又往北一拐，奔了后街，由东往西又跑。自己可真着了急了，说：“唔呀，你是什么人？快把这妇人与我留下，你要不留下，你走那里我追在你那里。”见那人跑着一回头，冯渊这才瞧看明白，原来是个和尚。大骂道：“你这出家人，还不与我留下！”虽然嚷着，那个和尚足下透慢，也就看见那边有段红墙，大概离他庙不远。冯渊追的离他不远，想他是跑不动了，也离着红墙不远，心中一想，就是背进庙去，我也是找他。既然应许老太太，要找不回去，有何脸面见那老婆子。再说，他又是个和尚，背着个少妇，他还是个好人哪？只顾贪功，紧着一跑，原来那僧人等着他呢！身临切近，飏就是一暗器。冯渊一歪身，打在左肩之上。这一镖虽然没打在咽喉，也歪出好几步去，一咬牙把镖起出来，自觉那镖伤之处不痛，麻酥酥的串气。暗说：不好，多一半准是毒药镖！听人说过，毒药镖不痛，受了此镖，没多大工夫就要废命。我先回店中去，教店中人与公馆送信，又不好找徐良。又一想，夜行衣包准是徐良拿去，他要是与贾士正动完手，他回店中给我送夜行衣包去，那可就好了。此时冯渊心中是胡思乱想，焉知晓受了毒药暗器就是怕紧走，要是紧走一跑，那药性发散的更快，人要眼前一发黑，必然倒在地上人事不省；要是

不跑，六个时辰也是准死，无非明白着死，要一跑糊里糊涂也是准死。总而言之，准得到六个时辰方能死呢。冯渊跑着，就觉得眼前一发黑，类若半身不遂的光景，先由左腿不能迈步，“哎哟，哎哟”的噗咚栽倒在地，正躺在人家酒铺门前。多亏往北一歪，那太阳穴险些就摔在石头之上。这一躺下，就人事不省。总而言之，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

可巧这开酒铺的是母女二人，原籍是东昌府的人，此人姓尹叫尹刚杰，保镖为生，专好交友，外号人称赛叔保，到四十馀岁就故去了。妻子刘氏，无儿，所生一女，乳名叫青莲，十五六岁，练了一身工夫，小子打扮，常跟父亲出去保镖，生得十分美貌，禀性刚直。因他父亲故去，母女无人照看，姑娘有个舅舅就在这信阳州居住，把他们母女接来。姑娘如今已然二十九岁了，在此处开了一个酒铺，带着一个老家人。这个老家人姓祝，名叫祝福，在尹家多年，这青莲姑娘是他眼瞅着长大的。祝福就看着这酒铺买卖，后面单有房子是他母女居住。姑娘早晚的工夫不肯丢下，每日五鼓之时起来顽拳踢腿，熟练自己长短家伙，练完时节天不能亮，为的是活动身体。把街也扫了，前后院连酒铺中掸的掸了，擦的擦了，此时也就红日东升，把祝福叫起来，然后上后边去梳洗打扮。

可巧这天自己练完工夫，下了一块板子，将出去要扫街，见台阶底下躺着一个人。近前细细看了一看，武生相公打扮。列位，就有说的：冯渊多怎是武生相公的打扮哪？皆因他穿着是白菊花那身衣裳。旁边扔着一口刀，左肩头往外冒血。青莲小姐顾不得扫街了，进来把那扇板子上好，先把祝福叫醒：“祝大哥，你起来罢。”又到后面把老太太叫醒。老太太问他什么事

情，姑娘说：“咱们门口躺着一个武生相公，旁边扔着一口刀，多一半是遇见仇人，他那肩头上还直冒鲜血。你老人家起来，咱们出去瞧瞧他去，要没死那还好办，他要死了，咱们趁早把他移开，不然咱们这铺子担架不住。”老太太穿好衣服，祝福在外边点着灯笼，等着到了前边，又把那扇板子下下来，先教祝福出去将那人衣服撩起来，摸摸他心口还跳与不跳。祝福出去，将他衣服撩起来，一摸心口还是乱跳。祝福说：“姑娘，不但心口乱跳，从他肩头上流出血来全是黑的。”姑娘叫：“祝大哥，你出去看看是什么伤？”祝福细看了看说：“是个黑窟窿，不知教什么扎的。”姑娘一听，说：“是了。”对娘亲一说：“这是受了毒药暗器了。咱们救他不救？”老太太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可怕你治不好，那可不是戏耍的呀！”姑娘说：“我跟我天伦学的，不能治不好，咱们做这一件好事罢。”

姑娘随即挽起衣袖，又下了一块板子，叫祝福帮着他把冯渊搭在里面。到了后头屋内，把冯渊往床榻上一放，叫祝福把板子上上。姑娘进内间屋中取出一个匣子来，教祝福解开他的腰带，把膀子现出来。姑娘打开匣子，拿出一把小刀儿，刃薄如纸；另拿出一个小葫芦，拔去塞子，里面是面子药，倒在伤口。微等了片时，姑娘团了些烂纸，就用那把小刀把周围烂肉一起全都放在纸内。周围见了好肉，从新又取出一个小盒来，里边是膏子药，俱把他那伤口堵满，烤了一张膏药与他贴上。复又取来三丸子丸药，教祝福取了些冷水来，将丸药研开，拿箸箸把冯渊牙关一撬，将药灌将下去。登时之间就苏醒过来，觉着肚内一拥，哇呀哇呀的吐了些黑水。往起一坐，翻眼一看，那边一位老太太慈眉善目，总够六旬上下光景；看那旁有一个大姑

娘,在那里收什匣子呢;看那旁又站着一个老头儿,青衣小帽,像一个做买卖的打扮。自己又一想,教那和尚用镖打了一下子,自己就觉晕晕忽忽摔倒在地,后来就全知道了。连忙站起身来,先给祝福深深一躬到地,说:“这位老兄,方才我受了人家毒药暗器,躺在地下,我糊里糊涂的,因何尚在这里?”祝福说:“你教什么人打了一毒药暗器?我们这是一个小酒铺,正躺在我们铺子之外,教我们姑娘看见。我们老太太见你没死就哪,我们小姐有这们一个手段,专会救受毒药暗器之伤,故此才把你搭将进来。此时把你治好,你过去见见去罢。”

冯渊一闻此言,把袖子伸上,整整衣裳,过去见老太太双膝点地磕了三个头,说:“要不是老太太搭救我的性命,准死无疑。未领教老太太贵姓?”老人说:“老身姓尹,我倒不会,是我女儿把你的镖伤治好。但不知相公贵姓?”冯渊说:“晚生姓冯,名叫冯渊,我在开封府相爷驾前当差,我是六品校尉之职。就是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小姐请上,受我一拜。”姑娘说:“我们可不敢当。”说:“祝大哥,急速把这老爷搀住。”这青莲小姐生来最聪明,一听他说是六品校尉,就以老爷称呼。祝福过来一拦,冯渊一定要磕,说:“小姐乃活命之恩,恩同再、再、再、再……”冯爷一想,这句话不是滋味,说不的这个“恩同再造,重生父母,再养的爹娘。”人家是未出闺阁一个大姑娘,把人家比娘如何说得下去?故此说了好几个再,就再不下去了。往上磕头。姑娘往旁一闪,道了三个万福。冯渊起来又要与祝福磕头,老家人先就跪下了,说:“老奴可不敢当。”冯渊这才施了个常礼。问说:“老哥哥贵姓?”家人说:“老奴叫祝福。”老太太让:“冯老爷请坐。”问:“因为何故来到此处?深更半夜,教什么人

打了一暗器？”冯渊将要说自己的事情，被姑娘拦住，姑娘说：“娘亲别教冯老爷多说话了，多说话费精神，那个伤处好的慢，总要躺下睡觉那伤方能好的疾速。待太阳出来之后，教祝大哥买几尾鲜鱼来炖了汤，油盐酱醋葱姜蒜作料一概不要。喝了汤之后那可就算是好了，有什么话慢慢再说罢。”老太太说：“既然我们姑娘这么说着，冯老爷你就在这里歇歇，睡一觉。”冯渊说：“我在这里躺着？我天胆也不敢。我在外边躺着去罢。”祝福说：“冯老爷既然在这里躺着不便，必是避讳我家小姐。倒不如请他老人家柜房去倒好，前边也无人，也肃静。”冯渊说：“那倒可以使得。”老太太说：“既是这样，祝福你把他的刀交给冯老爷。”家人答应，把刀交给冯渊。冯爷接过刀来，插入刀鞘之中，转身与老太太、姑娘深施一礼，然后这才跟祝福出来。

到了柜房一看，祝福那个铺盖还没叠起来呢。冯爷先把刀摘下来挂在墙上，头冲里躺下，祝福将被子给他搭上。家人说：“我去开门去了。”冯渊点头答应。祝福将往外面一走，忽听外头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怎么这般时候还不开门？”祝福说：“我们这里闹了半夜，将要开门，你老人家来了。”说毕开板子，进来一个和尚。冯渊一听心中一动，掀了被子下炕往外一瞧，正是仇家到了。墙上拉刀，蹿出柜房。

两下这一动手，胜负输赢，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生铁佛庙中说亲事 刘志齐家内画楼图

且说冯渊扒着柜房一看，正是仇家到了，就要从壁上摘刀，报那一镖之仇。将要蹿出，又一听话语不对。祝福管着他叫舅老爷，说：“怎么这们早就来了呢？”和尚说：“我也是半夜没睡觉。”祝福说：“我们也是半夜没睡觉。”和尚问：“你们半夜没睡觉做什么来着？”祝福说：“救人来着。”和尚说：“我半夜没睡觉，也是救人来着。”祝福问：“舅老爷救的是谁？”和尚说：“我救的是菜园子那个顾氏，张德立的妻子。你们救的是谁？”祝福将要往下说，忽听姑娘那旁说：“舅舅来了吗？你进来罢，我告诉你一句话说。”祝福说：“舅老爷，我们小姐那里告诉你哪。”和尚往后就走，说：“姐姐起来了没有？”老太太说：“我早就起来了。”和尚来至后面，见了姐姐与姑娘，将要坐下，姑娘就把始末根由，怎么救的冯渊，细细说了一遍。和尚一听说：“甥女儿，这倒不错了，怕他不准是个校尉罢！许他信口胡说哪？我皆因知道这个菜园子张德立的妻子教金头老虎贾士正抢了去了，我昨晚到了贾士正家里，他们也不知什么人在那里动手。见由东夹道跑过一个人来，我略着必是贾士正一党之

人。我到后楼上杀死四个婆子，背着他从后楼跑出来了，我就见着他跟下我来。我没敢直奔庙去，由东北绕至后街，复返奔正西庙后而来。他在后面说了话了，教把这个妇人给他留下。我一想更是他们的人了。微一收步，打了他一镖，也没管他死活，我就进庙去了。据我想，他还不定是个好人不是好人哪！”姑娘说：“这个人现在前边柜房睡觉呢，如不是好人，咱们别把他放走了。”姑娘叫：“祝大哥，把那位冯老爷请过来。”

你道冯渊怎么没出来动手哪？皆因是祝福管着他叫舅老爷，必是姑娘的舅舅。又听他说救了菜园子顾氏，这个和尚倒也是个好人。虽然中了他一镖，倒是他外甥女儿救的。有此一想，故此没好意思出来动手。祝福说：“有请冯老爷里边说话。”冯渊后又挎上刀，跟着祝福到了后面。见着和尚，僧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冯渊一躬到地。和尚说：“方才听我姐姐所说，贵姓是冯哪？”冯爷说“正是。没领教师父贵上下？”和尚说：“小僧广慧。”冯渊又问：“宝刹？”回答：“法通寺。”原来这个和尚先前之时跟着他姐丈尹刚杰保镖为生，因他姐丈一死，自己很灰心，看人生在世如大梦一场，几十年的光景，口眼一闭，万事皆休。他看破世俗，他才削发为僧。他本姓刘，叫刘万通，外号人称铁生刘万通。就在这法通寺拜了静元和尚为师，与他起名就叫广慧，出家之后，人家管着他叫生铁佛。此人生来性情古怪，爱管不平之事。皆因姐姐与甥女儿在东昌无人照管，故此才把他们接来。离庙相近为是，好照应他们娘儿两个。要与甥女择婚，又没相当的，高不成低不就，阔家嫌他们是异乡人，寒家不给，因此这件事耽误到三十岁尚终身未定。冯渊问完了他，他复又问冯渊事情，回答：“我叫冯渊，开封府站堂听差，六品校

尉，匪号人称圣手秀士。”生铁佛问：“大概是奉相谕出来办差罢？”冯渊说：“万岁爷丢冠袍带履，被绿林白菊花盗去，我们是奉旨捉拿此人。”刘万通一问姑娘：“你给他治好了，没喝鱼汤罢？”姑娘说：“正要教我祝大哥买去哪！”和尚说：“不用买去了，我把他请在庙中，给他点药吃，比喝鱼汤还强哪。”遂说：“冯老爷，请至庙中谈话，不知意下如何？”冯渊说：“很好，很好。”遂即告辞老太太。刘氏说：“这是我兄弟。”又对万通说：“此乃是贵客临门，千万不可慢待。”冯渊刚往外一走，刘氏又把和尚叫将回去，附耳低言说了几句话，复返才出来。冯渊又给祝福行了个礼，这才出离酒铺，直奔法通寺。

法通寺就在前街，进庙直奔禅堂。来到屋内，彼此落座，叫小沙弥献茶。冯渊问：“昨晚那个少妇，师父可给送回家去了？”和尚说：“我送在他姑母家中去了，此时不能教他露面，一露面贾士正家内有几条人命，那就不好办了。”又问：“他的婆母可知道此事？”和尚说：“我也与他送了信了。昨日晚间是冯老爷你没把话说明白，紧说教我给你留下，我只当你是贾士正他们一伙之人，故此我才打了你一镖，实在可多有得罪。”冯渊说：“我也是错会了意了，我想你一个出家人，背着一个少妇，怎么能是好人呢！”说毕二位哈哈大笑。和尚从里间屋中取出一包面子药来，倒在茶碗内，叫用茶冲将下去。功夫不大，就听冯渊肚内咕噜噜一阵响，和尚说：“大概是冯老爷饿了罢！”冯渊说：“何尝不是。”立刻预备斋饭，不教冯渊喝酒，二人饱餐一顿，撤将下去，献上茶来。复又问：“这白菊花是那路贼人？”冯渊说：“陈州人氏，姓晏，他叫晏飞。”和尚说：“莫不成是晏子托之子？”冯爷说：“对了。”又问：“此人现今未能拿获？”冯渊说：“不

但他没拿住，连冠袍带履都没请回去哪！我就为此事而来。”就把藏珍楼怎么不好进去，里面有内应，来请刘志齐的话说了一遍。和尚又问：“请了刘志齐没有？”冯渊说：“请去了，昨日到他家中，他教人家请出去瞧坟地看风水，与人点穴，不定几时才回来呢！”和尚说：“是了，昨日他从我庙中回去，怎么说与人家看坟地？别是他不肯见你罢！”冯渊说：“真要是在家不见我，可不是交情。师父与此人相好么？”和尚说：“不错，莫逆至交，终朝净在我庙中谈话。”冯渊说：“师父，我这就要找他去。”和尚说：“不用，我派人去找他去，一找便来。”冯渊赶紧一躬到地，说：“就劳累师父派人辛苦一趟罢。”和尚把小沙弥叫过来，说：“你去到刘家团，把你刘伯伯请来，说我这里立等。”

小和尚去后，刘万通又问：“冯老爷作官之人，怎么外号人称叫圣手秀士？”这一句话问的冯渊面红过耳，羞惭惭的说：“实不瞒师父，我是个绿林的出身。”和尚说：“这就是了。老师是那一位？”冯渊说：“我的师父姓吴，叫吴永安。”和尚说：“这可不是外人，外号人称双翅虎，对不对？谢童海是你什么人？”冯渊说：“那是我师叔。”又问：“冯老爷定下姻亲没有？”冯渊说：“实不相瞒，先在邓家堡，后在霸王庄，又在王爷府几天，因此就耽误了。”和尚问他这些话原是有心事，他临出来之时，老太太附耳低言，就是教他盘问盘问冯渊，姑娘是大了，又不知道他的准底，又贪着他有官，品貌也不错，问问他要没成家，就把姑娘给他。和尚问了问，他是吴永安的徒弟，所以这门亲事可以作的。又说：“冯老爷，既是你没定下姻亲，方才我这甥女儿你也见过了，颇不丑陋，意欲与你为妻，不知冯老爷意下如何？”冯渊一听，“唔呀，唔呀”闹了两个“唔呀”，说：“师父，论这

件事我也不能不应。无奈我是展大人、蒋大人差遣，前来与刘先生下书。我要在半路定亲，有碍于例。”和尚说：“这有何难。只要冯老爷你愿意，我就有主意。”冯渊问：“怎么个办法？”和尚说：“亲事只要定妥，有人问你就说前三年头里定的，他们那里搜查那个细底去。就是冯老爷不愿意，那可不行。”冯渊说：“我是情甘意愿。”和尚说：“既然愿意，冯老爷多少留下点定礼。”冯渊说：“不行，我是任什么没有，有个夜行衣靠包袱还丢了，准是教我们伙计偷了去了。玉佩等项我是素常不爱戴那些东西。”和尚问怎么把夜行衣靠也丢了，冯渊就把住店过那院菜园子问老婆子话，回来就丢了，贾士正家中又遇见徐良，准是他偷了去了的话说了一遍。和尚问：“这徐良是谁？”冯渊说：“你难道没看见他们前边交手吗？”和尚说：“我可知道他们前头动手，我没上前面去，故此不知是谁。”和尚为难了半天，一回手从箱子里取出一宗东西来，是一根崭新鹅黄丝蛮带，教冯渊系上。把冯渊那根丝蛮带解下来摺叠摺叠，用一张红绵纸包上，这就算为定礼，并且还吉祥，带“子”带“子”。冯渊倒把一根新丝蛮带系好，把刀挎上。

就见小和尚进来说：“刘伯父到了。”和尚说请。就见刘志齐青四楞巾，翠蓝袍，腰系丝绦，白袜朱履，白脸面，三绺长髯，见和尚抱拳带笑。僧人合掌当胸，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小弟问询过去了。”冯渊过来深深一躬到地，说：“刘先生一向可好！”刘志齐答礼相还，上下瞧看两眼，并不认识。问和尚：“这位是谁？”生铁佛说：“你们二位不认识？”冯渊接着说道：“刘先生是贵人多忘事，我叫冯渊，上次同着沈中元到过府上一趟，还是在你家中住宿的。刘先生莫非竟自忘记了不成？”刘

志齐说：“原来是冯贤弟，千万恕我。”连连告罪。冯渊就把三封书信掏将出来递与刘志齐。刘先生接书还未能打开观看，说：“昨日晚间打门是你吗？”冯渊说：“不错，是我。”刘先生说：“怎么贤弟你也不把话说明白了，我情实是在家中，没见。说是南阳府的，我万没想到是你，总疑乎是团城子那里请我来了。我如今与他们断义绝交，倘要见面，倒有些碍难之处。”随说着话，就把三封书信打开一看。俱都看毕，微微一笑说：“冯老爷如今作了官了，可喜可贺，这个方算是个正途。论说这三封书信我冲着那位都应当前去，无奈我可不能从命。此楼是我摆的，冲着东方保赤。如今他们小弟兄们任意胡为，我再三劝解，他们是执意不听，我与他们断义绝交，三节两寿之礼我都一概不受啦。我如今要去破楼，他们不能不知，我岂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你们几位恼了我都使得，我不能做这样事情。此楼没有多大的奥妙，你们那里不是没有能人，辨别着办理办理就行了。”冯渊说：“不行，非你老先生去，此楼万不能破。”央求再四，连和尚说着如今怎么是亲戚，把甥女儿给冯老爷的话说了一遍。刘志齐无奈之何，说：“我去可不能，我给你们画个楼图去，此楼可破。”和尚说：“得几时才能画得？”刘志齐说：“后天可得。事不宜迟，我还是就走。”和尚、冯渊送将出来，复又深施一礼。刘先生去后，和尚又带着冯渊至酒铺里拜见岳母，给了定礼，仍然回庙。等到第三日楼图画得，冯渊拿着楼图回公馆。

破藏珍楼，下回交待。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获 周凯到树林脱身

且说第三天将楼图画好，先生未到，是专人送来的，并有一封回书，说：“我们先生有些身体不爽，派我送来。”和尚赏赐了家人，说：“我得便往家中瞧看他去。”家人去后，冯渊打开楼图，同着和尚看了一看，看了半天，连生铁佛也都不懂。和尚说：“不可在此久待，即速起身要紧。”冯渊仍用油绸子贴身系好，和尚拿出二十两银子来，给冯渊以作路费。冯渊再三不受，生铁佛讲之再四，冯渊这才收下，告辞起身。将到庙外，见前边一阵大乱。见有地方前边拿着竹杖儿乱抽，不教闲人近前，后面有青衣喝道，后边一乘大轿。冯渊将出庙门，和尚复又把冯渊拉进来了，把庙门一关。冯渊问：“因为何故把我又拉进来哪？”和尚说：“姑老爷你还看不出来吗，这是上贾士正家内验尸去，咱们总是躲避躲避为是。”容他们过去，冯渊这才辞别起身，和尚嘱咐路上千万谨慎，冯渊点头说：“谨遵师父之命。”带着楼图够奔五里新街而来，暂且不表。和尚回庙不提。

且说山西雁一弩箭把周凯耳朵打豁，然后削了他的刀，又削了贾士正的刀，众家人往上一围，也削了他们不少兵器，自

己要到后边救难妇去。到了后面，难妇早教人救出去了，还杀了四个婆子。徐良总疑乎是冯渊办的事情，自己回店。见冯渊没回去，又疑乎他准是上菜园子去了，回到自己屋中安歇睡觉。次日，还想着要给冯渊的夜行衣靠包袱，将教店中打脸水烹茶，就听店中一派的喧哗乱嚷。徐良出了屋门，就见店中人在那里说：“掌柜的，你瞧这事情诧异不诧异？”徐良问什么事情。伙计说：“昨日西院住下一个蛮子，他说丢了一个包袱，后来我们掌柜的过去一评这个理儿，他又说不要紧了。今日早晨门还关着，把人丢了，大概瞧他这个人苗头不正。”徐良这才知道冯渊没回来，暗暗纳闷。准知道动手时节他走了，不能遇险。那少妇也救啦，夜行人规矩，但分能回店总然回店。连徐良也猜不着是什么缘故，只可对着店家说：“你们只管放心罢，这个人我也曾看见了，他绝不能是个贼。倒许是个番子，许是半夜里赶下贼去了。该多少饭钱店钱，他要跑了我给。”店家说：“饭钱店钱已然给过了，就是这个人走的奇怪，门还没开哪！”徐良说：“既然给了店钱饭钱更不要紧了，与我预备饭罢。”店家答应一声，给徐良预备早餐。直等了三天，并没音信。晚间忽生一计，非到刘家团看看不可。吃完了晚饭，等到二鼓多天，也没换夜行衣，就是随便箭袖袍，直奔刘家团。

进东口，路北第一门，门户早已关闭。心想着蹿进墙去，先看看刘志齐在家内没有。倘若不在家，那臭豆腐不定有什么缘故了。也许冯渊把菜园子事办完，见着刘志齐，打那么就走了。且到里面看看，实在不得信，或是问问他们打更的与家人，他们必然知晓。蹿上南房，扒着前坡一看，冷冷清清，够奔四扇屏风而来。屏风门左右有两段卞子墙，纵在西卞子墙上一看，只

见三间上房，两间耳房。往上房屋中一看，灯烛辉煌，上垂首是刘志齐，下边是他妻子，就听见那里讲论冯渊的事。徐良离着甚远，听不很真切，自己一想，非到窗棂之外方能听得明白。跃身下墙，奔到上房，只顾心神念净惦记到那里听话，不略有一宗物件挂住脚面，往前一迈步，绳子兜住脚面，身不由自主，噗咚栽倒在地。往起一爬，连手都教绳子绕住。这一摔倒，把徐良吓的胆裂魂飞。只听见遍地都是小铃铛乱响，一抬腿哗唧唧铃铛乱响，一抬那条腿哗唧唧铃铛乱响，手一抬也是那铃铛乱响，手足全教那绳子索住。徐良也不敢动转，四面八方，墙头底下，房檐底下，前后院，铃铛乱响。屋内刘志齐先生不慌不忙，叫：“刘安。”不多一时，从屏风门来了一位老管家，手提灯笼，直奔上房，连徐良一眼也不看。他在屋门外阶台石上一站，说：“呼唤老奴有什么事情？”先生说：“教三哥来罢，这个人捆上，带过来我问问。”老奴答应，转头出来，叫进一个人来，约够二十多岁。老家人打着灯，他过来。徐良借着灯光一看，满地下尽是绳子，横三竖四。那个人过来，先把他的刀抽出来，腰中掖着两根绳子，把徐良两只手上绳子摘开，原来那绳子全是活扣，一摘就开，把二臂给他捆上，然后摘脚上的，全都与他摘开，捆好。把山西雁往肋下一夹，找着道路，直奔到上房。到了屋中，把徐良往地下一放。

老家人说：“你跪下，央求央求我们老爷罢。看你也不是久惯干这的，让我们老爷施份恩把你放了就结啦。”徐良说：“你少说罢。别看我被捉，我可不是贼。你打量着我是偷你们来哪？刘先生，我可不是被捉贪生怕死，皆因我叔伯父、我的朋友，都与你相好，我可不能不给你行个礼儿。”说毕双膝跪倒。刘志齐

见他昂昂相貌，仪表非俗，连忙问道：“壮士贵姓？”先教妻子回避了。徐良说：“我姓徐名良字世长，御前带刀四品护卫之职。”就把冯渊前来，有三封书信，与你下书的话说了一遍。刘志齐一闻此言，赶紧下位，亲解其缚，说：“徐老爷到了，实在不知，多有得罪。既然同着冯老爷前来，为何夤夜到此，是什么缘故？”徐良就把自己住店，到贾士正家里，夜晚分手，到今未见，到此处打听打听，不略到此已晚，不好叫门，我才跃墙而过，到此被捉。刘志齐让献茶，把刀仍然交与徐良，又问：“冯老爷的事情你是一字不知？”徐良说：“我是一字不知，他并没回店。”刘志齐就把冯渊被伤，受毒药镖，教青莲治好，遇和尚，到法通寺与青莲联姻，画楼图已然画好，今日拿去起身的话说了一遍。徐良这才知道，复又与刘志齐行了一礼，说：“我不能在此久待，追我们冯老爷去要紧。”刘志齐一定要备酒待承，徐良再三不扰，告辞出去。先生叫开门，别打墙上走了。徐良问：“刘伯父，你这院中，各处大概全有消息罢。”刘志齐说：“岂敢。好兄弟，怎么你以叔伯相呼？”说：“实不相瞒，我这里并没别的信息，无非是一个串地锦。房上墙上一概没有。但分知道，人家也不上我这里来，只要一下墙，他就不用打算走了。别的并没有什么消息，我又不作国家犯法之事，要那些埋伏何用？”徐良一听，说：“也倒有理。等我们破楼之后，再来造府道劳。”刘志齐说：“岂敢，岂敢。”随说着话，直送到门首，徐良回店，家人把门关上。

山西雁到店仍然蹿墙进去，回至自己屋中。天光已亮，叫店家算帐，俱都开付清楚，拿着冯渊包袱，出店直奔南阳府而来。走着路，连打尖都不敢迟延时刻，怕是冯渊早到，一半日把

楼一破，连冠袍带履、鱼肠剑一件不能得着；又一算日限，非连着夜走不行。把主意定好，走至吃饭时节，又饱餐了一顿，买些干粮揣在怀里，连夜往下紧紧的一走。越到夜间越好走路，没有许多过往之人，走着清静。到第二日晚间，见前边一片树林，有一个人扎入树林之中去了。山西雁想道：别是白菊花罢！要是他，这可是天假其便。也奔树林内来了。就听那人一声长叹，自言自语在那里说话。徐良一听，原来是他，也觉着欢喜。这个可倒不是白菊花，是玉面判官周凯，这个人把他拿住也倒可以。就听他在那里说：“我无缘无故，在姚家寨打发我出来，走这么一趟外差，头一次见着这白眉毛老西，把我耳朵打豁了，把我的刀也给削了，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大概生有处，死有地，这就该我回去的地方了，就在此处寻一个自尽便了。”徐良刚要拉刀过去，一听他要寻死，等着他吊上拿他岂不省事？自己就在树后一蹲。听见他说：“寻死都找不着一个树杈儿了。”又说“这里可以”，又说“不行，这个树杈太软。哎，那边可到行了。这里可行了，我解带子搭上就得了。”徐良听了半天没有动静，想着必是吊好了，撒腿往前就跑。身临切近，遍找玉面判官周凯，踪迹不见。

徐良骂道：“好鸟八的，冤苦了我了。老西终日打雁，教雁啄了眼了。谅他跑他还跑的了多远？”随说着就出了树林之外，往地下一趴，夜晚之间要趴在地下看得甚远。就见正南上有一条黑影，徐良就追赶下去，追来追去离不甚远，把大环刀往外一亮，一个箭步蹿将上去。那人也就把刀亮出来，说：“唔呀，什么人？”徐良一听是冯渊的口音：“原来是臭豆腐么？”冯渊说：“醋糟，你害苦了我了。”徐良说：“我倒害苦了你啦？要不是我

到，你早教玉面判官、贾士正结果了你的性命，你还不谢我活命之恩！”冯渊说：“我谢你活命之恩？为什么？我受毒药镖之时节，你不前去救我，要不是我的命大，我早死多时了。”徐良说：“你那一毒药镖没白受，我要救了你，那里找媳妇去哪？”冯渊说：“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徐良说：“我有耳报神。”冯渊说：“不要满口乱道，到底是听谁说的？”徐良他就把怎么到刘志齐家中去打听，他说的话学了一遍。冯渊说：“得楼图是真，提亲事是假。”徐良说：“你瞒我不要紧，我回去见着大众之时，全给你说出来。你要好好央求央求，我一字不提。”冯渊听徐良这套话，走着路上苦苦一央求徐良，千万别给他提出联姻之事。徐良方才点头，见大众不提此事。

且说公馆大众见冯渊去后，徐良也不知道往那里去了。智爷说：“不用说，徐良准是追下冯渊去了，他说冯渊不能办这们大的事情嘛！准追了去了。”直等到五月十四晌午光景，还没见二人回来，蒋爷真着了急了。并且街上众人吵吵嚷嚷，要看明天擂台。冯渊不回来可以，徐良不回来这个擂台事情可不好办。正说之间，忽见帘子一掀，冯渊同着徐良笑嘻嘻的进来。智爷说：“如何？徐侄男跟下他去了不是。”蒋爷说：“智贤弟可算先见之明。”又问冯渊请的刘先生怎么样了。徐良、冯渊先见大众行礼，然后冯渊说：“人可没请到，画来了楼图，请大家一观。”打开楼图，众人瞧看，议论谁去破楼。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三盗鱼肠剑大众起身 巧破藏珍楼英雄独往

且说冯渊进门，大家见了一回礼，然后把楼图解将下来，打开包袱，先把书信递将过去，后把楼图打开，铺在桌上。大家一看，头道门、二道门、三道门、四道门，头道门台阶底下是活心子，不用管他，坠落不下去。龙须不用动他，也不能扎人。若要破楼，总得有宝刀宝剑方能得了功，用刀插入门缝往下一砍，自来两扇门就坠落地中去了。那门一下去，用宝刀宝剑将“藏珍楼”三个字砍落，那门就不能复又上来了。进得里面，用千里火照着，二道门叫藏珍门，东边门上有八楞划子一个，用手往里捻开，人可要往旁边闪躲，容那个巨鬼起来用叉把门口堵住，容那三支弩箭从鬼口中打出来之后，三支弩箭打完，那鬼自然躺下，砍落“藏珍”二字，那门就不能复又关闭。蹚过屋中那个大深坑去，那大鬼身后有两根铁链，用刀剑将两根砍折，那鬼就不能又起来了。三道门叫五福门，双门一推就开，先把两个门环子砍落，然后把五个“福”字也全部砍落。进了屋中，那当地柱子上有一朵金莲花，把他削折，铁叉子也不能出来了，桌面子里头鲇鱼头的刀也出不来了，桌子也不能转了，

柱子也不往下沉了。在柱子左右两个圆桌面以前，地下有两块翻板，长够五尺，宽够四尺，把这两块板子揭开，人就坠落不下去了。第四道门叫“觅宝门”，左右有两个门，上面挂着帘子。当中有一块大堂帘子，类若戏台一般，左右两旁，如上下场门一样。那两个门上一边有两个铜字，俱是鼓出来的，一边是“堆金”，一边是“积玉”，虽有帘子，把帘子掀开也进不去。后面有两块木板门，从外边也开不开。当中挂着一个堂帘，堂帘上面也有三个字是“觅宝门”。堂帘后头却是四块榻扇，倒是一推就开，那榻扇通上至下全是四方窟窿，每个窟窿内有一支弩箭，那弩箭全是毒药煨成，若要一推榻扇，身上就得中了弩箭。要破他，先把这四个“堆金”、“积玉”字砍下来，那两边的门就开了。后边全是木板镶地，可别往后走，先把四扇榻扇后头有一根铁条砍折，容他把那弩箭尽都放将出来，仍然还从榻扇当中走进去。一进里面，当中有一块四方翻板，把那板子掀起来，往下是一磴磴的梯子，从梯子下去，到了平地，直奔正北，到北边开着两扇大门，全开着。进大门，东西有两个小门，俱挂着单帘子，里面是一磴磴的胡梯，全是木头作成，千万可别上去。若要上去，半路拐弯之时，蹬着消息，前边下来一块铁扎板，后面下来一块铁扎板，就把人圈在当中。倒是迎面往正北去，有一个月洞门，瞅着可险，上面挂着一口铡刀，只管钻铡刀而入。里面也是胡梯，从这里上去直到楼上，可就没有消息了。柁上有鱼肠剑，冠袍带履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放着了，自己上去找去。大家看毕，齐声喝彩。后边还写着：藏珍楼外面周围俱是七尺宽的翻板。

蒋爷说：“楼图是到了，就在今晚间前去破楼方好。你们大

家议论议论，谁去破楼？”问了一声，并无人答言，彼此面面相觑，你瞧着我，我瞧着你。蒋爷又问：“那位前去破楼，请万岁爷冠袍带履？”随问着，可就瞧看着智化。智爷他一语不发。蒋爷心中纳闷，想着大概准是他去。头一件他有紫电剑，能断各处消息；二则他又往团城子去过两趟；三则他是最喜要名的人。怎么他不答言，是怎么回事？又看智爷，是低着头一语不发。蒋爷说：“这一去就成功，到底没人答言是什么缘故？到底是那位辛苦一趟？”展爷也愿意教智爷前去，说：“蒋四哥，不碍，不用着急，没人前往我去。”蒋爷说：“展大弟去，很好，很好，大事准成。”展爷这一答言，要去的人多了，徐良、艾虎、白云生、卢珍、冯渊全要去。

展爷说：“我不答言，你们也不去，我一答言，你们全都要去，不然教你们几个人去罢。”徐良说：“人无头儿不行，鸟无翅儿不腾。我们如何敢去？全仗你老人家，我们不过是寻风而已。”智爷在旁说：“展大哥，只管把他们带了去罢，无妨，我准管保没事，有错朝我说。”徐良说：“臭豆腐，你就不用去了。”冯渊说：“醋糟，那是你不用去了。”徐良说：“偏不教你去，用不着你。”冯渊说：“我偏要去定了，没有我不行。”蒋爷也说：“冯老爷，你不用去了，何苦为这们点小事大家争论。”冯渊说：“请人应是我去，请冠袍带履应是你们去，你们不知道请人去吸呼废命。”蒋爷说：“大家只顾看楼图，也没细问你们的来历，怎么叫吸呼废命，是什么缘故？”徐良说：“这可是你嘴里说出来的，别怨我了。”就如此如彼，这般这样说了一遍。冯渊一闻此言，羞的面红过耳，只可在展大人、蒋大人面前请罪。蒋爷说：“这也是一件好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又不是在军营里，出兵打

仗，临阵收妻，犯了军规，该当有罪。我们应当与冯老爷贺贺才好。冯老爷，依我说，你不用去了。前番取楼图，这是头一件功劳，写奏摺之时不能不写你的头功，况且还是你一人独功。”冯渊只可诺诺而退，暗暗恨怨蒋平不公。书不重叙。吃了晚饭，等到二鼓之半，展爷带领小四义，换了夜行衣靠，系上百宝囊，带上兵刃，爷五个直奔团城子而来。蒋爷、智爷说：“回头道喜。”

展南侠带领小四义出离店外，蹰房跃脊，够奔团城子。正北有座树林，徐良说：“展大叔，请你老人家到树林里面说句话。”展爷说：“使得。”进了树林，找了块卧牛青石，让展爷落座。展爷说：“有什么言语，只管说来。”未从说话先给展爷一跪，展爷说：“侄男有话慢慢请说，为何行礼哪？”徐良说：“我们五个人，冲北磕头生死弟兄，我与我老兄弟每人有一口宝刀，大叔你老人家也有一口宝剑，比我们的刀还强哪！就是我们大哥、老四没宝刀宝剑，二哥又是个浑人。此番去到藏珍楼，请冠袍带履不必说，无论谁请出来都算你老人家请出来的。我们几个人都商量明白，无论谁得着这口宝剑，都要送给我们大哥。只恐怕到了楼上你老人家得着这口宝剑，恳求赏给我们大哥。你老人家要没有巨阙剑，我们天胆也不敢与你老启齿。按说我们四爷与我大哥俱都没有宝物，怎么单给我们大哥讨要，是什么缘故？可不是我们弟兄之中有偏有向，皆因他是外号玉面小专诸，为的是成全他这外号儿，故此央求你老人家，要得着赏给我们大哥。”展爷一听，暗暗心中夸奖徐良实在机灵，此事不能不应，说：“你们弟兄都有这般光景，我要得着，万万不要。”徐良一回头说：“大哥，你先过来谢谢展大叔。”芸生很不愿意，

既有徐良这般说着，不能不过来给展爷磕头，跪倒身躯与展爷行了一礼。展爷连忙用手搀起来，说：“贤侄只管放心，我要得了宝剑，必然送给贤侄。”芸生站起身来。展爷又问：“徐贤侄，还有什么话说没有？”徐良说：“并没有别的言语了，就是这一件事情。”说毕大家复又出了树林，直奔团城子而来。

来至城墙底下，徐良把百练索掏出来，搭住城墙，一个跟着一个上去。到了里面，徐良仍然嘱咐小心翻板，也是一个跟着一个下去，然后把百练索收将起来。徐良仍然在前边带路，展南侠与小三义俱在后面，绕过太湖石前，就见头里有一条黑影，从东南往西北直奔红翠园。将才过去一个，又追下一条黑影，也奔红翠园去；就见后边又追下一个，也奔红翠园，全都飞也相似。艾虎低声说：“又来了一个。”大家一看，这个从正北而来，也奔红翠园。你道这些个人都是谁？正北上来的这是冯渊。皆因是都不教他上团城子来，越想越有气，明知徐良怕他得着这口宝剑，故此才不教他来。他一想请人教他去，该有好处你们不教我去，难道说我一个人不会前去？自己换了夜行衣靠，背插单刀，系了百宝囊，并没告诉别人，也是蹚房跃脊，直奔团城子而来。到了团城子，用百练索抓住城墙，捋绳而上；到了里面，也是捋绳而下。他也不知道有护墙壕，一踹城墙，倒腰纵过翻板，脚点实地，直奔正南。他也不知那里是藏珍楼，自要见着大家，他打算见一面分一半。就听见徐良说穿过果木园子，南边是藏珍楼，北边是红翠园，也没找着果木园子，就见前边一段墙，见里面有灯光，他就蹚进墙来。见三间上房，靠西边那间有个小后窗户，冯渊一纵身蹚上小后窗户台上，单胳膊一挎，用指尖蘸唾津戳一小月牙孔，屈一目眇一目往里窥探。

这一瞅他就猜着八九的光景，准是金仙、玉仙。见金仙穿着是长大衣服，玉仙倒是短衣服，青绉绢小袄，青绉绢中衣，青绉绢汗巾，青绉绢包头，大红窄窄弓鞋。全是满脸脂粉，环佩叮咚。冯渊心中忖度：醋糟说这两丫头本领出色，要论我的本事更不行了。又看西墙挂着一对练子锤，一对练子槊，还挂着两口刀。就听玉仙叫婆子说：“你不是请王三爷去了么，这个信是没带到罢？”婆子说：“带到了，得便就来。”正说之间，忽听一声痰嗽，启帘进来一人，一身银红色衣服，紫头巾，白脸面，五官透俊，原来就是金弓小二郎王玉。皆因是他知道东方亮有两个妹子，特意的上果园子拿着弹弓子打鸟，一弹子一个。金仙瞧他这身工夫，暗暗叫婆子与他传书递柬，二人私通。今天玉仙把王玉请来，与他议论事情。王玉进来之时，玉仙让他坐下，王玉问：“妹子有什么事情教我？”玉仙说：“明日擂台之上，我算着我哥哥凶多吉少，大概准有官人前来。寻常时节，还有校尉上咱们家里来哪！前日不是藏珍楼结果了两个校尉，我还拿住了一个护卫，外边还不定有多少校护卫哪！咱们家内又放着犯私的东西，摆擂台又是犯私的事，我苦劝我哥哥，他执意不听。我们两个人天大的本事总是女流之辈，此时除了你，我们没有近人，你得给我们出一条妙策。”话犹未了，墙上摘练子槊，说：“窗户外头有人暗地偷听。”

这一出来，冯渊生死，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冯校尉舵上得剑 山西雁楼内着急

且说冯渊在后窗户听他们说要商量准备，正说话之间，他会看见窗户外面有人。冯渊吓了一跳，连徐良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是自己？打量着要跑。将下来，就听前窗户外头哗唧，嘣，哎哟，噗咚，躺下了一个。哗唧是练子一响，嘣是打在脊背之上，哎哟是一嚷，噗咚是躺下了，立刻四马倒攒蹄捆上，携着往屋里就走。来到屋中往地下一扔，回手把练子掣往墙上一挂，也不理那个人，又与王玉说话。冯渊这才明白，他看见是前窗户外面有人，不是看见自己，倒要看看他怎么办。

王玉瞧见那个人就急了，说：“妹子，拿住这个人怎么办？”地下那人是苦苦哀求：“二位妹妹饶了我罢，再也不敢往这里来了。”你道这人是谁？此人就是赫连方。皆因他看见过王玉上这里来，他就心中一动，就疑着两下私通。今日正要摆酒，见王玉一扭身出来，他也就跟下来。果然见他跳进红翠园，他也就跟进来了。这可就是徐良看见的，头一个是王玉，第二个是赫连方，第三个还没到哪！赫连方苦苦求饶，下次再不敢来了。也搭着姑娘眼睛真快，拿的也快。玉仙就瞧见窗户上有

个小黑窟窿，摘槊往外就跑，赫连方瞧事头不好，一扭身就跑，从脊背练子槊就打上了，打了个跟头，立刻就捆。拿进来求饶，姑娘不理他，又哀求王玉，说：“王三哥，你与我讲个人情罢！”王玉说：“使得。”原来是与他倒托，说：“妹子，这个可是万放不的，是你杀他是我杀他？放了他不要紧，怕他前边去说，那可就了不的了。”姑娘说：“不要紧哪！”王玉说：“可千万别放他，放了他我就是杀身之祸。你要不杀他，我可动手了。”姑娘说：“你这个人实在太小心了。”就从壁上把刀摘将下来，噗哧一声，结果赫连方性命。叫小红过来把他解成了六块，扔在木炕里头了，还照样办理，后用灰土压埋血迹。

玉仙又问：“三哥，你打算怎么个主意？我哥哥轻者是死，重者是被捉住。你要出一条妙策。”王玉说：“我虽是男子，远韬近略实不及妹子，望妹子出个主意，我是无一不随。”姑娘说：“若要擂台事败，就是咱们三个人过去也是不成。我哥哥要是教人拿去，必然解往京都，咱们找个要路，劫抢囚车，或上京都劫脱法场。除此之外，别无主意。”王玉说：“正好，我有个朋友是商水县黑虎观里面老道，要在那里等候准行，正是上京的咽喉要路。要劫囚车，教他打发小老道出去打听，那时一到，你我可劫囚车。若要劫脱法场，咱们巧扮私行，够奔京都，打听那门外头行刑，咱们就在那门外头找店住下，那时差使一到，咱们舍死忘生劫救哥哥。我说句丧话，倘若二位哥哥有性命之忧，咱们三个人一同够奔朝天岭，我约会大众，必要给哥哥报仇。”姑娘说：“但愿无事才好，咱们这是多料。”

冯渊把这些话全听在心里，不料底下有一个人把他双腿抱住，往下一揪，也就随着下来，噗哧往地下一躺。那人把他往

肋下一夹，面朝外撒腿就跑，直奔果木园树林之内，一撒手，噗咚把冯渊扔于地下，冯渊吓的是浑身立抖。就由红翠园把他拉下后窗户时节，随着下来不敢争论，恐怕屋中听见有声音，知道那个丫头利害。不略教人夹起来就跑，可巧门也开着。自己想使一个鲤鱼打挺，那人是个行家，左手拢住冯渊一只胳膊，往肋下一夹冯渊那只胳膊，用手往后一别，不能动转。面朝下，要想瞧见都不得能够。来到树林，撒手摔在地下，那人把刀亮将出来，恶狠狠往下就剁。冯渊明知躲闪不及，把双睛一闭等死。那人倒噗哧一笑，冯渊这才细瞧。往起一纵身躯，用手一指，说：“唔呀，你这孩子真把我吓着了。”

你道这人是谁？原来是龙天彪。白昼之时，一算今天十四，明天就是十五，亲身至公馆打听请刘志齐的信息，那时节冯渊还没到哪！蒋爷告诉他一套言语，不管刘先生到与不到，今天晚间总要去人。又告诉他明日正午，团城子东门外头给他预备下三辆太平车：“容大家上擂台之后，你带着你两房妻子连你岳母，并带些细软东西，归奔信阳州。你也不用管擂台与公馆之事，回家办理妥当，你也不用上南阳，你上京都开封府，奔咱们校尉所中相会。”天彪领了蒋爷这套言语，回来告诉龙爷、史爷。晚间出来到后边照料照料，就见有两条黑影直奔红翠园，他也奔红翠园而来；这就是徐良看见末尾的那条黑影。将上墙头，就是赫连方被他们拿到屋中之时，吓的自己也不敢扒墙头观看，直奔后面而来。见后面窗户那里还扒着一个人，细细一看，原来是冯渊，他也在那里把屋中之事听了一个明明白白。时刻甚大，小爷总疑着冯渊贪看姑娘，不肯下来。小爷一赌气，吓唬吓唬冯渊，这才把他夹在树林。说：“冯老爷，你太无出息

了，怎么你看着两个姑娘一点儿也不动？”冯渊说：“你这孩子，有这么闹着顽的么！我那里是看姑娘来着哪，我是看他们杀人，听他们说要紧的言语来着。怪不得你师父说这两个丫头利害，随随便便的就出去了，不慌不忙的就拿进来了，似有如无的就把赫连方杀了，唬的我也不敢动了。”天彪问：“冯老爷，到底是作什么来了？”冯渊说：“我是请冠袍带履来了。”小爷说：“因何不去请去？”冯渊说：“我不认识，你把我带了去罢。”天彪说：“使得。”天彪在前，冯渊在后，来到藏珍楼短墙那里，叫冯渊进去，天彪往正东跑下去了。冯渊一跃身蹿入矮墙之内，将要扑奔藏珍楼，见前边许多人全在那里。徐良眼快，说：“冯渊来了。”冯渊身临切近，说：“我一步来迟就赶不上了，见一面分一半。”徐良说：“臭豆腐，你上这里作什么来了？”冯渊说：“醋糟，你上这里作什么来了？”原来是展爷带领小四义将至短墙，飕飕飕大家往里一蹿，艾虎低声说：“别忙，有人追下来了。”徐良叫他下来，大众没奔藏珍楼去，都在墙下一蹲，可巧冯渊进来。别人还可，惟有徐良见着冯渊，两人就得口角分争。展爷说：“冯老爷来就来罢，咱们破楼要紧。”大家扑奔藏珍楼。

到楼门以外，众人一瞅，全是呆柯柯发怔。就见七层台阶上面搭着一块木板，类若木板桥一般。铜龙的龙须坠落台阶之上，“藏珍楼”三个字不知被什么人砍落于地，两扇门坠落地下去了。往里一看，黑洞洞看不真切。展爷说：“不好了。”回头叫徐良：“咱们来迟了，此楼不知被什么人所破，大概万岁爷冠袍带履准许又教别人得去。”小四义一个个面面相观。徐良说：“展大叔，咱们到里边一看便知分晓。”展爷点头，仍是南侠在先，把千里火筒取将出来，上木板桥，然后告诉大众说：“到七

层台阶总要颤巍，不要害怕。”众人说：“我们都知道。”展爷等进了头道门，一晃千里火，见二道门“藏珍”二字削落在地，又看坑中那个巨鬼躺在里面，头上三角尽都削掉，叉头砍落，净剩叉杆。东西两条铁链子俱都削折。展爷纳闷：“这是什么人办得事情？”又到五福门，五个铜“福”字俱都削落在地，那根柱子上金莲花削落，桌面上刀也削落，桌子前边起了一块翻板，长够五尺，宽够四尺，往下一看，如同一个黑坑一般。西边那块翻板未起。又至四道门，“堆金”、“积玉”、“觅宝门”七个字尽都砍落，门帘幔帐俱都扔在地下，当中四扇榻扇里边弩箭俱都发将出来。四扇榻扇大开，进里面单有一个四方黑窟窿，倒下台阶。徐良要在前边走，展爷不教。

徐良说：“展大叔，侄男猜着了什么人破楼，准是我智叔父。”展爷问：“怎么见得是他？”徐良说：“咱们临来之时，他说你们去罢，请冠袍带履不费吹灰之力。必是他老人家先来一步。展大叔请想，这话里岂不是有话么？”展爷说：“如若是他还好，若是别人，我就得死。”随说着话，鱼贯而行，由梯子一磴磴直到了平地。只见正北有扇大门大开，进了大门，东西两边小门，全是一磴磴的胡梯。展爷思想：这楼图画的明白，这两个小门万万进去不的。又见正北上有一个月洞门，上面横担着一口大铡刀，冷森森的刀刃冲下。徐良一揪南侠说：“是我智叔父来了，你老人家请看罢。”用手一指，说：“请看在这里写着哪！”就在月洞门上垂首，贴着一个黄帖儿，黄纸写黑字，半真半草半行书，写着：“箱中有宝，枪中有剑。由此处上楼，别无险地。”是智爷的笔迹。南侠一看不错，暗暗称赞：真是奇人也！

原来智化早就打好了这个主意，自己涉险，让他们擎功。

论走倒是南侠先走的，智爷倒是后出来的。团城子里面道路比他们熟惯，他从西城墙而入，进来就是藏珍楼。先用木板搭在台阶之上，盖住翻板。也仗他有这一口紫电剑，要没有白菊花这口剑，也不能成功。先用宝剑砍断龙须，后削“藏珍楼”三个字。书不絮烦，把四道门消息俱都用宝剑砍坏，由觅宝门台阶下去，走月洞门，钻铡刀上去。到了上面，见正北有一只箱子。用宝剑砍落锁头，揭开箱盖，晃千里火瞧明白了，是万岁爷冠袍带履，复又盖上。就见两边有两个大阁子，类若书阁儿一般，里面尽是奇珍异宝，都是大内的东西，价值连城，世间罕有之物。上面有一块横匾，蓝地金字，是“多宝阁”。一抬头，见柜上挂着一口二刃双锋宝剑。智爷一晃千里火，从百宝囊取出一管小笔，又取出纸夹子来，拿了一张黄纸，就在纸上写的明白。然后把笔装好，复又下来，用粳米糰子把黄纸在门左边贴好。自己出了藏珍楼，就算大事全完。故此展爷进来看见字帖，就知是智爷先到。

徐良用大环刀把那一口铡刀砍落，大众方才上去。将至楼上，展爷就奔了箱子而来。冯渊一眼就看见柜上挂着这口宝剑，纵身用手揪住剑匣，往上一抖，把剑摘下来，双手一抱，死也不放。徐良一见，二目圆翻，劈手就抢。

若问这口剑肯给不肯，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夜晚藏珍楼芸生得宝 次日白沙滩大众同行

且说大众到了楼上，各有心事。徐良惦记着与白芸生大哥盗剑，展熊飞想着是冠袍带履，冯渊也为的鱼肠剑。可巧冯渊上来就把剑先得在手内，徐良一看宝剑教冯渊得去，不由气往上撞，劈手就夺。冯渊那里肯给，说：“前一回我得的宝剑教你绕去了，这一次任凭是谁我也不给了。我又不亏欠人家的情分，就是我们祖宗出来，也不能把这宝剑送给别人！”徐良说：“你要不给老西这口剑，你不用打算下楼！”冯渊说：“你要了我的命都使得，这口剑你不用想着了！”展南侠在旁劝解说：“徐侄男，剑已经教冯老爷得去，你一定与他要，他岂肯给你。再者，为这一口剑，也不必二人反目。你一定要要，把我这口剑给你。我想，先前专诸刺王僚，是在鱼腹内所藏的东西，你看这口剑有多大尺寸，难道说你还看不出来么？”这一句话把徐良提醒，暗暗心中忖度：冯渊这口剑，绿鲨鱼皮鞘子，黄绒绳挽手，连剑把够有四尺开外。又一想，智化外面写的明白，“箱中有宝，舵中有剑”；再楼图上也是“舵中有剑”。莫不成这个剑不是真的？一则尺寸不对；二则问宝剑不能就这么明挂着。有咧，

我往柁中看看。

想了半天，一纵身蹿上柁去，用左手把柁抱住，右手顺着柁上面一摸，上边也是平平；复又用手一拍，嘭嘭的类如鼓声相似。徐良心中欢喜，大概鱼肠剑是在柁中哪！用手一划，就听哧的一声，连纸带布尽都扯开。见中间有一个长方的槽儿，里面放着个硬木匣子，用手取出来，把匣盖一抽，晃千里火一照，里面有个小宝剑，连剑把有一尺多长，绿鲨鱼皮鞘子，金什件，金吞口，挽手绒绳是鹅黄灯笼穗。徐良把这口宝剑往抄包内一插，将硬木空匣子安放原处，飘身下来。此时冯渊只乐得在满楼上乱扭，说：“唔呀，我冯渊命中当有此一口宝剑。凭爷是谁，无论你们怎么绕湾子，我可不上当了。总而言之，不落人家亏欠，全都不怕。”自己在那里嘟嘟囔囔自言自语。艾虎在旁听着也是有气，到底是白芸生正大光明，把那口宝剑毫不介意。徐良下来说：“冯老爷，你得着宝剑，应当大家给你道个喜儿才是。”冯渊说：“我也不用你们道喜，我也不设摆香案。”徐良笑嘻嘻的说：“你把宝剑抽出来，大家瞧一瞧怎么个形像？”又向展南侠说：“当初专诸刺王僚之时，这鱼有多大的尺寸？鱼要小了，似乎这口剑可装不下。”展南侠说：“我知道那口鱼肠剑连把儿共有一尺零五分。”徐良说：“他这口剑够四个一尺零五分，别是大鱼的鱼肠剑罢！”展南侠说：“我也是纳闷。”冯渊说：“你不用管我大鱼肠剑小鱼肠剑，与你无干。”徐良说：“你拉出来咱们大家瞧瞧，这个事情未为不可，谁还能抢你的？”连展南侠说着教他抽出来大家看看：“我作保，绝不能有人抢你的。”冯渊这才将宝剑用力往外一抽，拉了半天也抽不出来。徐良说：“这剑拉不出来是什么缘故哪？”冯渊也会说：“大概准是

多年未出匣，锈住了。”展南侠哈哈大笑，说：“切金断玉的宝物，焉有长锈之理？”冯渊听了这句言语就有些灰心，又用平生之力，哧的一声这才把宝剑抽将出来。大家一瞅这口宝剑，全都大笑，却原来是半截锯条。冯渊说：“唔呀，我真是丧气。”

徐良说：“倒不是你丧气，是你没有那们大造化。幸亏你得了半根锯条，美得你满楼上乱扭，要真得着鱼肠剑，可着这世界上就装不下你了，故此有真鱼肠剑不能教你得着。你要看真正的，在徐老爷身上带着呢！”说毕往外一拉，教大众一看。外面装饰与那口剑一样，就是尺寸短。展南侠教他把里面宝剑再拉出来大家看看，徐良把剑哧溜往外一抽，寒光烁烁，冷气森森，类若一口银剑一般。展南侠说：“这才是真鱼肠剑，分毫不差。”只气得冯渊把那半根锯条带剑匣叭哒扔于楼上，说：“徐良，你真机灵，我种种事情全不如你。”徐良说：“别看我得着宝剑，我也不要，大家有言在先，将此物送与白大哥。”双手递将过去。白芸生还让了半天，这才将宝剑收下，佩在身上，说：“这口剑虽然是无价之宝，据我看实在难用，尺寸太短。”徐良说：“我告诉你一个主意，每遇动手之时，你把刀挎在左边，把剑佩在右边，动手仍然用刀，往近一欺身，回手拔剑，仍然削人兵器。”可见徐良实在聪明，一见宝剑他就出了这们一个主意。后来白芸生真就照着他这个意思，百战百胜。芸生把剑掖好。展南侠将冠袍带履请出来，众人参拜了一回，然后用大抄包包好背将起来，别的物件全都不管，就背着冠袍带履下楼，照旧出了四道门，仍是徐良带路，直奔西墙而来。过了两段界墙，到了城墙，用百练索搭住，一个跟着一个上去，仍然从外边下来，收了百练索，大家够奔公馆而来。

到了公馆，蹚墙而入。来至东院，启帘进了上房。蒋平一瞧展南侠肩脊上高耸耸背定，必是万岁的冠袍带履，随就道喜。展南侠说：“托赖四哥之福。”从肩头上解将下来，大家又参拜了一回，将冠袍带履放在里间屋内，然后大家更换衣服。俱都换毕落座，叫人烹上茶来。蒋平问道：“是怎么请出来的？”展南侠就把始末根由述说了一遍。蒋平把脚一趔，咳了一声，说：“罢了！智贤弟称得起是高明之士。不必说，他准是把藏珍楼一破，咱们的后事他一概不管了。”展南侠说：“怎么见得？”蒋平说：“咱们请他出来之时，他可问明白了，自要得了冠袍带履，还有什么事情？咱们说的，只要把冠袍带履请出来，别有什么大事一概不用你管了。如今是交友圆信，他准是出家去了。”展南侠说：“不出四哥所料。”随教他们摆酒，又谈了会子得剑之事，天光大亮，把残席撤去。芸生吩咐店家预备香案，自己也参拜了一回。忽见天彪从外面进来，与大众行礼。

蒋平见他一来，就知道有事，连忙问道：“你来有什么事情？”天彪说：“今日他们擂台上约请知府给他们出告示，又约会本地总镇大人给出张告示，他们这是倚官仗势摆的擂台，我特来给你们大家送信。”蒋平说：“本地知府姓臧，总镇是谁？”天彪说：“总镇姓白，叫白雄。”蒋平说：“这个人可不是外人，是范大人的妻弟。这知府并且是个贪官，咱们与他可无来往。”展南侠说：“这个知府我可知道，他当初下陈州之时，安乐侯庞煜修造丽芳园，起造丽芳楼，抢了金氏玉仙，是田起元的妻子，金玉仙坚志不从。这臧能是庞煜的幕宾先生，他会配一宗藏春酒，这酒无论是什么样的妇人，只要喝将下去，就能迷住本性。他把藏春酒配得，要害金氏娘子。臧先生出去，我把他们那酒

倒换过来，那藏春酒被他妻子喝了。可巧遇着庞福兄前来给他送银子，教臧先生妻子把他揪住，也不必细表。这们个工夫，臧先生回来，他就知道这酒大概是他妻子喝了。回到屋中，用凉水把他妻子灌将过来。他妻子觉愧，自己悬梁自尽。臧能拐了些金银财宝遁去，如今也不知道他怎么会作了本地知府。”蒋平说：“他既是作幕出身，现今作了知府，焉有不贪之理。这个白总镇绝不能与他们同党。”展南侠也说大概不能。蒋平说：“少刻我自有主意。”又问天彪：“昨日晚上破了藏珍楼，你们前边知道不知？”天彪说：“只顾迎接知府，议论擂台之事，并且托知府约请总镇大人，一者弹压地面；二者观看擂台打擂，故此后面之事，前头一概不知。”蒋平说：“你疾速快些回去罢，此处不可久待。”天彪告辞，直奔团城子而来。

单提蒋平叫张龙、赵虎拿展南侠的名帖，带领两名马快班头，上总镇衙门请总镇大人便服至公馆：“我们展大人有面谈之事。千万秘密，不可把风声透露。”说毕众人起身，直奔总镇衙门，将名帖递将进去，并将前言述说了一遍。又带着班头离了总镇衙门，回到店中，见了蒋平，说明来历：“总镇大人少刻即到。”果然工夫不大，从外面进来，先递进名帖，这里下了个请字。不多一时来在东院，展爷迎将出来。见这位总镇将军揸袖，蛮带扎腰，面似银盆，剑眉长目，鼻直口阔，虎臂熊腰。见面对施一礼，让至屋中，大家落座献茶，一一对问了名姓。又问蒋平与大众的来历，蒋平就把开封府文书教总镇看了一遍。白雄一怔，问：“冠袍带履可曾得着无有？”蒋平又把得冠袍带履，没有白菊花下落的话说了一遍。又问白雄：“今天擂台，还是亲身去，还是给他们出告示？”白雄说：“昨天有本地臧知府请我出

去，一半看打擂，一半替他们弹压地面，恳求再三。我如今既然知晓他们是恶霸之人，我断然不能前去。”蒋平说：“不可，总要大人亲身前去方好。”白雄问什么缘故。蒋平说：“这东方亮是奏明在案，与襄阳王叛反国家；臧能臧知府也是他们一党。大人前去，在那台上绊住东方亮、东方清、臧知府，看我的暗令行事。我要把手往上一招，大人就把三个人拿住，就算大人奇功一件。”总镇连连点头说：“三个人走脱一名，拿我是问。蒋大人、展大人若是要兵将可是现成的。”蒋平说：“很好，大人点起二百名步队，各带短兵刃，彼此暗有记认方好，省得临期自相践踏。”总镇点头领蒋平的言语告辞，大家送出去，然后众人归座用早饭。

把早餐用毕，忽听店外乱哄哄，俱是瞧看擂台之人。蒋平与南侠一议论，教张龙、赵虎看着冠袍带履，别者众人全都散走，可不要离得甚远。徐良把头巾往前一戴，先盖住自己的眉毛，总怕教人看见，艾虎同着他一路前往；卢珍、芸生二人一路前往；邢家弟兄一路走。惟独韩天锦，没人愿意与他同走。徐良冲着他使出了一个眼色，他就教冯渊跟他一路同走。冯渊也不愿意，再三推辞说不行。韩天锦一把将他抓住，往肩头上一扛，直奔白沙滩打擂去了。

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擂台下总镇知府相会 看棚前老少英雄施威

且说大众三三两两同行，就知是韩天锦无人愿意与他同走，被徐良用了一个眼色，他就把冯渊抓住。冯渊不愿意与他同走，他把冯渊往起一扛就要出店。冯渊连连嚷道说：“那可不是样儿，你见有满街上扛着人走的么？”天锦问：“你同着我走不同着我走罢？”冯渊只得说：“我同着你走。”天锦说：“同着我走，把你放下，不然我扛着你走。”这二人同行，一高一矮出了公馆，直奔白沙滩而来。

到了白沙滩，就见那些人压山探海，千佛头一样，缕缕行行，往白沙滩走的人不在少处。行至擂台之下，那擂台前文已经表过，如今搭好，坐西朝东，全是豆瓣细新席。上下场门，大红门帘，绿绸子走水，青飘带，满帘上绣着百花闹蝶。当中另有一个堂帘，也是大红绉绢，绿走水，青飘带，满帘子上绣的是三蓝色勾子牡丹。擂台可像戏台，但没有上下的栏杆，俱都是拿红绿彩绸扎出来的。两边扎出大彩团子，俱有碗口大小，全在两边柱子上耷拉着，一串一串的。下面也没有栏杆，用红绿彩绸扎出来的墙子，约有二尺高。因为何故不安栏杆？皆因在上

面撞拳比武，倘若一跤摔倒，怕是脑袋摔在栏杆之上，人是准死无疑，这是彩绸，纵让脑袋撞上也不至于要命。两边台柱子上挂着两块木板，刷着两张告示：一边是总镇大人告示，一边是知府大人告示，总而言之都是弹压地面的言语：倘有光棍匪徒扰乱擂台，立即锁拿。当中有一块横匾，白纸书黑字，是“以武会友”。

台上靠后摆着三张八仙桌子，后面有二十多张椅子，有数十条二人凳。桌子上全是大红围桌，大红椅披，南红椅垫，上面全绣的三蓝色大朵团花。桌子上面摆着一个盘子，里面是金银鏤锭。后面有四个兵器架子，插挂着十八般兵刃，长短家伙俱全。靠着台的南北，立着两个梯子，迎面上可没有。天气尚早，擂官还没到哪，有两个看擂台的在上面坐着。再看两旁边，雁翅排开全是两截楼，底下单有胡梯上来。这看台上也扎着红绿彩绸，上面也是金漆八仙桌椅。靠着南边看台后面，单有一个厨房，另预备的茶汤壶。靠着南边单有一个小席棚，里面单有一个小文职官，为的是有打擂之人上来，问了他们家乡住处，教这个文职官开写清楚。倘若在台上动手之时，格杀无论。靠着东边一根晃绳，是为他们拴马匹的地方。

此时大众一瞧这个势派，实在不小。台下瞧看热闹之人纷纷议论，就有说：“人活百岁，也没看见过这打擂的。”就有说：“这不是件好事，碰巧了就得出人命。”就有说：“错非他们弟兄，焉有这样字号！”正在议论之时，忽见正南上一阵大乱，来了二十多匹马，齐撒坐骑，乱抖鞴嚼，直奔擂台而来。原来是东方亮、东方清，全都是壮士打扮，看看离擂台不远，本地面当差使的赶散闲人，说：“闲人闪开。”手中竹杖儿乱打乱抽，瞧看热

闹之人东西乱窜。东方亮手下从人先就下马，接鞭子的接鞭子，接马的接马。二人先到台前看了一眼，复又到那小席棚见了见那个小文职官，就在那棚中伺候知府与总镇。不多一时，远远望见执事排开，铜锣响亮，不问可知就是知府大人到了。看看临近，东方亮、东方清迎接上去。让过引马，大轿打杵。从人掀轿帘，摘杵去扶手，知府下轿。东方弟兄要行大礼，被知府拦住。众人见知府实在不称其职，细高身躯，青白的脸面，细眉小眼，微长髭须，拱肩缩背，鸭走鹅行，说话是“唔呀，唔呀”南边口音。连忙就把东方亮搀住，说：“总镇大人可曾来了没有？”东方亮说：“总镇大人未到。大人可曾见着总镇大人？是怎么个言语？”臧能说：“我亲身到他私宅请他出来，一则请他弹压地面，二则请他看擂。不但他情愿出来弹压地面，并且久仰你们二位之名，他借我引见之门，还要多亲近亲近。不但他来，还带些兵丁。”东方弟兄一闻此言，欢欢喜喜，说：“全仗大人替我们为力。”知府说：“也是咱们前世的缘分。”又问：“王兴祖可到？”回说：“他得天交正午方能到此。”遂说着话，就上了南面看台，知府落座，两边有东方弟兄伺候，叫人献上茶来。

不多一时，就见东南上黑压压一片人直奔前来。原来是总镇大人白雄，带领着二百名兵，四员偏将。全都暗领了总镇大人密令，每人各带蓝布一块，若要下手之时，全用蓝布包住头颅。此时还不知道与什么人动手呢，临时就听大人一声吩咐，教拿谁就拿谁，教绑谁就绑谁。各带短兵器，也有二十余人俱都扛着长枪，应名可是弹压地面，内中兵丁也料着另有别情。总镇大人一到，也是抛镫离鞍，齐下坐骑。连知府带东方弟兄，下看台迎接总镇。彼此对施一礼，总镇说：“原来是大人先到，

小弟来迟。”知府说：“那里话来，劣兄本应先到伺候贤弟才是。”总镇说：“总是小弟伺候大人才是。”说毕二人哈哈一笑。知府说：“我给你引见两个朋友。”言犹未尽，东方弟兄过来要与总镇大人磕头。白雄赶紧用手相搀，说：“二位大哥比小弟年长，怎么反礼而行？”这才复又施了一常礼。东方亮说：“多蒙大人大驾光临，小民二人有何德何能，敢惊动大人前来。大人这一来，实在是小民的万幸。”白雄说：“皆因我久仰二位大哥之名，正要与二公相交，总怕二位兄长择嫌小弟，故此不敢至府拜望。今有知府大人相约，二位若不弃嫌小弟，等擂台事毕，情愿结义为友。”东方亮说：“小民焉敢高攀？”知府在旁说：“二位不必太谦，改日有话在我衙门中细谈。”说毕，一同上看台，落座献茶。东方亮吩咐：知府带来的马快班头，每人领二两饭银；总镇大人带来兵丁，每人也是二两；文武小官俱是十两。总镇、知府一闻此言，全都当面谢了一谢。吩咐摆酒，教知府把他拦住：“都将才吃过饭，少时再饮罢。”

总镇大人问了问台上护擂之人全是什么人，东方亮就说是王兴祖镇擂，馀者众人俱是帮着助擂。又问：“这个王兴祖大概本领出色。倘若上来打擂之人，本领胜过镇擂之人也许有之，那时怎样办理？”东方亮说：“小民立擂台非为别事。皆因我们弟兄二人从幼小时节就是好武，所请来的教给我们本领的教师甚多，总没见着很出色之人。今天设摆此台，为的是拔选人才。倘有出色之人，绝不能教他与王兴祖两下里有死有活，连输赢都不能见。只要看着与我们王兴祖本领平平，就疾速将他请将下来，看他年岁行事，若要年长，拜他为师；若要年轻，拜他为师兄。虽然设摆擂台，非有别意。”白雄一闻此言，微微

一笑说：“你们为的是聘请老师设此擂台，你这一说，我也明白你们心意了。你们要请老师，不用说，这里荐个人来，那里荐个人来，全看在荐主分上，其实本人实无本领。似乎你们这样立擂台，又不作非礼之事，又不连累地面上替你们担惊受怕，据我想着还算一件正事。往常立擂，胡作非为，从中取事，有那样人实为可恼。”其实白雄这也是用言语点破于他。东方亮大料着总镇不知他的细底，焉知晓蒋四爷那里早就告诉明白了。遂说着话，望着擂台，又瞧擂台以下来往之人。那里是看人，净瞧蒋四爷在那方站着，然后动手之时，好看他眼色行事。就见霹雳鬼站在人丛中就数他高，晃里晃当，在那里净找冯渊。原来冯渊同着他到了这里，往人群里一扎，韩天锦就找不着他了。找了半天，口中乱骂：“这个小子可真冤苦了我了。”他看了看，擂台前边有两根柱子，是通上至下两根门柱。想了个主意：“我到那里把这个柱子一抱，他们立擂台的一上来，我把这柱子一拆，他们全都掉下来了。”把主意打好，双手一抱柱子，净瞅着团城子里面人一上台，立刻就要拆台。

不多一时，就从东南上来了三十馀骑马，却是台官到了。所有这些瞧热闹之人一阵大乱：“瞧台官呀，瞧台官。”声音大噪。知府吩咐下面教他们压声音。官人从看台上下来教他们压声音，人多势众，那声音如何压得住？就见头一个神拳太保赛展雄王兴祖，身高九尺，膀阔三停，绿缎壮巾，一身绿缎衣襟，丝蛮带，肋下佩刀，薄底靴子，闪披一件大红英雄氅；面似蓝锭，发赛朱砂，红眉金眼，连鬓落腮胡须，犹如赤线一般。猛若瘟神，凶若太岁。紧跟着后边就是火判官周龙连那一干群寇，连朝天岭金永福、金永禄，就缺少赫连方与金弓小二郎王

玉。一个是红翠园被杀身死，一个是跟大众出来，复又回去寻找二位姑娘商量计策去了。群寇之中可多一个人，书中暗表：多一个是玉面判官周凯。皆因由贾士正那里教徐良追捕，次日晚间又遇见山西雁，使了个金蝉脱壳之法，在树林内假说上吊，他直奔团城子而来。见了东方亮，他看见王兴祖现在这里，他就把怎么遇见徐良的话学说了一遍。张大连问：“是在信阳州地面见着山西雁么？”周凯点头。群贼很觉着放心，打量他在信阳，离着南阳甚远，都料着是日没有山西雁，全都不怕。故此这回大众奔擂台，一个个大胆前来，准知山西雁不能到此。这些群寇至擂台洋洋得意，行至擂台之下，全都下马，俱要上看台面见总镇。倒是知府把他们大众拦住，先告诉明白了东方亮：所有众人不用前来见礼，唯有王兴祖一人前来进见。东方亮吩咐从人传下话去：所有众位英雄俱都上擂台罢，单叫王兴祖一人至看台上，与知府、总镇大人见礼。把话往下一传，所有众贼俱从南北两个梯子上擂台去了。单有王兴祖上了看台，先见知府，后见总镇。白雄很爱此人，后来告诉：“王壮士，动手之时，但得能以不伤人，千万不可伤损人的性命。”王兴祖点头，撒身下来，直奔擂台正面，分众人飞身上去。

徐良他就要跟将上去打擂，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乔彬头次上台打擂 张豹二番论武失机

且说王兴祖下了看台，来至擂台，由正面而上，抱拳带笑说：“众位乡亲们借光了。”众人闪了一条胡同，台官要卖弄他这点能耐，倏啦一抖英雄擎，使了个旱地拔葱燕子飞云纵的功夫，往上一蹿，他不高不矮，正贴着那绸子拉出来的墙儿上面蹿将过去。下面众人喝彩，说：“好功夫，这才叫本事哪！”就见王兴祖到了上面，大众群贼俱都站起来抱拳带笑，说：“大哥请坐。”赛展雄说：“且慢，此时天气不早，待我与咱们这台下的朋友交代一个理儿，或有人较量，或无人较量，然后再说。”把英雄擎一甩，冲着台下深打一躬，说：“台下众位乡亲听真，小可姓王，我叫王兴祖，外号人称赛展雄的便是。皆因团城子内复姓东方有两家员外，在此设摆擂台。天下最贵重者以文武二字，读书者以文会友，习武者以武会友，设此擂台不为别事，所为以武会友。无论僧道两门、回汉两教、做买做卖、举监生员、推车担担以至绅缙富户，只要顽过拳踢过腿的，请上台来，无论拳脚，长短家伙，全由小可王兴祖奉陪。如能打我一拳，输纹银五十两；踢我一脚，输纹银百两；如能一脚将我踢倒了擂台

之上，输银千两。愚下我可输不起，全有东方大员外、三员外立刻盘银。不怨你手下无德，怨我学艺不精。可有一件，有上台较量之人，你们可先到那边席棚里去挂号。那边教挂号房，必须把你们家乡住处姓字名谁开写清楚，然后较量，省得临期误事。所怕者拳脚上无眼，倘若两下分疏优劣之时，伤着打擂之人，轻者带伤，重者废命，预先挂号者，就为此事。无论有什么亲族人等出来，后悔也是枉然。总而言之，既是上台打擂，格杀无论。那位上台来比试，小可王兴祖候驾。”

话犹未了，就听正北上的一声大吼，如同半悬空中打了一个巨雷相似，所有瞧热闹之人，全都扭项回头，一看正北上人噗噤咚躺下了一大片，内中孤零丁单见一人，如同半截金塔相仿。见那人身高一丈开外，黄衣襟，黄帽子，黄脸。蒋爷、南侠早就看见，原来是君山金钹无敌大将军于奢。还不单是他一人前来。原来钟雄面圣之后，带着于奢、于义归奔君山，念了万岁爷的旨意，所有君山寨主俱是六品虚衔。是日于奢、于义应当进京当差，带上盘费银两，辞别钟太保，两个人下君山够奔京都。一路之上，晓行夜住。这日正从白沙滩所过，就见那人如蚂蚁盘窝相仿。于奢问于义：“你看前边这是什么事情？”于义说：“前边那是唱野台子戏哪！你看那不是两边的看台。”其实于五将军早听见人说去看打擂的去，瞒着他三哥，知道他那性情不好，假说是戏台。已经走在北边，又遇见从北往南的人直跑，说：“看打擂的去，看打擂的去。”于奢方才明白，叫道：“五弟，那边不是戏台，原来是打擂的，咱们前去看看。”于义说：“谁去看打擂的，咱们赶路要紧。”于奢也不理论于义，自己返身而回。于义无奈，只可跟着他回来。行至擂台之下，正看见

王兴祖在台上说话。于奢说：“我去打擂。”金枪将一把没揪住，他大吼一声，说：“爷爷来了！”把双手往两下一分，扎煞着两支手，把那些瞧热闹之人扒拉的东倒西歪。忽然见韩天锦在那里高声嚷叫，说：“大小子，快过来罢，我在此等着你哪！”于奢一瞧是韩天锦在那边叫他，也就顾不得上台打擂了：“原来是我们黑小子在这里哪！”又一分众人，从擂台底下钻将过去，说：“黑小子，你从何处而至？”天锦说：“咱们的人都来啦！我一个人拆不动这个台，你帮着我拉那边的柱子。”于奢说：“使得。”他就把那根柱子一抱。这两个站殿将军闹了个二鬼把门。于奢问：“多咱才拆哪？”天锦说：“看着咱们四叔把手一招，咱们就拆。”于奢也跟着说：“看着咱们四叔教怎招手，你就言语。”天锦点头。

王兴祖听见有人上台打擂，等候了半天并无动静，往正北上问道：“方才是那位答言要上台打擂？”问了好几声，并无有上台之人。瞧热闹的人知道于义、于奢两个人是一处来的，又对着众人教于奢扒拉了一个跟头，全都记恨于奢，回头问于义说：“人家那里问下来了，不敢上去，就会欺负我们哪？可惜你们大的身量，跑了。”于五将军如何担得住大家一齐嚷，说：“你们要瞧看打擂的呀？我上去就上去，这算什么要紧的事。”大家齐说：“咱们快些闪开，让人家上去打擂。”众人往两旁一闪。事已至此，也不能不上去了。众人说：“那边有梯子。”于义说：“要梯子何用？”众人说：“你也会蹕将上去不成么？”于义说：“固然要蹕将上去。”将要一抖身，忽见南边梯子上来了一人，声音喊叫说：“打擂来了！”于义一看不是外人，原来是开路鬼乔彬。于义心中忖度，此人本领平常，不是摆擂之人对手。原来他同着

胡小记封官之后，回家祭祖，完毕之后上京当差。经到了开封府，也是听见王朝、马汉告诉南侠等大众事情，并且又知道南阳府是用人之际，就打发二人奔南阳府五里新街公馆见展、蒋二位大人。这二位到了公馆，见着张龙、赵虎，二人告诉他们大众出去上擂台拿人去了。乔彬约着胡小记帮办拿人，胡小记明知乔彬武艺不强，不教他来，说：“咱们帮着三老爷、四老爷看着万岁爷的物件罢。”乔彬点头。

原来他是假意应承，把大衣服全都脱去，假装走动，就往白沙滩跑下来了。由正南看台底下分众人来至擂台之下，登着梯子往上就走。梯子底下有东方亮的人看着，是团城子人方许上去，不是团城子人不许从此而上。刚往上一跑就被人拦住，问说：“你是作什么的？”乔彬说：“我是打擂的。”那人说：“你是打擂的，你上号棚先去挂号。”乔彬说：“那我一概不懂。”那人说：“你不去挂号，你不用想从这里上去。”乔爷本是一个粗鲁之人，把那人往前一拉，噗咚栽倒在地，他就跑上来了。将一上台，上面看台的一拦他，说：“你是作什么的？”乔爷说：“我是打擂的，打一拳赢多少银子？”看台的说：“打一拳赢银五十两，踢一脚赢银百两。”话言未了，叭叉乔爷就打了看台的一个嘴巴，下面横着一个趺子脚，看台的就噗咚躺倒在台上。乔爷说：“拿银子来罢，一百五十两。”房书安说：“你这小子怎么这们不通情理，他是看台的，你打他就要银子，世间上没有那们便宜的事情。要打那个才给银子哪！”乔爷说：“那个全打。”奔过王兴祖来就要讲打。王兴祖问道：“你要打擂先到号棚挂号，然后打擂，格杀无论。”乔彬说：“放你娘的屁！我全不懂得，招打！”王兴祖用单臂一磕乔爷的腕子，乔彬就“哎哟”一声，说：“好小

子，拿着家伙哪！”王兴祖说：“你前去挂号。”乔爷说：“不懂得，招打！”用了个窝里发炮。教王兴祖用右手一刁他的腕子，往怀中一带，乔爷往回里一抽，王兴祖借着他的力一抬腿，就听嘭的一声，把乔彬由擂台上踢将下来。瞧热闹的拥拥挤挤，眼看着乔彬扔下来，有意闪躲那能躲闪的开，整个摔在人的身上。他倒没摔着，把看热闹的都砸在底下。众人抱头哀哉乱嚷，也有把腿蹠了的，也有把胳膊戳了的，没受伤之人乱笑说：“这是露脸来了还是现眼来了？”

于义打算要蹿上擂台，一看又从正南上去了一个。金枪将一瞧这个更不行了，这个是勇金刚张豹。皆因是同着双刀将马龙回家祭祖，安排了家中事情，够奔京都，半路上碰见艾虎的徒弟大汉史云，一同到开封府，也是教王朝打发他们到这里来了。将至公馆门首，就遇见闹海云龙胡小记慌慌张张就往外跑，马龙、张豹把他拦住，见面行礼，史云过来磕头。张豹问：“胡大哥往那里去？”胡小记就把乔彬出去走动，工刻甚大总没回来，准是打擂去了：“我要追至擂台，看看他上去打擂没有，他要上去，如何是人家对手？”张豹说：“咱们大家一同前往。”将到擂台以前，见乔彬腕子教人家刁住往下一踢，勇金刚把肺都气炸，撒腿往前就跑。要打南边梯子上去，被看梯子之人挡住，他就抱住擂台柱子往上就爬。到了上面一板台板，往上一翻身，把人家那彩绸墙子也给撕断，往起一挺身，说：“蓝脸小子，你好生大胆，敢把二太爷的哥哥扔下擂去，二太爷与你势不两立！”王兴祖看他这相貌犹如半截黑塔相仿，倒有几分爱他，连忙说道：“朋友，你是上台打擂，不可口出不逊。你先到号棚挂号，你不挂号也得把你名姓通讲出来，然后再较量。”张豹

本是个浑人，那里懂得事情，说：“你要问我名姓，我就是你二大爷。”说言未了，就是一拳。把王兴祖气得二目圆翻，怎么来一个一个都是这个样子？二人就在三五个湾，照样儿把勇金刚张豹踢将下去。擂台下面之人哈哈的又是一笑，大家一口同音：“这是露脸哪这是现眼？原来全是这个样子。”艾虎那里挂得住，两个盟兄都打下擂台，自己打算要蹿将上去。

王兴祖上边说：“本领平常的不用上来现眼了。”徐良也要上去，艾虎也要上去，还是马龙先就蹿上台去。王兴祖一看，这人身高七尺，蓝纱壮帽，蓝纱箭袖，湖色衬衫，薄底靴子，容长脸面，细眉长目，直鼻阔口，细条身材，精神足满。王兴祖问：“尊公可曾到号棚挂号？”马爷说：“我也不用到号棚挂号，三拳两脚结果我的性命，绝没哭主。也不必问我名姓，小可无非是领教领教。”艾虎已然行至擂台之下，又见大盟兄上去，明知他也不行。就见二人彼此一抱拳，动起手来。若论马龙本领，比那二人胜强百倍。就见两个人蹿高纵矮，手眼身法步，腕膀肘膝肩，处长拳近处短打。王兴祖招招近手，马龙封避躲闪，两个人打了一个难解难分，并且是一点声音皆无，台下人齐声喝彩。这两个人在台上乱转，如走马灯儿一般，工夫一大，马龙就透着手迟眼慢。艾虎就要蹿上台去。

艾虎这一上台的时节如何，且听下回再表。

第九十三回 穷汉打擂连赢四阵 史云动手不教下台

且说马龙在台上与王兴祖交手，工夫一大，鼻洼鬓角津津见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艾虎总怕盟兄教人踢下台来，不如早些上去，省得教大哥吃苦。想得虽好，不料一展眼，马爷早被人家一个扫堂腿扫了一个跟头，只羞的马龙面红过耳。王兴祖反倒赔笑说：“这位兄台，承让承让。”远远的有人招呼说：“王教师爷，我们员外有请这位壮士在看台上面谈。”有小韩信张大连要陪着马龙上看台面见东方亮。就在这们个时候，忽听北边嚷叫说：“穷爷爷到了！”王兴祖一听更透着诧异。台下众人一看这个打擂的，全是哈哈一阵畅笑。

见这个打擂的实在蓝缕不堪，也搭着天热，头上没戴着头巾，连网子全都没有，就把发髻挽了个牛心发纂；身上穿一件破烂蓝绸的汗衫，穿一条青绸破裤，足下一双薄底快靴，靴腰上绑着带子，靴底绽了半边；一脸灰尘，可是细眉长目，皂白分明，唇似涂朱，牙排碎玉，大耳垂轮；肩头上有一个破捎马褡儿，困苦之状已到十分。虽然衣襟蓝缕，倒是英雄的气象。马龙趁着这个穷人蹿上台来，趁乱之际自己蹿下台去，扎入人群

之内，直奔正东，可巧被落四爷把他拦住，二人讲话，暂且不提。

单说这穷人困苦到这般光景，还有什么心肠打擂？皆因教众人督催，实出无奈。本是在此处瞧看热闹，皆因看着马龙有几个招数使的不到家，他替着急，这才招出事来。马龙使了一个靠山，王兴祖一闪。他替马龙着急，心内想着，一比试，他身后有一个人，就教他肘了一个跟头。那人爬将起来，捂着前胸“哎哟，哎哟”的哼哼，说：“朋友，你看天到这们个时候，也该找找去了。你瞧我们这些人，看完了打擂的，回到家中全都有准饭。似乎尊驾你得现去找去。若要过了时刻，谁能与你预备那们现成成的？我说的是好话。”把这位爷说的气往上一撞，说：“你管我找去不找去哪，与你何干？”那人说：“我本就是痼病，你冲着我心口给了我一时，你不管我受的受不了。你看瞧热闹的人甚多，谁像你带比架式的？真有本事上去，与这位台官较量较量，真能把这个台官像我似的踢他个跟头，就是一千两，打他一拳罢，也闹五十两换换衣裳，这是何苦哪！”穷人说：“我不爱换衣裳，你管不了俺的闲事。”那人说：“是我管不了，别的话没有，我上你前头站着去。”可巧穷人又看着马爷打出去一拳不到家，自己又一比划，说：“要是这样，可就打着台官了。”嘭的一声，又打在那个人的后心。那人“哎哟”一声往前一栽，要不是人多吸呼也就栽倒。那人回头恶狠狠的说：“穷鬼，你穷疯了罢？我前后都没躲过你去。既有这个能耐，为何不上去露露脸去，就会欺负我呀？”穷人说：“我是替那个朋友用力。”那人说：“你再替那人用力，我就死了。你是好朋友，上去。”穷人说：“我上去就上去，可惜我如今衣衫蓝缕。”那人说：“不在衣

衫，真有本领，人家给你换衣服，就怕你不敢上去。”穷人说：“教你说的我倒得上去。”那人说：“很好。”穷人自己看了看自己衣服，一声长叹，说：“苍天哪苍天！”眼泪在眼中乱转，还是不肯上去。那个被伤的本是个坏人，暗暗约会了十数个人，把穷人往起一挤，大家一着手齐声一喊，说：“穷爷爷到了！”就把那个穷人拥上擂去。

王兴祖扭项回头一看，怎么这样穷人也要上台打擂？必是听见有五十两银子啦。连忙问道：“这位朋友，也是前来打擂的么？”穷人赶紧一躬到地，说：“台官爷在上，你看看我这般光景，还有什么心肠打擂？皆因我在台下得罪了看打擂之人，他们大家把我拥上擂台。我既来到台上，那有空返之理，只可陪着台官爷走个三合两趟。我也不敢求赢，只愿台官爷手下留情，走个三合两趟我就下去，常言破车别碍好道。”王兴祖一听此人言语不俗，别看他身上衣服蓝缕。反倒抱拳带笑说：“朋友，你大概也没上号棚挂号去罢。小可绝不以穷富相论，请问贵姓高名，仙乡何处？”穷人说：“尊公不必问我名姓，皆因我有难心之事，我是被朋友所害，才到了这般光景。大概会点文艺之人绝不能出身就穷，望求阁下不必往下细问。我要不与尊公走个三合两趟，也教那些小人们瞧不起我。”王兴祖暗暗心中喜爱，想着此人大概本领不错。又想到：与他走个三合两趟，然后把他请下擂去，给他更换衣襟，再细问他的名姓。一抱拳说：“既然这样，朋友请。”见那人也一抱拳，留出行门过步，走了半个回合，穷人从上手绕到下手，这方才叫打擂的规矩。二人将一揼拳比武，从后面跑过一个人来，说：“大哥，若论打擂的规矩，就是一个人打三擂，不能来多少人打多少人。如今大

哥已然连胜了三个，暂请后面稍微歇息歇息，我先替兄长领教领教这位的武艺。”王兴祖也觉着愿意。他本是粗中有细之人，他略着这个穷人到了这般光景，不是十分能耐他断不敢上台比试。他正愿意有个人与他走个三合两趟，他就知道这个人的武艺如何。

你道过来这人是谁？是金头活太岁王刚。王兴祖往后一闪，王刚过来说：“这位朋友请。”仍然二人一抱拳，穷人把捎马褡放下，袖子一挽，汗衫一掖，两个人往当中一凑，叭叭叭就打起来了。这二人蹿蹦跳跃，闪转腾挪，忽上忽下，行高就矮，这就教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台下之人齐都喝彩，夸赞不绝，齐说：“你别看这个穷爷爷，真受过名人指教。这们穷他还没把把式忘了哪！”大家纷纷议论，就有说：“这个人是乍落品的。”就有说：“当初必然不俗。”也有说：“卖艺去也不能这们穷哪！”就有说：“此人必是好赌。”此时徐良、艾虎、冯渊、卢珍相凑在一处，也议论这个人。徐良说：“这个人比咱们弟兄还好哪！这个人这一身工夫，他穷到这个步位，他会不偷，可见此人志量不小。”卢珍说：“等他下来我周济周济他，我真爱惜此人。”艾虎说：“我也爱惜他，我问问他的名姓，不但周济他，我还要与他拜把子哪。”徐良说：“拜把子算上我。”冯渊说：“我看这人本领，像我们本门里人。”徐良说：“臭豆腐，不用往脸上贴金啦，我领教过尊驾的本领，你们怎么配有这们样出色的人物！”冯渊说：“醋糟，你也太藐视人了。我们本门中除了我不行，难道说连一个强的都没有？”艾虎说：“你们二位先别争论，三哥，你看，这个穷人是输是赢？”徐良说：“似乎那个黄脸的三个也不是穷朋友的手。”说话之间，王刚早被那个穷人刁住腕子，往

上一拥，横跺子脚踹在肋下，险些没掉下台来，噗咚倒于擂台之上。

那个穷人过去拿他的捎马鞭就要走。黑金刚柳飞熊过来说：“这位壮士别走，我来领教。”穷人抱拳说道：“方才小可已然说明，非为上台打擂，无非陪着你们爷们走个三合两趟，省得人家瞧不起我就是了。”柳飞熊说：“不行，总得较量较量。”穷人无计奈何，两个人一交手，走了十几个来回，穷人往下一败，柳飞熊赶将下来跟着一腿，打算要踢穷人，被穷人一回身用手一挂，柳飞熊脚后跟教人挂住了。往起一勾，柳飞熊摔倒擂台之上。急三枪陈振过来，五六个回合，教穷人使了一个靠山，把他靠倒擂台之上。菜火蛇秦业气哼哼过来说：“你别走。”那个穷人无奈，只可又与秦业交手。二人走了数十余合，那个穷人不慌不忙，一手一式，身体伶俐，把个秦业打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始终不能抢人家的上风，一着急使了一个尽命的招数，用一个双凤贯耳。穷人双手合在一处，往两下一分，其名叫白鹤亮翅，把他双手拨开。复用自己双手往秦业肋下一插，是一个撮劲，秦业身不由自主，往后一仰，噗咚躺于擂台之上。王兴祖过来说：“兄台别走，还是小弟领教！”穷人说：“我绝不是尊驾的对手，只当我是甘拜下风，让我去罢。”王兴祖一定还是要与他较量，那人无计奈何，只可又得陪着他动手。这二人一交手，才是棋逢对手，一招一式类若编就的活套子一般。却原来是见招还招，见势使势。台下面之人此时倒不喝彩了，全都叫起好儿来了。穷人一急，也打算把王兴祖踢个跟头，飞起来一腿，不料自己使得力猛，叭的一声把捆靴子的带子绷折，飐的一声把靴子甩出去多远。台下之人，又是一阵大笑。穷人说：

“这可算我输了罢。”王兴祖说：“不算，不算，我先给你换上一双靴子，然后较量。”原来看台上早已看的明白，打发人来请这个穷汉。从人行至台下说：“员外爷有请这位打擂的看台上问话。”王兴祖这才住手。那穷人教人把靴子给他捡来复又穿上，拿了自己捎马裤，跟着从人下擂台，见东方亮来了。

王兴祖将一回头，忽见迎面蹿上一个人来，离擂台五尺多高，脚沾台板。一看这人八尺多高，是个大黄胖儿，却是史云，叫韩天锦、于奢把他扔上台来。说：“立擂的，我拿银子来了。我们这个朋友连踢了你们四个跟头，应当给我们四千两银子。我把车都雇好了，特为拉银子，快盘哪快盘。”你道史云他怎么知道要银子哪？却是在下面他要上来交手，又见他师父在那边站着，打量自己不是他人对手，总有师父替他出气。又对着乔彬教给他，教他上台要银子。台高他上不来，他专会上树，要从台柱子爬上来。是韩天锦替他出的主意，要把他抱上来，于奢说：“不如咱们把他捆上去好。”一黑一黄两个大个，揪着胳膊捆着腿往上一扔，就把史云扔上来了。他就真往人家要银子。王兴祖说：“那个穷朋友可是连赢了四个，要银子一分一厘也短少不了。你既是与他相好，你先说说他姓字名谁，家乡住处。”史云说：“他自己还不肯说呢，我可知道不说。”王兴祖问：“你叫什么？”回说：“我姓史我叫史云，外号人称愣史。”王兴祖说：“你净为要银子，你还是打擂？”史云说：“银子也要，擂也打。着打！”随说着话，蹿过去就是一个冲天炮，一抬腿就踢。要不是王兴祖的眼快，险些还教他打上了，皆因是给了个冷不防。台官一看这个打擂的更可笑了，打出来的拳脚不是招数。别看史云可是艾虎的徒弟，就是在干琪村中给艾虎磕了头，紧跟就是

黑狼山、定君山、破铜网，后来大家散去，那里有工夫教给他本领。他也会几招乡下的把式，那如何行的了。王兴祖往旁一闪，用手一刁史云的腕子，脚底下用了一个勾挂腿，史云就噗咚趴在台上。

王兴祖说：“别教他走。”看台的过来就要揪他。愣史躺在那里也不起来，说：“你们打死我罢。”王兴祖问：“你跟谁学的本事？”史云说：“跟我师父。”王兴祖说：“你还有师父哪？据我瞧着跟你师妹妹学的。论说我们这擂台上可没有讲强梁的道理，你们这打擂的真有此理，先前两个多少还算练过，似乎你这跟师妹妹学的，打出拳来，踢出腿来，我们直不认得是什么招儿。总得拿你作一个榜样，如不然长工笨汉也都要上台打擂来了。”看台的说：“台官爷，咱们把他锁在台柱子上罢。”王兴祖说：“不用，把他的衣服剥下来，教他找教给他武艺的取来。”史云道：“你们可别胡说，我师父可在底下哪！”王兴祖说：“更好了，要的就是你师父。”随吩咐剥他的衣裳。看擂的将要动手，史云躺在那里把手腿往上一蜷，两个看擂的不知是计，将要伸手解他衣服，愣史把双手往两下一分，其名叫反背锤，把两个看擂的打倒。王兴祖气往上撞，将要过来，忽听台下一声喊叫说：“师妹妹来也。”

要问来人上台怎样动手，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艾虎与群贼揼拳比武 徐良见台官讲论雌雄

且说艾虎在台底下与徐良、卢珍、冯渊正夸奖那个穷汉，忽见看台上把那穷人请过去了，依着艾虎就要把他截住，徐良不教，说：“这人绝以不能走，就是教东方亮把他收下，少刻动手之时，咱们对他说明，他绝不能帮着反叛。哎哟，不好了，你徒弟上去了。”艾虎说：“这孩子，真岂有此理。”徐良说：“我打算要看看王兴祖有什么能耐，史云这一上去，咱们也不能不上去了。”艾虎说：“你要看看他什么本事不难，我先上去与他比试比试，我要不是他人对手，你再上去。”冯渊说：“你别说话了，人家那边骂下来了，你不上去我就要上去了。”艾虎一转身分开众人，往台上一蹿，说：“师妹妹来也！”王兴祖一看这个人是夜行术的工夫，身高六尺，一身青缎衣襟，壮士打扮，黑黄面皮，粗眉大眼，肋下无刀。原来艾虎上台之时，先把刀交给芸生大爷，教他紧贴着擂台一站，倘若用刀之时再与他要。此时史云把两个看台的打倒，满台乱滚，说：“我师父前来，不干我的事了。”往下一滚，噗咚，算好，教于奢把他抱住了。这两个看擂的冷不防教史云砸了个鼻青脸肿。

单说王兴祖看艾虎飞云纵的工夫，就知道此人本领不错。抱拳带笑说：“这位尊公上台打擂，可曾挂号？”艾虎也就一躬到地，说：“台官爷在上，小可没有本领，也不会打擂，皆因我落乡居住，学了两趟庄家把式，也拆不开，无非就是看场院而已。我本就不会，还收了一个无知的徒弟，方才他自逞其能，得罪你老，我如今上台也不敢称什么打擂，是与我徒弟给你赔礼来了。”王兴祖一听艾虎之言，心中打算：别听他说话谦恭，必然本领不错。又问：“尊公不挂号可以使得，倒是留下名姓。”艾虎说：“不必问，我乃无名氏。”王兴祖说：“堂堂英雄，焉有不留名姓之理？”艾虎说：“我本是无能之辈，未走三合两趟你把我踢下台去，我还不至于甚愧。我若说出名姓，台下看打擂之人甚多，岂不被人耻笑。方才我已然说过，我本是与我徒弟赔礼。常言说，没高山不显平地，没有你那高明显不出我这不好来，我就是与你接拳垫场子而已。请台官爷发拳罢。”王兴祖见他说话卑微，心中打量他必是高明。可巧房书安过来，他瞧艾虎岁数年轻，说了一片无能的言语，他打算要在人前露脸，说：“大哥连打了四五个人，这个该让给小弟了。”王台官求之不得，说：“贤弟小心了。”房书安点头，过来与艾虎并不答言，伸手就打。三两个湾儿，艾虎用单手把他脖子勾住，往怀中一带，噗咚，房书安跌倒，艾虎用拳照着他脖子上就是一拳，把房书安打的“哎哟”一声。黄荣江过来，两个湾儿，被艾虎托住胳膊，横跺子脚，噗咚踹出多远。黄荣海过来，被艾虎上面双手一晃，用扫堂腿扫了一个跟头。常二怔过来，三五个湾，被艾虎踢倒。胡仁过来，转眼之间也就被摔倒。火判官周龙过来，走了有数十余合未分胜败。王兴祖过来在当中一隔，说：“还是咱们两人较

量。”艾虎说：“可以使得。”复又抱拳往当中一凑，动起手来。这二人交手，比先前之人大不相同，蹿高纵矮，看台下那些人复又叫起好儿来了。

徐良在下面看了半天，暗说：老兄弟连赢了几个，也怕艾虎气力不加，要不上去，又怕老兄弟吃亏；自己要上去，又怕把群贼吓跑。事已至此，分开众人，把刀交给芸生大爷，往上一蹿，说：“台官，你们真不讲理。你们共有多少人罢，换替着把人累乏了，然后你再动手，焉能不取胜？”徐良这一上台不要紧，头一个就是房书安：“哎哟，哎哟，削鼻子的祖宗到了！”往后一仰，噗咚一声摔下台去。他一掉下擂台去，群贼一阵大乱，噉噉噉，类若下扁食一般，周龙、周凯、张大连、黄荣江、黄荣海、赫连齐、皮虎，连金永福、金永禄一并全都蹿下擂台去了，带累的常二怔、胡仁也跟着跑了，台上就剩王刚、柳飞熊、秦业、陈振，余下净是看台之人。对面看台上，东方亮正问那穷人，忽见白眉毛蹿上台去，大家乱一跑，东方亮对东方清说：“贤弟不好了，这就是那个白眉毛上来了。”东方清叫家人看兵器伺候。从人答应一声，赶紧预备单鞭、双铜。东方亮与那穷人说：“有什么话咱们少刻再说，不怕你有什么塌天大事都有我一面承当。不知你胆量如何？要有胆量，少刻你帮着咱们动手，我准保你后半世丰衣足食。”穷人说：“我这穷苦倒是一件小事，我有一件大难心之事，就是员外也不能与我帮办。只是员外有这一句话，我就感情不尽。若要用我之时，万死不辞。”东方亮说：“很好。”先叫家人取了一双靴子给他换上，找了一口单刀。此时看台上酒已是摆好了，教他在看台上吃酒，他执意不肯，东方清叫家人带他去上厨房吃饭。总镇大人见徐良蹿上台去，又见东

方亮、东方清都预备了兵器，自己往下看着蒋爷，打量动手可也就快了，净看蒋爷眼色行事。

再说徐良上了擂台，净是诙谐，说：“台官，既摆擂台必须正大光明，取巧赢人怎么算得是英雄好汉？你们先教别人过来把打擂的累乏，然后你才过来。一个人有多大气力？你固然是准赢。来来，咱们两个人比试，我要打你一拳赢银多少？”王兴祖早就听见东方亮说过，他是徐庆之子，名叫徐良，外号人称多臂熊，与绿林人作对。想着他这一上台，万没安着好意，今日非得赢他，这个擂台方能摆得住；要是输与他，就得瓦解冰消。随即回答说：“要打我一拳输银五十两，要踢我一脚输银百两。”徐良说：“要弄你一个跟头呢？”回答说：“什么叫弄我一个跟头？踢我一个跟头输银一千两。”徐良说：“要把你打死？”王兴祖说：“咱们两个人无仇无恨，什么事把我打死？打死我也是白打，打死你可也是白打死。”徐良说：“那可不能，你要打死我得赔我。”王兴祖问：“赔你什么？”徐良说：“一坛子醋，六十钱。”王兴祖说：“你净是诙谐。你姓字名谁？”徐良说：“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姓人，我就是那个卖醋的人老西嘛。你叫什么？”王兴祖说：“我叫王兴祖，外号人称神拳太保。”徐良说：“你就是那个太保儿子？”王兴祖说：“你满口乱道，过来咱们两个人较量。”徐良说：“使得。”二人一交手，徐良并不讲什么行门过步，上去就打，打一拳就一脚，不按正规矩打。眼瞅着他是五花炮，三五个招数就变成八仙拳，一转眼就是密宗拳，三五招一过，变成猴拳，地躺拳，又改四平大架子，串拳，擦拳，变为开山拳，把王兴祖打了一个手忙脚乱，忽上就下，行东就西，地躺拳满地乱滚，猴拳小架子，八仙拳晃晃悠悠，也就是王兴祖封闭

得住，也不知道他打这拳准是那一家门路，整是一趟大杂拌拳。台下之人不懂得连连叫好，行家看着全是暗笑，直不知道准是什么招数。

看台上东方清说：“哥哥，人是自可闻名别见面，哥哥请看，这个人算是什么本事？”东方亮也瞅着纳闷，说：“此人大概没有多大本领。”东方清说：“大概这个老西不是王贤弟的对手，活该今日要给大众朋友们除害了。”东方清又说：“待我过去，等王贤弟不行之时，我好与他交手。”东方亮说：“贤弟先不用过去，大料着再有三招两晃他就得输给咱们王贤弟。”果然，再瞧徐良不行了，有前劲没后劲，眼瞅着身躯乱晃，手迟眼慢。王兴祖本是粗中有细之人，先前净徐良的招数，自己并不换招，这叫不求有功先求无过。等把徐良的主意看准，再设法赢他。一看此时徐良透乏，自己暗暗欢喜，准知道今天万不能输了，这才施展近步的招数。徐良眼看招架不住，王兴祖使了一个扫堂腿，徐良往起一蹿，容他腿扫将过去，然后脚站实地。不料王兴祖使的是来回扫堂腿，扫过去虽然躲开，扫回来躲闪不及，噗咚一声山西雁栽倒擂台，教王兴祖把他抓住，用平身之力把徐良举将起来，恶狠狠往台下一摔，只听叭叉一声，红光迸现。

要问徐良生死，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二英雄力劈王兴祖 两好汉打死东方清

且说徐良被王兴祖扫堂腿扫倒，又教王兴祖把他举起来，台官抢了上风，举着徐良奔到台口，自己一卖弄，说：“山西人，你到底姓什么，你打量着我们不知道哪！你姓徐叫徐良，外号叫多臂人熊，是与不是？你自觉天下无敌，今日遇见姓王的是你死期至矣。”把徐良头冲台下，恶狠狠的就摔。台下都一着急，卢珍也要上来，展爷也要上来，就是冯渊拍掌哈哈的直乐。蒋爷说：“冯老爷，你们两个人是口仇，见面就拌嘴。如今他一摔倒，你反倒乐起来了；眼前就有性命之忧，你反拍手打掌哈哈大笑。不用说你是恨他，就是恨他，也不当现之于外，教旁人观之不雅。”冯渊说：“我非是恨他，这他就赢了。”卢珍说：“他都教人家举起来了怎么还是赢？”冯渊说：“你们不知道，这一举起他更赢了。”蒋爷问：“怎么？”冯渊说：“上次我们两个人皆因顽笑急了，打起来。我把他踢了一个跟头，把他往起一举，他双手一扣我的脉门，我这半边身子全不得力，他就把我举起来，要拿着我的头砸蒜，他教我叫他祖宗他才饶哪！”蒋爷问：“你叫了没叫？”冯渊说：“叫来着，我不叫他不饶我。”正说之

间，冯爷说：“你们看举起来了不是！”

原来徐良专有这们一手工夫，特意的教王兴祖举起来。他又卖弄说了半天的话，这才要扔，徐良早就扣住王兴祖右手脉门，用尽平生之力一扣，王兴祖就觉着得了半身不遂相似，把身子一歪，歪来歪去歪在台上。徐良一缓手把他举将起来，也是往前一探身子，叫台下之人：“接着，台官下去了！”叭叉一声，不是把徐良扔下去了，是把王兴祖摔下去了。王兴祖往下一摔，台下之人往后一拥，早教于奢、韩天锦两个人抓住，一个人揪着一条腿，往两下一劈。这二位站殿将军抱了半天柱子，要拆拆不动，见王兴祖下来，这二人不顾拆台，他二人是万岁爷驾前举鼎之人，天然的力量，这个说“我捉着的”，那个说“是我捉住的”，用十分力往两下一劈，就听磕叉一声，把王兴祖劈作两半。韩天锦与于奢两个人往前一趴，皆因使力太猛，爬起来每人提着一个人片子。一看此时大乱，徐良往下一摔王兴祖，王刚、柳飞熊、陈振、秦业一急，就由兵器架子上抽枪拉刀，奔台口要结果徐良的性命。艾虎还在台上哪，与芸生要刀，连大环刀也交给徐良。山西雁一接刀，险些教王刚扎了他一枪。艾虎在王刚左胯之上踹了他一脚，王刚栽倒，不是贼人躺下，徐良险些着枪。柳飞熊过来就是一刀，徐良可就还过手来了，一回身呛啷一声，把柳飞熊的刀削为两段。大环刀跟进去要结果贼人的性命，柳飞熊把刀一扔，尽命的往台底下一蹿，逃了性命。陈振见势头不好，没敢动手就蹿下台去。秦业过来救了王刚，也被艾虎把刀削为两段。此时王刚先逃去了，秦业的头巾被艾虎削去了半边，也就蹿下台去了。看擂台之人早就跑了。徐良说：“咱们闹个贼不空回，这里现有金银镞，咱们先

揣他几个。”艾虎说：“要那个何用，咱们下去动手也不得力。”

说书一张嘴，难说两家话。蒋爷见徐良往下一扔王兴祖，眼望看台上双手一招，白雄早就看见了。东方亮、东方清说叫家人看兵器，东方亮陪着知府，东方清陪着总镇。总镇对着东方清把桌子一翻，哗唧一声，碗盏家伙摔成粉碎，那张桌子对着东方清去了。东方清一抬腿，对着桌面子当的就是一脚，那桌子复又回来。总镇将要奔东方清，桌子踢回来，桌腿子撞在肩头上一个，磕膝盖上一个，皆因地方窄狭，未能闪开。白雄没能拿人，倒把他撞了一个跟头。

紧跟着大人有两员偏将，是两个承信武公郎，亲弟兄二人，一个叫童仁杰，一个叫童仁义。见大人一倒，将要过来搀扶。白雄说：“给我拿！”二人过来将要动手，东方清一抬腿踢了一脚，童仁杰摔倒看台之上，东方清接双铜蹕下看台。白雄起来看东方亮把知府往肋下一夹，也就蹕下看台去了。白雄一着急，在蒋、展二位跟前说的明白，三个人走脱一个拿我治罪，少刻若要见着二位大人，有何言答对。只可下台奋勇拿人就是了。遂吩咐二员偏将，教那二百名兵丁捉拿东方亮、东方清与知府，不得有误。童家弟兄与总镇都是行伍出身，也就蹕下看台。下面还有二员偏将，往下一传号令，教那二百兵丁都用蓝布包头，长短家伙往上一围东方亮、东方清。

此时东方弟兄不用官兵围裹，早有人把他们圈住了。头一个就是南侠，紧跟着就是蒋爷。邢如龙、邢如虎、冯渊、闹海云龙胡小记、乔彬、马龙、张豹、大汉史云、金枪将于义、白芸生也就赶奔前来。东方弟兄这身工夫本也不错，一个使单鞭，一个使双铜，份量太大，展爷的剑不肯削他们鞭铜，怕伤损了自己

宝物，故此二人越杀越勇。后来兵丁也往上一围，连总镇大人也闯上来了。最可叹是瞧热闹的人，也有带着重伤的，也有死于非命的。皆因是围城子跟东方亮来的家人他们见台下劈了王兴祖，他们仗着知府大人，又有总镇，见他员外也抄了家伙，他们也拿了长短家伙，奔于奢、韩天锦而来。狐假虎威，齐说：“拿呀，拿凶手哇！知府有谕，教拿人哪！”对着韩天锦、于奢每人手中提着半个人片子，抡开了乱打众人。于奢那里多一个脑袋，一只胳膊一条腿，肝花肠肚遍地皆是。也有打着团城子的人，也有打着看热闹之人，也有胆小的被人片子一撞就吓晕过去躺下的，又被众人乱踏废了性命。此时东方亮手下从人，机灵的早已逃命，痴蒙的还在那里动手，早晚也是废命。抡人片子的越抡越短，后来就剩一条大腿，也奔东方亮那里去了，大声喊叫：“闪开了！”抡大腿就砸。一个冲着东方亮，一个冲着东方清，砸将下去。二人用鞭铜相迎，只听叭的一声，直招架不住，仗着二人身体伶俐，往前一蹿，叭一声正砸在后脊背上，往前扑出好几步去，吸呼栽倒。东方弟兄直不敢再与韩天锦、于奢二人交手，看还可以与别人动手，此时也就打算着要跑，来的时候人多，此时连自己的一个人也见不着了，东方弟兄心中恨怨这伙人丧尽天良。二人正在打算着要跑，忽听正南上一声喊叫说：“员外爷不要惊心，小可到了。”东方亮一听，原来就是那个穷人到了，暗暗欢喜，准知道这个人本领高强。连忙嚷道：“贤弟快些上来。”喊叫了半天，再找那个穷人，踪迹不见。

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原来是蒋四爷一听那个穷朋友到了，先就迎将上去，身临切近一看，那穷人手中提着一口刀。蒋爷说：“朋友，你先等等动手，随我前来，有句话说。”蒋爷把他带

到看台后面，说：“朋友，你认识我不认识？”那人说：“不认你老人家。”蒋爷说：“我姓蒋名平字是泽长。”那人说：“你就是蒋四老爷呀？久仰，久仰！”蒋爷说：“你知道这二位员外他等是做什么的？”那人说：“不知。”蒋爷就把他们私通王爷造反，盗冠袍带履的话述说了一遍。那人一听，吓得颜色更变，连忙说道：“小人与他素不相识，皆因受他一饭之恩，他教我帮着他动手，我实在不知他是个反叛。如今既蒙老爷指教于我，天大胆也不敢与老爷们交手，我疾速快些遁去就是了。”蒋爷说：“你可别走，我先不用问你的名姓，你是跟什么人学的武艺？”那人说：“我的师父姓吴叫吴永安。”蒋爷说：“外号人称双翅虎，对与不对？”那人说：“正是。”蒋爷说：“这可是活该你应当时来运转了。我们这里有你一位师兄弟，如今已然作了官了，少刻你们见一见。不怕你有什么难心之事，我们大众与你设法办理，你可千万别走。”那人说：“既有这样机会，我是绝不走了。”蒋爷说：“我也不过去动手了，咱们找个高处看着他们拿人罢。”将找了一个高阜之处，忽见由东南上跑来了两个人，直奔擂台而来。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史丹、龙滔，都是肋下佩刀，腰内还掖着绳子。这二人是天彪给他们送信的。

小爷等他们大众上白沙滩去后，这个热闹谁不去看？除了更夫，余者全走了。小爷出东门一看，有三辆太平车在那里等着，过去一问，是蒋四老爷打发来的。小爷说：“我就姓龙，你们把车赶到东门近处等着我来。”回身直奔清静庵，先见他两个妻子，说：“咱们天伦打发三辆车来接你们回家，不然少刻就有官人前来封门抄家，省得把咱们封在里头。”东方姣、艳二人一听，说：“咱们先告诉娘亲去哪！”小爷说：“使得。”三人一同见

了老太太，就把少刻就要封门抄家的话说了一遍，又把外面三辆车等着，接大众上常州府的话又说了一遍。老太太一闻此言，连连点头说：“好，这就是咱们娘们出头之日了，你们多带些个金银细软的东西，等我把晌午工课交完，咱们一同起身。”姣、艳二人点头出来，到东西屋里拾掇细软的东西，天彪也帮着一包袱一包袱的扛在车辆之上。大家拾掇完毕，等了半天，老太太那屋里总也没动静，天彪问：“怎么他老人家工课还没完？咱们快快走罢。”东方姣说：“他老人家工课不完，谁也不敢进去。”天彪轻轻的过去一看，高声嚷叫说：“可了不得了，老太太上了吊了。”姣、艳一听连忙奔至上房，天彪一抬腿将门踢碎，把老太太卸将下来。痛哭了一阵，天彪劝解：“人死不能复生，就是哭会子也是无益于事。”东方姣说：“这里有他老人家一个寿木，把他装殓起来，咱们然后再走。”大众将棺材搭来，把老太太装殓停妥，将盖儿盖好。天彪教婆子给龙滔送信，出来上车回家去了。

龙滔、史丹二人拿了绳子直奔白沙滩。到了动手那里，闯将进去。东方亮、东方清一见有两个近人来了，连忙嚷道：“龙、史二位，快些个帮我们动手。”二人连声答应，说：“使得，使得。”东方弟兄只顾一说话，不料一个受了一腿，一个受了一镖，噗咚噗咚，俱都摔倒在地。

要问二人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亲姊妹逃奔商水县 师兄弟相逢白沙滩

且说东方弟兄只顾见着打更的头目一说话，稍一疏神，东方清肩头上被于奢叭叉打了一腿，噗咚栽倒在地，教韩天锦在头颅上跟着又砸了一腿，打了个脑浆迸裂。东方亮见兄弟一死，心如刀绞一般，打算着要逃命，不料教金枪将于义在腿上噗哧打了一镖，身躯往前一栽，摔倒在地，于奢、韩天锦抡腿又要打将下来，教于义拦住，说：“不可，留他的活口。”这二人才不打了。史丹、龙滔那肯容他起来，过去用绳子就捆。东方亮说：“你们二位怎们来捆我哪？我待你们可不错呀！”龙滔说：“这就是报答你收留我们之恩。”四马倒攒蹄将东方亮捆好。蒋爷也赶奔前来，此时一看并没有东方亮的馀党，打算要把徐良、艾虎叫下擂台。徐良在台上远远看见有三个人直奔西北，看着面熟，当时想不起是谁。前面两个俱是武生相公打扮，后边一个壮士打扮。按说徐良眼睛最毒，只要见过一次，隔过三年二载都想的起来，这三个就是面熟，又一细看，忽然想起来了。见后头那人身上背着一张弹弓，前头两个是两个姑娘；后头那个是金弓小二郎王玉。

这三个人头天定好，到了次日，王玉同着他们打擂的一齐出来，趁乱之际一抽身复又回去，直奔红翠园，见着二位姑娘，先问妹子玉仙打算怎么个主意。姑娘说：“就是我昨天那个主意，除此之外，别无妙策。”说：“三哥，你出西门，打听打听他们擂台事情吉凶如何。”王玉出了西门，可巧正碰见臧能。臧知府纱帽也歪了，玉带也折了，教一个班头背着他飞跑。王玉过去问了问知府说：“大人因为何故教人背着，是什么缘故？”臧能就把擂台上事情始末根由说了一遍。王玉说：“大人疾速逃走要紧，不可久待。”知府教人背着回衙去了。王玉复又回来，仍入红翠园。玉仙问：“三哥，打听擂台的事情怎么样了？”王玉本不愿意同着二位姑娘帮着东方亮动手，他就把知府的话又加上些个利害言语，就提总镇带来多少兵将，也是来拿大哥来了。姑娘一听，也就无法，只可就是同着他逃难去罢。王玉说：“要走，说咱们倒是得快走方好。”玉仙说：“姐姐，咱们要同着三哥走路，他是个男子，咱们大大的不便哪！要依我的主意，咱们女扮男装。”金仙说：“使得。”两个姑娘拆了头，扎上网子，洗了脸上脂粉，耳朵眼用白蜡捻死，簿底靴子塞上棉花，金莲用绸子条儿缠住，登好靴子，穿上汗衫、衬衫、箭袖袍，带上武生巾，系上兜囊，带上些散碎钱银，肋下佩刀，练子锤、练子槊单有两个红绿口袋，二位姑娘俱都带好。另包了三个包袱，全是金珠细软的东西，连姑娘换替衣裳等项。王玉背上弹弓，挎上弹囊。小红、婆子在眼前一跪，说：“我们舍不得二位姑娘，这一走不知何年日月方能相会。”姑娘说：“你们也不可在此久待，拿些个值钱的东西，有亲投亲，有故投故去罢。”丫鬟婆子等金仙玉仙去后，他们也就拾掇些个东西，投奔亲故去了。

二位姑娘同王玉一出西门，看擂台之人东逃西奔，四下乱跑。玉仙迎着打听，那人告诉：“别往那们去了，擂台的台官教人家活劈了，东方亮教人拿住了，东方清教人打死了。”姑娘一闻此言，怔了半天，一语不发。王玉催逼快走，玉仙无奈，投奔西北。姑娘紧往擂台那里看着，王玉总怕姑娘过去，说：“妹子，千万不可过去，咱们势孤。总有三寸气在，然后报仇不迟。此时要一过去，玉石皆焚。”玉仙无奈，只可点头。又看出王玉的意思不肯过去，姐姐又不十分答言，心中一想：姐姐他从了王玉，明是兄妹暗是夫妻。自己如今孤孤单单，无倚无靠，活着也无意思，死去倒也干净。我破出这条命去，见姐姐不大愿意，必然是怕死，再说王玉又是个外人，只可是另有打算便了。直往前走，天气已晚，迎面一片大苇塘，全是旱苇。玉仙见有从里面出来之人，回头说：“三哥，咱们可从那股道过去？天色可是已晚了。”王玉说：“就从这苇塘穿过去，别走外边，外边可绕了道了。”玉仙说：“这个苇塘难以过去，又没有道路，还不定有水没水。”王玉说：“二弟没走过这里，你看那不是出来的人吗？待劣兄前边走。”王玉在前，玉仙跟着金仙，身临切近，果然是里边挺宽的道路，远瞧是苇叶搭着苇叶，乱乱蓬蓬的。进了苇塘，由南往北，走到里面，共有五个岔路口，全都可走。东北、西北、正东、正西、正北，这片苇塘周围有两顷多地，叫赵家苇塘。三人一进苇塘，不料后边山西雁早就跟下来了。

在擂台上想起是金仙、玉仙女扮男装，后面跟着王玉，三个人必要逃窜。自己并没言语，由北面擂台蹿将下来，他看的明白，东方亮被捉，东方清已死，准知道擂台前没有什么事情了，远远跟下王玉来了。不敢身临切近，怕教金仙、玉仙看见，

皆因惧怕两个丫头的练子家伙。前文表过，徐良一辈子没有所怕之人，他要怕这一个人能怕这一辈子。容他们进了苇塘，他也赶将进来。走在五股岔路口，心中一盘算，不知他们走那股岔路，眼看天气是晚，听冯渊说他们要奔商水县，必从正北出去。一横心，别管对与不对，往正北追赶。出了正北苇塘一看，再找三个人踪迹不见。一想，他们没打正北走，必从正东，不然就是东北，自己一扭身又要进苇塘，忽见艾虎从里面出来。小义士在擂台上见三哥两只眼睛发直，慌慌张张由正北上下去，就知道三哥必然有事，他也就追下来了。跟着徐良进了苇塘，也走正北，出了苇塘二人正碰在一处。徐良说：“你上这里作什么来了？”艾虎说：“我见三哥你慌慌张张往这里来，我跟下你来。你作什么来了？”徐良就把金仙、玉仙改扮男装，王玉三个人逃窜，追至此间不见的话说了一遍。艾虎说：“天色已晚，这两个丫头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咱们先回去，慢慢再寻找他们的下落罢。”徐良点头，复又从苇塘旧路出来，直奔擂台。

且说蒋爷见拿住东方亮，大家会在一处，马龙、张豹、胡小记、乔彬、于义过来，都与大众见礼。于义过去把东方亮那支镖起出来，收在兜囊之内。展爷见众人全不打了，只见于奢、韩天锦二人拿着两条大腿乱磕，他们两人倒打起来了。蒋爷教邢如龙、邢如虎把两个人劝住，两人当顽艺儿一般。这二人把两条腿一扔，过来见礼。总镇大人过来请罪，连四个偏将：童仁杰、童仁义、张成、董茂，皆因未能拿获三个人，全上前来请罪。蒋爷说：“你们何罪之有？还有许多事情，非大人不能办理。”白雄听蒋爷这套言语，这才稍微放心。蒋爷教他派兵将团城子里面若有男女俱都放将出来，把门封锁，然后至里面查点财宝东

西,开写清楚,听候旨意。教展爷带领四员偏将兵丁等捉拿知府,把晃绳上马匹解将下来,教他们大众骑上,扑奔知府衙门。又教总镇派人把擂台上家伙、金银镞查点明白数目,暂且教总镇衙门以作这些费用。所有擂台前死的这些人,全数拉在一处,准其尸亲认尸。是团城子的馀党死了白死,是瞧热闹的给一口棺木,二十两葬埋银。是看热闹的若带重伤,给银十两;轻者五两;是团城子里人不给。问搭擂台的所欠银两,俱是总镇大人开付。团城子的馀党刨一个大坑一埋。又找挂号的那个小官,早就遁去。展南侠连总镇并留下这些兵丁,全照蒋爷这套话办理去了。

蒋四爷复又回身问那穷汉说:“我们的事已完,问问阁下贵姓高名,有什么难心之事说将出来,我们好与你分忧解愁。”那人未从说话一声长叹,将要说他的事情,忽见艾虎、徐良打外边进来。蒋爷问:“你们两个人上那里去了?”徐良就把追赶玉仙的话对着蒋四爷说了一遍。蒋爷说:“让他们三个人去罢,咱们先办这个事要紧。”复又问穷汉,那人眼含泪迹说:“我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玉鳞村人氏,姓刘我叫刘士杰,匪号人称义侠太保。”艾虎说:“你先等等,你们乡亲有一个范仲禹范大人,你可认识?”那人听在这里又一声长叹,说:“那个人再不要提起,丧尽天良。”蒋爷问:“怎么见得?”刘士杰说:“有我父亲时节,开着一座广聚粮店。皆因那年恩科,那范大人一家三口一贫如洗,是我父亲借给他们盘缠,还有一匹黑驴。不想他进京得了头名状元,由中状元之后,就算到我们家里报了一回喜,嗣后来连片纸没见,至今听说得了尚书,我们是音信不通。众位请想,岂不是丧尽天良么!”蒋爷说:“不能,这内中必然有

事。你为何落得这般狼狈？”

刘士杰说：“我从小时节不爱习文，净好习武，请了几位教师。我父亲不教我习武，教我学陆陈行的买卖，为的是我日后好掌管我们铺中之事，我仍是在背地里练武。可巧我们铺中新来了一个打杂的伙计，这人年过六旬开外，甚无能的一个老头子，谁也看不起他。这日我在铺中吃饭，叫他盛饭，他把碗拿起来给我摔成粉碎，他还说：伺候老掌柜的可以，你怎么配叫我盛饭？我也没动气。那日我将倒出来的茶，他拿起来就喝，我也没动气。他连试了我几次，那日晚间才说了实话。他是一身的工夫，所以我的本领全是此人教的。”徐良问：“此人到底姓什么？”刘士杰说：“姓吴叫吴永安。”冯渊过来说：“原来是师弟到了。”士杰问：“师兄的贵姓？”冯爷说：“我姓冯，你听见说过没有？”士杰说：“你就是圣手秀士冯渊大哥吗？”冯渊说：“正是。你们看看，我说他像我们本门中的招数，还是我这眼力不差。如今师父还在与不在？我由十四岁离开师父，到如今音空信杳。你必然知道师父的下落。”

士杰听他是师兄，先给师哥磕头，然后又说：“我把武艺学会，我师父就故去了，埋在我们坟墓之旁。我师父就有一个侄子，姓吴叫吴贵，外号人称精细太保——我也不知道他现在那里。见过时节就知道他与人家护院，后来我去找他送信，找到人家本宅，说他早不在人家那里了。我由找他回来，连我们铺子带我们家失了一把天火，烧的片瓦无存，只可就寻亲觅友度日。半年光景，这日到江夏县城内找一笔帐，不料见着我的师兄吴贵，他在县衙当了一名班头，差使还是当的很好，把我收留在他家内。我并无妻小，就是我只身一人，他为报答我葬埋

他叔父之恩，在他家中住了半载有馀。他有从小儿收留下的一个干兄弟，复姓尉迟，叫尉迟善，由九岁捡了来的，长到十九，那一身工夫全是他教的。人到十九岁开了知识，常常的调戏邻女，教人家告诉我师哥，打了他一顿，两个人从此结仇。后来又有一个邻家之妇，是个卖奸的，他那晚住在这妇人家中，教吴贵遇见。次日尉迟善回家，吴贵把他捆上一定要杀，是我苦苦的求情，这才饶了这厮，如要再犯了这个淫字，一定要结果他的性命；又把他打了一顿，整整的两个月才好。不料他打伤一好，恩不将恩报反将仇报。这日我同着我师哥，有人请我们，从外面回来，天有三鼓，回家一看，我嫂嫂、侄女尽被他杀死，留下名姓逃窜去了。我哥哥一着急，吐了一口血，报官相验。第二天东门杀死一个妇人，无头；第三日西门杀死一个妇人，无脚；第四天南门杀死一个妇人，无左手；第五天北门杀死妇人，无右手。县太爷升堂，与我哥哥要案犯，我哥哥活活的气死。县太爷又要能人办案，快壮两班班头把我公举出去，把我哥哥的差使给了我。我黏着闪批文书，我在山东见过他一次，教我把他拿跣了。如今我又奔在此处，连一点影响皆无。”蒋爷说：“你带着闪批文书，你不会上各州府县要盘缠去吗？”士杰说：“我一概不懂。”蒋爷说：“我自有主意。”徐良说：“看前边，这是什么人到了？”黑忽忽一片人往前扑奔。

若问来者是谁，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金弓二郎带金仙单走 莲花仙子会玉仙同行

且说刘士杰说了他的来历，大家听着实在可恨。蒋爷说：“无妨，你与我们冯老爷是师兄弟，我们也是奉旨办案拿贼，咱们合在一处，贼要是该栽，自来的咱们就碰见了；他；要不该栽，怎么找也够找的。似乎你这办案的受了多们大的苦处。”冯渊说：“我给你见一见众位老爷们。”带着刘士杰一一相见了一回。相见已毕，忽见前边黑忽忽一片人来。徐良说：“看前边是什么人到了？”大众一看，约有二三十号人，全奔擂台而来。来者的是住户人家，都知道擂台下打死不少的人，一传这个信，有看热闹的没回家去，一见这个信全要到这里看看，也有认着尸首的，也有没找着的，有官人告诉他们领棺材领赏的言语，不必细表。

单说蒋爷教官兵搭着东方亮，带着刘士杰及所有众人，俱都归奔公馆而来。至公馆，当时轿马盈门，合着南阳府同城文武大小官员俱都奔公馆来了。展南侠也就回来，告诉蒋爷大众：知府拐印脱逃，臧能之妻在后边吊死。蒋爷说：“他妻子这也算很好哪！”总镇从团城子到，告诉蒋、展二位：放出四个人

去，把前后门俱都封锁，若有私自出入者立即锁拿。此时冯渊给刘士杰换了一套崭新的衣服，这一穿戴起来，真是英雄的气象。冯渊也很欢喜，省得大众看不起他，这可算有了膀臂了。总镇大人要接大众上衙门去，不用住公馆了。到次日掩埋尸首，查点团城子里面的东西上帐簿，带往京都。赔补美珍楼的家伙钱；从酱园子里捞出周瑞尸首，也埋在白沙滩，赔了一缸酱钱；又有团城子红翠园内木炕里赫连方的尸首，也埋在白沙滩；东方亮之妻埋在他们坟茔内，给他超度了三天，总算是个好人；玉面猫熊威、赛地鼠韩良创将出来，用棺木成殓，总镇白雄派抬夫送回他们原籍去。蒋爷带着刘宏义之子刘士杰见白雄说明，又打听范大人的事情，大略白总镇不能不知。原来白总镇无一不知，是他亲姐姐、姐夫他焉能不知道哪！自从中状元之后，先去的喜信。乍得状元没钱，也知道刘家富足，暂且先用不着。得了户科给事中时节寄去银二百两，后得工部侍郎寄去银五百两，二次全没见回信，家人也没回来。第三次没寄银子，教心腹家人去的，复又回来告诉老掌柜的故去了，家里失了一把天火，后人不知去向。白雄说：“我姐姐、姐夫一听此信，整哭了三天。”刘士杰这才知道范大人不是丧尽天良。白雄就由一见刘士杰，问明来历，就送他衣服靴帽之外，还有银子一百两。后又打木笼囚车，押解伏地君王入都，暂且不表。

且说群贼由擂台上赶跑，到了晚间，周龙、张大连、黄荣海三个人乱打呼哨，哨来哨去，慢慢的贼人复又聚在一处，就没见三尺短命丁皮虎。就是黄面狼朱英没在他们一处，打擂头一天他就投奔宁夏国与王爷送信去了。群贼会在一处，面面相观，大家议论：团城子事败全坏在这个老西一个人身上，咱们

如今投奔何方才好？还是小韩信出的主意，说：“咱们奔宁夏国，潼关不好过去，不如奔姚家寨，找晏贤弟去好与不好？”周龙愿意，周凯也愿意，常二怔、胡仁、房书安、黄荣江、赫连齐一口同音，全说上姚家寨。到了次日晌午，才遇见皮虎，说：“金永福、金永禄从擂台一下来够奔陕西去了，金头活太岁王刚、柳飞熊、陈振、秦业四个人，削了刀的，削了头巾的，蹿下台来，会在一处一议论，全奔朝天岭去了。”

再说金弓小二郎王玉带着金仙、玉仙，走苇塘，奔的是正东那股岔道，直到出了苇塘东口，一瞧，只见金仙，不见了玉仙。看四路无人，低声问道：“妹子那里去了？”金仙回头一看，说：“我不知道妹子那里去了。”教王玉回去进苇塘找玉仙，王玉说：“咱们在此处等等罢，也许在里面小解，小解我怎么去找去呢？”金仙说：“也倒有理，咱们就在此等候等候。”等了半天不见出来，金仙仍是教王玉找去。王玉说：“我进去找去。”进了苇塘往里一蹲，其实愿意不见玉仙方好，故此往那里一蹲，耗了半天，这才出来，就说没见玉仙：“不知他的去向，大概也许前边走了，你我未能留神。”金仙说：“不能，自从进了苇塘，他在我身后走哪，没见他过去。”王玉说：“我在里面遍找不见，也许他走错了路，他也知道咱们奔黑虎观去，不如咱们上黑虎观等着他去罢。”若论金仙与玉仙可是亲姊妹，人性不同，玉仙是精明强干，足智多谋，性烈胜似男子。金仙心的忠厚，不能言，是个没主意之人。教王玉一说，虽不愿意，自己又无主意，只可点头，跟着上黑虎观。这一来可对了王玉的心思了，他最怕的是玉仙，皆因他眉皱杀人，自己虽与金仙有染，他跟玉仙连一句错话都不敢说。皆因他与金仙私通之后，他用言语戏弄

过两次玉仙，玉仙说过他：“你要想得陇望蜀，你可小心首级。”故此王玉怕他怕在心里。如今见玉仙一丢，正合他的心意。他带着金仙上黑虎观，作为是他在外面打听囚车多咱到。总然就是到了，他回去也不提起，等着听见京都的准信，刷了东方亮之后，再告诉金仙，大事一完就算无法了。他好带着金仙够奔朝天岭，一夫一妻过日子去了。王玉带金仙奔黑虎观，暂且不表。

单说玉仙跟着姐姐正往东走那个岔路，忽见由西岔路出来一人，穿一件湖色道袍，酱紫背心，白袜青鞋，杏黄丝绦，背插宝剑，蓝缎九梁巾，面如团粉，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彼此对瞧了一眼，那个老道目不转睛净瞧着玉仙，就顾不得走路了。玉仙一见好生面熟，像是在那里会过一般。谁知这个老道专有这们个人缘，但分要是淫乱的妇女，只要一见他，就能有八分中意。玉仙看他面熟，忽然想起来了。容那老道将一转脸，玉仙在他肩头上就拍了一把，低声说：“随我来。”玉仙就顾不得姐姐与王玉，直奔正西去了。出苇塘的西口，路南有个树林，二人进了树林，找了块卧牛青石。玉仙坐下说：“小泉，你还认得二姑姑不认的了？”原来这个就是莲花仙子。皆因他同着张鼎臣与白菊花够奔姚家寨，那日晚间住店，见南街上有个美貌妇人，晚间要与晏飞借那薰香盒子前去采花。白菊花不借，二人口角分争，张鼎臣从旁劝解。到了次日，纪小泉不辞而别，自己单走下来了。张鼎臣与晏飞醒了，睁眼一看，莲花仙子不知去向，二人也没找他，就奔姚家寨去了。纪小泉自己一人越走越有气，恨白菊花不念活命之恩，借薰香盒子他都不借，怪不得人说他意狠心毒。自己这一走可奔团城子去了，心里仍是想念

着玉仙。这日正走之间，一算计日限，今天就是十五，大概此时擂台上已然打完擂了。又想绝不能就是打一天，至少也得打三天，足可以赶的上。

正走苇塘打算这件事情，忽见对面有一个武生相公，瞅着面熟，也是想不起来。将一转脸，被人家拍了一把，他也就跟着走至西口外头，进了树林，忽听他自称是二姑姑。他是个男子，这是什么缘故？自己心中一动，说：“你莫不是团城子的二姑姑罢。”玉仙说：“你还可以，认得我！”纪小泉赶紧双膝点地，连忙问道：“你老人家为何这般光景？”玉仙听他这一问，不觉凄惨泪下，就把团城子的事情始末根由细说了一遍。纪小泉一闻此言，忽然心生一计，连忙问道：“二姑姑，你这女扮男装意欲何往？”玉仙又把金仙同着王玉上商水县黑虎观的话说了一遍。纪小泉本是寻花问柳之人，当时机便最快，说：“二姑姑，我大伯父、二伯父待我如同亲儿女一般，这件事我情愿效劳。不用上商水县，我有个地方。二姑姑找一个所在等着，我把木笼囚车劫来，你老人家爱奔那里奔那里。”玉仙一听纪小泉的话比王玉强的多，说：“你真有此胆量，也不用你一人前往，咱们两个人前去。我就怕他们人多，我死不要紧，倘若连累与你，我居心不安。”纪小泉说：“侄男万死不辞。”

二人把主意定好，劫脱木笼囚车，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抢囚车头回中计 劫法场二次扑空

且说纪小泉要帮着玉仙劫脱木笼囚车，他本为的是就中取事。玉仙又怕连累了他，又听他说出“万死不辞”的言语，自己更觉着喜爱于他。遂问道：“咱们在那里去等才好？”纪小泉说：“咱们奔信阳州的管辖，有个孤峰岭，岭下有个洞叫烟云洞，洞前有段沟叫石龙沟，由南阳上京总得打此经过。这个地方最幽僻，只要囚车一到，伸手可劫。”玉仙闻听十分欢喜，两个人一同扑奔孤峰岭而来。当日晚间找店住下。似乎一男一女同行，若要是真正烈女，再遇真正的君子，那还可以。似乎玉仙与纪小泉这样的男女，焉能保得住清白门第？二人就在当夜晚间，做出了苟且之事。这一来，纪小泉更把死豁于肚皮之外。

书不絮烦。这日到了石龙沟南边有个小镇店就叫孤峰镇，二人找店住下，就说是叔侄，玉仙也改了姓纪，有人问他就说叫纪玉，小泉是亲侄儿。小泉如今也不是老道的打扮了，也扮了一个武生相公的形像，二人虽是一男一女，这一打扮武生形像，还是真像两个官宦的少爷，到处行事又慷慨。终日小泉出去打听囚车的信息。这日天交晌午光景，小泉回来告诉玉仙

说：“囚车明日不到后天准到。”

到了次日，吃完了早饭，小泉出去又一打听，离此就有数里之遥。给了店钱饭钱出来，就在石龙沟偏北有个小树林内一等。天到平西，就见官兵在前，都是些老弱残兵，俱都扛着刀枪棍棒，拉着叉的，这个兵器可不能扛着；三三五五乱走，谁也不留神这两个是劫囚车的。见囚车一到，有几匹马，是本地一个守备，姓阴叫阴兆武，是行伍出身，外号人称大刀阴兆武。酱巾摺袖，蛮带扎腰，面似冬瓜，骑一匹豹花马，马上挂着一口青龙偃月刀。上首是邢如龙，下首是邢如虎，后面骑马的是张龙、赵虎，紧后面有两个步下的，一个韩天锦，一个于奢；一个拿着一铁棍，一个一条铜棍。韩天锦、于奢路远走的透乏，在石龙沟南口外头树林内歇着去了。又皆因天气暑热，还有十几匹马，是开封府的班头韩节、杜顺，带着十数个伙计。将走到小树林外，忽见树林蹿出两个人来，说：“杀呀！”把那些兵丁吓了个胆裂魂飞，不敢往上围，撒腿就跑。阴兆武一抬腿先把偃月刀摘将下来，当下一努力，马往上一撞，就奔了玉仙来了。玉仙早把一对练子槊手中一提，阴兆武用的青龙刀，头一手就是青龙出水，藏头钻马，走对镫，劈头砍。玉仙往旁一闪，让过刀头，一抖左手的练子槊，正打在手背之上。右手一抖练子槊，正打在肩头之上，翻斤斗坠马。仗着伤不重，爬起来就跑。邢家兄弟一催马，拉刀就剁。这两个人不偏不向，每人右手上受了一练子槊，撒手扔刀，趲马就跑。张龙、赵虎、韩节、杜顺早就教纪小泉杀得弃囚车而走。那些兵丁谁也不敢上前，犹如雨打残花一样，展眼间净剩了囚车。玉仙一见欢喜非常，先过去奔到囚车那里，赶囚车的早就逃命去了。

玉仙、纪小泉来至囚车以前，玉仙叫了一声：“哥哥，都是你不听妹子之言，才有今日之祸。”就见那囚车里面之人，蓬头垢面，满脸的血迹。玉仙把练子槊收起来，拉出刀，与纪小泉用刀剑把囚车一劈。纪小泉说：“你老人家慢动手罢，我大伯父不是花白的胡子么？这可是黑胡子。”玉仙细细一看，说：“哎哟，不好了，中了他们的诡计啦！”纪小泉说：“你细细看看。”玉仙说：“不对，是假充我哥哥。”玉仙正在气恼之际，拿着刀就要杀那个囚犯。犯人说：“爷台且慢，我有几句话，容我说完，爱杀就杀。”纪小泉道：“别杀，让他说。”那人说：“我本是南阳府问成死罪之人，那日牢头进来，净找有胡子的。说谁愿假充东方员外走这一趟差使，半路之上遇救，也把前罪免了；半路之上不遇救，到京也把前罪免了。我们都不愿意去。来了一位蒋四老爷，他说我像，硬把我装在囚车之内。爷台要把我放了，我指你一条明路。”纪小泉说：“杀了他也是无用。——你说是怎么个明路？”那人说：“东方员外走的是小路，你们还可赶的上哪。如若追赶不上，到京都风秋门外，那里劫脱法场，伸手可得。”王仙就依了他这个主意，带领纪小泉，说：“便宜你这老头子罢！”回头就走。这囚车劈了个半半落落的，出也出不去。原来这都是蒋爷出的主意，听见冯渊说他们要在商水县劫囚车，故此设了一个假的。真正的东方亮发髻里头给他按上迷魂药饼，多少人护送。小四义、刘士杰、南侠请着冠袍带履，所有的大众保护差使，用的是一辆太平车，走小路。大路那边护送囚车的人：“遇有劫的你们扔下就跑。”张、赵、邢家弟兄连守备走后，韩天锦、于奢来到，一见破囚车，问明来历，倒是这两个人把囚车打碎，那个犯人才出来。谢了二位站殿将军，把他骡子解将下来，

骑着走了。这二人也就扑奔京都来了。

单提玉仙与纪小泉依了犯人的主意，也就扑奔京都，抄小路而走，一路之上并没碰见。沿路打听，并没人知道。那日行至风秋门外，在关厢路北找了一座店，暂且住下。可巧那店有一个东跨院，上房三间，路西另有一个小门，南面的墙临街，就住在这院。打听差使一到，出去就劫。烹茶打脸水，吃完了早饭，纪小泉出去，进城打听。天有平西方才回来，告诉玉仙说：“开封府真有能人，差使今日早晨进的城，不是囚车装定，就是常行的车。包丞相大概明日奏事，明天早晨要降旨意，就在晚膳后标出去。”玉仙说：“咱们打听明白，那时出来那时劫。”莲花仙子点头说：“咱们既来在这里，绝不能误事。”二人把主意定好，就在店中听信。

且说蒋四爷押解着差使，到了京都开封府，教官人把东方亮搭下车来，班房内看押。展爷请着冠袍带履，带领着一千人进去，就是刘士杰不能进去，也在班房等着听信。众人来到里边，见包公行礼。展爷把冠袍带履往上一献，公孙先生把包袱打开，包公正了正官服，参拜万岁爷的物件，大家全都跟着行礼，然后用香案供奉。包公复又落座，问大众怎样把冠袍带履取来。展南侠将始末根由一五一十回禀了一番。包公见公孙先生听明，然后教他打摺本，以备明日五鼓奏明万岁。随即吩咐升二堂，带东方亮审问他的亲供。一摆手，大家出来，二堂伺候，所有快壮皂俱都在二堂伺候。蒋爷出来，先把东方亮迷魂药饼起将下来，然后用铁链把他锁上。忽听里面吩咐下来：“带东方亮。”蒋爷带着他进了角门，来至二堂，双膝跪倒，趴伏在地。包公在上面把惊堂木一拍，说一声：“强贼抬起头来。”东方

亮抬头一看，这开封府如森罗殿一般，包公居中落座，类若五殿阎君。怎见得？有赞为证：

堂威震，东方亮细把包公看，难免贼人心中有些动摇。分明是五殿阎君居中坐，令人一见怎不发毛。带一顶，三山帽。明珠嵌，镶异宝。细丝叠，金龙绕。如意翅，花儿巧。正面上，有绒桃。原来是颤颤巍巍一顶金相貂。穿一件，品级袍。锦簇簇，绒绕绕。蟒翻身，龙探爪。穿五云，海水闹。八吉祥，水上漂。寿山福海一件紫罗袍。玉带横，玲珑妙。白璧身，蓝田照。刀口细，巧匠雕。恰正是一条银龙串满腰。皂缎靴，底不薄。包毡蒙，灰土少。走金阶，步御道。论骨格，神威奥。文根本，武将貌。两额阔，立眉梢。目光正，三山妙。土形满，福不小。方海口，大耳朝。满部钢须颊下飘。性最直，多刚暴。菩提心，怜忠孝。恶逆子，把权奸恼。一恁你皇亲国戚、势大如天，犯之时也不饶。

且说东方亮揭去迷魂饼，忽然心中一明亮。把他往堂口一带，见包公端然正坐，恰似森罗殿一般，就觉得身不摇自战，体不热汗流。又对着包公把惊堂木一拍，上面问道：“你就叫伏地君王？暗地勾串贼匪，盗去万岁爷的冠袍带履；家中设摆藏珍楼，害死两个校尉；暗地私通襄阳王，种种皆是不赦之罪。快些招将上来，免的三推六问。”东方亮一想，此事不招不成，自己那样家财事情，一败涂地。何况不招不行，如若不招，也怕经不住三推六问。满让就是挺刑不招，纵保住性命，自己那里挣那些家财去？一算生倒不如死。他就把自己的清供，家内设摆藏珍楼也招了，把盗冠袍带履也招了。招可是招了，自己留了个

退身之步。不能当时就死，打算着倘然有一个知己知彼的朋友前来救我，也是有之。虽招藏珍楼，是上辈所遗之楼；楼内虽放着冠袍带履，是白菊花所盗。私通襄阳工，是朱英传信。虽是种种不法，全不干他的事情。包公教他画招，他就画了供招。把他钉肘收监，教先生打摺本。包公退堂，净预备次日五鼓上朝奏闻万岁，进冠袍带履。

单提外面玉仙次日吃毕早饭，教纪小泉出去打听。将要出去，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店家过来说：“二位相公爷不看热闹去吗？”小泉问：“看什么热闹？”店家说：“明天咱们这西门外头刚反叛，今天刚赶办不及了，明天刚。今天瞧热闹人都去了。”小泉说：“明天刚人，怎么今天全去看什么去？”店家说：“你们不知，有胆子小的是今天去看，胆大的是明天去看。明天一者人多，二则地面轰的太利害。”小泉问：“今天看什么？”店家说：“看搭棚的，设摆公案桌，栽上桩子，周围拉上绳网，明天马步军队都在那里把守着，全是弓上弦刀出鞘，外人想进去一个也不能。”小泉说：“我们不爱看那个热闹，今天倒可以得便少刻我们瞧瞧去。”一摆手，店家出去。玉仙与小泉商议：“是今天从牢狱救出来好哇，还是明天劫脱法场好哪？”小泉说：“今天晚上不行，一则隔着一道城，再说监牢人太多，咱们没到过里头，里面道路不熟，倘若大伯父与大众收住一处，大众一嚷就坏了事啦。若要劫牢反狱，非得人多不行，倒不如咱们还是劫脱法场。可别容他到法场，一到法场不容易救了。”玉仙一听他这套言语，也倒合乎情理，只可点头。玉仙先要到法场看看，小泉不教他去，说：“开封府人有往团城子去过的，倘若教人认出来，大事全坏。”玉仙教他一拦，也就不去了。小泉亲身去了一趟，

等了半天方才回来。玉仙问他法场的形像，纪小泉说：“你老人家也不用打听。也不容他老人家到法场，一到法场就不好救了。此时城里、关外乱跑官人哪！”玉仙问：“什么事情？”小泉说：“全为明天护诀的差使。”玉仙又问：“你看那些官人像有本事的没有？”小泉说：“难道你没瞧见那些官人吗？”杀一个全跑。”玉仙说：“可惜那钱粮给他们吃。”说着话天已不早，叫店家预备晚饭。吃毕之时，撤将下去，点上灯火，二人又说些个闲话，早早安眠。

次日，五鼓就起来了。皆因是五鼓之时，外面就吵吵嚷嚷，说：“差使快到了。”自己起来，拾掇利索，带上练子槊。小泉别上宝剑，先出来把西边小门关上，怕店家过来。复又进来，在屋中听信。也有匹马来回的乱跑，就听见说，总没见差使到。连玉仙带纪小泉，在屋中急得乱转。又等了半天，只可出去打听打听。开了小门，到了前边，店门已然还是大开，此时天已红日东升。往外一看，街上之人全站满了。外面营兵全是卒巾号坎，抗着长短家伙。纪小泉一打听，说：“差使怎么还没到哪？”那人说：“不但差使没到，连城还没开哪！我们是传的五更天的差使，这个时候城还不开，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每天城早就开了。”正说话间，从正东上一匹马飞跑，说：“闲人闪开，差使到了。”纪小泉往回里就跑，进东院关上小门，叫玉仙，二人奔到墙下，听见破锣破鼓声音正到墙外。二人往墙上一蹿，玉仙往外一瞅差使，“哎哟”一声，噗咚摔下墙来。纪小泉一看，吓了个胆裂魂飞。

要问什么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玉仙纪小泉开封行刺 芸生刘士杰衙内拿人

且说纪小泉与玉仙将一上墙，往外一看，见那护法场的弓上弦刀出鞘，马步队围着差使，前面有人打着破锣破鼓，当当，噗哧，噗哧，这宗声音最难听无比。外面瞧热闹的虽有，官兵也不十分轰赶，铺面的板子爱上不上，玉仙一找差使，踪影不见。就见有四个官人，全是兵丁打扮，抬着一个荆条筐子，上面插着个招子，就见里边有胳膊有腿，脑袋上面鲜血淋漓。玉仙一见就知不好。可巧墙外边有个人与护法场的人说话，说：“二哥，我与你打听一件事，这差使准是从城里头刚的罢？”那人说：“不错，是开封府包相爷的主意，怕在城外头刚有他的馀党抢差使，城里头刚他省大了事了。这少刻到法场，把他脑袋一挂，身子一扔，就算没有事了。”玉仙听见他哥哥已死，早就摔下墙头。

纪小泉也就飘身下来，把玉仙腿盘上，蹊了半天他才悠悠气转。他把牙咯吱吱一咬，说：“好包黑子呀，黑炭头！我与你誓不两立！”纪小泉说：“你不可高声，倘若教人听见那还了得，有什么话咱们屋中去讲。”玉仙哭哭啼啼的，教纪小泉搀着他

来到屋中，坐在炕上大放悲声一哭，纪小泉苦苦相劝，说：“你要大声一哭，叫外边听见反为不美，咱们打算报仇就是了。”玉仙说：“我要不杀那开封府，我这口怒气难消。”纪小泉说：“我陪着你去杀。”玉仙这才把眼泪止住，对着小泉说：“海角天涯，你奔你的生路去罢。今晚间，杀得了包丞相，那是该他阳寿将终。我若杀不了包丞相，他手下能人甚多，我就是一死在开封府，绝不活着了。”纪小泉说：“你也不犯说这样的绝话，咱们今晚要去，见机而作，不怕今天不成，还有明天；明天不行，还有后天。只要那时得手，咱务必结果他的性命，替我伯父报仇。”玉仙点头言说：“我总不忍连累于你。”纪小泉说：“我有言在先，咱们生生在一处，死死在一处，绝没有半字虚言。倘若我说话不实，必遭横报。”玉仙听他言语，很觉欢喜，复又议论：“倘要把他杀了，咱们投奔何方？”纪小泉说：“要结果了他的性命，他是堂堂的宰相，咱们此处万不能久待，不如奔到黑虎观找我大姑姑去，问问他老人家愿意投奔何方。”玉仙说：“他必是要上朝天岭。”小泉说：“你们总是亲姊妹，焉能离得开。只可你同着他上朝天岭为是。”玉仙说：“你意欲投奔何方？”小泉说：“我是海角天涯到处为家，没有准一定的所在，我可不上朝天岭。”玉仙说：“你不上朝天岭，我也不能上朝天岭。你能舍死忘生帮着我给我哥哥报仇，我也不忍抛下你我一人单走哇。咱们一同到黑虎观，见着我姐姐，把怎么给我哥哥报仇的事情对他说明，让他跟着王玉上朝天岭，我同着你，你说投奔何方咱们就投奔何方。”纪小泉一听这言语，也是满心欢喜。

依着玉仙要到法场看看哥哥的首级去，小泉把他拦住，说：“去不的。那里号令着一个人头，你过去看看倒不要紧，你

一看不能不哭，你一落泪，教那看木笼的兵丁看见一盘查你，你再一个张口结舌，又是不便。你若实系想念，等咱们到开封行刺完毕之时，把木笼盗走，回到家中葬埋去，那倒可以。”玉仙一笑，说：“到底一人不过二人智。”小泉出去开了小门，叫店家烹茶打脸水，然后用早饭。早饭吃完，撤去家伙，小泉要上开封府踩道。玉仙点头，教他快些回来。小泉出离店外，直奔城门，到开封府前后左右全都看了一遍，就见开封衙门出入之人甚多。看毕之时，复又回来奔到西关法场，一看高竿之上挂着木笼，木笼里面就是东方亮的脑袋。果然搭了一个席窝铺，有官人那里看着，也有许多人围着瞧看木笼。自己转身回来，进了店中见着玉仙，就把自己外面瞧看之事说了一遍。二人又一议论谁杀谁给谁巡风，玉仙教小泉巡风，他去杀去，小泉点头。遂即用了晚饭。

等到天有二鼓之半，玉仙倒换了女装，为是蹕房跃脊利索。纪小泉更换了夜行衣靠，背上宝剑，带了应用的东西。姑娘也背上刀，掖上练子槊。吹灭灯烛，二人将门倒带，蹕房跃脊出离店外，直奔城墙。又对着护城河里没水，直到城墙下边，扒上城去，里面从马道下来。纪小泉在前，玉仙在后，穿小巷直奔开封府的西墙。纪小泉蹕将进去，正遇见打更的，小泉过去一掐脖子，把打更的提到僻静所在，往地下一摔，把剑亮出来，在更夫眼前乱晃。那更夫苦苦哀求饶命，纪小泉问：“你们相爷现在在什么所在？只要对我说明，饶你的性命。”更夫说：“我们相爷在西花园子书房里面安歇睡觉，别进这个垂花门，那边有个大门，进去是抄手式的游廊，里面路西有一个瓶儿门，进瓶儿门有太湖石，就在太湖石后，东西配房，北上房五间，那就叫西

书房,就在那里睡觉。”小泉听明,说:“待等事毕之时,前来放你。”随手撕他的衣襟,口中塞物。有一棵槐树,把更夫放在树后,二人扑奔那边大门去了。进门一看,果然是抄手式游廊,东西俱是两个瓶儿门,当中是过厅。玉仙往西一指,玉仙扑奔正西去了。从瓶儿门上蹿将过去一看,果然是个花园子,里面许多太湖山石,月牙河,茶蘼架,见北面五间厅房,挂定堂帘,里面灯烛辉煌。门外东西摆列四张椅子,椅子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白芸生,一个是艾虎。

原来在城里头刚伏地君王不是包公的主意,是蒋爷的主意。旨意下来,把东方亮凌迟处死。团城子旨意下改一座庙,所有他的地亩以作抄产。里面抄出来东西,陈设器皿,珍珠金银财宝,全行入库,以备荒年赈饥。另换知府,仍然案后访拿白菊花与拐印脱逃的臧能,追捕东方亮的馀党。冠袍带履交给陈总管收四仪宝库。所有拿东方亮之人俱有升赏。蒋爷亲身回禀包公:若刚东方亮非城内行刑不可。包公依了蒋四爷的主意,只管吵嚷在风秋门外去刚,其实是在十字街大解了六块,头颅号令法场。蒋爷到了晚间与南侠一商议,此时邢如龙、邢如虎、张龙、赵虎、韩天锦、于奢,连韩节、杜顺班头,俱都归回开封府啦。先回明蒋爷,半路上的假囚车教人劫了去,就把怎么劫的话细细说了一遍。蒋爷算计着虽然城内刚了东方亮,还怕不好,晚间就派了大众分出前后夜来,也有屋内坐更的,也有院中坐更的,也有来回寻查的。蒋爷又把刘士杰的事对着相爷细细的回禀了一遍,相爷另给他一套文书,无论走在什么州县地面,文武衙门,准其要人,准其讨盘缠。这道文书要在身上一带,无论走在那里,或办差或要钱,不费吹灰之力,比江夏县

的文书大差天地相隔。蒋爷又把刘士杰带过来谢了相爷，后来艾虎、徐良、卢珍、芸生要与他结义为友，刘士杰也点头应允，只可等明天查了好日期再拜，此时刘士杰也跟着寻查刺客。

玉仙到的时节正是艾虎、芸生前夜坐更，在相爷书房以外椅子上坐着。芸生看见由墙头上，倏，过来一条黑影。芸生假装作没看见，特意说：“老兄弟，你多留点神，我先告告便。”艾虎说：“大哥请便。”芸生就奔太湖山石那里假作告便，其实一回手先把飞蝗石掏出来，见玉仙还在那里趴着，他打量着芸生真没看见他呢。芸生拿着飞蝗石对着玉仙打将出去，叭的一声，正打在玉仙腮颊之上，玉仙一扭脸，背后拉刀，紧跟着又是一块飞蝗石，又打在肩头之上，这两块石头打的玉仙吃一大惊，一拧身就蹿上墙去。芸生说：“有贼。”艾虎也就拉刀往下就追。玉仙一跑，顺着游廊直奔正南。玉仙将一下游廊，奔西边的矮墙，说了一声：“风紧，扯华。”他为了与纪小泉送信，就见飕的一声来了一支镖，只不知道这支镖从何而至。低头一看，墙下面有个人给了他一刀，吓的不敢站住，出了开封府直奔城墙，由马道蹿上城去。后面是艾虎苦苦不舍，追到城墙之下，也打算由马道追上城去。追的玉仙一急，搬了一块城砖对艾虎就砸。

要问艾虎生死，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奢夜晚获男贼

且说玉仙上了城，见艾虎苦苦追赶于他，一赌气搬起一块城砖，对着叭叉一声砸将下去。也亏艾虎的眼快，往旁一闪躲过城砖，倒把小义士吓了一跳。再往上一瞅，那个女贼踪迹不见。后面芸生也就赶到，连忙问说：“方才什么物件由城上扔将下来？”艾虎说是一块城砖。芸生问：“没伤着你呀？”艾虎说：“伤倒未能伤着，若不是小弟躲的快，险些也被城砖砸着。”艾虎要追，芸生把他拦住，二人这才回开封府。

玉仙上城要由外面下去，见他们未追，仍然不舍纪小泉。自己心中想道：我紧嚷风紧扯华，他怎么会没来呢？复又奔到里面，扒着马道城墙看了一眼，还是看不见纪小泉，就是落后他也应当到了？又看了半天，仍是不见，想着还要下来扑奔开封府。总想这纪小泉是一点诚心，为我的事人家舍死忘生，倘若他要有不测，我这一走如何对得起他？将要下城，忽见正东上来了一条黑影，飞也相似直奔城墙。身临切近，玉仙一看正是纪小泉。玉仙这里一击掌，下面也一击掌，纪小泉蹿上城来。

玉仙问：“你因何落后，是什么缘故？我正放心不下，要寻找你去。”纪小泉说：“你嚷风紧扯华我可听见了，不能出来。”玉仙问：“你在什么地方来着？”纪小泉说：“我这里有宗物件，你来看，比杀了包文正还强哪！”玉仙说：“什么物件？”自怀中掏出来递给玉仙，玉仙接过来一看，说：“哎哟，此物你从何处得来？”纪小泉说：“你奔了西院，我上了过厅，原来是个穿堂，那穿堂之内东西都是屋子，全是荷叶板门。东边有块匾是‘印所’二字。西边匾是‘三宝库’，我心中一动，要把这两间屋子的宝物盗将出来，全是他要紧的东西。我又一想，印比三宝要紧。我就用投簧匙把他小锁头开开，进了里面，晃着千里火，屋中有顶柜竖柜，我把柜子上小锁头拧下来，还有封条，全给他撕了。上面柜中净是官事，下面柜内有印色盒子，有印匣。我把印匣上锁头拧开，把里面印信拿出来。这们个时候，你在外头喊叫风紧，我不能答言，我慢慢出来也没人看见。我料你必是回店去了，我赶在这里，听你击掌。你虽没能把包公杀死，我今得了他的一颗印，别看他是当朝宰相，没有印也不能作官。”玉仙说：“虽然得着他这一颗印，是你得来的，我还得多少给我哥哥报点仇才行。”纪小泉说：“你要报仇有一件可报的事情。”玉仙问：“那件可报？”纪小泉说：“那穿堂后头就是他妻子所住的地方，那院内并无男子。你我要去把他妻子杀死，也算报了仇了。要杀包丞相，只怕有些费事，看着他的人太多。”玉仙说：“那也使得。”

纪小泉说：“今日天气可不早了，不然明天咱们再去罢。”玉仙一定要去，纪小泉自有跟随玉仙。他把印揣好，二人复又下了城墙，扑奔开封府。仍从西墙跳将进来，直奔后面。走到

穿堂，玉仙还往印所瞧了一瞧，出了穿堂以外，将要扑正北，前面一段长墙，另有四扇屏风，此时已然关闭。二人将往墙头上一蹿，就见后面五间上房，两耳房，东西配房。刚要下来，不料东边角门里出来一个人，一声怪叫如霹雷相似，说：“有贼了！”蹭，一个箭步蹿将过来，抡浑铁棍对着纪小泉打来。他往旁一闪，当的一声，哗喇哗喇打的墙头上砖瓦乱落。又一嚷“有贼了”，抡棍就追。纪小泉、玉仙蹿下墙头，往西就跑。金镫无敌大将军于奢这一喊叫，西院的人俱都听见了。卢珍、金枪将于义、刘士杰、白芸生全从西墙上来。

这回艾虎可没来，皆因头一次白芸生一追玉仙，艾虎也跟着追下去了。教刘士杰一镖没打着玉仙，又一刀也没砍着。他见艾虎、白芸生全都追下女贼去了，他倒蹿进墙来，在包公书房台阶底下保护包公。然后艾虎、白芸生、展南侠、蒋平全给包公道惊来了。蒋平见刘士杰问：“你作什么在这里站着？”刘士杰说：“我怕贼人的伙伴多，咱们人都追下那个女贼去了，倘若再来一个，包公这里岂不担惊？我方在此保护包公。”蒋平说：“罢了，这才教见识哪！”倒把艾虎、白芸生数说了一顿：“你们遇见这个事情，总要留看家的要紧。”然后进里面与包公道惊。包公正要歇觉，一摆手，大家出来。蒋平问艾虎：“这个女贼你们看出他是谁没有？”艾虎说：“我看出来了，就是我三哥怕的那两个丫头，可不知道是金仙是玉仙。”蒋平说：“管他什么仙，咱们总是防范为是。”刘士杰仍然出来，还是艾虎、白芸生守着包公。

工夫不大，又听东院一嚷，艾虎没来，就是白芸生等全从西院上墙，一看这回可是两个人。大家全都是下墙头亮出兵

刃，往上一围。又见从南墙上蹿下三个人来，是展南侠、邢如龙、邢如虎，也往上一围。玉仙用刀乱砍，邢如虎用刀，展爷用剑，往上一迎，呛啷一声把刀削为两段。玉仙蹿出圈外，一回手把练子槊拉出来，对着南侠一抖。展爷急速用宝剑一找他的练子槊，再用宝剑一削可就削不动了。玉仙把一对练子槊抡开如同流星相仿，五尺以内进不来人，随抡随走，口中说道：“扯华。”他就蹿上南房去了。邢如龙、邢如虎也蹿上房去，玉仙下南房奔西房下去，邢如龙一追，也上西墙。他本是一只眼睛，不甚得力，玉仙使了个犀牛望月的架式，一抖右手练子槊，正打在那如龙肩头之上，噗咚栽下墙来。邢如虎赶紧把他搀将起来，摸了摸肩头上肿起一个大包。

再说纪小泉见玉仙一走，也打算逃窜性命，就无心动手，他又惧怕南侠这口宝剑，好容易蹿出圈外，也往南房上一纵。大众要追，南侠说：“别追。”纪小泉单脚刚一找房瓦，于义颺就是一镖，没打着。刘士杰一镖也没打着。南侠不教追，也是要拿暗器打他。南侠一袖箭也没打着。这三只暗器难为纪小泉躲闪，论说都是百发百中。也是活该，他走了也就没有事了，这一来把他的暗器也招上来了，掏飞蝗石对着于义打来，倒没打着于义，从下面颺的一声打上来一丈长的一个暗器，就听当啷一声把纪小泉右腿砸折，噗咚一声栽下房来。众人一看全都哈哈大笑，说：“倒有一宗撒手锏，没听见说过有撒手棍。”浑人使的浑招数，这一撒手扔棍，真把纪小泉打下来了，并且把腿打折一条。大家过去把他捆上。站殿将军托人上房拿棍，于义蹿上房去，连暗器都找着，过去拿棍，一瞧房瓦都砸碎了一大片。先把棍扔给他哥哥，自己蹿下房来，把袖箭、镖交给展熊飞与

士杰。此时后半夜坐更的也全醒了，冯渊、徐良、胡小记、乔彬、马龙、张豹、韩天锦、史云、龙滔，史丹皆因在团城子作内应有功，蒋平、熊飞回禀了相爷，包公把他前罪已免，如今也在开封府效力。此时大众全都过来。一打听拿住刺客，冯渊把纪小泉往起一提，连大众奔西书房，回禀包公拿住刺客之事。包公已然歇了觉咧，一听拿住刺客，复又起来。大众在外面等着包公穿好衣服往里传唤，方敢进去。

就在这个时候，有更夫飞也相似往前直跑，身临切近，喘吁吁连话都说不了。展熊飞说：“李四，因为何事跑成这个样子？”更夫说：“可了不得了。”展熊飞问：“什么事情？”更夫说：“我们有个伙计叫王三，有两个贼，有个女贼，一个男贼，把王三捆住了，嘴内堵着东西，扔在大槐树后头。我过去给他解开，掏出口内的东西，他说见贼出入来了两趟。我们拿灯各处一照，穿堂的印所门大开，老爷们快去看看罢！”蒋平一听，大众全是一怔。急忙派几个人预备灯火，奔印所用灯一照，门是大开，又见里面竖柜、顶柜门子大开，一找印匣里面印信踪迹不见。蒋平怔柯柯的说：“这事可怎么个办法？空有咱们这些人，将相爷印信丢失，该当何罪！”众人说：“只可见包公回话。”蒋平说：“先前没咱们这些人也不丢东西，如今人多反倒把印信丢失，你们随着我请罪去罢。”众人跟随到西花园，有未跟过来之人也都一打听，蒋平把丢印的事情一说，众人也是目瞪口呆。徐良说：“大概贼人去之不远，总是我去为是。”蒋平说：“不行，他这二次来，谁也没在后面追着他，谁知他准往那里去了？无影无形，有一个准方向也好办哪！”徐良说：“咱们问这个刺客，他必然知晓。”蒋平说：“这个刺客你认得他是谁？据我想，他必

是团城子里人。”徐良说：“不是，这人我不认得。”冯渊说：“此人我倒认得。”蒋平说：“他叫什么名字？”冯渊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从糕干铺拿住白菊花，扛至树林，我一更换衣裳，就是他给我一飞蝗石，念了一声无量佛。他把白菊花也救走了，我把薰香盒子可也丢了。还有一个老道与他在一处，还怕他也来了哪！”蒋平复又派人前后巡逻，又问纪小泉说：“朋友，你贵姓？”纪小泉说：“不必问我名姓，行刺盗印全是我一个人，也不用你们三推六问，我敢作就敢当，爱杀爱刚任其自便。”此时包公里面传出话来，要见展、蒋二位护卫。二人进去面见相爷，仍是道惊请罪。包公说：“他们既然安心前来，二位大人何罪之有？”二人复又请罪说把印信丢失。包公闻听一怔，问道：“刺客现在那里？”蒋平说：“现在在外面。”包公吩咐一声：“将他带来问问。”

蒋平出去，把刺客往进一带。包公见把刺客搭将进来，纪小泉右腿已折，在包公面前也不能下跪，就在地下歪着一坐，可是捆着二臂。包公在灯光之下一看，这个人长的倒是眉清目秀，遂问道：“小偷儿，我且问你，本阁有什么不到之处，为何前来盗我的印信？”纪小泉说：“包公不必细问，我速求一死。”包公说：“你就是求死，也得把印信招将出来。”小泉说：“我把印盗在手内，一时慌疏，我扔在墙外去了，必是教别人捡拾去啦。”包公说：“本阁这里，焉许你鬼混！”吩咐看夹棍。外面官人进来，将贼人夹起来，用十分刑。蒋平一看，纪小泉一语不发，气绝身死。

这一死，要问印信的下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回 包公开封府内丢相印 徐良五平村外见山王

且说相爷把皂班传下来，一夹就是十分刑。工夫不大，气绝身死。皂班回说：“小偷儿气绝了。”包公吩咐用凉水喷。皂班用凉水一喷，纪小泉悠悠气转，哎哟哟痛疼难忍。本来先就把他右腿打折，再一上夹棒如何受得住？缓转过来仍是不招。包公见他不招，吩咐敲杠。官人拿过一根短杠，就在夹棒上喇喇喇的划了三杠。纪小泉鬼哭神嚎一般，痛的他彻透骨髓。仍是不招。治的他死去活来好几次，始终不招，就是口口声声求死，教给他一个快刑。包公也是心中急躁，若要问不出他那印信的下落，自己这官不用作了。外面刘士杰不敢进来，把蒋四爷请出去，如此这般这样他出了一个主意。蒋爷一听连连点头，说：“此计甚善。”复又进来，在相爷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言语。包公点头，说：“既然这样，松刑。”一摆手，官人把小泉搭出来，夹棒撤将出去。相爷见天气不早，也不睡觉了。

蒋爷仍然派人守着相爷的书房，所有众人都奔校尉所去了。把纪小泉搭在校尉所往地下一放，蒋爷用好言语问他，朋友长兄弟短，苦苦的一说。纪小泉说：“你既然要问，我把名姓

说出与你就是了。行刺是我也应了，盗印是我也应了，你还问我什么？我姓纪，叫纪小泉，匪号人称莲花仙子。”蒋爷说：“不行，总得招出你的伙计来。你要不招，要用非刑吊拷于你，那时你就悔之晚矣。”纪小泉说：“我并没有伙计，就是我只身一人。”蒋爷说：“分明有个女人，大家动了半天的手，你这要不招，岂不是你找着要吃苦么？”纪小泉说：“那就在大人的恩典了。”蒋爷吩咐一声：“预备。”叫官人，低声告诉取了一子儿通草，俗名就叫灯草，教两个官人把纪小泉眼皮往上一翻，用灯草往上一蹭。按说还有一宗害眼的人，还拿灯草打眼皮的，那还更透着受用。这比那个可是两样，这是官人拿灯草在眼皮上苦蹭，不多一时，鲜血就流下来了。这本是一处的非刑，蒋爷还是受刘士杰的指教。不多一时，自己就觉着彻透肺腑。眼是心之苗，小泉如何擎受得住。别看夹棒倒可以挺刑，这一来，他就连连嚷道说：“有招，有招。”蒋爷吩咐叫住了。纪小泉心中一想，总然肋生双翅也飞不出开封府去了，已然右腿教人打折，又受了夹棒，又用这灯草打眼睛，可伤不着筋骨，实难禁受。自己暗叫玉仙：“事到如今，我可顾不得你了。”想罢说：“老爷们在上，事到如今，我不能不招了。石龙沟劫脱囚车，实是东方亮妹子，风秋门外要劫脱法场，也是东方亮他的妹子，不略在城里刷的东方亮。如今前来行刺盗印，也是他妹子。教我给他巡风，不料我被捉，他竟拿印逃命去了。”蒋爷问：“他奔什么所在？”纪小泉不肯把他上黑虎观的事情说出来，就说他拿着印奔朝天岭去了。蒋爷说：“此话当真？”纪小泉说：“我要不招，你就把我打死我也是不招。我既是招了，若有半字虚言，情甘认个刷罪。”

蒋爷吩咐把他钉肘收监，然后大家议论，不定纪小泉说的此话实与不实。冯渊在旁言道：“此话不虚，我听他们晚间议论，还有朝天岭那人姓王。”徐良说：“他叫王玉，外号金弓小二郎。”冯渊说：“对了，他们议论在商水县劫囚车，准是没上商水县去，在石龙沟劫的。石龙沟没劫着真的，他们才入都劫法场，入都又没劫着，这才生出这个主意来了。”蒋爷说：“只可明天回禀相爷，去几个能人探探朝天岭去便了。”刘士杰与邢如龙、如虎三个人过来说：“请问四大人朝天岭去过没去过？”蒋爷说：“我没去过。你们三个人可曾去过？”三人齐说：“去过，可没到过里头，全都是听人家说的。”邢爷说：“外面有十里地的水面，通着马尾江的大江，南北有两山岛，一个叫连云岛，一个叫银汉岛，有个寨叫中平寨。水内有水轮子，有个滚龙挡，上面都有刀，这个挡不分昼夜乱转。上山四十里地的山路，上边才是山寨。凭爷是什么人，也不用打算进去。这朝天岭非得有会水的，有惯走山路的才行。这个山路最险，外人不用打算进去。”蒋爷一听，说：“这还了得，这样说来非我去不行。”正然议论，包公教大众整上冠服，伺候相爷上朝。

书不絮烦。相爷早朝已毕，回至开封。蒋爷与南侠进去见包公，回明了纪小泉的言语，相爷就派他们至朝天岭探听信息。蒋、展二位出来，议论派什么人看家。可巧二义士韩章从外面进来，大家见礼已毕，韩二爷先就打听开封府有什么事情没有。蒋爷就把丢冠袍带履、拿白菊花，冠袍带履可是请回来了，白菊花至今未获，昨晚又有丢印一节事情，也说了一遍。韩章一闻此言也是一怔，只可南侠、蒋爷带着他进来参见包公。行礼已毕，包公提了些开封之事，然后方才出来。蒋爷与南侠

议论教韩二爷看家，南侠怕二爷一个人势孤，又把邢家弟兄留下，说：“务必多留神看守相爷才好。”三个人点头，说：“相爷有失，我们三个人情甘领罪。”蒋爷又教徐良过来，说：“朝天岭既然是山路，又最险，你先去把你父亲请出来，要论走山路，谁也不似他能走。”徐良点头说：“我去。要把我父亲找来，咱们在那里相会？”蒋爷说：“你先走，我们后走，以潼关为度。你们爷儿两个，到潼关打听我们过去了，你们往前边追赶；我们要是未到，你们爷儿两个在那里等着，咱们一路前往。”

徐良拿上自己应用的东西，带上盘缠，辞别大众，出离了开封府，走西门，奔山西大路。在路上晓行夜住，无话不说。那日到了家中，家人全过来见少老爷行礼。徐良到里面先见了娘亲，跪倒磕头。老太太一见徐良回来十分欢喜，行礼已毕，叫他坐下。徐良问娘亲说：“我爹爹那里去了？”老太太说：“你天伦由你走后上陕西去了，至今未回。”徐良听了一怔，说：“怎么？我爹爹上陕西去了？”老太太说：“从你上京去后，你爹爹睁眼泪合眼泪，只要他托起酒杯来就哭。可巧那日他出门遇见他的一个发髻之交的朋友，是个老道，姓阎叫阎道和。这个老道他有个师兄姓吕吕道爷。如今这吕道爷在陕西地面置了一座庙，叫上清宫。这阎道爷见你父亲类若疯癫之状一般，老道苦苦劝解，教他上陕西散散心去，故此你父亲跟着这阎道爷上陕西去了。你天伦去后，老身倒觉着安静。”徐良说：“孩儿来得实系不巧，如今京都有要紧的事情。”老太太问什么事情，徐良就把始末根由的话对着老太太学说了一回。老太太一听，说：“这可不巧，再者他又没准日限回来。”徐良说：“这上清宫可准知在什么所在？”老太太说：“那庙我可知道地方，出潼关，过马尾江有

座大山，山上有三段梁，由山下往上去有个青石梁，有个白石梁，还有个红石梁，就到了上清宫啦。”徐良说：“只可孩儿我找他老人家去罢！并且也是陕西地面，我找他老人家，再上潼关找我四叔去，也会在一处了。”老太太又问：“我儿在外边如今定下亲事了？”徐良问：“你老人家怎么知道？”老太太说：“前者你父亲走后，有一位在辽东作过武职官，如今告老，姓尚叫尚均义的有过书信，说他的女儿乳名玉莲，给了你了。”徐良一闻此言，双膝点地，说：“娘亲恕孩儿不肖之罪。在外面私自定亲，并未能禀明父母，孩儿就是不孝。”老太太说：“此事我儿办的甚好，老身正为你这件亲事为难，也曾提过几家，全不相符。再者，老身也看见过尚家的书信，是你身临险地，人家救了你的性命，又把姑娘给你，又有石家的媒保，他上辈又是作官，这可称得起是户对门当，非是你之过，老身倒是十分欢喜。”徐良这才放心，磕了三个头起来，立刻告辞。依着老太太教他住一晚晌，明天再走。徐良一定要走，叩别娘亲，自己出门，直奔陕西来了。仍是夜住晓行，到潼关说明来历，方才出去够奔马尾江。

那日过了马尾江，就见正面一座大山，往西北全是山连山，岭套岭，直不知套出有多远去。自己也不认得从那里走，又怕多绕了路程，也不知准有多远才到。可巧遇见一个农夫，打听打听。人家指告说：“你由此往西，山下有一段热闹街面。过了这街就是山口。进山口往上走，有三段大梁就是上清宫。”那人说：“你顺着我手看，论说这里就看见了。”徐良顺着他手一瞧，果然就看见了。在西南半山腰中，周围全是松树，环抱着一个庙宇。徐良说：“借光。”自己投奔正西来了。别听说看见可是看见了，要走一时可不能得到。常言说的好，望山跑死马。

徐良到了热闹街面，觉着腹中饥饿。路北有座饭铺，进了饭铺，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把过卖叫过来要菜要饭。过卖说：“客官不喝酒么？”徐良向例不喝酒。过卖说：“没从我们这里走过罢？”徐良说：“我这是头一次。”过卖说：“没从我们这里走过那就是了，要从我们这里走过不能不喝酒。”徐良问：“这是什么缘故？”过卖说：“我们这里叫五平村，这里有十八家烧锅，出一宗酒叫透瓶香。不敢说天下第一，别管那的酒也比不过我们这的酒去，其味最美。有这们两句口号说：路过五平村，不饮村中酒，枉在陕西走一走。你老人家如要不信，我孝敬你一瓶尝尝好歹。”徐良一听，他夸奖这酒实系甚好，就叫过卖看一瓶来尝尝，也未为不可。过卖答言，不多一时，看过一瓶酒来。徐良斟上一尝，果然是好。不多一时，菜蔬上齐，自斟自饮。左一杯，右一盏，越喝越香。吃完一瓶又要一瓶，越喝越对劲，不知不觉就喝了三瓶，复又教过卖看酒。过卖说：“客官，你素常不深分喜爱吃酒，这三瓶可也就足以够了。我们这酒，你吃着不甚理会，这酒的后劲甚大，迎风便醉。”徐良一定要教他看一瓶来，过卖只得又与他看了一瓶。把酒喝完用饭，把饭吃毕，开发了酒饭帐钱，自己要走。过卖一拦说：“天气不早了，要进山可别走了。”徐良往起一站，酒往上一涌，说：“你不教我走，那里住下？”过卖说：“咱们铺子后头有的是店房，可以住下。”徐良说：“你用酒把我灌醉，教我住下，要害我罢？”过卖说：“你去罢，你去罢，好心无好报。”徐良出了饭铺，进了山口，走青石梁，迎面来了一只老虎。

要问徐良怎样，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回 青石梁上捉猛兽 阎家店内遇仇人

且说徐良酒已过量，过卖拦他不教他进山口，他反倒错会了意，打量这饭铺不是好人，一赌气出离饭铺，进了山口。走到青石梁，忽然起了一阵怪风，这阵风吹得徐良毛骨悚然。这透瓶香的酒本就怕风，被风一飏，就觉着两腿发软，二目发黑，身不由自主来回的乱晃。徐良暗暗吃惊，说声：“不好，这就教醉了罢！悔不听过卖之言，不如住下倒好。打算要过这三段大梁只怕有些难过。”正在心内犹豫之间，忽见对面梁上蹲着一只斑斓的猛兽，二目如灯，口似血瓢，把尾巴绞将起来，打得山石叭叭的乱响。徐良一见斑斓猛兽，把酒全部吓醒。那只猛虎蹿山跳涧，冲着徐良奔过来了。山西雁把大环刀一拉，左手掏出一支镖来，等着猛虎看看临近，对着徐良往上一蹿，徐良先把左手镖对着虎胸腔，一抖手，正打在他前胸白月光儿上了。紧跟着大环刀往虎前心一扎，说的迟那时可快，把刀扎进去，赶紧往外一抽，自己一躲闪。那虎一扑徐良没扑着，反倒中了一镖，受了一刀，噗咚一声摔倒在地。若论虎的气性最大，又往上一蹿，够一丈多高，唔的一声吼叫，复又摔倒在地。那虎受伤之

后，蹿了三四回方才气绝身死。此时徐良早隐在树后不敢过来，等老虎气绝之后，方敢过来细细的瞧了一瞧。那只猛兽虽死，仍是瞪着两只眼睛，山西雁倒觉着后怕起来了。又一想，这上清宫是去好是不去好？还怕有虎。

正在犹豫之间，忽见打山洞里蹭蹭蹭蹿出几个人来，全都是高一头乍一膀年轻力壮之人，每人手中提定虎枪虎叉，过来都与徐良行礼。说：“我们全是猎户，奉我们太爷之谕在此捉虎，不料壮士爷你把虎治死。我们全在山洼山洞藏着，看见你老人家一到，把他治死。是怎么把他治死的？”徐良说：“不要紧，我闹着玩来着，就把那虎结果了性命。慢说是这只小虎，就是一只大虎也不要紧。”猎户齐声夸赞，说：“你老人家贵姓？”徐良说：“姓人。”猎户说：“人壮士到底是怎么打的？”徐良就信口开河说：“我打他一个嘴巴，把他打了一溜跟头，又给他一个反嘴巴，又打了他一个跟头，然后说快道‘急’，念念有词，一撒手，一个掌心雷把老虎劈了。”猎户一闻此言，更透着敬奉了，说：“这位还有法力哪！”徐良说：“你们这里有多少只虎？待我去与你们除脱净了。”猎户说：“就是两只虎，那一只公虎教我们拿住，皆因在阎家店外把那虎一剥，这只虎找出来，伤人不少，在山里伤人也不少。奉我们太爷之谕，捉拿住此虎还有赏哪！不料又伤我们猎户五六个人。你老人家把这只虎打着，可算与我们除了害了，同着我们走罢。”徐良问上那里去，猎户说：“你不认得字么？”徐良说：“略知一二。”猎户说：“认识字，进山口时节，难道说没看见告示么？”徐良说：“我进山已然喝的大醉，全没看见。”猎户说：“我们太爷贴的告示，谁能打着这只虎赏银五十两，我们太爷还要这张虎皮，再给银五十两，前

后共一百两。我们同着壮士你领银子去。”徐良说：“慢说一百两，就是二百两我都不要。”猎户揪住徐良死也不放，说：“你既不要银子，见见我们这里阎掌柜的去罢。”徐良无奈之何，自可就跟着他们复又奔山口而来。后面猎户把虎捆好，搭着这只猛兽出山。

这一出山口，把信息传与外面，顷刻间，瞧热闹之人不在少处，携老扶幼，连男带女，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展眼之间，拥拥塞塞，全是一口同音说：“这山西人两个嘴巴一个掌心雷打的老虎。”也有瞧徐良的，也有看虎的。顷刻间到了阎家店，从店内出来十几个伙计，拥护着两位店东。见那二位俱是七尺身躯，全是宝蓝色的衣襟，壮士打扮。身临切近，猎户给见了一见，说：“这就是打虎的壮士爷。”徐良见那二人，彼此对施一礼。徐良总没说出自己真名真姓，就告诉人家姓人。一问二位店东姓阎，是亲弟兄二人，一位叫阎勇，一位叫阎猛。猎户把那只虎仍然挂在店外，教众人瞧看。店东把徐良让至里面，进上房屋中落座，叫伙计献茶，然后问徐良是怎么把这只虎治死的。徐良也不能改口了，只可说两个嘴巴一个掌心雷打死的。阎勇、阎猛二人连连夸赞：实在世间罕有之能。回头吩咐，叫猎户别把虎挂在店外了，倘若再招了虎来，那可不是当耍的了，教他们搭着上县去罢。外边猎户答应，真就搭着老虎报官上县不提。

店东当时吩咐一声看酒，徐良说：“酒我可是不吃了，我就为吃酒，吸呼断送了我这条性命。”店东问什么缘故，徐良把因吃醉了酒遇见老虎的话说了一遍。阎勇说：“我们敝处没有什么出色的土产，就是透瓶香的酒，普天下那里也不行。如今兄

台已经把虎打死，也没有别的事了，天色已晚，也不用走了，就住在咱们店中，有什么事明天再办，今天咱们尽醉方休。兄台如不弃嫌，咱们还要结义为友哪！”徐良无奈之何，自可点头。顷刻间，摆列杯盘。徐良当中落座，阎家弟兄执壶把盏，每人先敬了三杯，然后各斟门盅，有店中人来回斟酒。徐良素常虽不喜乐吃酒，今日这酒实在味美，不怪人家夸讲。自己也想开了，今日放量开怀，明日仍然是不喝。左一杯右一盏，三个人吃着酒，遂就讲论些个武艺，马上步下，长拳短打，只吃到天交二鼓，把徐良喝了一个大醉。身躯乱晃，说话声音也大了，东一句西一句，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人家要与他划拳行令，别瞧徐良是那样聪明，这些事他是一概不会。阎家弟兄一看，徐良实系是醉了。徐良说：“我可实在不行了，你们别让我了，喝的老西脑子里都是酒了。”阎家弟兄说：“既然如此，你就歇歇去罢。”徐良问在那里安歇，阎家弟兄说：“后面有三间厅房，前后的窗户，最凉爽无比。”徐良说：“很好。”叫伙计打着灯笼，徐良一溜歪斜，阎家弟兄搀着他，这才到了后面。三间上房，前后窗户，迎面一张大竹床，两张椅子，一张八仙桌儿，就教他在这屋里睡。

徐良问：“后面可有女眷没有？要有女眷我可不敢，如没女眷我可要撒野了。”阎勇问：“兄台怎样撒野？”徐良说：“我把衣裳脱了，凉爽凉爽。”阎勇说：“听其兄台自便，后头并无女眷。我们还是不陪，少刻与兄台烹一壶茶来。”徐良说：“很好。”就把衣服脱下来，赤着背膊，连镖囊、花装弩、袖箭、飞蝗囊、大环刀一并全用他的长大衣襟裹上，头巾也摘下来，自己一歪身就躺在竹床之上。酒虽然过量，躺下仍然是睡不着，翻来复去，心

中类若着火的一般。酒往上一涌，躺着不得力，复又坐起来；坐着也不得力，复又出来到院子走走。到院内被风一飏，心中很觉着爽快，心中稍微安定安定，只觉着一阵困倦，这可要到屋中安歇去了。将要上阶台石，忽见有一个黑影儿一晃，自己又一细瞧，踪迹不见。心中一动，莫不成吃醉了酒眼都离了？自己晃晃悠悠来到屋中，往竹床上一躺，把双睛一闭，枕着他的衣服就沉沉睡去。别看徐良总睡不着，出去这一趟可不要紧哪，唬跑了两个刺客。

你道这两个刺客是谁？就是梅花沟的两家寨主，一个金永福，一个金永禄。皆因擂台唬跑，直奔陕西朝天岭而来。行至朝天岭，见着王纪先与王纪祖，就把团城子的事情对着他们学说了一遍。王纪先说：“贤弟原来是为咱们涉一大险。王三弟如今还不知他是怎样哪？”永福、永禄二人齐说不知，王纪先派人打听王玉的下落。这两个人回梅花沟，也皆因是这天正在店内，忽听外面一阵大乱，说有了打虎的壮士了。金永福、金永禄也是出来看看，将一见面正是徐良，把金永福、金永禄吓了一个胆裂魂飞。二人回到店中一议论，这可是仇人今天来在咱们的所在。金永福问金永禄：“你打算怎么样办理？”永福说：“就是前去行刺。”金永禄说：“我也打算这个主意。”金永福说：“我去。”永禄说：“不能，还是我去。”二人谦让了半天，这才一路前往。晚间天交二鼓，二人全换了夜行衣靠，背插单刀，奔阎家店而来。将到阎家店，跃墙而进，还不知徐良在什么所在。两个人将到后院西房的后坡，将要往前边一纵，正是徐良头次出来在院中绕湾，就把二贼唬跑，复又蹿到后坡去了。二人低声一说：“你看这个老西，他是看见咱们，还是没看见咱们哪？”金永

福说：“他又不是神仙，你看他那形色像吃醉了酒的光景，必是他打虎有功，阎家弟兄拿酒把他灌醉。如真是吃醉了酒，那可是鬼使神差，该给咱们绿林的人报仇了。他要睡着了，不费吹灰之力。你给我巡风，我进去杀他。”金永禄点头，说：“咱们一齐动手。”二人等了半天，当当当正打三更，二人复又蹿到前坡。将到前坡，复又蹿回去了。你道这是什么缘故？是店中伙计奉了店东之命，抱着一壶冷茶与徐良送茶来了，怕他睡醒了犯渴。伙计拿着茶到屋中用灯一照，徐良已经在床上睡熟，又不敢惊动于他，把茶壶放在八仙桌子上，伙计提着灯笼将要一走，那灯忽自己灭了，把伙计吓了一跳冷汗，往外撒腿就跑。伙计一想，又没有风，怎么这灯无故的就灭了，别是闹鬼罢？到了前边，告诉掌柜的这个事情诧异。教阎勇威吓了他一顿，吓的他也就不敢往下再说了。

再说金永福、金永禄又等了半天，仍然至前坡，料着徐良大概睡了，影影绰绰听着像是打呼声音。按说徐良是一身工夫的人，怎么会打呼？皆因是酒之过。二人蹿下西房，永福在前，永禄在后，将到阶台石，永福把刀亮将出来，永禄也把刀拉出来，二人往屋中一蹿，要一齐下手。忽见那竹床往上一起，床下有人说：“刺客到了！”徐良由梦中惊醒，睁眼一看，果然有两个人往外就跑，徐良蹿下床来就追。追在院内，忽见两条黑影蹿上西房，自己也要往房上一追。一想手无寸铁，又没带着暗器，赶紧转身回来取刀。进至屋中一找，镖囊、衣襟带刀，踪迹不见。

这些物件那里去了？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回

因酒醉睡熟丢利刃 为找刀打架遇天伦

且说徐良皆因酒醉沉沉睡去，由梦中惊醒，自觉床往上一一起，下面有人说话，说：“刺客到了！刺客到了！”自己出去没追上刺客，反倒把东西全都丢了。连连喊叫：“店家，快掌灯火来。”阎家弟兄此时仍然在前边吃酒，伙计说：“不好了，客人在后面嚷起来了，准是闹鬼。”阎家弟兄立刻叫伙计点灯，直奔后面。伙计进屋中先把灯点上，徐良一把就把阎勇揪住，说：“你原来是外忠内不实之人，好好赔我东西。”阎勇说：“你撒开我，有什么事好说，丢去什么我赔你就是了。”徐良说：“我的衣服、镖囊倒都不要紧，总得有我的大环刀，没有我的大环刀就如同没有我的性命一样。”阎勇说：“你撒开我，容我们给你找去。”徐良说：“你不用装腔作势，你偷了去的，就是好好的给我大环刀。”阎猛过来说：“你撒开，你说我们偷了去，就算是我们偷了去了。”徐良这才撒开。

阎猛问：“倒是你怎么丢的？”徐良就把丢刀的话学说了一遍。阎勇说：“你明明看见两个人从房上走的，怎么说是我们偷的？再说世界之上只有恩将恩报，那有恩将仇报之理。你给我

们这一方除害，感情不尽，怎么反倒偷你哪？再说，就是偷，你真有金银财宝可以，净偷你那衣服有什么用处？再说你又亲眼瞧见两个人走的，怎么一定说是我们偷的？”徐良说：“这个事情你们要明偷知道我也不答应，你才用酒把我灌醉了，我睡着，特意预备两个人会上房的，预备一个人叫我，作为是上房的两个人把我东西偷去了。你想，要是那两个上房的把我东西偷了去，何用又把我叫醒哪？不是你们定的计是谁？”阎猛说：“我们真要偷你的东西，我们不会将你用酒灌醉，把你杀了么？”徐良说：“我要不是打虎，你们就把我杀了。谁不知道我在这里打虎住在你们阎家店，明日不见我出去，谁肯答应？故此你们才设出这个法子来。”把阎家弟兄急的乱跺脚，说：“你去打听打听，我们阎家店多咱作过这个非礼之事。”徐良说：“难道说是我诬赖你们不成？再者，我不是赤着臂膊进来的。”阎猛说：“非是你诬赖我们，你再想想，莫非这里有你的仇家前来行刺于你也是有的。”徐良说：“我乃山西人氏，这里焉能有仇家？”阎猛说：“这也难以定准。”

徐良想了一想，说：“你们这里都叫什么地名？”阎猛说：“马尾江、三千户、五平村、桃园、八宝村、断头峪、梅花岭、梅花沟、朝天岭……”徐良说：“别说了，梅花沟在你们这里？”阎猛说：“在这里。”徐良说：“得了，我真是有了仇家了。”阎猛问：“是谁？”徐良说：“梅花沟有个金家店，有金永禄、金永禄，你们可认得？”阎猛说：“不错，有个金永福、金永福，是两个山贼，我们素不来往。他们知道我们阎家是一大户，他们倚仗着是山寇，他可不在山上，他占了咱们的边界开店，可也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他那店中净住黑门的人。”徐良一躬到地，说：“二

位，我可实有得罪。明天与二位借一套衣服，借一口刀，我去找他们两个人去，不用说，准是他们两个。”阎勇说：“壮士乃是山西人，怎么会与他们有仇呢？”徐良说：“等明天我找着他之后，回来我再告诉你们这细里。”阎家弟兄连连点头。等到次日，阎勇给他拿过一套衣裳来，一口刀，也是行家使的利刀，仍然带上自己的头巾，就要起身。阎家弟兄苦苦相留，才吃毕早饭。

阎勇带着他出店，叫他看见马尾江一直往北，过了断头峪，往西是三千户，往西北是银汉岛，靠着银汉岛下面就是梅花岭，梅花岭就是梅花沟。徐良记在心内，辞别店东，直奔正北。过了断头峪，往西走下来了。

见一片住户人家，房子一层一层的，门户一个挨一个。由后街往西，走在西边，自己心中纳闷：此处怎么住着这些个人家？再说，房屋都齐整。走在尽西头，见有一段长墙，墙里面有一棵小桃树，树上有一根青竹竿，上面挑着自己的镖囊，被风飘摆，来回乱晃。自己猛然惊醒，大概这准是金永福、金永禄家里。顺着墙由西往南一拐，走在南边复又往东，才看见这个大门，见门口有数十个家人。徐良气哼哼来至门口，见是广梁大门，有两条板凳，上面坐着数十个人，连忙问道：“你上这里找谁？”徐良瞪着二目说：“你们这里可是大王爷家？”众人一听这人出口不逊，也就没有好话对他说了，说：“不错，我们就是大王爷家。”又一看徐良那个相貌，说：“你有什么事情？”山西雁说：“快叫你们大王爷出来见我，给我大环刀，别无话讲。如若不给，我要闯将进去，鸡犬不留。”那些家人如何能答应他这套言语，说：“青天白日，你是个疯子罢？”徐良说：“我倒不疯，就是叫你们大王爷出来还我的刀，不然你们这些乌八的你想活

命？”家人见他一骂，先就过来了两个，说：“你姓什么？”徐良说：“告诉你们大王去，我叫祖宗。”家人一听，气往上撞，过来揪他，那个就要扳腿。揪他的教他胳膊一挡，又一拳，噗咚一声那人摔倒在地。那扳腿的教他一脚，咕噜噜蹶的满地乱滚。那几个如何答应，往前一拥而上，倚仗人多势众，一齐动手。如何揪得住徐良？他用了一个扫堂腿，把大众全扫倒了。

众人齐说：“这老西是个行家，手里有活。告诉咱们员外爷去。”徐良仍是大嚷说：“叫你们大王爷出来见我。”家人往里就跑，可巧门内有个人细声细气问道：“外面是什么人这等喧哗？”从人齐说：“少爷出来了，你老人家快出来罢，这里有个疯子，他说咱们是大王爷家。”那人说：“要是个疯子，理他作甚？”从人说：“不一定准是个疯子。”那人从门内出来，戴一顶白缎子武生巾，白缎子箭袖袍，五彩丝蛮带，薄底靴子，葱心绿衬衫，面如团粉，五官清秀，问道：“什么人敢在我这门首撒野？”徐良说：“你祖宗。快叫你们大王爷出来见我。”少爷一听气冲两肋：“你是那里来的狂徒，敢在此处撒野？招打！”往上一蹿，左手一晃，右手就是一拳。徐良一见就知是个行家，二人一交手，绕了十几个湾儿，被徐良一腿踢了一个跟头。山西雁往旁边一闪，说：“你还得练去哪！快叫你们老大王爷出来见我。”那人说：“狂徒！你在此等候与我，少刻就来。”上里面取兵器去了。家人也齐说：“你这里等着！”不多一时，见那人提了一条花枪出来，对着徐良就扎。徐良一闪，就把他的枪杆揪住，往怀中一带，将要抬腿踢，忽听里面大吼一声，说：“什么人？待我出去看看！”徐良一听这个声音，就吃惊非小，果然一见面，正是穿山鼠。徐三老爷一露面，徐良撒手扔枪，双膝跪倒，说：“你老人

家因何现在此处？孩儿叩头！”

原来徐庆跟着阎道和到了上清宫，见着吕道爷，很觉着开心，就此住了二十馀日，又透着在山上闷倦了。阎道和又同着他逛马尾江，缕顺着马尾江绕到三千户，说：“到我哥哥家走走。”徐三爷问：“你哥哥是谁？”阎道和说：“我哥哥叫阎正芳，当初作过一任武职官，皆因奸臣当道，辞官不作，现正家里哪！”徐三爷同着阎道和来至大门，叫家人进去回话。不多一时，阎正芳从里面出来。徐三爷见这位老英雄年过六旬，花白胡须，精神足满。阎道和给一引见，阎正芳与徐三爷见礼已毕，请三爷到里面，入厅房落座，这才对问了来历。人家那里待承酒饭，住了两日，阎道和回庙。阎正芳把他儿子叫出来，与徐三爷行礼。三老爷见他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一问叫阎齐，外号人称叫玉面粉哪吒。徐庆很爱，问他所会什么工夫。阎正芳一听问在这里，气往上一冲，说：“这孩子实无出息，什么都不会，永不好学，督催着总不肯练，等我死了，要练可又不行了。”徐庆说：“不能，总是父不教子。”阎正芳说：“非是父不教子，是他实无出息。”徐庆说：“老贤侄，你施展施展我看看，怪聪明的一个孩子，怎么会不行哪？”阎齐无奈，只可打了一趟拳。教徐三爷一瞅，哈哈一笑说：“这叫什么本事哪？差的太多。阎大哥，你要舍得，把这孩子交与我，别耽误了他的这个年岁。”阎正芳说：“我求之不得。”立刻叫阎齐与徐庆磕头，拜三老爷为师。从此徐庆在阎正芳家内住着教徒弟，早早晚晚徒弟学练本领，那也作脸，很觉高兴。阎齐跟着师父学本事也觉着高兴，比跟着父亲学练本领又差着一个层次。到一个月后，更觉着透长，就是力气不加，透着微弱。可巧这日出来碰见徐良，他如何是山

西雁的对手。家人进去告诉徐庆，徐庆与阎正芳一同出来一看，原来是徐良。

双膝跪倒，徐庆叫他起来，说：“你们怎会打起来了？”徐良也不敢说，阎齐也不敢说。然后把徐良叫过来，与阎正芳见礼，说：“我这孩子比你的孩子差的太多，你看他这个长像。”阎正芳说：“男子汉大丈夫，论什么像貌。”叫他起来，又把阎齐叫过来与哥哥磕头。阎正芳说：“若论你侄子长的倒好看呢，又没有能耐，这才叫将门之后哪！”阎齐过来与徐良磕头，徐良告罪说：“兄弟，我实在不知，我要知晓是兄弟，我天胆也不敢。”阎齐说：“小弟要知道是哥哥，再也不敢与你老交手。”随说着往里一让，进大门走垂花门，直奔厅房。入厅房落座，阎齐与徐良二人垂手站立。阎正芳叫看座位，说：“贤侄远路而来，请坐说话。”徐良谦让了半天方才坐下。徐庆问：“你什么事上这里来？”徐良把万岁爷丢冠袍带履，拿白菊花，开封府闹刺客丢印，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徐庆一听，说：“竟有这等事。”说：“我可得走。”阎正芳说：“就是朝天岭。亲家不用走了，大概四老爷必奔潼关，此处离不远就是潼关，潼关总镇与我至厚，派人去打听，若是四老爷到潼关，请上我这里来，到朝天岭岂不甚近？”徐庆一定要走，阎正芳拦阻不住，带着徐良这就要起身。徐良说：“孩儿不能走。”就把丢刀，见着镖囊的话说了一遍。阎正芳叫阎齐：“还不与你哥哥拿出来哪？”阎齐说：“我不知道，不是我。”阎正芳说：“不是你是我？还不快拿出来哪！”阎齐说：“不是孩子，必是他。”阎正芳问是谁，阎齐附耳一说，阎正芳一怔。

要问这个他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回 见爹爹细说京都事 找姐姐追问盗刀情

且说阎正芳一听徐良丢刀，总疑惑是阎齐把他的刀盗来。阎齐不承认，说是他，又附耳低言说了几句。阎正芳一怔，说：“不能罢。”阎齐说：“大概准是他，没有别人。”阎正芳说：“徐贤侄不用着急，我教你兄弟问问去再作道理。”回头叫阎齐说：“你上后面问问去。”

列位，你道这个他是谁？原来是阎正芳有个女儿叫英云，是一身的好本领。他母亲是郑氏，此人是神弹子活张仙郑天惠的姑母。郑天惠是弟兄二人，有个兄弟叫郑天义，有个妹子乳名叫素花。郑天惠母亲去世，伊妻潘氏也是一身工夫。郑天惠之继母王氏，也是一身工夫，比潘氏强的多。这素花是王氏所生，与郑天惠、郑天义是隔山。英云与素花朝朝暮暮在一处学练本事，都是王氏所教。这二位姑娘练的武艺会打暗器、袖箭、镖、飞蝗石，又能识字，无事之时，常看兵书战策。姐妹二个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阎齐是他们手下的败将。阎正芳要是一高兴与他们比试，都不是二位姑娘的对手，也是一半让着他，为的他们练着高兴。这二位姑娘可就纵起性来了，常常耻笑天下

男子不如姑娘。二位姑娘起的外号一个叫亚侠女，一个叫无双女。不但净习武，还习学针黹，品貌端方，性如烈火，恨不的眉皱就要杀人。这英云见了父母都有些不惧，倒是素花时常劝解，亚侠女也就听他妹子之言，渐渐也就听他父母的教训了。方才说前边的阎齐所说的“他”，就是他这个姐姐。

阎正芳叫他上后头问去，阎齐也是不敢去问，不去又不行，只得穿宅越院走到娘亲屋中。婆子说：“大爷来了。”郑氏老太太说：“叫他进来。”阎齐进来，见了老娘深施一礼，在旁边一站。郑氏问：“我儿有什么事情？”阎齐就把前边师哥怎样来的，怎么丢的镖囊与大环刀，见咱们这后院挂着镖囊的话说了一遍。老太太说：“叫婆子到后院看看，有这个镖囊没有。”婆子答应，到后院就把镖囊取来。老太太一看，又问阎齐：“你可准知道是你姐姐呀？”阎齐说：“除了他，没有别人。”老太太叫婆子把小姐屋中丫头找来。不多一时，伺候英云的丫头来了。这个丫头叫五梅，见老太太行礼。郑氏问道：“昨天晚间你小姐上那里去了？”五梅说：“昨天晚间小姐身体不爽，天有初鼓时候，在楼上教我们候着睡了觉。我在楼下睡的，今日天到巳刻方才起来。”郑氏说：“你可看见小姐出门去没有？”五梅说：“昨晚我家小姐身体不爽，焉能有精神出门，老早的就睡觉了。”老太太说：“既然这样，你去罢。”丫头去后，老太太告诉阎齐说：“教你师哥别处去找罢。”阎齐说：“不行，他的镖囊分明在咱们家，怎么能教他往别处去找哪？”郑氏气往上一撞，说：“阎齐，你这孩子多傻，既然问过丫头，昨日晚上你姐姐没出门，身体又不爽，怎么你一定说是你姐姐作贼？这是什么好事哪！”阎齐说：“老娘那们问丫头不行。”老太太说：“怎么问才行？”阎齐说：“把他

叫过来，要打他，威吓着他，那才说实话哪。”老太太说：“既然这样，你就再去找他来。”阎齐答应，就奔了小姐的院子，不敢进门，扒着屏风往里瞧看。可巧被小姐看见，说：“外面是阎齐么？”回答：“是。”小姐说：“我这院子也是你常来的地方？有什么事探头缩脑的？”阎齐说：“我找丫鬟来了，与你何干？”小姐说：“你这们大的小子，找丫鬟什么事情？”阎齐说：“老娘叫我找他，不是我的主意。”姑娘说：“老娘叫他有什么事情？我去见老娘去。”公子说：“很好。”小姐往外就跑，阎齐也跑，怕他追上打他。跑至老太太屋中，见了母亲说：“我姐姐来了。”

郑氏见姑娘进来给老娘道了一个万福，老太太叫他坐下。姑娘问道：“娘亲叫丫头有什么事情？”老太太还未及答言，姑娘见阎齐在老太太身后藏着，指着阎齐说：“准是你这孩子搬动是非。”阎齐说：“你好好把东西给人家罢，人家找上门来了。一个姑娘家，偷人家的东西，有什么脸面见人？”姑娘气冲两肋，要追着打阎齐，教老太太把他拦住。叫姑娘复又坐下，说：“到底是怎么件事情？”姑娘说：“娘亲要问，这件事情我也不能隐瞒。皆因昨日女儿听见外边一阵大乱，说有了打虎的壮士。女儿把楼窗开开瞧看，扶老携幼、男妇老少，来往之人甚多，全是一口同音，说这个壮士两个嘴巴，一个掌心雷，将虎打死了。我越想越没有此事，故此我假装有病，早早睡觉，打发丫鬟下楼。我换了衣裳，开了后楼窗户，到咱们店中。我打量这人顶生三头，肩长六臂，原来也是个平常的人物，我一赌气把他衣服抱来。必是阎齐这孩子说的，我也不隐瞒。阎齐他是怎么告诉娘亲说的？”

老太太说：“姑娘，疾速把人家东西拿出来罢，那可不是外

人，是你兄弟师父的儿子。人家找上咱们的门来了要东西。你既拿了人家衣服等件，为何又把镖囊挂出去，是什么缘故？”姑娘说：“娘亲，打算你女儿真是出去作贼哪，偷人家东西，严密收藏，怕人知道？我是特意挂出去，他不能不找。只要找来，我定要领教领教他这个掌心雷。我也不管他是师哥他是师弟，就这们善罢甘休，我也不能把衣服还他。阎齐你与他说去，他要东西，一丝一毫也短不了他的，就是领教领教他这掌心雷，是怎么个打法。”阎齐说：“你就会坐在家里说这现成的话，我怎么对他说去？外边走南闯北的男子，说话不能像你们姑娘，坐在炕头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姑娘说：“依着我两个主意，我就把东西给他。要不依着我这主意，他不用打算要出一点东西去。”阎齐问：“怎么两个主意？”姑娘说：“教他过来，我们二人比量比量，他胜了我就把衣服、刀给他。拳脚、刀枪、暗器全教他挑，姑娘一一奉陪。要是胜不了我，甘败下风，我也把东西还他。如不然，他要不敢与我较量，教他从前边一步一个头给我磕到后院，我也把东西还他。就是这两个主意，教他自己挑去。”连老太太说了半天，姑娘说非如此办不可。阎齐自可气哼哼的说：“我就去说去。”从他姐姐身旁一过，又怕他姐姐打他。姑娘说：“你只管去，我不打你，将那人叫过来就是了。”阎齐直奔前边而来。

阁正芳见阎齐去够多时方才回来，阁正芳问：“可是那们件事情不是？”阎齐道：“谁说不是呢！”先把镖囊拿出来给正芳一看，随后给徐良。阎齐把正芳叫在外面说：“请父亲出来说话。”爷儿两个到外边，徐良在窗户的里面用耳音往外听着，正是阎齐对正芳说姑娘那两个主意，或比试，或磕头，不然这东

西绝是不给。阎正芳也是着急，这姑娘素常养活的骄纵，大概自己去说也怕不行。徐庆屋内说：“亲家，有什么话在屋里说来罢，怎么背地里说话？难道说我们父子还是外人不成？莫非姑娘爱那口刀哇！只要他爱，我作主意，就教小子给他。”阎家父子进屋说：“不是。”徐良在旁说：“兄弟，伯父，你们不用为难，方才你们说的话我已然全都听见了。要教比试，天胆我也不敢，我只可就是磕头。”徐庆问：“怎么叫磕头比试？”阎齐他事到如今，不能不说。又教徐良点破，自可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阎正芳在旁也是为难，说道：“亲家，也不怕你耻笑，我们这姑娘实在养的骄纵，不听父母的教训。”徐良哈哈大笑，说：“我这位侄女必然本领高强，技艺出众。错非本事好，焉敢说与人较量？这样姑娘我是最惜爱的。咱们老弟兄英雄了一世，儿女们必得豪强。要是软弱无能的儿女，要他作甚？姑娘要打算和你侄儿论论武艺，据我想这件事情也可以使得。皆因咱们不是外人，你的儿子是我的徒弟，我的儿子如同你的儿子一样，你的女儿如同我的女儿一般，就教他们比试比试也不要紧，要是外人可不行。这必是姑娘听见咱们小子会使掌心雷，心中有气。少时把小子带过去，叫他姐姐打他几拳，踢他几脚，出出气就算完了。这件事教我想着极容易。”阎正芳大笑说：“亲家，你真是一个爽快人。”徐良说：“天伦，这件事可使不得，我情愿磕头也不敢比试。”阎齐说：“使不的，不能教哥哥磕头。”徐庆说：“不用听他的，我的主意，教他比试。如不尊父命，立刻就杀。”徐良一听也就无奈，说：“天伦，孩儿要与人家姑娘较量本事，教外人知晓岂不耻笑？”徐庆说：“不是外人，要是别人，我也不教与人比试。”阎正芳在旁说：“正当如此。”徐良无奈，方才点

头。

正在这们个时候，家人进来报道：“李少爷到了。”忽见从外面进来二人，一个是穿黑挂皂，面如锅底；一个是豆青色衣襟，面如瓜皮，到屋中与阎正芳行礼。老英雄把两个人叫过来与徐庆见礼，说：“这个叫巡江夜叉李珍，是我外甥男；这个叫闹海先锋阮成，是我徒弟。”二人过来与徐庆磕头，徐庆把他们搀住。又与徐良见礼，阎齐过来见礼，然后落座。阎正芳问：“你们二人从何而至？”李珍、阮成一齐说：“皆因我们盟兄郑天惠他师叔一死，与他师父、师兄前去送信。依着他本不去送信，是我们两个人劝他，日后别教他们问住。无奈之何，他才上徐州府。把灵柩封起来，我们替他看守，一去总没回头。我们二人找他师兄，无影无形，他师父全家丧命。我们回来，他已然把他师叔埋葬了，人是不知去向。”徐良正要告诉他们，后面婆子请大爷。阎齐出去复又进来，对阎正芳说：“我母亲问问方才那件事情怎么办。”徐庆说：“不用问你父亲，我作主意，大家一同上后面去，我还正要见见姑娘哪。”说毕大家扑奔后面。

徐良与姑娘动手，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回 亚侠女在家中比武 山西雁三千户招亲

且说徐庆的主意，要到后头与姑娘比试。徐良虽不愿意，又不敢违背父命，只可点头应允。李珍、阮成二人不知什么事情，有阎齐告诉了这二人这段情由，将姑娘的事细说了一遍。李珍、阮成两个人齐说：“我们今天可来了着——一个叫妹子，一个叫姐姐，说——他就会欺负咱们，这可教他领教领教罢。”原来这两个人也是素花、英云手下的两个败将，如今一听姑娘要与徐良动手，全都愿意看着姑娘输了，他们好称愿。随往后走着，李珍、阮成问徐良：“你知道我们盟兄的事情吗？”徐良说：“我知道。”就把白菊花镖打总镇，郑天惠投开封府后，上鹅峰堡讨药，受白菊花一镖，白菊花打死师妹妹，摔死师母，逼死师父，郑天惠怎么发丧师父一家，如此这般，这等这样说了一遍。二人一听，咬牙切齿说：“天下竟有这等丧尽天良之人，天地间就没有个报应循环不成？”徐良说：“别忙，报与不报，时辰未到。恶贯满盈，自然必有个分晓。”

随说着就到了后面，一看五间上房，东西配房，极其宽大的院落。有正芳引见，徐庆见了亲家母，然后把徐良叫过去，与

伯母行礼。李珍称舅母，阮成称师母，行礼已毕，就在院中看了座位，皆因天气炎热。郑氏冲着徐庆说：“我的小儿太庸愚不堪，蒙老师朝朝暮暮兢兢业业劳心费力，实在我们夫妻感情不尽。”说毕深深与徐三爷道了一个万福。徐庆一生最怕与妇人说话，人家说了许多言语，他一语不酬，也就作了一个半截子揖。又与徐良说：“这位贤侄刻下作的是什么官？”徐良说：“我是御前带刀四品护卫。”老太太说：“如今到我们寒舍，必是找你天伦来了。”徐良说：“正是。”就把相爷丢印的事情说了一遍。回头又与阎正芳说：“看这位贤侄堂堂相貌，一表非俗，真称得起是将门之后。你我女儿之事，可曾对徐公子提过没有？”阎正芳说：“靠起咱们姑娘，又有多大本事，如居井底，不知井外乾坤多大，他会三五个招数，那里敢称与人家比试？无非教徐侄男指教指教他，教徐侄男替咱们教训教训他，从此也就不狂妄了。他是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徐庆说：“千万不可那样言讲，就请出姑娘来，叫小子过去让姑娘打他两拳，踢他两脚就算完了。”转面来又叫徐良：“少刻你姐姐出来打你几下，踢你几下，可不许你抢上风。你打他一拳我给你一刀，你踢他一脚我也是给你一刀，你踢他一个跟头，我把你乱刀剁了。”徐良说：“阎大爷，你瞧我还活的了活不了啦，我要碰着我姐姐一点，我两个热决，一个刎罪。”阎正芳说：“别听你父亲是诙谐言语，全有我一面承当。”徐庆性子就急，说：“亲家，快把姑娘请出来动手罢。”阎正芳叫婆子请姑娘，由东院把姑娘请出来。

姑娘来的时节，是穿着长大衣服，珠翠满头，环佩叮咚。看看临近，阎正芳教他见过徐叔父，然后见过哥哥徐良。徐良说：“不能，这是姐姐。”后来一问，两个人全是二十二岁，姑娘生日

比徐良大五天。李珍、阮成也见过姑娘，然后上阶台石。老太太是在廊檐底下坐着，他们大众是在院内坐着。姑娘来在老太太身后一站。徐三爷说：“侄女就是为你兄弟说会掌心雷，姑娘心中有些不乐。你就更换衣襟，下来打他几拳，踢他几脚。我就爱看姑娘们顽拳踢腿。”姑娘净等着这句话哪，老太太说：“姑娘，换衣服与你哥哥领教领教去罢。”阎正芳也说：“徐侄男脱大裳，文不加鞭，武不善坐，动手非得利落不成。”徐良就从见姑娘之后，低着脑袋一语不发，越思越想越不好。打量这姑娘本领若要是小，绝不敢与男子交手。倘若自己不是他人对手，现在一个四品护卫，输给人家姑娘，非死不可；赢了人家也没有什么滋味，实是心中难过。阎正芳又催他换衣裳，又想男女受授不亲，难以为情，那里肯脱衣裳，说：“侄男不用脱衣裳。”阎齐过来一定要给他脱，徐良不肯，就把袖子挽起来，衣襟吊好。此时姑娘身临切近，见姑娘脱了长大衣服，摘了花朵、钳子，又用一块鹅黄绢帕把乌云罩住，系了个麻花扣儿，拉出两个尖儿来。身上穿一件双桃红小袄，葱心绿的中衣，西湖色的汗巾，大红缎子弓鞋。窈窕的身体，行动类若风摆荷叶一般，细弯弯两道眉，如新月相仿，水灵灵一对星眼，鼻如悬胆，口似樱桃，牙排碎玉，耳挂金钩，没戴着钳子。对面一看徐良，两道白眉，眉梢往下一耷拉，形如吊客，一身青缎衣襟。一抱拳，连连说：“姐姐手下留情。”阎正芳夫妻全都托教徐良手下留情。徐庆说：“小子，我告诉你的言语你可牢牢紧记。”徐良答应。

二人留出行门过步，往当中一凑，将要揞拳比武，姑娘微微一笑说：“我问你有几个首级？”徐良往后倒退身躯，一摸脖子，说：“就是一个。”姑娘说：“你要是一个首级就不用与我动

手了。”徐良说：“怎么？”姑娘说：“你昨日晚间在店中吃醉了酒，在床上睡觉。有刺客去，你怎么醒的知道不知？”徐良说：“皆因床往上一抬，底下有人说：有了刺客了。我才醒的。”姑娘说：“若不是那人将你叫醒……”徐良说：“我就早死在刺客之手了。”姑娘说：“你还知道，区区不才就是我将你唤醒。”徐良深深一躬到地，说：“姐姐，咱们不用动手了。你是救命恩人，要没有你我早死多时了。”原来姑娘到阎家店，由东夹道往前走，就遇见金永福、金永禄将要下房。可巧徐良出去，他就钻入屋中去。徐良要不是喝醉了，也就把他看真切了。姑娘到屋中钻入床下，伙计过来送茶，那灯也是英云吹的。后来见刺客要结果徐良的性命，姑娘一想这个人也算好人，打死虎与这一方除害，自己不在这里便罢，在这里见死焉能不救呢。这才把床往上一抬，大声一嚷“有刺客了”。再说亚侠女认得金永福、金永禄，要不是认得，姑娘就把两个刺客给杀了。姑娘想着要与徐良较量较量，看他这个掌心雷怎么使法，故此这才把他衣服抱走，从后面窗户出去，回家蹰上楼去睡觉。第二天等到巳牌时刻方才起来，亲身用青竹竿挑出镖囊去，特意招他前来。又一看他这大环刀，就知他是一条好汉，错非是出色的英雄，绝不能有这们一口利刃。这如今交手，提起昨晚的事情，徐良连连与姑娘道劳，不肯与姑娘交手。小姐一定问他：“不交手可也使得，你把掌心雷发出来我们看看。”徐良说：“我实在不会。”姑娘说：“你不会，那虎到底是怎么治死？”徐良说：“我先打他一镖，后砍他一刀在胸腔之上，方才结果虎的性命。”姑娘一笑说：“原来你不会掌心雷呀！”徐良说：“那是我信口开河，姐姐何必认真。”

徐良一定不动手，徐庆说：“你就陪着你姐姐走个三两趟，还不行吗？”徐良无奈，说：“姐姐手下留情。”姑娘也不答言，二人这一揸拳比武，施展平生武艺，蹿蹦跳跃，闪转腾挪，蹿高跳矮，形若猫鼠，恰似猿猴，身躯提溜溜乱转。姑娘用了一个进步连环腿，将徐良腿兜住往上一挑，徐良噗咚坐在地下，说：“姐姐，我输了。”姑娘一笑说：“就是这样打虎的壮士？”姑娘也没到屋中穿衣裳，直奔东院去了。徐良说：“好本事，倒是比我强够万份了。”阎正芳说：“贤侄，除了你伯母不懂拳脚里的事情，剩下那个不是行家。你连赢了他几手他不认输，嗣后你让他这一招他还不知道，可见得是本领差的太多。总是贤侄得容得让，称得起量大宽宏。”回头又叫阎齐：“告诉你姐姐去，他早就输给人家了，别叫他自夸其能，他身上还带着土呢！连要你哥哥的衣服。”徐庆说：“算了，只要侄女不生气就得了。”阎正芳同着大众仍然奔前面厅房。同着徐三爷将走不远，婆子又把他请回去，说：“安人请说话。”阎正芳叫李珍、阮成陪着徐家父子前边厅房去坐。

阎齐上他姐姐院中。丫鬟给小姐打来的脸水，姑娘很觉着洋洋得意。阎齐进去，说：“姐姐，你算赢了罢？把人家东西还给人家罢。”姑娘说：“不算我赢还算我输了？不是他苦苦求饶，叫他带点伤儿我才罢手。”阎齐说：“你拿东西来呀！”姑娘说：“短不了他的物件。”叫五梅把箱子打开，把衣服、袖箭、飞蝗石口袋、大环刀全都交给阎齐。阎齐把衣服裹着刀往怀中一抱，说：“姐姐，你看你肋下是那里来的土哇？”姑娘一看，说：“是方才蹭的。”阎齐又说：“有土也蹭不到在那里去，你再看你右肋，连你两个磕膝盖的左右，中衣上，难道这几处也都是蹭的？”姑

娘一瞅，纳闷说：“怪呀！”阎齐说：“论动手，你早就输给人家了，别不害羞了。”姑娘一听，羞的满脸通红，“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往里间屋中一扎。五梅说：“大爷，这是何苦。我家小姐高高兴兴的，满让你看出来也不便说呀！”阎齐抱着衣裳就跑，直奔前边，到厅房，见徐良那里磕头哪！原来是安人把员外叫住，与员外提姑娘的事情，说：“你我的女儿如今已然岁在念载有馀，终身尚且未定，咱们这里只找不出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来。”说：“看这个徐公子虽然貌陋，眼时现任的官职，我虽不懂得武艺，见他也不在咱们女儿以下。我打量要把女儿给他，不知你意下如何？”阎正芳说：“我一见徐良我就有这个意见，倒怕你不愿意。如今你既有此意，这是很好的一门亲事。”夫妻二人商量妥当方才出来，见穿山鼠徐三爷，就将女儿要给徐良的话说了一遍。徐庆哈哈大笑说：“亲家，我那小子长得十分貌陋，如何比得过姑娘去？你要愿意，我是求之不得。”阎正芳说：“亲家不必太谦了，你我就是一言为定。”徐庆最是性急的人，叫：“小子过来，与你岳父磕头。”山西雁暗暗着急，自己明镜知道在二友庄定下了一个，再要定下一个，人家焉肯给作二房。日后人家岂能答应？连连摇头说：“天伦，使不的，你老人家出来，我告诉你几句言语。”徐庆说：“小孩子人家，父母与你定亲，你说使不得，你知道什么？过来与你岳父磕头。”徐良无奈，只得过来与阎正芳磕头。行礼已毕，大家道喜。将要摆酒，外面号炮惊天，家人进来报说：“襄阳王反到这里来了！”

要问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回 徐家父子观贼势 乜氏弟兄展奇才

且说徐良刚把亲事定妥，忽听号炮惊天，众人一怔。本来生在太平年间，听着这事透着新奇，将要派人出去打听，忽有家人进来说：“不好了！襄阳王反到此处，会同朝天岭，就在梅花沟扯起大旗，要招安咱们这几个村子，外面也有降的，也有不降的。”阎正芳闻听，气往上撞，说：“众位，如今我们这里造反，你们大众去罢，逃生要紧。我至死不能降反叛。”徐庆说：“他们谁爱走谁走，我是不走了。”自然徒弟、外甥也不肯走，齐说：“我们既赶在这里，焉有抖手一走之理。咱们与反叛决一死战，倘若得胜，把他们杀败也是有的。”又听外面声音更大了，阎勇、阎猛、阎安、阎兴、阎海、阎泰全是阎正芳的侄子，有高有矮，瘦胖不等；有短衣襟有长衣襟，各执兵器，大家迎风而入。见了阎正芳一齐行礼，有叫叔父的，有叫伯父的，齐说：“如今梅花沟造反，你老人家降不降？”阎正芳说：“我是当初作过官的，如今可是辞官不作了，焉能降贼。不知你们心意如何？”众人一口同音说：“我们打听你老人家。要问我们，全死在这里也不能降贼。”阎正芳问：“亲家，此事怎样办法？”徐庆那里有主

意呀，说：“亲家，我就管打头阵，出主意我可不行，我本是个浑人。若论打仗，千军万马我都不惧。”此时，徐良、阎齐与他们小弟兄们见礼。有阎勇、阎猛见徐良在这里也是纳闷，过来问他衣裳的下落。阎齐告诉大众一遍，徐良害羞，不肯让他再说。一耳朵他就听见说定礼的事情，一转脸就在徐庆面前说道：“孩儿东西全有了，拿将过来还有半袋多镖没还孩儿。”阎正芳说：“叫阎齐取去。”徐三爷说：“那就不用取了，就作为定礼罢。”阎正芳说：“既然这样，咱们大家上庙齐人。”众人点头。原来门外已有好几百人了，都听阎老员外的吩咐。众人一口同音，全都一问，阎正芳就把不降的话说了一遍，众人全都愿意，俱跟着上庙。

庙叫北极观，进庙一撞钟，可着三千户是男子全到，有二十二个会头。众人一议论，与他们开兵打仗，此时又有徐三爷在此，不久的，又有开封府的护卫老爷们前来保护咱们这一方的生灵。众人一听无不欢喜。就是与他们交手无有兵器，众人各自去寻找，也有长短家伙，也有铁锹、木耙、六齿子，也有挠钩、木棍、铡刀，用大竹竿子绑上包袱就算大旗。拿出锣鼓来，阎正芳的主意，若要紧打鼓，谁也不敢往后退；若要打锣，谁也不敢往前进。传将下去，大家全都知道。此地叫三千户，虽不够三千户人家，也有两千有馀，老叟顽童中年汉全凑在一处，就有好几千人。此时又有八宝村、断头岭、桃园这几处的人，全是年富力强二三十岁，各人扛定长短家伙。这几处全有会头，俱要求见阎老员外，问问这里降他们不降。阎老员外把他们会头全请进来，先与徐三爷见礼，说：“这就是开封府护卫大人攻打朝天岭的前站。”众人一听，无不欢喜，把信往外一传，那几

村人如同有了主帅的一般。

正在说话之际，有人进来说：“梅花沟连梅花岭一带，有两三千人用石头码起一段墙来，还有一个辕门，扯起许多旗纛认标，单有两杆大白旗，上写着是‘改山河扶保真主’，那边写‘灭大宋另整乾坤’。另有两杆大纛旗，面写着两个斗大的‘金’字，还有写‘乜’字的旗子，当中一杆座纛，旗上写着：赵王驾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八路总先锋王。所有他们那里的人都换了衣服，在他们墙子上，四面八方全插着红旗，上面有白字，写着是‘招安四方’四字，‘无论士农工商，知天命愿降王爷者，量才录用。倘有出色文武艺之外，或数学或算学，只要有别创一格之能，立封显爵。’”徐良说：“这可真是反哪！我先探探虚实去。”正要前往，忽见有人进来报道说：“梅花沟有人来下书。”阎正芳吩咐叫他进来。

不多一时，前边走着一个，后面跟着一个。前边那人翠蓝箭袖袍，丝蛮带，薄底靴子，胁下佩刀，面似烟薰；后面跟定梅花沟金家店中的伙计。前边那人见着大众深打一躬，众人全都站起身形，惟有徐庆昂然坐在那里，身体不动。阎正芳连忙问道说：“未曾领教尊公的贵姓。”那人说：“我在王爷的驾下，旗牌官，姓王叫王信。王爷在宁夏国，不久兴师，特派两个前部，正印先锋官，姓乜，一个叫乜云雕，外号显道神，一个叫乜云鹏，外号叫巨灵神，奔到朝天岭，约会五家寨主，要把左右邻一网打尽，杀奔潼关。现有朝天岭大寨主，是王爷的招讨大元帅，说在朝天岭俱是唇齿之邻，不忍伤害许多生灵，故此修下一封书信，派我前来，只要见着阎老员外，将书投递。老员外若肯归降王爷，免死许多的生灵，又可以保住阖村的性命，王寨主情

甘愿意把元帅印付与阎老员外执掌。”说毕，把书信往上一递。阎正芳接书未能打开观看，就听见嘭的一声。原来是徐庆听这旗牌所说的话，他是前来劝降，遂急与徐良使了一个眼色。徐良绕在来使的身后，把大环刀拉出来，对着来使脑后噗哧一刀，咕咚头颅坠地，尸腔往前一栽。徐良杀了这个旗牌官，把金家店的伙计吓了一个跟头，趴在地下苦苦哀告。徐良过去看着天伦眼色，叫杀就杀。徐三爷在旁说：“别杀他，杀了他没人前去送信。”徐良说：“便宜你，回去送信去罢。回去时节你可务必说明，你那伙计是我杀的，不与阎家相干。我姓徐，我叫徐良，外号人称多臂人熊，你记住了没有？”伙计说：“我记住了。”徐良说：“就教你这么走了可便宜你，多少给你留下点记号。”大环刀一过，削了一个耳朵，那人撒腿就跑。遂吩咐教把那个尸首搭将出去，回头掩埋血迹。徐良说：“咱们疾速快去，如不然怕他们带人前来，就不好办了。

阎正芳同着徐庆带领众家小弟兄，教家人预备兵器。别的会头也有会本事的，总而言之，有本领的在先，无本领的在后。出离三千户的后街，就听见咕咚咚连声炮响，果然，来在梅花沟的对面，就看见了人家那里列成阵势。明显一字长蛇，暗化二龙归水。戈戟森森，器械鲜明。两杆白缎子大旗，上面书写黑字，写的是“改山河扶保真主，灭大宋另整乾坤”，当中有一杆大座纛旗，写着是“赵王驾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八路总先锋王”；当中另有两杯大旗，写着“前部先锋”，还有两个斗大“乚”字；左右两杆红旗，一边是“左先锋”，一个斗大的“金”字；右边是“右先锋”，一个斗大的“金”字。徐良一看就认得那金字旗下是金永福、金永禄。乚字旗下是两个穿黑挂皂之人，全都

身高一丈，俱是鍔铁抹额，青缎扎巾，双飞火焰两朵绒桃，青缎小袄，小红中衣，牛皮靴子，皮挺带，半副掩心甲。一个面如血盆，一个面似瓜皮，青中透绿。每人扛着一条虎尾三节棍，每人腰中盘绕着一根十三节鞭，在那里催军。原来这两个就是显道神乜云雕、巨灵神乜云鹏。

这二人本是宁夏国占山为王的两个野人，受了王爷的招安，如今就派这两个人作个前部先锋官。如今由宁夏国带了五百人来，还有他们山中几十号喽兵，拿着王爷的书信，先见了王纪先、王纪祖，将王爷书信投递。两家寨主一见王爷书信，打开观看，并且还有许多金银彩缎，白玉珠宝。王爷并没见过面，就封了一个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八路总先锋，把旗纛认标俱教乜云雕、乜云鹏带来。当时就找了长杆穿上旗纛，两家寨主冲着宁夏国谢了王爷之恩，收了礼物。依着乜云鹏要出去扫灭那些村子，抢掳东西。两个寨主说：“三千户有一个阎员外，那老儿不是好惹的。先去招安他们，若要阎正芳一降，王爷又得一员虎将。倘若不降，然后再洗他们的村子。”遂即修了一封书信，乜云鹏派他的旗牌官王信前来下书。乜云雕、乜云鹏也就告辞下山。净山路就是四十里，也有墩铺，五里一墩，三里一铺。走在山下，有个临河寨，有两家寨主姓廖，叫廖习文、廖习武，这二人是亲弟兄，一文一武，是王纪祖的两个表兄。由临河寨上船，至中平寨，有一家寨主姓杨，名平滚，有个外号人称叫入河太岁，另有四员偏将。吩咐下去，扎住滚龙挡，撤去卷网，另用船只迎接乜家弟兄。过了中平寨，开了竹门，绕过银汉岛，弃舟登岸，奔梅花沟。至金家店见金永福、金永禄，立刻齐队，放三声号炮，教大众搬石块叠墙子，立辕门，插旗纛、认标。少

刻金家店伙计回来，被人家削了一个耳朵，鲜血淋漓。见着金家弟兄、乜家弟兄，就把王信被杀的话细说了一遍。乜家弟兄一闻此言，就要传令，金永福说：“且慢。”就把徐良这一身本事对着乜家弟兄细说了一遍：“出去若遇见此人，千万小心在意，可别藐视。”乜家弟兄微微一笑，说：“也不是我两个人夸下海口，不怕他顶长三头，肩生六臂，要活的生擒进来，要死的结果性命。”遂即往下传令教列队。咕咚咚连声炮响，咕噜噜画鼓频敲，有宁夏国五百兵俱是受过训练的，闻鼓声一响，就列成一字长蛇大阵，旗纛、认标空中飘摆。他们弟兄四个人各归本队，俱在本人门旗之下，也望对面观瞧。那些庄兵拿包袱当作旗子，扛着长短的家伙，可也有长枪大刀，有多一半全是务农所用的锄镐等类，还有些挠钩、铡刀、木棍，站立得也不齐，参差不等，乱挤乱碰，吵吵嚷嚷。当中单有一伙人，在打着包袱的底下，倒是虎势昂昂，都有兵刃。永福、永禄见着山西雁绝不敢出队，就是乜家弟兄挺身蹕将出来。早见那边出来了两个：阎勇、阎猛。

见阎正芳要过来，两个侄子把他拦住，这二人每人一条枪就迎上来了。将一见乜家弟兄，阎勇、阎猛拧枪就扎。乜家弟兄用虎尾三节棍往外一崩，一反手，就结果了阎家弟兄的性命。徐良见二人一死，就要出来与乜家兄弟交手。

这段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回 众好汉过潼关逢好汉 大英雄至饭铺遇英雄

且说乜家弟兄将一出来，阎正芳就要过去。阎勇、阎猛那肯叫老人家过去，不略二人过去就死在三节棍下。老英雄一见两个侄子已死，老英雄如同刀扎肺腑，要过去与两个侄子报仇。阎齐那肯教天伦过去，说：“老人家不可，待孩儿过去给我两个哥哥报仇。”徐庆在旁说：“你不行，待我过去。”山西雁在天伦身后，见天伦要出去，他也没言语，飞也相似就奔了杀场。看看临近，那边有人喊叫：“小心哪！这个可就是白眉毛哇！”一阵画鼓频敲以振军威。

乜家弟兄高声招呼：“来者之人通名，棍下受死。”徐良说：“两个叛贼要问，老爷乃是御前带刀四品护卫，姓徐名良，字是世长，外号人称山西雁，又叫多臂熊，可不是狗熊，草草的外号叫白眉毛老西。要知我的利害，快些过来受捆。倘若痴迷不省，祸在眼前，悔之晚矣。”乜家弟兄说：“你休要猖狂造次，汝先过来受死罢。”徐良说：“等等。你们两人叫什么名字？结果了你们时节，我也好上我的功劳簿。”二人通了名姓，徐良说：“你们二人是一对一个呀，还是一拥齐上哪？”乜云鹏说：“这一个人

我们也是一拥齐上，你一千个人我们也是一拥齐上。”徐良说：“这倒对劲，我最喜欢一个人宰两个人。”

山西雁净为的是逗着他们说话，他好就中取事。随说着，凑来凑去，身临切近，说：“可要得罪你们了。”这二人那里知道他的利害，忽然一低头，紧臂低头花装弩对着乜云鹏打去，乜云鹏也算躲闪的快当，将一扭脸，噗哧一声，正打在腮额之上，若不是有牙挡着，就从左边腮额穿出去了。贼人一低头，“哎哟”一声，痛疼难忍。把弩箭拔出来，鲜血直流，咬牙切齿，把徐良恨入骨髓。二人一齐摆虎尾三节棍往上够奔，一个是撒花盖顶，一个是孤树盘根，教来人首尾不能相顾。可巧遇见徐良用大环刀往上一迎，呛的一声，把虎尾三节棍削成两截。腿下面棍到，徐爷往上一蹿，扫堂棍扫空。又一翻手，连肩带背打下来了，教徐良用刀往上又一迎，呛的一声，把三节棍削成节半棍。二人往下一败，全打腰间把十三节鞭解将下来，复又回来，把十三节鞭一抖仍是一上一下奔了徐良。山西雁将要用大环刀找他们的十三节鞭，就听身背后一声喊叫，类若霹雷一般。回头一看，是金锐无敌大将军于奢，手中一条凤翅流金锐；后面是霹雳鬼韩天锦，一条浑铁棍。二人一齐喊叫：“闪开了！”山西雁只可让他。再看后面，蒋四爷、展南侠、白芸生、艾虎、卢珍、刘士杰、冯渊、双刀将马龙、张豹、金枪将于义、大汉史云、龙滔、史丹、胡小记、乔彬等，俱在那边与徐三爷相见。徐庆又与他们大众给阎正芳等见礼。

原来蒋四爷他们由开封府起身，此番也没带张龙、赵虎，也没有马快班头，也并不乘跨马匹，就带着路上盘费应用的物件，南侠带着开封府的文书。一路之上晚行夜宿，饥餐渴饮。那

日正走，忽见后面有二人骑着两匹马，飞也相似赶下来，却是一老一少。远远的那个上年岁的人说：“前边那些位人有蒋四老爷没有？”金枪将于义说：“四大人，后面有人呼唤你老人家哪！”蒋爷回头一看，并不认得那个老者。蒋爷说：“什么人找蒋四老爷？”那老者滚鞍下马，说：“四老爷一向可好！老奴与老爷磕头。”蒋爷说：“你是什么人？我怎么不识认你？”那人说：“你老人家不认识我，见着我家少主人就认识了。少主人把马快些催催罢，咱们赶上老人家了。”那马一到，蒋四爷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徒儿到了。你道蒋爷的这个徒弟，别人一概不知，这就是在鲁家林收的那个徒弟名叫鲁世杰。少爷下马，过来与蒋爷行礼。蒋爷说：“你从何处而来？”鲁世杰眼泪汪汪说：“柯柯爷干了。”蒋爷说：“死了？”小爷说：“对了，就叫死了。”蒋爷说：“什么话，那有说‘就叫死了’的呢？到是得何病症而死？”小爷又柯了半天说：“连脑袋都死了。”蒋爷不问他了，问家人鲁成：“你说罢，这孩子说话我实在听不明白。”鲁成说：“我家主皆因受伤之后，当时不甚理会，过了一个月后，仍然是呕血，吐了半载有馀，我家员外就故去了。家中发丧诸事已毕，我家少爷净在家中惹事，无奈之何，有我家员外的亲族，都知道我们少爷与你老人家磕过头。教我家少主人一人前来全都放心不下，教老奴跟随前来，只要找着你老人家，就好办了。到了开封府一打听，说你老人家奔潼关来了。我们主仆由京都直奔潼关大路，可巧走在这里，我瞧着像你老人家，我才冒叫一声，原来正是你老人家。”蒋爷说：“好，我正要写信找你家少主人上开封府，趁着他这年岁，也该学练本事了。不略我的事忙，未能写信，开封府相爷把印又丢失了，我们又得上陕西。你们来得

正好，就跟着我们上陕西去罢。”

蒋爷把鲁世杰带过来与大众见礼，说：“这是我的徒弟，名叫鲁世杰，外号人称小元霸。”所有大众全给磕了一回头，就是史云倒与他磕头，皆因愣史他是艾虎的徒弟。大众一看蒋爷这个徒弟，面黄肌又瘦，净有骨头没有肉，正是一个童子痨的形象。焦黄的面皮，立眉圆眼，小鼻子，溜尖的嘴，上嘴唇长，下嘴唇短，两腮无肉，直是一个雷公崽子。大家看看无不暗笑：难得蒋四爷这个徒弟怎么挑选来着，师徒这个品貌会不差往来，师父瘦，徒弟比师父还瘦。别看这个形像，力大无穷，当初蒋爷与柳青见过他力格双牛，故此人送他的外号叫小元霸。带着他这一走，虽有马匹也就不能骑了。到了晚间住店最能吃饭，饭量极大。展爷问他会什么本事，他是一概不会。

到了次日，至潼关交界。过关之时，这些人等如何能过得去。蒋爷教大众等着，同着展南侠把开封府文书拿出来，二人拜会潼关总镇。总镇大人姓盖，叫盖一臣，外号人称红袍将。到帅府，递了蒋、展二位大人的半全帖。不多时，听里面咕咚咚三声大炮，大开仪门，迎接二位护卫。见面彼此对施一礼。蒋爷见这位大人，红袍玉带金镬头，白面长髯。此人打吃粮当军起首，升的总镇爵位，全凭跨下马掌中枪，一层层挣来的前程。要讲究出兵打仗，对敌冲锋，排兵布阵，逗引埋伏，熟读孙武十三篇，广览武侯的兵书，若论攻杀战守，无一不强。镇守潼关，此处乃是大宋国朝的咽喉要道，非这样的总镇焉能把守得住。蒋四爷一到，亲身出来迎接，让到书房，叙了些寒温，然后问二位的来历。展爷把开封府文书拿出来，教盖一臣看了，盖总镇说：“原来京都竟有这等样的事故。”立刻吩咐把众护卫、校尉请进

来待茶，众人至里面一一相见。蒋爷打听徐良，总镇说已然过去三两日了。又问王爷怎么过去的，还是明过去的，还是巧扮私行混过去的哪。红袍将一声长叹，说：“王爷明明混过去的。到了我这里，我还迎接王驾哪！我问：‘王爷意欲何往？’说奉旨催宁夏国贡献。我说：‘万岁爷怎么没明降御旨？’他说：‘你瞧我孤过关不实，你专摺本入都，我在这里等着旨意到我再过关。’二位请想，他是万岁爷的亲叔父，谁敢抗拒他老人家？我只可是连说不敢不敢。他说：‘你净在我孤身上留神，有那样心思，多在私行的身上盘查盘查才是。我也看出来了，你是个大大的忠臣，等我到宁夏国回来面圣之时，我必要提叙提叙你这个好处。’我大略着我这官也不能久待了，不略他敢情是反了。”蒋爷说：“大人早晚总要留神才好。”待承了一顿酒饭，次日方才起身。

第二天到三元县打尖，自然是蒋爷他们吃酒，总要多耽误些时刻，他们不吃酒的，吃完了饭都要出去消散消散，然后起身。正是于奢与韩天锦两个人将一出饭铺，就瞧见鲁世杰在饭铺外头瞧那天棚柱子上拴着一匹红马，鞍鞴鲜明，鲜红的颜色，鬃尾极其好看。鲁世杰问：“这是谁的马？”霹雳鬼说：“瘦小子，你爱人家的马呀？”鲁世杰一抬头说：“柯柯好说大小子，你管我哪？”于奢在旁说：“你们两个人顽笑，别叫他大小子，我也不矮呀！叫他个黑小子还可以。”世杰说：“你也是大小子。”于奢说：“我不瞧你小，我把你劈了。”世杰说：“我还要劈你哪！”于奢说：“你还要劈人哪？你有多大膂力？”过来一揪他，教小爷把他腕子拿住往怀中一带，于奢往前一栽，吸呼没栽倒在地。于奢往回里一抽，小爷又往这们一送，一撒手，噗咚一声，仰面

朝天摔倒在地。于奢自己羞的面红过耳，说：“瘦小子，真可以！咱们两个人再试试。”小爷说：“慢说是你一个人，就是你们两个小子也不行。”韩天锦说：“咱们试试。”果然两个人一齐过来，教小爷把他们两个腕子揪住。这二人见鲁世杰手指头精细很长，漆黑，类若两只爪子，小爷一用力，就如五个钢钩把二人腕子钩住一般。论说二位站殿将军膂力不小，禁不住小爷这一揪，往怀中一带，于奢、韩天锦也往怀中一带，鲁世杰连一丝儿也不动。这二人就知道事头不好，说：“你撒开罢。”小爷绝不肯撒开他们，容他们往怀里的劲带足，借着他们自己的力气，仍是往两下里一送一撒手，这二人噗咚、噗咚全都栽倒在地。瞧瞧热闹的人不在少处，内中单有一个人哈哈的一阵大笑，说：“好大膂力！”

于奢、韩天锦摔倒本就羞的难受，又对着这些个人无知，直是叫了一阵好儿一般，这两个站殿将军如何挂得住。正要找一個出气之人，爬起来就骂。那个大笑之人也是一个不教骂的人，说：“你们两个人教人家摔倒，因为何故骂我？是什么缘故？”于奢说：“我们是自己弟兄闹着顽，与你何干，为何你在旁边狂笑？你要不服，来来来，咱们较量较量。”那人说：“你惹不起人家要欺压于我，谁能教你欺负？”于奢说：“我就会欺负你，不服你来试试。小子，怕你不敢。”那人一听微微一笑说：“谅你有多大本领！”见那人生得是细条身材，倏白脸面，一身蓝缎衣襟。于奢将一过去就是一拳，见那人用二指尖往肋下一点，于奢噗咚摔倒在地。

要问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回 乜云鹏使鞭鞭对镜 徐世长动手手接镖

且说于奢皆因教鲁世杰摔了一个跟头，他打算着要拿那人出气，不略将一过来，教人家用二指尖往肋下一点，他就摔倒在地，并且还是心内明白不能动转。韩天锦说：“这小子可真是岂有此理！你会什么本事，来来咱们两个人较量。”那人说：“谅你有多大能耐！”韩天锦过去打算要揪他，不略也被人家用二指一点，也就摔倒在地。鲁世杰说：“你这小子因为什么把我的两个哥哥全都治倒？咱们两个人较量较量。”那人一笑说：“小辈！别看你能摔他们两个跟头，我要教你往东倒，你要往西一倒算我学艺不精。”这鲁世杰更不行了，也就过来。那人说：“你有多大膂力？把腕子交给你，也拉我一个跟头方算可以。”詹世杰把他腕子一揪，往怀中用平生之力一带，那人用左手顺着鲁世杰的胳膊一摸的相似，小爷就觉着半身麻木，教那人用二指尖一点，小爷也就栽倒在地。心内虽然明白，就是不能动转。外面瞧看之人越聚越多，全都哈哈一笑，说：“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那个精瘦的小孩儿会胜那两个大身量的，这三个人又不是那人的对手。”外边这一喧哗，往里一

传信。

蒋爷将才吃完了饭，教他们捡去家伙算帐。忽见外边进来之人说：“就是那边饭座上的人，都教人家给戳死了。”艾虎说：“四叔，你听见了没有，别是咱们的人罢。”艾虎就问：“那位大哥，你说什么教人戳死了？”那人说：“你们还不去瞧瞧去哪！你们一同的人全死过去了。”艾虎一听往外就跑，缕顺着众人全都出来，一看果然于奢、韩天锦、鲁世杰三个人俱躺在地下，可睁着眼睛不能动转。蒋爷先就问那个人：“你将我们三个人打倒是什么缘故？”那人答言说：“是我打的。”蒋爷问：“因为何故将我们三个人打倒？”话言未了，史云过去给那人一拳，那人又是照样用二指尖一点，也就摔倒在地。艾虎、白芸生、卢珍、刘士杰齐声说：“清平世界，你要造反罢！”蒋爷心中暗暗忖度：此人这身工夫受过明人指教，这叫闭穴法，俗语说叫点穴，就听见北侠说过会这套工夫。在《三侠五义》上，白玉堂拿北侠，在慧海妙莲庵遇尼姑，救汤梦兰五个，就教北侠用指尖一点，五爷站在那里如受了定身的法一般。工刻不大北侠就给他解过来了。这套《小五义》上就是神行无影谷云飞会，其名叫十二支讲关法，按十二个地支子丑寅卯，无论夜晚，无论白昼，总得知道天到什么时辰，按人周身三百六十骨节，点在什么穴道上。这一点无非就把人的穴道闭住，或躺或站，一丝儿也不能动转。就是不容易学，真得受过高明人的传授。惟独这点穴果然不虚，直到我国大清仍然还有，无非不敢显露就是了。闲言少叙。

蒋爷甚明此理，知道他是点穴法。艾虎等不知此术，就要抽刀动手。蒋爷要拦阻又怕拦不住他们，回头叫：“展大弟，拦

住他们。”展爷过来一拦，连蒋爷说着，四人才不动手。四爷说：“世间上有句话：理字无多重，三人抬不动。你们乌合之众，都要亮刀，莫非杀人白杀么？有话说话，不要动粗鲁哇！不用你们，全有我哪！”蒋爷过来与那人说：“朋友，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这三个人要是得罪了尊公，我给磕头赔礼，有什么话咱们少刻再说，你先教他们缓转过来。”那人说：“使得。”就见他过去用手一捋，韩天锦、于奢、鲁世杰一翻身坐将起来，说：“好小子，真有你的！”仍然展爷把他们拉将过去。蒋爷知道，先叫那人把这闭穴法给解了，若要工夫一大，日后心要作病，这都是听北侠所说。容那人把他们解转过来，蒋爷又问道：“朋友贵姓？方才我们这三个人俱是浑人，难道你还看不出来么？若有得罪尊公之处，我替他们赔礼。”那人微微一笑说：“你要问我，姓沈，叫沈明杰。居住马尾江正西有道岭，叫梅花岭；在岭正南叫奇霞岭；岭下有个村子叫避贤村。我家有七旬老母，因我老娘终日用饭非肉不饱，我故此每日上一趟三元县与我老娘买肉。”蒋爷说：“你可称得起是个孝子。古人云：人到七十岁，非肉不饱，非帛不暖。你能终朝走这们一趟，不嫌烦絮，可见你是一点孝心。忠臣孝子人人可敬。”沈明杰说：“尊公何必这般过奖，未曾领教你老贵姓？”蒋爷说：“姓蒋名平字泽长，原籍金陵人氏。”沈明杰说：“莫不是人称翻江鼠么，刻下护卫的前程？”蒋爷说：“正是。”沈明杰说：“原来是蒋四兄台，请上受小弟一拜。”说毕行礼。蒋爷把他扶住，又见那人二十馀岁，口称自己是落四兄台，连忙问道：“这位弟台何以知之劣兄？”沈明杰说：“我提一个人四老爷就知道了。”蒋爷说：“但不知是那一位？”沈明杰说：“洪泽湖高家堰隐贤庄有一位姓苗的，那

位老先生你必然识认。”蒋爷说：“那是我的苗伯父。怎么，弟台识认此人么？”沈明杰说：“那是我的师父。”蒋爷说：“这可真不是外人了。请弟台过来，我与你见几个朋友。”先见展南侠，然后大众俱都一一相见。蒋爷说：“咱们大家里面说话去罢。”沈明杰告诉过卖：“看着我这匹马。”伙计说：“你老只管放心，丢失不了。”

至里面落座，蒋爷要给要酒饭，明杰说：“将才吃过，正然要走，遇见他们三位比试膂力，我在旁边失声一笑，他们一骂我，我可实有得罪他们三位。”蒋爷说：“全是自己，不是外人。请问沈贤弟，如今我苗伯父还在与不在？”明杰说：“已经故去三载有馀了。”蒋爷说：“原来他老人家归西去了，可惜可惜。”明杰问：“如今我师兄苗正旺，四哥你可知晓他在那里居住不知？”蒋爷说：“不知，正要与你打听打听。”沈明杰听说这个自己一怔，说：“四哥你既不知，我也不知。我要知道，怎们与四哥打听呢？”蒋爷说：“他们父子行事实系古怪，帮着我拿住吴泽，救了我们公孙先生，颜大人要请他们父子面谈，与他们打摺本奏明万岁，候旨意下封官。至隐贤庄一找，他们父子踪迹不见。由那时就隐遁了，至今不见下落。我苗老伯你既知多咱死的，又是你师父，怎么反来问我苗正旺的下落？”沈明杰说：“我实在不知。”原来沈明杰分明知道他的下落，特意反问蒋四爷，等到下文慢表。

蒋四爷见他说实在不知，也就无法。沈明杰说：“你们众位意欲何往？”蒋爷就把开封府丢印，上朝天岭找印的事说了一遍。沈明杰说：“众位若奔朝天岭，离我家中不远，倘有用着小可之时，小弟情愿效劳。我可不能在此久待，还得回去预备我

老娘的晚饭去哪！”大家一个个全都夸奖这个人是个孝子。沈爷把过卖叫过来说：“他们共算了多少饭帐全是我给。”蒋爷说：“那可不能，你吃了多少钱应当我们给才是。”沈明杰说：“我的钱文已然会过了。”两下让了半天，仍是自己会自己的。蒋爷又细问了他的住处，沈爷又说一遍，告辞，大家也不相送。饭铺给他包好了鸡鸭鱼肉，虽不甚多，净为他老娘一人所食用，出离饭铺，解马匹乘跨回家去了。

蒋爷大众给了饭帐，也就起身直奔朝天岭。过马尾江，远远望见朝天岭，忽听见号炮连声。蒋爷说：“这是那里开兵打仗哪？”又见许多行路之人往回里乱跑，众人说：“你们别往那里去了，朝天岭反了，有开封府的护卫，带着民团，与朝天岭打仗呢！”蒋爷说：“正好，我们此去也是要打仗去。”众人方才知晓。蒋爷等往前紧赶，看看临近，就看见那边旗幡招展，队伍交杂，这边民团拿包袱就当旗子。蒋爷一眼就看见徐三爷在那里指手划脚，与南侠说：“盖总镇说徐良一人过关，怎么三哥也在这里？”大众赶奔前来见徐三爷来。韩天锦与于奢说：“瞧，我们三弟在那里与贼交手哪！咱们过去换替换替他去。”于奢说：“大小子，你敢过去么？”韩天锦说：“除非你不敢过去。”原来他们走路自己全都带着各人的家伙，二人一说，撒腿往前就跑，直奔杀场。天锦说：“三弟，闪开了！”徐良将把那二人三节棍削折，忽听后面于奢赶上前来。乜家弟兄两条十三节鞭哗唧一抖，两条怪蛇相仿。韩天锦迎着乜云雕，于奢迎住乜云鹏。这十三节鞭，论兵器之内最利害无比，逢硬就拐弯，共十三节，全是刚铁打造，环子套环子，真得受过明人的指教，打的出去还要收的回来。用五节七节九节十一节皆都可用，或锁人家的兵

器，或崩人家的家伙，拍砸搂扫皆是招数。单刀、双刀、宝剑、双铜、单鞭，通十三节鞭准输。最怕的是镔、三节棍、梢子棍、狐狸鞭这几宗兵器，可得是大行家才能赢十三节鞭。

如今乜云鹏见于奢这柄凤翅镔，又对着于奢晃荡荡一丈开外的身量，心中就有些惧敌。一挂十三节鞭，使了个太山压顶砸将下去。于奢并不横镔招架，往后一撤步，十三节鞭打空，将往怀中一抽，于奢用镔往下一拍，只听呱唧一声响亮，镔的凤翅把十三节鞭挂住，尽力往怀中一带。乜云鹏吓了一跳，也是尽力往怀中一带。于义赶奔前来，飏就是一镖。乜云鹏一歪身躯，将将躲过，于义拧枪就扎。此时十三节鞭与镔也就两下分开，然后奔了于义。乜云鹏用扫堂鞭一扫，于义路过，复又打将下来，凤翅镔又到。金永福、金永禄看乜家弟兄要吃苦，这二人就蹿上来了。他们两个本是飞贼，不会使长家伙，每人一口单刀，赶奔杀场。此时韩天锦吃的苦子可不在小处。皆因乜云雕盖顶搂头往下一砸，韩天锦用铁棍使了一个横上铁门拴的架式，不略那十三节鞭逢硬就拐弯，就听哗唧一声，叭，那几节正砸在韩天锦脊背之上。说：“哎哟小子，真打么？”乜云雕也不言语，照样儿哗唧，叭，又打了一下。可倒好，乜云雕也不改招数，韩天锦也不换架式，鞭一打，棍一挡，韩天锦就得挨一鞭，整整受了数十馀下，痛疼难忍，口中还骂呢：“你这小子，真下得狠心打我呀！”徐良看的实不过意，复又蹿将上去，说：“二哥，你躲开罢，别这们苦苦的挨打了！”天锦方才下来。云雕不知徐良的利害，也是照样往下一打，徐良刀往上一迎，呛唧一声把鞭削去两节，照样又一打，又削去两节。云雕无奈，撒腿败阵。徐良那里肯舍。云雕跑不甚远，回手就是一镖。徐良“哎

哟”一声，噗咚栽倒。

要问生死，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回 四品护卫山谷遇险 站殿将军沙场擒人

且说徐良见韩天锦只是挨打，这才把乜云雕的十三节鞭削去一半。云雕就跑，徐良就追，云雕一回手，把暗器掏出来往外就打，早被徐良看见。慢说这是白昼，就是夜间都能接人家的暗器。徐良一伸手把暗器接来，往后一仰噗咚栽倒在地，为的是把镖转过来，使着那个打暗器之人无疑。云雕一见他这样栽倒，就知把他打中，遂即转身回来，要结果他的性命。忽见徐良用了个鲤鱼打挺，往起一翻身，说：“来而不往非为礼也！”飕就是一镖。云雕他那里防范着有这们一个招数，也亏得自己躲闪的快当，一矮身躯，嘭的一声正打在他抹额之上，吓的贼人胆裂魂飞，撒腿就跑；徐良紧紧一跟。云雕没敢归队，扑奔正西，进了山口，过山梁，徐良仍然是追。二人直跑的力尽津出，山西雁仍是不舍，直跑的喘吁吁汗流浹背。徐良说：“你跑在那里我追在你那里，上天赶在你灵霄宝殿，你要入地我都要踉你三脚。”跑出总有五六里路，高高矮矮忽然透出平坦，很宽阔的一个所在。看四面皆是大山，又见类似一个小村庄的样子，无非有二三十户人家。就见临近那所庄院是柴门竹篱，门外站着

一位武生相公，看着二人。又看看临近，那人就要进门去了。见那人的相貌十分俊秀，怎见得？有赞为证。

山西雁，正自追赶贼一个。忽然间，对面之人要进门。武生打扮多俏式，恰如同，读书之辈带斯文。头上戴，武生巾。翠蓝色，扣顶门，掐金线，配流云，牲丹花，十样锦，嵌官玉，白而嫩，真乃是素净的身分无瑕无痕。箭袖袍，紧着身。绣花边，镶片锦，银红色，崭新新，腰中系一根杏黄色的丝绦把穗儿分。皂朝靴，足踏稳，包毡底，溶溶粉，却又将，时款尊，端端正正并无泥土又无灰尘。肋下剑，龙口吞，镶什件，是镀金，挽手穗，两下分，令人瞧，心发氛，能诛邪，斩妖气，但离匣，惊鬼神，杀人不带血光痕。美芳容，正可人，年纪幼，威严震，眉清秀，目有神，土形端，耳有轮，双腮带傲恰似涂朱的嘴唇。观看此人是清而秀，一转身躯要进他的门。

且说徐良正然追赶也云雕，看看身临切近，见那武生相公见二人身临不远，相公进门去了。也云雕教徐良追的无处可跑，往西一拐，见那人进去把门关闭，也云雕心想着把篱笆门推开，进去央求央求那个武生相公，在院中暂避一时，让徐良追赶过去，然后再逃窜性命。不略徐良追在篱笆墙以外，听见他们里面说话，一纵身就从篱笆墙外蹿进去了。将一脚沾实地，原来那个武生相公就在那里等着呢！那人一抬腿，徐良就摔倒在地。武生相公用磕膝盖点住徐良后腰，把他带子解下来，四马倒攒蹄将山西雁捆好。徐良说：“那一个是贼，我是办案追贼的，相公怎么把我捆上了？”那相公微微一笑，并不答言，洋长而去。少刻有家人出来，把徐良看上，暂且不表。

且说疆场之上，净剩了乜云鹏被凤翅镞围裹，后来金家弟兄到了，人家那边众人也杀将过来。蒋爷主意，就是鲁世杰没过来。此时，蒋爷也问明白了徐庆与阎家结亲之事，听着很觉着喜欢。白芸生、卢珍将一过来就敌住金永福、金永禄，乜云鹏对着艾虎用十三节鞭抡开就砸，艾虎七宝刀往上一迎，呛的一声把十三节鞭削去两节，乜云鹏回身就跑。一晃他那鞭就是号令，五百兵呼拉往上一裹，长短的家伙往上一递。这一阵好杀，喊叉喀叉，如同削瓜切菜，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展眼间横躺竖卧，尸横满地，血水直流，带重着伤，死于非命，不在少数。金永福被刘士杰一镖打倒，韩天锦把他往肋下一夹，回头就跑。金永禄被于奢用镞杵打了一个跟头，就栽倒在地。于奢一弯腰也就把他夹于肋下，往回里就跑。乜云鹏一声令下收兵，就见那边当啷一棒锣鸣，众兵丁如风卷残云，归奔梅花沟去了。依着这边人仍然要追，蒋爷也教这边人鸣锣收兵。这边众人也就不追赶了，两罢干戈，这边的全都回来。蒋爷这一来，就有出主意的人了，教大众分一半人回家中去取镢镐，这一半人搬石块垒墙子，那一半人取镢镐到，挖战壕，创立辕门。人多容易做活，展眼之间就垒起了半截墙子，挖了几尺深的战壕。仗着是平坦之地，不是山路，工夫不大俱都挖好。蒋爷教给他们站墙子，传口号，按军规营规的号令一般。叫阎正芳给他们预备灯笼火把，换替着吃饭，换替着巡更、站墙子。然后就在里边有一座大庙，就作了他们的公所。

拿住的金永福、金永禄带上来，细问他们襄阳王的来历。这二人并不隐瞒，就将王爷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又问他们朝天岭的地势，这二人也不隐瞒，一五一十全都说。又问

玉仙可曾到了没有，回说没到。蒋爷一威吓两个人，这二人说：“我们已然被捉，问我们什么说什么，不说也是死，说了也是死，我们不说，白受些个刑法岂不是白饶？索性有什么说什么倒好。只要问完了我们，求老爷们给我们一个快刑，我们就感老爷们的大恩大德。”蒋爷又问：“白菊花在你们这里没有？”金永福说：“不但没在这里，我们连认识他都不认识。”蒋爷说：“也不杀你们两个，只要我们把大事办完，还放你们两个。自要你们改邪归正，就算好人。”又派人把这二人看起来，不教缺少他们的吃喝。然后大众就在庙内吃饭，都是阎正芳的预备。

蒋爷问阎正芳：“上朝天岭的道路你可去过没有？”阎正芳说：“一概不知，谁也没往里边去过。”蒋爷又问：“这后山道路上的去上不去？”阎正芳说：“上可是上的去，就是绕的道路太远，非由汝宁府过去，走后山六十里路，到山顶之上，三十里路，有个交界叫苗家镇，立着个交界牌。山上的人不许私过交界牌往下，下面不许过交界牌往上。这交界牌上面是山上的人看着，交界牌下面有苗家镇的人看着，如要私走过交界牌，准其拘拿。”蒋爷问：“这是什么缘故？”阎正芳说：“这苗家镇有我们亲戚，是我们一个连襟，姓苗叫苗田雨。他们苗姓的人甚多，全是打猎为生，他们常常的打野兽，有用三眼冲的时节——三眼冲就是大清国的火枪——他们山上听见三眼冲一响，就疑着有官兵抄山。因为此事打过好几回仗，山上全都是败仗。有我们亲戚出来给说合着，立了一个交界牌，从此不许犯界。若要上这后山，非从此处不能过去。”蒋爷说：“除此之外别无便道了么？”阎正芳说：“除此之外别没有便道了。”蒋爷说：“既然如此这样，今日晚间从前边探探他这个岭去。

阎正芳问：“谁去探去？”蒋爷说：“我去探去。”阎正芳说：“从那里去探？”蒋爷说：“由前边水面去探。”阎正芳说：“不行。十里地的水面，谁能有那们大的水性？”蒋爷说：“慢说十里，二十里我也得去，谁教我这护卫上多加出水旱二字来。”阎正芳说：“就让四老爷水性行，他们还有许多的消息哪！”蒋爷说：“方才那个金永福不是说过了么，就是那滚龙挡卷网、水斗子，全不要紧的事情。”巡江夜叉李珍、闹海先锋阮成两个人说：“我们同你老人家一路前往如何？”蒋爷问阎正芳：“他二人水性怎样？”阎正芳说：“我就是一概不懂，大约着可以。”蒋爷又问：“你们两个人在水中能看多远罢？”李珍、阮成二人齐说：“能看一丈五六。”蒋爷说：“不行，要看一丈五六，不算水性。”二人说：“我们虽看的不远，皂水十里地绝不乏。”蒋爷说：“那可就行的了哪。”艾虎在旁说：“四叔，我也跟了去。”蒋爷说：“你在水中又不能睁眼，去作什么？”艾虎说：“又不是在水中打仗，睁眼何用？我也能皂十里地的水面不乏。”闹海云龙胡小记说：“我也去。”蒋爷说：“咱们这几个人去，谁也不能顾谁。”大家点头。蒋爷说：“瞧瞧徐良回来了没有。”众人说：“没回来哪！”蒋爷说：“他往那里去了？”于义说：“我见他追下那个使十三节鞭的人去了。”忽见从外面进来了两个人，是阎福、阎泰，说：“叔父，我们出去把阎勇、阎猛两个哥哥的尸首找回来了。”阎正芳一听，心中好惨，说：“苦命的两个孩儿，倒是怕我出去有险，不略你们两个人反死在沙场。”蒋爷说：“老哥哥也不必悲惨了，等我们进京之时，必然奏闻万岁。”阎正芳说：“那倒不必，也是他们两个人命该如此。”遂即吩咐把他们尸首用棺木盛殓起来，暂且在家内停丧，等着把朝天岭的事故办完，然后

再发丧开吊。

蒋爷说：“事不宜迟，咱们探朝天岭的起身罢。”又告诉阎正芳与展南侠，派他们这些人前后夜值更。正说之间，有人进来告诉说：“梅花沟墙子上先前有许多灯笼，方才全都撤将下去，黑洞洞有许多船只，把他们渡进银汉岛那个竹门去了。”蒋爷说：“这可好办了，方才要早知道他们渡河，咱们应当掩杀他们一阵，可又杀他们不少。这是山中见咱们拿住他们两名贼寇，心中惧怕。他们这一进山，省得晚间咱们多加防范了。虽然如此，可别懈怠，仍然还是上墙子坐更，传口号，防范可别中了他们的计策。”阎正芳点头。蒋爷与展南侠借那一口宝剑，展爷把二刃双锋交给蒋四爷。蒋爷问：“你们几个人有水衣没有？”李珍、阮成、胡小记齐声说：“有。”艾虎说：“我没有。”蒋爷又问：“你有油布没有？”艾虎说：“我没有水衣，那里来的油布。”蒋爷教阎正芳给找一块大大的油布来。不多一时取来，交给艾虎，为的是好包他的夜行衣靠与白昼的衣服。艾虎把夜行衣带好，七宝刀挎在腰间。蒋平、李珍、阮成、胡小记都带了自己应用的东西，辞别大众。南侠嘱咐：“千万小心。”蒋爷说：“不劳嘱咐叮咛。”出离庙外，奔墙子，走辕门，一直东北，绕过梅花沟，又扑奔西北。来至水面，大众换了湿衣靠。

探朝天岭这段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十回 蒋平率大众削刀破挡 李珍与阮成被获遭擒

且说蒋四爷带领大众来至朝天岭的水面，艾虎把长大衣服脱将下来，剩了汗衫中衣，赤着足，把脱下来的衣服全拿油布包好，把刀别在腰中，背着包袱。蒋爷等把水衣换好，也是用油布把衣服包好，把宝剑别上，先就扎入水内，试试水性如何。蒋爷见那水势狂荡，后又翻将上来，告诉这几个人说：“大家可要小心，水势过狂。”众人说：“不劳四叔嘱咐，自己小心自己为是。”一个个俱都扎入水中。好容易晃来晃去才晃到了银汉岛。两边的岛口，一边是连云岛，一边是银汉岛，那两个岛口当中就是竹门。此时竹门紧闭，竹门之下全是柏木桩子，桩子之上全有利刃刀头。唯独那竹门底下，也没刀头，也没桩子，所为他们行船。他们出入把门一开，走必由之路。别有倘若不知的船只要奔竹门，碰在柏木桩子，又有刀，又有桩子，就能将船只损坏。蒋爷看得真切，往上一翻，身子露出水面。那几个人也都上来。蒋爷低声告诉：“千万就走当中，别往两下一歪，小心碰在桩子刀上。”众人点头。蒋爷说：“这一进了这竹门可就不能说话了。”众人说：“是，我们大众多加小心就是了。”

蒋爷在先，鱼贯而行，一个跟着一个，扎入水内，进了竹门。一看前边那个滚龙挡，晚间一看犹如一条乌龙相似，咕噜噜的乱转。原来可着闸口多宽，这个滚龙挡就够多长，木头心子上面包着铁。这挡上有一百二十把鲇鱼头的刀，上面有十二个大轮子，轮子上面也有刀头，又有十二个拨轮子，上面有水斗子。水斗子的水往下一砸，砸在水磨上，水磨一转，拨轮子就转，拨轮子一转，管轮子就转，管轮子一转，那横挡就转。若要出入船只之时，把水斗子掖住，那滚龙挡就不转了。那挡有两根大毛连铁链，上有转心活划子，这两根铁链直通在上面。南边那根在银汉岛上，有九间勾连搭的房子，里面有四把大花辘轳，有一根铁梁，在铁梁上挂着这根铁链。北边有一根毛连铁链，同南边一样，也是九间房子，也有四把大花辘轳，一根铁梁，那链子也在梁上挂着。他们要出入船只之时，把辘轳一松，水斗子一掖，那滚龙挡没有水斗子往下砸水，自来的不转；松铁链往下一沉，他们的船只听其出入。等着无事之时，将两边的辘轳一齐往上一绞，仍然是把那滚龙挡安放旧位。把水斗子掖棍一撤，那滚龙挡又转起来了。那挡一转，这挡上的刀，上面蹭着水皮，都是斜摆着鲇鱼头的劈水刀，下面不能到底。底下单有卷网，就离劈水刀不远，南北西三面。这卷网上下全有墙子，若要放滚龙挡之时，必先放卷网，若要提滚龙挡上去，也得把卷网提将上去。如今蒋四爷到，见滚龙挡乱转，下面一块卷网，若从卷网上头过去，正碰着滚龙挡的刀；若从卷网底下过去，正碰在南北西三面墙子上。

蒋爷回身把大众一拦，钻出水面叫艾虎把七宝刀给胡小记，叫李珍带着艾虎，皆因他在水中不能睁眼之过。蒋爷低声

告诉胡小记：“用宝刀砍卷网的四面转心划子，然后把滚龙挡的刀全都削去；可别全削折，留半截，咱们就过去了。”胡小记点头，二人复又扎入水中。小记在北，蒋爷在南，先把卷网的南北两个转心划子用刀剑剁折，叭哒一声，卷网沉入水中。到滚龙挡，把鲇鱼头的劈水刀喊叉喀叉，全都把那刀磕折，那挡仍然还是乱转。把管轮子上刀也尽削折，奔中平寨。蒋爷在水中拉了阮成一把，阮成告诉李珍、艾虎，复又扎入水里。

过滚龙挡，又到两个岛的二道山口。类若一个大桥相仿，三个瓮洞，桥上边就是中平寨。这座寨正迎着水面，明五暗十的房子，两旁边有雁翅房，寨内有一家寨主，名叫入河太岁杨平滚，有四员偏将。那寨的门外，当中有一个架子，上面有一个大灯，是一个圆筒，类若帽盒粗细，照彻着前边的竹门里头水面，若有细作前来，好结果他们的性命。白昼换上千里眼。这几个人奔到中平寨下，不敢往上瞧看，够奔当中的桥孔。将要出去，原来那边可着三个桥洞全是卷网，仍然用宝刀、宝剑砍得粉碎，然后把南北两块也都砍得粉碎，五位分波踏浪，蹚水直奔正西。在水晃了有两射之遥，方才将上身露出来。回头一看，中平寨西面全有来往巡更之人，听了听天交四鼓。蒋爷见这水面上来往全是小红灯笼，都是些小巡船，一个船上三四个人，一个灯笼，一面小铜锣，预备的捞网子、挠钩。又往正西一瞅，临河寨还离得甚远，就听见也是梆锣所响。

蒋爷与他们商议说：“咱们暂且先回去罢。”艾虎问：“怎么？”蒋爷说：“方才破他的卷网滚龙挡工夫甚大，到临河寨还有一二里地，由临河寨到上面还有四十里路，至大寨天气也就亮了。天光一亮，咱们往那里藏躲？若是教人识破机关，咱们

几个人如何杀得出去？不如咱们今天暂且回去，明日再来，过滚龙挡卷网全都省了事了。”艾虎说：“总然就是回去，咱们也到那边看一看临河寨再走，也不算白来一趟。”李珍、阮成、胡小记全都愿意。蒋爷只可点头，复又扑奔正西。好容易到了西北，说水面十里不够十里，东至马尾江，西至临河寨才够十里，他们这是从银汉岛那里下来，焉能够十里地。到河沿见那些船只一行行一排排实系甚多。躲着那船只上岸，脱水衣换白昼服色。艾虎换了夜行衣，把宝刀从胡小记手中要来。艾虎告诉蒋爷：“胡小记他不会蹿高纵矮，教他给咱们看衣服罢。”蒋爷说：“既然如此，你就在此处找一个山窟窿，告诉胡小记千万别离开此处，众人都在这里会齐。”

蒋爷、艾虎、李珍、阮成四个人扑奔正西，直奔临河寨。身临切近，见周围全是虎皮石墙，有个栅栏门，坐北向南，门外东边五间房子，西边五间房子，里面有坐更之人。此时栅栏门已然关门了，上面全有五股倒须勾的叉头冲天。蒋爷四人全都蹿上墙头，一看院子甚大，有东西房，一排一排屋房甚多。原来这临河寨有二百人，全是水旱奇能的喽兵，晚间有在船上的，有在寨内的，全是廖习文、廖习武两个人的调动。又有明三暗九的三层正房，就分为前中后三寨。在这三层的后头，有一个高台，高够三丈，上面立一根竿子，上面有一个须风旗子，若要上船瞧风都往这里瞧看。旗下有一个四方大刁斗，这刁斗足可以容的下十二个人，晚间另有软梯，上面有坐更的，白天上有瞭望的。这四个人见里面头层上房灯光闪烁，别的屋中也有灯光。四人蹿将下来，往四下一分，直奔上房。蒋爷、艾虎在前，李珍、阮成二人在后。见后面也是大窗户，二人把窗棂纸戳了

两个窟窿，往里窥探。见有两个人，一文一武，全是白脸面，在那里对坐说话，约有三十多岁。旁边站着十数个人，俱是喽兵的打扮。说：“今日之事实是在想不到，若论宁夏国来的这五百人，虽不能一人敌十，足可以一人放五。不料咱们两家金寨主被人活擒去了，两个乜先锋去了一个，如今也不知去向。可见三千户真有能人哪，怎么一时之间就有开封府的人帮着他动手，这也就奇怪了。”那人说：“这们看起来今天这头一战就不吉祥，若不是你这个主意，把乜先锋放进竹门，连那几百人，今天晚间要是三千户一启营，还怕得打一个败仗哪！靠起先垒的墙子又挡的什么人，现今把他们调进咱们寨中，准能保住性命。如今乜先锋见咱们大寨主去，也没有回信。”那人说：“准是教大寨主留在大寨了，今晚咱们这里还得防范才好哪！”那人说：“咱们这里不能险，头一件中平寨他先进不来，总然就是进来，绝不能到咱们临河寨，别处山路又不通着这里。再说，今天咱们三寨主带着两个女扮男装的是谁？正在宁夏国兵丁渡河之时，他们也趁乱挤上船来。我想着又不是好事。”那人说：“怎么你还不知道哪！那两个就是团城子伏地君王东方亮两个妹子，我听见说，他把开封府的印盗了来哪！”

蒋爷与艾虎在外面听了一个真切，后面那李珍、阮成也都听见。正在这们个时候，忽听后面那刁斗上当啷啷一阵小锣乱响。里面廖习文、廖习武听见小锣一响，俱都站起身形，往外就走，众人也跟着往外一跑。出屋门下阶台石，往东西两下一分。此时蒋爷与艾虎俱都蹿出东墙之外，李珍、阮成忽听后边刁斗子锣一响，心中一惊，又见里面的人从屋中出来，二人将要走，不略习文、习武就到了后面。习文说：“有人。”习武一回首，把

刀亮出来，就奔了李珍。二人也就亮兵器，阮成刚一拉刀，噗咚一声就摔倒在地，净剩李珍一个人习武交手。跟出那数十个人过来把阮成四马倒攒蹄捆上。李珍动手，绕了三四个湾儿未分胜败，也不知从那里来了一只暗器，噗哧一声，正钉在左腿之上，噗咚一声也就摔倒在地。习文说：“捆上！”那几人又过来把李珍捆上。又听那刁斗换了大锣声音，不是那小锣所响。当当一阵大锣所响，这里一声令下，大呼拿人。各屋中的喽兵，此时也有睡着的，旁人把他叫醒，登时一阵大乱，齐声嚷叫拿人。

此时艾虎与蒋爷，他们的腿快，全蹿出墙外，先奔山窟窿，找胡小记来换水衣。全把水衣换好，就只不见李珍、阮成回来。展眼间听锣声震耳，喊叫：“拿奸细呀，拿奸细呀！”并且连方位都说对了，说：“往正东走了，往正东追赶。”你道这是什么缘故？皆因是这个刁斗是按着他们的暗合子，人要在北边是打小锣，人要在南边是晃铜铃，人要在东边是打大锣，西边是鼓。也算蒋爷身法快当，进去之时全没瞧见。后来李珍、阮成往后一绕，刁斗上才看见了，筛小锣。如今筛大锣，开寨门，喽兵抄家伙，直奔正东。

这一围裹上来，要问蒋爷、艾虎、胡小记怎样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金仙一怒杀老道 寨主有意要姑娘

且说蒋平、艾虎、胡小记见喽兵扑奔前来，随手就要拉刀迎将上去。蒋平一拦，说：“咱们先下水去为是，你我共三个人，倘若被捉，岂不误了大事？”艾虎说：“他二人既然被捉，咱们要回去可不是道理。”蒋平说：“我自有主意，倘若李、阮二人被他们拿住，咱们那里有两个押帐呢！”艾虎这才点头。三个人同走，蒋平拿着李珍、阮成的两套水衣，扎入水中去了。喽兵打着灯笼火把，就是眼前大亮，远方可看不真切，故此蒋平他们下水，谁也没能看见。再者这三人扎入水中，连一点声音皆无。众喽兵扑空，连廖习文、廖习武找了半天，自可复又回来。

廖习文吩咐，把拿住两个人带上来细细问问。喽兵答应一声，把李、阮二人五花大绑捆定，就是松着两条腿。喽兵早把那支袖箭拔出来，交给廖习文。原来这二人全是廖习文拿住的，论说他可是文人打扮，每遇动手，他也不会蹿高纵矮，若要交手，他左手有一根檀木拐，全凭右手袖箭。他这袖箭是两个筒儿，要一交手，专打来人的二目，用一只就打一只。若论他腹内文才也是十分甚好，这后面的刁斗，就是他的主意。此时把李

珍、阮成往上一推，喽兵说：“跪下，跪下。”李珍、阮成二人焉能与山贼下跪，哼了一声说：“那个跪下！休要多言。如今我二人既然被捉，速求一死。”依着廖习武，把他们推出去砍了，廖习文不教，说：“待我问问。”转面向李珍说：“你们二人同谁一伙来的？大概独自你们两个人也到不了此处，必还有别人，自要你说真情实话，我必开发你们一条活路。”李珍说：“事到如今，我们也不隐瞒，实是同着三位护卫前来。提起来大概你们也都知道，一位是翻江鼠蒋平，一位是小义士艾虎，一位是闹海云龙胡小记。”廖习文又问：“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李珍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位是我哥哥姓李名珍，外号人称巡江夜叉；我姓阮名成，外号人称闹海先锋。”廖习文说：“难道你们没走中平寨么？”阮成说：“正走的是中平寨。”又问：“怎么过的滚龙挡？”阮成说：“教翻江鼠给你们损坏了。他们三个人是来探山，我们两个人是寻找朋友。”廖习文说：“你们找那位朋友，姓甚名谁？”阮成说：“找的是徐良，那是我师父的门婿，就因为保护三千户的村子，与你们那个使十三节鞭的交手，如今不知下落，我们找他来了。”廖家弟兄一听滚龙挡损坏，二人吃惊非小。廖习武说：“还不把他杀了么？”廖习文说：“不可。也不管滚龙挡损坏没损坏，咱们既拿住他们，总是奸细，解到大寨主那里为是。”廖习武说：“也是个主意，我解着他走。”廖习文说：“使不的，等至明日早晨，再解他们走不迟。此时要走，还怕他们有伙计在路上等着，遇见反为不美。”廖习武就依他哥哥之言，叫众人看守李珍、阮成，暂且不表。

说书一张嘴，难说两家话。单提金弓小二郎王玉，带领着东方金仙，由团城子一走，出了苇塘，等了半天玉仙。王玉哄着

金仙说：“玉仙头里走着也是有的，咱们上黑虎观等去罢。”金仙无奈，跟着奔庙。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行到黑虎观，天有初鼓光景。叩门，小老道出来，把他们让将进去，直奔鹤轩。一打听赵元贞、孙元清，全没在庙中。王玉叫小老道拾掇东跨院，他们就搬在东院去住。当日晚间，也没教预备酒饭。次日早晨起来，金仙给老道二十两银子，教他们给预备饭食。吃完早饭，叫王玉出去打听哥哥与妹子的信息。王玉出去，晚间回来，告诉金仙说：“石龙沟有人劫了囚车。”金仙说：“可不知道是什么人劫的？”王玉说：“明天出去再细细打听。”到了次日，去了一天也没回来，到了第三天，王玉方才回来，就把京都城里头刷的东方亮述说了一遍。金仙一听，放声大哭。哥哥是刷了，妹妹又去了，数数叨叨的念叨。可巧这个工夫，小老道过来送茶，这些言语全教他听去了，方知晓金仙是一个姑娘。自己也没顾的送茶，复又回去。这个老道叫青风，他有个师弟叫明月，今年一十九岁，颇通人事。自从知晓此事，整整的盘算了两天。到第三天晚上，又往东跨院暗地窥探，如要看出他们的破绽，把他们揪住，男女不真，总得与我说好的。将一奔窗户，他又不会本事，脚底下一发沉重，金仙屋内就问：“外面是什么人？”连问了两声，小老道并不敢答言。金仙一掀帘子往外一看，小老道一瞧，此时他就是女子的打扮，用手一揪，说：“这可得了，等我师父回来，告诉我师父，你敢是一个女子哪！你同王三爷是怎么件事情罢，我要给你们嚷了。”金仙一听气往上撞，一抬腿噗咚一声，就把小老道踢了一个跟头。那练子锤就在腰中围定，老道一嚷，金仙摘下练子锤对准脑袋叭叉一声，就打了个脑浆迸裂，死于非命。王玉往外一看，说：“你这是何苦？”金仙说：“他

要喊嚷，我不结果他等待何时。”王玉说：“这也没有别的法子，咱们走罢。”

二人立刻拾掇包里行李，带上兵器，金仙仍然是女装打扮，等到天亮再换男子衣服，二人不管死尸，跳出墙外。将要扑奔正西，忽见由东边来了一条黑影，看看临近，低声一叫：“是姐姐么？”原来是玉仙到了。皆因得了开封府的印，二次又去行刺大人，教大众追跑。不知纪小泉被捉，仍从马道上城，由城墙外面下去，直奔店中。蹚房而入，开了插管，推门至屋中，把印掏出来，换上男子衣服，净等着纪小泉。候至天色微明，并无音信。自己一想，天光一亮，原是两个人住店，怎么剩了一个人？他要一盘查，我无言答对，不如逃走为是。就把行囊包好，所有的东西连印俱都带上，将门倒扣，仍是蹚墙出去，顺着大路，直奔商水县而来。自己走路暗暗伤惨，心中想念纪小泉，大概准是凶多吉少。孤身一人，又不能救他，只落得孤孤单单，自可就是投奔黑虎观去。他要有命，也可以上黑虎观去找。直走到日落西山之时，方才到了商水县。至饭铺打尖，问过卖黑虎观在什么地方。过卖指告明白，玉仙吃完了饭，开发清楚饭帐，离开了此铺，扑奔黑虎观。到庙之时，天就不早，远远的看见由墙上蹚出两个人来，近前一看是姐姐，二人对叫了一声，金仙站住，两个人见面，拉住手对哭了一场。王玉在旁劝解，二人收泪。玉仙给王玉道了一个万福，他还了一揖。王玉说：“此处不是讲话之所。”找了一个树林里面，背着王玉，玉仙告诉金仙，连私通纪小泉的话都说了。劫囚车、得印、纪小泉被捉，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又问金仙的来历，金仙就把姐妹失散，到黑虎观，现怎么杀的老道，述说了一回。玉仙说：“事到如今，怎办方妥？”金

仙又把玉仙这套言语告诉王玉一回，王玉问：“他如今是怎么个主意呢？”金仙说：“他也无法。”王玉说：“自可一同上朝天岭罢。”玉仙点头，又将印拿出来，三人观看了一回，仍然交给玉仙。由此起身，到了白昼之时，金仙换上男子衣服。

一路之上，晓行夜住。到了朝天岭，正是那些兵丁过河进竹门的时节，他们方到，也跟着上了船。进了竹门，见杨平滚。过中平寨，又到临河寨，见廖习文、廖习武，草草的叙说了一遍，又奔大寨。四十里路，一段一段的都有人迎接三寨主。到了头道寨栅门，进二道寨栅门，到了中军大寨。王玉叫喽兵先领女眷上自己后院去等候，亲身至大寨，见王纪先、王纪祖行礼。又见上面坐定一人，面似蓝靛，熊眉虎目，身穿半副掩心甲。有王纪先见了，那就把宁夏国王爷那里派来的先锋官，姓乜叫乜云鹏，怎么开兵打仗，金家弟兄被捉，那位乜先锋不知去向的话，说了一遍。又向云鹏说：“这是我们三盟弟，外号人称金弓小二郎王玉的便是他。”彼此对施一礼，然后落座。王纪先问：“三弟去上南阳府，为何这时方才回来，是何缘故？”王玉就把始末根由，如此这般，细说了一遍。王纪祖又问：“如今开封府印信贤弟得在手中了？”王玉说：“没在小弟手内，还在玉仙手中拿着哪！”王纪先说：“这个金仙算是从了你了，这个玉仙，你们在一处，大概也从了你了罢？”王玉说：“不能。大哥不知，这个人性情古怪，虽是女流之辈，眉皱就要杀人。我虽私通他姐姐，与他连半句错话都不敢说。”又问：“此人品貌本领如何？”王玉说：“若论品貌本领，普天之下难找第二。”大寨主说：“我正缺少一个压寨夫人，若要三弟与他姐姐提说提说，有他姐姐作主，大概准行。”王玉说：“这件事情，小弟可不敢应承。”

大寨主说：“你那里是不敢应承，分明是你们二人暗地有情，你先不愿意。”王玉说：“我们二人若有一分一厘私情，必遭横报。”王纪先说：“三弟言重了。我乃是一句戏言，你就这等着急，我也不是一定要非此人不可，我是要见见此人，难道说还不行么？”王玉说：“等我慢慢与她说着瞧。”说毕告辞，回奔自己东院。

见着金仙、玉仙，他们已然从新换了女装衣服。这山中寨主本没有压寨夫人，就是王纪先他们有两三个侍妾，在后面居住，有几个丫鬟婆子。王玉现从他们那边借了两个丫鬟婆子，伏侍金仙、玉仙。且说王玉进屋内，金仙迎接落座，婆子献茶。王玉只不敢提说大寨主所托之事，无非谈论些山中闹事。待至晚间，方才把大寨主有意要收玉仙作压寨夫人的话，说了一遍。金仙说：“那可怕不行罢，等明天我慢慢探他的口气如何，但能应允，倒是一件好事。”一夜晚景休提。

到次日早晨起来，王玉奔了大寨，与王纪先、王纪祖、乜云鹏一同用早饭。忽见廖习武从外面进来，见大众行礼。众人俱都让座，廖习武说：“拿住两个奸细，请寨主发落。”又提损坏滚龙挡一节。大家一闻此言，呆柯柯发怔。王纪先只气的破口大骂，教把二人绑进来。喽兵把二人推到屋中，王纪仙一见，气冲两肋，吩咐：“推出去砍了。”

不知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臧能苟合哀求当幕友 玉仙至死不嫁二夫郎

且说王纪先听廖习武之言，就把李珍、阮成绑进来，未容言语，“推出砍了”。皆因是所恼者，损坏滚龙挡。王纪祖一拦，说：“且慢。这两个就是三千户阎正芳的徒弟，据我看，这两个人也是无能之辈。如今三千户住着可是有能耐之人，就是翻江鼠，他的水性天下数着第一，那滚龙挡准是此人损坏，少刻待小弟看看去方好。这两个人暂且免杀，拿他们作个押帐，倘若咱们金家弟兄未死，说明了两下对换，比杀了他们不强么？”王纪先说：“我见他们就有气，既然这样，把他们赦回来。”王纪祖本打算要问问他们，由京都来了多少人，可巧这时杨平滚到。王纪祖一声吩咐，把两个细作押在后面。杨平滚到了面前请罪，皆因他坚守不严，失于防范。王纪祖叫他坐下，细问那滚龙挡到是怎么伤损的。杨平滚说：“滚龙挡上面所有的刀俱剩了半截，轮子上的刀也剩了半截，共坏了四块卷网。”王纪祖说：“那就不好了，你们晚间连白昼多加防范才好。”杨平滚说：“还有一件事情，这滚龙挡一坏，竹门内外多添了些巡船，船上带进两个人来，如今我把他们带在寨栅门外，听候寨主爷的令

下。”王纪先问：“是两个什么人？”回答：“有一个是南边口音，带着个从人。那蛮子口口声声说他是南阳府的知府，姓臧叫臧能，拿着洛阳县姚家寨二位寨主爷的书信，求见寨主爷。是我不敢自专，把他二人带来，望寨主爷吩咐。”二位寨主俱是一怔，说：“我与此人素不来往，不如打发他去罢。”王玉答应说：“二位哥哥不可。这个人我在团城子见过一次，此人虽是文人，怀抱锦绣，腹藏经纶，咱们这山上正缺少这们一个。咱们全是一勇之夫，就请他在此处作个幕友，未为不可。”王纪先一听也合乎情理，立刻吩咐一声请。

从外面进来是一主一仆，进了大厅，臧能就要下跪。王玉站起来用手把他搀住，说：“不敢当。”臧能一看王玉，说：“这不是王贤弟么？”回答：“正是小弟王玉。”臧能说：“久违久违，王贤弟带我见一见寨主爷们。”王玉带着他全见了一回礼，给他看了一个座位。王玉问他的来历，臧能就把书信掏出来，递将上去。王玉接过来交给王纪先，并没打开观看，叫臧能说他的来历。臧能说：“我皆因结交东方亮，赔上了我一个知府，我拐了皇上家的印信，我妻子悬梁而死，无处可奔。逃在姚家寨，晏贤弟也没在那里，他说他们地方窄狭，交给我一封书信，投奔到你们这里。望寨主爷收留与我，必当效犬马之劳。”王纪先听他说话谦恭，心中有些不忍，说：“我乃是占山之人，你乃作官之人，你若在我们山中，祸福不定。倘有不测，那时你悔之晚矣。依我说，还是投奔你们作官的人去罢。”臧能说：“大王爷，你是襄阳王爷的招讨大元帅，王爷也知晓我这个人，你如今比不得原先，王爷不久的大兵一到，必有些个行文稿件，来往书信，你非用我们文人不可，大寨主爷自己酌量。”又有王玉在旁

说道：“大寨主，暂且留下，他在咱们山寨之中大大的有用。”王纪先这才把他留下。杨平滚告辞，回他的汛地去了。王纪先吩咐摆酒。臧能这人他是个读书的，可惜用歪了，作了一任知府，如今居在山贼之下，并且山贼又是个浑人，并不懂得敬贤之道，他就低头忍耐。心中想道：“别瞧这一时你们看不起我，等着得便出一个惊天动地大大的高招儿，你们山寨之人才宾服于我哪！这叫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喝酒就坐了一个末席。

饮着酒，他专能看眼色行事。酒过数巡，问王纪先说：“兄台身居帅位，又是八路总先锋，王爷一到之时，兵合一处，将到一家，就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若论开虎帐之时，令出山岳动，言发鬼神惊，执掌生杀之大权。要论两下交锋打仗，总得仰面知天文，低头识地利。用兵讲的是攻杀战守，就是安营下寨，都得看明地利，靠山近水，选平坦之地，不能受水火之灾。然后讲的是排兵布阵，逗引埋伏。不然有句常言：一将无谋，累死千军；一帅无断，白丧万师。所有的兵书战策，不知寨主爷所读的那家战策？”王纪先听他这套言语，早有十分爱惜，暗暗夸奖此人，说：“先生，实不相瞒，我是连一个字都不识认，不然方才那封书信，我连瞧看也没瞧看。”臧能一听，心中就有八分欢喜了，说：“大王没看过兵书，小弟区区不才，我倒看过孙武十三篇、武侯兵书。”王纪先说：“不料先生有此大才，失敬失敬。”让先生上座。臧能说：“不敢。用我为谋士倒可以，我可不敢上座。常言：帅不离正位。”遂教他换了王玉那个座位。王纪先说：“眼时我就有一件难心之事，在先生跟前领教领教。”臧能说：“不是我学生说句大话，只要有什么难心之事，自管对学生说来。”

王纪先将要说话，一翻眼，又对着王玉讲话说：“昨天晚间我与你说的这个事情，行与不行？”王玉说：“话已然提明白了，我还没见着回信哪！”大寨主说：“烦劳三弟你去打听打听。”王玉他只得站起身来，告辞出去。

大寨主复又与臧能说话，就把金仙私通王玉，自己要说玉仙作个压寨夫人，怕他不从，烦劳先生给出个主意。臧能微微一笑，说：“这有何难？”大寨主一听这句话，如得珍宝一般，连忙领教。臧能说：“但不知三寨主愿意不愿意？”王纪先说：“我三弟愿意，连金仙都愿意，就怕他不从。”臧能说：“无论他怎么不从，我学生会配一宗藏春酒，别管他是怎样不从，只要把酒吃将下去，他是欲火若焚，见着男子他是腾身自就。我这酒，当初孝敬过安乐侯爷。”大寨主一听欢喜非常，又问：“若配此酒，可能立刻就得？”臧能说：“至少也得三天，酒方能有力。”王纪先说：“就是三天也不为迟。”正在说话之间，王玉回来。大家让座，斟上酒。大寨主又问：“三弟，我那事怎么样了？”王玉一皱眉说：“不行，他姐姐苦苦相劝，他说他与纪小泉私通，立志至死不嫁二夫。若要说急了，他非死不可。”臧能在旁哈哈一笑，说：“无妨，我自有道理。”王玉说：“对了，领教领教先生一个高明主意。”王纪先说：“方才已然把此事告诉了先生，难道说见见他还不行么？要称我心意，再设法子。要不称我的心意，也就不用费事了。”王玉说：“怎么个见法哪？”臧能说：“他手内不是有开封府的印么？就说大寨主没看见过，教他给大寨主亲身送过来，作为看印，这就得了。千万恭而敬之，正颜厉色。等至三天，我将酒配成，作为请他吃酒。还有一件大事，寨主千万派人去水寨留话，纪小泉倘若赶来，教他们水寨不用报将进来，

要他的性命，千万别教玉仙得信。”王玉连连称赞先生高明，复又辞席去了。

王纪先见王玉去后，又说：“我这里还有一件为难事，先生给出个主意。”臧能问还有什么事情，王纪先就把李珍、阮成破滚龙挡的事情说了一遍。臧能说：“此人不可杀他，我写一封书信，送到三千户，与他们两下换将。容他们先放咱们的人，然后再放他们，随着给他一暗器，也就把他们结果了性命。大寨主请想，此计如何？”王纪先说：“好可是好，只是小人意见。咱们就依了臧先生这个主意。”王玉出去工夫不大，复又回来，说：“印是他自己拿着，亲身交给大哥一看。”寨主说：“好。”复又吃酒，直吃到掌灯时节，方才残席撤去，大家又叙了回闲言。臧先生催王玉请姑娘来一见。

王玉来到东院，一问金仙，金仙说：“我妹子方才连饭也没吃，总说身体不爽，他说打算明天再见大哥罢。”王玉说：“不可，那边还有多少人等着瞧看此印，大哥打发我请来了。”金仙无奈，复又出去，奔西上房，见玉仙在炕上躺着想事，有万种的愁肠，也斜着泪眼，如有所思。见姐姐进来，拭泪站起，让金仙坐下。金仙说：“妹子，王寨主等着要看那颗印玺，你怎么还不起来？”依着玉仙不来，金仙苦苦相劝，这才起来梳洗打扮。慢腾腾打扮，三鼓多天方才拾掇好了。前边又是臧能出的主意，叫王纪先派了四个丫环、四个婆子，打着八只嵌纱红灯，一对一对迎接玉仙来了，复又催攢。玉仙早就把里边衣服用汗巾扎住了腰，暗中就把练子槊掖在腰中，倘若他们要霸占自己，一翻脸就拉练子槊，破着自己这条命与他们较量较量。原来玉仙早就听出姐姐那言语，此处大寨主没安着好意。自己心中想

着，已然配了纪小泉，他若有命，作个长久的夫妻；他若无命，绝不改嫁别人。金仙在前，玉仙在后，对对红灯前边引路，王玉先来送信。王纪先等一见金仙露面，后边就是玉仙，大众迎出厅来。

大寨主一见玉仙，恰若天仙一般，打般得齐齐整整，轻摇玉体，慢移莲足。怎见得？有赞为证：

大厅前，又对着灯儿下，但见他，俊美风流体相幽。金仙在前，玉仙在后。打扮的袅袅婷婷齐整整，恰如同，花朵儿一般，枝叶儿更柔。一步步，往前走，带羞惭，低着头。灯儿前，月儿下，犹把那海棠般神情露，疑是神仙降九州。乌云巧，鬓儿厚，髯起个，雁子巢，伸的下，一只手。积珠翠，光华有，黑漆漆鬓发生光何用搽油。红鹤氅，色若石榴，对领衫，花洋绉。上边镶，堆花绣，重叠叠，边儿露。一书形，袖盖袖，敢则这个外号名教楼儿上的楼。系香裙，腰儿柳，步儿挪，莲足露，丢秀秀，二寸九，底儿窄，尖儿瘦，行也风流坐也风流。吐莺声，娇音嫩语朱唇抵；笑盈盈，与寨主爷台前来叩头。

且说玉仙行至阶台石下，要与寨主爷行礼。王纪先把他拦住，请至厅中落座，大众看着无不喝彩。玉仙把印拿出来交给金仙，金仙交给王玉，王玉往上一递。臧能此时也把他那印拿出来，放在桌上一比。大寨主将一看印，外面一阵大乱，喽兵进来报报道：“寨栅门外草垛失火。”众人一惊，俱都出来看火。

要问此火是何人所放，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朝天岭上得宝印 连云岛下见水衣

且说玉仙把印将往外一献，臧能也把印拿出来，刚要一比，喽兵进来报道：“寨门外失火。”众人一听，都要到外面观看。外面喽兵乱嚷，声如鼎沸。立刻吩咐掌灯火，大寨主、二寨主、金仙、玉仙一齐出来，这就有拉兵刃的。一看烈焰飞腾，喽兵喊成一处。原来是蒋爷暗用调虎离山计。

蒋爷头天回去，直到中平寨外，过了竹门，扑奔银汉岛，上了岸更换衣襟，直奔三千户辕门而来。有守门的庄稼人问道：“什么人？”蒋爷说：“是我。”这才进了辕门，奔大庙而来。进了大庙，见着众人，就把探山寨的话一五一十学说了一回。大家一听好生的利害，又听丢了李珍、阮成，大概是他们被人捉住了。阎正芳一听，暗暗着急，又不好声张出来。蒋爷言：“按说我们一同前去，他们被捉，没有我们一走的道理。皆因寨内他们人多势众，我们一交手也得被捉。他二人既然被捉，咱们这里还有他们两个人，明日写封书信去，与他们换将。”大众一听也倒合乎情理。徐庆问：“你们去了半天，也没到中军大寨么？”蒋爷说：“水面离中军大寨还有四十里路，我们走在那里，天光

一亮，我们在那里藏躲？故此未敢上去。要到大寨非明天不可。”阎正芳自可吩咐一声摆酒，众人吃酒不提。

到了次日，展爷催蒋四爷写书信换将。蒋爷又一议论，说：“索性等至今天晚间，到大寨探明虚实，然后再与他们换将。我说句丧话，倘若二人没有命了，与他们换将岂不是上当？”展爷也就依了蒋爷的主意。到了晚间，吃毕晚饭，天将一黑，蒋爷带着胡小记、艾虎起身。忽见外面有人报将进来说：“咱们墙子外面有两个人，一个姓胡一个姓邓，求见你老人家。”蒋爷吩咐叫他们进来。二人往里一走，蒋爷一见，又来了一对膀臂。原来是分水兽邓彪、胡列。蒋爷问：“你们两个人从何而至？”那二人提到开封府，听见丢印的信息，赶着奔到这里来了：“要不是昨天就到了，这潼关实在不好过。”蒋爷说：“你们来得甚巧，这里正缺少会水之人，你们带着水衣没有？”二人齐说：“带着水衣哪！”立刻就走。蒋爷仍然借南侠的宝剑，艾虎拿了阮成的水衣，大家嘱咐：“众位小心。”众人说：“不劳叮咛。”

一齐出庙，过了辕门，绕过梅花沟，仍至水面。大家换上水衣，把自己的衣服拿油布包好，斜背在背上，蹿入水内。分水蹿水直到竹门。进了竹门，由滚龙挡底下过去。过了中平寨，忽然迎面来了一只船，由北往南又有一只船。这边问：“是谁？”那边应答：“我。”又问：“小心。”那边说：“留神。”二船一错，彼此过去。蒋爷在水中一拉胡小记与邓彪、胡列，一指对面那只船，三个人彼此会意。容那只船临近，蒋爷同着众人往上一蹿。船上人将要喊嚷，噗哧噗哧四个人全都废命。艾虎也就上了船，说：“四叔，你好大胆子。”蒋爷说：“活该咱们应当少走几步。”大家都在船上，拨转船头，直奔正西来了。艾虎说：“倘要遇见

人家船，一问咱们，有何言答对？”蒋爷说：“你不用答，跟着走罢。”果然正往西走，就见来了一只船。对面船上面有人问：“是谁？”蒋爷说：“我。”那人说：“小心。”蒋爷说：“留神。”二船一错，尽自过去。艾虎说：“四叔心眼真快。”直来到西岸，不敢奔人家船只去，偏了正北。找了一个清静的所在，就在船上把水衣脱将下来，换好自己的利落衣襟，仍然还是找了昨天那个山洞，把水衣寄在山洞之内，缕顺着边山往上就跑。每遇见上面有看道的房子，必从房子后面绕将过去。这施展夜行术就是蒋平、艾虎，胡小记、胡列、邓彪三个人大跑儿也不慢。看看来到寨门，蒋爷叫胡小记、胡列、邓彪三人在此等着。蒋爷、艾虎一歪身蹿上了东墙，往下一看，还有一道寨栅门。蒋爷看见有五堆草垛，打了个手势，直奔上房而来。蹿上房去，扒着房檐往下观看。正是里边说玉仙少刻就来。臧能给出主意说：“玉仙要是把印拿出来，大众给他一路鬼混，可别教他再拿回去了。”大众点头。蒋爷同艾虎上房奔到东墙之外，告诉胡小记、邓彪、胡列说：“你们按着旧路在前边等我们去罢，若等不上，你们只管先下水回去。”三个人问说：“难道没有用我们的地方了么？”蒋爷说：“不用你们几位。”三人答应，往正南就走。

蒋爷同艾虎复又进来，教艾虎上草垛。蒋爷在房子后头一趴。故此金仙、玉仙刚到屋中，掏出印来大众一看，正在此时火起。喽兵报将进来失火的言语，众人出去看火，就是玉仙、金仙在后。蒋爷见人出去，一纵身蹿在前坡，千斤坠飘身下去，往屋中一蹿，一伸手，由桌案之上将印拿上，转身就跑。将一上房，见玉仙嚷道：“不好，这火是人放的。”蒋爷蹿到后坡，直奔东墙，飘身出来，就看见艾虎在先，蒋爷就追下来了。听后面锣声

阵阵，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说：“拿呀，追呀，别教他们走脱了。看道的听真，传信与临河寨，教他们拿人，别放走了，他们偷印的。”这一个信实在真快，就听见当啷啷一阵锣响，往下一打信，各处接锣接话，展眼之间，就到了临河寨。廖家弟兄一得信，立刻齐队，也是一阵锣鸣，众喽兵抄家伙，齐声喊叫“拿人”。你道玉仙怎么知道这火是放的？皆因他跟着金仙一出来，众寨主是男子，全往前跑，连臧能穿着两只大靴子，他都跑到前边去了。玉仙他出来用鼻子一闻，里面有硫磺硝烟的味气，说：“姐姐，这火是人放的。”金仙问：“怎么见得？”玉仙说：“你闻有硫磺的味气。”金仙一闻说：“不错。”又告诉玉仙。玉仙告诉大众，玉仙说：“三哥，咱们回去瞧印去罢！”玉仙一翻身先到屋中，一瞧印信踪迹不见。等大众回来，众人一急，王纪先才往下传令，展眼间就到临河寨。

再说蒋爷得了印，追上艾虎，又追上前边的三个。一看满山遍野俱是灯火，锣声不住。艾虎说：“四叔，你得着印了没有？”蒋爷说：“得着了。”艾虎说：“这可要不好，他们传信比咱们跑的快当。”蒋爷说：“咱们走着瞧罢，此时定法不是法，到那里见机而作。”正往前跑，忽见前面有一条黑影，说要跑随我来。”蒋爷问：“前边是谁？”那人说：“不用问，我绝不是贼。你们要打算奔临河寨，可走脱不了。”艾虎说：“你到底是谁？留下名姓。”那人说：“不用问，我绝不能陷害你们，准保带你们出山。”再问，一语不发，在前边直跑。依着艾虎不跟着他走，蒋爷说：“事已至此，且跟着他走走，看是如何。”果然就跟着他一走，走来走去，就入了山谷之中，净走些高高矮矮、曲曲弯弯之路，也有宽阔的时节，众人跑的汗流浹背，渐渐的就离灯火透远了，

再看灯火就看不见了。仗着天边有月色，大家也跑不动了，那人也走得慢了。直走得斜月西沉，天光要亮，艾虎说：“天光一亮，咱们就看见那个人是谁了。”蒋爷说：“不用等着天光大亮，这就看不见那人是谁了。”果然再往前边一看，那人踪迹不见。艾虎说：“这个意思准要不好。”蒋爷说：“你听这是什么？”就听见哗啦啦水声大作。往南一拐，前边一段大梁，另有一股小路。大众走在大梁的上头望外一看，喜出望外。原来是连云岛的山上，往南看就是竹门的外头，往东看就是马尾江的江面。蒋爷说：“这是天假其便。”艾虎说：“那前边走的准是山神爷，把咱们带到此处来了。可惜一件，咱们那水衣可不能回去找了，咱们得把这些衣服全都要入水中湿了。”蒋爷说：“你别不公道了，满让把咱们的衣服湿了又值几何。”艾虎说：“也只可是如此。”下了连云岛，艾虎的眼快，低声说：“四叔，别过去了，那边有人。”蒋爷说：“无妨，那是一个人枕着石头睡觉哪，又怕他何来。他是一个人，有咱们大众还怕他什么？”艾虎点头。身临切近一看，众人止不住哈哈大笑。原来是水湿衣拉开，用尿泡扣在一块石头上，正是一个人伸着腿在那里睡觉。蒋爷一瞧，他们的水衣全在这里堆着，实在猜不着那人是谁。自可大众穿上，走到南岸，上来又换了他们的衣裳，直奔三千户。

进了辕门，回到庙中，印往上一献，众人给蒋爷道喜。展南侠接印一看，说：“四哥，得来一颗假印。”众人一怔。

若问真印的下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钟太保船到朝天岭 众寨主兵屯马尾江

且说蒋爷回来把印交给展爷，南侠接来一看，微微一笑说：“你不是这慌疏人哪，你也久在开封府伺候相爷，来往行文稿件用印时节，你也在旁边瞅着。”蒋爷问：“到底是怎样？”展爷说：“假的。”不但蒋爷，众人皆是一怔。蒋爷一着急，说：“我终日打雁，教雁啄了眼了。见桌上放着印我就拿起来，吸呼没教人家看见。也罢，事已至此，我今天晚上再去一趟。”艾虎说：“还是我们大家跟着。”蒋爷说：“不用，晚间要去就是我只身一人，道路也熟了，也没有消息了。”蒋爷心中纳闷，又一看那印上篆文，忽然心中明白了。叫艾虎：“你看见朝天岭他们屋中所坐之人没有？”艾虎说：“看见了。”蒋爷说：“里面坐着一个瘦小枯干的文人是谁？”艾虎说：“我看着眼熟，不认得。”蒋爷说：“就是拐印脱逃的臧能。”这一说，连艾虎都想起来了。蒋爷说：“这印是南阳府的印，也不是假的。此事怪我慌速，拿的时节应当在桌上瞧瞧才是。皆因那个玉仙醒悟的太早，他说火是人家放的，就要回头。我得着印就蹿出来了。”蒋爷又一怔，一翻眼说：“是了，我明白了，这个真印有人得了去了。”展爷问是谁。

蒋爷就把出来与大众会在一处，前边有人说话，教跟着他走，绕边山小路，走了一股便道，出来就是连云岛地面：“奇怪是我们的水衣在那边放着，他拿来给我们放在连云岛的底下，我们换上才回来了。这印准是那个人拿去了。”展爷说：“怎么不通名姓哪？”蒋爷说：“这个人实在古怪。”展爷说：“要是那人拿去，就是今晚再去也是无用的了。”蒋爷说：“别管是他拿去不是他拿去，我今晚上总得去这一趟，一半看印，一半看看咱们那两个人。若要与他换将，不用说是不行，皆因这内中有个臧能，这小子是个坏人。再说咱们徐良上那里去了？也不见回来，一点音信皆无。”展爷也是着急，惟有阎正芳着急烦恼的利害，丢了一个徒弟，失了一个外甥，又丢了个门婿。

正在烦闷之间，家人进来报告，在阎正芳耳旁低声说了几句言语。阎正芳说：“不用，不用。”徐庆问：“亲家，什么事情？”蒋爷、南侠也都问他。阎正芳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姑娘听见朝天岭造反，他要与贼人打仗，不然他要上后山。”徐庆说：“那可去不的，再说前边是水，他们怎能过去？”阎正芳说：“他要上他姨父家，绕上后山去。还有一个姑娘哪，是他舅母跟前的，姓郑叫郑素花，两个人朝朝暮暮老在一处，大概这又是他们两个人商量的主意。”徐庆本是浑人，有个浑招儿，说：“亲家，我告诉你一个招儿。你就说咱们小子上山去了，姑娘他要去可怕碰见，姑娘们准许就不去了。”阎正芳一听，这倒有理。立刻教家人带回信去，依着徐三爷的主意。

家人走后，大家将要吃早饭。蒋爷是愁眉不展，心中盘算，低着头一语不发。正在这们个时候，忽听咕咚咚号炮连声，乡中人报将进来：马尾江来了无数大船，水中旗纛乱摆，当中一

座大纛旗，四个角上有四个字是君山太保，当中有个白月光儿，内中写着一个“钟”字。蒋爷一摆手，那人出去。说：“展大弟，这可好了，咱们膀臂来了。”立刻会同大众，带阎正芳连众会头，一齐出去。出了辕门，往东南一看，大小船只顺于水面，旗纛认标空中飘摆。船上喽兵全不是喽兵的打扮，全是卒巾号褂，长短器械鲜明，耀眼争光，夺人二目，长枪一排全是长枪，短刀一排全是短刀，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正当中是一个大虎头舟，后面有二十只麻阳战船，有二十只飞虎舟，有四十只兵船，剩下尽是来往的小巡船。飞叉太保在大虎头舟坐督旗下，有一张虎皮金交椅，在上面端然正坐。要看他这个打扮，实在不透威风。戴一顶方翅乌纱，大红圆领袍，腰束玉带，粉底官靴；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绺长髯，手中捧定令字旗、金批箭。在他两旁，雁翅排开全都是他君山中各寨的寨主。

你道这钟雄因为何故来到此处？皆因蒋爷等由开封府起身之后，有谏议大夫、八位给事中，连衔具奏，是风闻的摺本。襄阳王眼时宁夏国作乱，不久杀奔潼关。潼关乃咽喉要路，请旨调拨君山之人潼关防守，以备不测，请旨定夺。万岁上准，发帑银二十万，派铁领卫护卫，背岁皇宣圣诏，带领帑银二十万，到君山开读。钟雄带领众人迎接旨意，捧旨官开读已毕，香案供奉旨意，收了帑银，捧旨官告辞，送出君山。然后回来点派水旱喽兵，带各寨寨主，叫亚都鬼闻华守山。自己带领神刀手黄寿、花刀杨泰、铁刀大都督贺昆、云里手穆顺、八臂勇哪吒王京、削刀手毛保、老家人谢宽、金头蛟谢充、银头蛟谢勇、水底藏身侯建、无鳞鳖蒋熊，带领这些人，教他们各带应用衣襟器械。水寨中带领惯习水战的喽兵四百名，旱寨中带四百名，这

君山以内可透着空虚了。预备一只大虎头舟，二十只飞虎舟，二十只麻阳战船，四十只兵船。各寨寨主，各有管辖。按五营前后左右中分五哨。五队按五行旗子，金木水火土，东方甲乙木蓝旗，南方丙丁火红旗，西方庚辛金白旗，北方壬癸水黑旗，中央戊己土黄旗。到了晚间，换了灯笼，也是按方位的颜色，惟独正北壬癸水可不能使黑灯笼，白灯笼有黑腰箍儿。浩浩荡荡，直奔潼关而来。一路之上，津关渡口有人盘查，说明来历，又有万岁敕旨。

到了马尾江，将要奔潼关，见有报事的兵丁拿令字旗报将进来，说：“报！启禀主帅得知，对面江岸上有展大人、蒋大人同众校护卫，连本地三千户的练长，求见主帅。”钟雄往下传令预备巡船，说：“请。”一声令下，靠船，当当当三声炮响，每船上六棒锣鸣。水路行船，行五，坐六，茶三，饭四。开船之时是五棒锣，靠船是六棒锣，喝茶是三棒锣，吃饭是四棒锣，若要齐队是掌号三遍，队伍不齐，按军法施行。打上仗是擂鼓，撤队是锣。变化各样阵势，全仗着掌号的调队，也是一字长蛇、二龙归水、三才、四门、五行、六合、七星、九宫、八卦、十门斗底，全仗着掌号的调队。君山水旱的喽兵，素常演的阵式是刀斩斧齐，并没有参差不齐之处，全都是钟雄亲身训练的。一个个兢兢业业，皆因他法令森严，违令者立斩，绝不宽恕。单有老家人谢昆训练的一百人，叫飞腿短刀手，可不会演阵，全是高来高去，一人敌十之勇。如今带在大虎头舟上，作为是钟雄的小队。将一靠船，就见巡船把蒋四爷大众接到大虎头舟上。

众人上船，南侠、蒋爷、徐庆与钟雄见礼，又与众寨主行礼，然后同着来的众人一一见礼，不必絮烦。见礼已毕，大家落

座献茶。蒋爷一打听钟雄的事情，飞叉太保就把奉旨前来潼关防守的话，细说了一遍。又问蒋爷因何至此。蒋爷也把他们的来历细说了一遍。又问三千户的事情。阎正芳也就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钟雄问：“徐护卫追下人去，难道说不知去向？”蒋爷说：“不知。”钟雄又问这山里头的地势。蒋爷一提怎么损坏他的滚龙挡的话，说了一回。钟雄一听，山路四十里地，就不好办理。蒋爷又提山中得来的假印等事。钟雄说：“四老爷打算怎么办理？”蒋爷说：“今天晚间我还是要去。”钟雄说：“既然得了一颗假印，他们必有防范，那颗真印直怕难找。”蒋爷说：“无妨。”又把那带路之人对着钟雄说了一回，说：“也许是那人把印得了去了。”钟雄说：“也许有之的。”又说：“小弟打算明天与他们开兵打一仗，看看事体如何。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四大人你看此事如何？”蒋爷说：“也倒很好。”又问蒋爷：“三千户势头要孤，从这里派下些个人去防守三千户要紧。”蒋爷说：“那边人倒足以够用。”说毕告辞，仍然用小船把他们渡将过去。之后钟雄写战书，差派水底藏身侯建驾着一只小舟，拿一只无头箭，一张弓，直到竹门之下，对准上面喽兵说：“我奉大宋国朝四品客卿招讨先锋之令，前来下战书与你们寨主，定下明日午正，两下开兵打仗。来者君子，不来小人。”说毕，将箭射将进去，回来交令。

明日打仗，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王绍先大获全胜 钟太保败阵而回

且说朝天岭的寨主，皆因草垛上失火，有玉仙提醒，回来一看，把两个印信俱都丢失。玉仙一急，教寨主给他找印。众人追赶了半夜的光景，草是烧了两垛，印也丢了，人也没拿着。玉仙一赌气，上东寨去了。众寨主全都是面面相觑，问臧能先生，看这事怎么办才好。臧能说：“若论咱们这山寨，犹如铜墙铁壁一般，外有滚龙挡，水有中平寨，早有临河寨，山路四十里，又有墩铺，怎么会有人到咱们这上头来？哎呀有了，把后面拿住的那两个人带过，咱们问问他们，准是他们的馀党。”立刻派喽兵到后面把李珍、阮成带过。喽兵答应，去不多时，进来说：“大事不好了，李珍、阮成那两人，教人家救出去了，并且杀死我们七个伙计。”王纪先一听，大吼了一声，往后一仰，吸口气死，“哇呀呀”的嚷叫了半天，说：“真是岂有此理！明天与三千户决一死战。”有众人在旁边劝解。

到了次日，将才吃毕早饭，忽听山下连声炮响。喽兵进来报说：“马尾江来了许多船只，是君山飞叉太保钟雄，准是替大宋国朝前来与咱们开兵打仗，特来报知。”王纪先一摆手，喽兵

出去。传令大众：一齐至中寨，观看来人的动作。众人出来，下山到临河寨上船，奔至中平寨。支上千里眼，往外面观看。就见那边船只，将一靠马尾江的东岸。王纪先见那边真乃是齐齐整整，耀武扬威。旗纛认标空中飘摇，船上的人一个个虎势昂昂，真有些威风杀气。王纪先看毕暗暗的摇头，与众人说：“你看他们君山水旱八百里，真乃是名不虚传。”正在议论之间，忽见有一只小舟扑奔竹门，把话说完，将那只箭射将进来，上面绑定战书。喽兵捡拾过来，打开教臧先生读了一遍。原来是定于明日正午，要两下里开兵打仗。王纪先说：“好，明日正午与他们决一胜负。”喽兵告诉了侯建。侯建驾船回来，上虎头舟面见钟雄，就把下战书他们的来言说了一遍。晚间船上传口号，打更用饭不提。

到了次日早晨，用了战饭，天到巳正齐队，午初掌号，早就暗暗把密令传将下山。然后三声炮响，把二十只麻阳战船列开，四十只兵船分于左右，当中的大虎头舟上，钟雄披挂整齐，手捧令旗令箭，四员偏将两旁站立。后面是八臂勇哪吒王京督押后队在二十只飞虎舟上。众船只离竹门约有一里之遥，将要去派人讨战，忽见里面三声大炮，竹门一开，一行行，一溜溜，一对对，一排排，从里面出来了许多的船只。当中是一只龙头凤尾的船，里面是大寨主王纪先，两旁四只大船，一只是王纪祖，一只是入河太岁杨平滚，一只是廖习文，一只是廖习武。就是杨平滚那只船上，身后站着四员偏将，馀者的也是兵船，全是惯习水战的，俱都是身穿短袄，花布手巾缠头，全是二十多岁三十以内，年力精壮，一排长挠钩，一排钩镰枪，一排分水刺，一排双手带，也倒透着有些威风杀气。

王纪先见钟雄四凤亮银盔，烂银抹额，两朵素绒桃顶门上秃秃的乱颤，后面单有一朵朱缨飘洒，上面有三股叉头。穿一件冰凌刻丝鱼鳞甲，九吞八扎，内衬素罗袍，上绣朵朵团花，下绣海水江涯；丝蛮带八宝攥成；肋佩纯钢二刃双锋宝剑，绿鲨鱼皮剑匣，金什件，金吞口，蓝挽手，走穗飘垂；前后护心镜，光华灿烂，遮枪挡箭，犹如两汪秋水漾清泉；绊甲绦九股攥成。背后五根护背旗，白缎地上绣金龙，被风一摆，旗尖乱动；脊背后单有一个皮囊，插着八杆飞叉，叉头宽够三寸五，叉杆长有六寸，叉杆上拴着一个红绢子条儿，在两肩头旁边飘洒。来人并不知是什么物件，若要用他，一回手把叉抽出来，打出去百发百中，来人就得受伤，故此人称他是飞叉太保。再瞧下面，当中是鱼踏尾，片片龙鳞，两扇征裙，遮住马面，白缎子的，上绣团花；大红中衣，五彩花战靴，蹬于足下。身高七尺，面如团粉，眉清目秀，鼻直口阔，大耳垂轮，三寸长髯。左手抱定令字旗令箭，身背后一人，捧定一杆五钩神飞亮银枪。左有黄寿、杨泰，右有贺昆、穆顺，全是箭袖袍、丝蛮带，俱是自己手中提定本人的兵刃。这四个人全使的大刀，一个是青龙偃月刀，一个是钩镰古月象鼻刀，一个是大砍刀，一个三尖两刃刀。王纪先一见，暗暗夸奖。钟雄看王纪先，大红缎子扎巾，赤金抹额，大红缎子箭袖袍，上绣大朵团花，半副掩心甲，丝蛮带，肋佩纯钢刀，花战靴，面似姜黄，红眉金眼，一部黄胡须不大甚长。身后一人，与他扶着一支巨齿金钉狼牙槊，手中也并没有令旗令箭。船两边站着些喽兵，也是王纪先的小队，一排短刀手。

二船相隔不远，两下里说话可也都听得见。钟雄早就抱拳带笑说：“对面来的敢是朝天岭的寨主？王寨主爷，请了！”人讲

礼义为先，树讲花果为原。王纪先见钟雄满面春风，一团和气，不能这一见面就要打仗，也说道：“请了！前面敢是君山的寨主？寨主请了！”钟雄说：“久闻王寨主之大名，如轰雷贯耳。你居住朝天岭，称孤道寡，在意逍遥。如今你投顺王爷，王爷不久的大事一败，玉石皆焚。依我的金石良言，急流勇退，保住身家性命，也不失朝天岭的所在。倘若痴迷不醒，大事一败，悔之晚矣。你若受万岁爷的招安，我作个引见之人，阖山的喽兵归降大宋，那才称得起是知时务者，日后可以挣个荫子封妻。”钟雄话言未了，王纪先一听气冲两肋，说：“好钟雄，满口乱道。你也受过王爷的厚恩，可惜王爷失了眼力。按说王爷待你可也不薄，一旦之间归降大宋，怕死贪生，你怎么对得起王驾千岁？今日你既敢前来，咱们决一胜负。”钟雄说：“你作贼下之贼，我用好言相劝，你是执意不听。倘若打了败仗，你那时节悔之晚矣。”纪先说：“不用饶舌。”吩咐众军，就见那船往前走动，回手接他的狼牙槊。两只船头已然临近，钟雄一回手就把飞叉拔将出来，对着王纪先就是一叉。听见崩一声，正中在胸腔之上，那叉当啷一声撞将回来，掉在船板，把钟雄吓了一跳。一回头叫人预备五钩神飞枪。当时往下传令，顷刻间鼓声大作，所有的船只一齐走动，画鼓频敲，各船上一齐动手。

船上交手比不得步下，这边蹿过那边的船上，或扎一枪，或砍一刀，立刻又蹿回去。倘若教人在那边围上，那可就不能走了；或者往回一蹿，那只船离远，就得掉下水去，总得会水。水战最难，展眼之间，就是一个大交手仗。钟雄这边一掌号，全都扎入水中，水战的水战，旱战的旱战。顷刻之间，钟雄这边就打了败仗。君山之人这一败阵，朝天岭的兵将往下追赶。钟雄

叫鸣金收兵，朝天岭也就鸣金收兵。皆因有个缘故，君山的策应从两旁出来，往上一攻，八臂勇哪吒王京带领这二十只飞虎舟，前一排四十人，全是搬山弩箭，净打朝天岭船上之人；后一排四十人，全是小梢弓无羽箭，往水内射朝天岭之水内之人。朝天岭这才鸣金收兵。所有水内之人，朝天岭的人奔西，君山的人奔东。朝天岭的兵俱奔竹门，一查点，寨主一名没伤，喽兵之内共死去二十余名，除此之外，有十几个带伤的，全入中平寨去了。众人俱都欢欢喜喜，把宁夏国五百人留在中平寨，把乜云鹏也留在中平寨，大寨主、二寨主仍然奔大寨，下令犒赏喽兵，这就不把君山之人放在眼内了。

再说钟雄收兵之后，聚集众寨主查点数目，死了十几个喽兵，带伤的数十个喽兵，就在船上养伤。众家寨主俱都不愿意，说：“这一战总是赢他一阵为是。这一来挫损军威，岂不教他们朝天岭之人洋洋得意！”钟雄微微一笑说：“你们焉能知晓，用兵之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原来与朝天岭这一打仗，钟雄先前传下一道密令，许败不许胜。众人俱都不解其意。忽有人进来报：“蒋四大人求见。”钟雄说请。蒋爷进来，同着南侠、金枪将于义、金钊无敌大将军于奢。

原来打仗之时，蒋爷会同南侠、阎正芳等一千众人，俱在旱岸上瞧看的明白，胡小记、邓彪、胡列三个人扎入水中，抢上朝天岭的三个喽兵去。大众见君山打了败仗，依着艾虎、冯渊、白芸生、卢珍、韩天锦、于义、于奢、刘士杰这些人，要抢朝天岭的船，帮着君山打仗。蒋爷把他们拦住：“这是钟雄用兵之计，你们不可下去。”后来见鸣金收兵，大众回三千户。到庙里，胡小记、邓彪、胡列换衣襟，把三个喽兵捆上带进来，蒋爷问话。

蒋爷见三个兵丁水淋淋的衣服，倒捆二臂，跪在地下，苦苦的哀告求饶。蒋爷说：“只要你们三个说了实话，饶你不死。”三人一口同音说：“我们不拘什么言语，只要我们知道的，不敢隐瞒。”蒋爷说：“你们寨中那个东方玉仙，前天晚间拿出来的那一个开封府印，到底丢失了没有？”喽兵说：“不但那一个印，连臧知府的印全都丢失了。皆因为前面寨栅门外草垛一起火，众人一乱，那个玉仙说此火是有人放的，大家回去一看，两颗印全都丢了，到如今也不知晓是什么人盗了走了。”蒋爷又问：“还有，我们两个被捉的人在你们寨中，是死了是还活着哪？”喽兵说：“被捉的那二位更可怪了，本打算要与你们两下里换将，不略就在丢印的那日晚间，把两个人全丢了，并且还杀死我们七个喽兵，至今也不知是谁。”蒋爷一听，暗暗欢喜。对着阎正芳说：“大哥，听见了没有，这你可放心罢！准是教咱们自家人救了，可不知是谁。”阎正芳点头，也是欢喜。

蒋爷心生一计，同着南侠与于义、于奢，带着三个喽兵，出庙奔水面，叫船只渡将过去，上大虎头舟，见钟雄细说拿住喽兵之事。钟寨主一闻此言，当时叫人将拿住的喽兵带将进来，细问山中道路。问明之后，把喽兵囚在后船之上。钟雄与蒋四爷耳边低声议论，打朝天岭的主意非如此如此，不能成功。蒋爷大笑说：“好计，好计。”

要问议论什么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钟雄下战书打仗 臧能藏春酒配成

且说钟雄问明白了朝天岭三个喽兵山中的道路，把三个喽兵押在后船之上，又与蒋四爷低声说了一个主意，然后蒋四爷告辞，就把于奢、于义留在君山的船上，仍用小船把南侠、蒋平渡在西岸，暂且不表。单说钟雄教人预备文房四宝，写了战书，次日叫无鳞鳌蒋熊驾小船送往朝天岭。仍到竹门之外，叫那里喽兵接书，仍然用箭绑上战书射将进去，说：“我们立候回音。”喽兵说：“此书得报与我们大寨主知晓，此处来回有八十里路之遥。”叫他们先回去：“在你们寨中听信去罢。”蒋熊真就拨转船头，回来面见钟雄交令，就把他们那边的言语说了一遍。钟雄一摆手，蒋熊退去。

且说朝天岭王纪先得胜回山，犒赏喽兵，把君山的人没放眼内，仍然与王玉商量玉仙的事情。王玉说：“寨主哥哥，此事若要说的他情心愿意，只怕不行。他仍然要与哥哥要那颗开封府的印信哪！他说印倒也不要紧，他净思念那个盗印之人，他与纪小泉海誓山盟，不改其志，绝无二心。大哥一定要办此事，非依臧先生那个主意不可。”王纪先又与臧能议论，臧先生说：

“要配藏春酒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只得派人出去买药。”王纪先问：“但不知配此药可用多少银两？”臧先生说：“当初安乐侯爷那配药使用四百纹银，如今寨主要配此药，有十两足够。”寨主哈哈一笑说：“若能将酒配得，事成之后，我大大的谢承先生。”臧能说：“但愿大寨主遂心合意，谢承我到是一件小事。”

到了次日，开了一个方子，叫喽兵出去买药。喽兵走后，又有喽兵进来报说：“君山下了一封战书，请寨主爷观看分明。”接书放在桌案之上，叫臧能一念。上写着：“字奉朝天岭大寨主得知：昨日两军阵前，小可苦苦相劝，请寨主弃暗投明。谁想你不纳忠言，定要决一胜负。皆因天气已晚，两下里杀了个平平。寨主若肯率兵归降，实在众生灵的万幸。寨主如系不肯，再要交锋，务必要决一胜负。定于初五日，咱们两下里打一赌赛。若能胜我们君山，我情甘愿意将君山水旱八百里让与寨主执掌。若寨主胜不了君山，你便怎样？再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吾钟雄绝无改悔。特修寸纸，立候寨主的回音。君山寨主钟雄顿首拜。”王纪先听毕把桌案一拍，哈哈大笑，说：“好钟雄，乃吾手下之败将，还敢出此狂言！烦劳老先生与他写一回书，就在初五日准已刻与他对敌。”臧先生连说：“不可。”王纪先问：“有什么缘故不可？”臧能说：“兵乃凶气也，最不利疲乏。他是由君山而来到此，喽兵一路正在劳乏之际，若要容他歇过五日，岂不教他们把锐气养足？依我愚见，给他回书，明日交战。趁他正在劳乏之际，可以杀他们个全军尽没。”王纪先一闻此言，鼓掌大笑：“先生真小量之人也。他也是寨主，我也是寨主，他们要正大光明，咱们就得光天化日，可不行那短见之事。再说咱们朝天岭的喽兵，与君山喽兵交手，一可敌十，百能胜千，

何用行短见之事。略一施威，就可以杀他们个全军尽没。我的主意已定，先生不必更改，急速写来。先生写上，初五日我要打了败仗，这朝天岭让与钟雄执掌。”臧能暗暗一声长叹，他就知道王纪先一勇之夫，匹夫之志，终久不能成其大事。只可写了回书，叫杨平滚派人送给钟雄。钟雄接进来书之后，暗暗欢喜，说：“贼人中吾之计也。”遂传密令，调动喽兵。寨主一算，当时正是初三日，等至初五日一战成功，朝天岭垂手可得。

再说朝天岭王纪先净思念是玉仙的事情，并且把两下里打仗那个大事没放在心上，就催着先生配酒。光阴荏苒，到了初三日晚上，一问臧先生的藏春酒可曾配好，臧能说：“藏春酒明晨清早可用。无奈一件，寨主可料理后天打仗的事情，明天要请这位东方姑娘吃酒，只要将酒吃下去，晚间就是洞房花烛，后天怎么与他们交锋打仗？依我愚见，等后天得胜回来，作为是庆功的酒宴，再请东方姑娘，也使这位小姐无疑，岂不是三全其美吗。寨主请想此事如何？”王纪先说：“话虽有理，奈我思念玉仙，度日如年，明天先办明天的喜事，后天再说打仗的事情。”臧先生一闻此言，他是暗暗的叹惜，看出来王纪先这番光景断断的成不了大事。寨主叫臧先生写请帖，请玉仙于明日午刻小酌。教臧先生把请帖写好，交给王玉立刻去请。

王玉拿着帖子奔了东寨，先告诉了金仙。此事就瞒着玉仙一人，除他之外，人人皆知。拿着帖儿，夫妻到了西屋里。玉仙迎接姐姐与王玉，让座，叫婆子献茶上来。玉仙问说：“三哥，有什么事情？”王玉把帖拿出来，说：“我大哥明日敬备午酌，请妹妹至大寨吃酒。一者在妹子之前请丢印之罪；二则间，后天定下与君山打仗，聘请妹子出去拔刀相助。”玉仙一怔，说：“山

中有多少位寨主俱是能征惯战，况且我又有多大本领？”王玉说：“皆因我大哥是久慕妹子之芳名，本领高强，技艺出众，胜似男子，还是聘请你们姐妹二人，出去与君山交手。”玉仙瞧着帖，思想了半天，说：“内中大概准有别的情由罢？”王玉说：“妹子不必多疑，内中并无有别的意见，若有别的意见，我还不与妹子说明哪？”玉仙说：“既然如此，明天我叨扰大哥就是了。”王玉听说，欢欢喜喜告退出去。金仙又夸奖了半天大寨主的好处，怎么个好法，怎么忠厚，怎么仁义待人，说了半天，也就退出归奔上屋去了。

玉仙心中总是犹豫这件事情不妥，可巧他屋中这个婆子，有个外号叫张快嘴，问说：“小姐，你怎么愁眉不展，是什么缘故？”玉仙说：“大寨主明日请我吃酒，我总怕他们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我总想他们这里必有缘故。”怨不的这个婆子叫张快嘴呢，实系嘴快，说：“小姐，你还不知道哪！”玉仙说：“我不知什么事情？”张婆子说：“咱们这个山寨之上，大寨主要收你作个压寨夫人。”玉仙一听，暗暗忖度，想着王纪先必是这个意见，你那不是枉用机关么？你打算请我喝酒，我酒不过盏；你打算动手，你不是我的敌手；你打算用花言巧语，我心比铁石还坚。你不是枉用机关么？复又问婆子：“你怎么知道此事？”婆子说：“有一位臧能臧先生，他会配一宗藏春酒。这酒喝将下去，无论什么人，迷住本性，能够腾身自就。”玉仙说：“此话当真吗？”婆子说：“我焉敢与小姐撒谎？”玉仙一听此言，气冲两肋，说：“臧能，你欺我太甚！”自己一思想，若真有这样酒，我就难讨公道。婆子说：“此事可别说是我说的，我可担架不住。”玉仙说：“你只管放心，与你无干，绝不能把你说将出来。”婆子这

才放心。

玉仙自己打点主意，若要一时之间将酒吃下去，那时节悔之晚矣。三十六着，走为上策。主意一定，就问婆子：“这后山通着什么所在？”婆子说：“这后山通着汝宁府，可就是不好下去，并且不属咱们山上辖管。”玉仙说：“有几股道路？”婆子说：“就是一股路，连个岔道也没有。”玉仙一想，就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心中说道：“好姐姐，你也帮着他们瞒起我来了。”心中想道：这一走，寻找莲花仙子纪小泉，到京都开封府，我若能将他救出来，远遁他方，我二人找一个栖身之所。主意打好，并不言语，暗暗收拾包裹行囊。把自己应用的物件都已收拾停妥，天气微明，自己把包裹背在身上，仍然还是男子的打扮。往外间屋里一走，见婆子那里睡觉，心中一动，按说婆子送信有功，不可结果他的性命，只怕我这一走，他告诉别人，必要追赶于我，我的道路又不熟，必遭他人毒手。这可说不得了，一回手把刀拉出来，对着婆子脖颈噗哧一声，红光迸现。这个婆子皆因为多嘴之过，要了自己的性命。

玉仙将包裹背将起来，暗暗的出了东寨，奔了后寨。见有把守后寨的喽兵，不敢出后寨之门，跃墙而过。顺着那一股盘道，这一走把玉仙走的汗流脊背，喘息不止。道路实在崎岖，本来他是莲足，穿上靴子，垫上许多的东西，直走到晌午大错，才走了二十馀里路，又渴又饥，又是莲足痛疼，想要讨一碗凉水喝皆都没有，又无住户人家，那里讨去，只可就是随歇随走，走到苗家镇已然日暮西山的时候。你道这三十里路怎么会走了一天？皆因是左一个山湾，右一个山环，比六十里还远，全是高矮坑坎不平之路，故此才走到这们个时候才到交界牌。见石碣

之上，刻着是“苗家镇南界”。将一看交界牌，路东有五间房子，出来了几个人，手内都拿着兵器，问玉仙：“你是什么人？从何处而来？快些说明来历，不然将你绑上见我们大寨主爷去。”玉仙说：“我就是你们大寨主爷打发我下来的。”喽兵问：“你意欲何往？”玉仙说：“寨主爷差派我有机密大事，不便告诉你们。”喽兵说：“也许有之，拿来罢。”玉仙问：“拿什么来罢？”喽兵说：“执照。”玉仙说：“寨主没交给我执照。”喽兵说：“那可不行。”玉仙说：“不行便当怎么样？”喽兵说：“无有执照，你不能过去，回去与大寨主交执照去。”玉仙一听，气往上撞，未免的出言不逊。喽兵看他武生相公的打扮，身体单薄，没把他放在心上，说：“把他捆上，见大寨主去。”玉仙把肋下刀往外一亮，展眼间，喊叉咯叉，就杀死七八个，跑了四五个人——共十二个人，半月一换。逃跑之人玉仙并不追赶，回手把刀收起来，大摇大摆下去。赶到苗家镇这边的交界牌，可巧正赶上看交界牌的吃饭，玉仙轻轻的过来，连一个知道的没有。

再往前走，一块平坦之地，有一片住户人家，全都是虎皮石墙，石板房屋，有一座广梁大门。玉仙想，往下走还有三十里路，难以行走，不如暂在此借宿一宵，明日再走。想毕，过去正要叫门，忽见里面出来一个管家，够五十多岁。玉仙一躬到地，说：“老人家，今天气已晚，欲在此处借宿一宵，必有重谢。”管家说：“我可不敢自专，我与你回禀一声。”转身进去。不多一时，从里面出来两位老者，问道：“相公要在我们这里借宿，请罢。”玉仙这一进去，就是杀身之祸。

要问如何废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玉仙投宿大家动手 员外留客率众交锋

且说玉仙来住苗家镇借宿，出来两位老者，全是鸭尾巾，一个是古铜色大氅，一个是宝蓝大氅，都有六旬多岁。未容他说话，上下一打量此人，说：“相公要在我们这里借宿，有的是房屋，相公请进来罢。”玉仙说：“今日天气已晚，在二位老人家这里借宿一宵，必有重谢。”老者道：“行路之人，赶不上客栈乃是常理，何必言谢。”玉仙见面先打一躬，这又施了一礼，说：“二位老爷贵姓？”回答：“小老儿叫苗天雨。”那个老者说：“小老儿姓王叫王忠。”玉仙进了大门，往西一拐，四扇屏风，一排南房。没进垂花门，南房就是书房，把玉仙让将进去。

玉仙见此光景，虽是山谷之人，屋中摆列着些古董顽器，倒也幽雅清静。让座献茶，苗员外问：“这位相公贵姓？”玉仙说：“小可复姓东方，单名一个玉字。”苗员外问：“看相公讲话不像此地人氏。”玉仙说：“我乃南阳府人氏。”苗员外问：“相公意欲何往？”玉仙说：“投奔汝宁府。”苗员外一笑，说：“看尊公这般人物，怎么从山上下来，莫不成与王寨主同伙不成？”玉仙说：“实不相瞒，我乃安善良民，教他们掳我上山，我执意不从，

偷跑下来。行至此处，天已不早，故此在老员外这里投宿，还怕他们追赶与我哪！”苗员外说：“相公只请宽心，我看你也不像山上王寨主的样儿，他们要追赶下来，全有我一面承当。大概东方相公未曾用饭哪罢？”玉仙说：“我从山上下来，焉有用饭之所。求员外赏我一碗水喝，足感大德。”员外说：“这有何难。”吩咐一声看茶，然后摆酒。玉仙说：“讨杯茶吃我就感情不尽，如何还敢讨酒。”苗员外说：“相公何必太谦。”将酒摆上，两个老者陪着他一人吃酒，轮杯换盏，两个老者不住的打量玉仙，总见他说话动作有些坤派，把玉仙瞅的也觉发毛，仍然还是说话。苗员外告辞出去，不多时复又进来，把那个王老者叫将出去，少时复进来。左一个家人进来看看，右一个家人进来看看，瞅的玉仙愈觉发毛。心中忖度，大概准是这两位老者看出破绽来了，若要教他们看出女扮男装，可要大大的不便，自己总得多加小心方好，酒也不敢往下多喝了。吃毕饭，教将残席撤去，苗员外叫家人预备被盖。天有二鼓，说：“请相公安歇睡觉罢，今天也是一路的劳乏，咱们明天再谈。”玉仙说：“二位老人家也请安歇去罢。”

二位老者出去，自己一想，他们尽自打量于我，倘若凑手不及，那还了得。不如自己用些个准备才好。正在思想之间，忽见窗棂之外，有人把窗棂纸戳了一个窟窿。玉仙问：“外面是什么人？”有人答言说：“是我们。”玉仙又问：“你们是谁？”外面说：“本宅中的女眷。”玉仙也就不敢往下再问了。自可将灯烛吹灭，慢慢的就更换了衣襟，仍然换了女装，把练子掣掖好，绢帕罩住乌云，把刀放在旁边床榻之上，盘膝而坐。就听院内来往之人不断，出入之人俱都打着灯火。忽然又有灯笼一盏，是

苗员外出来问家人，把门户关好了没有。家人答应说：“俱都关好了。”又把书房帘儿一启，用灯往屋中一照，说：“相公睡熟了没有？”玉仙一着急，把被子往身上一拉，假装一躺，一语不发。苗员外说：“既然相公睡熟，我也不便惊动了。”抽身回去。玉仙以为苗天雨未能看见，心中想道：这个人总是好人。不略苗天雨早就看明白了。玉仙见苗员外去后，正在盘算事情之时，忽听外边一阵大乱，有男女的声音，说：“东方玉仙，你好大胆量！如今你偷了开封府的印信，你往那里逃走？”玉仙一闻此言，吃一大惊非小，怎么他们会知道我的名字？提着刀蹿下床来，把帘子一掀，说：“闪开了！”磕叉一声响亮，先把桌子扔将出来，自己也就随着桌子蹿在院内。见头一个是苗天雨，挽着胡子，短打扮，手中提着一杆长矛枪；第二个是王忠，也是挽着胡子，短打扮，提着一杆花枪。有两个姑娘，每人一口单刀，还有四十馀岁的个妇人，手内也是一口单刀。

你道这些人是谁？全是本宅的亲眷，阎英云与郑素花。这日郑素花上阎英云家中，就听见姑母说，英云许了徐良。正对着阎正芳没在家，与朝天岭打仗，二位姑娘议论，要与山贼前去交手。阎正芳带回信去，不教他们前来。随后就是阎齐家去，到家中见着姐姐、老娘、素花姐姐，就一提朝天岭的事情，连蒋四爷怎样拿住山上两个人，怎样破滚龙挡，两次探朝天岭，怎么得印是假的，李珍、阮成两个人被捉，与君山打一仗，方知他们没死的话，说了一遍。老太太问这印是怎样假法。阎齐又把玉仙、金仙的事说了一回。这可是过耳之言。说毕不能在家久待，仍然回庙。二位姑娘把话听在心中，二人一议论，英云假说上舅母家去，瞒哄老太太，把自己应用的东西俱都带好，同着

素花由家中起身，直奔石佛岭，就到了郑素花家中。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几十户人家，叫郑家村，树木甚多。英云见了舅母行礼，前文表过，又是舅母，又是老师。素花见了娘亲行礼，王氏说：“我正放心不下，朝天岭开兵打仗，道路荒荒，你姑母那里事情怎样？”素花就把姑父母那里事情细说了一遍，要同着英云到后山上杀贼去：“他们定于初五日开兵打仗，我们到后山上，杀他们个首尾不能相顾，此事特来告诉娘亲。”原来走在路上，姐妹二人早就把这个主意商量好了。王氏一听，说：“那可不行，去不的。”二位姑娘一定要去，王氏拦自己姑娘可以，这个英云又明知道他的性傲，总是当面把他拦下，他也要一定偷着去，更是反为不美。无奈，王氏问素花：“你们要上朝天岭，你姑母知道不知道哪？”二位姑娘本是定妥的主意，瞒哄王氏，故此才说：“这还是我姑母叫我们二人去的呢！”王氏总是放心不下，说：“我同你们去。”又问：“你们从后山上去，投奔那里？”二位姑娘一口同音说：“奔苗家镇，找二姑母去。”一个说：“找二姑姨母去。”王氏说：“你们胆量实在不小哇。”叫素花：“到前院把你三外祖找来。”

不多一时，就把王忠找到。此人保镖为生，外号人称叫飞天豹子，保镖时节，镖旗插出去，上面画着一个飞豹，扎煞两个翅膀，是汝宁府五路总镖头。皆因如今上了年岁，有人请也不出去了，又无儿无女，就是孤身一人。王氏这一身本领，全是此人所传。如今请到家中，大家相见。一问什么事情，王氏本来是请他看家，王忠放心不下，要同着他们一路前往。王氏拾掇了应用的东西，包了两个包袱，将门倒锁，托邻居照应。王忠到家内提了一杆花枪，把他们的包裹穿在花枪之上，与他们担

着，还带着些干粮。他走的这道路不是大道，净穿山路而走，晚间住宿，就是投山村借宿。

走了一天半的光景，就到了苗家镇。这飞天豹子，与苗天雨论亲戚还算长着一辈，奈因先前是盟兄弟，不以亲戚论，仍论他们把兄弟。到了家中，苗天雨迎接出来，一见二位姑娘，又见了王氏与大盟兄，倒很觉欢喜。让至里面，女眷归后边见了郑氏老太太行礼，老太太见着侄女甥女，爱如珍宝一般。皆因这位老太太无儿无女，直不知怎么亲爱才好。凡是女眷，遇见娘家的人最亲，有句常言：人活九十九，预备娘家作后手。叫二位姑娘挨着他一坐，一问他们的来历，把老太太吓的浑身立抖，说：“孩子，你们可别上山去，冲锋打仗那是男子所为，非你们姑娘所办之事。”皆因这位老太太不会武艺，故此胆小。正说话之间，苗天雨同王忠进来，也就问了姑娘一遍。等姑娘说完，苗天雨拦阻说：“二位姑娘不到我家中来，我就不管了。要由我家中上山，与贼交战，倘若有险，我担架不住。你们要杀他个凑手不及可也使得，有我们两个老头子上山，足可以胜得了他们。”二位姑娘听见就有些不愿意，旁边有王氏说着，无奈之何，二位小姐对使了个眼色，也不用商量，不约而同等着初四日晚间偷跑上山。

苗家预备酒饭，二位姑娘得便把主意定妥，初四日夜内上山。可巧玉仙姑娘投宿，也是皆因婆子传话说的，英云一听，这投宿的由山上下来，心中就是一动。暗暗与素花一说：“大概许是那个玉仙，他说叫东方玉，准是他。咱们得便看看他去。”先叫家人把员外从屋内请出来，英云告诉了苗天雨一番。二位老者本就有些疑心，看他动作不像男子，不然怎么有许多人观看

呢,就是这个缘故。后来让他睡觉,特意看他动作如何。果然不出英云所料,等他睡觉之后,就是英云同定素花、王氏在窗外边,听见他在屋中掏练子槊的声音。并问他是谁,就答道“本宅中的女眷”。然后还怕不实,教苗天雨假装出来关门,故意往他屋中一看,这可看出破绽来了。他那一蒙头睡觉,正对着苗天雨进去,倒作为没看见他。复反是玉仙出来,王忠迎上去就是一枪,玉仙往旁边一闪,用刀往旁一磕,跟着往前就进步。苗天雨对着玉仙后心,抖枪就扎。玉仙一翻身,用刀往外一挂,就见脑后飏的一声,却是英云蹿上来,对着他脑后朝下就剁。玉仙缩颈低头,一弯腰,躲过这一刀。素花抱刀往玉仙肋下就扎,玉仙用刀往外一挂,王氏在旁飏就是一镖。玉仙一扭脸,贴着脖颈边过去,那支镖吸呼打着。听王氏说:“好女寇,真快!”赶上前去就是一刀,玉仙躲过。此一时刀枪齐上,并且有家人把大街门开了,一筛锣,知会各处的猎户,叫在本家中抄家伙,帮我拿贼。玉仙一看事头不好,一拧身蹿上房去,由后坡蹿将下来。二位老者一拄枪也就蹿上房去,二位姑娘、王氏随后上房,一齐赶下来。王仙一急,把刀一扔,拉练子槊。苗天雨用枪一扎,玉仙单槊一挂,那槊正打在面门之上,噗咚栽倒。

要问老者死活,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英云素花双双得胜 王玉金仙对对失机

且说玉仙使刀敌不住这些人，把练子槊拉出来，苗天雨用枪一扎，玉仙用左手的练子槊往外一挂那条枪，右手的练子槊对着苗天雨的面门一抖，叭叉一声。总皆因苗天雨上了几岁年纪，手迟眼慢。要论说当初年轻时节，也是保镖为生，有个外号人称他叫坐山雕。皆因他有个兄弟叫一枝花苗天禄，最不成器，在邓家堡与群贼入伙。自己一赌气，辞了镖行的买卖，会同着邻居，打猎为生。活到六十二岁，丧在玉仙之手。这一练子槊打了一个脑浆迸裂。众人见苗天雨一死，一个个咬牙切齿。众猎户缕续着也全都赶到，虎枪、虎叉、大枪、杆子、大刀，往上一齐乱扎乱砍。皆因是苗员外素常待大众全都有恩，故此见员外一死，一个个豁出性命。玉仙这一阵练子槊，噼叉叭叉，打躺下有数十余人。郑素花一拉英云，低声告诉英云几句话，亚侠女点头。素花蹿上去，对着玉仙又迎面就是一刀。玉仙用左手练子槊一挂，素花先把刀抽将回来；玉仙左手练子槊对着素花就抖，素花往后一撤步，一歪身闪躲过去。玉仙又用左手槊对着他打来，素花又一歪身躲过，净等他双槊齐打，才破他的这

个招数哪。玉仙不知是计，以为敌人不敢还手，把双槊一齐往外就抖。素花左手早就提着一个鸡爪飞抓，净等着他双槊齐打。果然玉仙把双槊一齐打来，素花用左手的鸡爪飞抓，对着他的练子槊往下一砸，连抓的绒绳带练子槊的练子全都裹在一处，一时之间不能拆开。二位姑娘彼此往自己怀中一夺，英云赶上前去，用刀背对着玉仙脊背叭叉一声，玉仙眼前一发黑，噗咚一声趴倒在地，震的他吐了一口鲜血。连王氏带二位姑娘过来把玉仙捆上，英云先将他手中练子槊夺将过来。

众猎户一看苗员外早已死就，所有之人全是哭哭啼啼。教众人把苗天雨尸首搭在院内，进了上房，放在床榻之上。然后又把玉仙搭来，丢在院落之中。后进老太太一听员外废命，从后边带着丫鬟婆子哭将出来，到前厅见苗天雨头颅一碎，哭的是死去活来。连英云与素花带王氏、王忠等，俱是放声大哭。连众猎户，思念老员外待他们有恩，全哭成一处。不大的工夫，连街坊邻舍的女眷，也全都进了上房哭老员外来了。哭罢多时，大家全止住泪眼，王氏说：“全是我们来的之过，我们若是不来，焉有这样事情？”遂告诉二位姑娘，将这女贼活活祭灵就是了。英云说：“使得。”蹀将出去，在玉仙腿上哧溜哧溜割下两块肉来。第二个就是素花，说：“千万可别要他的命。”连男带女，你一刀我一刀，把玉仙刮了个鬼哭神嚎的声音。这也是因为与他哥哥报仇，上开封府去，要杀包公与夫人之过，这是报应循环。后来把玉仙剁成肉泥一般，然后英云开了他的膛，把心掏将出来，供在苗员外面前，用碟子摆上，作为祭礼。教人抬老员外寿木，装殓齐毕。天有四鼓，教猎户把玉仙尸首搭出去，抛弃山洞之中。出去工夫不大，那几个猎户慌慌张张跑进来说：“王

员外，可了不得了。我们搭着尸首正要扔在山涧，从山上下来了两个人，是一男一女。我们扔下尸首就跑，远远听见他们抱尸痛哭，说是他妹子。咱们早作准备，不然可怕他们找上门来。”王忠一闻此言，立刻抄枪。英云、素花、王氏叫家人与众猎户掌灯火。

还未出门，就听见外面喊叫：“是什么人杀的我妹子？要无人答言，就把你们这村子杀一个干干净净。”王忠蹑将出去，见男女二人全都背着个大包袱。你道这二人是谁？一个是金弓小二郎王玉，一个是金仙。皆因初四日早晨，有辰刻的光景，并不见西屋内有动静。打发丫鬟过去一瞧，丫鬟回来告诉说：杀死婆子，那小姐不知去向。金仙亲身过去一看，就知玉仙逃窜了，回来把话告诉王玉。王玉赶紧奔到大寨，对寨主一提此事，正是臧能把藏春酒配好，将酒抱过来，与大寨主观看。王纪先一听，直气得二目圆翻，说：“三弟，你不用瞒我，这分明是你暗暗的将他放走。你与我找来，不伤你我弟兄的情面；若找不来，由此你我就要反目。量他就是逃出山去，一个女流之辈，也去不甚远。”王玉一听，点头诺诺而退，说：“小弟我去就是了。”回到本寨，见了金仙一提这段情由，金仙说：“依你的主意怎样？”王玉说：“依我主意，从后山追赶罢。”金仙说：“不如你我二人以拿他名为名，找着他也是一路同走，找不着他远遁别方，寻个栖身之所。也不想位极人臣，也不想紫袍金带，只要吃一碗安乐茶饭，我看着倒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王玉也就依着金仙这个主意，拾掇了东西，带上应用的物件，背了两个包袱，告诉丫鬟：“可不许你把风声泄漏，如要走了消息，回来我先结果你的性命。”丫鬟连连点头说：“我天胆也不敢。”二人由后寨出来，

守寨的喽兵说：“三寨主意欲何往？”王玉说：“我们有紧要的事情，不许你等声扬此事，无论是谁，不准告诉。”喽兵说：“我们不敢。”

二人下了山，缕顺着盘道，直奔苗家镇而来。越走天气越晚，走到苗家镇南，就有四鼓。只见交界牌前，横躺竖卧俱是被杀身死的七八个人。王玉好生纳闷，不知是什么缘故。金仙说：“你看前边是什么人？”王玉一问，猎户扔下玉仙就跑。王玉、金仙身临切近，看是个女死尸，剁的可怜，还是大开膛。细细一看，方才认出来是玉仙。金仙抱尸恸哭，不知被什么人所害。王玉也哭了半天，把金仙劝住，说：“咱们上村中去骂，大概准是被村中之人所害，村中可有个不好惹的人。”金仙问是谁，王玉说：“此人叫苗天雨，外号人称坐山雕，咱们山中连输过他三阵，大概妹子准是死在他的手内了。”二人议论，到苗家镇，就见由广梁大门蹭蹭蹭蹿出几个人，头一个就是王忠。男女二人放下包袱，遂即亮刀。王忠托枪就扎，二个姓王的单刀对花枪，两个人战在一处；那边是金仙与英云、素花、王氏，大家交手。众猎户掌定灯笼火把，一齐喊叫：“拿贼呀，拿贼。”

金仙一瞧事头不好，虚砍一刀，蹿出圈外，撒腿就跑，众人就追。金仙回手把刀一扔，把练子锤从腰间解将下来，一翻身回来，把练子锤哗啷哗啷的乱抖。大家一齐喊叫：“这个女贼也是这宗兵器。”郑素花又把那鸡爪飞抓亮出来，迎将上去。净等着他双锤一齐往上一抖的时节，好拿鸡爪飞抓绕他的练子。金仙那里知道他的利害，果然双锤凑在一处，对着素花一抖，教素花鸡爪飞抓绕在一处，二人彼此对一夺，英云在后又是一刀背，呼的一声，金仙噗咚趴倒在地，立刻过来就捆。王玉一瞧事

头不好，打算着要逃窜性命。忽见由山下来了一伙人，彼此全都亮兵刃，往上就闯。头一个就是小义士艾虎，第二个是公子卢珍，第三个是刘士杰，第四个是开路鬼乔彬，第五个是马龙，第六个是张豹，大家一齐往前够奔。

你道这些人因何到此？皆因蒋爷与钟雄又论，附耳低言说的那个话，就是派些人从后山上来，初五日，由后山上去，听见前边炮响，在后山放火，杀他个首尾不能相顾。问谁愿意去，这几个人愿意去，遂带着焰硝硫磺引火的物件。将到后山，全从汝宁府奔到此地。一看天气已晚，不敢耽延时刻，这三人有能高去高来的，就有不能的。来到苗家镇，见那里动手的，头一个就是艾虎眼快，把刀亮出来，往上一闯，一见是金弓小二郎王玉，说：“这可是活该，看你往那里去。”王玉本就无心，又把他那口刀削为两段，王玉撤退要跑，迎面教卢珍用刀砍在肩头之上，噗咚一声栽倒在地，大众也就将他捆上。王忠过来，面见众人，问了姓名。艾虎等自通名姓，王忠一听，不是外人，先教姑娘回避。二位姑娘早就把这对练子锤先拿了去了，然后教人把金仙抬到院中，姑娘俱都回避。

王忠让艾虎大众到家内，艾虎等并不推托。到了家中，至上房一看，停定一口棺材，艾虎等俱是一怔。又一打听，因为何故这里有一口棺木？王忠就把苗天雨死的来历诉说了一遍。艾虎一听，实系难过，算好把玉仙结果了性命。又问他们因为何故到此，王忠说：“我们不知，大概准是要逃窜性命。”艾虎问王忠：“你老人家怎么也到此处？”王忠就把怎么要上后山打仗的话说了一回。艾虎说：“这就不用了，有我们几个人来，奉我们蒋、展二位大人之命，从后山上去，听他们炮响，放火烧他们个

首尾不能相顾。还是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得走。”王忠问：“拿住的这两个人便当怎样？还是结果他们的性命，还是送在当官？”艾虎说：“你们要打算与苗老员外报仇，就拿他们祭灵；如不祭灵，就把他们交当官处治。”王忠说：“已然有了一个祭灵的了。”艾虎说：“既是如此，就交在当官。”商量已毕，仍是留着报官。艾虎告辞，王忠说：“你们几位道路不熟，我同着你们一路前往罢。”艾虎说：“你们这里有事，不可同我们前去。”王忠说：“这里事情不要紧，交给他们办理就行。”艾虎说：“要是老英雄与我们同走，大事更好办了。”王忠告诉明白家中的女眷，提了一口短兵刃，同看艾虎六位一路起身，家中教他们看着男女二贼。出离苗家镇，往山上所走。书不重叙。直奔到山上，天有辰牌光景，到后寨门，不敢上去，净听炮声所响，方敢上去。时光不大，就听见号炮惊天，这七个人奔后寨门，遇见看后寨的老弱喽兵，一问说：“你们从何处而至？”话言未了，就作刀头之鬼。艾虎见杀了一个，王忠也杀了一个，展眼之间，杀了个干干净净。又往那前一走，遇有房屋就点起火来，遇人就杀。直到中军大寨，迎面遇见臧能将要逃命，早被艾虎一把揪住，举起宝刀要剁。

若问臧能的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小英雄火烧朝天岭 众好汉大战马尾江

且说艾虎见着臧能，劈胸一把将他揪住，摆刀就剁。臧能见艾虎把他揪住，双膝点地，苦苦求饶。艾虎微微一笑，说：“你是恶贯满盈，还要逃窜性命，焉得能够？”卢珍说：“贤弟且慢，这个人不可杀他，总是留他的活口才好。”艾虎说：“咱们要留他的性命，把他放在什么所在？”卢珍说：“把他幽囚起来。”艾虎说：“少刻咱们放火，把他幽囚何处？”卢珍一听也倒有理，张豹说：“我扛着他走。”就把臧能按倒，四马倒攒蹄往起一捆，张豹往肩头上一扛。大众各处放火，所杀的人倒不大甚多。皆因是闾山的喽兵，俱都下山打仗去了，逢人就杀，各处火光一起，全奔了寨栅门。往下走还有四十里路呢，把个张豹累的喘吁不止，说：“我不能扛他了，咱们把他杀了罢。”艾虎说：“已然扛了这么远，为何又把他杀了呢？”大家换替扛着，沿路之上，各店铺的人遇着就杀了，见着屋子就放火。走到临河寨，天有挂午的光景，就剩了一只船。艾虎上去，把船上之人结果了性命，抢船大家上去，直到中平寨，又从中平寨抢船。此时大开竹门，就听见军鼓大振，火炮连声，两下正杀在难分难解之时。

说书一张嘴，难说两家话。朝天岭就从失了玉仙，教王玉去找，也并未见着回信。后来一找王玉，王玉与金仙也跑了。无奈之何，总得料理第二天打仗的事情。王纪先净是生气，臧能劝解说：“寨主，总是料理大事要紧。只要成了大事，要什么样压寨夫人没有？”王纪先无奈，也就得是如此了。臧能的主意，初四晚间教他们下山，省得明早下山，走四十里地，上前打仗未免的疲乏。今日下山，走这四十里地，一夜之间也就歇过来了。次日，一开竹门就打仗，岂不甚妙。王纪先说：“先生真是高才。”就留臧能看守大寨，其馀喽兵尽都下山。头天住扎临河寨，次日五鼓起身，大众喽兵饱餐战饭，辰刻齐队，连廖习文、廖习武俱都上船。至中平寨，杨平滚带着四员偏将，早就预备停妥，大寨主一到，就是三声信炮。这一出竹门，水面列摆船只，好不威严。再看君山那边，船只早就列摆的齐齐整整。原来有展南侠、蒋四爷、白芸生、邓彪、胡列、闹海云龙胡小记，初四日就奔到君山的船上，三千户守村的是阎正芳、徐庆、韩天锦、龙滔、姚猛、鲁世杰、史丹、阎齐，如今鲁世杰跟着蒋四爷学了八手锤，这八手锤教了够三千多遍，将才会了两三手，实系的太笨。可有一件好处，自要记住了，永远不忘。也是活该，这庙中后殿佛像的旁边，挂着一对镔铁轧油锤，一问和尚，他也不知道是何年月日挂的。鲁世杰拿着可手，就与和尚讨过来了。如今也把他留在这里看守三千户。蒋爷与众英雄商量妥当，到次日，一队分两队，两队分四队，俱已将人派好，前后的接应，两旁的护哨。号炮一响，两下里亮队。这一阵可不似先前，退后者立斩，只许胜，不许败。见那边竹门一开，钟雄这里一声令下，把一只大虎头舟摆将出去。

两下里相隔不远，钟雄在船上与对面答话，说：“王寨主请了。”王纪先说：“钟寨主请了。”钟雄说：“王寨主果不失信。”王纪先说：“奇男子大丈夫，焉有失信之理！”钟雄说：“前日与寨主修下战书，今日与寨主决一胜负，我有言在先，要打了败仗，情甘愿意把君山让与寨主执掌。王寨主要输给与我，便当怎样？”王纪先说：“我要打了败仗，我把这座山让与你执掌。言不应点，如畜类一般。”钟雄说：“我要败仗不让君山，非为人类。王寨主传令罢，我可要得罪了。”话言未了，一回手，当就是一飞叉，正叉在王纪先半副掩心甲上，将叉撞回来，坠落在船板之上。钟雄身后就是王京，噉叉叭叉，所有的暗器全都打将出去，俱是空费徒劳。打在身上，俱都撞将回来，众人方才知王纪先必是金钟罩。两下船只往一处一凑，这一阵好杀，也有在船上动手的，也有扎入水中的水内交战，展眼之间，就有死于非命的，真称得起强存弱死，真在假亡。

杨平滚的船往外一撑，杨平滚手中提定一对三尖刺，正要过来与钟雄交手。钟雄手中提定五钩神飞枪，也要与他较量。皆因是王京蹿到王纪先那个船上，二人交手，杨平滚也要过来与钟雄交战，不料从后边嘭的一声，就是一刀，杨平滚的头颅坠于船板。那只船上一阵大乱，钟雄一见好生诧异。又见偏将对偏将交手，展眼间，那三员偏将俱死在那人之手。那三个偏将叫刘成、马泰、方天保，全死了。那个偏将又杀喽兵。钟雄见那人骁勇无比，杀了许多的喽兵，复又蹿到廖习文的船上。廖习文对着他发出一只袖箭，那人一矮身躲将过去，扫堂刀就砍在廖习文的腿上，栽倒身躯。那人回手一刀，就结果了性命。廖习武见他兄弟一死，气冲两肋，说：“文俊，你反了吗？怎么杀起

自己来了？”一摆双铜跳到这只船上，早教那人一抬腿踢下船去，在水内教胡小记、胡列、邓彪把他拿住，揪往君山后船来了。看看的朝天岭打了败仗，喽兵死的不计其数。

后边策应船，王纪祖催船接应，迎面遇见金头蛟谢充、银头蛟谢勇，谢充蹿上船去，王纪祖一抖三股叉，谢充翻斤斗跳在水中去了。王纪祖一抖身蹿在谢勇的船上，抡叉杆就砸。谢勇未容叉杆打着，一翻身跳在水中去了。王纪祖又奔了蒋熊的船，也是一抖叉，蒋熊就坠落水中去了。又与侯建交手，也就在三两招数，侯建也打入水中去了。王纪祖哈哈大笑，自觉着连赢了四阵，以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焉知晓是中了人家的计策。别看都扎入水内，打算要在水内拿他。迎面之上来了一只小船，上面站着两个人，前边那人说：“好乌八的，不要张狂，老西来也。”原来是徐良。

就皆因前文说过，徐良被捉，教那武生相公把他拿住捆好，那人扬长而去。少刻出来几个家人，把山西雁搭到里面书房外头，不多一时，那武生相公扛着乜云雕从外面进来。那乜云雕本是央求那武生相公在院内暂避一时，相公说：“你随我来。”教他在茅房内藏着，先拿的徐良，后拿的乜云雕。那相公实在不知二人是谁。皆因徐良说：“他是贼，我是拿贼的。”相公二次出去，才把乜云雕拿住扛进来，也就扔在徐良对面。相公问徐良：“你方才说你是拿贼的，在那里当差？姓字名谁？快些说来。”徐良说：“我姓徐名良，字世长，山西人氏，御前带刀四品护卫。”相公一听，连忙亲解其缚，说：“我提个人你可认识？”徐良问：“但不知是谁？”那相公说：“姓蒋名平字泽长，外号人称翻江鼠。”徐良说：“那就是蒋四叔。”那人道：“原来是老贤

侄。”徐良说：“你就是大叔了，不知大叔贵姓？”那人说：“我姓苗叫苗正旺，匪号人称玉面小神龙。”徐良说：“你老人家当初在高家堰治水拿吴泽的那位大叔么？”苗正旺说：“正是。”徐良说：“你老人家因何在此处居住，是什么缘故？”苗正旺说：“皆因救了公孙先生，拿吴泽，是我天伦怕大人奏事，万岁封官，我们急急隐遁了。我有个当族，在朝天岭后山苗家镇居住，是我叔叔。皆因我有一个二叔，他入了绿林，我们就搬在此处，叫避贤庄，不料我天伦就死在此处。不料贤侄到此，千万恕我不知之罪。但不知贤侄到此因为何故？”徐良就把开封府丢印，到此找天伦。朝天岭造反，追下也云雕的话说了一遍。苗正旺说：“原来还有这么件事情，皆因我住在荒村之内，一概不知。贤侄请在这里住着，我自自有道理。”徐良说：“我展大叔、蒋大叔在三千户还等着我呢，我不回去，他们放心不下。”苗正旺说：“无妨，我自派人与他们送信。”徐良无奈，只得住在他家内。

苗相公预备酒饭，待承山西雁。徐良是酒点不闻，自可就是用饭。用饭之时，苗相公叫家人：“别缺了那个人的饮食。”与徐良谈了半夜的光景，问徐良所学所练，山西雁就对着苗正旺，把自己所学的一一说了一回。苗正旺说：“我要在贤侄身上学习一宗暗器，不知贤侄肯传不肯传？”徐良说：“大叔，只要我所能的，任其所学。”苗正旺说：“你把紧臂低头花装弩教给与。”徐良点头应允。每日晚间交给与他，白昼也有在家的时节，也有不在家之时，这天早早的用饭，说：“贤侄，我带你瞧瞧热闹去，该你成功之日了。”徐良纳闷，就跟着他，带了自己东西，出门到了河沿。苗正旺用手一招，自来一只小船，二人上去，摇摇摆摆，未出山圈，就听见咕咚咚连声大炮。徐良问苗正

旺,就把今日对敌话言细细说了一遍。徐良此时恨不能肋生双翅,飞到那里才好。绕了半天,方才绕到马尾江。徐良说:“苗大叔,我在水里打仗可不行。”苗正旺说:“水中打仗非得跳过船去,这只船跳在那只船,那只船跳在这只船上才行。似你这身体伶便,水中打仗极其容易。”这句话把徐良提醒。

迎面就看见王纪祖连赢了四阵,他一纵身蹿过王纪祖这只船上。王纪祖用三股叉对着他一抖,徐良用大环刀往上一迎,呛的一声把叉削为两段。王纪祖吓的胆裂魂飞,将要往别的船上一蹿,忽见水中纵上一个人来。徐良一看并不认得,有二十馀岁,黄白脸面,细目长眉,一身水衣,手中拿定单拐。正在王纪祖往那船上一蹿,那人手执单拐打去,当的一声,正打中王纪祖磕膝盖以下,贼人噗咚落水。原来蒋四爷此时正在水中,杀了那边喽兵无数,忽见西边来了一人,并不认得,乱杀朝天岭之人。穿着一身水衣,尿包蒙头,一只手拿定单拐,一只手拿定一个铁锥,也有拐打的,也有锥扎的,死的人不计其数,又拿了王纪祖。王纪先见兄弟落水,对徐良就是一槊,徐良用刀一迎,将槊头削落。白芸生蹿到纪先的船上,砍了一刀,槊杆一迎,芸生撒手扔刀,一抬腿踢在王纪先手上,扔槊,二人揪扭。纪先力大,把芸生举起来往船上一摔,死尸栽倒。

要问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破朝天岭事人人欢喜 报陷空岛信个个伤悲

且说王纪先力大，白芸生力微，半截槊磕飞刀，芸生踢飞他的槊，二人揪扭，把芸生举起来了。扭项一看，就见山上烈焰飞腾，山上四十里路烟云滚滚，黑雾迷漫。王纪先一看断了他的归路，暗暗叫苦。说的时迟，那时可快，就在举着芸生一怔的光景，徐良就发了三只暗器，俱都碰回。用力一摔芸生，就红光进现，死尸摔倒于船板。列位听明，可不是芸生废命，是王纪先死了。皆因是把芸生举起来，赶紧就摔，芸生也没有缓手之工；微一怔，大爷急中生巧，一回手，右边肋下还掖着一口小宝剑哪！抽出鱼肠剑来，对着王纪先胸腔之上扎将进去。王纪先死尸栽倒船板，人死焉能还举着人哪！芸生用了个鲤鱼打挺，蹿在船板。徐良往那只船上就叫。寨主一死，这只船上的喽兵全跳入水内。依着芸生，把徐良叫在这边船上。徐良说：“那只船大没人摇。”芸生才蹿在这只船上。此时就剩下一个乜云鹏，他又换了一十三节鞭，一瞧势头不好，有用之人尽行死去，净剩下些喽兵；又见后寨火光冲天，明知事败，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欲要逃走，焉得能够。迎面正遇见艾虎摇着船，卢珍、刘士杰、

马龙、张豹、乔彬，船上扔着臧能。乔彬一纵身就撞在乜云鹏船上，乜云鹏一抡十三节鞭，噗咚坠落水中去了。艾虎说：“不好，救人。”早有胡列在水中把他一驮，救往君山后船去了。艾虎将把船一靠，乜云鹏一抡十三节鞭，艾虎七宝刀呛的一声削去了三节。这十三节鞭长共有一丈三尺，削去三节，还有一丈。又一抡鞭，那船一歪，连船带人全都翻入水中。

原来下面蒋爷带着胡小记、蒋熊、侯建、谢勇全在水内，净等着扛船。蒋爷见净剩了乜云鹏这只船，大家全在一边，往起一扛，自来那船一翻，在水中把乜云鹏捉住，然后大众俱都蹿上船来。蒋爷为的是开发那些喽兵的活命，说：“所有朝天岭的喽兵听真，你家寨主俱已被捉，也有废命的，你们要知时务者，弃暗投明，保你们一条生路。倘若痴迷不醒，那时悔之晚矣。”众喽兵闻听此言，全都愿意，就跪在船上，抛弃兵刃，哀告求饶。蒋爷收服了朝天岭那些喽兵，然后钟雄鸣金收兵。众人兵合一处，将到一家，一查点，君山所有死去五六十人；带着重伤的，也有三十余人，俱在后船调养。徐良过来见礼，所有水内拿住人的俱来报功。蒋爷问徐良：“你上那里去了？”徐良把始末根由细说了一遍。蒋爷问：“你苗大叔现在那里？”徐良说：“方才就在一只小船之上，如今也不知去向。”徐良猛一抬头，说：“来了。苗大叔，你老人家快来罢，我四叔正要请你哪！”说话之间，苗正旺一笑，说：“徐良，你枉聪明了。你看那朝天岭的寨主，刀枪砍在身上不怕，身边必有宝物在里面套着，还不取去哪！”徐良这才醒悟，立时驾一只小舟追赶过去。

到朝天岭那只大船上一找，王纪先尸首踪迹不见。那船上就有两个喽兵，一问你们寨主的尸首那里去了，喽兵说：“方才

有一个人把他扛下船去，那不是在那剥衣裳哪！”徐良赶紧奔到小船上，叫他们撑到南岸，下船奔至王纪先那里，再看他的里边衣服，踪迹不见。心中一着急，就见那人肩头上背着东西，飞也相似直走，就见一个后影儿，穿着一身烂破的衣裳，身量不大甚高，一直扑奔正南。徐良撒腿就追，就是追他不上，一拐山湾，踪迹不见，徐良垂头丧气回来。

此时蒋爷把苗正旺让在船上，大家见礼，问了这几年的光景，一一全都诉说一遍。蒋爷一听苗九锡已然故去，叹惜了半天。苗正旺问：“四哥，方才水中那一个使拐的您可认识他是何人？”蒋爷说：“不知。”又问：“你们那开封府的印可得在手中？”蒋爷把没得的言语说了一遍。正旺哈哈一笑说：“可惜你这翻江鼠哇！如今你们把朝天岭一烧，这印就说在那里也不去找？”蒋爷闻听这话内有因，说：“必然是你们许知道，不然绝不能这们问我。”正旺一笑，叫自己的家人去请。不多一时，驾一小船，来了二位，一个是沈明杰，还有那个使拐的，身后还有李珍、阮成，四人一同进来，见了蒋四爷。此时阎正芳、徐庆等也带了一千人前来道喜，全与苗正旺一见。蒋爷说：“这位不用见，我们认识，姓沈，叫沈明杰，是与不是？”苗正旺说：“正是，外号人称笑面郎君。这位姓吕，叫吕仁杰，外号叫抄水雁子，是我的徒弟。此人是徐三爷相好的上清宫吕道爷的侄子。”见了一一全都行礼。沈明杰把开封府的印献给蒋四爷，吕仁杰拿着王纪祖。蒋爷问他们送印的来历。沈明杰说：“我与吕贤弟我们哥两个，俱在朝天岭教廖习文的武艺，暗器是我教，水性是我吕贤弟教，我们就在山中住着，故此我们上山容易。你老人家进去，我就看见了，我从后窗户钻进去，先就把开封府的印拿起

来，我藏在桌子底下去了。你从前面进来，把臧能的印拿去，故此你老人家不知是我拿去的。”苗正旺又问：“他怎么不来？”明杰说：“他不来吗？”苗正旺说：“找他去，他不来不行。”蒋爷说：“又是谁？真隐着高人哪！”正旺说：“他算是我个师弟。”去不多时，把这个人找来，倒有认识的，此人就是焦文俊，是神行无影谷云飞的徒弟。

前文已经表过，由尼姑庵救了他妹子玉姐，第二天与他师父会在一处。依着他，要把尼姑庵杀个干干净净。他师父不教，故此雇了驮轿车辆，连他老娘与妹子，谷云飞同着找苗正旺来了。将他们安置这里，谷云飞离了避贤庄，谁也不知道他准往那里去了。如今他妹子又许了吕仁杰，他带着他老娘，就在吕仁杰同院居住。有苗正旺几个人一商议，就知道朝天岭是一个国家大患，不定那时必有人前来抄山，他们就作为内应。君山与蒋爷一到，吕、沈二位他们里边就得着信了，把徐良安置在苗正旺家内，他们大家议论主意，盗印的盗印，救人的救人，把李珍、阮成两个人又单安置在沈明杰家里，也不教他们出来，等初五日这才带着他们彼此众人相会。焦文俊也是蒋四爷带着他全都见礼。徐良说：“苗大叔，有个人剥脱王纪先的衣服飞跑，我也赶不上，不知那个人是谁？”焦文俊在旁说：“那就是我师父。”徐良说：“这就是了。不知山贼里面套着什么宝物？”苗正旺说：“他身上里边套着一副獠牙铠，你若先前过去，也就得到你的手中了，如今后悔也是晚了。”这谷云飞本是瞧徒弟来了，可巧遇见这边打仗，自己看看，如若这边不能胜他人，好拔刀相助。见这边已然得了胜，他看王纪先不是金钟罩，身边必有宝物护体，无心中得了这副獠牙铠。自古至今的宝物事情

出现，一物必有一制，专诸刺僚之时，就是鱼肠剑刺透獠铠。谷云飞得铠不提。

单说钟雄得来的船只东西物件，就是山中物件一丝不能到手，全被火中烧化。钟雄犒赏三军，待承大众酒饭。艾虎又把后山拿住金仙连王玉，玉仙废命的话，学说了一遍。大众一听，很觉欢喜。就教钟雄暂行奔潼关，听旨意升赏。把所有拿住的众人，择日回京之时，俱都带往京都，听旨意发落。等到第四日，有苗家镇十几个猪户，搭着金仙、王玉，见蒋大人、展大人，前来回话。蒋爷把两个人留下，重赏猎户。猎户回去，又有潼关总镇知道这个信息，带领四员偏将兵丁等前来，到了船上，与大众见礼。问了大众破山之事，蒋爷一一学说了一遍。总镇一听，连连点头夸奖，也就在这里待承酒饭。又与蒋爷说：“王爷不久的就要到了潼关，大众要走，必须给我们留下些人才好。”蒋、展二位一议论，既要留下，总要能打仗才好。正在未能定准留下谁人在此，忽然喽兵进来报说：“四大人，外面有陷空岛之人叫焦虎，求见大人。”蒋爷说：“叫他进来。”焦虎随命而入，见了卢珍跪倒，说：“公子爷，大事不好了。咱们陷空岛教一伙贼人占了，老爷一腔热血都吐出来了，到如今不知生死。”卢珍一听，噗咚一声栽倒在地。

要问陷空岛怎样丢失，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一回

卢员外陷空岛交手 展小霞五义厅施威

且说焦虎报信，陷空岛丢失。皆因白菊花由南阳府与张鼎臣、纪小泉同奔姚家寨。在半路纪小泉一人私自单走，这二人也没找他，就奔了姚家寨。这天正是姚武的生日，大家与姚武拜寿。白菊花到，同着张鼎臣与群贼见礼，然后到里面见他姐姐，复至外面大家落座。姚家弟兄打听他的事故，白菊花就把他怎么教人家追的望影而逃的话，一一诉说了一遍，又提徐良是怎样的利害。姚武说：“不妨，他们要是陷空岛人氏，咱们正好报仇。”白菊花问：“怎样报法？”姚武说：“咱们家中有一个从人，是陷空岛的，他说那里地方宽阔，里面净积粮十年吃不清楚。趁此时节那里无人，正好前去抢岛。”白菊花问：“此人是谁？”姚武说：“此人姓韩，叫路忠，皆因与陷空岛有仇，如今在咱们家里。他给出了一个主意，教咱们抢陷空岛，胜似苗家寨。”白菊花说：“把这人叫来，我问问实与不实。”不多一时，韩路忠到。白菊花一见，生的是瘦小枯干，青白面皮，兔头蛇眼，鼠耳鹰腮。白菊花一问，他就将怎么宽阔，里面积粮，足有十年吃用的；三面是水，一面是山，里面各处都有埋伏，总有万马千

军，不能攻破此山的话说了一遍。白菊花一听此言，说：“这可是活该，如今徐良与绿林作对，非报此仇。”

过完了生日，就打点包裹行囊，预备驮轿车辆马匹，粗重物件一概不要。正要起身，忽见报将进来说：“晏舅爷，外边有人找。”白菊花出去一看，是火判官周龙、玉面判官周凯、张大连、皮虎、黄荣江、黄荣海、赫连齐、王刚、柳飞熊、陈振、秦业、常二怔、胡仁、房书安，白菊花见群贼，大家行礼，往里一让，见黑面判官姚文、花面判官姚武。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众人相见。姚文问：“众位弟兄，从何处而至？”周龙就把上南阳府打擂，遇见徐良，立劈王兴祖，拿住东方亮，打死东方清，细述了一遍。姚文说：“你们来的正好，这徐良莫不是陷空岛徐庆之子么？”周龙说：“正是。”姚文就把要抢陷空岛的话，告诉大众一遍。众人一听，齐都欢喜，愿意前去助一臂之力，齐说：“大哥要把这事办好，可算给咱们众绿林报过仇来了。”姚文说：“这仇是准报了。事不宜迟，咱们这就起身。”按人数把马匹全都备好，又将各人的兵刃扎拴在马上。活该陷空岛有此一步大难。一个个乘跨坐骑，把大门倒锁。

一路之上，晓行夜宿。张大连的主意路上要有人盘查，就说由京都回家。可巧一路之上，并无人盘问。这日正到松江府，找了一个镇店先住下打尖。耗到掌灯的光景，韩路忠先去探信，教他们在店中等候。过了虬龙桥，看了看那边就有三只船，上面俱都点定灯火，也有男，也有女。韩路忠暗暗欢喜，转身回来，直奔店中。众人一问探的事情如何，韩路忠说：“这才是相巧的机会，我到虬龙桥看，常行就有四五十只船那里靠着，今有三只船，咱们光将这船抢过来，大家上船，再奔陷空岛那就

省事了。”众人一听皆都欢喜，说：“可有一件，咱们这车辆马匹还能上船么？”韩路忠说：“那车辆马匹就一概不要了，告诉店家，假说探望亲戚家去。”饭钱店钱俱已给清楚，后又上了车辆，直奔虬龙桥而来。

仍是那三只船，先告诉女眷们不可下车。白菊花、火判官周龙、周凯三个人把刀亮出来，一跺身，蹭蹭蹭往船上一蹿。可巧船后边有个拉屎的，那人正在那走动，忽见影绰绰来了一伙人，蹿上船来，吓的他噗哧扎入水中去了。船上连男带女一齐问道：“是什么人上船？”连问数次，这里并不答言，直奔船舱，在外面站定。出来一人杀一个，出来二人杀一双，展眼之间，喊叉喀叉一阵乱杀，噼咚噗咚，全都扔下河去。可怜那老叟顽童，中年汉，少妇长女，食乳的孩儿，尽都结果了性命。把船上之人尽皆杀死，叫韩路忠把女眷全都接下车来，车内的东西全都搬在船上，车辆马匹任其自己去罢。然后大家上船，直奔陷空岛。不多一时，至岛下船，把东西叫韩路忠与家人等拿着，大众一齐过去。过了通天玉玃，韩路忠告诉众人不可错定，找玉玃的白点而行。至卢家庄，到卢方门首，有韩路忠带领，众人直奔五义厅。有打更的看见一问是谁，这就亮兵刃杀人。这一杀更夫可就乱了，那锣当当的一阵乱响，又乱杀那些更夫，那更夫又一乱嚷乱蹿，犹如惊天动地一般，暂且不表。

且说卢方辞官不做，在家中纳福，先是在紫竹院与老夫人一处安歇，如今有了儿妇，有些不便，挪在五义厅安歇。这日夜得一梦，梦见白五老爷由外面进来，告诉此处不可居住。问因为何故，白玉堂说：“你疾速挪出此地，如若不挪，有大祸临身。”又问到是怎么件事情，白玉堂说：“你来看。”忽然间，见那

座五义厅倒塌下来。卢方惊醒，乃是南柯一梦，吓了一身冷汗。这日吃完晚饭，到安人屋中告诉这段情由。行至院中，一声痰嗽，婆子说：“员外到。”安人吩咐请。卢方进屋落座，安人问：“老爷可曾用过饭了？”卢方说：“饭倒是吃过。昨日晚间，夜得一梦，大大不祥。”安人问：“所得何梦，这等惊慌。”卢方把梦中言语细说了一回，安人说：“梦是心头想，你是思念五弟，方有此梦。”卢方说：“不然。五弟死后，他谁也没给托梦，他与我托过一梦，已然应验。他叫我早离陷空岛，方免大祸临身。”安人说：“如今又不作官，有什么大祸呢？”卢方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再说我这几日肉跳心惊，不知为了何事。”

正在说话之间，忽听外面锣声乱响，说声：“不好，你可曾听见？”安人说：“必是那里失火。”卢方说：“这不是失火的声音，这是四面八方一齐响亮，怎么是失火呢？”夫人一听，果然不错，叫婆子出去看看。将一出来，正碰见焦虎，问员外现在那里。婆子说：“现在屋中，有什么事情？”焦虎说：“没有工夫告诉你。”急跑至屋内，见了员外说：“大事不好了，不知那里来了些群贼，把五义厅占了。”卢方一闻此言，吓了个胆裂魂飞，幸而好卢方衣服靴子兵刃全在紫竹院安放着呢，立刻教安人开箱子拿靴子。安人先就吓的魂不附体，如何拿得上来。倒是婆子把箱子打开，拿出靴子来。卢方先把长大衣服一脱，用抄包将腰扎住，脱去厚底云履鞋，穿上靴子，由墙壁上把刀摘下来，抽出鞘外。止不住眼泪往下直流，说：“我这一辈子，打算用不着你了，替我出了多少力，到如今，想不到还得用你。”焦虎在前，卢方在后，一回头告诉婆子，请少奶奶预备兵器，与贼人交手。婆子答应，往后就跑。卢方问：“贼从什么地方进来的？”焦

虎说：“由前边来的。”卢方又问：“他们怎么进的通天玉玃？”焦虎说：“不知。大概总有咱们陷空岛里头的奸细，要是没有里面之人，万也到不了五义厅。”由月样门往五义厅前一跑，就见里边有男有女，把更夫杀的可怜。只有一件好，群贼不往别处去。都是韩路忠说的，离五义厅两箭多远，东西南北就不晓得有什么埋伏了，故此群寇谁也不敢离了五义厅这个地方。

此时卢方一到，说：“你这一伙强寇，该死的奴才，从何处而来？”卢方将往上一蹿，迎面就是黑面判官姚文，手中一条铁棍。卢方将一摆刀，从背后蹿出一人，说：“老员外且慢动手，待我拿他。”卢方一看是焦得良，乃是焦虎的大儿子，二儿子叫焦得善。此人手提一条花枪，往上就扎。被姚文单手用棍往外一磕，当啷一声，一翻手，叭叉一棍，焦得良闪躲不及，死于非命。这焦姓原是卢方家中的义仆，焦能是老家人，有个儿子名叫焦虎。焦能临终之时，焦虎带着两个儿子大哭。焦能说：“不用哭我，咱们家几辈全是受卢姓的厚恩，连员外小的时节，都是我把他抱起来的，不然怎么管着我叫焦大哥呢。我嘱咐你们一句遗言：好好在员外身上尽心，我虽死如生。”果然老家人死后，卢方把他埋在卢爷的坟茔之旁，上坟就与他烧些钱纸。如今出了这样之事。焦得良一死，焦得善就要上去，破口大骂说：“好贼人，你们是那里来的？”卢方把他一把揪住，见他是个小孩子，如何能是贼人对手。卢方往上一蹿，摆刀就剁。姚文也打算单手用棍一抡，磕飞这口利刃，焉得能够。卢方把刀一抽，姚文一反手，要砸卢爷。卢方一低头，跟进去用刀就刺。姚文用棍一撩，当的一声，震的卢方虎口疼痛。老英雄将心一横，把死扔于肚皮之外，这口刀上下翻飞。众贼一见，怕姚文不是他的

对手，姚武、周龙、周凯、张大连、白菊花，众人陆续着上去，把卢方一围。卢方并不惧怕，也不力乏，东挡西遮，观前顾后，一个人与大家交手。也亏得焦虎与得善父子两个，在卢方一左一右保住了，卢方这才不能受伤。累的汗流浹背，喘吁不止。暗暗心中忖度，怎么少奶奶还不出来？

皆因小霞在后院，忽听一阵锣鸣，叫婆子出去打听。不多一时，有前边婆子慌慌张张进来说：“少奶奶，大事不好了。五义厅教贼人占了，员外爷出去与贼人交手，吩咐也教少奶奶前去助战。”小霞一闻此言，带领四个丫环，金花、银花、铜花、铁花，俱都换了利落衣襟，短打扮，各带袖箭。这些人无事之时，全跟着少奶奶学会的袖箭，也有打的准的，也有打不准的。找了一个胖大的婆子，把安人背起来，用大抄包将安人臀部兜住。这婆子也拿了一口单刀。众人从里面往外一闯，来至五义厅前，叭叭叭一阵袖箭，打的群寇晕头转脑，自来就闪开一条道路。焦虎拉着卢方往外就跑，到了通天玉玃，卢方一回头，见群贼又把少奶奶围住，卢方一急，一张口哇的一声，把一腔热血全都倒将出来。眼前一阵发黑，往前一栽，被焦家父子一搀，卢方就觉渺渺茫茫，二目往上一翻，浑身冰冷。

要问卢方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二回 焦虎自己奔潼关送信 蒋平派人到各处请人

且说展小霞将一露面，这一阵袖箭，把贼人打的东西乱躲，卢方这才出来。复又见贼往上一围，心中一急躁，把一腔热血倒将出来，眼前一黑，吸呼栽倒，被焦家父子搀住。卢方此时人事不省，撒手扔刀。焦虎把卢方背将起来，焦得善捡刀，过了通天玉狻，展小霞也就随后跟来。群贼那里肯舍，紧紧的一追，就有生坏心的，要把小霞劫住。那婆子背着老太太在先走，少奶奶在后，走通天玉狻，焦得善告诉他们脚找白点方能过去。群贼仍然追赶，也就过了通天玉狻。前面焦虎背着卢方正走，迎面碰见丁大爷、丁二爷带领四五十人前来。

因何得知？皆因是船上拉屎之人掉在水中，在水内远远望见群贼在船上杀人，又奔陷空岛去了。这个人会水，他上墨花村与丁兆兰、丁兆蕙送信。丁家弟兄带领众人，撑船过芦苇荡，到陷空岛弃舟登岸，遇见焦虎。一见卢方净剩吸呼之气，教焦虎先背上墨花村去。又见小霞，也教他们上墨花村去。丁家弟兄把群贼挡住，用湛卢剑乱削贼人的兵刃，群贼败走。丁家弟兄率领众人，追至通天玉狻那里，韩路忠教揭翻板，他们就过

不来了，群贼过去，叮当乱一揭翻板，丁家弟兄无奈，自可回去。忽见从山窟窿里钻出一个人来，见了丁家弟兄双膝跪倒。这二人一瞧是费七，说：“你作什么来了？”那人言道：“我家四老爷现在潼关，速去找来，可以治这个贼寇。我等在里头，以为内应。是我家逃走家人叫韩路忠把他们带来的，并不知这伙贼的名姓。”丁家弟兄二人一听，说：“同我们上船罢。”回奔墨花村，进书房，把卢方搭在软榻之上，焦虎净是啼哭。丁兆蕙遂写了一封书信，叫焦虎上潼关请蒋平去。

焦虎拿着书信，到潼关说明来历，过了潼关到马尾江，蒋平把他叫将进来，问明情由。卢珍听见，先就死过去了，大家把他趺过来，众人放声大哭。展熊飞在旁劝解说：“蒋四哥，咱们大家回去，设法往回里夺就是了。”蒋平说：“你焉知晓，此岛失之易，得之难。”此时徐庆仍是抽抽搭搭的啼哭，蒋平说：“三哥，此时哭会子也是无益，把陷空岛夺回来才对得起大哥呢。”蒋平教南侠、徐良、于义三位先奔京都，拿着开封府的印，回京见包公禀明此事。教艾虎上卧虎沟请沙龙去。把拿住的这一干贼人，交在潼关好好的看守，听候旨意，千万多加小心，也别断了他们的饮食，可也别教他的馀党抢回去。君山之人就在此处驻扎。所带之人徐庆、胡小记、胡列、邓彪、李珍、阮成、史云、吕仁杰，把徒弟鲁世杰留在这里，他与于奢、韩天锦对劲，教于奢熟习他那八手锤，浑人对浑人倒好学练。馀者众人，都在这里守护潼关。卢珍不必说总要回去的，白芸生也要跟着一路前往。展熊飞问道：“蒋四哥，韩路忠与陷空岛有什么仇恨？”蒋平说：“这个人他盗陷空岛的东西，我把他打了一顿，他才行出这样事来。”展南侠说：“务必先把这厮拿住，碎剐万剐方消心头

之恨。”蒋平说：“要拿先是拿他。”书不重叙。大众起身，君山的人仍回潼关防守，船只湾在红江口。

单提蒋平带领众人，直奔墨花村而来。晓行夜住，那日到了墨花村，有人报将进去，丁家弟兄迎接出来，大家见礼。蒋平先打听卢方病的生死轻重，现时请医调治，不至有性命之忧，众人这才放心。到里面书房，见卢方沉沉昏昏，蒋平心中一惨，徐庆放声大哭，卢珍哭的死去活来。卢方在软榻之上微睁二目，见着蒋平，十分欢喜。蒋平过去说：“大哥不要忧心，好好保养精神，有我等在此，准能结果贼人的性命，把咱们陷空岛夺将回来。难道说这你还不放心么？”卢方点了点头，再问也就不说话，把眼睛一闭。徐庆过去说：“你可别死呀，你要死，咱们两个人一同死。”卢方并不答言。卢珍跪在那里，一味的净哭。蒋平拦他说：“你只是哭，教你天伦听着不好受，想主意报仇就是了。”卢珍这才止住眼泪。一问陷空岛，连一点别的音信全无。又等了几天，北侠到，同定黑妖狐智化、云中鹤魏真。原来是智化出家之后，同着魏真瞧看北侠去了，正在大相国寺那里，听见这个凶信，连魏道爷一并赶来。进门先看卢方，一见卢方昏迷不醒，心如刀割一般。素日的弟兄，不想一旦之间竟成这般光景。卢方微微睁了睁眼睛。蒋平说：“倒不必与他说话了，他心中难受。”

把大众让至厅房，北侠、智化打听，丁兆蕙把此事细说了一遍。又问蒋平的事情，蒋平把潼关的事情也就说了一回。智化说：“我自从出家之后，在庙中外面的什么也听不见。”后来议论破岛之事，蒋平说：“教我三哥前边引路。”徐庆说：“我知道的那道路谁也不知，到后山奔子午窟，这如今可用着了，就

是有些难走的地方。”智化说：“也不论好走不好走，只要有认的道路人就好办了。”徐庆说：“打算多咱可去破贼人？”蒋平说：“咱们再等等人，现时人还不够哪！”果然沙老员外到了，同着孟凯、焦赤，带着秋葵、凤仙、甘兰娘儿、甘妈妈，女眷全让在后面去。老员外一见卢方，泪如雨下，蒋平劝解半天，也至上房屋中一同落座。本打算第二天前去破岛，有晌午光景，有南侠、于义、徐良从外面进来，同着一个黑面的和尚，大家全都一怔。见那人身高九尺，背阔三停，面如锅底，类若北侠一般。南侠先给一见：“这就是冯老爷的叔丈，号为生铁佛。”与大众一一相见。蒋平先问开封府的事情，展熊飞就把印信呈与包公；剿灭朝天岭的事情，拿住王爷手下的前站二贼；新来拔刀相助之人，所有大众与君山立功的花名，包公全都写入摺本，次日奏闻万岁。天子降旨，所拿一千人犯，俱都在潼关正法；所有众人，仍在潼关驻扎，等拿获王爷之后，另加升赏。丢陷空岛的事可没奏事。包相爷格外给了一套文书，准其在松江府调兵：“韩章一听见这个事情，一定要来，哭的死过去好几次。我没让他来，开封府无人保护包公，就剩邢家弟兄如何行哪？好容易把他拦住。”蒋平说：“很好，你们来的正巧，我们打算今日晚间前去夺岛。”

展爷说：“四哥，多等个一半天再去。”蒋平问什么事情，展熊飞说：“我的贱内他听见此事，也一定要来，并且有冯渊未过门的妻子尹小姐，也在我们家中住着呢。皆因是生铁佛与他姐姐带着他甥女入都，完其姻事，不料冯渊出差，就找在我家中去了。一提却不是外人，就在我家中住下。这位尹小姐听见此事，愿前来拔刀相助，帮着咱们拿贼，他们明日准到。”蒋平说：

“可以使得。”南侠说：“我先看看卢大哥去。”蒋平同着到屋中见了卢方，卢方睁眼看了看南侠，蒋平说：“大哥，展护卫帮着夺岛来了。”卢方点了点头，并不多言。展熊飞就知道必是心中难受，转身也就出来。到了外面，家人进来报：沈爷到。沈中元从外面进来，大家见礼。蒋平问沈中元从何而至？沈中元说：“我要上三教寺见欧阳哥哥，还没到三教寺去呢，我先到大相国寺，才知这里事情，我由大相国寺而来。我先看看老哥哥去罢。”蒋平说：“这事可真凑巧，也没想着你到。”沈中元到屋中看了看卢爷，瞧着也是心中十分难过，叫了半天，卢方连眼也没睁。沈中元也打听了一回，蒋平对他一一学说了一遍。

到了次日，展太太到。女眷们一听，丁大奶奶、丁二奶奶迎接出去，姑奶奶到家，焉有不迎接之理。连着尹青莲俱都迎接进来，全有展太太给一一见过，女眷全都入后院去。忽见有一个人从外边跑将进来，放声大哭，说：“老员外爷现在那屋里呢？”蒋平说：“你别哭了，他才睡着，有人一哭，他心中忙乱。”来者就是费七，见着大众，磕了一路头。蒋平问：“陷空岛里的事情你可知道？”费七说：“里面的事情我无一不知，我特意前来送信。”蒋平说：“我们今天晚间就要去破岛。”费七说：“不可，后天是姚文的生日，他们相中了一个地方，在玲珑岛的底下，绿荫别墅那里，大家全与他贺寿。要是进去，就可以把他们堵在那里，一个也不能跑。”蒋平说：“你先回去，大员外死不了，你只管放心罢。”费七说：“你们老爷们二更天足可以进去了罢？”蒋平说：“二更天准到。”费七说：“是打前山去，是从后山进去？”蒋平说：“一半前山，一半后山。”费七说：“我把前山通天玉狻的翻板放好了，后山独木桥他们可是撤了，不能现

安。”蒋平说：“你回去罢，那就不用你管了。”费七回去不提。

到了后天，大家吃完了晚饭，徐庆等全换上夜行衣，带上兵器。徐庆、白芸生、艾虎、卢珍、智化、徐良、魏真这些人，从后山而入。馥者众人，全是二官人预备船只，大家上船。女眷们拾掇利落，上了后边那只船上。前船由芦苇荡过去，行至陷空岛靠船，和尚生铁佛、丁家弟兄的家人，连男带女足有一百余人，陆续上山。过了通天玉玃，穿过五义厅，直奔绿荫别墅。徐庆等从子午窟出来，大家全会在一处。到了绿荫别墅，众人一齐嚷：“拿贼。”里边正是姚文、姚武、白菊花等，带姚文的妻子晏赛花、姚武之妻子、丫鬟婆子，俱在那里欢呼畅饮。忽听外面一乱，房书安说：“不好了！”大家脱衣服，抄家伙。你道他这里作生日，家伙怎么现成？皆因有张大连说：“咱们可得防范，别乐极生悲，总得预备兵器方好，昼夜不可离身，以防不测。”故此他们才预备兵刃。此时听见一乱，这才抄家伙。众人出来，见迎面就是两个僧人，一黑一紫，一个拿着一根铁棍，一个拿着一根禅杖。姚文、姚武往上一拥，两根棍并举。姚文奔到，用棍对北侠就打，北侠用平生之力，对姚文横着一磕，姚文擎受不住，先撒一只手，那手也拿不住了，横着丢将出去多远。不料沈中元往前一跑，那棍正打在沈中元太阳穴上，沈中元呜呼哀哉，归阴去了。皆因这人弃暗投明，心地不准，盗大人之过，故此他先死了。后面人全都一怔，还没结果贼人，先损了自己一人。北侠一气，一回手，叭的一声，就把姚文砸死。姚武与生铁佛二棍一碰，叭的一声，震的姚武虎口生痛，三五个回合，被生铁佛结果了性命。周龙被徐庆一刀杀死。周凯用刀一砍吕明杰，他用左手拐一迎，右手的铁锥噗哧一声，正扎在他的左

眼，回手一刀，结果性命。白菊花一见势头，回身就跑，小英雄往下一追。

要问淫贼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三回

众英雄复夺陷空岛 白菊花被杀风雨滩

且说白菊花一跑，众贼无心动手。三尺短命丁也要逃命，教于义一镖正中太阳穴，立时丧命。王刚、柳飞熊过来一围北侠，三五个回合，先打死一个，后打死一个。陈振、秦业二人围住刘万通，被他未战数合，俱在棍下废命。常二怔过来动手，教魏真一宝剑劈为两半。胡仁死在智化之手。张大连被蒋平一刺扎在嗓上，结果了性命。黄荣江、黄荣海教展熊飞用宝剑先削了他们的兵刃，然后结果了性命。房书安被邓彪、胡列两个人围住，不能取胜，房书安撒腿就跑上了山顶，将要往后山跑，迎面撞着徐庆，一看这个没鼻子之人，气往上冲，一抬腿把房书安踢倒，咕噜咕噜滚在半山腰中，可巧有个大山窟窿，噗咚一声坠落下去，大概也就死在里头了。柳旺的刀被丁兆蕙用宝剑削为两段，丁兆兰过来一刀，结果了性命。赫连齐刚要跑，被卢珍在后面追上，一刀结果了性命。晏赛花手中一对铁蒺藜，迎面遇见秋葵，用浑铁棍一砸，当啷一声。两人正在酣战，紧接着又上去几个人，是展太太、展小霞、兰娘儿、凤仙、尹青莲，众人往上一围。还有姚武的妻子，使一对绣绒刀，大家乱杀一阵。

战够多时，尹青莲一镖，就先把姚武的妻子打死。然后众人战晏赛花。晏赛花十分骁勇，难以取胜，展小霞乘其不备，将手一扬，一枝袖箭正打在晏赛花咽喉之上，噗咚栽倒。此时大家正在气忿之际，遇见就杀，碰着就砍。又听得呛啷一阵锣鸣，不少人举着灯球火把，拿着长短家伙，原来是费七、费八、陶五、陶六，带领陷空岛众人，早把韩路忠拿住，捆绑在那里，并没杀他。大众往上一围，净杀的是姚家寨之人，连男带女，丫头婆子，一个没剩，杀了个干干净净。真是尸横满地，血染山石。

且说白菊花舍命的一跑，后面这些人那里肯容他逃跑。跑到前面，一片是水，其名风雨滩。白菊花心中想道：他们全不会水，不如跳入水中暂避一时，倘若不行，就死在水内。徐良说：“好乌八的，又下水去了。”艾虎赶到，将往水内一蹿，教徐良揪住，说：“你的水性焉能行呢，咱们在这里等人罢。”果然陆续全到，李珍、阮成、吕仁杰、北侠等也都到了。徐良嚷叫：“谁能会水，下去拿人。”吕仁杰先扎入水中，李珍、阮成随后也跳入水中。蒋平也到了，吕仁杰赶到白菊花面前，用刀就砍。在水中砍人最难，往上一蹿，使了个踩水法，上面露出身子来。白菊花用刀一砍，吕仁杰用左手拐一架，右手就是一钢锥，将他左眼扎瞎。白菊花“哎哟”一声，紧跟着又是一钢锥，把白菊花右眼扎瞎，复用拐正好在右手之上。白菊花本打算自杀身死，被拐一打，撒手丢刀。阮成、李珍两人过来把他二臂一拧，拉上岸来，众人乱刀一剁。也是他一世到处采花，也不知伤了多少少妇良女，报应循环。将他剁完之后，天光也就快亮，派人前去到墨花村送信。水内人上来，换了衣服。

蒋平派人告诉卢方，卢方听说，心中大喜，病体类若好了

一般。众人将他搭回陷空岛，自己要与大众行礼道劳。蒋平把他拦住，说：“众人也不能在此久待，所有杀死之人，全抛弃在山涧之内；活捉的韩路忠，当着卢方面前，凌迟处死，尸首也扔在山涧之内。把沈中元尸首用棺木盛殓，等甘妈妈走的时节，教甘妈妈带回。蒋平与众人俱要告辞，卢方不教走：“所以等着我的病体痊愈，你们大家再走就是。”蒋平没走，北侠告辞回庙，云中鹤、智化、刘万通也要起身。忽然间潼关信到，宁夏国襄阳王到了潼关，扎营下寨，特来报信。蒋平说：“这可不能不走了。”所有之人全都奔潼关。卢方也不能拦阻了，大家告辞。

非止一日，到了潼关，原来这里早就打上仗了。皆因是蒋平走后，襄阳王在宁夏国得信，也云雕、也云鹏一死，信到宁夏国，襄阳王直气得浑身立抖，吸呼把王爷气死。宁夏国的国主说：“王爷何必这般大怒，就此兴兵就是了。”襄阳王亲带人马，整整的五万，全是宁夏国之人。襄阳王手下将官：镇八方王官雷英、黄面狼朱英、金鞭将盛子川、三手将曹德裕、赛玄坛崔平、小灵官周通。宁夏国的大将曹雷，有万夫不挡之勇，统大兵直奔潼关而来，安营下寨，号炮三声，扎下大营。这里探马早报进潼关，总镇盖一臣升帅府厅，与钟雄议论军务大事。先派人八百里加紧上陷空岛送信，后派人在城上多设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聚齐众将，钟雄亲身率领人马出城，另扎一营。又有蓝旗报道：襄阳王下战书，明日打仗。钟雄给一回书：明日正午开兵。先与盖一臣送信。

盖一臣带领偏裨牙将，预备战马，明日五鼓饱餐战饭，掌号齐队。就听那边也是号炮三声，两下里一亮队，真是盔滚滚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寒霞。旗纛认标空山飘摆，两杆黄门旗，

黄曲柄伞下是襄阳王。五龙珍珠冠，黄袍金甲，玉带皂靴。上垂首一员大将雷英；四员偏将盛子川、曹德裕、崔平、周通。左边单有一哨人马，红门旗、红座纛，一员大将，身高一丈开外，红袍金甲，面如赤炭，红眉金眼，手中提定八楞紫金锤，看那锤分量实不在小处。再下垂首黑八卦旗，另有四杆黑方旗子，下面一匹黑马，一个黑人，是道家的打扮。披散着头发，一张黑脸如墨一般，发髻盖着脸面，直看不出五官来，前后全是头发盖着，怀中抱一杆黑旗。钟雄等不解其意。襄阳王那边一声吩咐：“何人出马？”其实襄阳王早看见这边的威风了，也是列开一字长蛇大阵，旗纛认标，就是没有那些盔甲。总镇大人与钟雄披挂，总镇的偏将披挂，馀者众人全都是行常衣服，高矮瘦胖不等。往下一传令，有雷英答应：“待小臣生擒他等进帐。”襄阳王嘱咐小心。

雷英一催马，手提大砍刀，闯将上去，说：“对面听真，快叫钟雄答话。”这边报事军肩担令字旗，马前跪倒，说：“那边来人请钟帅主出马答话。”钟雄把令旗令箭交与八臂勇哪吒王京，又一抬腿摘下五钩神飞枪，跨下一用力，催马向前。二人身临切近，钟雄一勒马，说：“来者莫非是雷王官？”雷英说：“既知吾名，何必故问。王爷待你不薄，一旦之间归降大宋，如今还敢撒马向前，你的良心何在？依我相劝，早早马前受拴，省得雷某费事。”钟雄一笑说：“叛臣，你不要任性。我相劝你，若肯马前归降，免受灭门之祸。”雷英说：“我若不拿你，也辜负王爷待我的厚恩。你别走，吃我一刀。”话言未了，人到马到刀也到。钟雄将要与他交手，背后一人催马向前，说：“主帅，待我拿他。”钟雄回头一看，是神刀手黄寿，手中一口钩镰古月象鼻刀。二人

见面并不答言，撒马撞在一处，抡刀就剁，雷英急架相还。二马相争，两下里画鼓频敲，军威大振。二人大战二十馀合，未分胜败。襄阳王一声令下，鸣金收兵。当啷一棒锣鸣，雷英说：“我家王爷鸣金收兵，容你多活一夜，明日再来捉你。”钟太保这里也是一棒锣鸣，黄寿旋马而回。两下撤队，各自回到营中，犒赏三军，准备明朝打仗。至晚间，传口号巡更。

次日五鼓，饱餐战饭，已牌时候，掌号齐队。正午亮队，照头一天一样，两下里全是一字长蛇阵，那边是金鞭将盛子川出马，这边一声吩咐：“那位将官出马？”头一个姓吴叫长道，说：“末将出马。”拍马向前，手中一条枪，对着盛子川心窝就刺。盛子川用豹尾金鞭往外一磕，吴长道就撒手扔枪。二马一凑，盛子川一翻手，叭一声，正打在脊背之上。吴长道坠落鞍桥，死于疆场之上。盛子川回去报功。总镇又问那位出马，偏将林维说：“末将愿往。”那边是曹德裕出来，外号人称三手将，二人见面问了名姓，撒马交手。林维使一杆花枪，曹德裕使一根水浇竹节鞭。别看林维气力最单，枪法来得巧妙。二人战了四五回合，曹德裕就跑，林维一贪功，往下就追。曹德裕一回手叭就是一镖，正中林维哽嗓咽喉，翻斤斗落马。盖一臣又问何人出马，有人答言说：“小将愿往。”总镇一看，此人姓宋名叫宋升，手中使一柄青龙偃月刀，打马向前。那边是赛玄坛崔平，穿黑挂皂，半部钢髯，手中使竹节鞭。二人鞭对刀，走了十数馀合，不分胜负。崔平旋马便走，宋升一追，追了个嘴尾相连。崔平往旁边一带马，一翻背膊，这就教回马鞭，正打在宋升胸腔之上，翻身坠马，死于疆场。钟雄一看事头不好，连输了三阵。与总镇盖一臣商议，盖一臣气往上撞，要亲身出马，被后面一员老将说：

“总镇大人，杀鸡焉用牛刀。待末将擒他。”盖一臣说：“老将军小心了。”此人拍马向前，手使一柄巨齿飞连大砍刀，来至战场。那边周通出马，手使枯骨鞭，说：“来将通名受死。”老将说：“我乃大宋国朝潼关总镇麾下，先锋官杨寿中是也。你叫何名？”回答道：“我乃小灵官周通的便是。”杨寿中说：“无名小辈，过来受死。”二人战有二十馀回合，不分胜败。别看他上了年岁，银髯飘摆，打上仗就最奸诈无比。也是活该，二马一冲过去，复又旋马回来，往当中一凑，马失前蹄，被周通一鞭打死。周通回去报功。钟雄一看，连伤了四员大将，如何是好。正在为难之际，韩天锦一人当先，并不答言，拉棍往外就跑。对面雷英出马，也未曾通名问姓，过去二人交手。韩天锦向他顶门用棍砸将下去，雷英翻身落马。

要问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襄阳王被捉身死 万岁爷降旨封官

且说潼关这边连伤四将，全是现任职官，总镇一看这番光景，也觉担架不住，打算亲自出马。这边站殿将军拉棍跑将出去，那边是雷英出阵。一个是在马上，一个是在步下，韩天锦用尽平生之力，泰山压顶往下一砸，雷英用刀横着往上一迎，他如何架得住天锦这一棍。二臂一软，连刀杆子带棍往下一砸，砸了个脑浆迸裂。仗着马往前一蹿，马要不蹿，连马腰节骨全都砸折。总镇大人一见，十分欢喜，吩咐一声，催军擂鼓频敲，以振军威。韩天锦也不懂得那些事情，仍然拉着棍在那里乱骂。雷英这一废命，襄阳王很觉着有气，伤了他一员大将。又问：“那位出马？”仍是金鞭将盛子川催马向前。他见韩天锦晃荡荡身体一丈开外，面似地皮，黑中透暗，并没有盔甲，就只是壮士打扮，手中这条棍，鸭卵粗细。盛子川在马上看雷英被这厮一棍打死，算计主意。常言说的好，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自己一催马，韩天锦举棍就打。盛子川用磕膝盖一点马前夹髻，那马斜着一枪上垂首，韩天锦这棍砸空。力气使的太猛，当的一声砸在地上，往前一栽。盛子川一翻背，用鞭对着韩天锦打

将下来。不料韩天锦一棍打空，也是在气恼之间，用右手一抡，叭的一声，正抡在那马后胯之上，盛子川的鞭刚一沾脊背，他就从马后摔下去了。韩天锦一翻身，叭一棍，将他砸的骨断筋折。这边是仍打催军鼓，那边三手将曹德裕带马出阵。韩天锦仍是过去要战，曹德裕拍马向前，还未能近身，韩天锦是个浑人，想出一个浑招数来，马还未到，单手用棍向着马腿叭就是一棍，曹德裕将要带马斜着一跑，公然闪躲不开，叭叉一声，马前腿一折，曹德裕早就甩镫蹿下马来，不敢交战，往回里就跑；韩天锦就追上一棍打死。

总镇一声令下，鸣金收兵。当啷一棒锣鸣，韩天锦还算懂得，拉棍回身就跑。刚一回队，也不会说什么，就奔于奢那里。鲁世杰也赶过来说：“大小子，你连揍了他们几个？”韩天锦说：“揍了三个。”忽见那边红门旗往两旁一闪，咕咚一声炮响，闪出一员大将。钟雄问：“那位将军出马？”言犹未尽，韩天锦拉着棍又跑出去了。他本是大浑小子一个，打算是出去就赢哪，可巧正遇见敌手了。

却是宁夏国的曹雷，见王爷这里连输了三阵，他一马当先，见又是韩天锦出阵。天锦见这个人跳下马来，也有一丈开外身躯，金盔金甲，烈焰袍，丝蛮带，绣花战靴，面如赤炭，红眉金眼，双插雉尾翎，飘甩一对狐球，胯下一匹胭脂马，鞍鞴鲜明，合着一对八楞紫金锤。勒马横锤，疆场讨战。韩天锦一到，曹雷问：“来将通名。”韩天锦答言：“我叫爷爷。”曹雷说：“匹夫满口乱道。”韩天锦举棍就打，曹雷使双锤用平生之力往外一架，就听当啷一声，韩天锦撒手扔棍，震的虎口痛疼，往后退出好几步去。曹雷锤沉力猛，要不是马快，韩天锦性命休矣。他

抹头就跑。曹雷将一旋马，一瞧天锦早就败下阵去，并不追赶。复又叫阵。

钟雄问：“那位出马？”神刀手黄寿拍马向前。二人见面通了名姓，神刀手黄寿摆刀就剁，曹雷用单锤一挂，当啷一声，撒手扔刀。二马一错，曹雷把右手锤往左肋下一夹，伸右手把神刀手黄寿从马上抓将下来，往地上一摔，喽兵过来将他捆上。仍又过来讨战。这边花刀杨泰出马，二人交手。杨泰使的是青龙偃月刀，将往上一递，他也是照样，右手锤往外一挂，花刀杨泰不能敌挡，撒手扔刀。又把他携过马去，往地上一摔，喽兵把他捆起来，搭往那边去了。复又叫战。

铁刀大都督贺昆、云里手穆顺，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穆顺不喜马战，二人一齐出阵。马上的是一口阖扇板门大砍刀，一个是一口单刀。穆顺跟着贺昆马后，心想着要暗算敌人。马临切近，曹雷早就看见，贺昆刀对着曹雷顶门就剁，曹雷用左手锤一挂，右手锤往下就砸，贺昆用刀一架，擎受不住，撒手扔刀。眼瞅着锤落下来了，一着急，滚鞍落马。叭的一声，将那马砸的骨断筋折，丧在疆场。贺昆爬起来要跑，曹雷手下有二十名小队削刀手，将一起来，教削刀手擒住。穆顺往起一蹿有一丈多高，手中刀往下就剁。曹雷把左手锤往鞍桥上一挂，右手锤往外一磕，当啷一声，把穆顺的刀磕飞。曹雷一探身躯，伸手把穆顺的腰带抓住，往上一提，横担在马鞍桥上，旋马便回，要到襄阳王前去报功。

金铎无敌大将军于奢，拉着铎出来大叫：“叛贼休走，于将军爷到了。”曹雷回头一看，一撒手把穆顺往地上一摔，叫人绑起来，一旋马与于奢撞在一处。见于奢身高一丈开外，黄袍黄

脸，手提凤翅镔，不容分说，往上就递。曹雷并不慌忙，用锤一挂，当啷一声，将镔磕开。用那锤一指说：“黄脸大汉，你要归降我王爷千岁，不愁封侯之位。”于奢说：“放你娘的屁！侯爷也没有我将军大。”曹雷问：“你是什么将军？”于奢说：“我乃站殿将军于奢是也。我若归降你也使得，与你借宗东西？”曹雷问：“借什么东西。”于奢说：“把你脑袋借给我。”曹雷一听，气往上一撞，撒马抡锤。于奢用凤翅镔对他胸腔一扎，曹雷用左手锤往外一推，贴着镔杆，右手锤对住镔杆往上一捞，就听当啷一声，把镔头砸弯回来了。于奢出世以来，没吃过这宗苦子，把两只手虎口震裂。前手实拿不住镔杆，就剩一只手拉着镔，往回里就跑，那镔就像耙子一般，把地耙了两道大沟。

曹雷又见那边出来一骑马，上面一个小孩子，有十五六岁，穿着一身红衣裳，拿着一对镔铁轧油锤，说：“柯柯我揍你来了。”用单锤往下一砸。曹雷倒不忍伤害于他，心想着用单锤一带，将他带下马去。焉知晓两锤一碰，颇觉沉重，将将的挂开顶门，就碰了自己的肩头一下。紧跟着那柄锤打下来了，小爷用了个十分力，曹雷用平生之力，锤碰锤往外一磕，当啷一声，并没磕动，锤到顶门，往下一落，叭叉一声，把曹雷砸了个脑浆迸裂，死尸栽下马来。

小爷说：“柯柯揍了一个，还有谁来？”就见右哨黑八卦旗一分，当啷一声炮响，出来了一个黑老道。黑衣服，黑马，黑头发盖着黑脸，身后背定宝剑，头挽道冠，手中抱定黑旗子。马临切近，一抖黑旗子，小爷落马。那边王京撒马，迎面先就是一镖。老道一闪身，一抖黑旗子，王京落马。又出来两个步下的谢充、谢勇，将要施展暗器，被老道一抖黑旗子，二人栽倒在

地。谢宽又出阵，老道一抖黑旗子也躺下了。忽然起一阵大东南风，襄阳王鸣金收兵。钟雄这里也就撤队回去。

钟雄与盖一臣升帐，议论军情。阵亡四员偏将，教人家生擒了九员大将，如何是好？非等蒋四大人到不行。次日与襄阳王下战书，第十日开兵打仗。第八天上，蒋四爷到，大家相见。钟雄先打听陷空岛的事情，蒋平把前后之事说了一遍，随着就问潼关之事。钟雄就把那边有个妖道，怎么生擒咱们之人，怎么阵亡了四员副将。众人一听全是一怔，徐良说：“我今天晚间到他营中探探虚实，再作道理。”艾虎、白芸生、刘士杰、吕仁杰、沈明杰、卢珍全都要跟去。蒋平、展昭说：“千万小心。”用完了晚饭，天就二鼓，徐良说：“四叔，要是见里面火光一起，你们立刻点起兵将杀奔前去。要是我们里面不得手，可就不放火了。”蒋平说：“是了，你们总要谨慎方好。”大家俱换夜行衣裳，出了辕门，直奔对面而来。

这几天那边也挖了战壕，也垒起半截墙子，上面有人巡更。徐良飞石打下一个人来，众兵只顾看那人纳闷，这七个人全都蹿将过去。绕至右营，从中军帐后扎了一个窟窿，往里一看，见一男一女，二人对坐谈论军务，却是铁腿鹤赵保与九尾仙狐路素贞。二人由团城子就算教人赶出来了，遂投奔襄阳王这里。路素贞想了个法子，自己一露面怕人认得，抹了一脸墨，披散着头发，那个旗子就是迷魂帕，跟着王爷出兵。见曹雷一死，正是西北风，自己出阵，连拿了九将。收兵之后，犒赏三军。依着王爷，要杀九将。崔平、周通与赵保苦苦的讲情，劝这几人归降。用凉水灌过，九人执意不降，现时幽囚后寨。都知道第十日方开兵打仗呢，这日晚间，夫妻二人正讲论九将的事情。

赵保说：“他们在后寨幽囚，总是不好，倘若有人进来救出去，我们岂不白白费力。”路素贞说：“我们有这迷魂帕子，他们有什么样的能人全不怕。等是日打仗，杀他们个全军尽没。我已改装成神仙，他们都猜不着我们这个戏法。”外面徐良一拉大众说：“里面言语你们都听见了没有？”众人说：“俱都听真。”徐良说：“我们到后寨先救九将，然后放火，我与老兄弟盗他这个旗子，要动手之时可全都把鼻子堵住。”众人点头。奔至后面，果然单有一个帐房，里面九个人都倒缚二臂，垂头丧气，一个个一语不发。徐良众人把二十名兵丁尽都杀死，解了他们的绳子，说了来历，各抄家伙，又告诉他们堵住鼻孔，直奔路素贞这里来。

艾虎在前边一嚷说：“后营失火！”路素贞抓帕子同赵保往外一跑，迎面被艾虎给了一刀，赵保一闪就跑。路素贞过来一抖迷魂帕，被艾虎一刀正砍在旗杆之上，旗子落地，路素贞就跑。徐良先捡旗子，依着艾虎要追，徐良拦住不教追。赵保早被吕仁杰一铁锤把眼睛砸瞎，又被沈明杰一刀杀死。众人扑奔后面，叫谢宽、谢充、谢勇、沈明杰、吕仁杰，给他们硫磺焰硝，千里火筒，上后面点草垛去。大家定下主意，全在金顶黄罗帐那里会齐。徐者众人奔黄罗帐而来，迎面遇见巡更的人就杀，到黄罗帐五层围墙，就是黄寿、杨泰、鲁世杰不会高来高去，教他们三个人在外等着，徐下之人蹕将进去。到黄罗帐门首，往里一看，襄阳王正同着崔平、周通议论后天打仗之事，又看旁边有许多御林军校。徐良候至人齐，全都来到，往里一蹕，乱砍众人。崔平、周通拉肋下宝剑，过来要与这几个人对敌。徐良把迷魂旗子一抖，二人立刻就倒在地上。襄阳王将要一让，也

教徐良一抖旗子，王爷栽倒在地。白芸生把襄阳王往背后一背，用抄包把肱臀一兜，在自己胸前系了一个扣儿。此时御林军连崔平、周通尽皆杀死，大家转身往外一走，就听满营中一阵大乱，四面八方锣声乱响，后边火光冲天。

钟雄的营内号炮冲天，兵将杀奔前来，把宁夏国的人，如同削瓜切菜一般。展昭、蒋平两队人马，从左右哨一夹攻，盖一臣由当中杀来，这一场大战，只杀得天翻地覆，滚汤泼雪。展眼间，尸横满地，血水直流，悲哀惨切，鬼哭神嚎。这一阵非寻常可比，直杀到天光大亮，红日东升。宁夏国的兵丁，跑脱了十不至一。路素贞趁此时乱兵之际逃窜，后来配了宁夏国主为妾，馀者有名将官无一名漏网，俱死在乱军之中。钟雄、盖一臣回归大营，查点人数，伤了二三十名兵丁。得来的刀枪盔铠、马匹、锣鼓帐房、金银财宝、粮草等物，不计其数。拿来的襄阳王，蒋平给他发髻内放上迷魂药饼，解往京都。将迷魂旗子用火焚化。君山之人暂且驻扎潼关。蒋平等押解襄阳王入都，进开封府见包公回话，将襄阳王收监。

次日，包公上朝，奏明天子。万岁看明摺本，降旨，钦封钟雄为副招讨，盖一臣为正招讨，所有开封府去打仗出力之人，征剿有功，实升二级，钦封小四杰六品校尉。君山出力之人员，实授五品校尉，于义赏三品护卫将军。襄阳王交开封府审问亲供回奏。至次日，包公入朝替递谢恩摺子，然后请罪。襄阳王缚上堂口，一气身亡，故此请罪。天子降旨，襄阳王已死，以往免究，死后按散宗室例埋葬。宁夏国打来降书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徐良奉旨完姻；冯渊降旨完姻；阎正芳、王忠不愿为官，赏了些金银彩缎。潼关所有得来的东西，尽都赏赐兵丁；陈

器等物入库。钟太保仍回君山；于义、于奢入都当差；为国死去的沈中元、熊威、韩良，赏给四品俸禄，奉旨回原籍葬埋。从此国家安定，文忠武勇，天下太平，军民乐业，五谷丰登。

校 点 说 明

《忠烈侠义传》是晚清有代表性的侠义公案小说,包括三部分内容衔接,又可相对独立成篇的小说《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三侠五义》初版于清光绪五年(己卯,1879),封面题《三侠五义》,首页题:《忠烈侠义传》,石玉昆述。从该书序言可知,作者应是“石玉昆口述,问竹主人、入迷道人相互参合校阅删定”。石玉昆(1810—1871)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朝名噪一时的说书人,《北京艺人小志》、《非庵笔记》等均有记载,详细生平已不可考。这本书虽是据石玉昆说唱的《龙图公案》为底本,由文人加工润色成书,但其中不乏全新的再创作。所谓“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突出的是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侠客义士形象,与历史上的搜神志怪小说迥然有别,向为前辈学者及文学史家所重视。1889年,俞樾在盛赞这部书的同时,改写了第一回,更书名为《七侠五义》出版,与《三侠五义》并行于世。

《忠烈侠义传》第二部分《小五义》,初版于清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续小五义》亦于同年问世。二书封面均不署作者,但各自的序言中均称为石玉昆原稿。有的学者据石玉昆的

生卒年代,及作品的成就考证,认为二书是伪托石玉昆的续作。

《三侠五义》出版时,作者在首页题名为《忠烈侠义传》,卷尾正文中,对以后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曾预告了一些篇目,并称:“多少热闹节目,不能一一尽述。也有不足百回,俱在《小五义》书上便见分明。”足见尚有续书《小五义》,至少这是作者的原计划。因此,这次整理出版,分三种各自题名,定总名为《忠烈侠义传》,当不见悖于作者原意。

《三侠五义》自问世后,一再辗转刻印,版本极为庞杂。建国以来,先后出版过几种整理本。其中以1959年出版的赵景深先生的点校本影响较大。但赵本对原作或删节,或改写,如涉及封建说教,因果报应,以及所谓有损于正面人物形象或认为“庸俗”的玩笑俚语等,一概删去。甚至连作品中二女配一夫(艾虎招亲)的情节,也做了较大改动。删节改写处,全书不下百处。大量生动的方言俚语,原是作品的语言特色,一些不健康的情节也是那个时代社会及作者思想局限的反映,后人似不易擅改。可见整理虽出自名家,也难免受时代左右。

鉴于此,慎重选择底本,进行严肃的整理,出版一部维持作品原貌的《忠烈侠义传》,以保留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促进学术研究,满足读者欣赏要求,应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的主持下,我们组成了一个整理小组,从底本、校本的选择,到整理原则的制定,都经过慎重的考虑,且每部书均经二人整理,以尽量避免疏漏。具体作法如下:

一、关于底本的选择

这部书经辗转刻印,版本较为庞杂。选择底本,主要以初版或出版年代较早,及刊印书坊比较严肃的版本。《三侠五义》以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广百宋斋校印的《七侠五义》为底本,与光绪九年(癸未,1883)京都老二酉堂及光绪年间北京文雅斋书坊刊刻的二种《三侠五义》互校,并据以恢复补足第一回。《小五义》以光绪十年(庚寅,1890)宝兴堂本为底本,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禄英堂本互校。《续小五义》以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泰山堂藏板为底本,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申报馆排印本互校。

二、关于整理工作

这部书是根据说书人的底本,经文人加工,在辗转流传中逐步形成的定本,所谓“草创一人,众手润色”。这类作品虽然情节曲折跌宕,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保留了口头文学的艺术特色,但由于作者的局限,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文字大多粗糙,方言口语用字不规范,正、续书人名、地名不统一,情节也有前后矛盾之处。这些,都要求在尽量保存作品原貌,维护尊重作者风格,以体现原著的时代与艺术特色的整理原则下,加以慎重的处理。

1、改正错别字,将异体字及作者自造字统一为规范的现代汉语简化字。如“悬虚”改“玄虚”,“畝亩”改“畎亩”,“导绒绳”改“捌绒绳”等。这里有几种情况需要说明:

①这三部书用字,“哪”、“那”不分,“教”、“叫”不分,“和”多写作“合”,“收拾”、“收什”混用等,像这类用字不统一,而在当时又无所谓正体俗体,更谈不上对错的情况,正反映着成书时代的文字特点,故一般不作改动。

②作品打斗场面甚多，象声字用字极不统一，也不规范，大多数是用同音字加“口”字偏旁，似是信手拈来。这类字有规范汉字可替代的，做了一定改动，多数情况则一仍其旧。

③生动的方言俚语是该部作品的特点之一，绝不能用现代汉语的标准妄加改动。如“自要”（只要）、“发横”（发狠）、“泔水喝”（留水喝）、“三五百地”（三五百里地）、“离戏”（开玩笑）、“咱们自己”（自己人）、“镇店”（集镇）、“错非”（除非）等。此类用字中还有一种情况，如“怎们（么）”、“告诵（诉）”等，最可见说书人的声口，也反映了当时方言的发音情况，在不影响读者对文意的理解的前提下，一般仍其旧。

2、《忠烈侠义传》包括三个各自相对独立的部分，人物众多，内容情节前后多有交叉，人名、绰号、地名，乃至各人所用兵器，常有异同。如《三侠五义》中有“晨起望”、“雨墨”，《小五义》作“晨起望”、“玉墨”等。这一点书前原序亦有交代，为了尽量保持原刻本的面貌，主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涉及的人名、地名，我们都一仍其旧。同时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特在书后附“异名表”，供读者参考。

3、该书的三部分成书年代及整理者都不尽相同，故情节、观点有自相矛盾处，如《小五义》八十四回，前文说“把店中伙计削为两段”，后文又说“一个未死”；又《小五义》、《续小五义》二书，在序言中均称是石玉昆的原稿，但《小五义》第三十三、四十八回中以说书人的口吻，一再标榜自家，而对《三侠五义》或《忠烈侠义传》加以贬低。这些都可作为研究中“伪托”说的论据，整理者不妄改，不妄删。

4、作品中的回前诗词，写作比较粗糙，尤其是后两部，有

的词标有词牌,但往往与词谱不合。故只能按内容点断,不能按词谱校正。

限于我们的能力,整理工作中的失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 述

1997 年 12 月 5 日

异 名 表

《忠烈侠义传》包括三个各自独立的部分,人物众多,内容前后多有交叉,时有人名(含绰号)、地名、人物所用兵器名音同字异,或截然不同的情况。为保持原刻本面貌,除少数出场不多的次要人物,为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做了统一以外,重要人物及出现较多的地名,我们都一仍其旧,并特设此表以供读者参阅。异名甚多,不能一一尽列,择要而出,特此说明。

备 注	书 名 人 名	三侠五义	小五义	续小五义
彻地鼠,五义之一	韩彰	韩章	韩章	
小诸葛	沈仲元	沈中元	沈中元	
小四杰之一		鲁士杰	鲁世杰	
开路鬼,艾虎盟兄		乔宾	乔彬	
	龙涛	龙滔	龙滔	
沙龙盟弟	孟杰	孟凯	孟凯	
	路彬	路彬	路彬	
沙龙绰号	铁面金刚	铁臂熊	铁臂熊	
艾虎之妻	甘玉兰	甘兰娘	甘兰娘	
陷空岛家将	胡烈	胡列	胡列	
金镞无敌大将军、 钟雄部下		于賒	于奢	
甘玉兰之父	金头太岁甘豹	九头狮子甘茂		
钟雄家将	武伯南、武伯北	武国南、武国北		
总管太监	陈林		陈琳	
长沙太守	邵邦杰	邵邦宁	邵邦宁	
施俊之父	施乔	施昌	施昌	

备 注	书 名 人 名	三侠五义	小五义	续小五义
	颜查散书 童、主管	雨墨	玉墨	玉墨
	金牡丹义母	李氏	史氏	
	襄阳王	赵爵	赵钰	赵钰
	安乐侯	庞昱	庞煜	庞煜
	雷英之父	雷震	雷振	
	赛方朔， 襄阳王部下	方貂	方雕	
	洪泽湖水寇	镇海蛟邬泽	镇湖蛟吴泽	
	白菊花		燕飞	晏飞
	白菊花之父		燕子拖	晏子托
	黑狼山寨主、 襄阳王部下	蓝骁	栾肖	
	以下地名	军山	君山	君山
		陈起望	晨起望	晨起望
		茉花村	墨花村	墨花村
		遇杰村	玉杰村	玉杰村
			汝宁村	儒宁村